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九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事物攷辯六十三卷（二）

〔清〕周象明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周德宣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事物考辨六十二卷》提要

事物攷辯卷之四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肖貌

宵貌

漢書刑法志人宵天地之貌應劭曰宵頮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與肖同

圩項

凌迪知太史華句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項索隱曰孔子項如反宇中低而四傍高也

方頭

趙德麟侯鯖録今人謂拙直者為方頭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苧衣亦有此出處矣

賈長頭

後漢書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范長頭

南史范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

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科頭

宋楊伯嵒臆乘俗謂不衣冠爲科頭非也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云不着兜鍪入敵也

魋頭

兩漢博聞東夷傳馬韓人大率皆魋頭露紒注云魋頭猶言科頭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結音計

魋結

漢書陸賈傳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魋音椎師

事物攷辨巻之四三　肖貌　二　帯經堂

古曰結讀曰髻言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其形如箕也

獐頭

唐書李揆爲相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而銜之及載秉政揆流落十六年

貿首

戰國策甘茂與樗里疾爲貿首之仇注云貿首者願以已首易人之首也

首級

程大昌演繁露衛青傳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名首級

髫髮

淩廸知兩漢雋言伏湛傳髫髮厲志白首不衰注云髫髮謂童子垂髮也

宣髮

容齋隨筆大易巽爲寡髮釋文云亦作宣髮黑白雜爲宣髮

明按雲谷雜記云今人年壯而髮白者謂之蒜髮猶言

事物攷辨巻之四三　肖貌　三　帯經堂

宣髮也

鵠髮

兩漢雋言承宮傳鵠髮注云白髮也

華顛

仝上崔駰傳華顛注云顛頂也謂白首也

素領

釋常談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髩垂領

異相

王充論衡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為諸侯伯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

日月角

管子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角反角

鼎角匿犀

西漢博聞李固傳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注云鼎角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隱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龍犀入角

文選錦字錄劉孝標命運論曰龍犀入角帝王之表注云額有龍犀入髮際在角為日帝王之相也

日角龍顏

南史梁武帝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跨駢骨

淵角山庭

文選錦字錄任昉王文憲序云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云賢人之相也

雕題交趾

禮記正義雕題謂以丹青雕刻其額也交趾謂卧時頭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

眉宇

文選枚乘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注云陽氣喜氣也眉宇額間也

盱衡

西漢博聞王莽傳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舉目大視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三

明擭續博物志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清揚

丘光庭兼明書齊風美目清兮又曰美目揚兮毛傳云揚眉也孔疏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是不顧經文妄為臆說也蓋揚者目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毛傳又云目上為清目下為明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

玉樓銀海

侯鯖録蘇東坡在黄州作雪詩曰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過金陵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公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望羊

説類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王肅注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曰羊畜之能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

明按釋名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若望之也此説近是

方眼

葛洪神仙傳許昌人李根兩目瞳子皆方年七百餘歳

明按道書云眼方者壽千歳陶弘景年踰八十一眼有時而方然則非生而眼方也

青精

南史陳徐陵字孝穆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

重瞳

劉勰新論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王莽項羽亦重瞳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相而大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烏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

明按餘冬序録曰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是重瞳不必皆仁也越王長頸烏喙大禹亦長頸烏喙是長頸烏喙不必皆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蜂目

晋書王敦傳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狼顧

晋書魏武帝聞司馬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正面而後而身不動

清矑

揚雄甘泉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注云清矑目瞳子也

睚眦

兩漢博聞杜欽傳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崖舉眼也眦即

㕩字謂目庢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兩字皆去聲

目成

楚詞忽與予兮目成注云以目相視成親好也

蔦目

山堂肆攷莊子今世之仁人蔦目而憂當世之患注云蔦目謂半閉其目也一說瞻視之間憂思未定也

面有斗文

金罍子朱紫陽面上具斗文為文章之瑞明宋濂亦然攷

晉書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亦不盡為文章之瑞也

隆準

兩漢雋言高紀隆準而龍顏李斐曰準鼻也

欽頤折頞

兩漢博聞周燮生而欽頤折頞狀駭人注云頤頷也欽頤曲頷也頞鼻莖也折亦曲也

明按揚雄解嘲云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頞注云頷頤口向前引也折頞謂無鼻莖隴也比漢書注更明快

捽胡

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走趨卧内欲入觸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捽何羅胡投殿下注云胡頸也

明按胡頷也狼跋其胡是也

耳白於面

孔平仲說苑歐陽修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

耳有三門

史記正義老子身長八尺黄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明按帝王世紀曰老耼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縱理入口

金罍子周亞夫鄧通梁武帝皆縱理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死然南史梁水軍都督褚蘿亦縱理入口而得保衣食以終則是相術不足憑也

輔車

釋名輔車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鼸車鼸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係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

明按左傳輔車相依注云輔頰也車牙車也輔車一處分為二名耳輔為外表車是内骨故云相依

金齒

永昌府志以金裹兩齒者謂之金齒蠻漆其齒者曰黑齒蠻文其面者曰繡面蠻繡其足者曰花脚蠻綵繒束髮者

曰花角蠻總謂之百夷

齒黄

餘冬序録嵇康養生論曰齒居晋而黄五臣不能解吾子行謂覩醫說乃得其旨云晋地多棗人常懐之袖中若粤人之嗽檳榔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黄也

咳唾

莊子漁父篇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蛙聲之誤

天中記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本謂以偽亂真耳（言莽之僭漢如紫之奪朱蛙之亂聽）顔之推共人讀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握褒

孝經援神契舜手握褒宋均注云手中有褒字

有文在手

金罍子西伯生有文在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手曰虞魯仲子生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季子生有文在手曰友

劉元海生有文在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手曰武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卒為莽僇死晋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将軍陳讀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餓自獄亡走迄無他祥

爰臂

西漢博聞李廣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爰與猨通）

錯臂

凌迪知太史華句趙世家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

臂以丹素錯畫其臂也

股弁

両漢博聞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按大姓高氏獄吏皆股弁
師古曰股戦若弁謂撫手也

五指名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将指無名指小指

枝指

莊子駢毋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徳附贅懸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注云拇足大指也駢合也指手指也枝旁生也

三乳

新唐書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

四乳

宛委餘編周文王四乳宋范鎡暨其子百常亦四乳國朝
倪文僖謙亦四乳

蓬心

莊子謂恵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
於江湖而憂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注云蓬
心猶云茅塞其心也

心儀

漢書許后傳心儀霍将軍注云心儀謂心附向之也

肺膺

唐書封倫善矯飾人莫探其肺膺

納肝

呂覧衛懿公有臣弘演出使翟人攻殺懿公盡食其肉獨
舎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
褓因自殺先出其腹實而納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立
衛於楚丘

貌侵

侯鯖録緗素雜記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
注云侵音寝短小也又云醜惡也服虔止讀如本字
明按侵字兼短小醜悪二義晋書左思貌寝口訥唐書
歐陽詢貌寝倪南史王筠状貌寝小皆以侵為寝循習
之誤也

么麼

釋常談身小謂之么麼孟嘗君為么麼丈夫（不長曰么細小曰麼）

皸瘃

西漢博聞趙充國傳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竹足反

明按皸亦作龜莊子云不龜手之藥是也

摸書知字

隋書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胼謂之跰

歸正集史記云禹手足胼胝月亦謂之跰蹁

愠羝

教坊記愠羝謂腋氣也

齒牙

示兒編或疑昌黎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為頰又不知齒牙固自有别在頰為牙當脣為齒非一物而異其名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稱謂

胥庭

西漢雋詞仲長統傳世非胥庭人乖鷇飲注云赫胥大庭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如鶉鳥之無常居鷇飲之不假物也

三皇

禮記註疏鄭玄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白虎通義以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惟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至今因之

明按丘光庭兼明書曰女媧燧人祝融經典未嘗以帝王言之且祝融乃顓頊時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乎諸說惟孔氏為長

五帝

禮記註疏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六人而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太史公以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
明摟兼明書曰康成以女媧為皇軒轅為帝夫軒轅之
德不劣於女媧何故不稱皇而淪之入帝仍為六人哉
攷其名跡未為允當太史公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
為踈畧一至於此安國精詳可為定論

帝王稱謂

名原燧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
周穆王始稱堯為皇帝孔子始稱王為天王漢人始稱天
子為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為上晉人始稱天子為大家

皇帝

兼明書凡言有通析〻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
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皡則伏羲亦謂之帝呂刑云皇
帝清問下民則堯亦可謂之皇也

夏殷稱帝

稗史彙編太史公夏本紀云帝禹至於帝履癸殷本紀云
帝太甲至於帝紂周本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
號為王索隱曰夏殷天子亦皆稱帝後以德薄不及五帝始
貶帝號為王故本紀皆曰帝而總曰三王也

殷商

尚書大全盤庚遷于殷商人從此改號曰殷前此未有殷
名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有兼稱殷商者如大雅云
殷商之旅曰咨汝殷商是也

代魏

并觀瑣言元魏石刻有大代修华岳碑歐公集古録跋其
尾曰魏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群臣稱代道武不許乃
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魏碑數〻有之碑石當時
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

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
並稱矣

西漢年號

綱鑑目西漢武帝改元十一建（歷代年號自武帝始）元六年元朔六
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太初四年天漢四年太始四年征
和四年後元二年昭帝改元三始元六年元鳳六年元平
一年宣帝改元七本始四年地節四年元康四年神爵四
年五鳳四年甘露四年黃龍一年元帝改元四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建昭五年竟寧一年成帝改元七建始四年河

平四年陽朔四年鴻嘉四年永始四年元延四年綏和二年哀帝改元二建平四年元壽一年平帝改元一元始五年

明按趙與時賓退錄葛文康詳古云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年後元年武帝屢改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據而分中與後且謂之後則疑若有極抑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耳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為後因其有三元則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元號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

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焉涵惟東都建武中元乃是當時所命

東漢年號

同上東漢光武帝改元二建武三十年中元一年明帝改元一永寧十八年章帝改元三建初八年元和三年章和二年和帝改元二永元十六年元興一年殤帝改元一延平一年安帝改元五永初七年元初六年永寧一年建元一年延光四年順帝改元五永建六年陽嘉四年永和六年漢安二年建康一年冲帝改元一永嘉一年質帝改元一本初一年桓帝改元七建和三年和平一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三年延熹九年永康一年靈帝改元四建寧四年熹平七年光和七年中平六年廢帝改元二光熹一年昭寧一年獻帝改元三初平一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後漢年號

同上昭烈帝改元一章武二年後帝改元四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年景耀六年炎興一年

晉年號

同上武帝改元四泰始十年咸寧五年泰康十年太熙一年惠帝改元七永熙一年永平一年元康九年永康一年永寧二年永元一年建武一年光熙一年懷帝改元一永嘉七年愍帝改元一建興五年元帝改元三建武九年大興二年永昌一年明帝改元一太寧二年成帝改元二咸和九年咸康八年康帝改元一建元二年穆帝改元二永和十二年升平五年哀帝改元二隆和一年興寧二年帝奕改元一太和六年簡文帝改元一咸和二年孝武帝改元二寧康三年太元二十一年安帝改元三隆安五年元

興三年義熙十四年恭帝改元一元熙二年

南朝宋年號 北朝魏

同上宋武帝改元一永初三年少帝改元一景平一年文帝改元一元嘉三十年孝武帝改元二孝建三年大明八年廢帝改元一景和一年明帝改元二泰始七年泰豫一年蒼梧王改元一元徽五年順帝改元一昇平三年

南朝齊年號 北朝魏

同上齊高帝改元一建元四年武帝改元一永明十一年明帝改元一建武五年東昏侯改元一永元一年和帝改

元一中興二年

南朝梁年號 北朝魏東魏北齊

同上梁武帝改元七天監十七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簡文帝改元一大寶二年元帝改元一承聖三承敬帝改元二紹泰一年太平二年

南朝陳年號 北朝後周北齊

同上陳武帝改元一永定三年元帝改元二天嘉六年天康一年臨海王改元一光大二年宣帝改元一大建十四年後主改元二至德三年禎明三年

南朝隋年號 北朝後周北齊

同上隋文帝改元二開皇二十年仁壽四年煬帝改元一大業十二年恭帝改元一義寧二年

唐年號

同上唐高祖改元一武德九年太宗改元一貞觀三十三年高宗改元十四永徽六年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一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一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龍一年開耀一年永淳一年弘道二年中宗改

元三嗣聖九年神龍二年景隆三年玄宗改元二開元二十九年天寶十五年肅宗改元四至德二年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一年代宗改元三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曆十四年德宗改元三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二十一年順宗改元一永貞一年憲宗改元一元和十五年穆宗改元一長慶四年敬宗改元一寶曆二年文宗改元二太和九年開成五年武宗改元一會昌六年宣宗改元一大中十三年懿宗改元一咸通十四年僖宗改元五乾符六年廣明六年中和四年光啓二年文德一年昭宗改元七龍

紀二年大順三年景福二年乾寧四年光化三年天復一
年天祐一年昭宣帝仍用天祐年號
後梁年號附契丹
同上大祖改元二開元四年乾化三年均王改元二貞明
六年龍德三年
後唐年號附契丹
同上莊宗改元一同光三年明宗改元二天成四年長興
四年閔帝改元一應順二年潞王改元一清泰二年
後晉年號

同上高祖改元一天福七年齊王改元一開運二年
後漢年號附契丹改國號曰遼
同上高祖改元一乾祐二年隱帝仍舊
後周年號
同上太祖改元一廣順三年世宗改元一顯德六年恭帝
仍舊
宋年號附遼金夏
同上宋太祖改元三建隆三年乾德五年開寶九年太宗
改元五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

道二年真宗改元五咸平六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五年乾興一年仁宗改元九天聖九年明道二年景
祐四年寶元二年康定一年慶曆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一
年嘉祐八年英宗改元一治平四年神宗改元二熙寧十
年元豐八年哲宗改元三元祐五年紹聖四年元符三年
徽宗改元六建中靖國一年崇寧五年大觀四年政和七
年重和一年宣和七年欽宗改元一靖康二年南宋高宗
改元二建炎四年紹興三十二年孝宗改元三隆興二年
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光宗改元一紹熙五年寧宗改元

四慶元六年嘉泰四年開禧三年嘉定十七年理宗改元
八寶慶三年紹定六年端平三年嘉禧四年淳祐十二年
寶祐六年開慶一年景定五年度宗改元一咸淳十年恭
宗改元一德祐二年端宗改元一景炎三年帝昺改元一
祥興二年
元年號
同上元世祖改元一至元三十一年成宗改元二貞元二
年大德十一年武宗改元一至大四年仁宗改元二皇慶
二年延祐七年英宗改元一至治四年泰定帝改元二泰

定四年致和一年文帝改元二天曆一年至順二年順帝改元三元統二年至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

明年號

同上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建文皇帝四年成祖文皇帝永樂二十二年仁宗昭皇帝洪熙一年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英宗睿皇帝正統十四年景皇帝景泰七年英宗復辟改天順八年憲宗純皇帝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八年武宗毅皇帝正德十六年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五年穆宗莊皇帝隆慶六年神宗顯皇帝萬曆

四十八年光宗貞皇帝泰昌一年熹宗哲皇帝天啓七年思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

明按前漢書武帝建元元年顏師古註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年號寔始於此竹書紀年通譜曰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等號揚雄蜀王本紀云望帝禪位鼈靈稱叢帝號方通似前此已有之者然亦荒遠而無稽矣

元后羣后

日知録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諸侯謂之群后惟天子獨稱后

后

皇帝

春秋繁露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曰天子

稱天子

明于慎行穀城筆麈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子為國家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家勝國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西漢私語亦稱殿下遼金稱郎主

明按唐末宮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卜六宅諸王為劉季

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又按獨斷云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曰天家

萬歲

稗史彙編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萬歲之稱自此始按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馬舫既降群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以濟兵渴衆稱萬稱惟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自是臣下無敢稱萬歲者矣

謚號起於周公前

山堂肆攷謚法起於周公恐周公前已有之但至周公叙謚法增廣之耳尭曰神宗尭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主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觀之謚與廟號在周公以前固已有之矣

陛下

石林燕語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以來諸侯王通稱殿下至唐初惟皇太后及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

明按獨斷云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行在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行在者天子駐驆之所在也古不聞之秦漢時方有此稱

鉅公

西漢雋言如祀志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

太子世子

教英緑雪亭雜言古者天子之適子亦稱世子如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盟王世子于首止是也諸侯之子亦稱太子如晋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是也西漢天子適子稱皇太子諸王之子稱太子如皇太子殺梁王太子是也有明則東宫稱皇太子親王適子則稱世子郡王適子稱長子無適則立庶以長其分嚴矣

徹侯

獨斷諸侯王子皇子封為王者謂之諸侯王群臣異姓有功封侯者謂之徹侯後避漢武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

祖孫

日知録自父而上之皆曰祖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明按毛詩鄭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烈祖顯祖

日知録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曰曽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曰汝克昭乃顯

祖烈祖題祖皆謂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妣祖

日知録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言之若詩之言似續祖妣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晋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過其祖遇其妣據此文義妣當在祖之上周人以姜嫄為妣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亦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謂變文以叶韻是不然矣

藝祖

日知録人知宋人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饁福之所致十三年封太山其序曰惟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之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金世祖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册文曰仰藝祖之開基惟江神之效

靈此謂金之太祖然則藝祖者乃帝王始祖之通稱也

始祖亦稱高祖

日知録禮稱曽祖之父為高祖然自是以上亦通謂之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晋之典籍則以九世祖為高祖

文人

詩經註疏江漢之詩曰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與尚書之言文祖藝祖同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烈祖神宗

日知録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宋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也

明按呂東萊讀詩記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鼻祖

野客叢書方言　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閒謂鼻為初或云祖鼻與祖皆始之名今人以始祖為鼻

祖亦有説凡婦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先畫鼻僕常疑鼻祖之説如此近觀畫墁録亦有是言

王父王母

釋名祖謂之王父祖母謂之王母

祖曰太公

金壘子俗謂祖曰公謂曾祖曰太公按東漢書侯霸子昱語王丹曰家公欲與君結交則父亦稱公李固女文姬曰太公以來積德累仁謂其祖郃則祖亦可謂之太公矣

祖父稱家公

賓退録顔之推家訓曰昔侯霸之子稱其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稱其祖父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家祖有紛紛名家望族亦所不免但家公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皇考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父没稱皇考於禮本無所據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則皇考乃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則直以皇考為父矣漢時議宣帝父蔡義請謚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皇考則皇考乃至尊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也

王父

兩漢雋詞恭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註云王父謂祖也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宜齋野録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

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參曰先子則稱祖為先子矣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君矣孔安國曰吾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為先人矣

子孫稱祖父字

日知録儀禮筮宅之詞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兩字

之也

明按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今人每戒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非也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袁盎之姪問盎曰絲(盎字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亦稱坡公曰子瞻兄陳了齋師事楊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則知前輩不嫌稱字也

從祖父母

釋名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己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己祖以為名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六親

兩漢雋詞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賈誼傳奉六親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明按六親之說應氏為長

子姓

渠陽讀書雜抄玉藻縞衣玄武子姓之冠也註不解子姓孔疏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

孽孫

兩漢雋詞韓王信傳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孽謂庶耳

耳孫

野客叢書惠帝紀應劭註曰耳孫玄孫之子也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也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師古曰耳音仍按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来孫来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雲孫雲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葉則耳孫當作仍孫非耳字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四

橋梓

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稱父為哥

日知録唐時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傳云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以四哥三哥亦可謂之名不正也已

郎婆

日知録北朝人稱其父為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為汲固長育至十餘歲猶呼固夫婦為郎婆

假母

兩漢雋詞衡山王傳賊傷后假母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

之旁妻

明按繼母不得謂之假後說為長

令子

東萊詩律武庫南史褚淵謂任昉父遥曰聞君有令子甚為嘉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東坡詩云聞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

鳳雛驥子

同上晉陸雲字士龍六歲與兄機齊名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後漢龐德公稱其姪統亦曰鳳雛北齊裴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人呼景鸞為驥子東坡詩曰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晉宋時江左謂王謝子弟為烏衣諸郎烏衣者巷名也

大宛兒

同上漢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蓋大宛出馬一日千里故杜詩曰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

以字稱子

金罍子古人父母多以字稱其子如東漢趙苞傳苞母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陳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

方難為弟何叔皮曰此自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北齊斛律金傳金每稱二子光羨曰明月思樂諸史傳中如此者不一

家督

太史華句越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鼻子

玉海說文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

民母子

詞林海錯衛青少時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丈夫子

太史華句有若傳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註云五男也

所子

兩漢雋詞宣紀封賀所子弟子彭祖為陽都侯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

同産子

兩漢傳聞平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関内侯亡子而有孫若

子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師古曰子同産子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

寵子

左傳駁詞昭十三年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註云寵子寵妾之子也

昆孫

左國駁詞昭十六年孔張君之昆孫也註云昆兄也謂君兄之孫也

世父

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亦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平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

明按毛詩以速諸父鄭箋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曰舅

大人不專稱父母

野客叢書東軒筆錄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漢謂不獨父母也大人云者極尊稱耳疏受云從大人議蓋稱叔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為大人也豈獨父母耶

以父子該伯叔姪

金壘子世俗但稱父之兄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不知古人止稱父子不稱伯叔姪則是以父子該伯叔姪也漢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関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受乃廣姪而兩言父子非以父子該伯叔姪乎

宗衮

容齋隨筆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為玄暉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註云宗衮謂王導〻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明牧謂謝玄亦同破苻堅者夫以宗衮為王導固可笑然猶知以王融之故微為有説至以導與玄同破苻堅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註書也惟李善註得之

宗英

兩漢雋詞叙贊河間為漢宗英

宗尊

侯鯖録江淹為宗室建平王表稱宗尊

兄況

宋陸友仁研北雜志廣雅云兄況於父今俗語阿況亦有所本

元昆

釋常談長兄謂之元昆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論語云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云昆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

母弟

左國腴詞莊公八年僖公之母弟註云同母弟也

從父兄弟

兩漢雋詞劉賈傳荊王劉賈高帝從兄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

父客

侯鯖録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史記張耳傳外黄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来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子行

修詞指南漢書孔光傳定陶王於帝子行

事物攷辨巻之四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稱謂

明上尊於明府

胡三省通鑑辨誤呂布遣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史炤釋文曰明上猶明府也余按漢時州牧郡守人稱之為明府袁術僭號故汜楷稱之為明上以命名之意言之蓋又尊於明府矣

明按明上猶云明君

閤下座前不可通用

唐趙璘因話録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所以世之書題有閤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則呼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記室乃王侯賓佐之稱侍者士庶可通用之今則一例閤下上下無別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又中表疏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為怪異夫閤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從叔姨舅等可稱座前）此之乖僭其可行耶

明按宋李濟翁資暇録云座者坐於床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其所坐床之間俟隙而發不敢直進益尊之至也

呼臣呼卿

宋許觀東齋紀事古者稱臣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南臣戰河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下士大夫不復相呼矣

先生

野客叢書先生之稱古人亦有单稱一字者叔孫通與諸子共為野儀弟子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註曰先猶云先生

明按韓詩外傳問者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先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

老先生

教英東谷贅言古人稱父兄曰先生葢尊詞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稱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必曰老先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生

兩漢雋詞高紀以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師古曰生謂先生也鼂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猶言鄧先生也

師膝下

稗史彙編朱晦菴與李延平書云十八日離膝下則先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亦可稱膝下公必有攷也

君子

名原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後世或有其位通以君子稱之

老兄

快史拾遺宋汪玉山為聚主稱其門生曰老兄門生稱之則曰先生

夫夫

點易丹牘四又遇元夫趙汴水曰夫者男子之美稱曾子稱子游曰夫夫是矣

明按禮記疏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上音扶下如字讀

門生故吏

升菴外集隸釋謂漢儒開門授經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治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　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隸者所當知也而隸釋人間傳少故著之

大人之稱如長者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金罍子韓頹性剛直岑彭嘗對光武稱之為南陽大人蘇竟祖父純字桓公性強固而持毀譽士友憚之至相謂曰見桓公患其數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亦猶漢每頌人必曰長者取其忠厚也

郎子

續釋常談北史齊楊休之傳崔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暹持示朝士休之獨正言曰郎子聰明方成偉器

小生

宜齋野乘小生二字見於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親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若自稱則始於韓文公聯句云小生何足道

稱諱之非

游宦紀聞今人有台諱尊諱之語非也生曰名死曰諱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矣

稱謂可通用

孔氏雜說謂人為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為偉器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與

陶侃書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君為上下通稱

日知錄古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若君奭君陳君牙是也猶漢之人主稱丞相為君侯也鄭氏儀禮註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明按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為君倉頭亦得稱其主人為君後漢書李善傳曰君夫人善在此是也

一字為稱

餘冬序錄至尊官家之尊皆昔人以稱君公者魏晉六朝間稱君曰官稱其所私事亦曰官稱父曰尊稱其所私事亦曰尊一字為稱唐宋間無聞矣

通稱

孔氏雜說父命得為敕後漢樊重敕諸子々敕是也父亦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醲酒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

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卭令自往朝相如是也人臣亦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城是也人臣亦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笑咏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亦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言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亦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為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明按人臣而稱諒闇垂拱之類古人雖有此語然今人但當從俗不得援引古昔以取罪戾

貴賤通稱

金罍子古臣下皆稱后后稷后夔是也又畢命三后協心謂周公君陳畢公也甫刑三后成功謂伯夷禹稷也古者室之高嚴皆曰殿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條對有舉孝子者先上殿注云殿丞相所坐屋也後漢蔡茂夢坐殿柱上注云屋之大者通呼為殿是也屋見於垣之上曰宮禮言儒有一畝之宮是也使節所蒞皆得稱都後漢臧洪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是也臣下臨死之言亦稱顧命禮記緇衣葉公之顧命是也人臣初死亦曰大行漢皋玄成父賢病篤兄弘坐宗廟事係獄賢卒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共矯賢令使家承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是也人臣之墓亦得稱陵曹操過喬玄墓為文祭之曰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是也人臣亦得稱至尊漢書樓護傳主簿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也

明按事有行之於古而不可施之於今者此類是也操觚家切須檢點不得執古御今自取罪戾

宗臣

兩漢博聞蕭曹位冠群后聲施後代為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故曰宗臣

不佞

嬾真子人以不佞為不敢謟佞非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亦曰佞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以才訓佞

以父呼臣下之謬

金罍子冠禮字詞伯某甫甫字或作父故武王謂姜子牙為尚父桓公謂管仲曰仲父魯哀公謂孔子曰尼父父亦甫耳後世不解槩以父呼臣下如始皇謂不韋為仲父晉元帝謂王導為仲父唐肅宗謂李國輔為仲父僖宗謂田令孜為尚父昭宗謂王行瑜為尚父梁太祖謂錢鏐王為尚父皆齊東野人之陋也

縣官

漢制攷周禮疏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史記索隱云王畿內名縣內即國都也

明按續名原云天子曰縣官太子曰副主

皇后太后

初學記白虎通義云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

配至尊故謂后也按夏商以前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大率
皆稱妃故黄帝有四妃帝嚳亦四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
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帝祖母稱太皇太
后母稱皇太后魏晋之後母后之制悉遵秦漢

公主翁主

兩漢博聞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晋灼曰
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師古曰翁
主者言父自主婚也魏晋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
明按周制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九　帶經堂

曰公主秦因之史記李斯男皆尚秦公主是也漢制帝
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皇女
皆封縣公主

王主

兩漢博聞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即翁主也王自
主婚故曰王主

宅家子

貲暇録公郡縣主宫禁呼為宅家子謂至尊以天下為宅
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以
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謂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
乃以阿宅家子為茶子亦云阿茶子後遂云阿茶

太君

事物紀原唐制四品妻為郡君五品妻為縣君其母邑號
皆稱太君

太夫人

孔平仲雜說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
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五　稱謂　十　帶經堂

女君

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

小婦

兩漢雋詞元后傳小婦弟張美人師古曰小婦妾也

傍妻

仝上元后傳多娶傍妻

外婦

仝上高五王傳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　通也

侍兒

仝上　盎傳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

臣妾

宋江隣幾雜志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两號郇下
吏人連名府史婦女表狀兼稱臣妾非也

婦人稱姬之誤

石林燕語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
季姜之類或係之謚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周人稱伯姬叔
姬以周姓姬故也政和間公主下降名曰帝姬亦沿襲之
誤也

姬非妾

避暑録話周之女言姬猶宋之女言子齊之女言姜也自
漢以来類以姬為婦人之名史記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
書外戚傳云所幸戚姬夫人唐姬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
衆妾之稱近言妾者皆云姬妾事之流傳失眞毎如此

明按史記如淳注曰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

舅姑

金壘子舅姑猶云父母婦以夫為家夫以婦家為外家故
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夫亦稱婦之父母曰外舅姑今人
以舅稱妻之兄弟非也朱子語録曰據前輩稱異姓之親
通謂之外今謂妻兄弟為内兄弟非也但當以兄弟稱之耳

姑嫜

侯鯖録杜詩堂上拜姑嫜王篇凡夫之父母曰嫜老正俗
曰古謂舅姑嫜今俗為姑鍾者聲之誤也

明按漢書廣川恵王傳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
嫖以忽師古曰尊章猶云舅姑也今關中呼舅為鍾〻
者尊聲之轉也據此則夫之母為姑夫之父為章明矣

壻為倩

博雅妻謂之嬬須儒二音壻謂之倩

明按歸正集古人謂女夫曰甥今謂之壻東洛謂之倩
劉禹錫集又謂之半子壻字當從士從女者非

友壻

嬾眞子爾雅两壻相謂曰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之壻
為僚壻嚴助傳又呼為友壻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則俗
稱也

明按嚴助傳助對武帝曰助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私出

修詞指南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詩曰譚公維私是也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傳曰蓋舅出是也

外兄弟

金壘子儀禮緦麻三月姑之子注云外兄弟也疏曰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又舅之子注云內兄弟也不知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今鄭注以舅子為內兄弟乃是末俗所尚非正名矣

太山

元黃氏筆記俗呼婦翁曰嶽丈曰太山說者以為太山有

丈人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者為丈人非特婦翁也或人以張說東封其婿鄭鎰遷五品故稱之曰太山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岳婿山岳而有婿則岳亦可謂之太山矣世俗之稱或曰岳山而轉為太山耳

明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曰以妻父為丈人本於漢匈奴所云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此說最為近理

丈人

餘冬序錄丈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又曰人身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也

明按漢書音義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論衡之說近似有理淮南子以老者杖於人為丈人恐未然

婿為半子

續釋常談唐書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其言曰昔為兄弟今婿半子也

親家

賓退錄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

明按穀城筆麈曰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稱其母曰丈母今以妻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二父相呼曰親家自五代已然

阿家

餘冬序錄婦謂姑為阿家或為大家六朝間言例如此家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尊之如母姑云爾

嬸妗

宋張耒明道雜志王聖美嘗云經傳中無嬸妗二字嬸字乃世母二字合呼也妗字乃舅母二字合呼也

姑

爾雅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曰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姪乃對姑之稱

明劉元卿賢奕編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於

諸侯以姪娣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以兄弟之子為姪不知始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始見於此然猶姑言之耳若稱其兄弟之子而施之於文不若猶子之為古也

明按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皆稱從子自祖父四代而上稱族子北土多呼兄弟之子為姪非也姪名雖云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

歸孫

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為離孫言遠離已也

彌甥

左國腴詞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云對父之舅氏故自稱彌甥彌遠也彌甥即外甥

從孫甥

左國腴詞哀二十五年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云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

歸孫

爾雅姪之子曰歸孫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為

孫也

內子

渠陽雜鈔曾子問內子有殷事注云內子大夫適妻也疏云大夫者卿之總號故卿大夫之妻總名內子

姨子

修詞指南襄公十三年傳曰穆美之姨子也謂兩姨兄弟

外妹

左國腴詞成十一年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注云外妹謂同母異父妹也

女兄為姐

吳曾能改齋漫錄女人以姐為稱漢魏已然說文云嫿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為姐蓋尊之也

姒娣

明于慎行穀城筆麈姒娣者妯娌長少相呼之稱年長曰姒年少曰娣今俗呼兄妻曰姒弟妻曰娣者誤耳蓋通鑑云以婦之少長為次不以夫之少長為次也

明按釋名曰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所當法似也

長婦謂少婦曰娣〻弟也已後來也

妯娌

張揖博雅釋親篇妯逐娌娣姒先後也

先後

宋費袞梁谿漫誌韓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朋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予觀前漢郊祀志云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退之詩益出於此

嫂妹

金壘子世俗妻稱夫之姊妹曰姑據古人直當稱嫂妹耳漢書薛宣傳敬長公主曰嫂何與取妹曹大家女誡亦稱嫂妹其証也妻稱夫之兄弟曰伯叔然古人稱其夫之兄曰兄公據此則稱夫之弟亦宜直謂之弟耳稱其夫兄之妻亦云嫂張負以女孫事陳平誡曰汝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

兄公

搜採異聞錄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攷予項使金國辟景孫為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為作

青詞云項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云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于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稱益有據矣

明按爾雅云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曰兄章章灼也敬奉之也又曰兄忪世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亦如之也

丘嫂

漢書楚元王交傳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〻與賓客過其

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為丘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晋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ヒ丘皆大也張晋二說得之

太后亦稱東宮

示兒編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屬婦

漢孔鮒小爾雅妾婦之賤者曰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

僭稱

千一録自稱為生僕走不肖其來舊矣非不雅也大夫自稱為不佞而士庶襲稱之僭矣

輕薄子

稗史彙編不肖曰輕薄子亦曰無狀子

卑末

後漢書杜根傳根為桂陽太守幹事譙謹自稱卑末

足下

稗史彙編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為陛下諸王為殿下將為麾下使為節下公卿牧守為閤下父母為膝下師傅為講下婦人為薰下惟比肩稱足下戰國時或上書時君或談說君前及相與論難多稱足下蓋自七國相承至今也

孺子

示兒編前漢書武子傳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良人

同上前漢書上官后傳內與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

側室

黄陶菴集側室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又公庶子生就側室生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是妻妾生子皆居側室也文帝賜尉佗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自此始以側室為妾之稱後世沿訛多如此類

息

同上息者男子之揔稱俗以女為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

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而後人誤以息為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

舅

黄陶菴集母之姊妹曰從母從母之兄弟曰舅按今人稱妻之兄弟曰舅者依其子之稱也蓋俗訛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釋道

沙門

後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

明按佛生於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漢明帝遣張騫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之蘭臺佛教入中國自此始沙門亦曰桑門語之轉耳猶漢世言浮屠古即佛陀也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改為桑門後又改為沙門

金粟如來

天中記維摩經云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注云維摩詰華言是淨名也又佛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

以釋命氏

天中記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衞道安以爲大師之本莫過釋迦乃以釋命氏道安云四姓出家出一釋種四姓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者也

上人

善覺要覽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内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

苾蒭

天中記尊勝經號僧曰苾蒭之草蓋有五義一體性柔軟

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麁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絶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徳芬馥爲衆所聞故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

檀那

天中記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也今稱檀那訛陀爲檀耳檀那又稱檀越者檀即施也此人行施越貧窮海

分衞

天中記善見論云分衞此云乞食僧祇律云乞食分施僧尼衞護令修道業故云

鉢塞

天中記梵語鉢塞華言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

招提

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

明按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寫之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鬬奢二字只稱招提今十方住持是也

蘭若

天中記蘭若一名阿練若華言閑靜處也天台云不作衆事名之爲閑無憒閙故名之爲靜

雞園

西域記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乘大衆出家　也佛滅後衆多名徳比丘皆住雞園

鹿苑

天中記鹿苑在羅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亦名鹿園

方丈

高僧傳吠舍釐國有維摩故宅顯慶中王方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慈雲

雜踏集如来慈心如大雲蔭注世界

慧日

山堂肆攷頭陀寺碑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慧日一云佛日唐李士謙善談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四　　带經堂

螺髻

同上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寳光肉髻如青螺故曰螺髻

戒珠

法華經精進修靜戒猶如護明珠

宿桑

山堂肆攷漢襄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杯渡

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天花着身

維摩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人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身上花至諸菩薩即皆隨落至大弟子即着身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爾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

布毛侍者

傳燈録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五　　带經堂

乞士

山堂肆攷梵語云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化身

蓮花漏

國史補唐僧慧遠在廬山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十二沉為行道之節後越僧靈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於江西觀察使韋丹唐張喬詩云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

時

白馬馱經

大藏一覽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以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吾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蔡愔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佛法至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齎白氎畫釋迦像經四十二章白馬馱之迎至洛陽上大悅於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遂譯四十二章經中國有三寶自此始

法喜妻

山堂肆攷菩薩問維摩居士父母妻子眷屬是誰荅曰智度為母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慈悲為女善心成實為男畢竟空寂為舍按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喜也東坡詩曰雖無孔方兄頗有法喜妻

象教

同上象教者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瞻敬之以形象教人也劉禹錫記云自白馬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杜詩曰方知象教力

涅槃非死

錦繡萬花谷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謬也

覺有情

同上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菩提薩埵之省文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律法禪

同上白居易問惟寛禪師曰既為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則無二

衆香國

詩律武庫維摩經云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積樓閣

薝蔔林

同上梔子花色白六出最香以比俗之清行者故維摩經云如入薝蔔林中惟聞是香不聞餘香也

止觀

同上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按佛經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后能靜觀則慮而后能得也

梵唄

同上梵語唄者華言止斷外事並讚詠之聲也昔曹子建在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淸響哀惋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寫爲梵唄此梵唄所自始也

香積飯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八　帯經堂

同上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以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来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伊蒲饌

同上東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注云伊蒲塞即優蒲塞也或曰伊即伊蘭花蒲即菖蒲花西域以之供佛故曰伊蒲饌

五分法身

王介甫金陵語録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

四諦

同上四諦謂苦集滅道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之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諦者以理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

六根

龍舒心經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爲六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九　帯經堂

塵界眼識色處爲眼識界耳識聲處爲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爲十八界

五蘊

道院集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也想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五蘊即五陰

隻履西歸

傳燈録達磨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過獅子葱嶺見達磨手携隻履

翻〻而往雲問師何往師曰往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間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宋雲具奏其事帝命啓壙惟一草履存焉

寂滅

傳燈録釋迦佛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伽黎衣傳法與摩訶伽葉說無常偈曰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生滅〻已寂滅為樂諸子以香薪荼毗之爐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漢明帝永平中教至中夏

三昧

稗史彙編梵語三華言正也梵語昧華言受也正即大公受即順應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即三昧也

明按欒城遺言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

老子

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明按葛稚川云黃石公即老子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黃帝時號廣成子文王時號支邑先生武王時號郭叔子漢初號黃石公漢文時號河上公

上清

登真隱訣崑崙瑤臺刊定真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皇帝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並大

夫之流三真品經各有條次

方諸

真誥方諸天仙上真之宮也高九千丈有大方諸小方諸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者人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

劫塵

續仙傳異人丁約隱於卒伍常(一作章)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即君得道尚隔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彭祖

列僊傳彭祖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歳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世禱風雨莫不輒應

明按莊子疏云堯封鏗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

列仙傳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歳而不衰老後西游之流沙不知其終也

青牛道士

兩漢博聞甘始傳註云漢武内傳曰封君達初服黄連五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士　帯経堂

十餘年入鳥鼠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郷里如二十歳人常乘青牛號青牛道士

服三黄

葛洪神仙傳容成公服三黄得仙所謂三黄者雌黄雄黄黄金

犬吠雲中

神仙傳淮南王安愛道術之士有八公詣門曰聞王好士故來相從王乃朝夕朝拜授王丹經三十六卷時雷被伍被乃告王反八公謂王曰可以去矣乃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履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猶存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明按淮南王安以謀反伏誅載之正史鑿鑿可據豈有白日昇天雞犬皆仙之理為此説者皆其門下客所造以欺後世耳

守庚申

酉陽襍俎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於上帝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按三尸皆姓彭謂彭質彭矯彭居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士　帯経堂

凡學仙者先絶三尸

乞長生訣

六帖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欒先生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遇羨門子高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合大還丹

唐書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成而上之及卒惟有空皮而背閧拆如蟬蛻真仙傳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

步虛聲

異苑記陳思王遊魚山聞巖裡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音道士效之作步虛聲

南明公

陶隱居真誥召公為南明公揚子雲為北斗方鬼帝周公為北帝師季札為北明公陶侃為西河侯

修文郎

王隱晉書蘇韶死而復甦弟節問地下事韶曰顏淵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其餘不能盡識也又祭邑亦為修文郎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為仙所主芙蓉城欲其人與遊不得忿然乘一青騾去如飛

一紀解形

山堂肆攷梁陶弘景事孫遊嶽為師入茅山自號華陽隱居造三層樓棲止其上修本草遇神仙桓法闓謂曰君修本草用蝱蟲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

東王公

太平廣記木公亦云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蓋青陽元氣萬物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直僚仙官皆稟其命

姹女

山堂肆攷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飛漢真人歌曰姹女隱在丹田中姹女亦名修煉法云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入鐺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藥名九兩於其中初成謂之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赤色曰青河車亦河車亦曰黃芽又養生篇云

心血為嬰兒腎精為姹女脾女涎為黃婆

金漿玉醴

抱朴子朱草莖為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服山精

同上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朮也

胎食

仲長昌言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於臂

長毛羽於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種三花

修真說漢有道士自外國来將貝多子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李白詩相思為折三花樹

列僊傳漢文帝時有河上翁者結草菴河上帝讀老子不解遣人問之翁曰道德尊貴非可遙問帝幸其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毋乃高乎翁即坐躍冉々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不至地何臣之

有帝乃下車稽首翁授素書二十巻遂失所在帝於西山築臺望之名望仙臺

参同契

同上東漢魏伯陽嘗得古龍虎上經約其象作参同契三巻其說似解周易而其實論作丹之意白樂天訪郭道士詩曰欲問参同契中事不知何日得相從

啖花

劉向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不食五穀啖百草花教神農入火不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飡霞

山堂肆攷白玉蟾瓊州人常於黎母山遇神人授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常自讃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抱朴子

列仙傳晋葛洪字稚川玄之從孫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元帝時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之不聽去乃止於羅浮山煉丹成道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卒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亦柔軟擧尸入棺如空衣然謂之尸解

踏歌

山堂肆攷唐末有逸士襴衫緑袴黒木腰帯一足靴一足跣夏服絮衫冬卧氷雪出氣如蒸自號藍采和善踏歌々曰踏々歌踏々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々去不返今人紛々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空闕高嵯峨常曳長繩拖錢以行錢散不收後至濠梁飛昇

黃庭經

列僊傳南岳夫人名華存晉司徒魏舒之女劉幼彥之妻生二子學道服胡麻散道成景林真人授以黃庭內景經令讀萬過乃得洞觀鬼神

羽化

山堂肆攷晉許遜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天仙地仙

詩律武庫抱朴子仙經云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

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

南北宗

青巖叢錄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南宗先性北宗先命

明按南北二宗皆始於呂祖一傳劉海蟾操操傳張紫陽端端傳石翠玄玄泰泰傳薛紫賢道光道光傳陳泥丸南南傳白安瓊玉蟾玉蟾傳彭鶴林耜所謂南宗也呂祖又傳王重陽嚞嚞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生處機所謂北宗

也

事物攷辨卷之四六 釋道 充 帶經堂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神怪

四方怪物

楚詞辨証招䰟篇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决是誕語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氷飛雪之類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魖魅龍蛇白晝群行

益地偏氣必自然如此不足怪也

辨羿射日

王充論衡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萬里羿上射之安能得中日火也雖中安得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毆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羿不能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而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目止風

論衡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静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止耳

辨魯陽與韓戰

論衡魯陽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日若却耳

蟲粟

梁任昉述異記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為蟲蟲害人中郎王義興奏曰臣聞堯生神木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肥遺

述異記蛇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之見則大旱

杜詩烏鬼

開見後録夔峽之人歲正月十一日為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衆操兵大噪謂之養烏鬼長老言是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為厲用以禳之洸存中疑杜詩家家養烏鬼即此是也疏詩者乃以為鸕鷀別名烏鬼予往来夔峽間聞其人如存中之言烏鬼亦無別名

明按野客叢書杜詩烏鬼説者不一嬾真子以為猪蔡

寬夫以為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為烏螢鬼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耳

金馬碧雞

兩漢博聞後漢書西南夷傳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云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明按禺同山在今襃州揚波縣

虙妃

楚詞注離騷經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注云豐隆雷師虙妃伏羲氏之女游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明按楚詞辨證云虙妃一作宓妃集韻云虙與伏同姓也俗作宓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本從虍虙子賤即伏羲之後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文伏虙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并轉為宓音耳

馮夷

容齋隨筆李善注文選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賢字公子數說不同皆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又別一馮夷也

城隍

趙與時賓退録州縣城隍莫知事始前輩云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城隍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耳然城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

作韋鄂州碑云大水滅郭抗詞正色言於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祈雨文他如韓文公之于潮亦有祭文則不獨吳越為然也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及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北史則又不獨唐有之也

明按大明集禮自宋以来城隍之祠遍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

聖水

唐書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又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徃汲者日數百人德裕嚴禁絶之凡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塡塞之以絶妄源詔從之

並產異類

後漢書大將軍竇武母初產武時並產一蛇送之林中後

母卒及葬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而去

夜郎

華陽國志漢武帝時夜郎王生於竹節中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而去中有啼號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武材遂雄夷獠稱夜郎侯以竹為姓唐蒙開牂牁斬之

蛟妾

任昉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之蛟妾

君子為猿

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牛哀為虎

淮南子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啓戶而入虎搏而殺之

封使君

述異記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羵羊

魯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問於仲尼曰吾獲狗也荅曰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羵羊非狗也

明按博物志又云火之怪為宋無忌

商羊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殿前舒翅而跳齊侯訪諸孔子

孔子曰此名商羊童謡云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以是知之

翁仲

山堂肆攷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為瑞翁仲死遂置銅像置咸陽司馬門外

海市鬼市

物理小識方以智遯齋閒覧言歐公過高唐驛聞空中人畜聲父老云曾晝過見此謂之海市酉陽雜俎言掘井聞地

下車馬人物喧哄聲人謂之鬼市

神物

博雅山神謂之离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羵羊水神謂之罔爲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明按馮摠意林載正部一則云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羵水精曰罔象天下有道則衆精潜藏

夷羊

藝林學山史記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一本作麋鹿在野非是史記此文全引周逸書逸周書本曰夷羊在牧不曰麋鹿也

明按胡應麟云余攷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八年夷羊見正與逸周書合益商羊羵羊之類殷將亡之兆也據此則夷羊之為怪物無疑矣

隨兕科雉

藝林學山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說苑亦載此事云殺科雉旨不出三月兩事相同何子元餘

冬序録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與其鑿也毋寧缺之

明按隨兕科雉既能為人禍福則非常有之物可知楊升菴以為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何其俚而鑿也

天禄辟邪

陳晦伯正楊天禄（亦作鹿）者神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脩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鐘四天禄蝦蟆注云天禄獸也今南陽縣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鬣

曳尾過大壯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右見瑞應圖楊升菴以為天祿即大蝦蟆不知其所據也

明按王肯堂筆麈云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注云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祿兩角者為辟邪陳晦伯作正楊而失於引証何也

河伯馮夷

日知錄竹書帝泄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名之為伯馮夷即其名耳楚詞九歌以河伯次東　之後解遠遊云令海若舞馮夷則直以河伯馮夷為水神矣穆天子傳云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云無夷即馮夷也山海經作冰夷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喜注引清泠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水仙是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皆因誤而得誤也

瀆神慢聖

日知錄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者露之所結雪者水之所凝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鑫山啓母天問之襍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娣今少室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烱之碑并州姤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是何異於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杜拾遺之為十姨也其瀆神慢聖不已甚乎

事物攷辨卷之四七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阜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災祥

霧凇

張邦基墨莊漫錄齊魯人詩云霜凇重霧凇凇音夢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在齊州有冬夜詩云　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凇寒又有霧凇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凇開花處〻同記得集英深殿裡舞人齊插玉龍

鬆蓋謂此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伸錫詩云亦云斷蓬飛雪落黃沙祇有千林鬖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凇與鬖鬆皆同音

明按楊用修云凇之極則為樹介木氷諺云木若稼達官怕蓋謂寒淺則為霧凇寒甚則為木氷霧凇召豐而木氷召凶也

氷稼

東軒筆錄熙寧三年京輔大雪草木皆稼學者氷及數寸唐天寶中氷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云冬凌樹介達官怕

明按漢書五行志曰雨木氷亦曰樹介亦曰木稼〻即介字

地生毛

述異記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城河清年中徐州及長安地生毛　尺時北築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役之應也

雀餳

宋王陶談淵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有甘露降於林下姪華白於鎬〻味之慘然不樂曰此非甘

露乃雀餳也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家有八喪

石鼓

酉陽雜俎泉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〻則秦土有殃

女子簪白花

晉書武帝時吳中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未幾杜皇后崩

服劉

晉書趙王倫僭帝位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

夕宮西見素衣小兒言是服劉曷使錄小兒并爲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爲所在時以爲妖焉

照鏡不見頭面

金樓子晉元帝時王敦反甘卓年老多疑鬪王師敗竟還鎮一日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後周慮密承敦意害卓於寢殿仲文桓玄姊夫也與玄同逆後歸晉爲何無忌中傷伏誅初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反梁河東王蕭譽爲王僧辯所殺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

石宣爲彗

容齋隨筆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棄豈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六十年有變

文獻通攷江海大約六十年而有變唐高宗顯慶元年丙辰九月温州海水溢壞安固永嘉二縣玄宗開元丙辰七月洛水溢沈舟數百艘代宗大曆丙辰七月杭州海溢昭宗乾寧丙辰四月河圮滑州宋眞宗大中祥符丙辰九月雄霸中河汎溢神宗熙寧九月潮州海潮漲溢皆六十年一變也

明按畫墁錄云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汎溢爲害

水鬬

國語周靈王二十一年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壅穀水

使北出

熒惑入南斗

漢書志南斗爲吳越分野熒惑入斗有兵戈之事漢武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後數年南越反漢遣三將軍滅之順帝永和四年七月熒惑入南斗後二年九江丹陽賊周生等攻沒郡縣靈帝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時會稽賊許昭等僭號越王攻破郡縣後二年揚州刺史臧旻破賊首康

木醴

物理小識杜鎬云甘露非瑞也草木將枯精英頓發謂之雀餳建康實録云陳末覆舟山蔣山松柏林冬日嘗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果瑞耶王肇曰周章仲元宰衡陽甘露降松柏如珠取一枝示貢父貢父曰爵餳也飲之令人疾

災氣

魏張揖博雅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illegible]康五穀不升曰大祲

妖孽

通攷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

三日相承

晉書愍帝二年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兩月相承

南史梁武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鉤見於西方

雨金

騈志述異記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又周武王時咸陽雨金今武陽有雨金原又漢世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

雨五穀

騈志述異記大禹時天雨稻又呂后三年天雨粟又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又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山崩水竭

南史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明僧紹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宋德之季耳後如其言

渭水赤

五行志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又京房易占河水赤下殘恨

龜毛兔角

述異記商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兆

[illegible]蒲

説文萐蒲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凉
明按宋志云萐蒲一名倚扇狀如蓬根如絲轉而成風
殺蠅瑞應圖云一名依萐

江陵洲

梁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
子桓玄之爲荊州刺史内懷篡逆之心乃遣人鑿破一洲
以應百數隨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
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元兇之禍此洲還没太清末枝江
陽之閣浦後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帝即位承聖末

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海潮不波

陳全之蓬窻日録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
而元亡蓋不波者水脉絶也

天下趙

文信國集文天祥自北逃歸至真州有一樵人破一樹ゝ
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信國視之果然因作詩曰皇王
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鑾呈瑞字爲言藝
祖有靈無 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於此

事物攷辨卷之四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術數

甕中素書

漢晉春秋孔子冢首有懸甕背有丹書人莫敢發後漢明
帝時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文修孔子廟男子張
伯除堂下土中得玉壁七枚以六枚上意ゝ至廟發甕中
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

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

孔子遺書

劉敬叔異苑孔子將卒遺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
皇上我之堂登我之牀飲吾酒唾吾漿顛倒吾衣裳張吾
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
明按此種事特後世好奇者爲之耳以大聖人而下同
於讖緯術數之學吾不信也

樗里子

史記秦惠王弟樗里子滑稽多智以功封嚴君秦昭王時

死遺命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漢武帝

漢武故事武帝行幸河東中流飲讌作秋風辭語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自古不聞一姓長王天下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

明按蜀志云巴蜀周舒學術於廣漢楊厚有人問春秋

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私傳其語後譙周以此語問杜瓊〻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諸葛銘

隋書諸葛亮南征勒碑紀功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此及隋遣史萬歲征南寧夷至南中行數百里見其碑令仆之而進破三十餘部諸夷請降

武侯祠碑

蜀古蹟記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謂左右曰孔明瘁竭蜀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祠宇之雄觀乎將折毀其頹敗者餓而中殿推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其刻文曰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〻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新其祠而去

侯瑾

晋書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東闕於此

高堂隆

晋書魏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及晋惠帝止鄴宮治屋者更刻泥土始見刻字計其年正合

譙周

元和地理志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黄頭黑齒幾亡吾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黄而齒黑晋末刺史毛璩使縱領白徒七百人由涪水討桓玄西人不樂遠征逼縱為主攻陷巴蜀遂居益州自號成都王義熙九年朱齡石討平之一如周言

一行

開元傳言記僧一行将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之玄宗發視乃蜀當歸也帝初不悟及幸蜀回乃嘆異之

典午忽没

山堂肆考晋文王為魏相國蜀譙周書板示文王曰典午忽分月酉没分典午司馬也月酉為八月 文王果卒

廣漢大賊

魏志譙周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歳在玄宮自相克後三十二年賓人李特與弟流據蜀自稱

大都督特少子雄僭稱帝傳至勢為桓温所滅

灌嬰井

潯陽記湓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掘井於此得銘石云漢六年穎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之欣然以為己端

郭璞讖

晋書成帝時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禅後成帝有子卒以國祚傳弟

郭璞筮

郭璞傳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将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服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内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

甚怪之将出視其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 又墓碑生金俄為桓温所滅終如其言

昌明

晋書王嘉子年本傳嘉亡之日人有壟上見所造三章歌讖事過皆驗其一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此簡文帝子孝武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見讖後悟為之流涕其後卒為劉裕所代則金折之讖也其二欲知其姓草肅〻其三金刀利

刀齊刈之讖 詳齊

王嘉

秦書姚萇與苻登相持問王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曰卿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子興嗣字興略子方殺登略得之謂也

佛圖澄

晋書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臣下皆以為不可勒以

訪佛圖澄〻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石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既而勒果死

法稱

宋書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鋌與將軍為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宋自受命以至禪齊凡六十年六十二三十也本謂卜年之數云卜世者誤其言耳

柳世隆

齊書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亡矣屏人命典籤李党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党曰汝及見吾不見也

寶誌

南史梁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

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〻及中大同元年四月十四日同泰寺災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克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寔丙寅八十三矣天監十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經於重雲殿誌公忽然起舞須臾悲泣為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裡但看八十三子地妖星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戕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謂五十裡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日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景之作亂始自戊辰

歲至午年帝崩

韋鵲

南史陳武帝在南徐州韋鵲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於宛丘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毋乃是乎

李淳風

唐書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

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採其言而止

孫思邈

唐書孫思邈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永淳初卒年百餘歲孫處訥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時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衛大經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閒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浸水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

我向高原其年果千年矣

范氏尼

戎幕閒談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真卿妻黨之親也真卿尉醴泉問曰某官階得五品否范笑曰階為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真卿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願足矣范指座上紫絲布簟曰顏郎衫色如此功勞名節皆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真卿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真卿為太師使於蔡州嘆曰如范師姨言吾命懸於賊必矣

厄在白馬

要氏談錄李德裕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及宣宗即位白敏中自內廷登庸出德裕為荆南鄭度使旋有吳汝納之獄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白馬之厄其在是乎

陳希夷

澠水燕談种放少舉進士不第陳希夷謂之曰此去遊豹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十　嵩經堂

則止他日當出於衆人初莫喻故後隱於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

僧志言

宋史僧志言自云姓許壽春人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黑道內侍至言所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

軋華

筆記蔡京當國時士大夫問軋華往々畫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及童貫用事又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紹興中秦檜用事又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從々有驗

程公衡

宦遊紀聞程公衡字子平沙隨之父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偽齊竊據中原

乞還兩浙

西湖志先是徽宗夢錢鏐王乞還兩浙且曰以好來朝何事物攷辨卷之四九

術數　十一　嵩經堂

故留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是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即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之本籍亦浙也錢王壽八十一高宗壽亦八十一以夢參之良不誣矣

謝石

江湖紀聞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上書一字令謝石測石曰土上一字王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曰兀术又來

道月

宋史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亭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歹將身推落在波濤後秦檜陷岳於風波亭下

南公

王篇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疏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徐廣曰楚人也隱於國之南鄙因以為號其書有南公三十篇

風角

王海翼奉傳風角注云風角謂候四正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婿　楊南章氏訂
男德寓曾吉成録

曲藝

擊壤

高似孫緯略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丁人擊壤於康衢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番時尚有此戲今不傳矣

圍棋

皮日休集或曰奕之原堯作以教丹朱信乎曰堯之世三苗不服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數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夫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忍以詐害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孫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自戰國有詐害爭偽之道縱橫者流之作矣豈自堯哉

明按歸正集云圍棋博物志以為堯所作以教丹朱或

謂舜所作以教商均夫聖人教子豈無他術而乃為此無益之事吾不信也皮日休謂奕始於戰國然孔子嘗言不有博奕者乎左傳亦言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則亦非始於戰國必春秋時有智能者所作而托言堯舜耳

手談坐隱

世說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又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来即用方幅為會戲

碁聖

抱朴子善圍碁者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人之名

象戲

太平御覽象戲周武帝所造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人所為殊不同

明按楚詞有箟蔽象棋之說又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則鬬象棋是戰國時已有此戲不始於周武帝也

彈碁

西漢博聞梁冀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注云藝經云兩人對局白黑碁子各三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

明按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碁其法蓋起於漢而今不傳矣又按彈文攷異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引起李商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是也

彈碁始於漢成帝

西京襍記漢成帝好蹴踘群臣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群臣作彈碁以獻上大悅

投壺

同上漢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驍

格五

西漢博聞吾丘壽王善格五漢書音義曰簺音賽也說文曰行碁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

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明按博用十二碁六黑六白兩人各摋其半所擲頭謂之瓊々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賽）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即攤錢之戲也又按山堂肆攷云博塞乃摴蒱戲名老子入胡作今人謂之雙陸骰子

五木

山堂肆攷古者烏曹氏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塞為勝負之采得梟者為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為最下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四　帯經堂

蹙融

珊瑚鉤詩話奕棋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々者戎也生於黃帝蹙蹴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即今之蹙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名之耳

摴蒱以盧為勝

藝林學山六朝盛習摴蒱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犢曰梟晉書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特因牙上有梟故為此言以安衆耳攷六代諸人擲五木但以盧為勝故曰呼盧
明按歸正集云博塞（音賽或作簺非也）即六博采名也又謂之摴蒱言賭曰呼盧々紅點也得紅為勝故呼盧烏曹所作也或曰殷紂所造或曰陳思王製雙陸局投子二以五木為其賜四以緋則始於唐明皇（明皇與貴妃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為勝投子連呼乍々投子宛轉成重四上大悅賜以緋）至唐末遂加投子至六

六博非投子

同上楊升菴以為古之六博即今投子此說不然六博者投六箸行六碁古詩仙人攬六博其時未有投子也投子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曲藝　五　帯經堂

當在晉魏間與握槊相先後疑漢以前未有也

投子

續事始陳思王曹子建製雙陸置投子二
明按從么至六謂之投子蓋取投擲之意曹植時止有其二六隻蓋起於唐之李郃々撰葉子格世有其書六隻投子自此始（投子俗作骰子非也骰自音股不音投）

攤錢

諧史杜詩白晝攤錢高浪中注云攤錢博也按梁巢能懲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也明矣

明按王符傳云或以游博持掩為事注云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恐未可混而為一

握槊非陳思王製

藝林學山續事始謂握槊為陳思王製非也北史胡王有弟一人犯罪下獄將殺之弟從獄中上此戲意以孤則易亡也元魏流入中國宣武後大行於世據此則握槊入中國正齊梁間事耳

明按洪遵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為一非也唐人小說云近有長行之戲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握槊名當最先雙陸次之長行最後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槊之器於廡下有博齒其製用骨觚稜四均縷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按劉以投子為博齒其名甚新并識之（字彙槊音朔矛屬六書正訛別作矟非又握槊博塞之類）

傀儡

事物紀原列子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始

明按世傳傀儡起於漢高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之城上以詐冒頓閼氏後人因此為傀儡非也應劭漢書注曰平使畫工圖美女以遺閼氏而無刻木事則其為偃師之遺無疑矣通典曰窟礧子亦曰魁礧又顏氏家訓曰古人秃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

蹴踘

劉向別錄寒食蹴踘黃帝所造或曰起戰國時本兵勢也

蹴踘即毬也

明按漢書霍去病傳云穿域蹋踘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

秋千

古今藝圖術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也

明按高無際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掖庭之戲也本云千秋乃祝壽之詞語訛轉為秋千後人旁加革字非也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競豎秋千令宮嬪以為燕樂帝呼為半仙之戲又荆楚歲時記謂之施鉤

涅槃經謂之罥索

白打

周亮工閩小記王建詩云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與散黃金彙莊詩云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聞分白打錢焦氏筆乘云按齊雲論曰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

百戲

鹽鐵論漢代百戲之目曰唐梯追人奇蟲胡妲唐梯今高竿追人今劉絕人易牛馬首奇蟲即魚龍戲也

角觝

事始史記秦二世在甘泉宮作角觝俳優之戲其後漢武帝好此戲即今之相撲也

明按西域傳云上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巴渝二州之人善舞 都盧國人體輕善緣）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又按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注云眩幻也

拔河

老學菴筆記拔河古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係小索百餘分為兩朋兩手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譟使相牽引以却者為輸名曰拔河

奇幻

兩漢博聞西域傳注云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水轉百戲

事物紀原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曼延（曼延獸名）弄馬列騎俗如漢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始

自馬鈞也

水戲

五色線唐張志和為水戲令席水上獨坐飲酌嘯咏其席來去如刺舟聲揮手以謝親朋上昇而去

拍張

南史齊高帝幸華林園命諸臣各奏技藝王敬則脫朝服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也時以為善答

明按升菴外集云拍張蓋手搏碎胡之戲何個有拍張

賦

卞

兩漢博聞哀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戲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武戲也晉灼曰甘延壽試卞為期門

明按卞戲起於戰國漢更名角觝戲

合生

事物紀原唐書武平一傳中宗晏兩儀殿胡人韈子何懿唱合生歌其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舞蹈號曰合生始自

王公稍及里巷今人謂之唱題目

邪許

餘冬序錄淮南子道應訓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必應之此舉重勸力歌也今人上梁文中稱兒郎偉即邪許之類

明按邪許呂氏春秋作輿𧗱翟煎對魏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唱輿𧗱後亦應之今人舉重出力者一人唱則為號頭衆皆和之曰號頭即邪許之類也

竿戲

近峯聞畧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

盧醫

酉陽雜俎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學之士以危腊禱之其疾立愈所謂盧醫也

因怒愈疾

魏志華佗傳佗在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之且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守子知之屬使勿追守吐黑血數升而愈

徙癰

南史劉宋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生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愈大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為之枯

上池水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長桑君過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與扁鵲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臓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明按周禮釋文云史記扁鵲姓秦名少徐越人然扁鵲
對虢中庶子曰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是自言
也而釋文引史何所本耶上池水謂水未至地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和藥服之也

金柯

升菴外集金柯要訣相蜀名也

相笏

金鑾子古有相笏經南史宋庾道愍精此術明帝時山陽
王休祐屢以言語見忤見道愍託以己版為他物令道愍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相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淵慎密
換其版他日淵侍明帝誤稱下官則是笏亦有相矣
明按笏亦曰手版

姑布

玉海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陶
弘景相經序云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
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裡相感莫知其
所以然

畫家四祖

升菴集畫家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為四祖余
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
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閼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
道玄則杜甫也

蕉雪

事文類聚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
蓉蓮花同畫一景其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
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以與俗論
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

北風圖

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畫北風圖見
者皆寒

桃源圖

升菴集唐人畫桃源圖極為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烟嵐草
木如帶香氣熟觀詳玩自覺骨變青玉身入鏡中

絕藝

升菴集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
下三日不能去蓋絕藝必審觀而後定也

王會圖

唐書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云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俯集蠻邸請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閻立本圖之盡該毫末倍得精神

書之源

法書通釋姜堯章云真行草書之法其原皆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書圓勁古淡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

字源七辨

元吾丘衍學古編字源七辨曰一曰科斗書倉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也文象蝦蟇形如水蟲故曰科斗二曰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為之史又曰有籀文亦史籀所作與古文大篆小異三曰小篆者李斯變籀文之法為之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小篆又謂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因謂籀文為大篆云四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之以其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秦權量上刻字人多不知而謂之篆誤矣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用篆筆作漢隸即得之矣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有挑法與漢隸同名而異實七曰款識文者諸侯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自秦有小篆之後其法始一

八分

繡古堂集八分書上谷王次仲所作又佩觿集云八分篆法二分隸法又云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又云書有二體蔡伯喈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云八分

真書

法書通釋古無真書之稱所謂正書楷書者即隸書也但自鍾繇之後二王變體流傳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嫵媚惡俗之劄不可追改非一朝夕之故矣

章草

法書通釋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麁書建初中杜度善此見稱章帝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謂之章草

明按日知錄云宋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行書

法書通釋後漢潁川劉德昇即真書少變之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謂之行書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

飛白

法書通釋漢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修飾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令得中後子雲以篆文為之雅合帝意

印泥畫沙

法書通釋褚河南云用筆當如印〻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急就章

通攷晁氏曰漢史游撰急就章唐顏師古註元帝時為黄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韵有足取者

千字文有二

日知録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撰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撰者又一千字文也

瓊骰

炳燭齋隨筆古者六博格五摴蒱之戲其制各别而其用五木則同用五木而行棊相塞者謂之塞用五木而行棊相擊者謂之博别無棊道而直用五木决勝負者謂之摴蒱五者博齒之數也木者博齒之質也初用木故謂之木後改用玉石則謂之瓊或用骨角則謂之骰〻者投字之俗也 此一則寫六博後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方言

方言惟讀書人為正

元虞裕談撰宋寇準與丁謂同在政事堂閒論天下語言準曰惟西洛人乃得天下之中謂曰不然四方各有方言惟讀書人然後為正

古今不變

通志方言古今不變曠刑之曠樹北方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曠為樹罷擺吳音也至今吳人謂罷為擺鄭康成謂呪為注以尚為常至今秦人以尚書為常書

列國方言

通志揭雄方言秦晋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為往之義也魯之允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為信之義也

反切用土音

夢溪補筆談經典釋文熊安生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土音陸德明吳人土音多用吳音鄭康成齊人多用齊音如璧有肉好肉形也好孔也肉音揉者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為揉如打字音丁更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祝音呪康成讀為注此齊音也

方言難變

賢奕編天下音韵之謬者如吳語王黄不辨北人以步為布謝為卸鄭為正道為到河南人以河南為渴南以妻弟為七帝北直山東人以屋為烏陸為路閣為果無入聲韵入聲內以緋為妻葉為夜甲為賈無合口字山西以聰為村無東字韵江南湖廣四川以情為秦姓為信無清字韵

歙睦婺以蘭為郎心為星無寖侵二韵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趣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諜湖廣人為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剉青為妻陝西人以塩為年咬為袅溫台人以張敞為漿搶之類如此不能悉舉蓋習染久則難變非留心韵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各地鄉音

間奇集燕趙鄉音北為𠁗上聲緑為慮上聲六為溜色為篩上聲飯為放粥為周霍為火銀為音谷為孤上聲秦晋鄉音紅為瑰國為歸數為樹百為擻東為墩中為肫梁宋

鄉音都為兜帑為西墨為昧識為時於為俞肱為公齊魯鄉音北為卑國為脆或為回狄為低麥為賣不為補西蜀鄉音怒為路弩為魯主為詛術為樹出為處入為茹吳越鄉音打為党觧為嫁上為讓辰為人婦為務黃為王范為萬縣為猷猪為知三楚鄉音之為知鮮為改永為允汝為爾介為蓋士為四產為傘歲為細祖為走覩為斗山為三信為心閩粵鄉音府為虎州為啾方為荒勝為性常為墻成為情法為滑知為兹是為細書為須扇為線

因地隨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劉知幾史通荊楚訓多為夥盧江目橋為圯怡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曰索虜北謂南曰島夷）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詞（吳人呼彼為渠北人自稱我們咱們唐翟灝呼張嘉為張底蘭亦作个皆）（方言）也乃若（皆汝也）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華布在方策無假排尋足以知昕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方言不同

篇海類編方言有以意為釋者如陳勝傳謂多為夥楚元王傳謂空為丘王式傳謂丘為區是也有以語而助者如以順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世家以那為去聲而亦為助見於韓伯休傳是也有隨時變通者如指襟紐為衣舡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是也指蕭為桃笙柳詩蒲扇桃笙安可帶是也有紆時稱謂者如韓碑稱浦為步戰國策安移於齊是也

王劭齊志

史通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宦官稱奴不敢稱臣）婢呼母為婦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閱王劭齊志則了然可知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字同音異

篇海類編方言有一字而二讀者如陳湯傳既曰毋鼓西域傳又曰毋寡是也有二字而兩音者如班史既曰龜兹為丘慈而范史又曰龜兹為屈沮是也撑黎孤塗雖陸機猶莫之知覩冒踰糟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東漢朱輔作都夷傳求田恭解夷語遠夷樂附歌詩曰提官隗構冒踰糟提官隗構言大漢是治也詩凡三章）魏至於南方都之音豬見於禮記宋人來之音離見於左衞傳中國禮樂之所自出而亦如是不可解矣檀弓居之為姬漢書但之為地實在魯也

皮傳

野客叢書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而以皮膚淺近之語強為附會也

明按困學紀聞云風俗通義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嚴君平知之揚雄師之以作方言

筆

天中記筆稱名述也謂述事而言之方言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老子為父

老學菴筆記予在南鄭見西鄙俚語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亦此意也

阿彌

古今韻會齊人呼母曰嬭字一作妳或通作彌李賀稱毋為阿彌

呼父為爹

宋戴埴鼠璞梁蕭憺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蓋荊土方言以父為爹也吳人呼父為爹隋回紇傳以父為多亦此類也

沙硯

江隣幾雜志屢俗呼野人為沙硯不知何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歐陽永叔戲吳長文賢良之選云既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遂怨於劉原父曰某沙於面不沙於心君侯沙於心不沙於面

沙鑼

雲麓漫抄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廝鑼蓋軍中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為篩鑼篩與沙音相近篩與廝又小轉也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絮

元周密之浩然齋視聽抄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也富韓並相時偶一事久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富發色曰絮是何言也劉貢父常用為如夢令云休絮絮我自明朝去

未渠央

刊謬正俗毛詩庭燎篇曰傳曰央旦也鄭箋曰未央猶云未渠聲平央也按春風究在水中央並是中義許氏說文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閩中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俱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未知出於何典康成所謂未渠央猶云未遽央渠與遽同言未遽中耳康成不能明指其義而以此釋詩遂令學者不曉其義

明按野客叢書云陶詩壽考豈渠央黄魯直詩云木穿石槃未渠透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據此則古人亦有以渠字作遽字讀者

冠

泊宅篇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冠注云今江東有小晃其多無數謂之冠晃（爾雅冠作寇）

洋

刊謬或問山東謂衆爲洋何也答曰爾雅云洋觀裒那多也

明按今謂海之中心爲洋亦水之衆多處也

恖

方言山之東西自愧曰恖

詠

方言詠悶也楚以南謂之詠

所

非凌集魏子才云閩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書云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則不通矣

姓名地名

唐郭忠恕佩觿謂佚爲瑩祈獵爲立憖關氏爲燕支今支爲麥岐其方言有如此者

白著

餘冬序錄唐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群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役圍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語所自來也

沒巴鼻

后山詩話東坡嘗戲一書生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

鼻使奸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鄉語也

分疏

賓退錄世俗以自辨解為分疏顏師古注漢書已有此語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與廣寧王結交帝引珽入令自分疏則北齊及唐已有是言矣

老婢奴才

餘冬序錄陶宗儀輟耕錄曰俚語老婢奴才亦有出處王罵兒含老婢郭子儀自云諸子皆奴才也不知晋史載劉元海謂成都王穎曰真奴才也田崧曰賊氐奴才欲觀

非分奴才之語久矣

晋語

老學菴筆記晋記人兒二字通用字說載桓溫經王大將軍墓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為可兒也故晋書孫綽與庾亮牋亦云可人也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兒為小人耳故宋書直云鄉里小人

包彈杜撰

野客叢書包拯嚴毅不恕朝列有過無不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然僕覩俗有杜園杜田之說杜之為言假也則知杜撰之說由來久矣

阿堵寧馨

容齋隨筆寧馨阿堵晋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趣却阿堵物又見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遂以阿堵為錢寧馨兒為佳兒殊不然也

明按懶真子曰阿堵即今所謂兀底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是阿堵不專指錢也寧馨乃吳中人語猶言如是劉夢得詩云為問中華學

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是寧馨不專指佳兒也又按王楙曰阿堵晋人方言猶言這个耳

阿誰

孔氏雜記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云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方言入詩

梁溪漫志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惏雨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次隱有詩云雨細方惏霰冥昧欲護霜

遮莫

鶴林玉露詩家用遮莫字俗語所謂儘教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鷄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鄰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世有用為禁止之詞者謬矣

冬烘

避暑録話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杜園

東軒筆録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人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直言時事執政惡而斥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繹有慚色杜園熟藂皆當時村語

衚衕

升菴集今之巷道名為胡洞一作衚衕又作衙衕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於西弄注云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衚衕弄之反切為衚衕也蓋方言耳

明按楚詞五子用失乎家衖衖即弄音義俱通

京師語

長安客話蔣一葵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勝金櫛頭

串夷

古今釋疑詩昆夷兌矣而又作串夷載路則建昌之語也

經紀

能改齋漫録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為作經紀唐時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常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噫嘻嚱

宋景文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難用之

咄喏

宋景文筆記汾晋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司空圖作休休亭記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為予言晋書言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二字前世文章多用之或自有義

波

燮日齋叢抄蜀人稱尊老者為波如云天波日波月波雷
波皆尊之之詞宋景文謂當作皤字音波取皤皤黃髮之
義蜀人有王小皤作亂今國史改作波非也放翁筆記作
小皤

承露

揚雄方言趙魏之間帕曰躁頭又曰承露

摳揄

揚雄方言秦晉之間稼早成熟謂之旋燕齊謂之摳揄

被戢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十一　帶經堂

揚雄方言福祿謂之被戢剪

魏盈

揚雄方言魏盈怒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呵斥
者謂之魏盈

倒頓

揚雄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芺蓉衫楚語也冀州
又謂袴為留幕

亂畨

揚雄方言亂懿畨慳貪也荊汝江湘之間凡貪而不施謂
之亂或謂之畨

無曰耗

困學紀聞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
今俗語猶謂無曰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毛字作無今
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戚速

玉海考工記注齊人名疾為戚速

齊言

困學紀聞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麮曰媒疾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十二　帶經堂

為戚麋為獐手足拏為骰全菹為芋祭為墮題肩曰擊征
滑曰瀡相絞訐曰掉磬無髮為禿揭糠為相殺聲如衣祈
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

掉磬

玉海禮記介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疏云齊人謂相絞
訐為掉磬

楚語

古今釋疑高誘註淮南子楚人謂恨不得為柾治謂牢曰
雷陳涉傳夥頤貨殖傳果隋注云今語為果搖服虔曰楚

人謂橘曰地 順蘇林云南方謂抱小兒為面雍樹皆楚之
方言也
明按漢書夏侯嬰傳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應劭曰古者
立乘嬰恐小兒墮下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師古曰
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
故曰面雍樹馳雍讀曰擁

唉

升菴集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飲兮唉秋冬之緒風史
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方言曰南楚謂然

曰唉說文曰頦膺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嘯
與歗頦與唉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
乃曲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靄襖近
世寫作欸乃則誤甚矣
明按欸嗜呃皆嘆詞如噫吁之類後漢光武紀舂陵有
望氣者曰嗜佳哉商君書多用呃字呃與欸同三字皆
一義也

㹱犽

方言吳人謂赤子曰㹱犽鴉牙

江陰方言

江陰志謂人曰你儂自謂曰我儂私覘人曰張承認曰紹
物畫曰辦什麼曰得告此方言也

吳中俗諱

菽園雜記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
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
監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歡喜此
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憐職

方言吳越之間言相愛者曰憐職

吳語

古今釋疑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作首施兩
端注云猶言首鼠也則今之吳語也

薄相

姑蘇志今嘉蘇人謂閒遊玩曰薄相音孛相故東坡曰天公戲
人亦薄相或作白相猶云素白覩玩耳

吳音

餘冬序錄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問何如曰寧

馨謂虹曰鱟言罷綴以休又謂在此曰个裡謂甚曰感麽
謂差愧曰惡模樣謂醜惡曰潑賴問多少曰幾許皆有古
意

明按吳中紀聞云一日吳王謂孫武子曰將軍罷休參
人亦多用此語又按群書補訂歸示集云吳越人自稱
為儂而陳后主亦自稱儂曹操小字阿瞞唐明皇亦自
稱阿瞞儂與瞞非美名也二君效之亦近於言妖矣

方言暗合

雲間鄭瑗井觀瑣言方言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未 帶經堂
者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曬曰
暍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乖角

朱彧可談鄙邑市井謂不循理者為乖角作事無據者謂
之沒雕當帑入

明按委巷叢談曰沒雕當亦曰沒巴鼻東坡詩有甚意
頭求富貴沒須巴鼻使奸邪

酒惡

侯鯖錄金陵人謂中酒曰酒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
嗅用鄉人語也

長年

鼠璞海濱呼篙師為長年杜詩所謂長年三老歌聲裡是
也

彭越

唐劉恂嶺表錄異記彭蜞滑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
上無毛可食

耐可

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揭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志 帶經堂
越之人耐暑注與能同李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
直上天皆讀如能

奠奠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
奠奠列孚漢書列奠而無志節

僮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僮觀萬詩五方造
我語知我非僮癡隋書袁寶記多癡態得寵憐

墨尿眠娗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猶豫不前曰墨尿癡迷蘊藉不躁暴者曰眠娗編示

伯僜鄭重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人進退不果曰伯僜賦相如賦佗以伯僜言事頻煩不易作者曰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

不中用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無用為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天下不中用者盡去之

雜種

田汝成委巷叢談詈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紀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

阿𤸷𤸷

田汝成委巷叢談作事助力曰阿𤸷𤸷唐武后時南皮縣丞郭靜勝每巡鄉與民婦托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靜勝鞭數十主簿李悊往救解之靜勝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曰阿𤸷𤸷

温暾

田汝成委巷叢談日光微暖曰温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

漢子

老學菴筆記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宣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証也

小家子

田汝成委巷叢談鄙人之卑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

隔是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

始音試

田汝成委巷叢談草木擇而初萼者曰始花始音如試月令桃始花蟬始鳴注皆音去聲

嘶

侯鯖錄俗諺以人語數煩者曰嘶嘶即嘖也荀子問一以告二謂之嘖注云嘖與讚同謂以言強贊助也

⿰黑昜

田汝成委巷叢談言戲謔不已曰⿰黑昜音如梟稽叔夜書⿰黑昜之不置

點心

田汝成委巷叢談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傪夫人曰我未及餐你且可點心

鏖糟

田汝成委巷叢談不潔曰鏖糟霍去病鏖皋蘭下注云盡死殺人為鏖糟盖血污狼籍之意也

杭語

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之言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為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為現旌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嗽以笑為喜稅以丐為直綠以魚為河戲以茶為汕老以酒為海老以没有為埋夢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淄牙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嘿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何樓

餘冬序錄世謂虛偽為何樓盖明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貨物皆濫惡也

多為夥

周亮工閩小記莆人遇意外事而驚駭者發聲輒曰夥頤按史記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注曰楚人謂多曰夥頤者助詞也

熱洛

姚旅露書莆田人語謂食熱物令腹中煖曰熱洛按洛水不氷下有礬石古人謂之溫洛俗語亦有本也

侯白

露書謂誑言曰侯白因侯白滑稽善謔故也

詡畜

閩小記莆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輒曰詡畜按漢書京兆眉憮孟康注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

別

閩小記炙物於火謂之別按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食少有人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

程

夢溪筆談莊子程生馬嘗魮文字注云秦人謂豹曰程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盖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振

閩小記幼稚謂之振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異物遣振男女三千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振子萬童薛綜注云振子童男女也

一墣

露書莆田人謂土一塊曰一墣按淮南子土勝水非以一墣塞江也

事物玫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𡈼　帶經堂

柴胇

露書莆田人謂削下木片曰柴胇沛按漢書風吹削胇但有音廢者然毛詩東門之楊其葉胇胇胇亦音沛也

嗷喬

露書莆人稱妻姊妹曰嗷喬稱人妻姊妹曰令喬其語盖出於江東二喬

法燭

露書莆人語取燈曰法燭

打敵都

露書莆人謂人之頑嚚難制者曰打敵都不知所本徐文長四聲猿中亦用此語

郎罷

青箱雜記閩人謂子為囝檢謂父為郎罷擺

廣南方言

倦遊錄廣南呼食為頭魚為鬥茗為湯為爽筆為雙為床為枝墨客挪摩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云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為黑甜酒為軟飽故東坡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事物玫辨卷之五十一　方言　𡈼　帶經堂

不識忌諱

雞肋廣南俚俗人呼舅為官姑為家竹輿為逍遙子女壻為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至於歲除軍民相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吳人方言

戒菴漫錄忍謂之熬足謂之彀視謂之張看謂之望認謂之紹羞謂之鈍浮謂之呑上聲移謂之扛虹謂之吼卧謂之儻立謂之站趨謂之跑避謂之躲作揖謂之唱喏自誇曰賣弄病曰郎當器用曰家生又曰家火皆吳中語也

鶻突

王肯堂筆塵北音言鶻突即南音之糊塗而南人每兩用之

梵語

稗史彙編梵語與華言不同梵云禪那此云靜慮梵語俱胝此云億數梵語曼陀羅此云悅意澤香梵語貰多羅此云莊嚴梵語熱日此云盡夏梵語阿摩羅識此云無垢梵語和伽羅那此云授記梵語伽陀此云諷誦梵語尼陀那此云因緣梵語伊帝日多此云本事梵語阿波陀那此云

譬喻梵語阿逸多此云彌勒

閩廣方言

廼旗瑣言閩廣方言呼天為撑可黎地為哈札兒雨為忽剌雪為撒剌城為可图墩為可剌馬為母林雷為刁郎都難婦人為哈呑 殺為哈剌跪為抹骨何其怪也

菩薩蠻

可談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為菩薩蠻乃識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方言

字音變於方言

源流至論古者字音之失由於四方言語之不同南方之都音瀦（禮記洿其宮而瀦焉注云南方以都為瀦）宋人以來為離（左傳宋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來音離）邾曰邾婁（邾人謂邾皆曰邾婁）得來曰登來齊人有焉以居為姬（懷乃何居居音姬）以似為地（丙吉傳西曹地忍之地音但）在魯有焉

吳人稱浦為步韓碑有之㚈人以龜茲為丘慈或為屈沮此變於四方言語之不同也

梵書

六書攷辨華梵論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梵書左旋其埶向石華書右旋其埶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言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此華梵之别也大約華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但識其大畧而已

國語

日知錄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夷音無正字

日知錄大抵夷音皆無正字唐之吐番即今之吐魯番也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紇也其曰回回者亦回紇之轉聲也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

明按歐陽公曰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為

阿布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呼為阿保謹亦猶漢之身毒國亦號捐篤其後改為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為天竺矣蓋夷言無正音譯者但取其語音與中國相近者呼之故隨時更改而莫定也

南夷詩

後漢書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白狼王唐菆等慕義歸化作詩三章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譯其詞語請關上之事下史館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驛劉脾）不從我來（旁支

莫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如唐桑艾）多賜繒布（邪吡堪繡）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𦞬）屈申悉備（句後仍離）蠻夷貧薄（傳上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楊洛傳鮮）子孫昌熾（莫稱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彼尼）日入之部（凡文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東雒）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渡洗）冬多霜雪（綜邪流凡）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灕）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避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犂籍憐憐）食肉衣皮（吼邪蘇犂）不見鹽穀（莫碭麄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

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歷髭雒）父子同賜（捕菌茵毗）懷抱匹帛（懷匹稾漏）傳告衆人（傳室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阿

魏志東方夷名我為阿

元昶

玉溪編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命清平官賦詩詩曰自我居震旦翊衛類夔契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其國謂君曰元謂臣曰昶

詔

南志畧初蠻酋張氏名仁果當漢末居蒙舍川之南故曰南詔詔漢語國君也

明按九隆族種漸多其渠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曰王其一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浪施詔（今浪穹縣）其三鄧賧詔（今鄧川州）其四施浪詔（今蒙次和）其五摩些詔（今麗江府）其六蒙嶲詔（今建昌）

僰人語

南志畧僰人言着衣曰衣衣飲曰咽羹茹樵採曰析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墻曰塼垣稱國主曰驃信太子曰坦作諸王曰信罝相曰布奕文字之職曰清平官巫曰大溪婆正妻曰耐德

明按僰人在漢為犍為郡風俗與南詔畧同為僧者曰提奢謂虎曰金波羅出歷代史

金元稱官長

于慎行穀城筆麈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稱達魯花赤曰赤攸岳郡縣皆然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闍赤音疑蓋以筆寫記主文字之稱也

明按金國本名朱里真番女舌音訛為女真古肅慎氏之遺種其俗謂好為剌臧謂不好為剌謂酒為勃蘇謂相殺為蒙山不屈花不剌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職號皆曰勃極烈蓋統兵官也

宇文

北史宇文周之祖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鈕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

拓拔

北史帝紀序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拔故以為氏

震旦

脉望梵語震旦猶言多思慮也謂中國人多思慮故以名之

侯尼子

北史齊文宣帝高洋初孕時夜有赤光照室及産太后命之曰侯尼子侯尼子鮮卑之有相子也

提烈

燕北雜記契丹呼種田曰揑烈

鼻

燕北雜記北界漢兒多為契丹凌辱罵作鼻鼻奴婢也

朝定

臆乘契丹主聞唐莊宗為亂兵所害哭曰我朝定朝定華言朋友也

真蠟方言

真蠟風土記為儒者呼為班詰為僧者呼為苧姑為道者呼為八思國中語言以一為梅二為別三為卑四為般五

為孛藍六為孛藍梅七為孛藍別八為孛藍卑九為孛藍般十為達呼父為巴駝叔伯亦然母為米姑姨嬸母以至隣人之年尊者亦呼為米呼兄姊為邦呼弟妹為補溫

明按真蠟呼官為巴丁或曰暗丁又呼馬為卜賽雞為蠻猪為直盧牛為個

婸

升菴外集漢書西南夷傳西南夷人自稱曰婸徒方言已濮之人自呼為阿陽陽之為言我也

按出虎

金壘子金史太祖收國元年即位乃曰遼以賓鐵為號賓鐵雖堅然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地里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為十九路上京路即海右之地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之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是金國建號並有此二義也

撑犁孤塗

野客叢書王楙引緗素雜記云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云陸機聞史尚靡識于撑犁枚皋屬文徒率成于馳骳陸

機不識撑犁不知出自何書及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撑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頭而問之奴曰撑犁孤塗天子也于是曠然發悟然則不識撑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明按北邊偹對云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稱撑犁孤塗史著其義曰單于者廣大之皃也撑犁者天也孤塗者子也又按趙叔向肯綮錄屎曲曰骫骫古委字微音澈漢書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撑犁孤塗單于天為祁連

胡三省通鑑辨誤宣帝太建八年齊主獵于祁連池史炤曰祁連山之池也在匈奴中余謂此祁連池汾陽之天池也即後所謂獵于天池者也史互言之耳北人謂天為祁連故天池亦有祁連之名猶匈奴呼天山為祁連山也

明按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祁連山即天山一名雪山以其冬夏有雪故又曰白山一山而四名祁音時

達干

山堂肆考回鶻稱大臣曰達干

羊訛

方言梵語瓶曰軍持蒙古氏曰羊訛

十二生肖

陸深春風堂隨筆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則當時已有此語矣

鮮卑

日知錄魏書劉虎傳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

啄評

許氏說文新羅國呼縣邑曰啄評

芮芮

通鑑辨誤元嘉二十七年芮芮亦遣使輸誠款史炤曰芮芮國名余按芮芮即蠕蠕 然 魏呼柔然為蠕蠕南人語轉為芮芮沈約宋書李延 南史皆以蠕蠕為芮芮從南人語音也

可老羊

隋書流求國人呼其王曰可老羊妻曰多拔茶

敎那

象胥錄琉球國稱王曰敎那妃曰札喇（隋曰流求元史作瑠求今作琉球）

吐番

象胥錄樊尼以禿髮為國號訛曰吐番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同號君長曰贊普

刁約詩

夢溪筆談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賀拔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

貔貍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北人以為珍膳

哈喇方言

永昌府志哈喇飲酒曰乞不賴飲茶曰樂梢食飯曰送食肉曰奢到呼夫曰僕呼妻曰媢呼子曰阿貫呼父曰阿艮呼母曰阿母

九隆

永昌府志哀牢後漢時通焉（本為安樂夷音訛為哀牢）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下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姙產十子後沉木化為龍語曰若為我生子衆子驚走惟季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遂名曰九隆是為六詔之始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二

即火提陀

歷代小史猓人古稱天竺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即火父死子繼餘孫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

苗人方言

歷代小史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言語侏儺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稠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於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稱人曰歹自稱曰歹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

八思巴

元史帝師八思巴土番薩斯伽人七歲誦經數十萬言因名曰八思巴（亦作麻）八思巴者華言聖童也

達魯花赤

歸正集元改府州為路改刺史為總管謂之達魯花赤（草木子云達魯花赤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即總管之意）

可汗為罕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稗史彙編胡人稱中朝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可汗聲近罕耳

火者

歸雲集元人稱官為火者稱貴族為賽典有以火者為名如札八兒火者是也有以賽典為姓如賽典赤瞻思丁是也

地名

歸雲集容齋續筆云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是也如漢書地理志馮翊之櫟陽

為藥陽逆勺為葦酌太原之慮虒為盧夷上黨之沾為添河内之隆慮為林盧湯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郎南陽之酇為㬋堵陽為者陽沛之鄧為嵯清河之鄃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寃劬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皋為拓姑盧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與為房預琅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氶為證長沙之承陽為烝陽臨陽之取慮為秋盧張掖之番禾為盤和遼西之且盧為疽盧令支為鈴祇遼東之沓汗為盤寒樂浪之粘蟬為秥提南海之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肆浦豫章

之餘汗為餘干梓潼之汁方為什方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之於義訓也

夷號

歸雲集夷號音讀不同冒頓音墨特或讀墨吐頭曼讀歛瞞月氏讀月支閼氏讀焉支焉耆讀烟支休屠讀朽諸或讀朽除屠耆讀除祈或讀諸祈屠各讀除各渾邪讀魂爺車師讀姑師谷蠡讀鹿離昧蔡讀沫捺龜兹讀丘兹或讀鳩慈且蘭讀沮蘭且鞮讀沮提余吾讀斜吾或讀徐吾允吾讀鉛牙可汗讀榼寒可逵讀榼車鞮汗讀提寒闌汗讀蘭寒呼衍讀呼延鐵弗讀鐵伐浩亹讀合門或讀閤門或讀詰門鉤町讀劬挺煎鞬讀郁軒蔵貉讀蔵貊先零讀先憐湞零讀湞憐令狐讀零孤堅昆讀結骨拘彌讀烏彌拘一作杇一作拘丕讀烏敕勒讀鐵勒朱提讀殊匙或讀主池悅般讀悅鉢契丹讀乞丹契苾讀喫弊契骨讀喫汨僕固讀僕骨都播讀都没烏丸讀烏桓侯斤讀奇斤万俟讀木其渴侯讀碣其烏朱讀烏叏嗾嗹讀悒怛沙叱讀娑吒烏荼讀丫撾前剌讀側粹移剌讀醫粹賀若讀賀惹若干讀惹干若久讀惹久吐難讀突難　列讀跋栗折屈讀掇

掘或讀逌屈

夷人姓名

歸雲集夷人姓名音讀不同溫偶駼讀溫偶塗呼韓邪讀火韓耶唾契汗讀托契寒沙漫汗讀沙漠寒什翼犍讀沙亦虔可足渾讀榼足魂可朱渾讀榼殊魂吐谷渾讀突谷魂拔野古讀拔曳固拔汗那讀跋寒那吐火羅讀突呼羅朱俱波讀殊除槃或讀朱駒半俟利苾讀其利迭破六漢讀破六韓紇吃斯讀黠戛斯郁久閭讀木骨閭

金人名

歸雲集金史太祖姓完顔氏名阿古打一作阿骨打完顔者華言姓王也完顔烏野一作烏也烏野者華言第九也完顔習室一作習失習室者華言常川也完顔斡啜一作兀朮一作斡出一作晃斡出兀朮者華言頭也完顔按荅海一作阿魯縮按荅海者華言客也完顔粘罕一作粘沒喝粘罕者華言心也完顔斡論一作斡倫斡論者華言生鐵也完顔迪古乃迪古乃者華言來也完顔阿隣阿隣者華言山也完顔阿懶阿懶者華言坡陀也完顔銀朮可一作銀出可銀朮可者華言珠也完顔訛出訛出者華言寛

容也完顔闍母闍母者華言釜也完顔謀良虎謀良虎者華言無賴不美之稱也

金人姓

歸雲集金史僕散阿海僕散者華言姓林也字朮魯阿海一名定方字朮魯者華言姓魯也烏古論胡剌一作胡魯剌烏古論者華言姓商也石抹老斡石抹者華言姓蕭也徒單習顕一名克寧徒單者華言姓杜也烏林荅阿里剌烏林荅者華言姓蔡也尼龐古外留尼龐古者華言姓魚也蒲察蒲魯渾蒲察者華言姓李也蒲魯渾者華言布嚢也朮虎高琪朮虎者華言姓董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語林

唐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何有於我哉

殷謠

論語比識帝感妲己玉馬走（陳子昂詩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蓋謂此也）

周謠

穆天子傳天子遊於黄澤使宮樂謠曰黄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　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國語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

晋謠

史記晋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惠公十四年而死其兄重耳遂霸諸侯）

魯謠

左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搖搖裯父喪勞（昭公名裯欲去季氏不遂而出）宋父以驕（定公名宋）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也）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葬魯

齊謠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

國策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説苑作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疑梧字誤）田單乃懼

春秋寶乾圖齊人謠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書九河注疏引之言塞八流并歸於徒駭）

楚謠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為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

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秦謠

楊泉物理論秦始皇時民謠云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任昉述異記始皇二十六年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

前漢謠

眞誥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張子房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

漢書灌夫任俠爲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漢書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溢出未幾王莽簒位

漢書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服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立爲后弟爲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劉謙之晉紀王莽誅童謠云昔年食麥屑今年食萱荳萱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

東漢謠

後漢書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

後漢書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吳門郭門名望緹羣山名見一

蹇人跛蹇少病蹇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

後漢書桓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喻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四夷叛逆使其父爲軍吏子又爲卒徒以往擊之一徒死百乘車前一徒既死矣後又百乘車往遣車班班入河間言桓帝崩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靈帝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慊慊常若不足令人舂黃粱而食之也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言我欲擊鼓以見上而貴人諂順怒而止我也

後漢書桓帝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言聚賢衆多雖厄窮不失法度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飲酒相強之詞今年尚可後年鐃

吳志孫皓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濬先定秣陵阿童濬小字也

晉謡

晉書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槃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槃言晉世之士偷安於酒食間而智不及遠猶杯槃之反覆雖至危而人不之覺也

晉書永熙中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荊筆楊板行詔書宮中人馬幾作驢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云荊筆楊板也

晉書惠帝將洛陽童謡鄴中女子莫千奴前至二月抱胡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五　帯經堂

腰明年石勒劉曜反

晉書惠帝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遂嗣晉矣

晉書愍帝初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於城東豆田壁中

晉書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穆帝崩不滿十年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

今年但禁錮者陳寶皆被誅也

後漢書靈帝末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按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還所謂非侯非王上北邙也

後漢書獻帝踐祚京師童謡曰千里草董字何青青十日卜卓字不得生

後漢書陳留童謡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鵰梟哺　生頌佻覽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六　帯經堂

三國謡

魏志黃初謡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魏文帝為銅表志里數是土上出金又為美人薛靈芸築高臺三十丈列燭其下是火照臺也魏以土德王土上出金為　滅晉興之兆晉以金德王故也

吳志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　有頃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晉書桓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
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吳均續齊諧記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二小兒通身
如墨相和作籠歌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二句是桓字）
小兒從而和之者数十人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閤下
遂成雙漆鼓槌明年玄敗荊州送其首用敗籠茵包之以
芒繩縛其屍沈諸江中

苻秦謡

秦載記初苻生夢大魚食蒲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為龍

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
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
秦載　苻堅滅燕慕容沖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沖年
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沖長安又謡曰鳳凰鳳凰止阿
房鳳凰沖小字也後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

劉宋謡

南史宋元徽中童謡襄陽白銅鞮郎殺荊山兒後沈攸之
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梁謡

梁書武帝在雍鎭童謡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白銅
蹄謂馬蹄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人皆
面縛如謡云
梁史童謡云王氣在三餘武帝聞之乃于餘干餘姚餘杭
為厭勝後湖州餘下山餘覍溪餘魚浦陳武帝興焉
南史梁普通中童謡云青絲白馬壽陽来後侯景果乘白
馬兵皆青衣
南史江陵謡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景既

敗傳首江陵元帝付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
鑊即用市南井水焉

陳謡

南史齊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冠来無際畔
功未畢為隋師所虜

高齊謡

北史齊武定中童謡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高
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為盜
所害滅澄之徴也

北史齊文宣時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文宣在位十年果如謠言

北史武平末童謠曰黄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黄花尋逢齊亡欲落之徵也

周謠

北史宇文周初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止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隋謠

隋書豆盧勣為渭川刺史鳥鼠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勣馬足所　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乃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王漿濟我人吏神烏来翔

唐謠

新唐書五行志竇建德未敗時童謠云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豆者竇也建德敗於牛口渚為白士讓所擒

事文類聚永徽後民歌娬媚娘永徽末歌桑條韋迷為武韋女禍之應

唐書安樂宮主于洛州造安樂寺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青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

朝野僉載咸亨以後謠曰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阿婆則天也三叔中宗為第三也

唐書天寶中童謠曰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范陽　明年僭號燕

唐書元和初童謠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舊唐書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武元衡為盗所害之應本傳曰打麥謂打麥時也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既曰舞了也

謂元衡之卒也

唐書憲宗時童謠緋衣裴小兒坦其腹度天上有口吳被驅逐此即裴度擒吳元濟之兆

江南野録天祐中江南童謠東海鯉魚飛上天徐知誥冒姓李氏東海徐氏之望鯉其冒也

宋初謠語

曾子固隆平集晉天福中民間語必以趙字為助如飲曰趙飲食曰趙食之類宋興錢俶獨先恭順蓋悟此也

宋謠

宋史皇祐三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於歸仁宋初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智高果為狄所破

宋史真宗時童謠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丁丁謂寇寇準也

西湖志紹興中嵩澧謠若欲除我除是飛來是時嵩澧閒大寇夏誠劉衡楊公擾洞庭湖自云云後為岳飛所擒

西湖志宋末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蓋伯顏之讖也劉靜修白鴈行北風吹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来寒風直薄朱崖山乾坤意氣三百年一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士　帶經堂

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想瀟洒佇看春水鴈還來蓋寓言也

正統童謠

稗史彙編正統末京師旱小兒為土龍禱雨而歌之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城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與帝者與弟也城隍者郕皇也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

明按謠有二一曰童謠一曰風謠童謠者非童子自言有物憑之以言以偶然之語為必至之符若檿弧箕服之類是也風謠者即周禮太師所陳瞽矇所誦民俗之貞淫政事之得失胥鴉馬若移河為界之類是也古詩類苑以謠附讖部之後不知謠自為謠讖自為讖比而同之則舛矣

古讖

讖語孔子作春秋制孝經乃齋戒向北辰而告備于天有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秦讖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士　帶經堂

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閼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嘿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巡行渡江所沈璧也

前漢讖

符瑞志漢高帝母昭靈夫人游於洛池有玉雞　赤珠刻

曰王英吞此者王昭靈取而吞之生季是爲高帝
昭帝元鳳二年正月太山萊蕪縣南民夜聞訩訩有數千
人聲晨往視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
八尺三石爲足立後白烏數千集其旁又上林苑中柳樹
斷而卧地一朝自起生枝葉蟲齧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
立 宣帝名病已
宋志王莽惡漢而錢文有金刀乃改鑄泉貨以易之既而
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泉貨之文爲白水眞人

後漢讖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圭　　帶經堂

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自高祖至光武共二百八十年卽四七之際也漢以火德王故火爲主也 群臣奏曰萬里合信
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此山
戰死故號曰彭亡山 彭營彭亡山惡之是夕爲述所刺則此山豫有彭亡之讖非以戰歿得名
拾遺記王溥 安帝時人 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
錢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
校尉 一土三田壘字也

魏讖

春秋王版讖代赤者魏公子
魏志魏之初興也張掖删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馬文曰
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
四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魏明帝惡
其文有討曹鑿去之塞以蒼石宿昔而白石滿焉

晉讖

晉書桓玄出鎭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之蟠龍毅
小字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击　　帶經堂

符秦讖

十六國春秋新平郡獻玉器 王彫從劉湛學圖記湛謂彫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曷至是新平人得之以獻 初苻堅卽僞位新
平王彫陳圖說讖曰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
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
付臣 土滅東燕破白虜 鮮卑爲白虜 氏在中華在表後果驗
晉書慕容儁以永和八年僭卽位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
華山得玉版文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眞人乃見
至是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云

石趙讖

晋書石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殿前佛圖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

將閔小字棘奴卒滅石

劉宋讖

宋書瑞符志劉向讖上五盡寄致太平艸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則宋祖寄奴後句則太祖義符也

南齊讖

老子河洛讖蕭為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五　帶經堂

金雄記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曰聖人作之

齊書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纖纖詩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繼薨徂二宮晏駕

齊書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輙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梁讖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僭位建元曰天正永豊侯蕭撝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以為二月了而亡之敗實在仲春今曰天正正之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隋讖

海山記煬帝作鳳艒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鈎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背唐興之詩讖

隋書煬帝年號大業識者惡之曰于字離合為大苦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塗炭之苦焉

羣談採餘隋大業九年煬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陽楊栁謝河北李花榮揚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問宮女曰孰使汝歌對曰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道途兒童多唱之帝嘿然久之曰天啓之也

事物文粹卷之之十三

語林　七　帶經堂

元魏讖

宋書魏道武閑頗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誡曰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以免閑乃殺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其滿萬夜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清河王私通慮事覺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閑獨處殺之

高齊讖

北齊書顯祖高洋時訛言上黨出聖人洋聞之將從一郡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于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洋說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𦏶飛上天藁去兩頭為高河邊羖𦏶水邊羊也

唐讖

唐書高祖武德初製開通錢十文重一兩為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然則開元之讖已見於武德年

嘉話録梁志公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

也安祿山果以正月敗亡

國史補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𡸣下營問其地名乃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

俞文豹清夜録黄巢舉進士下第咏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黄金甲後聚衆為盗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此詩讖也

柳氏家訓序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易曰僕射只怕入井後果於并州遇疾

五代讖

會稽録初董昌未敗時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題詩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兎夏滿鏡湖平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錢鏐申生猴也昌卯生兎也夏滿六月也鏡湖月中也

讖語廣南劉龑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兎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曰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龑以丑年建國號漢也兎絲者晟襲位歳在卯也吞骨者戕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趙為蓋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

宋讖

宋五行志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乃志寶所作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缺隨虎遇明徵及李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襲位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國滅跨犬也王師圍城曹彬營其南子建也潘美營其北安仁也太平興國三年錢俶舉國入覲東隣家道缺也隨虎遇戊寅年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王元規慶曆末赴選夕夢一人衣冠高

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曰時生一陽
體合三水及注官乃河南府清河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
日正冬至
老學菴筆記方李順之亂蜀有術士拆順名曰一百八日
有西川耳如期而敗吳曦之亂術士拆曦字三十八日我
乃被戈亦如期而誅

宋讖

宋史宣和初京師有臻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歌之音
以為節而舞人皆喜聞其聲而效之歌曰臻蓬蓬外頭花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元　帶經堂

花裏頭空但有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次年高宗
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
者坐椅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陂之失未投時念詩
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
更有收人在後頭皆讖兆也
宋史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好寫字與人多
驗蔡京得東　二字後京果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西湖志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
塘海門一點巽風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
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東
坡作表忠觀碑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
安蓋全用讖語也

元讖

元史張士誠據姑蘇時妻弟士信為丞相士信專用黃敬
夫蔡彥文葉得新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
用黃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　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
未西風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始知為讖
明按圖讖之書涉於詭怪聖人所弗道也故桓譚尹敏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三　語林　千　帶經堂

皆痛闢之然精於數者雖數千百年之後凡吉凶消長
治亂興亡若燭照龜卜毫髮不爽總之凡事皆由前定
大物非可暗奸俾亂臣賊子觀之亦足陰折其不逞之
志未始非救世之一助也小道可觀茲其一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語林

六韜

諺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家語

諺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詩疏

洛諺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里語云蜻蛉鳴衣裘成蜻蛉一名桑根趣織鳴懶婦驚

周語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太子晉諫曰不可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

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吳語

諺曰狐埋之而狐搰骨之是以無成功

越王至於玄月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

左傳

隱十一年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文十七年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陰

宣十五年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昭三年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昭七年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

昭七年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昭二十四年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戰國策

楚策莊辛對襄王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楚策荀子為書謝春申君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

趙策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

齊策蘇秦說齊湣王曰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齊策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言弗愛也）

韓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韓曰臣聞鄙語寧為雞口毋為牛後

明按顏氏家訓曰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主從牛子也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耳

雜纂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燕纂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莊子

剝意篇野語有之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墨子

諺曰甘瓜苦蒂物無全美

列子

古語生相憐死相捐

古語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荀子

大畧篇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甌臾皆器也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甖為臾甌臾謂地之塹坎如甌臾也）

韓非子

古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成

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僨）

鬼谷子

古語女愛不敝席男懽不盡輪

鶡冠子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魯仲連子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豔色媸

史記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以）饗其利者為有德（享也）

又貌榮名豈有既乎以顏狀為貌則有衰落惟以榮名為表飾則稱譽無窮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王夫人傳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鄒陽引古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司馬相如諫獵引古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張儀說魏王曰臣聞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
蔡澤傳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韓安國諫梁孝王引古語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

兄安知其不為狼
韓安國與王恢論伐匈奴強弩之末矢不能穿魯縞衝風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前漢書

董仲舒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韓嫣以金為彈丸一日所失十餘長安語曰苦饑寒逐金
丸
藝文志有病不治常得中平醫

劉輔引里語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王嘉引里諺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賈子

賈誼治安策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
欲投鼠而忌器

韓詩外傳

古語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

說苑

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
思無垢忍無辱

後漢書

鮑永傳幾事不密禍倚人壁
曹褒傳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黄瓊傳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
名之下其實難副
虞詡傳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曹大家女誡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馬援誡子弟刻鵠不成反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

桓譚新論

關東鄙語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

屠門而大嚼

四民月令 東漢崔寔撰

鵝浴風鵲浴雨

黃梅寒井底乾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

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上火不落下火滴沰 音奪火丙丁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七　帯經堂

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

雨到梅頭無水飲牛

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

三國志

魏志王昶誡兄子書引諺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

晉書

魯褒錢神論諺曰錢無耳可使鬼

嵇康集知星宿衣不覆

參辰相見萬人相食

魏子

諺曰己是彼非不與非爭彼是己非不與是爭

抱朴子 葛洪作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

無肥仙人無富道士

通鑑疏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妍皮不裹癡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八　帯經堂

能理亂絲始可讀詩

字三寫主魚成魯帝成虎

使口如鼻終身不失使口如耳終身不殆

述異記

古諺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

方臘破錢塘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

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王逵蠡海錄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黄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道不中而過南則為陽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為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云牛食如澆羊食如燒

吳處厚青箱雜記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吳中舊事

吳儂忌五月甲申乙酉雨雨則大水諺云甲申猶且可乙酉怕殺我

廣信府志

元宵初日占百果中日晚稻末日早稻諺云雨打上元燈早禾一束稿

重陽無雨一冬晴

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黔諺

春霧雨夏霧熱秋霧涼風冬霧雪

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

雨打五更頭行人不要愁

一日春霜十日乾

俗諺作詩

后山詩話其太守與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顧客屬對其倅晚食菱方得對曰菱角两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載籍通引

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一淵不兩蛟又曰一棲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棲

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將飛者羽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明按諺里語也而有至理存焉其詞雖不出於經典其實則甚切於事情或引喻或質言皆足發人猛省動人深思大舜邇言必察良有以也節舉數十條以當箴銘

左傳隱語

宣十三年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卯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隱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枯井使展救己也)若為茅絰哭井則己(叔展又救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呼庚癸

左傳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言己無以繫佩喻吳不恤下也)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但得視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士　帶經堂

管子隱語

小問桓公使管仲求寗戚寗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寗戚戚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寗子其欲室乎

晏子隱語

晏子春秋公遊於紀得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毋置不肖於側乎

新序隱語

劉向新序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敝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襍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圓釭何如鄒忌曰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語林　土　帶經堂

淳于髡隱語

史記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呂覽又以為楚莊王事)

世說隱語

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王嘉隱語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晉書苻堅遣郝稚徵王嘉於𢧐到山既到堅每日召嘉諮問之慕容暐謀弑堅入見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恵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暐謀泄乃殺之

許碑重立

青箱雜記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温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文即許劭撰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延休解之曰談馬即言午許字也礪畢即石甲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數七是六一立字也此亦楊脩辨齏臼之比也

字謎

平江紀事元達化赤八剌脫國公倜儻與邁博聞強記凡宴會以文為謔滿坐生風一日晏燕行一令曰一字有四个口字一个十字一字有四个十字一个口字不解者罰一巨觥坐中皆不能解叩之乃曰圖畢二字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四

參同契後序

升菴集後漢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鄶國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寮廓與鬼為隣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遺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䰟故云依託丘山

孔融詩

升菴集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釣磯盍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

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子乙合成孔六翮將奮羽儀未彰
離爲字蛇龍之蟄俾也何忘離虫字虫爲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
玟去玉乃文字也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
離手字扒才合成衆乃魯國孔融文舉也

硯蓋銘

升菴集蘇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
孟子不來

六六魚

許彥周詩話龍三十六鱗鯉亦三十六鱗宋景文詩云君

轡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六六三十六也

古樂府

升菴集古樂府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
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歸期在月半也
明按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人謂其始於伍舉踵
於曼倩盛於蔡邕不知麥麴庚癸之類在春秋時已濫
觴矣劉舍人云讔者隱也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
文曰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古人譎諫率由此術列
之簡末用資談助微獨曲藝之巧思抑亦人才之極致

也已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録

器用

旁羅

稗史彙編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尚書致靈耀旁羅作旁蠡蠡即羅也旁羅乃測天地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

鍾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鍾律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謂十一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黃鍾律呂之本其雄鳴者為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為六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又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尚與地平實以葭灰覆

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中不大不小也）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籥以井水準其概合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籥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銖音殊）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書傳彙選分[illegible]兩龠也十合為升二十龠也舊說十龠為合大誤）

明按後漢鄭康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司馬遷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釋之者曰如黃鍾九寸倍之則為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為三六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以上生者肆其實三其法釋之者曰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為二十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為三八故上生太簇長八寸）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六二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度

董穀碧里雜存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叉相距謂之一尺兩臂相引長則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後世造尺始準下紋故長以古準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

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叉盡處謂之尺咏此亦可驗程子云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似不可從當以家語為正

明按尺度古短而今長小爾雅曰四尺為仞此據古尺言也康成曰九尺為仞此據今尺言也禮記注周制以十寸為尺六國時變亂法度以八寸為尺

墨丈尋常

周語目之察形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注云六尺為步半步為武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曰尋倍尋為常

豆區釜鍾

孔鮒小爾雅廣量篇曰手之所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鳥侯切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明按儀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秉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為一秅按張揖廣雅云龠二曰合合十曰升升四曰梪梪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㪷臾㪷十曰秉秉十曰筥筥十曰稷音總稷十曰秅妬與小爾雅之說同

鼓桶

廣雅釋器斛謂之鼓方斛謂之桶月令角斗甬䟽云甬即斛也

魏之斛即今之石

碧里雜存齊民要術乃後魏時書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攷魏時童謠曰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為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為一斛實當魏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為石之說

衡

小爾雅二十四銖為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
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
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雅樂二十器

王海隋雅樂二十器金之屬二一曰鎛鐘二曰編鐘石之
屬一曰磬絲之屬四一曰琴二曰瑟三曰筑四曰箏竹之
屬三一曰簫二曰篪三曰笛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土
之屬一曰塤革之屬五曰建鼓靈鼗八面雷鼓雷鼗路鼓鼗
鼗鄧鼓木之屬二曰柷曰敔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五　帶經堂

摶拊

陳祥道禮書拊之為物以韋為之狀若鼓然書傳所謂以
韋為鼓謂之摶拊是也

桴鼓

顧起元說畧桴擊鼓槌也國語王乃秉桴親鼓之離騷云
援玉枹兮擊鳴鼓枹讀作桴音義俱通

蕢桴

禮書禮運明堂位皆言蕢桴蕢或作蒯蓋結草以為桴也
明按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古天子號）之樂也帝
王世紀云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則變土鼓為皮鼓自
黃帝始也

阮咸

事物紀原通典曰阮秦琵琶也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
中得銅器（李氏資暇錄又以為唐中宗時事）似琵琶而圓（四絃十三柱）人莫識
之元行冲曰此阮咸（晉人字仲容）所造命工以木為之因名阮
咸（今人但曰阮）又以其形月聲合琴遂名月琴

錞于

三禮考注周禮以金錞和鼓注云錞錞于也圜如碓頭上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六　帶經堂

大下小樂作鳴之與鼓相應
明按南史云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
錞于也遂依周禮干寶注為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
嘆服

箜篌

事物紀原釋名箜篌師涓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
好也晉應劭曰漢武帝令侯調始造此器史記封禪書漢
武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作空侯杜祐曰或云侯暉作其聲
坎坎應節故曰坎侯訛為空侯侯者謂樂人姓耳謂師作

作非也

琵琶

仝上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箏筑空侯之聲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曰琵琶釋名曰本起於胡中馬上所鼓

明按蔣一葵長安客話相傳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曰渾不似遂以名焉元史以為火不思今以為胡撥思皆相傳之誤

笳管

仝上通典觱篥亦作篳篥本名悲篥胡人吹之以驚馬後乃以笳為首以竹為管故又名笳管樂府雜錄曰出龜茲國

鳳簫

歸正集鳳簫編竹為之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爾雅云大者簫小者為筊注云簫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

笛

仝上六帖曰笛本四孔京房加以一故馬融長笛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風俗通義云笛長尺四寸七孔李善曰七孔長一尺四尺此乃今橫笛耳鼓吹部謂之橫吹非融所賦之長笛也

明按此器本出羌中故亦云羌笛

笙竽

仝上禮記明堂位曰女媧氏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隋音樂志曰竽亦女媧所作

明按歸正集云古人作經一字不苟詩云鼓瑟吹笙不是鼓瑟而又吹笙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云如塤如篪古人以比兄弟之和夫他音

皆不和而獨以塤篪言者蓋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塤篪二音同為一節蓋同氣也

柷敔

禮記疏樂記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注云椌楬柷敔也疏云柷形如漆筩中有椎合樂用之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四鉏鋙止樂用之

樂石

顏師古刊謬正俗或問秦始皇嶧山刻石文曰刻此樂石何也答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禹貢稱泗濱浮磬

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為磬秦之所刻即是此石所以獨
嶧山之文有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人摠用
碑碣之事則失之矣

繞殿雷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因號
為繞殿雷焉

擊甌

事物紀原唐大中初郭道原善擊甌用越甌邢甌十二旋
加減水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蓋擊缶之遺也

四尊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
尊也犧象周尊也

明按胡翰曰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沙
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獻舉其事犧舉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
為尊之一而謂其音亦曰不可也鄭氏又謂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凰皆非也蓋犧為牛形象為象音皆
用尊也王肅劉杳皆從是說則犧當讀為犧獻當讀為
獻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

漆器

稗史彙編韓子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祭器黑漆其外
朱畫其內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蓋堯時啜
土鉶飯土簋器之有漆自舜始也

三彝

仝上灌尊夏后氏之雞彝商以斝周以黃目

明按程大昌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
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灌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　器
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

三勺

仝上勺夏后以龍勺商以疏勺周以蒲勺

簠簋

事物紀原墨子堯飯土簋禮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
后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之器也其始本
於陶唐之土簋

豆

仝上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瓦

造物之初未始不本於樸素後王以為未足以致誠敬故加以文焉揭以異飾乃初為之器也詩注云木曰豆瓦曰登

籩登

仝上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蓋籩登二物皆取法於豆而製也

盤敦

吳澄三禮考注周禮玉府之職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鄭注云諸侯會同則為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歃之珠盤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

敦牟卮匜

禮記內則疏敦音對周禮玉敦今之杯盂也牟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二者皆黍稷器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也

六彝

說原彝宗廟之祭器也周禮小宗伯掌六彝之物名謂雞鳥虎蜼　黄六彝也

夏屋

史繩祖學齋佔嗶詩云夏屋渠渠正義云夏大屋具也渠渠勤勤也言設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則誤以夏屋為屋宇之屋矣

明按顧氏說畧云夏屋大俎也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詩之所云夏屋即此類也

酒器

廣雅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明按毛詩疏曰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所以罰失禮之人也

酒鎗

酒譜自晉以来酒器多曰鎗或作鐺故南史有銀酒鎗北史記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鎗溫酒

明按宋何點隱於武丘山竟陵王子陵遺以徐景山之酒鎗

不落

群碎錄不落酒器白樂天詩云銀不落從君勸急須

都邛三餘贅筆吳人呼煖酒器為急須飲食具為僕憎急須者以其能應急用也吳語謂須為蘇僕憎以銅為之言僕人不得而竊食故憎之也

青田壺

珊瑚鉤詩話烏孫國有青田核容五六升空之盛水俄而成酒一核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

大白

緗素雜記大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思吳都賦云飛觴舉

白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

明按緗素雜記資暇錄曰飲酒之卷白波起於東漢既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卷之以快人意也此說不然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速也故宋景文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

羽觴

紫桃軒集班婕妤賦酌羽觴以銷憂注曰置鳥羽於觴以急飲也劉注曰酒行疾如羽也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於上徹上下可見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後說為長

盧非酒甕

野客叢書漢書食貨志開盧以賣臣瓚注云盧酒甕也此說非也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似鍛盧以居酒甕如文君當盧黃公酒盧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金叵羅

野客叢書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置髻上蓋酒器也

偏提

事始太和中仇士良惡注子之名同於鄭注乃立柄安系若茶瓶而小異名曰偏提

注子

事始唐元和初酌酒用樽杓雖十數人一樽一杓挹酒了無遺滴未幾改用注子雖起自元和而失其所造之人

胡餅

鄭瑗井觀瑣言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瓶非也按唐書賜李大亮胡餅史照通鑑釋文以為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

鉼盉酒器非汲水器也鉼瓶字通今北人酌酒勸酬者亦
曰胡鉼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五經

趙德麟侯鯖録陶人之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
壺之製小頭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以酒者
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遊於是邦者不
達其義聞五經之名至束帶迎於其門乃知五經是酒五
瓶也

三雅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壺　帶經堂

朱溫革隱窟雜志宋時荊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者得三
銅器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
而不知其為劉表物也魏文帝典論云荊州牧劉表子弟
以酒器名三雅上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吳均詩聊
傾三雅卮是也

鴟夷

兩漢博聞揚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
復借酤則知鴟夷亦盛酒器也師古曰范蠡自號鴟夷子
皮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
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明按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　子胥沉之江此鴟
夷以馬革為之非盛酒之鴟夷也

飲器

識遺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書建元中匈奴破月
氏　支王以其頭為飲器飲去聲韋昭釋曰椑榼也盛酒器
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溲便褻器也顏師古亦以為飲酒
器不知死骨亾纖豈飲酒所宜乎以為溺器者是也

明按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故顏師古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壺　帶經堂

以為酒器韓子云智伯身死分其頭以為杯呂覽云智
伯身死斷其頭以為觴據此則以為溺器者非也

酒旗

升菴集韓非子宋人有沽酒者懸幟甚高幟之帘亦曰酒
旗

砭石

南史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
僧孺答曰古人以石為針而不用鐵東山　高氏之山多
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後世無復佳石故以針代之耳

撲滿

事物紀原撲滿以土為器所以蓄錢背有入竅而無出滿則撲之

錫鈇

刊謬正俗蕭子顯齊書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錫鈇大數尺鈇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是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顧野王撰符瑞圖具寫子顯書語但易鈇字為玦字失其旨矣按鈇者若釣籆之趺今之鐘鼓格虡有之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玦之狀若半環而已

服匿

南齊書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

欋椎盌脫

山堂肆考唐武后時官職冗濫人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注曰齊魯謂四齒杷為欋椎當作槌言授官之濫如杷椎之多也盌通作椀小盂脫椀之形模盌脫者言不得人如模脫盌杯个个相似也

滑稽

唐王叡炙轂子錄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竭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給之人為滑稽

儲偫

兩漢博聞漢書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師古曰設儲偫謂豫備器物也後漢書作儲跱儲積也跱具也

松明

河汾燕閒錄載石屏詩云麥麮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照道

賓退錄俗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犀毗

東坡手澤今人累朱漆而刻畫為文以作器皿名曰犀皮

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匈奴傳文帝遺單于黄金犀皮一
注曰帶鉤也按毗字訓孚訓紕若他無所本當作
明按因話録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
也乃西方馬韉自黒而丹自丹而黄時復改易五色相
疊髹器倣此為之觀此則東坡所云似誤其言犀毗為
帶鉤者當另是一物非世俗所謂犀皮也

徽織

禮書徽織旌旗之細者若銘旌然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
則衣之於身

明按詩云織文鳥章記曰殊徽號左傳曰揚徽者公徒
也或言徽或言織揔是一物國語晉叔虎被羽先登漢
光武時擊青犢賈復亦被羽先登後世之被羽即古衣
徽之遺制耳

熱升

金壘子淮南子云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皆用紂
事而熱升未詳所出注但云庖人進羹於紂　以為恐以
熱升殺之因熱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亦不言熱升為何
物按殷本紀紂時諸侯咸叛妲已以為罰輕乃為熨斗云
云則知熱升即熨斗耳鄒誕生云紂見蟻布銅升足廢而
死於是為炮烙炊炭其下使罪人履其

蒲綯

刊謬正俗或問蒲非盛酒堈謂之蒲綯何也答曰此堈從
遠運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纒之耳爾雅云綯絞也詩云宵
爾索綯即是其義

琅當

兩漢博聞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也琅音
郎

軍持

升菴集不借草鞵也言其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
不借以臨朝軍持淨瓶也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
子岳陽波裡汲寒流陸放翁詩穿林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明按軍持有二若甕瓦者共淨用若銅鉄者共濁用

銀甲

談薈劉言史樂府雜詞蟬翼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教羽衣
成月華如雲金階下迸却玻璃義甲聲弾筝者於指外作
繫爪護甲名曰義甲或以玻璃或以銀為之故又名銀甲

紙

同上大秦國出蜜香紙一云香皮紙即晋武帝賜杜預寫
春秋釋例者水苔紙一名側理紙亦名陟釐紙即晋武帝
賜張華寫博物志者銀光紙一名凝光紙即高帝以賜王
僧虔者金花箋元宗令李龜年命李白進清平調者霞光
箋王衍以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者繭紙王逸少以書
蘭亭序者鴈頭箋羅隱以贈袁夙鳴者蜀譜有百韻箋學
士箋薛濤箋蠻箋元有春膏箋水玉箋

赫蹏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主　　常經堂

兩漢雋言趙后傳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
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黄紙也鄧展曰赫音閱今
人謂薄小物為閱蹏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師古以鄧應
為是孟說為非

明按魏律緣坐配為樂工雜户者用赤紙為籍而書之
曰赫蹏一作赤蹄則赫蹏二字亦有從赤字取義者不可盡
以孟說為非也

麥光

閱元京湘烟錄麥光紙名杜詩麥光鋪几淨無塵東坡詩
云香雲露麥光

手畢

湘烟錄癸辛雜識宋子京文云伏奉手畢爾雅云簡謂之
畢學記云呻其佔畢

紙始於蔡倫

初學記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又
其字從巾東觀漢記云黄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
侯紙是也

明按博物志又云桓帝時桂陽人蔡倫擣故魚網造紙

事物致辨卷之五十五　　器用　　主　　常經堂

名網紙然紙實不始於蔡倫也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
外戚傳云赫蹏書注云赫蹏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
漢矣事見學齋佔畢

檟楚

釋常談杖謂之檟楚禮記謂之夏楚

明按禮記夏楚二物即尚書所謂扑作教刑也註云夏稻
也爾雅云稻山楸

造筆非蒙恬始

嬾真子張子訓問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古非

無筆但用兎毫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記曰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絶筆於獲麟莊子曰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至恬乃以兎毫為之

明按古今注云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皮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此說較馬永卿為長

三管

繡石書堂梁元帝為湘東王紀録忠臣義士之文筆有三

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有以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

寶帚

玄亭涉筆僞唐宜春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號翹軒寶帚自此江南士人皆號筆為寶帚

麟角筆

詞林海錯張茂先博物志成晋武帝賜以麟角筆蓋遼西國所獻也王子安集云且傾鸚鵡之杯聊舉麒麟之筆

魯削

王伯厚困學紀聞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明按考工記築氏為削注云削今之書刀疏云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

桃笙

說畧蘇東坡云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予初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閲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為桃竹簟也

明按桃竹出巴渝杜子美有桃竹杖詩又戴凱之竹譜云桃枝皮滑而黄可以為席又唐畏公路北戸録云瓊州紅藤簟方言謂之笙則桃笙為桃竹簟明矣

篾席莞簟

禮書蔑席以桃枝竹為之莞簟以小蒲為之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

明按爾雅云莞苻蘺也周禮王莚有莞而無蒲是蒲不如莞也郊特牲曰莞簟之安又曰蒲越槀鞂之尚是莞非即蒲也不可混而為一（越席以草為之）

欹案隱囊

升庵集三國志曹公作欹案卧視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便於彈棊王維詩云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案

曾南豐後耳目志孟　梁案齊眉俗謂几案之案按李少衛語林案乃古椀字故舉與齊眉耳張平子四愁詩云何以贈之青玉椀正謂青玉椀也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而不攷

明按玉案几屬長十有二寸鄭司農云案玉案也鄭康成曰玉飾案也初無作椀之說俟博古者考之

繩床

曾三異因話録交椅謂之繩床乃夷人所製歐公不御之

皋皮

升庵外集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猊座翻蕭索皋比喜接連皋比虎皮也以虎皮為講席在唐時已然矣

蒲葵扇

宋陸友仁研北雜志蒲葵扇唐韻椶字注云蒲葵椶也乃知蒲葵扇即椶扇耳

便面

西漢博聞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其面故亦曰屏面（蒂王傳後常翳雲母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明按刊謬正俗云便面者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便面耳今之車幰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攷若夫振揚塵氛采風却暑鳥羽箑可呼為扇非

便面也又楊　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世本武王作翣翣亦扇屬也

雉尾扇

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以蔽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来諸王皆得用之

明按古今注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製長也

卓影辟邪

睦容莪圖雜記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内官持一小扇金黄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中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臺笠

詩經同異錄小雅臺笠緇撮毛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是以臺笠為二物也鄭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是以臺笠為一物也鄭箋較長

靈壽杖

兩漢博聞孔光傳賜太師孔光靈壽杖師古曰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扶老

困學紀聞歸去來詞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謂扶老藤也

藜杖

馮時可蓬窗雜錄古稱藜杖即苜蓿養之一二歲經歷霜雪其本修直生鬼面取以為杖輕而且堅非梨木也用藜為燃光最明古人燃藜讀書以此

明按書字云藜草似蓮一名落帚或曰落藜初生可食大可為杖原憲杖藜應門杜詩云清風獨杖藜即此物也馮時可以為苜蓿疑未深考

几杖

同上几案屬長五尺高一尺二寸廣二寸兩端中央赤古者坐必設几憑之以安體也大夫七十致仕賜以几杖杖持也扶杖而防傾跌也

褦襶

蓬窗日錄褦音奈襶涼笠也以竹為胎冡以帛暑時戴之以

遮日

明按晋人程曉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故後世謂不曉事者曰褦襶子

魚須

宋史繩祖學齋呫嗶王藻云笏天子以玉球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云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斑謂以魚斑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謬乃謂球玉為珠不知珠

豈可以為笏邪又謂大夫用魚須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髻于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如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主遺秉魚鬚竹以鬚對頭失之遠矣

明按炙轂子云笏者忽也以備忽忘又山堂肆考云古者用笏漢高始制手板代焉

虎子

侯鯖錄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頭為溲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溲器謂之虎子或為虎枕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明按張騫傳溲便褻器曰獸子其形為馬取登跡時如跨馬之狀今人褻器名曰馬子亦此意也

黄腸

禮記註疏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孔氏曰諸侯以松黄腸大夫以柏不用黄腸下天子也

明按兩漢博聞梁商傳商薨帝賜以朱壽之器銀鏤黄腸玉匣什物注云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柏木黄心為椁故曰黄腸

櫬

餘冬序錄櫬桐木名也古人以桐為棺故謂棺為櫬猶天子用梓曰梓宮也今人例指旅殯為櫬誤矣

明按小爾雅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

秘器

兩漢博聞袁安傳袁進卒賜以珠畫特謂秘器注云珠與朱同秘器棺也以朱砂塗之又作畫也

櫘櫝

同上成帝紀民為水所流死不能自葬者令郡國給櫘櫝葬埋師古曰櫘櫝謂為小棺櫘音衛

事物紀原卷之五十五

碑

宋景文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麗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鑱文士大夫皆題曰碑何耶吾所未曉

明按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說者曰麗猶繫也以之麗牲則必有穿矣自周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而下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其後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勒文於碑不曰碑文而直

曰碑沿習而不知其謬可笑也

碑碣

西漢博聞後漢書竇憲傳封神丘兮建隆嵑注云神丘即燕然山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嵑亦碑也

繁纓

禮記同異錄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大路殷時車名大路之下有先路有次路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當以郊特牲文為正此云次路七就誤也馬之腹帶曰繁馬膺前之鞅曰纓繁與纓皆染絲織罽計為之五色一帀曰就大路乘以祭天故馬亦飾次路以供雜用故就數多所謂以少為貴者也

資斧

易經同異錄旅卦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四以剛陽之才為上下所與猶人旅於所處而得資以自利得斧以自防也程傳及胡雲峯皆主此說則知資為財斧為器蓋截然兩物矣朱子以為資身之斧王弼注但言資斧所以除荊棘治次舍而不言資為何物皆得一而失一也

靈殳

玉海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云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龍以教夔龍疾曰嚴卯帝令夔龍謹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

秦璽

玉海至道中鄭文寶為玉璽記其畧云玉璽者李斯之篆

也至漢謂之傳國璽歷代皆用其名沒於永嘉之亂（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至晉懷帝璽沒劉聰）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晉得天下自刻其璽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太元之沒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垂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文與秦同）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璽亡於從珂天福三年七月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四年製皇帝璽）蓋在當時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明按后山叢談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

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

璽

西漢隽言百官表諸侯金璽師古曰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别漢舊儀云諸侯王黄金璽槖駝鈕刻曰某王之璽

章

同上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銀印龜鈕其文曰某官之章

明按漢書楊僕傳懷銀黄垂三組師古曰銀銀印黄金印

印

同上師古曰漢舊儀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鈕但作鼻不為蟲獸之形而刻文曰某官之印

九錫

續事始韓詩外傳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户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起於周代

墨海

玉海黄帝得玉一鈕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

侑卮

玉海文子守弱篇三皇五帝有觀戒之器命曰侑卮注云即欹器也

明按王伯厚先生云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過與不及皆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於前亦几杖有銘之意

髹漆

王伯厚急就篇注髹漆亦多黑少之色也

索絢

同上麻絲曰繩草謂之索絢絞也

郎當

稗史彙編郎當凈櫛器也

手板

聞言長語笏周制也晋宋以来謂之手板

金烱

玄亭涉筆唐司空圖以鏡為金烱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器用

鹵簿

事物紀原秦漢天子出行則有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内故但言鹵簿也

明按蔡邕獨斷云漢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

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祠天於甘泉用之法駕北郊明堂用之小駕祠宗廟用之胡三省通鑑辨誤又云公卿儀從亦謂之鹵簿顏竣栖用於宋孝建之初其父延年遇竣鹵簿輒屏住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唐制有皇后鹵簿外命婦三品以上亦有鹵簿則鹵簿不獨天子用之矣

金根

中華古今注曰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商得瑞山車一曰金根（亦曰桑根）故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以為乘輿

明按獨斷云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

耕根

獨斷三蓋車一名耕根車一名芝車天子親耕藉田乘之

貳車

事物紀原周末諸侯有貳車鄭康成曰即副車也亦名屬車

六馬

同上史記秦并天下自以水德王故駕六馬按夏書五子之歌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則駕六之制夏后已然不自

秦始也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公羊氏京房皆主是説

黄屋左纛

玉海漢書高紀黄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黄繒為蓋纛毛羽幢也

指南車

通志崔豹古今注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黄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向周初越裳氏重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為指南之制使載之

南漢初制俞兒騎馬為先驅之制左思曰俞兒騁路指南
司方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作俞兒車上有木仙人
舉手常指南然則俞兒指南蓋異名而同實也
明按歸正集云黄帝始作車故號軒轅山海經以為奚
仲始作非也然周古史攷曰奚仲始以駕馬是也

記里鼓

通志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獲記里鼓未詳
其所由来制如指南車駕駟馬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
里則打一槌

明按古今注大章車所以誌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
里車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
上層擊鉦

輅輦

爾雅駕馬曰輅駕人曰輦

權輿

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曰權輿始也注曰造衡自權始造
車自輿始

安車

演繁露古者乘車皆立而不坐車前横木曰軾在車還所
敬則俯身以手按軾如武王式箕子閭是也惟安車乃坐
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顔師古曰安車坐乘車也漢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車皇孫賜緑車
明按安車之制昉於周惟致仕之老及后乘之宋朝會
要曰乾德元年改安車曰進賢車又按徐廣曰立乘曰
高車坐乘曰安車

鹿車

西漢博聞風俗通義云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羊車

通志晋制羊車一名輦車梁制羊車小兒衣青布袴褶五
辮髮數人引之貴賤通用隋大業中建此車馭童二十人
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乘之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
下馬其大如羊然則羊車之制非以羊駕車而得名也
明按果下馬謂果樹下可行之馬出朝鮮然則宮人插
竹灑鹽之說實附會耳又按景祐中賈昌朝上言羊車
本漢晋之代乘於後宮隋時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馬馭
以卯童自是以来遂為法從隋禮儀志曰漢代以人輦

或駕果下馬則漢時已有之不自晉武始也霍光傳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小馬車者即羊車也

定張車

王伯厚漢制攷周禮注云羊車善車也善車若今定張車疏云漢世去今久遠亦不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乘之故羌小為之謂之羊車

下澤車

王氏農書下澤車田間任載之車也古謂之箱詩云乃求萬斯箱又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即此車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明按毛傳云箱乃車之箱也疏云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箱兩較角之間車之兩傍謂之箱傳云車內容物之處

藍輿

通鑑辨誤藍輿以竹為之謂之撘子東南謂之轎子

板輿

野客叢書世率以板輿為奉母故事如白樂天詩云朱幡四從板輿行取潘岳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則板輿事不可云專為奉母也

撘子

稗史彙編舊唐書輿服志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諸司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撘子如漢魏載輿之制按唐乾元以來始用兜子以代車輿此為撘子之制亦漢魏載輿步輿之遺事云今之肩輿即其制也亦曰兜子

明按　南王諫擊越書云輿轎而逾嶺則知竹兜之制漢時已有之矣轎字始見於此前此所未有也故明洪永時大臣無乘轎者文職自三品以上方得乘轎始於宣德成化間今則奴隸皆乘之濫觴極矣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車稱兩

尚書疏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也風俗通義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數也

轂過

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明按劉向別録鄒衍言五德終始故曰談天衍奭修衍之文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油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淳于髡多智不窮如炙輠也

四望

事物紀原齊四望車亦曰皂輪駕以牛唐乾德元年改曰明遠車始駕四馬制如屋上層四面垂簾

乘傳

通鑑辨誤漢高祖五年田横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史照釋文曰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使者持節耳傳者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以為信余按如淳漢書注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

之驛騎此乃驛傳之傳非符傳之傳也

驛傳

日知録漢書高帝紀乘傳詣洛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戴侗曰以車曰傳以騎曰驛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於鄭注云遽傳車也又左傳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故釋文又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春秋時如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則是馬也

三翼

詞林海錯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絶書内篇有大翼中翼小翼盖戰船也而詩人皆以雜舟用之梁元帝曰月華三翼船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皆不指為戰船

水龍

同上隋文帝詔曰陳國末葉潘節誠須責罪興師若命水龍終當戰屈水龍戰船也

蘭鷁

升菴集謝朓賦縈蘭鷁兮江之涘蘭鷁舟也

舳艫

通鑑辨誤舳艫相連數十里史照曰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余按漢書武帝紀舳艫千里李斐注曰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持櫂處言其船前後相沿千里不絶也小劉三顏無以異其說

五兵

事物紀原兵者戈戟矛劍之摠名也太白陰經曰神農以石為兵黄帝以玉為兵蚩尤乃鑠金為兵割革為甲始制

五兵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世本云兵始於炎帝而鑠金為刄益自蚩尤始明按月令以習五戎康成注云五戎即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明按禮書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鄭司農注周禮云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後鄭又注云步之五兵有弓矢而無夷矛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者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

鞮鍪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九　帶經堂

玉海漢書韓延壽傳騎士被甲鞮鍪注云鞮鍪即兜鍪也

甲

禮書說文首鎧謂之兜鍪亦曰冑臂鎧謂之釬頸鎧謂之鍜鍜

明按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函所以周其身也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鎧不可考也賈公彥曰一葉五札尚書疏古之甲曽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

犀甲

金甖子程大昌引晉書載馬隆之討凉州賊負鐵鎧行不能前而隆卒悉披犀甲無所留碍賊以為神王隱晉書又以為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寔用牛皮而名以為犀也余謂牛之有皮以為甲則謂之犀古人謂堅利為犀如車曰犀車舟曰犀舟銚曰犀銚豈曰甲哉

明按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札也大抵三甲之堅犀不如兕兕不如合合甲只瑩牛皮為之春秋時兼用犀兕後世則純用革矣

弧弓辨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十　帶經堂

兩漢博聞韓安國傳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角端弓

升菴集角端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

明按後漢書烏桓國産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金僕姑

左國腴詞莊十一年乘兵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注云金僕姑矢名

矢鏃箭

初學記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謂之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為號也

白間

困學紀聞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注云白間弓弩之屬風俗通義云白鷳古弓名文選以鷳為間耳

神臂弓

筆談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榦鐙以鐙拒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札謂之神臂弓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十一　帯經堂

建橐

事物紀原禮楽記曰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橐建讀曰鞬凡兵甲弓矢之衣皆曰橐

明按禮記注曰建讀為鍵兵甲之衣曰橐建橐言閉藏兵甲也鍵籥牝

箙

程大昌演繁露董卓傳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云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箙藏弓謂之韃左氏傳云右

屬橐鞬

明按小爾雅曰矢服謂之弢釋名曰以皮曰箙

魚服

唐陸璣草木蟲魚疏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貍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如故

氷與掤同

坦齋通紀左傳執氷而踞杜預以氷為箭筩初疑其不然及觀鄭風抑釋掤忌毛傳云掤所以覆矢注云掤氷也韻畧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器用　十二　帯經堂

注云箭筩之蓋掤通作氷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明按春秋注氷一名箭筩或謂之櫝丸其蓋可以取飲古人以之覆矢亦以此藏弓所謂韃也釋名曰韃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紙甲

金罍子唐徐商有功五代孫大中時節度河中置備征軍戴千人劈紙為鎧勁矢不能洞又南唐李元清父方周世宗征淮南方聚鄉里義士劈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唐軍同守濠州

韘非決

禮書詩曰童子佩韘毛氏曰韘決也許氏說文曰韘亦作弽射決也故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極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韘一名沓一名極謂之極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沓以其沓於指也毛氏許氏以韘為決誤矣

明按拾謂之遂亦謂之捍蓋韝臂也一物三名極謂之沓亦謂之韘亦一物三名

渠荅

事物紀原事始云鐵蒺藜菱角芀起於隋煬帝征遼置之要路水中以刺人馬非也按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於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長史楊儀多布鐵蒺藜則三國時已有之矣又漢文帝時晁錯上守邊議曰具藺石（服虔注曰藺石可投人石也）布渠荅注云渠荅鐵蒺藜也此又漢和事也

吳鈎

夢溪筆談唐人詩多有言吳鈎者吳鈎刀名也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昆吾之劍

山海經昆吾山多赤銅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純鈎之劍古者蓋以錫雜銅為兵器也

孟勞

顏氏家訓穀梁傳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

明按稗史彙編云孟勞乃作刀之人姓名因以名刀如

干將莫邪是也

寶劍

列子楚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三寶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

明按吳越春秋云越歐冶子作五劍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一作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胱光

梁簡文謝賚善勝啓云名均素質神號胱光胱光刀名

伏突

張習孔雲谷卧餘顏魯公作李光弼神道碑文云每臨陣
輙置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伏突刀名也

倒持泰阿

兩漢雋言梅福傳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
冶所鑄也言秦人無道令陳涉項羽乗閒而起譬倒持劍
而以把授人也

秀霸

陶弘古今刀劍録漢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
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書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良劍

荀子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録莊君楚莊王也之曶閭閭即湛盧此皆古之良劍也

什物

刋謬正俗或謂生生之具謂之什麽什是何物答曰此名
原起軍戎遂為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什之
内共有器物若干故謂之什物非指一器也

木牛流馬

露書木牛流馬今人皆謂武侯所創杜祐通典注曰亮集
督軍廖立杜睿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又蒲元别傳云
元牒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木牛流馬仰建雙轅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似非武侯之所創矣
明按木牛流馬法武侯得之阿承醜女亦非蒲元等所
創造也所謂推意者當是武侯造其端諸人特推其畫
而為之耳

銅魚符

露書朝野僉載唐以鯉魚為符瑞因以銅魚符以佩之不
知隋開皇九年已頒木魚符於揔管刺史矣唐武德元年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六

特易以銅耳非自唐始也

囷鹿

左國腴詞呉語囷鹿空虛注云圓曰囷方曰鹿

刁斗

玉海李廣傳李廣不擊刁斗自衛孟康云以銅作鐎受一
斗晝炊飯食夜擊以自衛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鋗
即銚也纂文曰刁斗持時鈴也

唐門戟

玉海唐百官志凡戟廟社宫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宫之門

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有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有四三品及上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有三下都督下都護中下州之門各十

漢棨戟

玉海匈奴傳甘露三年賜單于棨戟十

明按古今注曰棨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又按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則非常賜之物可知

翠華旗

同上上林賦建翠華旗張揖注云以翠羽為葆也

帳帷

急就篇注自上而下覆謂之帳帳者張也在旁敵繞謂之帷帷者圍也形如軍蓋謂之幢言其童童然也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詩云漸車帷裳帷裳童容也以帷障車之旁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

偏諸

同上條一名偏諸織絲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塵戸幰因為飾也

旌節

通鑑辨誤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田弘正與劉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唐制節度使賜雙旌雙節）史炤曰說文游車載旌析羽節長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余按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有虎節人節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英蕩函也所以盛節又有符節璽節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者今使者所擁節是也三禮義宗云節長尺二寸秦漢以後改為旌幢之形是則後

世之節崇如古旌節之制而尺二寸之節後世不復有矣安得以古者斿車載旌節長尺二寸釋唐之旌節乎

行馬

裨史彙編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牽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陛枑即今官府前乂子又名欄欓

翻車

王氏農書（元王禎作）翻車今人謂龍骨車也魏畧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田地可為園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

而灌水自覆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引水洒南北郊則翻車之制又起於畢嵐矣

桔槔

同上桔槔挈水械也通俗文曰機汲水也說文 桔結也所以固屬槔皋也所以利轉一俯一仰有數存焉不可速也然則桔其植者而槔其俯仰者歟

轆轤

同上轆轤集韻作犢轤汲水木也井上立架置軸貫以長轂其頂嵌以曲木人乃用手掉轉綆於轂引取汲器或用雙綆而逆順交轉所懸之器虛者下盈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輟見功甚速

錢鎛

同上錢鎛古耘器臣工詩曰庤乃錢鎛注云錢銚也世本垂作銚唐韻作鍬與鏵為類良耜詩曰其鎛斯趙以鎒薅呼切荼蓼釋名鎛迫也迫地去草也爾雅疏云鎛鎒一器或云鉏或云鋤

銍艾

同上臣工詩曰奄觀銍艾釋文云銍穫禾短鎌也纂文曰江湖之間以銍為刈艾穫器今之鉤鎌也方言曰刈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鉊昭或謂之鐹渠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鍥結

明按賈誼策若艾草菅艾讀曰刈古艾從草今刈從力字宜通用

庾

同上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氏詩箋云庾露積穀也集韻庾或作廥倉無屋者

京

同上京倉之方者廣雅云字從京倉也又謂四起曰京圓即囷也就地植木編條作笔宜於北方即京也離地嵌板作室宜於南方

樓犁

魏略皇甫隆為燉煌太守民不知耕隆乃教民作樓犁省力大半

燧

馬縞中華古今注燧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矣

揺車

戒菴漫録李詡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揺車以兒揺則睡故也

百丈

獲齋示兒編杜子美祠南　望詩曰百丈牽江色注云海賦云揭百丈所以牽船也運竹為之又秋風云呉檣楚拖牽百丈注云檣拖百丈皆船上器用也薛云今湖湘間謂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鐘會呼挽索為百丈内地謂之宣音彈即此物也

皮革

示兒編羔羊詩曰羔羊之皮又曰羔羊之革毛云革猶皮也孔曰説文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鄭注掌皮曰皮獸者虎豹熊羆有文章者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治之又一説孟子稱皮有毛稱革按八音中有革謂鼓也則革已去毛焉疑黒君帝王世紀曰黄帝殺夔以其皮為鼓則亦有所云革猶皮也蓋對文則皮革散文則皮革通也

事物攷辨巻之五十七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成訂

男德宣嘗吉氏録

金寶

黄金

爾雅黄金謂之璗蕩其美者謂之鏐流磨金也餅金謂之鈑絶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南金

同異録魯頌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荊揚也箋云荊

揚二州貢金三品鄭注云三品銅三色也三色者赤白青也明竊以為不然王肅云三品金銀銅也黄金曰金白金曰銀赤金曰銅三品之中黄金為上白次之赤最下淮夷所貢南金與琛龜象齒並列其非三色之銅可知

五金

説原五金黄金白銀赤銅青鉛黒鐵是也黄金入銅釁間數里錫入五金皆敗鉛入五金皆成

陽邁

餘冬序録南史扶南夷人謂金之精者曰陽邁猶華言紫

磨也孔融聖人優劣論云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紫磨之名久矣

明按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夷人因此謂金之精者曰陽邁

麟趾褭蹄

西漢博聞武帝詔曰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蹄以協瑞焉師古曰武帝欲表祥瑞故普鑄麟趾馬蹄之形以易舊法耳褭奴了反

明按夢溪筆談云麟趾褭蹄乃婁敬所為藥金謂之婁金和藥最良

一鎰為一金

淮南子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

八兩為一流

日知録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萬錢朱提音珠時山名在梁州犍為縣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金價亦四五倍于銀也

白金

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銀甕

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黃銀

程大昌演繁露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黃銀即鍮石也鍮本金屬而附石為名者謂其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爐甘石煮煉而成者故兼舉兩物而合為之名

明按一說太原出赤銅即太宗所用以飾帶者也謂之黃銀者以其貴重如銀而色又特黃也非爐甘石所煮者高似孫緯畧駁演繁露則云黃銀乃異物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以黃銀印一枚若以黃銀為鍮石恐不然攷之丹砂伏火為黃銀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即雄黃銀也以之作器可辟惡鬼此說較長

金有真假

寶藏編金有二十種外國五種還金金麩金山金生金馬蹄金此五種真金也水銀金丹砂金雄黃金雌黃金黑鉛金生銅金生鐵金砂子金土中金石綠金此十五種假金也外國五種乃波斯紫磨金東夷青金林邑赤金西戎金占城金也

空青

談薈空綠銅之精華小者為空青圖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則生空青今信州亦有之

明按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

又按太康地志白青似空青圓如鐵珠而腹不空亦謂之碧青亦謂之魚目青

砂床

談薈麻陽即古錦州舊隸辰郡出丹砂最良名辰錦砂佳者為箭鏃石之不碎而砂附其上者名曰砂床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紅沫

珊瑚鉤詩話世傳丹砂鍊為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金膏

稗史彙編唐詩多用金膏水碧人知為奇寶而不知其所自出穆天子傳云示汝黃金之膏束晳曰金膏可以續骨水碧水玉也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

辱金

同上金曾在立冢及為釵釧溲罌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錢攷

同上軒轅始造錢而無文周景王改鑄大錢文曰寶貨秦漢則半兩五銖王莽則貨泉貨布魏孝文太和十九年錢文曰太和五銖以年號鑄錢文自此始唐武德四年廢五銖行開元通寶高宗曰乾封泉寶肅宗曰乾元重寶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詔鑄鐵錢以天福元寶為文至於趙宋每改元必更錢號于錢文惟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不鑄年號者以年號中有元寶字故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明按錢載年號自宋武帝始詳見學齋佔畢

泉布

通志古文錢字作泉其形如泉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與布者言其用先儒不知本末謂流于泉布于布寶于金利于刀皆沿習之誤也

明按古人之錢不專以銅為之太公九府圜法黃金方

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則是黃金亦鑄錢也漢武造白金三品龍文者直三千馬文者直五百龜文者直三百皆雜銀錫為之又患民間盜鑄三銖錢更令郡國鑄五銖錢是為白金五銖則是白金亦鑄錢也自漢以後錢之通行于上下者純以銅為之矣至普通中罷銅錢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皆得私鑄至隋唐禁止不行蓋三品之金皆可鑄錢不若銅之歷久而不廢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半兩五銖

初學記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文曰半兩六年行五銖錢（禮記疏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

明按八銖即半兩前漢食貨志云秦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是秦亦行半兩錢也

傳形五銖

泉志劉備鑄直百錢及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銖也時有勒為五銖者亦有勒為直百者大小稱兩如一

明按傳形即世俗所云反手字也攷之錢譜其文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五銖

今五銖皆隋物

日知録今世所傳五銖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言武定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若重不五銖或重五銖而雜鉛錫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隋書高祖既受禪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千重四斤二兩）自是錢幣始一百姓便之然則改幣之議始于齊文襄王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大抵皆隋物也按五銖一千重四斤二兩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錢正符此数

不知漢制如何

大泉

吳志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泉一當五百其文曰大泉五百上二字縱下二字橫赤烏元年又鑄當千大泉文曰大泉當千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左

赤仄

兩漢雋言食貨志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師古曰以赤銅為其郭也

寳貨

洪遵泉志前漢食貨志云周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

明按錢之有文始此

莢錢

史記平準書云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

鵝眼錢

顧烜錢譜宋廢帝時民間自鑄鵝眼錢大如鵝眼以綫貫之投水中不沉尺帛斗粟動踰一萬

沈郎錢

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綫環錢

唐書食貨志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私鑄加鵝眼錢一千不盈三寸絲環錢又劣于鵝眼貫之以絲其狀如環故曰絲環）

明按唐高祖鑄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十文重一兩初進蠟樣文德竇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

慳錢之訛

鶴林玉露今江湖間俚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曰今錢法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耳

金錯刀

宋施清臣縉古叢編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書食貨志王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即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金通身雕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遵金錯刀此即刀也

明按禮記正義云刀有二種一是昇刀一是錯刀昇刀

直五百錯刀直一千昇刀無縷而錯刀用金縷之其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故世猶呼為錢刀

布非即錢

日知錄漢書食貨志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王莽傳曰貨布（禮疏曰右文曰貨布文曰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明按王莽時泉布多至十品貨布之外又有大泉貨泉

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

錢載年號之始

學齋佔嗶馮鑑事始云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鑑遂以為錢載年號寔始於此余按杜祐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云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自宋武帝始也鑑因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紀其始遂以此為事始謬矣

明按泉志孝建錢徑七分重四銖文作薤葉篆

得一順天

清波雜志元豐中麗元英著文昌雜錄云得一順天錢不知始於何代後於王儀家得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也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

金溝

晉書王濟字武子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陌為百

夢溪筆談今人数錢百謂之陌其寔只如百字唐自皇甫鎛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

緡非錢

顏師古刊謬正俗史記食貨志藏緡千萬蓋以繩貫其錢故謂之緡耳猶之以緡穿錢故謂貫為緡也（武帝紀初算緡錢注云每貫千文出算二十）而後之學者謂緡是錢乃改為鏹字無義可據殊為穿鑿

明按南部新書云京兆尹曽月俸一百八索蓋謂錢之貫子索者一百有八耳今北人以千錢為一吊百錢為

一串曰吊曰串亦索之義也

鈔

説原漢武帝造白鹿皮為幣而用楮後世因之唐憲宗有飛錢張詠置文子之務宋高宗有會子之設皆以券紙為錢至金元為寶鈔而方寸之楮直錢五萬焉

用貝

餘冬序錄雲南邊夷多用貝古老相傳以為獘俗則然按鹽鐵論曰夏后用貝殷以紫石後世或用金錢刀布然則用貝蓋在錢布之先矣（貝介蟲有文采蚪屬也）

十朋

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冉距甲也至也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注云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元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明按古者以貝為貨貝有四品各以復用十朋共二十貝朱子注易謂兩龜為朋者誤也當作兩貝為朋

琵琶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寳　十一　　帶經堂

博雅琵琶碧珠也杜詩石筍行云雨多往往多琵琶

蠙珠

尚書注疏禹貢淮夷蠙珠鄭注曰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蠙又作玭蚌也出珠

明按孔氏馬氏皆以淮夷為二水不可從

玫瑰

述異記南海俗彥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亦美珠也

明按相如上林賦云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即南方之出火珠也

火齊一名紫𣚵

陶南村說郛火齊狀如雲母紫色而有光照之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或稱為紫𣚵南史云中天竺國出火齊珠

夜光

述異記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

方諸

續博物志高誘注淮南子云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許慎說文曰諸珠也方石也

光珠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七　　金寳　十二　　帶經堂

華陽國志蘭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

紺珠

稗史彙編唐張說有記事珠珠紺色事之忘者玩之則能復記

木難

升菴集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其形色則今人所謂阻馬緑也

璣

後漢書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車渠

夢溪筆談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以為器其白如玉

鴉鶻

博物志補鴉鶻者西域寶石也彼俗訛為亞姑

明按葉文莊公云凡玉入火皆圻裂變色惟諸色鴉鶻石入火色愈精明

流離

西漢雋言西域傳琥珀流離孟康云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畧曰大秦國出十種流離孟但言青色一種不博通也

寶苗

唐馮贄雲仙雜記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

球琳琅玕

尚書注云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正義云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珽即笏

禮書玉藻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鄭氏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搢服之也

六瑞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鎮安也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信當作身伯執躬圭信圭躬圭皆象人形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二者或飾以穀或飾以蒲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冒圭

周禮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少為貴也

璧瑗環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注曰肉邊也好孔也

五瑴

左傳莊十八年晉侯朝王賜五瑴角注云雙玉為瑴

罍采

兩漢雋言子虛賦畫采琬琰師古曰畫采美玉每旦有白
虹之氣猶言夜光之璧也

豬丹

蓬窗日録凡行兵在危難中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豬
丹隨身故也豬丹馬腹中所産之物用之念呪即致風雨
如狗寶牛黄之類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棟宇

宮室

事物紀原白虎通曰黄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
也世本曰堯使禹作宮室謂廣其制耳神異經有天淫之
宮管子黄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傀宮周有萬宮秦有
萬年宮

明按爾雅宮謂之室風俗通曰室其外也宮其内也則
宮與室固有内外之别矣記云儒有一畝之宮蓋士庶
通謂之宮至漢尊者以為帝號下乃避之（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也）

殿堂

同上摯虞決疑要注云殿則有階陛堂則有階無陛春秋
謂之路寢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始皇本紀
始曰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蓋殿之名
昉於秦漢因之有函德明光諸殿也

明按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在商周以前則謂之堂秦漢以後則謂之殿

闕即觀

崔豹古今注闕即觀也古者門樹兩觀于其前登之可以望遠故曰觀又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曰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

明按兩觀周制也今俗謂之朶樓

罘罳

説畧罘罳一名闕一名屏一名網戶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蓋兼屏闕言之崔豹古今注析以為二其言曰漢制西京罘罳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其意以築土者為闕合板者為屏也蓋分屏闕言之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釋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方木為文章以連于上當時雖未名罘罳其寔罘罳之制也唐蘇鶚謂罘罳為網戶蓋本諸此孔穎達云漢時謂屏為罘罳

明按罘罳有二義漢人釋罘罳為復思人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也王莽斵去漢陵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此一義也唐蘇鶚曰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空之狀蓋宮殿閒之網戶也此又一義也唐制殿前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與古屏闕刻鏤之制異矣

祏室

演繁露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故也

顧成廟

兩漢雋言文紀作顧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是也

溫室

玉海三輔黄圖溫室武帝所建冬處之而溫暖也西京雜記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

明按文帝九年溫室鐘自鳴然則溫室乃孝文時有之非創自武帝也

宣室

玉海宣室溫室皆在未央宮殿北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

請室

兩漢博聞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師古曰請室獄也

凌室織室

玉海五行志劉向云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

禁改為省

石林燕語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因武后名曌遂改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掖門

兩漢博聞服虔曰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師古曰掖門在兩旁如人臂腋

掖庭

胡三省通鑑辨誤按漢書音義永巷宮中之長巷也韋昭曰在掖門内謂之掖庭武帝太初元年改永巷為掖庭

木天

夢溪筆談内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槐廳

同上學士院第三廳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相傳居此閤者多至入相

畫堂

兩漢雋言成紀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

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耳豈必九母乎

明按霍光傳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

黄堂

演繁露郡國志曰難坡之側即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太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雄黄遂名以黄堂

岳堂

西漢博聞司馬相如傳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櫩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耳非畏櫩瓦也

井幹

事物紀原史記方士言於漢武帝曰黄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井幹樓高五十丈然則樓蓋起於黄帝之時矣

北固

蔡忠惠漫叟齋别記潤州城西有嶺入江號曰北顧梁武

帝升之曰此嶺不須固守京口寔乃壯觀蔡君謨題樓其上遂改為北固樓

雲屋

文選錦字録沈約昭王碑文曰貨殖之民千金比室郭璞之内雲屋萬家注云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

上宮

演繁露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于賓客所館之樓也詩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蘭臺

後漢書王允為司徒遷都關中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

金臺

山堂肆攷天子御座謂之金臺天子行宮曰玉邸

銀臺

夢溪筆談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

鴻臺

玉海長樂宮有鴻臺秦始皇築高四十丈常射飛鴻於臺上故號鴻臺

雲臺

西漢博聞張衡傳云聘王母於雲臺注云雲臺仙人所居也

三臺

古言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泰伯會晉侯于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為靈臺僭矣又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明按國史地里志云徐州沛縣有仲虺城漢歌風臺枌榆社豐縣有始皇厭氣臺彭城有項羽戲馬臺青州臨

淄有遙臺單州有單父有子賤琴臺開封府祥符有岳臺崇臺澶州濮陽有昆吾臺滄州南皮有魏文射雉臺無棣有蒲繫臺秦始皇繫蒲繫馬之地

旗亭

初學記市樓謂之旗亭

亭

日知録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風俗通義云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投宿之所

傾蓋亭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八　帶經堂

聖門志郯城縣北十里有傾蓋亭孔子遇程子於此傾蓋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

丘亭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丘空也張説爲長

天祿石渠

玉海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名二閣並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

秘閣

明按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宅亦曰第蓋有甲乙之次第故曰第宅亦曰甲第

西豪

後漢書荀氏舊里名西豪改高陽里

烏衣巷

南史宋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常與共晏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

辟彊園

稗史彙編吳中舊傳池舘林木之勝惟辟彊園爲第一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九　帶經堂

彊姓顧晉人見於題咏者甚衆今莫知其遺跡

梓澤

升菴集梓澤石季倫别墅也王勃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精舍

能改齋漫録王觀國學林新編古之儒者敎訓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講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由此觀之

精舍本為處士設至晋孝武立精廬以居沙門世俗専謂佛寺為精廬誤矣

蕭齋

國史補梁武帝造佛寺令蕭子雲大書蕭寺至今存焉李約之買歸建一小屋以玩之號蕭寺今呼蕭寺因此也

泊宅

宋方勺泊宅編烏程縣之東数十里有泊宅村人不曉泊宅之義予寓居之因閲金石遺文云昔顔魯公守湖州張志和以舟為宅往来苕霅之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

香界

詞林海錯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

芝屋

山堂肆攷芝屋蓮閣皆道士觀也

板屋

困學紀聞秦风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蓋用瓦恐為氷雪所裂也

房屋

宋龔養正續釋常談梁書武帝手敕責賀琛曰朕絶房屋三十餘年言不與女人同屋而寝也

白屋

兩漢博聞吾丘壽王傳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 歸正集以不施釆畫為白屋恐不如顔説為長

闤闠

馬縞中華古今注闤市墻也闠市門也 初學記又云市巷謂之闤市門謂之闠

卯閣

演繁露為卯為閣貯糧也通典後魏於水運處立卯閣八

所俗名為倉

市井

事物紀原風俗通市井者按二十家為井今因井為市故云然也

明按淮南子呂氏春秋俱謂伯益作井荊州記云隨郡有村父老傳為炎帝所生村中有九井云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井固不始於伯益矣

唐肆

群碎録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南史徐廣傳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校書秘閣

鳳閣

玉海唐百志光宅元年改中書爲鳳閣令爲内史

東閣

同上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則東閣延英雄師古曰閣小門也

黄閣

同上鄭玄禮記注曰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閣以示謙漢舊制也

史館

同上唐之史館即漢之東觀西京則與鸞渚爲隣東都則與鳳池相接

廣文館

玉海會要唐天寶九載置廣文館領國子監業進士者博士助教各一人

甲第

初學記漢書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廛肆

禮記正義市内空地曰廛城内空地曰肆

置郵

金壘子字書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丘濬曰置即漢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之郵亭今之舖舍也

壼輿

兩漢博聞漢書叙傳究先聖之壼輿應劭曰宮中門謂之壼宮中巷謂之輿

廬落

同上仇覽過邑人陳元之舍曰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教化未至耳註云落居也今之人多謂院爲落

明按漢書聚落註云小于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中霤

演繁露五祀有中霤通典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霤許叔重説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天井處也

明按兼明書云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猶在國爲社也又按先儒曰中霤中室也堂有重霤猶今宮中之承

霤以木為之用以行水說文以此為中霤誤矣

東箱

學齋呫嗶周昌傳呂后側耳于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也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明按文選註西箱清靜之處亦曰西清

前榮

夢溪筆談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柱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榮為屋檐）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缶　帶經堂

即屋之四垂也一謂之楣又謂之梠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含元殿賦云夙兩交四榮

明按賈公彥禮疏曰榮屋翼也即今之博風又曰榮在屋棟西頭與居為翼若鳥之有翼也

闌楯

初學記王逸註曰縱曰闌橫曰楯皆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下即今之鉤闌是也

廡非廊

沈存中補筆（談）今人多謂廊屋為廡非也廣雅云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之處故曰立于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釋名曰大屋曰廡幷冀人謂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巖廊

西漢博聞董仲舒傳虞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師古曰巖廊謂巖峻之廊也

庭唐

西漢雋言揚雄傳甘露零庭醴泉流其唐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

除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八　棟宇　五　帶經堂

修詞指南蘇武傳扶輦下除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簷

禮書明堂位曰複廟垂檐爾雅曰檐謂之樀鄭氏註士喪禮云宇梠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梠樀宇梠同寔異名也又云自屋言之曰檐自堂言之則曰垂

女墻

能改齋漫錄杜預註左傳云堞女墻也廣雅云俾睨女墻也釋名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于丈夫也

蕭墻

金罍子或問蕭墻朱子曰據舊說諸侯至屏内當有肅然之意爾雅翼則曰周人焫蕭使臭陽達于墻屋故曰蕭墻

愚按爾雅翼蕭荻蒿也意古者儉朴雖諸侯内屏皆用土築以蕭覆之故曰蕭墻猶茅茨土階耳

明按鄭氏曰蕭之為言肅也墻屏也君臣相見至屏而加肅敬故曰蕭墻然蕭乃草名無肅敬意朱子以蕭覆墻之說亦近于鑿當以爾雅翼為正

寮為小窓

升菴集左傳同官為寮文選註寮小窓也古人以同官為

寮蓋指其齋署同窓之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亦此意也

關

日知錄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関以木横持門戶也後人因之遂謂門為關非也漢書楊惲傳有犇牛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告出昌門走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関唐書李訓傳閽者欲扃鐍之為中人所叱執閽而不能下

鴟尾當作蚩尾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漢栢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屬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厭火災

明按蘇鶚演義劉孝孫事始皆云蚩尾今俗呼為鴟吻又呼為祠尾皆沿習之誤也

庯峻

宋祁筆記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庯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即庯峻之義也

穹廬

兩漢傳聞師古匈奴傳註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

穹廬

拂廬

稗史彙編唐書吐蕃處于大氊帳名曰拂廬高宗時獻之高五丈廣二十七步其後豪貴稍以青絹布為之

桓

刊謬正俗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而出名曰桓郡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說文云桓是郵亭表也

明按東京賦云結徒為營叙和樹表是以和為桓也

干遂

江隣幾襍志勾踐禽夫差于干遂遂道也干水灣之高地

史云踰隠以待之隠短墻也與埒同

金屈戌

玄亭涉筆金屈戌窓之環紐也

北戸

稗史彙編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戸呉都賦曰

開北戸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戸猶日北之南戸也二

十八年琅耶刻石又有南盡北戸之文乃知北戸録名取

諸此

煖房

歸正集今人遷居入宅隣里醵錢治具過主人飲謂之煖

屋亦謂之煖房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煖房来則煖屋之

禮由来尚矣出輟耕録

承塵

歸正集説文云承塵壁衣也如今室内天花板所以承隔

塵垢者急就篇曰施於床下以承塵土後漢雷義當濟人死

罪其人客投金於承塵上南史有鵲集承塵上即此物也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飲食

百穀

楊泉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豆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六穀三穀

合璧事類六穀者稻黍稷粱麥瓜是也又云三穀者粱稻菽是也

九穀

隨隱漫錄九穀者黍稷稻粱菰大小豆麥麻也八穀者即詩之黍稷稻粱禾麻菽麥也五穀有二說鄭註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稻黍稷麥菽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說是也

明按五穀之性各因其地之所宜而種故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曰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曰黍稷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曰黍稷稻

黍

爾雅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生暑盡而收故謂之黍

稷

釋名稷一名穄又名粢故祭祀之稷號曰明粢

稷即粟

靈壽志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即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所謂黃米者黍

也黍有不黏者飯黍也黏者即釀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飯黍為稷而黍稷之名遂混淆而莫辨矣

明按陸稼書曰春官肆師註曰粢六穀也則六穀總名為粢天官甸師註曰粢稷也惟以稷為粢者蓋稷乃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也愚按稷賤而小然為穀之長者以其中央之穀故稷為長也

稷非穄子

夢溪筆談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稷曰穄乃其土音也本草註云又名穄子不知穄乃禾屬大雅惟秬惟秠惟

糜惟芑四者皆黍屬以色分别丹黍謂之糜

明按王氏農書曰秬黑黍也

罷亞

詞林海錯罷亞稻多貌杜牧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紅東坡詩云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

明按董遐周曰罷亞一作䆉稏一作穲稏王永嘉風俗賦云䆉稏一空玉粒如峙張伯玉詩云穲稏西成稻逍遥北海尊

稻為糯米

通志稻有粳糯二種古人謂糯為稻五穀之類皆有粳糯粟之糯者曰粱曰粢黍之糯者曰秫曰衆顔師古刊謬正俗曰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也

稻一名稌

釋名稻一名稌然有黏有不黏〻者糯不黏為秔（字亦作粳）

五穀以稻為貴

程棨三柳軒雜識論語以食稻對衣錦祭祀則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為嘉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粱非高粱

靈壽志稷有别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粱詩維糜維芑糜赤粱粟芑白粱粟也朱子鴇羽詩註曰粱粟類也大明會典祭先師用黍稷稻粱〻即此粱今或以高粱當之謬矣

明按王氏農書云粱之香美勝于粟米謂之膏粱穀食之上品也

高粱有數名

靈壽志蜀秫高數尺其梗似蔗而小群芳譜云蜀秫一名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蘆穄一名木稷一名荻粱以種来自

蜀形類黍稷故有諸名戴侗六書故以此為黍非也

来牟非二物

宋羅願爾雅翼詩曰貽我来牟来牟大麥也廣雅以麰為大麥来為小麥非也説文云牟大也則来牟不應為二物矣蓋后稷憂勤萬民天賜之麥使其麥豐稔則謂之貽我来牟耳

宿麥

兩漢博聞安帝紀宿麥註云宿麥舊麥也麥必經年而熟故曰宿麥

火米

后山叢談蜀稱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

菽

爾雅菽豆也其類最多故九穀之中居其二又釋名菽者豆之總名藿者豆之葉也

戎叔

兩漢雋詞天文志風西北戎叔為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為成也

麻

格物論麻枲屬也皮績為布子可食亦九穀之一或曰五種之一又云麻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

明按郭璞賛曰草皮之良莫貴于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嘉

胡麻巨勝

通志胡麻即今之油麻亦曰脂麻本出大宛張騫傳來故名故麻五穀之中惟此為良而純黑者為巨勝此斷穀長生充飢之藥

明按玉海急就章註胡麻本生大宛國其莖方一名巨勝

飯之美者

呂氏春秋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註云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秬黑黍

雲子

方弘靜千一錄杜詩飯抄雲子白佛經以稻為雲子文選註汶陽稼如雲雲子二字甚佳

伊蒲

避暑録話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優婆塞時佛語猶未入中國蓋西域之譯云

青精飯

困學紀聞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云墨飯子以其可染黒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道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殞謂此也

明按夢溪筆談云南草木作飯色黒為青精飯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

餺飥

朱翼猗覺寮襍記北人食麪名餺飥揚雄方言餅謂之飥齊民要術云青麪麥麪堪作飯及餺飥則飥之名已見于漢魏矣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乃俗語也當以方言餺飥字為正

明按資暇録云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几時以手托之既用刀几則不托矣此說為長

寒具

宋林洪山家清供晋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者不濯手而執書後不復食寒具寒具者即杜詩所云粔籹也閩人寒食會嫺以糯粉和麪油煎以餹食之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

明按尚書故寔雜跖集皆以寒具為環餅俗又名饊饊蓋以油麪為之或謂即今之饊子宋人以為寒食之具非也

畢羅

升菴集朱文公刘麥詩云霞觴羣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按酉陽襍俎韓約有櫻桃饆饠今

北人呼為波波南人呼為磨磨

明按貞一酒名又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畢氏羅氏好以羊蝨之肉為餅而食因號畢羅

䭔䭔

升菴集干寶周禮注云祭用䭔䭔晋呼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

粔籹

升菴集杜詩云粔籹寒餌有餦餭此一句是三品粔籹乃蜜麪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餦餭乃寒食寒具也（方輿勝覽云粔籹以蜜和米煎之）

牢丸

升菴集束晳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後見酉陽襍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以丸為九東坡之誤也牢丸即今之湯餅

玉糝羹

山家清供東坡一夕與子由飲搥蘆菔爛煑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為糝名玉糝羹食罷撫几曰若非天竺之酥人間

決無此味

厨傳

演繁露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以稱譽過客按厨傳乃兩事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傳驛也具車馬以資行役則為飾傳今人合為一事謂豐饌為厨傳非也

氷厨

升菴集夏日供帳飲食處曰氷厨見越絶書闔廬庖所也

腹腴

癸辛襍識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云腴腹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曰腴故杜詩云偏勸腹腴愧少年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

淳熬淳毋

禮記内則註疏先以陸稲為飯沃之以膏曰淳熬以黍為飯制之如上法曰淳毋此八珍中之二珍也

太羹鉶羹

三禮攷註周禮烹人祭祀共太羹鉶羹鄭註云羹肉湆也鄭司農云太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則加塩菜矣太羹盛于登謂之上古羹乃淡肉汁亦謂之湆鉶羹者膷牛羹臐羊羹膮豕羹以五味盛之于鉶器故曰鉶羹若盛于豆即謂之庶羞矣

好羞

三禮考註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註云好羞若文王之昌歜曾晳之羊棗其生也好之其死也羞之乃事死如事生之意

玉食

漢書陳蕃傳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韋昭

曰諸侯備珍異之食

廊飧

五代會要唐室昇平日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飧

谷董羹

方輿勝覽惠州土人好造盤遊飯取鮓鮨膾炙皆埋之飯中又好作谷董羹取凡飲食襍烹之

蜜唧

祝穆方輿勝覽蘇東坡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鶹蓋惠州土人取鼠未生毛者飼之以蜜挟而啗之謂之蜜唧以

其唧唧作聲也

魚菜

賓退錄風俗居喪不飲酒食肉惟以魚為蔬湖北謂之魚菜杜詩云細麄沽水族風俗當魚蔬始信魚即菜也

金虀玉膾

升菴集吳人製鱸魚鮓鱠子醋風味甚美所稱金虀玉膾也

蓴羹鹽豉

金壘子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云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千里末下

皆吳中地名酉陽襍俎有千里蓴今千里湖産蓴最多且美前漢地里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末或云當作秣者文耳秣下即秣陵

明按歸正集豆豉古無之史游急就章始有此事韻畧謂之配鹽幽菽幽閉也

蔬食

何孟春餘冬序錄古人蔬食乃是乏米以蔬充食不但不得肉也東觀漢記建武初趙孝以穀食少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飯之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所謂蔬食者非穀食矣

明按論語飯疏食孔註曰疏食菜食也又按召旻詩曰彼疏斯稗鄭箋云疏麤也謂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疏即糲也諸儒皆不主孔氏之說

玄酒

禮記正義郊特牲玄酒明水之尚玄酒水也明水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明水亦名玄酒禮運註明水以為玄酒是也

明按王伯厚急就篇註云淮南子云方諸大蛤也八九月

中取蛤尺有二寸者熟摩令熱以向月自人定後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謂之明水

鬱鬯

禮記疏鬯者釀秬黍為酒也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鬯者取芬芳條鬯于上下之義

食酒

秣下偶談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註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淳之說則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書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
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明按野客叢書云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
脯而并及之然食酒二字不可謂無所祖矣古人下字
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人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飼而
漢書謂閩王飼荃葛蓋通以飼為遺耳他如係詞潤之以
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省文之體
不必強為之辭也

舉白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西漢博聞漢書叙傳引滿舉白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
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
以此爵罰之
明按升菴集云禮投壺云若是者浮註浮罰爵也浮或
作匏古者罰爵或以匏匏浮于水故罰飲曰浮也說苑
浮以大白

鶴觴

避暑録話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醸酒雖盛暑暴
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

之一飛千里也或曰騎驢酒當以驢載之而行也劉白墮六月醸酒號騎驢上杯

蒲萄酒

漢書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
數十歲不敗

索郎

續博物志蒲阪西舜所都有劉墮醸酒于桑落之辰故名
桑落酒
明按歸正集桑落酒有數説一説晋時羌人来獻桑落

事物攷辨卷之五十九
酒謂桑落河出馬乳酒也一説盧洲出桑落洲出美酒
未知孰是或云一名索郎索郎者桑落之語訛也

百末

漢書評林郊祀樂章曰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百
草花之末也晋灼曰蘭生芬香布列若蘭之生也

蘭生

升菴集唐太宗賜魏徵酒詩醽醁稱蘭生蘭生過玉薤千
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明按蘭生漢武帝酒名玉薤隋煬帝酒名

酒名

談薈古之名酒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狄希所造也有行千里而始醒醉者桂陽程鄉酒也

崑崙觴

談薈魏賈鏘接黄河源水釀酒名崑崙觴

玉薤

談薈隋煬帝造酒曰玉薤

琥波瓔酥

升菴集琥波瓔酥皆古酒名見醉日引

醽醁

升菴集醽首酒也醁尾酒也

玉友

珊瑚鈎詩話近時以黄柑釀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麹作白醪號玉友

椒酒

西漢雋言趙壹傳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註云蘭肴肴芳如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

乳酒

升菴集孝經緯云酒者乳也嘉穀之乳也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杜子美詩山城乳酒下青雲本此

明按春秋緯亦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旂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

玉酒

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如酒曰玉酒飲數升輙醉令人長生

齊物論

雲谷雜記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醖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稍勁者名齊物論

黄羊盧酒

餘冬序錄杜詩黄羊飫不羶蘆酒還多醉宋人解云黄羊出関右塞上無角類麏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春按今陝西蕃地皆有黄羊如數歳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曲黄羊獨與江南同其膏黄厚而不羶宋人之所見猶未詳也

明按升菴集云蘆酒即今之咂酒也又名鈎藤酒〻以火成不醡不篘西年東西以藤吸取

鵝兒黃

方輿勝覽漢州名酒號鵝兒黃蜀中無能及者

明按成都郫筒烏城若下新豊蘭陵宜城九醞潯陽湓水嶺南靈溪博羅象洞河東桑落西京葡萄蒼梧竹葉皆酒名也

紅友黃封

歸正集酒名歡伯舊矣或謂之玉友(百家詩序)又謂之紅友(韻府)

東坡嘗遊宜興黃土村〻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汝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御酒名)可謂快活共飲至醉而

去

大小戶

歸正集唐人以飲酒多者為大戶少者為小戶故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又云猶嫌戶小常先醉是也猶宋人以能飲者為佳客不能飲者為惡客故山谷詩云高陽社裏如相不用閒携惡客来是也

茶名

王氏(名楨元人)農書茶經云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識列)四曰茗五曰荈早採曰茶次曰檟至于荈則老葉矣茶盖以早為貴也

皋盧

癸辛雜識皋盧茶名也皮日休云有盆前皋盧

茶經茶訣

升菴集陸龜蒙嗜茶作茶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註云茶經陸羽撰茶訣釋皎然撰(茶經云方言蜀南人謂茶曰蔎)

密雲龍

東坡詩話東坡有密雲龍山谷有矞雲龍皆茶名也

明按丁晉公造龍鳳團至蔡君謨又進小龍團神宗時

復製密雲龍哲宗改為瑞雲翔龍則益精矣

雀舌

夢溪筆談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

酪奴

山堂肆攷王肅好茗汁而不好酪漿曰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乃呼茗為酪奴與肅正相反

明按後魏録云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或問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為奴

龍鳳團

方輿勝覽建寧産茶宋咸平中丁謂為本路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

茶槍

方輿勝覽王介甫送元厚之詩新茗齋中試一旗茶芽謂之一槍一旗

明按歸正集云茶芽有数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號一槍一旗次曰紫芽一芽帶兩葉號兩旗一槍其帶三四葉者皆老矣

蒙頂茶

同上雅州蒙山之頂産茶最香受陽氣全故也文彥博謝人惠蒙頂茶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

柘漿

談薈容齋隨筆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柘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鱉炮羔有柘漿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析朝酲以蔗漿為餳可解朝酲也柘與蔗通是也蔗漿曝成飴亦名石蜜即糖霜

菘為菜之總名

靈壽縣志靈壽産白菜芥蘿蔔爾雅作蘆萉郭註云萉宜作菔三種古皆名菘紫花菘者今之蘿蔔芥菘者今之芥菜晚菘者今之白菜菘其總名也

波稜

唐書太宗時尼波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云頗稜西國菜名僧攜其子入中國訛為波稜

明按此菜自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為波稜耳見韋絢嘉話錄

蒲脯

野客叢書馬銑註文選云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此見漢人雜説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于史記誤矣

明按風俗通義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今人但知有指鹿事耳

筍

王氏農書陸佃云筍字從旬從日包之日為筍解之日為

竹又云字從竹從旬〻内為筍旬外為竹也

稚子

冷齋夜話杜詩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並母眠世人多不觧稚子為何物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绷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筍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蹲鴟

爾雅翼卓王孫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詳其始意本謂其土肥美粒米狼戾鴟鳶下啄因蹲伏不去耳而前世相承謂蹲鴟為芋言蜀川出者形圓而大状若蹲鴟云芋字或誤作羊故南朝有謝人饋羊者以蹲鴟為言顏之推記之以戒子孫

明按王氏農書芋一名土芝齊人曰莒蜀呼為蹲鴟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註解蹲鴟芋也芋訛作羊字後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觧字義久而尋繹方知如此

尭韮

宋施青臣繼古叢編云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尭韮對舜華梁元帝玄覽賦以尭韮舜華對金鹽玉豉梁太子賛河南菜啓云尭韮未儔姬歜未喻用尭韮者多矣而不知所出後見典術云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尭也天星降于庭感百陰而為昌蒲焉今尭韮是也

明按昌陽一名尭韮即菖蒲也又爾雅翼云荃菖蒲也一名蓀切之為菹謂之昌歜以文王所嗜故云昌歜亦云姬歜 據此則尭韮姬歜亦非两物矣

舜華

爾雅翼木槿今人植為籬見生之物也其花朝開暮落一名為舜華或呼為日及詩云顔如舜華陸機賦云如日及之在條莊子以為朝菌亦此物也

明按木槿花楚謂之葛秦謂之㮣其花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然茶令人不睡木槿令人睡莊子所云朝菌乃鷄㙸之類非木菫花也

苜蓿盤

稗史彙編開元中東宮官寮清談薛令言為左庶子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〻照見先生盤〻中何所有苜蓿長闌

干上幸東宮因題其傍云若嫶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言恐謝病歸

韭萍虀

晉書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惟韭萍虀豆至難煑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虀乃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蒟醬

升菴集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蒟醬蓽茇也生于番國大而紫曰蓽茇小而青曰蒟醬可以調食故云醬

雞菌

升菴集祭氏毛詩名物鮮引莊子云雞菌不知晦朔今本作朝菌雞菌〻如雞冠也今雲南佳菌雞㙟即此物也

䒴蒩

爾雅翼䒴杜子春讀為卯陸璣曰䒴與荇葉相似江南人謂之蓴菜亦謂之水葵周禮有䒴蒩蓋用此物為蒩鄭大夫誤讀為茅不可從也

芣苢

爾雅翼芣苢婦人所採今車前子是也說文乃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謂韓云芣苢是木似李其實宜子孫王肅亦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于西戎王基駁之曰王會所記䄂物奇獸皆遠方各出土地所產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𢬵周南所云采〻芣苢乃草也非木也

卷耳

宋陸佃埤雅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枲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荊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耳亦名蒼耳叢生如盤

明挼博物志曰昔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而胡枲子著于

羊毛蜀人得其種植之名曰羊負來即今之枲耳也一名卷耳詩云采〻卷耳是也諸荊楚記以卷耳為蒼耳通志辨其不然卷耳似鼠耳而有刺易粘人衣即今卷菜葉如連錢者是也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

雍菜

通志雍菜主解葛毒南人先食雍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張司空曰魏武啖野葛一尺應是先食此也〔遯齋閒覽此菜出東夷古倫國以甕盛之故曰甕菜而通志以為雍志傳寫之訛也〕

五天

清異錄藥有五天決明為肝天紫苑為肺天神曲為脾天
遠志為心天蓯蓉為腎天

山藥

負暄襍錄山藥本名薯蕷避宋英宗諱遂名山藥炊飯本
名蒸餅避宋仁宗諱故改南唐主諱煜故改鸜鵒為八哥

黃精

廣雅曰黃精龍銜草也本草曰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明按本草黃精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
窮一名鹿竹生山谷中又仙經云服其花勝其實服其

實勝其根名仙人餘糧

金盤玉豉

列女傳湘水謗食金盤可以支長久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註云金盤五加皮也玉豉地榆也
明按金樓子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
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惟此二物可以煮石

盧橘

升菴集上林賦盧橘夏熟註不言何物三體註指為枇杷
然予覩上林賦又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偶閱異錄
曰朱光錄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之至明年夏
變青黑色味絕美此盧橘也盧黑色此說近是
明按應劭註上林賦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
夏熟又按海錄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若柚而香冬
夏花實相繼或如彈子或如拳通歲食之名曰盧橘則
盧橘之非枇杷明矣

青子

餘冬序錄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之凡果至熟必變色自
青而黃或紅橄欖雖熟不變故曰青子

壽木華

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註云華實也壽木崑崙山上木也食其實者不死

美果

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芧栗

升菴集芧栗木果莊子所云狙公賦芧者是也今訛作芋
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專
以芧栗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明按夢溪筆談江南有小栗謂之芧栗以余觀之即莊
子所謂芧也以芧為茅文相近之訛也芧音序

禹餘糧

博物志海上有草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俗名曰自然
糧或曰禹餘糧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冠裳

皮弁與韋弁不同

陳祥道禮書鄭康成曰皮弁者古以白鹿皮為之蓋皮弁
存毛順物性而為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逆物性而又染
之文而已

明按陳祥道云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

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
之也

爵弁與韋弁各異

禮書孔安國曰爵弁韋弁也劉熙釋名曰以爵韋為之謂
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及觀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
爵弁先于綦弁（綦弁即皮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
爵弁為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
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非可以韋弁爵弁
為一也

幅巾

通志幅巾以全幅帛為之趙魏之閒謂之承露郭林宗折角巾謂此也

明按方言曰覆髻謂之幘亦謂之承露漢官儀曰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

角巾

古今原始晉制角巾以葛為之形如帢而横著之尊卑共服是為葛巾之始

金貂

獨斷金貂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貂蟬鼠尾飾之

法冠

事物紀原後漢輿服志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服之故以為冠楚執之法者服之御史是也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豸楚國效之註云獬豸冠也

進賢冠

事物原始進賢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董巴以為文儒之服漢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〻別貴賤自漢始也

遠遊冠

丘光庭兼明書曹子建求通親〻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銳曰辭〻國遠遊出征也明白非也遠遊冠名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也

術士冠

玉海前漢書五行志天將雨鷸知之師古曰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冠以鷸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士冠

鷸冠瓊弁

禮記疏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僖二十八年左傳初楚子玉自為瓊弁

接䍦

困學紀聞爾雅註睫䍦白帽也江東取白鷺縗背上長翰以為睫䍦一作接䍦山簡傳作接䍦

席帽

顧起元說畧考輿服志席帽之製本野夫岩叟之服以草

羅為之巾下又加以席帽故曰重戴宋初御史臺皆戴之餘官或戴或否新進士亦戴之釋褐即止蓋統貴賤咸服之矣石林燕語云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清涼傘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則所云重戴者以兼用帽清涼傘而得名也其謬甚矣青箱襍記云宋初猶襲用唐風人皆㫋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似認席帽重戴為二亦誤也

明按事始席帽本羌人之服以羊毛為之謂之氈帽至秦漢中華競服之後以故席為骨謂之席帽女人戴者其四面垂下網子飾以珠翠取其隱蔽也

幞頭

宋俞琰席上腐談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訛為幞

白題

墨莊漫錄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或作蹄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骨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博識余嘗疑之蓋白題乃胡人氈笠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蓋以胡人旋舞而笠斜也

渾脫

朝野僉載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于是驗焉

弁髦

群碎錄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冠則棄之

十二章

玉海周禮司服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畫于上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于下裳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

明按尚書註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公自山龍而下九章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不過五命

五服

尚書皋陶謨五服五章哉蔡註云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明按蔡元度曰周官司服公服袞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公有降龍無升龍別于天子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自上至下凡五等故曰五服

黻

白虎通義紼者蔽也行以蔽前春秋正義芇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韍一作芾一作紼一作紱又名韠

文繡

䡾物攷辨卷之六十

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偹謂之繡

公袞亦有升龍

禮書周禮交龍為旗覲禮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衣章之飾蓋亦如此則龍之一升一降乃不為亢君德之象也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袞亦有升龍矣康成謂天子袞有升龍降龍公袞無升龍誤也

金紫銀青

歸正集漢官謂之金紫者金印而紫綬也銀青者銀印而

青綬也唐宋以来近臣皆服紫而以金飾魚符繫于帶間以明貴賤謂之紫金魚袋後世官不佩印名與漢同而寔異也

魚袋非古

懶真子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常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以魚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以盛此魚唐輿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緋飾之謂之章

䡾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服蓋有據也

唐章服

玉海唐書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龍朔二年孫茂道奏八品九品衣碧從之高宗上元：年勅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五品緋金帶六七品綠銀帶八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

宋公服

宋史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

品以上服緑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
以革帯幞頭烏皮靴自公卿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翠被
埤雅翠鳥謂之翡翠雄赤曰翡雌者曰翠小者謂之翠碧
一名魚虎一名魚師竹善捕魚楚王以其羽飾被左氏傳
所云翠被豹舄是也
明按通志翡翠爾雅曰鷸音律其羽可以飾器故有鷸
冠
復陶

事物原始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弁秦復陶杜註
云復陶雨衣也
吉光裘
西京襍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入火不焦
上時服之以聽朝
曳阿
說類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云阿為細繒錫為
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為繒之故考之水經註云東阿縣出
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是也繒出
于阿即目為阿猶之黿出于蔡即目為蔡驢出于衛即目
為衛紙出于剡即目為剡也
輕容
唐類函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
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
明按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即世俗所謂銀條紗
也後人妄改為庸或改為稀蓋不知其所出耳
火浣布
梁任昉述異記南方有火火出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

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榦至火生草木皆落如中國時也取
此木以為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緝之為火浣布一名火毳
明按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浣之必投
于火又按十洲記云南荒外國有火山火中有白鼠土
人以水沃之則死取其毛織之以為布然則火浣布固
有二種也
鮫布
述異記揚州有蛇市人人鬻珠玉而雜貨鮫布鮫人即泉
先也亦名泉客又云南海出鮫綃紗泉先潛織亦名龍紗

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
明按述異記下卷又云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
廢機織泣則出珠蓋水怪也
冰蠶
拾遺記員嶠之山有冰蠶長十寸黑色有鱗角以雪霜覆
之然後為繭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唐
堯時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織貝
尚書蔡傳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云貝錦是也今南夷人

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明按臨川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
染五色而織亦成文者曰織文
荃葛
兩漢雋詞江都王建傳遺建荃葛師古曰荃細布也字本
作絟葛即今之葛布也
吉貝
宋方勺泊宅編閩廣多種木棉紡織為布名曰吉貝海南
蠻人織為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布也

明按程大昌演繁露云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
精曰氎今之吉貝亦緝花為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
名耶抑兩物也明當攷博物志曰南史言林邑等國出
古貝木白當以古字為正吉字或傳寫之訛耳
香荃
洞冥記波岐國產荃靡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為布
曰春蕪布亦曰香荃布
白越
兩漢博聞明德馬皇后賜諸貴人白越三千端註曰白越

白布也
明按蘇秦傳曰錦繡千純裴駰註曰純端名又按演繁
露云左傳昭六年豐賈以錦幣二兩道予註云二丈為
一端二端為一兩一兩一疋也二兩蓋二疋今人謂一
端為一疋誤矣
束帛
賢奕編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
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明按束帛十端為五匹作一束也

毾㲪

西漢博聞西域傳天竺國出細布好毾㲪註云毾他闔反㲪音登毛席也

華布

華陽國志益州有梧桐其華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

荅布

西漢博聞馬援傳公孫述為馬援制都布單衣注云東觀記曰都作荅前漢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

明按師古曰荅布粗厚之布也讀者妄為疊音失其義

矣

裋褐

西漢博聞貢禹傳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明按顔註分裋褐為二索隱云以褐布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謂之豎褐以索隱為正

緼袍

玉海玉藻云纊為襺緼為袍註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純著新綿謂之襺雜用舊絮名為袍

短後衣

夢溪筆談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攷其是否說武人多云短後衣不知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短後之衣皆非武人服也

明按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註以為粗句之狀吾人以為武士所服似亦未可盡非

素積

席上腐談古之素積即今之細摺布裙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註云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蹙其腰中積

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弋綈

玉海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綈服御無增益註云弋黑色綈厚繒

青衿

唐書咸通中禮部侍郎劉允章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

襏襫

王氏農書蓑雨衣毛公詩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唐

韻云蓑草名可為雨衣又名襏襫

龍具

程大昌演繁露王章卧牛衣中註云龍具也按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以被牛蓋蓑衣之類也

明按王氏農書類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呼為龍具者前漢王章卧牛衣中晋劉寔好學少貧苦口誦手繩賣牛衣以自給制牛之有衣舊矣又劉公詩云百獸冬自煖獨牛無能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人

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汝何以報黍離滿東臯

鞶即帶

禮書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革帶也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帶之囊非也

韋帶

兩漢博聞周磐解韋帶就孝廉之舉註云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

錦帶

禮書玉藻曰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氏曰居士命士也居士錦帶以其有脩成之文也弟子縞帶以其有變道之質也

明按居士即處士其名昉此

衣船

稗史彙編襟紐為衣船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衣襆

通鑑辨誤義熙十二年沙門曇永使王華提衣襆自隨史炤曰爾雅裳前幅謂之襆余按爾雅所謂裳前幅者自是

纀字此纀字音房玉翻帊也所以包裹衣物䙰舒襆被而出韓愈文所謂襆被入直皆此類也炤音義皆誤

九州被

後漢書邊讓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于曹操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单衣襜褕則有餘

被池

俟鯖錄正俗云或問今以卧氈著裡施緣者何以呼為被池荅曰池者緣飾之名謂其象如池水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証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為緣者猶呼

之為被池此氈亦有緣故得名池耳

邪幅

日知錄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戰國策蘇秦贏縢負書擔橐吳志呂蒙為兵作絳衣行縢是也

衩衣

通鑑辨誤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史炤曰衩楚懈切博雅裙裾衩謂之縷衩余按史炤此釋殊不可曉不知衩衣二字今人所常

言也凡賓以禮服至者主欲從簡便必使人傳言曰請衩衣客于是便服進又有服宴褻之服而過服禮服者必謝曰衩袒無禮可見今衣之說起于唐人而通行于今世也

笄

禮書古者笄亦謂之簪易曰朋盍簪鄭氏謂笄即今之簪也

絛脫

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云絛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絛脫為臂飾即今釧也唐徐堅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條達又作跳脫蓋條脫條達跳脫總是一物而異名

金鳳衣

徐應秋談薈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金鳳銀鵝蓋舞者之衣也

長相思

侯鯖錄古詩云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註云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

副編

漢制攷周禮追師副編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后服之以從王祭祀編以髮為之若今之假紒服之以桑

步搖

釋名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錦纏頭

歸正集漢成帝時趙飛燕善舞帝觀之恐釵鈿墜落輒以錦纏之此其始也

褘衣揄狄闕狄

禮書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衣服褘衣揄狄闕狄鄭康成曰狄當為翟〻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王后之衣畫翬者為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畫揺者為揄翟祭先公則服之闕狄刻而不畫祭群小祀則服之

繡䄌

升菴集後漢書諸于繡䄌註云繡䄌半臂也諸于掖衣也俗名䄌掖

明按困學紀聞云揚雄方言襜褕短者曰闒以西謂之統䄌俗名䄌掖毛晃曰統䄌一名諸于

銀艾

兩漢博聞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註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

盭綬

漢書高帝初諸侯王置金璽盭綬註云盭綠也草名出琅邪平昌縣似艾染綠因以為綬

舄履屨

續筆叢事物紀原云世本云于則黃帝臣名作扉履扉草曰又云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寔錄曰單底曰履複底曰舄古今註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服曰舄朝服曰履燕服曰屨也

蒲履

寔錄始皇二年始以蒲為履

絲履

寔錄鞋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古今註云魏文帝寵段巧笑始製絲履按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

不履絲屨則周人已用絲為屨矣

珠履

國策春申君上客三千躡珠履

穿履

後魏書王遵業好着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東郭履

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

屣履

漢書雋不疑暴勝之屣履起迎屣履納未正也即倒屣而迎之意

變履為靴

學齋佔畢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為靴

飛雲履

雲仙雜記白樂天製飛雲履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

明按胡應麟云六朝前率以草為履古稱芒屩蓋賤者之服大抵皆然唐張志和以稷為履至五代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常履蒲靸是也

鸞靴

藝林學山周禮有鞮鞻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為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則總章伶人服之唐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鸞靴入鳳幃之句

明按胡應麟云履也屐也屧也舃也四者小異而大同古男子婦人共之自唐宋五代婦人纏足遂專以弓鞋屬之婦人而履屐屧舃皆歸之男子耳

扉屨

隣幾雜志釋名齊人謂韋屨曰扉扉皮也以草為之亦曰扉屨

明按升菴外集云方言曰扉麤屨也絲作曰扉麻作曰扉扉符費切然此以皮為之以麻為之以草為之皆曰扉屨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錄

飛走

羽族之長

禽經鳳雄凰雌亦曰瑞鶠亦曰鷟鸑羽族之長也

雞趣

禽經鸞瑞鳥一曰雞趣張華註曰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天下太平則見其音如鈴蠻

蠻然也周之法車綴以大鈴其聲如鈴故曰鸞車後改為鑾

鳳鸞

物類攷五采而多赤者鳳多黃者鵷雛多青者鸞多白者鷟鸑黃帝聽鳳律作曆故曰鳳曆

明按禽經曰青鳳為鸞鳳善鳴鸞善舞

足足般般

升菴集薛道衡文云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精衛

山海經炎帝之女渡海溺死其魄化而為鳥常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報其冤也

王母

張邦昌墨莊漫錄杜詩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以為瑶臺之王母中官陳彥和云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子美所言

乃此禽也

明按蜀中果有此鳥然以此解杜詩恐非作者之意

昆雞

西漢博聞司馬相如傳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

玄鶴

古今註鶴千歲則變蒼二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

明按禽經云玄鶴胎生能化而為仙又曰鶴為仙人之騏驥故曰仙禽

翡翠即[illegible]

通志翡翠即鷸爾雅曰鷸音律其羽可以飾器物

鵠為飛奴

開元遺事唐張九齡養羣鵠與親戚書繫於鵠足依所教飛往投之號飛奴

鴛鴦為疋鳥

古今註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避株即吐綬

師曠禽經曰頸有米囊曰避株張華註云雉屬頸有米色

作囊過樹木則避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明按吐綬鳥一名功曹見崔豹古今註

陽鳥

物類志鴈陽鳥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則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焉

明按鴻鴈愛陽而惡陰秋南來春北去來則霜降南人謂之霜信禹貢疏曰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曰陽鳥

御蘆

淮南子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御蘆而飛以避矰繳

鷖即鷗

埤雅鷖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列子曰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今鷗字從鳥後人加之也

明按蒼頡解詁曰鷖鷗也一名水鴞

鶩

陸佃埤雅尸子曰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故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鶩也鶩不散遂而

又乘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

明按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誤以野鴨為鶩也

桑扈

丘光庭兼明書爾雅桑扈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嘴曲食肉好盜脂膏食因以為名此說非也按下文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豈諸扈皆善為盜而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為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閒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

白俗呼白鵵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扈而郭註謂
竊脂為盜脂肉何其謬也
明按竊脂蓋一名而二種釋鳥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
蓋對剖葦而言之所謂好盜脂肉者是也桑扈竊脂對
竊丹言之所謂淺白色者是也呂氏讀詩記亦從其說
光庭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耳

杜鵑非鶗鴂

埤雅杜鵑一名子規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鳥夜啼達旦
血漬草木凡始鳴皆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說文所云蜀王

望帝化為子巂是也今謂之子規爾雅又名巂周啼必向
北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楚
辭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則杜鵑似非
鶗鴂蓋鶗鴂一名鵙此言是也蓋陰氣至而鵙鳴故百草
為之芳歇

喚起催歸

墨客揮犀韓退之詩云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
鳥裏更與盡情啼曾黃直曰余兒時每吟此詩了不解其
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喚起
催歸二鳥名也催歸即子規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
於春晚則鳴江南謂之春喚

鶡旦

徐鑒禮經外解月令鶡旦不鳴禮引詩又作盍旦註云盍
旦夜鳴求旦也郭璞方言註云鳥似雞冬天晝夜鳴今北
方有鳥名寒號蟲即此也說文作鶡鴠又作鳱鴠

鵙

同上月令鵙始鳴鵙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禽經
曰伯勞飛不能翺翔直刺而已形似鸜鵒鸜鵒喙黃伯勞

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鵙必單棲鶖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性
亦能搏擊俗名鳳凰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鴛鴦滇
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至旦乃息
明按事物原始鵙一名博勞一名伯勞又曰鶪鵙是也
鳴冬至止

一鳥七名

禽經鳲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鵠鵴鳴自呼亦曰獲穀春耕候
也註曰鳲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鵖鴔戴鵀
即首上勝也故曰戴勝農事方起此鳥鳴於桑間云五穀

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云戴勝降於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

戴勝非布穀

埤雅釋鳥云鵖鴔戴鵀郭璞曰鵀即頭上勝也俗呼戴勝三月飛在桑間月令所謂戴勝降於桑是也方言曰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似誤蓋鳲鳩布穀也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工興而戴勝鳴則鳲鳩與戴勝當非一物

雞跖

詞林海錯淮南子云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数

隼為鷙征

詩疏隼鷂也齊人謂之鷙征亦謂之題肩

風翔則風

禽經風翔則風註曰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禽經雨舞則雨註云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廷也

鵙鳩

詩經同異錄郭璞曰鵙鳩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食魚陸璣曰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其名有三其實則一蓋鳥之摯而有別者歐陽氏曰關雎之詩不取其摯而取其別是為得之

明按詩測曰鵙鳩者王鵙也其性自然知有君臣杜甫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故謂之王鵙

倉庚

禮記正義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鵹黃也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

嚶鳴非黃鸎

野客叢書詩代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註並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鸎門中其後遂多祖述之者然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鵙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嚶嚶為黃麗用自漢已然矣不自樂天始也

鸒斯

同上毛詩弁彼鸒斯鸒鳥名也斯衍詞如曰螽斯鷺斯之類

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鷥斯則失之矣

乍鷚

金罍子禽經曰鷚上有赤楊用修註云上飛而上也鷚之飛不過尺莊子所云乍鷚亦尺也

翠

禮記註疏内則云舒鴈翠又云舒鳧翠舒鴈鵝也舒鳧鴨也翠尾也

上樹下水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

皆不然有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喙於翼間

雌雄

宋俞琰席上腐談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

鳥孕

禽經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鷁相眡而孕鵁鶄睛交而孕

明按鵁鶄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睛不眨則生雛

鴟鴞非巧婦

呂氏讀詩記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

明按呂東萊曰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曰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詩疏所云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以此解詩誤矣

鵂鶹

埤雅鵂鶹怪鴟也其鳴即雨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噉蚊虻鴟服鬼車之類莊子所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也顏之推曰雀矣夕瞽鵂鶹

一名鵂鶹

桃蟲

詩經同異錄周頌小毖之篇云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此成王嗣位之初而求助於群臣之詩也言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為不慎後為大禍猶鳥之始小而終大也正義曰桃蟲巧婦也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

鸋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或謂之䳢雀郭璞曰即鷦鷯也陸璣疏曰即鷦鷯也蓋一物而有九名焉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詩云拚飛維鳥謂此也

明按鄭箋云鷦之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又按月令征鳥厲疾註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乃鷹之別名非桃蟲也鴞者惡聲之鳥亦非桃蟲也鄭箋似不可泥

麟吐玉書

闕里志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符瑞志曰牡曰麒牝曰麟）

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

觸邪

論衡獬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以羊觸之又山海經曰獬廌獨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狗

百獸長

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又説文曰虎山獸之君

李耳

方言江淮南楚之間謂虎為李耳故虎食物遇耳即止以觸諱故也

明按埤雅虎行則以爪坼地觀奇偶而卜食故今人畫地觀奇偶者謂之虎卜

犀

埤雅犀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妥亦有一角者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

象

埤雅象牙生花必因雷聲體具十二生肖肉惟鼻自其本

肉膽不附肝隨月而轉

明按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熊白

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名曰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則在掌

明按爾雅翼曰雄者曰雄熊雌者曰羆

豺祭獸

爾雅翼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蓋霜降之日殺獸四面陳之謂之祭獸世以為祭天而魏蔣濟云豺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亦非祭天也

明按漢書郊祀志云下至禽獸豺獺有祭師古曰豺祭獸獺祭魚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

狼狽是二物

酉陽雜俎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短每行常駕於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為狼狽

蟨

埤雅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之走故號比肩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其名謂之蟨）

明按說苑孔子曰邛邛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獸者非性愛蟨也為得甘草而貴故也然則負蟨者或邛邛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周書王會註以為邛邛似鼠邛邛負之而走則似邛邛為蟨也其說非矣

鹿馬

露書韓非子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亦有似鹿者矣趙高所指寧無自乎

黃能

梁任昉述異記堯使鯀治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猶與

愛日齋叢抄曲禮使民決嫌疑定猶豫孔氏曰說文云猶與皆獸名猶玃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

之故曰猶豫

明按兩漢博聞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云猶如麐几善登木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恐人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說隴西俗謂犬子為猶豫又按升菴集云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貔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貔也據此兩說　猶豫為一物不知說文果何所据也

流離

西漢博聞西域傳流離名獸出罽賓國師古曰魏畧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黄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
明按流離爲名少好長醜毛鄭舊說也以漢書觀之則獸部亦有流離又按毛詩疏曰流離梟也自關而東謂梟爲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

形夭

坦齋通編洪内翰謂靖節詩云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穓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黄帝時與帝爭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十五　帶經堂

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明按何燕泉先生曰朱子語錄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作向鄉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册乃作形夭無千歲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携来跋其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還之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麈

山堂肆攷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隨之皆視麈尾所轉爲準古之談者揮焉良爲此也

由鹿

宋景文筆記唐呂温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

伊尼

詞林海錯梵書謂鹿爲伊尼山谷詩照灘行鄣索焚野得伊尼

頻伽

吳郡疏支道林好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於橋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十六　帶經堂

下馬漫處忽生蓮花

屈產之乘

寰宇記晋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母飲兹泉生得龍駒晋屈産之乘盖此地所生良馬也

果下馬

杜祐通典濊朝鮮之地出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也
明按述異記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亦高三尺又按虞衡志德慶府瀧水縣出果出馬

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

草馬

刊謬正俗或問北馬為草馬何也答曰北馬壯健堪駕乘皆伏皁櫪秣而養之其北馬惟充蕃字常牧於草故稱草馬又淮南子云馬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汗血

兩漢博聞應劭曰大宛有天馬種蹹石汗血汗從前髆出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十七　帶經堂

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謂蹹石而有迹言其蹄之堅利也

象龍

漢書馮奉世西至大宛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也或曰象龍馬名

龍子

五色線開元時得異馬於齊魯之郊名曰龍子

一匹

侯鯖錄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匹耳故人呼馬為一匹風俗通義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曰馬死賣之得一匹帛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匹與馬相匹耳

文馬

燕明書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杜註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却走馬以糞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飛走　大　帶經堂

金壘子張平子東都賦云却走馬於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兎蓋用老子語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糞字下合用車字第不言耳古者兵不用騎戎馬生於郊馬駕兵軍也却走馬以糞馬駕農車也

明駝

升菴集木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改作鳴非也駝卧腹下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明駝另是一種日行五百里）

明按槖佗今曰駱駝音之轉也性能知水源辨風候故往外國者多乘之

衛子山兒

餘冬序錄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見釋常談呼獮猴作山兒見傳燈錄

犬名

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嵩犬名獒韓國有良犬曰盧黑色宋有駿犬曰鵲白色

周留

蟫林異物志水牛曰周留

太牢

野客叢書太牢有謂牛羊豕具少牢有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

烏龍

宋朱章淵槁簡贅筆韓偓詩云洞房深閉不曾開橫卧烏龍作妬媒或問余烏龍出於何典余曰續仙傳云韋善俊攜一大號烏龍化為龍乘之而去

厥尾

餘冬序錄劉貢父詩話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

明按崔豹古今注曰狗一名黃耳

虎子亦曰狗

紫桃軒集爾雅犬子曰狗虎子熊子亦曰狗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然則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亦未大懸絕耶

豕

爾雅豕生三曰豵二曰師一曰特四蹢皆白曰豥　駭其跡刻絕有力者曰豝牝曰豝又說文曰壯豕為豬小豕謂之

豚

明按篆文梁州以豕為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

沐猴

焦氏筆乘史記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罽賓國見漢書郭義恭廣誌曰沐猴即獮猴也不知者以沐浴之沐解之

顧兎

楚詞辨証屈子天問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此言兎在月中則顧兎但為兎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兎耶則顧又為瞻顧之義而非兎

名蓋不可曉

明按在天問則顧為兎名在上官桀之言則又為瞻顧之顧兩義並行各不相悖

兎亦有雌雄

埤雅說者以為天下之兎皆雌惟月中顧兎為雄故皆望之以寘氣然兎自有雌雄不專視月古樂府云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雌雄蓋雌雄之難辨者云爾

明按東坡詩云寒兎煖足來撲握註云撲握即撲朔兎

也古文苑作撲握

禽獸互稱

金壘子二足羽為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兎馬羊猴雞狗猪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猨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為簨虡天下之大獸五贏屬羽屬鱗屬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註云四獸為軍陳是朱鳥青龍亦皆獸也

通鳥獸之語

餘冬序錄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春按韓子詹何與弟子夜坐有牛鳴門外弟子曰黑牛也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頸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端論衡廣漢翁偉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馬目眇罵此馬蹇此馬罵彼馬眇其御不信往視彼馬果目眇此能解六畜語者梁典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逆左右問故答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

俄而使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都耆舊傳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有覆車粟此能解鳥語者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遼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皆妄耶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一　終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德宣常吉氏録

昆蟲

昆蟲

西漢雋言成帝紀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蟲衆蟲
許愼云昆與蚰同乃蟲之總名而康成以昆蟲為明蟲失
之矣

蟲豸

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聾蟲

餘冬序録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
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蟲可也

畫龍

野客叢書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嘆曰譬如畫龍不成反
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反類狗此誤以為
畫龍不知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耳正如令狐德
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亦避
虎字也

龍有翼

明王禹聲震澤紀聞明宣宗一日於禁中閲畫見龍有翼
而飛者召閣三楊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有能知者否
時陳繼官檢討對曰龍有翼者名應龍上問出何書曰見
廣雅命取廣雅觀之果然上大悦

明按廣雅龍有翼曰應龍有鱗曰蛟龍有角曰虯龍角
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

秋為夜

埤雅鄘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
寢於淵龍以秋日為夜豈謂是乎

尺水當作尺木

金罍子桓譚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水無
王天下按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
此不能昇天則謂尺水者君山誤也

明按獻帝春秋云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赤文緑字

尚書中候充沉璧於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緑字

蛟

埤雅蛟龍屬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又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說文曰蛟龍屬也無角曰蛟

明按相書所謂交眉即蛟蜃之眉也

鮫珠

埤雅鮫海魚也狀似鼈而無足皮間有珠可以飾刀其子驚則入母腹中

明按埤雅又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鯨鯢

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莫敢當者其雌曰鯢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三足曰能

古今注龜三足曰賁鼈三足曰能鼈一名河伯從事

蜃樓海市

事物原始雉與蛟交而生蜃其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如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俱紅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也

明按曆書云雉入大水變為蜃乃大蛤也又瑣言云蜃大蛤也則蜃與蛤似為一物

恙

風俗通義恙毒蟲也喜噬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乎

泥

能改齋漫録後漢周澤為太常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射工

博物志江南射工蟲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能殺人一名蜮一名短狐

明按左傳蜮含沙以射人影居山林水旁又名沙蝨

豹文鼮鼠

野客叢書郭璞註爾雅謂豹文鼮鼠漢武帝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唐藝文類聚亦同此說余攷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惟後漢竇攸家傳云光武得豹文之鼠問群臣莫知之攸曰此鼮鼠也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飛生

江隣幾雜誌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鵰莫有識者有自西山來者曰此鼮鼠也一名飛生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也

五技

埤雅荀子曰鼮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技能皆有窮極也

明按鼮鼠一名梧鼠即飛生也

洛鯉伊魴

埤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

明按魴一名鯿今之青鯿也故又曰鯿魚

鮪

埤雅鮪魚似鱣而青黑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仲春始出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古今註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明按河津一名龍津兩旁有山魚上為龍不得上輒暴鰓水次

樗蒲魚

事物原始樗蒲魚一名蜡（宅）一名水母生東海大者如床小者如斗無腹胃眼目以蝦為目蝦見人而驚蜡則沉矣

丙穴魚

侯鯖錄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水沔陽有魚穴穴所常以二八月取之酈善長云柘枝山中有丙穴穴大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月游渚冬入穴故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或謂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

魚波

史記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作陂言大波養
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改波爲坡又讀爲被皆失
之矣

彭越

老學菴筆記歐陽文忠嘗愛林逋詩云草泥行郭索雲木
呌鉤輈謂其語新而屬對親切也鉤輈鷓鴣聲郭索蠏行
貌太玄經云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無腸公子

抱朴子蟹曰無腸公子龜曰先知君

鳳子

宋龐元英文昌雜録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言蛺蝶
大者名鳳子詞人罕用惟韓偓詩云鳳子輕盈膩粉腰正
爲蝶也

蝍蛆

爾雅翼張揖廣雅云蝍蛆吳公也莊子曰蝍蛆甘帶司馬
彪曰甘帶小蛇蝍蛆喜食其腦

明按山東人呼蜘蛛爲蝍蛆亦能制蛇郭璞以爲蝍蛆
似蝗許叔重以蝍蛆爲蟀蟀皆誤也

寄居

異物志寄居蟲形如蝸牛而大用火炙其殼頭便出此蟲
常寄居螺殼之中實非螺也

蟪蛄

埤雅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
故不知春秋按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蜩
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云
不知春秋也莊子音義以爲此即楚詞所云寒螿按風土
記曰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則寒螿蟪蛄又爲兩物

明按蟪蛄廣雅謂之蟧邑方言曰齊謂之螇螰釋蟲云
蜓木螇螰也一物四名

螗蜩

埤雅螗一名蝘似蟬而小江南謂之螗蛦方言曰楚謂之
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按詩言如蜩
如螗則知螗與蜩寔非一物也寒蜩亦似蟬而小一名蜺
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方言又名蜺又謂之啞
蟬其寔非啞也得寒露吟風乃鳴耳又一種似蟬而小綠
色北人謂之螓額廣且深即詩所云螓首蛾眉是也

跂行喙息

兩漢博聞匈奴傳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物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跂音岐蝡人兖反

文人謬誤

升菴集蔡郎中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蛩為蟣蝝詩義以蟲為螻蛄高誘以乾崔為蟋蟀誤謬何啻千里

斯螽莎雞蟋蟀

詩經同異錄詩緝曰斯螽蚣蝑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

一名舂黍陸璣曰幽州人謂之舂箕似蝗而小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江東人呼為吒蛨摘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蜢一物五名詩緝曰莎雞絡緯也釋蟲云翰厚天雞詩疏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樗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班色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一物六名郭璞曰蟋蟀蛬音拱一音邛陸璣曰似蝗而小一名蜻蛚精列一物四名周子曰斯螽以股鳴莎雞蟋蟀以羽鳴本絶然三物不可混而為一蓋斯螽蚱蜢一物也莎雞絡緯一物也蟋蟀促織一物也朱子集傳乃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特未深考耳

熠燿

詩經同異錄東山之二章曰町畽鹿場熠燿宵行周公東征三年述歸士思家之意曰在外既久室廬荒廢町畽之地則鹿以為場矣熠燿之蟲則宵行於閒矣此不易之解也朱子乃曰熠燿行不定貌宵行蟲名恐未可泥

明按毛公傳崔豹古今注皆云螢火一名熠燿一名燐非也董逌詩詁曰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喉下明如螢故名火行據此則熠燿之非螢明矣蓋螢能

飛熠燿不能飛也燐乃鬼火亦非螢

肥遺

博物志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復育

五色線蟬未〃時名復育朽木所化也常翾見復育剖而視之腹中猶有爛木

鯢

中華古今注魚子曰鱦亦曰鯢如撒散米凡魚子總名鯤

小蟲之屬

攷工記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屬仄行蟹屬連行蛭屬紆行蛇屬以脰鳴者鼃黽屬以注音咒鳴者注喙也以喙鳴者青蛚屬即蟋蟀也以旁鳴者蜩蜺屬以翼鳴者發皇屬以股鳴者斯螽屬以胸鳴者榮原屬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

物類知曆法方位

蓮窓日錄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月甲子庚申日璫珜閉口不食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可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雞能司晨犬能警夜而已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二 終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太倉周象明懸著氏輯
姪　裕南卓氏訂
男　德宣常吉氏錄

植物

瓊花

續筆談瓊花惟揚州后土觀有之世無別種唐人題咏極多至如玉蘂花則長安唐昌觀中之物也山礬本號瑒花而魯直易名山礬者也梔子佛書所謂薝蔔花者也四花皆色白而有香然貴賤若天壤之懸絕楊用修乃混而一之謬矣

明按闡見雜錄揚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郡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嘗分植禁中明春輙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又按揚州志云瓊花唐所植也至正閒枯死據此則瓊花植於唐再榮於宋一揭於金而枯死於元世遂無遺種矣

牡丹非至唐始盛

說郛歐陽永叔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無題咏獨劉夢得有咏魚朝恩宅牡

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苕溪漁隱容齋隨筆皆引元白數詩
以正歐誤信矣李綽尚書故寔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
康集云水際竹間多牡丹牡丹固不至唐而始盛也

木芍藥

通志牡丹一名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

木芙蓉

事物原始芙蓉有二種出於水者謂之草芙蓉荷花是也
出於陸者謂之木芙蓉又名木蓮八九月開花故又名拒
霜白樂天詩云水蓮開盡木蓮開是也

玉蘂花

事物原始玉蘂一名鄭花條蔓如荼蘼冬凋春茂花鬚出
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髣髴膽瓶其中別抽一
英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蘂儼如刻玉故名玉蘂蓋群芳譜
所未有曾端伯以為瑒花李衛公以為瓊花黃山谷以為
山礬丹升圖以為梔子皆非也唐人甚重此花故唐昌觀集
賢院翰林院皆有之

梔

爾雅翼梔可染黃花白而香凡草木之花不過五出惟梔
六出大者至七出一名木丹一名越桃上林賦謂之鮮枝
或云此即西域之薝蔔花或云薝蔔金色花小而香西方
甚多非梔也

合歡即青棠

通志合歡一名合昏一名青棠一名夜合其木似梧桐其
葉互相交結風來即解植之庭階使人不忿至暮而合故
嵇康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芳苓

詞林海錯枚乘七發蔓草芳苓註云苓古蓮字曹植七啓

搴芳苓之巢龜

優曇鉢

方輿勝覽新州產異花曰優曇鉢似琵琶無花而實

芙蕖

爾雅翼毛詩義疏芙蕖莖為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
芙蕖其實蓮青裹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為薏
明按古今注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香草

夢溪筆談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即今菖蒲也

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都梁

盛弘之荆州記都梁縣西有小山山上有停水水中生蘭草緑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為都梁山以為號縣受名焉

蘼蕪

爾雅翼芎藭之葉為蘼蕪其葉盖似蛇牀而香古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别以〻之亦猶相招

贈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即蘼蕪以夫當歸故下山逢之耳

耶悉茗

嵇含南方草木狀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花不香惟耶悉茗末利二種自胡移至不隨水土而變

杜衡

徐炬事物原始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衡可以已癭其氣如蘼蕪馬食之而徤走以其形似馬蹄故去馬蹄香戴之能香人之衣體

明按爾雅翼云杜若亦有杜衡之名故杜衡或只名杜釋草一名土鹵又謂之杜衡葵

芳芷

事物原始芳芷即今之香白芷也一物而多名曰葯曰芷曰芳楚謂之蘺晉謂之虂齊謂之茝離騷謂之辟芷又云芳芷煎湯沐浴極香謂之蘭湯故曰浴蘭湯兮小芳

陵苕

爾雅卬陵苕今凌霄花是也蔓生喬木上極木所至開花其端詩曰苕之華芸其黄矣鄭箋以為陵苕之花紫赤而

繁花衰則黄非也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又或以瞿麥根為紫葳瞿麥花紅亦非此類然則芸其黄者正其花開之色耳

明按通志苕有黄白二種依木而生今人謂之凌霄花一名女葳

宜男草有二種

通志萱草一名合歡一名無憂言能令人樂而忘憂花曰宜男風土記曰孕婦佩其花則生男又廣西記曰嶺南生宜男草小兒佩之辟惡止驚其花紫色朝生暮謝又名鹿

筆與萱草全別

明按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吳中呼為療愁花

萱非鹿葱

詩經同異録本草云萱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埤雅翼亦云此草又名鹿葱獨晏元獻公謂鹿葱花中有鹿斑文與萱大同小異開花亦不並時豈可以鹿葱為萱草乎朱傳以合歡解萱草則尤大謬蓋萱乃草類合歡乃木類也

明按毛傳云諼草令人忘憂言字作諼傳寫之誤也

菁茅

詩經同異録禹貢記荊州所貢曰包匭菁茅孔安國傳曰包橘柚也又曰菁以為葅茅以縮酒鄭康成註則以菁茅為一物與孔傳異周子曰包非橘柚也菁茅二物也菁即蔓菁他州皆有而荊州獨入貢者以其味善故也江淮之閒一茅三脊用之縮酒以供王祭菁與茅蓋截兩物矣明以謂包裹菁茅二物而盛之於匣以入貢斯為正解孔傳鄭註蓋兩失之

奄閭軒于

文選註司馬相如游獵賦奄閭軒于張揖曰奄閭蒿也軒于猶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

秀葽即遠志

困學紀聞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証之知其為遠志

赤箭

夢溪筆談赤箭即今之天麻草藥除五芝之外赤箭為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

交藤

許彥周詩話古詩山山採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多子

赭魁

夢溪筆談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鞾閩嶺人謂之餘粮本草禹餘粮註中所引即此物

胡蔓

蓬窓日録廣東肇慶有草名胡蔓又名羊角鈕食之斷腸

曼陀羅

餘冬序録曼陀羅草其葉如伽葉花有大毒末之置飲食

中令人皆醉

押不盧

癸辛雜識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今御院中亦儲之

燕支

雲谷雜記燕支今人或作臙脂又云烟脂古今注曰燕支起自紂々紅藍花汁凝作之以其烟所生故曰烟脂匈奴妻曰閼氏言其可愛如烟脂也

明按崔正熊云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

迷陽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困學紀聞云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蒹葭萑

詩經同異錄詩緝云蒹葭萑三物共十一名小者曰蒹䕸名云蒹一名薕郭璞云江東呼為薕荻似萑而小高數尺曰蒹曰薕曰荻是一物三名也大者曰葭一名華詩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葦曰葭曰蘆曰華曰葦是一物四名也中者曰萑蹠曰初生為菼長大為薍成則為萑一名鵻曰萑曰薍曰菼曰鵻是一物四名也故曰三物共十一名衛風葭菼黎黎大與中者言之秦風蒹葭黎黎小與大者言之豳風萑葦黎中與成者言之說者多混而為一特詳辨焉

女蘿

詩經同異錄菟絲一名女蘿木部有松蘿亦名女蘿一名唐蒙即采唐之唐爾雅云女蘿菟絲也故毛公有頍者弁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陸璣駁之以為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菟絲絕異蓋草木多有名同而實異者此類是也

匏瓠

詩經同異錄毛詩傳說文廣雅皆以匏瓠為一物非也詩云酌之用匏不聞以瓠為尊也又匏可為笙不聞以瓠為

笙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懸以渡水不聞瓠以
渡水也且埤雅云長而瘦者曰匏短頸大腹者曰瓠以形
言之既有大小之殊又瓠之性甘而可食匏之性苦而不
可食以味言之又有甘苦之别而指為一物可乎
明按說文曰瓠一名壺詩曰九月斷壺即此物也

茶蓼

靈壽志周頌良耜章正義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田有原
有隰故並聚水陸穢草依此則茶與蓼是二朱子詩傳謂
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非也

明按爾雅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邶風誰謂茶苦即苦菜
也周頌以薅茶蓼即委葉也鄭康成於地官掌茶注及
既夕注與鄭風有女如茶箋皆云茶茅秀乃是茅草秀
出之穗非彼二種茶也

草

說原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
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水先生蒺蔾也歲欲雨
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卷施

爾雅翼離騷曰朝搴阰皮木蘭兮夕攬攬一作洲之宿莽釋
草曰卷施草拔心不死郭璞以為宿莽

龍

宋陸佃埤雅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一名馬蓼莖大而赤
生水澤中高丈許詩曰隰有游龍者言其枝葉之放縱也

轉蓬

宋陳維室步客里談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為何物外祖
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即轉問之曰
轉蓬也

瓦松之誤

夢溪筆談唐崔融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之草也驗農黃而罕記段成式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
不聞梁簡文詩云依簷映昔邪乎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
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也
明按鄭樵通志垣衣曰昔邪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
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衣在井中謂之井中苔雖有
數名總之皆陰所生如今俗人所稱青衣苔耳

石髮

玄亭涉筆風土記云石髮苔也廣雅云石衣也

葑即蔓菁

通志蕪菁亦作蔓菁塞北名九英一名須一名蕵一名[illegible]蓯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之最益人者多種可以備歲饑孔明所至輒令兵士種蔓菁今江陵猶呼此為諸葛菜惟河朔最多詩云采葑采菲此即葑也

綠天

陶穀清異錄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植芭蕉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

兔葵燕麥

容齋隨筆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曰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明按爾雅云莃菟葵蘥雀麥郭璞註曰兔葵似葵而小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

苜蓿

西京雜記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蒿艾

顏師古刊謬正俗齋書云紀僧真夢蒿艾滿江驚而白之太祖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曰蕭一名萩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所用合脂爇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灸病者二草名既不同區類各別縱使齊高謬誤求會一時之應顯不當著之史策以誤將來詩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

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毛傳云葛所以為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以蕭艾為一物乎

明按續博物志云艾一名冰臺一名醫草

赤草

兩漢博聞光武紀中元元年赤草生於水涯註云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葭莩

兩漢博聞中山靖王曰今羣臣亦有葭莩之親師古曰葭
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

竹胎

續博物志今人呼筍為竹萌蓋本周禮註也說文謂之竹
胎

青士

王志遠玄亭涉筆竹譜云竹曰青士

竹友

元次山集古之君子居無友則友松竹出無友則友雲山

龍竹

五色線羅浮山三峰有大竹徑七尺節長丈二謂之龍竹
常有鸞鳳棲宿

竹名魚腸

五色線梁簡文修竹賦王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樵蘇

兩漢博聞韓信傳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
蘇取草也

錦竹

羣書補訂歸正集杜詩有錦竹兩三叢之句梅宛陵集亦
有錦竹詩云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棲鳳
曾無實本與凡草偶偶覩君子室又註其下云此草也似
竹而斑則非真竹可知矣

菉竹

事物原始毛詩菉竹作綠竹一名蓋草詩云菉竹猗猗是
也又名扁竹淡竹菉與綠同所謂終朝采菉是也

蒲柳　一

通志楊名獨搖水楊曰楊柳又曰蒲柳爾雅曰楊蒲柳其

其條可為箭幹故左傳曰董澤之蒲崔豹曰水楊即蒲楊
或曰萑蒲亦水楊也（古今注蒲柳亦曰 蒲移亦曰移柳）
明按三齊地記無棣縣有秦王繫馬蒲堪以為箭即爾
雅所謂楊蒲柳也與水中之蒲全別

竹箭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
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為矢而通謂之為箭者因其箭名
之也至於用木為笴而并謂之箭則謬矣

明按通志云爾雅桃竹四寸有節今桃枝竹是也唐太

有桃枝竹杖詩以其宜為杖也又云木竹其中實又云
篔簹竹所謂會稽竹箭者是也

人柳

詩話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人柳一日三眠三倒

五柳

陶淵明傳靖節居潯陽柴桑里宅邊有五柳樹因作五柳
先生傳以自況
明按今人贈縣令詩多用彭澤五株柳對以河陽一縣
花沿訛襲謬衆口同聲不知彭澤去家百里初未嘗有

五柳也南部新書藝苑一黃皆辨之甚悉盖先得我心
矣

五松之誤

宋許觀東齋記事史記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
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
漢官儀始言為松盖松樹在太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
故指為松也五大夫盖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冬賜爵七大
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
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盖循襲不通之過也

松封五夫之謬

東齋記事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作
墓於此後五子皆仕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因異其
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幙
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中有楓
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
封松為五大夫之處盖越人但知始皇嘗登會稽刻石頌
德不知封樹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梅溪復失於
攷正遂以為實非也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可

讀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
此孝感上聖而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梅溪
之不見也

五粒當作五鬣

癸辛雜識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
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
五粒小松歌酉陽雜俎五粒當云五鬣
明按述異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七鬣者言如馬鬣形也
言粒者非也

鳳條

酉陽襍俎歷城房家園其中雜樹森竦或有人折其桐枝者博陵君瓻曰何爲傷我鳳條

鬼庭

西漢博聞東方朔曰柏者鬼庭也師古曰鬼神尚幽以松柏之樹爲庭

交讓樹

潯陽記黄金山有柟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明年西邊榮東邊枯張華所云交讓樹是也

明按江隣幾雜志柟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玉樹之誤

野客叢書揚雄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師古註云武帝集寶玉爲之文選註云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皆非也按三輔黄圖甘泉宮有槐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隋唐嘉話國史纂異聞見録等書皆云漢宮以槐爲玉樹則知晉人所云芝蘭玉樹蓋指此也又考漢武帝故事云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不在甘泉也

棗棘

夢溪筆談棗與棘相類其文皆從朿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

梓榆

沈存中補筆談梓榆南人謂之朴齊魯之人謂之駁馬謂之朴者駁聲之化耳其質斑駁似馬之駁者故曰駁馬

樲木

升菴集王守溪在閣日論杜詩問知樲木三年大因問先

父樲木蜀産樲字何音先父曰音飲守溪曰當依韻書音稽先父曰音飲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稽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樲野園封植貯華滋地偏幸免檀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悦服

明按升菴父廷和

嘉慶

演繁露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師之美故稱嘉慶子

平仲君遷

雋氏筆乘吳郡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其木理準
可為碁局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
楮槤出交趾

楷模

吳草廬集模楷二字亦有所本淮南王草木譜云模木生
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黰以色得其正也楷木
生孔子塚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若正與直
可為法則況在周孔之塚乎

孔林無枳棘

后山談叢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而孔
林無枳棘也

樅檜

唐李石續博物志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

塗林

詞林海錯陸士衡與弟書云張騫使外國得塗林塗林安
石榴也

仁頻并閭

文選註相如游獵賦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椶也師古曰
仁頻即檳榔也

椅

陸璣草木魚蟲疏梓實桐皮曰椅大類桐而小別也

木王

詩緝山陰陸氏曰今人呼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蓋木莫
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賓連闊達

白虎通義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闊達生於房賓連闊達皆瑞木名

棣移

宋和筆記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
多誤以常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不知常棣棣也唐棣移
也移開而反合者此兩物不相親

樝梨

同上鄭玄註禮記云樝梨之臧者今樝與梨絕不類恐當
作楂非今樝也

貝多

說類貝多出摩伽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梵語貝多譯翻

菩葉其言貝多娑力叉者華言葉樹也西域經用此樹之
葉書之

楓人

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
雷雨驟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法有通神之驗
取之不以法則化去

事物攷辨卷之六十三　終

事物考辨六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有七經同異考已著錄是書自
七經諸史至昆蟲植物凡分四十六類凡經傳註
疏及子史百家靡不採輯亦間附已說於各條之
後此本猶出其手錄旁註塗抹多所改定其用力
頗深中如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
莤鄭康成以爲取蕭祭脂之蕭象明義主後鄭所
見頗允至如禮記鄭註君陳周公子孔安國傳以
爲臣名象明宗孔而黜鄭謂蔡仲之命曰率乃祖
文王之彝訓成王命君陳第曰懋昭周公之訓不
曰率乃父周公之訓其非周公子可知則未免拘
文牽義矣其他隨筆記錄亦鮮考核蓋勤於採摭
而短於考証者也

天祿識餘八卷

〔清〕高士奇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祿識餘二卷》提要

予嘗歎自古文人才過有相左者玉堂清切之地
學士大夫所廻翔而遊覽也然與其書不能讀者
多矣愚者豪金根之謬僻者貽狐穴之譏一旦當
大制作不爲斷臆令人則獺祭魚而已或有博物
君子索隱名山不復探金匱石室之藏發其瀕獨
甚至少籍金門投老蘭臺之外僅憑服記昝萃成
編未免挂漏傳訛遺後人駁議者如新都楊氏予
猶歎其不幸也今宮詹高澹人先生以曠世逸才
待筆
帝座翀有年所其朝于經而夕于史者核諸子故
吹百固不待言矣獨以內相供奉
禁庭下復[illegible]直[illegible]而入[illegible]而[illegible]
暇覩其而又何從問其摘擷之富纂著之指乎茲
者請沐還家朋君北墅始發篋衍得天祿識餘一
種郵以示予予讀之雖管中一斑已茫乎望洋舌
撟不下矣大抵上之埒于津逮虞初次亦杜陽諸
皐記非珠之類庋其才當與楊氏譚苑醍醐藝林
伐山丹鉛雜錄頡頏上下而以身登策府鹿鼎廊
遺則宮詹之過又過之矣此豈白首儒生挾兔園
冊與三五少年東塗西抹者可同年語哉往予官
京師駐馬西華門綢宮詹
賜第邈若海上三神山幾望見之及今歸田休夏

竊闚枕中之秘如遇蓬萊仙客餉我以交梨火棗
亦一快也昔劉向校書天祿爰著七畧公也繼之
吾知太乙老人將重燃青藜而下乃猶云識餘者
謙辭爾語有之欲知古聞高若夫古之人不可見
古之事亦不可求矣今而後先生其起而尚論之
乎則鄙人請問康熙庚午伏日長洲尤侗謹序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祿當時有說苑雜記諸書散
行于世而後之爲雜說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
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
嗣此則唐宋諸家短長促筆各自爲書不必盡出
秘府致長安舉人淨坊佛廠爭相寫記爲銷夏之
聚謂之夏課元明以來山人閩客又往往作稗官
野乘以誇詡聞見故說者訓談議之盛至唐後始
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巳早有雜說千家見于書目
特其文不傳耳江都宮詹以驚才絕學供奉
內廷其所讀秘書真有非外人所能見者余嘗笑
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不涉苑籞身

未嘗一踐闕闥兩目不經[illegible][illegible]圖書金匱石室
之秘入直三館持被𢫬足即宮門侍班亦不過[illegible]
立銅獸旁以互見其驍而宮詹日侍　禁中文史
充牣負襪皆得典校之其私第所蓄善本有爲長
安諸藏書家所未備是天祿領校惟宮詹爲能職
其盛概將奉
起居晨入夜出負星而趨職亦何嘗有頃刻之暇
可涉筆札乃無書不睹一若陸倕之墍櫥世南之
行笈隨所記錄皆成卷帙何其神也夫雜說有二
一則駢聞見以討遺軼即說苑雜記所自昉也若
此者慮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駮辨即論衡獨

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宮詹自侍從以迄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行記塞北小鈔與夫東西屈蹕金鰲退食諸錄既已謹聞見而袪誕妄有成事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爲記憶其中搜微剔隱詮疏考覈有駮有辨而皆于天祿乎得之因顏之曰天祿識餘則雖短裁促筆非經國大文對揚奏記之餘事而且學山藝海非吝齋伯厚弇州升菴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也而況其大焉者有在也康熙庚午夏五西河毛奇齡拜撰

余自康熙丁巳叨塵侍從日直　大內南書房寒暑無間將十有三年日惟探討載籍與筆硯爲伍或字有魚豕或理多牴牾旋加校正輒爲劄記其中所載直襍聊備厎忘頃退耕江邨端居謝客偶閱舊稿慮其湮墮不復料揀詮次但以所得先後會萃成編名曰天祿識餘然見聞易局名理難窮豈余淺眛率意所可揣求哉庚午秋七月竹窻高士奇識

天祿識餘卷之一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東兮

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爲伶官之詩叩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拊背嘆曰信乎信乎祿祿乃與噲等爲伍乎毛本譌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爲共工之氏

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冀州無貢

禹貢九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卽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古爲然

傳讓二義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愚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中庸單行

劉宋散騎常侍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中庸之單行久矣宋儒以爲表章始於二程非也

七屬

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著意一葉爲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也

梯衝

詩皇矣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綱目

載朱泚毀佛寺以爲梯衝卽攻具也

名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今士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

束脩

按束脩二字人知爲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傷弱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

行束脩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伍兩

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折堲

管子左手執燭右手折堲亦作卽燭頭燼也

太師少師

焦氏說楛宋世家微子問於少師太師孔安國直以太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彊巳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啓太師疵少師彊混爲一人今復令胥餘冒疵之名比干侵彊之職小司馬很謬既誤引安國之誤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漢輕贅壻

貢禹論贓罪之獎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贅壻爲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漢人之輕贅壻如此傷哉貧也

燕見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後來門禁森嚴君臣隔絕於是燕見之事少矣

吳越改元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僭竊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問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卽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寧州得古墓有誌碑爲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又寶太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知吳越之改元審矣

甌窶

史記甌窶滿溝汚邪滿車注甌窶猶培塿也左傳培塿無松柏杜子注引說苑蝸螺者宜禾汚邪者滿車蝸螺之背微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汚邪隰田也杜子大略備流丸止於甌臾注地之坳坎如器之甌臾甌臾窊下之地史記甌窶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窶叶溝邪叶車一音也蝸螺叶禾汚臾叶車又一音也一事與字文藻各妙甌如甌臾之甌窶如窶數之窶當是傾側窊下之地故曰滿溝培塿之

說非也𦐃螺自是高地故曰宜禾乃可以培塿原
田解之自各不妨

一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

改元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改元之
始也

八袠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爲八袠

八風

左傳節八音而行八風注八風滔風熏風巨風淒
風飂風寒風厲風

八水

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涇渭灞滻澇潏灃滈爲關
中八水

山陵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黃小中丁

隋書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
爲丁六十爲老

紫軑

謝元暉詩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青精星也紫
軑天子車

古度

晉劉欣期交州記載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
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有如蒲梨者取
之爲糉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
著屋正黑

神龍殿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在太沖吳都賦云
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是也

洛雒

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隹魏爲
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
加水

冐絮

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冐絮周勃下獄薄昭爲言
薄太后文帝朝太后以冐絮提帝是也

飛旓

漢書曳長庚之飛旓旌旗所垂曰旓所交切

黃篾樓

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
篾船皮日休詩黃篾樓中掛酒篘

巾舞

樂府原題公莫舞卽巾舞也沛公鴻門會宴項莊舞劒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曰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云

駘蕩宮

漢有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又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舍香鳳凰鴛鴦綷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

雨金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水網

甘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藻根出水上葉沈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因名青冰菱又有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入此草中皆不得出亦名水網出漢郭憲洞冥記

吉光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

虎子

漢以玉爲虎子虎子便器也

北苑妝

隋煬帝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餠施於鬢上時號北苑妝

都城元夜

宋乾淳時都城元夜婚遊甚盛李賓房有詩紀其事云斜陽盡處蕩輕煙輦路東西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鬭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又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姜白石詩云珠珞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聚景園

聚景園在杭州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亦嘗臨幸其後危廡不修高疎寮詩云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淺淺官梅卻作野梅開

得按過馬

韓避苑中詩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五方按使以鷹隼初調習始能擒獲謂之得按上每乘馬必閹宦馭以進謂之過馬

綢繆記印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
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春蕉布

洞冥記波岐國産荃蕉草亦曰春蕉草其皮如絲
可以為布所謂春蕉布也亦曰香荃布

白越荃葛

白越荃葛皆細布名吳都賦所謂焦葛升越弱於
羅紈者也

黃潤

蜀都賦黃潤比筒籝金所過注黃潤細布也盛於
筒中其價過一籝之金

翠玉

宋嘉祐七年冬宴近臣於翠玉殿岐公詩云翠蕤
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
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上大悅

題池州亭

劉洞不知何許人江南國破後題池州一亭云千
里長江惟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出吳沆環溪詩
話

詩訕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譏訕當
路為人所惡卒不第詠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
用牡丹應是得錢人夏雲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
悠閑處作奇峯

孔陶飲趣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
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
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

感事吟

邵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
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來未始得閒顏殊足
警人

庚詩

山谷言庚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
登高臨遠之趣

一字師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
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中字為
深字吉甫聞之以子蒼為一字師

蘇呂聯句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太宗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
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
磻溪頭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釣直難堪用

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踰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
賡歌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實同也

晉公應制

宋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一歲臨池久
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
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以爲
不及

金章宗詩詞

金章宗孱文學善書畫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
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
草鬭翠條更結同心扣金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

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
袖又刻石仰山五峯禪刹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
蓮花裏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
風嘗與李妃登樓妝臺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對
曰一月日邊明

詠月

束皙詩織阿案轡纖阿月御也稽叔夜詩皎皎兎
月麗於高閣江總持詩兎月半輪明李長吉詩老
兎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日玉輪軋露濕團
光鸞佩相逢桂香陌陸魯望詩夜光先月午秋近
少嵐迷梁簡文詩冰鏡不安臺杜牧之詩半破前
峯月又長吉詩古刹疎鐘度遥嵐破月懸劉公幹
詩皦月垂素光又有云素月流天皆工於造語

西池

晁以道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
楊五柞中又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
一時以爲絕唱

夢中詩

張子厚少多異夢嘗夢中得詩云楚峽雲嬌宋玉
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
上玉樓

馬嵬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
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
目清日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將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
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
而造語拙惷已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
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
誅褒妲方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
死官軍何預焉

百花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歸而圖

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麒麟草

唐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賜茶果

金鑾仔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龍潤

李煜在國時自作祈雨文曰尚乖龍潤之祥

軟繡天街

宋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畫蜻蜓翅

後唐宮人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之售於遊女

蜜官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無人能屬久之白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

青林樂

唐時京師遊手夏月採蟬貨之名青林樂

剪繡

陳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為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於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

荔枝會

蜀地荔枝敘州為上李升於荔枝熟時設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醪潤色重雞冠新荔紅

需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尹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答也

軸簾

摩物傳紅納妓軸簾延客入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歐陽六一倣王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麗譙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嶢也

使駁

唐會要驛傳曰使騄

一弓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用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

傳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臥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罘罳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爲罘罳其誤如此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今之照牆相似

鋃鐺

鋃鐺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鋃鐺鎖今多誤鋃爲銀

佩魚佩龜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

雁戶

隋志犍爲越僑居處不定謂之雁戶

一稱

衣裳單複相副曰一稱尺證反

六曹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黎祁

豆腐淮南王劉安造又名黎祁

許衡松

京都國子監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樸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

只孫

元時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衣冠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亦名只孫與輟耕錄所載制飾不同

里長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三尺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唐穀

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嫌名改姓陶

蜚廉

漢武帝元封二年作蜚廉觀通天莖臺集覽云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蜚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帝以銅鑄像觀上因名蜚廉觀

食單

食單出鄭望膳夫錄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花妥

杜工部詩云花妥鶯捎蝶吳若本注妥音墮關中人謂落爲妥曲禮正義云妥下也毛萇詩傳妥安坐也

裋褐

裋褐方言曰自關而西以襜褕短者謂之裋宋本杜詩裋褐風霜入今皆譌爲短褐

七校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三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臧獲

臧獲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

仰藥

漢書有仰藥二字注謂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云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注仰去聲仰藥自殺也

打簇

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賞帛

扇市

端午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闐集見秦中歲時記

蕺山

會稽記蕺山在會稽越王嘗蕺常採於此晉王羲之居焉有墨池鵞池諸遺蹟

鉏山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鉏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水名

水衡記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冰斷復結名蹙凌水

水性

淮南子曰淮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

盧奴

水黑曰盧不流曰奴

結贊

唐書尚結贊吐番之相也吐番之族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試官

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鳳閣舍人給事中其次者員外郎

僨軍

陸贄奏議云僨軍覆國者不懼於僞長僨音奮覆

晏曰僨僵也謂軍不旋踵若僵仆也記射義篇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猶覆敗也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金駝玉𧁍

宋徽宗臨張貴宮騎閱其侍從有挈金裝駝者蓋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玉𧁍藏香

茶膏

茶膏乳茶也元道士馬臻字虛中高節能詩隱西湖之上大德中入燕主內醮有詩云酥凝爽椀茶膏熱火慢鈎能楮被溫

紫玉杯

漢廷上壽有紫玉杯刻作鳳凰形出西京雜記

借春

唐時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

長十八

草花中有名長十八者元葛邏祿廼賢字易之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註曰長十八草花名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羊胛馬通

廼賢又有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詩云穹廬宿頓供羊胛部落晨炊爨馬通羊胛肩上兩膊開也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歐陽修詩云歲月幾如熟羊胛是也馬矢名通王安石詩云人間槃顧付苓通注苓一作零豬矢也通馬矢也

駝鼓

元人宋褧字顯夫詩駝鼓一聲離□館龍旗小隊駐花𨵦自注云駕出則駝上鳴鼓謂之駱駝鼓

塵糟

俗語以不潔爲塵糟按霍去病傳塵皁薗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爲塵糟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雁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川雁子甚隹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罥雁兒又新

無支祈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支祈一作巫支祈無巫音近而譌耳形若獼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東坡詩川鎖支祈水尚渾

小江南

[illegible]鐵嶺衛北江南城下有湖山之勝號小江南薛瀚詩塞北江南舊有名

瀚海登相

瀚海在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眞尾閭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因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至瀚海爲北海何耶按遼史西夏出登厢一統志韃靼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十一月始熟子虛賦雕胡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並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今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登粟登厢東牆皆登相之誤不必瀚海始有之也

海目水脂

鹽泉海目油非水脂

堊士泥

秣陵孟娘山有白墡土周護以調塗四壁因呼爲堊士泥

沃渌識餘卷之十一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二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雌甲

說楛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雖雨不害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鳥鼠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戌莊浪見鳥頂出毛角鼠缺脣似兔蓬尾似鼬彼此相卵共肅志凉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兒形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及讀岑嘉州詩魚龍川北盤溪雨鳥鼠山西洮水雲始知西溪有所本耳

紫濛

晉書紫濛移構元塞分驅紫濛山慕容氏所居

南北紀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北抵常山東循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泰華南踰江漢東循嶺而至閩是謂南紀

鄼侯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鄼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鄼氏分明云沛郡之鄼音嵯南陽之鄼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是鄼與鄼本爲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眞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訶人呼鄼侯併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鄼侯史紀作鄼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鬼彈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蜀都賦鬼彈飛丸

丁字水

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杜牧之詩疊嶂巧分丁字水

少姨廟

嵩高少室廟神爲啓母塗山氏妹韋蘇州詩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室廟寒花始徧楊盈川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靑溪之軌跡可尋

八蠶九熟

雲南志風土多煖至有八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

綿李商隱燒香曲入蠶綿繭分小炷獸焰微紅隔
雲母抱僕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周禮禁原蠶
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注
爲其傷馬以蠶爲末塗馬齒即不食以桑葉拭去
乃食蠶馬類也物莫兩盛如此

桃竹竹桃

海南有桃竹江南有夾竹桃唐順之詩桃竹舊闘
生碧海竹桃今見壓朱闌

二十四橋

說楛楊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
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

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
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
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
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
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
出有叅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
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
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一雙

金黃花老人王廷筠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雲南
志地五畝爲一雙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只有水晶鹽按梁
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國有
恒水升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塞
外有鹽瑩中水晶謂之玉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
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
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産水晶鹽堅明
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又傘子鹽亦
出塞北

瓟鐖

瓟鐖音稽瓟瓠也劉向九嘆菀芎棄于澤洲兮瓟鐖
蠹於筐簏

奴橘女桑

陸龜蒙詩舊栽奴橘老新殺女桑肥

湖目水芝

蓮子湖目芡實水芝

藥闌

說楛藥闌今作花藥之闌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
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爲禁藥老杜亦誤
用

明莖草

寗封服明莖草服光通外採以藉足入水不沉明

莖草一名洞冥草一名照魅草折枝爲炬照見鬼物太平廣記作洞服草

白蒻

白蒻蒻也烏桿柿也凡草木有白嫩堪食者皆曰蒻又不獨藕爾雅芙蕖莖下本蒻周禮蒲菹蒲之蒻也尚書孔傳箬蒻竹也

雞冠

雞冠花佛書謂之波羅奢花又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

水碧金膏

謝靈運詩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溢江文通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又倣倪擒木芝凌波采水碧李詩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

負茲

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故以茲爲年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茲藉席也荀子瑱玕龍茲華瑾以爲寶注龍茲即龍須或曰茲髭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或作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懸辭鄉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

穀皮

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桑穀共生王右軍傳兎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勁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今穀穀穀殊不分

榾柮

生柴然火曰榾柮山谷詩炙背曾眠榾柮火嚼冰晨飯薩波蒔可謂奇癖

繁露名義

背讀董子繁露不得其命名之義及讀爾雅蔠葵繁露躍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託之書猶蔠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葵揆也能揆日而向故名葵伸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焉

終葵

終葵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終葵齊人謂椎爲終葵又因此廣之遂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執椎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啖鬼文人又戲爲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寓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即眞矣

蕨虌

爾雅蕨虌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虌俗云初生則類虌脚故曰虌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沈約

郊居賦紫鼈綠蔬太白詩初拳幾枝蕨

青薠

相如賦薛莎青薠說文青薠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鴈所食管子謂之鴈膳別種爲白薠楚詞登白薠兮騁望今誤作蘋

鏤金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鏤音漏金西京賦金鏤鏤鍚馬融廣成頌金鏤玉鑲字之來舊矣

白首爲郎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爲郎而莫能去也是老子耶乃顏駟非馮唐左太冲誤

耳衣

耳衣暖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行馬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九日題令狐綯廳壁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

盧鴻一

唐盧鴻一隱於嵩山綱目書徵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脫一字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溜滴思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瞎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譌爲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錦里油

宣室志唐元宗時西蜀有尼造掠鬢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油油音同遊乃幸蜀之讖

三十子

[illegible][illegible]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過王僧辯嘗守荆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茗飲之始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榷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

舉按

孟光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頴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張平子四愁

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
薯蕷
負暄襍錄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
宋英宗諱曙改名山藥
紅蓮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遙爲晚花吟白
菊近炊早稻識紅蓮
夜航
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出皮日休答
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櫧酒三瓶寄夜航
櫧木名汁甘可爲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櫧
酒字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於
鵲之彊彊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
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水屬水盞
顏延之碧芙容頌曰澤芝芳艷擢奇水屬練氣紅
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
靈躅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鮓啓曰
東越水盞實磬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把鮓魚之
味劉孝威謝賚啓曰凡厥水族莫致相輩水盞二
字亦新
題雨花臺
本朝初年有無名氏題詩雨花臺云風雨蕭蕭戸
未開忽聞隣叟負薪回自言今歲登高便曾上鐘
山絕頂來
王母
杜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人多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
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
則尾開鷃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白暗黑暗

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杜詩黑暗通蠻
貢
硯北
晁以道詩干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硯
北人罕知其出處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
北又長疏硯北天機素少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
北也
無恙
恙毒虫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
必曰無恙
闕脫

史記各居其遜為陬脫又曰陬脫外渠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陬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陬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為陬脫也

金鹽

謝氏詩源云有一士子作遊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

戲泥

沈括陸游集中皆言鄜州泥孩兒獨妙晁說之嵩山集中有贈鄜州田玘詩曰前世能歌田順郎今日追悔太偎偎戲泥巧盡孳兒態休憶小姑初倚

郵褢來

蛺蝶一種名郵褢來滕王諳之最工

竹夾膝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夾膝陸龜蒙所咏是也

黃孝邁詞

劉後村跋黃孝邁長短句十年前曾評君樂章耄矣復觀新腔一卷賦梨花云一春花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賦水仙花云自側金巵臨風一笑酒容吹盡恨東風忺去薰桃染柳不念淡粧人冷又云驚鴻去後輕拋素襪杳無音信細看來祇怕蕊仙不肯讓梅花俊尋春云店舍無煙關山有月梨花滿地二十年好夢不曾圓合而今老都休矣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綿密駸駸秦郎和天也瘦之作惜其全稿不傳

報花

黃戸曹和劉後邨百梅絕句內一首云林間翠羽啄枯槎避近孤節次水涯飛過小橋留數語殷勤報有隔橋花

十家

唐妓女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家趙德麟謂得幸者為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爭光輝不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號最為寵盛鄭詩指此爾

翠筑

翠筑篔簹實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筑疎

剪熨

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

相風

相風烏千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騶馬嘶相風

木熙水嬉

跳竿曰木熙競渡曰水嬉吳都賦乘鳧舟兮為水嬉

窖變

說梏窖變色紅如硃砂謂熒惑躔度臨照而然

毭毲

毭毲音兜達本外國服今性烈者以此目之

蝨官

商鞅謂仁義諸物為六蝨故云蝨官又謂處士謂六蝎韓非謂之五蠹退之詩得無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輕容

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薄羅不著愛輕容

七曜五雲

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來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

邵半江

邵弘治荆溪人有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因號邵半江嘗作香甕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訟田大苦鬩界之今名渡喧田

前溪歌

晉沈玩前溪歌二首一曰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並一曰黃葛結蒙籠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階與來階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窗叶祖叢切雙叶疎工切用韻甚古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蹝斯

細腰

劉禹錫踏歌行為楚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餓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帛繞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城郭如疋帛之繞叢花也唐韓鄂歲華紀麗云帛繞叢林杯流曲水

上巳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復修禊不拘巳矣黄淳父詩上巳重逢巳誤也

蜜香樹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根為黄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末利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實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十四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美竹西歌吹古揚州宴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淸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

鰈斐鶼歷

東海之魚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斐更食而視南方有鳥曰鶼比翼而飛西方有獸曰歷前足兎後足鼠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蹷以走子虛賦蹷蛩蛩轔距虛

天地始終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邵子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參之二說天地之始終且兩過矣

南溪詩

周益公嘗訪楊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頂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莊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

無花果

無花果名木饅頭出倦遊錄

喙骰子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喙以骰子命題

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汚抛擲到如今亦淸切可感

玉杵金絲

宋以山礬爲玉杵礬黃雀脂膏爲金絲酢炙淑詩驍羹沉玉杵寒酢燃金絲

佛髮

南史扶南傳曰佛髮靑而細如藕絲

承露

趙魏之間以幅巾爲承露

盬字四義

食貨志猗頓用盬盬注盬盬池詩王事靡盬注盬不堅固周禮盬人共其苦盬注盬盬不練治也左傳夢楚人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唼也一字四義盬腦尤奇

穠芳亭

鉅野有穠芳亭郡人延王維翰書石未至伎謝天香戲以袖書穠芳二字維翰至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伉儷王嘗戲謝曰昔日章臺鬬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靑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屭屓

屭屓音揥直說文從後相及也答賓戲其餘猋飛景附屭屓其閒者吳都賦屭屓鱗接俗不解義妄作霫霞

親家

輟耕錄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

引光奴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用以發火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之所製歟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淸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有知者披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旣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寸焠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雅

面不畏寒

輟耕錄人之四肢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脈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脈上至頭所以然也

慍羝

慍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

慍羝

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能貢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不落不托

古人以杯爲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以麪裹爲不托以其躬造至精則饕餮之肖也

積沙成圃

廣州新會縣蜆崗以南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內外盍其事也載玉堂閒話

土脉横竪

土脉有横有竪許穎間田有竪土者不可稻以其不停水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横土可劚若遇竪土即坍塌矣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今民間零用其有紙裹賚人者每百輒闕數文使知梁時陌法受者當無怏怏

朝節

圖經池陽風俗不重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相饋貽謂之朝節

碧羅紫冥

東坡詞初雨歇洗出碧羅天即所謂蔚藍天也北史發響九皐翰飛紫冥

岬崹瀧淡

七命瓊巘嶒峻金圻岬崹李德裕詩瀧淡寒泉深百尺

散錦撒沙

庾闡詩繁星如散錦韓愈詩星如撒沙出

蓬塊

卜物志徐人謂塵土爲蓬塊

浣花天

放翁詩已過浣花天註四月十九日也蜀人以是日遊于浣花溪上故云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刻昼夕以爲行道之

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蒼荀三千灌頂香是也

廿卅卌

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并為卅音撒四十并為卌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韻四字為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沓潮

[illegible]南有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六朝時猶有此名

流丹鑒翠

王勃序中飛閣流丹老杜開窗鑒翠之句可以屬對

天祿識餘卷之二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三

錢塘高士奇輯

始廢井田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盡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闢幽之論又九河之塞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呂是也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名喜峰口）曰古北口曰居庸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曆九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霸州）瓦橋關（今之雄縣）淤口關（今之雄縣）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藉抽虎僕射用牛蹄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今俗名九節貍

厶地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紙粉衣香

養紙芙蓉粉薛濤事薰衣豆蔻香霍小玉事

松煙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蒸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爽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元雲繞紫微紀茲事也

小御團

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

澄泥

絳縣澄泥硯縫絹袋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爲硯水不涸

曹吳畫法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紀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

皂錦

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今所謂祖母綠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衖注卽音弄

槐街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街

甘泉

甘泉宮有三秦之甘泉宮在渭南隋之甘泉宮在鄠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凉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横盤裊然凝冱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凉秋晚候縕袍不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

柴門

晉書儒林傳淸貞守道抗志柴門又漢書云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畫烏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

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故楊升菴詩云山遮延鷙堠江繞畫烏亭

柏寢梧臺

唐韓翃青州詩柏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柏寢見晏子春秋梧臺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皆齊事也

麗矚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宋人以麗矚名亭本此

蛟韅

荀子蛟韅注馬服之革盖以蛟皮爲之韅呼見切左傳韅靷鞅靽音絢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

牙籠貂扇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火籠愼常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煴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煖箑余曾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盖古製也

流黃簟

會稽竹簟供御號爲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鳳窠

李賀詩御箋銀沫冷長簟鳳窠斜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旌旄之屬

萎蕤

錄異記萎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萎蕤鎖亦作葳蕤又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鵓鴿炭

宋史供御炭用鵓鴿色胡桃紋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名對蕊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三雅

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闕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本此

鳳盃鳳艒

唐碑文瓦瓮之於黃鍾鬵鼎之於鳳盃盃音禾見博古圖又隋志有龍舟鳳艒艒音墨

方麯

北史楊愔傳以方麯障面而讀者不解方麯爲何語按說文作箇𥫗竹織方扇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

鬭鷄惹鷇

鬭鷄出謝朓賦又劉楨魯都賦綠鷄惹鷇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

柴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塡接巷路

帖子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鎭皆爲之葢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明成化中黃

編修仲昭莊檢討㫤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然自是而後每有文字輙命文華門仁智殿輩爲之往往傳奉驟得美官愚意以爲如六一公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樵保厥家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宴濟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塡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黃莊諸公無乃未達邪

皐比

朱子張橫渠贊勇撤皐比葢以虎皮爲講席也按唐戴叔倫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則以皐比爲講席唐時已然矣

玉環俞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淸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即玉環也醫者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是玉環其處正與臍相對人之命脈根蒂也

金莖花

杜陽雜編載隋大業中元藏幾爲過海使風飄一洲曰滄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多戴之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到仙家今人但知目銅掌承露爲金莖

兩函谷

陝州西南有洪溺澗古函谷關也漢武帝時楊僕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新安故有秦函谷關漢函谷關之別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輔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官志曰漢官曰

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爲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一通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

高下舂

治粟者落杵曰舂日之經天自日昃中至日晡皆橫過斜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者直下其杵故曰高舂曰下舂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斜景落高杵薛能詩曰隔溪遥見夕陽舂王僧孺致仕表云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破楊虛露布照盤高舂雲昏乙夜皆此義而原本於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舂

白簡

古稱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謹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

玉蓮

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爲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慂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譏之

跨竈

海客日談曰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步趲過前步也人稱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釜釜字上父字跨竈者越父也殆爲强說

聚頭扇

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之目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今則流行寖廣團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近有作僞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蹟入扇可哂也

寵光點注

杜詩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點注唐時有此語施之官職遷授間所云寵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所以爲妙今本訛作點綴何啻嚼蠟

射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四皓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曰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姚廣孝

姚廣孝本醫家子王行識廣孝於爲僧時贈之序云上人年甫壯今天下亂已極且必治治然後出於時發其所藴其上人之志歟又云當世之人安知終無與上人同其志者盍姑有所待也又云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師碌碌作沙門者也

殺吹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音厦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也

齼

齼字玉篇不載音楚去聲齒怯也今京師語謂怯皆曰齼曾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齼遠山顰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楊梅詩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

春山

庚死

史記庚死獄中注不明庚義按說文束縛捽抴爲臾臾庚古字通也

蓮脆

京師俚語目形短矮曰蓮文選有蓮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蓮陋通鑑音義作七不切

肉言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其

胷臆不由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意也

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用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溫公制詞

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名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媲二宋後擠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杏園圖

嚴介溪鈐山堂集云明宣德間館閣諸老有杏園雅集圖

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海煙昇遠郊遙峯沒歸翼相傳爲古仙句

單絲五暈

仙女天衣有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

袈裟

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

袈裟內典作毠毟葢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捺鉢

遼史秋冬違寒春夏避暑各有行在謂之捺鉢

攔子軍

遼史兵衛志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探敵人動靜曰攔子軍

金㚇

遼史儀衛志金㚇馬首飾也按馬融賦揚金㚇而把玉瓖蔡邕獨斷云金㚇馬冠玉瓖馬帶則此名自古有之

葉格

遼史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名葉格戲

頭魚

遼史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與頭鵝宴同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盤渦音漩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高分繚繞天

沙城

三國志裴伯子築沙城俞充角詩榆葉沙城冷梅花水國偏

枝峯蔓壑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峯蔓壑秀氣傍魄不啻神仙登臨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河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爲旌以角爲城

蟲字

詩人用蟲字非精於體物者不能如潘安仁寡婦賦風瀏瀏而夙興鮑明遠詩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遒李賀詩銀雲櫛櫛瑤殿明謝元暉詩梢梢枝早

勁淦淦露晚睎梢梢勁强無枝葉之貌淦淦者厚也離騷曾埴埴兮雨冥冥宋武帝秋夜詩肅肅風盈幕泫泫露傾枝杜牧之詩綺席草芊芊紫嵐峯伍伍謝靈運詩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巫山高歌云碧叢叢高插天選詩松瘦石稜稜山光溪瀫瀫林逋詩潺潺藥泉來石竇霏霏茶靄出松梢又牧之詩惟覺老陳陳若此之類難以枚舉

炎爗暄濁

王仲宣詩清雲却炎爗張景陽詩淸氣蕩暄濁

蕭辰

選詩哲匠感蕭辰蕭此塵外軫注蕭辰秋風蕭索之辰

解花叢

楚辭客苑解花叢謂秋至草木凋也

顧倪

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鎭俱以猗卓之貲更挾才藻風流豪爽冠於東南明洪武初各散家貲顧嘗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靑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斛律金

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即得至作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

宗忠簡詩

楊用修集中載宗忠簡華陰道石刻二絕云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斑斕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荇芽作屋幾家居雲碓風甯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題湖南僧舍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語云隋陸無武絳灌無文若二公者眞不可及矣

袯衬衿襜

皮日休詩袯衬漁人服衿襜旅店窗方言歷衣大者爲倒頓小者爲袯衬今之襟袴也玉海衿襜宜也即竹席直文者曰籧篨斜文者曰衿襜

謚體

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以鳳閣為鵷閣以龍門為虯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陰魄以風牛為飈犢後進效之謂之謚體見朝野僉載

脂瓶

舊說鳥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瓶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則從澤雨露不能濡

蚊母

國史補云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吐蚊叢葦間又有蚊樹枇杷熟時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翡翠

廣志翡色赤翠色紺江淹賦彼二鳥之奇麗是也張揖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珠毛

孔雀尾端一寸名曰珠毛

魚丁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

水穀公

陸魯望詩一生無事烟波足惟有沙邊水穀公

鬧掃

鬧掃髻名亦猶盤鴉墮馬之類唐詩云鬟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斜紅

梁簡文詩分妝間淺靨繞臉傅斜紅斜紅繞臉古妝也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烟霧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閤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閤內夫娘悉令持戒庵下將士咸使誦經夫娘之稱夫人娘子也陶九成謂是馬語蓋未見六朝稗說耳

彤騶

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第詩黃榜開天上彤騶出禁中本褚句也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人多作平音讀

凝脂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急翠眉愁

穿耳

諸葛恪曰穿耳貫珠古尚也子美詩玉環穿耳誰

家女

柳枝

薛能柳枝詞和風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詩意言粉飾太平於京師而廢弛防守於邊塞也

綠沈

杜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沈槍按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緑沈色或木難色或紫紺色或欝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緑沈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緑沈瓜是緑沈即西瓜皮色也

桃花行

唐自貞觀至景龍間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製復一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迥出羣英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絶句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歳預喜仙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姓名

蟬雀扇

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陸龜蒙蟬詩云伴貂金璫影映雀翡成圓即用此事

搏黍春鋤

王荆公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搏黍[illegible]春鋤鷺也

烏頭網

鸕鷀取魚快捷爲甚江南漁郎用者名烏頭網

調馬

調馬駒者先刲騎於木中欲其舉足高也耿仙芝詩淺木綠蕪調馬地濇雲微雨養花天

孔陵樹

孔子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莫能知其名傳言孔子没羣弟子各持本國所產來種冢上其樹如柞枌櫛櫟女貞五味毚檀之屬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顔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固爲説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條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

酡紅

一峯集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酡紅芷白胎青孕紫

長相思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父子狀元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兩許俊

說楛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爲韓翃奪章臺柳者爲御史中丞都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爲御史中丞都押衙

天祿識餘卷之三終

男元叕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四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詠剪

古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風箏

古人殿角簷楹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稹連昌宮詞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今名紙鳶爲風箏非是

金元詠物

中州集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沈潭底月半彎斜挖隴頭雲孫鐸詠玉簪花云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荼蘼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襞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擣衣

字林云直舂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擣衣圖其制如此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

五字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出郭頒世語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

初晰紅照

謝惠連詩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李賀詩誰揭頳玉盤東方發紅照

西薄

謝靈運善哉行云暘谷躍升虞淵引落景曜東隅晼晚西薄

洞宮

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詩云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

荔枝暑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膾炙人口按唐史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宮詞補亡

王建宮詞一百首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如淚盡羅巾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花蕊夫人詩也寶帳平明王少伯詩也日

晚長秋又日映西陵二首乃樂府銅雀臺詩也銀燭秋光及閒吹玉殿昭華管杜牧之詩也楊升菴集中特載七首云出之古本今錄於此忽地金魚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因龍武軍前過當殿教看臥鴨兒謌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橺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勑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懶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階花上立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棊玉指兩參差背迥臨虛鬬着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様欲進微風到御牀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毎回新內中

不許相傳出巳被爵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桀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遶宮廊

八紘雙鏁

北史李搔字德沈有才藝曾採諸聲别造一器號曰八紘南史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鏁

狎獵

蔡邕賦條風狎獵吹予牀帷

勾闌

段國河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闌甚嚴飾古今注漢顧成廟設扶老勾闌勾闌之名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闌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闌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闌

側寒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春寒剪剪風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大意謂春寒不正也

拋堶

宋世寒食有拋堶（堶音陀）之戲兒童飛瓦石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煙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堶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凌歊臺詩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耶作詩不多讀書恐貽後世之譏

駭鼓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昌黎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

謫作酒狂

神仙傳許碏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

露甲

瑞香花即楚詞所謂露甲也有人夢中聞香覓得此花又謂睡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又薔薇亦稱錦被堆

陽鐫

東皐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

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袜女人脇衣也或謂起自楊妃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引左傳相服謂日日近身衣是春秋之世已有之

紅靺鞨

靺鞨國名古肅慎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人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貌瑠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荷蘭翡翠一盤紅靺鞨

青嵐帚

陳陶咏竹詩云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編多憶蔡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竹贊云綠潤碧鮮紺文紫錢

簏簌

唐李郢詩薄雪燕蕃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鞾簏簌下垂之貌又作罷毿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因劉仁軌諫立命剔去帝崩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綵波

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詞名踏莎行本此

點絳唇

江淹詠美人春遊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詞名點絳唇本此

菩薩鬘

唐詞有菩薩鬘不知其義按開元中南詔入貢危

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鬘因以製曲白樂天蠻子朝詩曰花鬘抖擻龍蛇動是也今曲名以鬘作蠻非也

相府蓮

王右丞溫泉寓目詩唐人入樂府名相府蓮亦作想夫憐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壽潛玉環

靈芝一名壽潛出瑯嬛記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

帖

苾芻

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勝五引蔓傍布爲佛之徒理亦宜然故以爲名也

玉虎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金羅半面

元仁宗宴羣臣於長春殿供事內臣進饌有些病帝惡其不潔命爲壓金羅半面圖之許露兩眼下垂至頷自是進饌者以此爲例

鞠弋流蹌

元成宗春暮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茗殿施金帳諸嬪衣碧鸞朱約半袖衫頭綴吉貝錦臂繫秋雲紫絲帕着白氍袴成羣相逐滾蕊翻花戲狎彌日帝日上爍黃金下設芬席使美人爲鞠弋流蹌之戲

長樂園

元詞客馬文友別墅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下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會又有飲山亭夏日避暑於此又有婆娑亭玩月之所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茜帽

元初起圓殿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着茜帽

謝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棲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今京師人家多種之紅姑娘之名不改也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照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薅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織以爲布按此即今之棉花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繭一曰木綿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一曰草綿史照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今之制棉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鞘

雷丘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照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李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號蓬萊紫丁香一名百結花有紫白二種

水西蒲葵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椶櫚一名蒲葵

鬘華

茉利花一名鬘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鬢邊嬌見成都古今記

八芳

艮嶽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玉茗海紅

菊莊劉士亨咏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益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以淺爲玉茗深爲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菟奚顆

欵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鄧元生述征南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欵冬茂悅層冰之中乃知唐詩僧房逢着欵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體物瀏亮如此

優曇鉢

佛書所言優曇鉢羅花其說漫幻不可知今廣東新興縣有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即所謂無花果也

鵝脚莎

爾雅云菉玉芻郭景純云菉蓐今呼鵝脚莎詩贍

彼淇澳菉竹猗猗即此

祖竹

吳融詩祖竹定欺簷雪折稱杉逢拂棟雲齊皮日休詩藥名尚覔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注唐三體詩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予覩上林賦又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美盧黑也故曰盧橘此說近是

檽耳

橘棗俗作軟棗一名牛奶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椑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爲之

西瓜

五代郃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培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葢指王瓜甜瓜耳

土芝

稽含瓜賦世云三芝瓜處一焉謂之土芝

鎭心

南史鄭灼苦心熱以瓜鎭心劉子化詩七盤妙舞頻揮汗五色嘉瓜且鎭心

君遷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鈌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俗云牛奶柿是也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

睡蓮舞草

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虞美人草一名舞草

伊蘭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經月不散西域以之供佛名伊蘭

紅豆

紅豆一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以爲果飣古詩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流草病草

蓮名流草艾名病草

蕉紅

紅蕉葉小而花鮮明蜀中婦染深紅者謂之蕉紅葢倣其殷麗云

金蟲

金蟲出利州山中蜂體綠色光若金蜀人取佐釵鐶之飾

玉雨

司空圖謂梨花爲瀛洲玉雨

紅雲宴

蜀劉鋹每年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會昌瓜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酷似蟬形圃中人移土檻中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綠腴

紫瓜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綠飾爲昆崙紫瓜人間但名昆味而已

千金菜

高麗國使者來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因名千

金菜今萵苣也

百歲羹

俗號韭爲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麝香草

五代宮中呼蒜爲麝香草

桐花鳳

李德裕瑞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畧曰繽茲鳥於珍簟動涼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囀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記韓偓詩有鶯兒㗖喋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

玉龍膏

宋以面油爲玉龍膏太宗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玉膽

唐人詩云誰將玉膽薔薇水新灑𩍐肌錦繡襌（音單）

襌龍

纒一名襌龍具三十六鱗段成式送雲藍紙與溫庭筠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

賜中和詩

唐貞元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右軍書學

王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觀蓮節

六月廿四爲觀蓮節晁采與其夫各以蓮子饋遺爲歡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士庶競集輸施甚衆乃令將士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以贍軍

眠兒歌

內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即是剃胎頭文也

御溝柳詩

宋眞宗賦御溝柳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

天然態恨敘昭陽學舞人其尤佳者

特介

揚子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莊馗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說文逵或作馗故毛詩兎罝云施于中逵莊馗葢衢道之稱也

絲竹管絃

漢張禹傳後堂絲竹管絃故右軍用之蘭亭敘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

抑鮓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鮓天用揚淵五湖賦連鈧抑鮓

螭屏

吳主亮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軍幗

軍幗魏武所制以軍中服之輕便或作五色幗以表方面

曲葢

武王伐紂大風折葢太公因折葢之形制曲葢焉戰國常以賜將帥漢朝用之乘輿謂之辮棿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綺閣

魚豢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閣

鉛砌

後主詩鉛砌美銀光飾井雕苞植

講書三昧

東坡嘗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魚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室以禳之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

飛魚形尾指上者

蚩尾

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劉孝標始云蚩尾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古老傳曰蚩聳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蚩尾

霞帔

唐睿宗名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遝公卿賦詩送之今世所謂霞帔者殆起此耳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

蹀足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小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楊雄蜀都賦曰雕鏤釦器百伎千工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漢高父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兵刑一事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帝典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

東箱

周昌傳昌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礆磹

礆磹電光也太平廣記月支獻猛獸兩目如礆磹之炎光

百嬌瞋樹

段成式云雷巳百嬌雨猶四匝劉昭禹夏雨詩對面雷瞋樹當街雨趂人

果然褥

梁張纘謝果然褥啓巖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煖挾纊慙溫

蜂盤

陳武帝性尚儉素私饗曲宴皆瓦器蜂盤

五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曰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酉陽雜俎云粒當言鬣

雀帚

墨莊漫錄緘宋時宮中以孔雀尾作帚

十八東西

王禹玉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醆照東西蘇長公亦有云舞袭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樂府云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

慶奴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錄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

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音太元云滯於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戾倨切寬省也唐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以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也

八座

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幷一令一僕爲八座

雨草旱草

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又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養花

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節舉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名養花天

一寸椹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幷一寸椹

月額

旦日雨謂之月額

滑稽

滑稽轉注之器也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爲滑稽

李琰之詩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

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崑崙觴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日出一議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胷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

醒酒石

李衛公平泉莊有石能醒酒開元興慶池內有草能醒酒

都公

唐呼左右爲都公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纏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晉世屐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陶南邨謂唐人題咏略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裹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繡靸花間集云慢移弓底繡羅鞋亦屢見於詩詠矣

天祿識餘卷之四終

男元爰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五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明太祖逸詩

明姚福青溪暇筆載李淑通嘗誦明太祖戰鄱陽還絕句云八月秋高木葉黃片雲拖雨過瀟湘西風刮醒英雄夢不在咸陽在洛陽又詠玉筆架云良工巧製玉玲瓏山字斜排四五峯寫罷錦箋斑管落白雲堆裡臥蒼龍詞固偉烈攷之御製集中不載

顧祿詩

博士顧祿字謹中善歌詩有過鄱陽湖詩其中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常御處有祿詩數帙益深喜之也

靈谷寺僧

靈谷寺僧佳秀少年美麗且能詩永樂中上幸鍾山見而喜之强以巵酒送車駕還宮中途脚軟奏不能行上曰作一詩即放爾歸秀吟曰慚愧皇天莫大恩馬馱銀瓮從金根山僧半醉紅雲裏目送鑾輿入九門

撲金瓜

李文毅公時敏爲學士言事忤旨金瓜撾之十八

不死寄鄉中詩云一封章奏九重天亂撲金瓜玉陛前歸到故園如有問幸留殘喘度流年朝野誦之

一布衣

靑溪暇筆中載楊文貞公得告還鄉有詩曰閭里驚傳宰相歸家家皆出看光輝誰知白首還鄉客猶是當年一布衣

元史疎漏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其傳文大段相同微有小異細讀之蓋一人誤分爲二者也然元史疎漏之失不止此

獵酒

古人謂無籍之士游手淸談無故來人家志必得酒而後去謂之獵酒張仲舉詩云狂客有時來獵酒老夫無日不焚香獵酒出五代史漢常思性鄙嗇每從事來輒怒曰必是獵酒

網巾

網巾之製出自明初時有髮束中圓四方平頂之謠或曰楊維楨製此戴之以見太祖

鱟帆

後山詩話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蠔相粘如山山海經云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牡蠣也鄭熊番禺雜紀鱟殼上有物如角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扇風而行名鱟帆其衆如簰筏名鱟筏

些子兒

宋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即賦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淸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蚌醬

李後主蚌帖下屬州責蚌醬知以宗廟爲重恐滋味醬（玉篇冉切）蚌（玉篇而兗切味薄也）漢律會稽歲獻鮚（巨乙切）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鮚爲蚌知此物爲宗廟祭久矣

硬黃

寶章集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逑紹聖間所賜書摹石寶章閣盡作硬黃紙次第屬房

月出初三

宋趙仲白庚夫讀曾文淸集詩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

萬年枝

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靑非也按草

木疏云檍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卽此也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

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仲殊詩

桑門仲殊赴潤州郡宴于北固樓太守命座客賦詩殊先成曰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韓通無傳

東坡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授甲冑師出抗而死

琵琶亭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夏英公一篇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掩淚濕青衫

越舼

皮日休酬惠魚詩何事貺君偏得所只緣同是越舼郎舼渠恭切小舟如舴艋

百子帳

唐宋禁中大婚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名百子帳

徐東野詩

宋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

為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又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戛麝香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

不拜佛像

歐陽公歸田錄載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

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涸間燭淚在
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淸儉在官未嘗然官燭
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淸談而已二公皆
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
晚年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也

飲仁和肆

宋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
酒肆號仁和酒者名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
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
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與公約曰上
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
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
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眞宗
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
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
有鄉里親舊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
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劾
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
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人也其後
章獻皆用之

盞食釣餌

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楪盛釣餌羅几上
俾羣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
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
之理耶此與魯肅簡事皆當錄諸座右

蔗胎卉醴

糖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爲卉醴

詩子弟

唐人惲方干詩有云幾多詩子弟無限酒知聞

笑朕言餚

寧新錄云笑朕言餚足添腹筍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
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
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
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不
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
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于前代

十圍燭

淮南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毬

十五事

沈休文碑並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
年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爲侍中年十
五

退紅不皂

唐時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若今之粉紅髹漆器也宋時縑帛中有淡皂色謂之不皂可對退紅

一床一流

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集韻銀八兩為一流

攤錢

杜詩白晝攤錢高浪中後漢梁冀傳冀好意錢之戲即攤錢也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陸放翁詩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床

倦繡圖

白太傅詩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羅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

六瘼

李彪表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六瘼即六事也

銅池

宣帝詔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注銅池承

霤也以銅為之

魚甲貝胄

王元長詩序云魚甲烟聚貝胄星離

粘雨

拾遺記晉武帝于樓上以洒灑塵名曰粘雨

十縣

漢書舊制太子湯沐十縣

衷甲

左傳云楚人衷甲言甲在衣中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名草履為不借

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注不借草鞋也古今注漢文履不借以臨朝軍持淨瓶也出佛

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仙樂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

不須鞭

致虛雜俎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群臣編爲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三韓

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出後漢書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象衛殷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榦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

自生火

抱樸子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丘上純生一種木雖爲火所著但少焦黑人或得以爲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

遼川無桑

後燕錄遼川初無桑及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吳來

索郎

瑯嬛記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某設哉秖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耳

櫻桃宴

王保定摭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覃及第勑邸吏曰醵罰所費取足而已

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數升

朱巒麝酒

元山記唐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搗朱巒澆麝酒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背達數千里香不斷

瀧口渠

翰林有瀧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每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見韓偓金鑾密記

鬬花

清異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鬭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摘少頃勅還宮鎻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宮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曆以驗姓名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樓羅

樓羅幹事之稱也演義云人能樓攞羅絲謂之樓羅酉陽雜俎云民成式在秘丘見內官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偺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羅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其起久矣

豐碑

檀弓公宮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斵大木如碑之狀樹于槨之前後四角爲下棺而設也諸侯用之桓楹斵木如大柱亦爲下棺而設也大夫用之

窮九

陳𦦨漸五雜俎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謂是日天氣常窮𩞄然也家家以糖𥺉之屬作糜餔之

迎富

秦俗以二月二日擕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

衡石

史記秦始皇衡石程書決事註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經皇

經皇冢前闕也見左傳

頭會箕斂

賈誼傳秦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黃襹

黃襹乳母之服也宋明帝寢疾召褚淵入見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名卿著黃襹耳註宋主欲褚淵佐太子如乳母之哺養小兒也

堯舜禹湯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謎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爲對

新冰早李

齊書齊主時居南宮東平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皆于南宮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巳有我何意無

蓍㩲

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薈㩲薈草多貌㩲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

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
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胷襲何技癢可以爲據

條翮素彯

拾遺記周成王時塗脩國獻丹鵲一雄一雌孟夏
取翅爲扇一名條翮一名素彯

高柳

徐陵上梁元帝表有高柳生風句註高柳邊邑名
今奉天府遂東有柳條邊插柳爲界東西八百里

扶老養和

中州集宇文太學詩散步雙扶老棲身一養和元
遺山注云養和几名見江湖散人集扶老杖名見

歸去來辭中華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鶴而
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今杖頭所刻類
此

豹脚

東坡詩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闌檻上蝸牛豹脚
蚊也

白著

劉晏時稅外橫取謂之白著

劉豫詩

劉豫爲金所立國號齊後廢爲蜀王又改封曹王
安置黄龍府有客館詩云雪消北嶺安排煖寒入

東風阻節春絕鬢亂山園古驛他時記着也愁人

三商

周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
高舂而起南史求衣昧旦昃食高舂

押不蘆

押不蘆起死回生草出元阿楹主詩中

媚蘭

南寧伯留守時被命灑掃舊內宮牆有一詩末二
句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廻廊後署媚
蘭仙子偶書

行滕

禮記注偪斜幅也纏足至膝漢謂之行滕

墜露落英

屈原離騷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王逸注云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
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蕊洪興祖補注云秋
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又
據一說云詩之訪落訓落爲始意落英之落爲始
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于衰謝豈復有可飡之味

礌石渠答

漢書晁錯傳具礌石布渠答註礌石城上雷石也
渠答鐵蒺藜也

滅㓕字異

學齋佔畢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㓕之注㓕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㓕武劣反滅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多有誤作滅字者

月令注

鄭氏月令注引農書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數語甚奇

夏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帲幪則誤以爲屋宇矣

鶡雀

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冠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鳻似鳳也若夫鶡冠之鶡青色好鬬不止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

班氏

山谷云班氏以鬬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斑史作班誤也

逸書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按此兩節皆見于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于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杜預遂以爲逸書周太史所舉辰不集于房四言今見于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而杜乃注爲逸殊可訝也

穴中鏡

學齋佔畢鳳州道迹山有口家星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架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間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不知何代之物文義甚佳獨于郡志見之故傳錄以補欽識之一云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蓋出于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

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且春秋井田記不見于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九經所無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且唐人多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盞金錫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麷即是今之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荼苦即是也見于爾雅謂之檟茗即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醎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答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楊溝

馬編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故曰御溝

華蓋

華蓋黃帝所作也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雉尾扇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鄣翳風塵也

信旛

信旛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旛乘輿則畵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旛朱雀旛元武白虎旛黃龍旛而五色以偹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元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旛書信旛用鳥書取其飛騰輕捷也一曰以鴻雁鷰鳦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豹尾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惟乘輿行建焉

龍虎節

唐節制皆從太府寺準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彔御親金書以賜重臣油碧龍之歿而不用則劍進之

飛雲丹

粉自三代以鉛爲之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

桃紅粧

燕脂盇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粧

天祿識餘卷之五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六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聽風聽水

王建詩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僚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兹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梁州皆自龜兹致也

鳳尾諾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玉麒麟賞鳳尾諾矣

避煩畏辱

石林詩話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閒閒鶴髮翁是時雖以論不合去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出處之際益難言矣

蜀史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不置則此事何由而書葢因父受髠辱加兹謗議也蔣蜀志又稱王祟補東觀許葢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孌童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孌童丱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邀詩肆呈窈窕容路擢便娟子皆指孌童之屬也

呂將軍歌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

榼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此按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爲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請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恐後學承譌襲謬不得不辨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

迹射射聲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

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
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
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
詩猶客張兎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戸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
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
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
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國鑑

說苑云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
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枝大士
曰日光着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
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
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檳榔樹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
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
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

動似舉羽扇以掃天命益期與韓康伯箋云檳榔
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
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秀似黍其綴實似桝其皮似
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
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芘其蔭則蕭條此
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
如梔子花如薔薇實如栟櫚蕊如丁香根如胡桃
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
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桃核如
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漿液甘
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

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
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宋以後豈能爲此等
語

揭調

樂府家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
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
水盡頭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
土爲魚米之地本此

三公

李涪刋誤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隲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至唐開府爲散階令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眞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授受之閒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爲愧哉若以酬賞勳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

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業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

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鬭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殺飣核春滿槃豹胎間挾鰉水脆烏欖分攜柳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遲竹會心歡逐鈔裨金走情友閗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獨牆住

王濟

兗志王濟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鬼名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產不爲害

候風扇

淮南子云若綄之候風許愼曰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

引泉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閣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

洫仁和李夫人詩引泉石溜穿厨入墮粉松花繞舍香閨奩中有此殊多林下風

蝶魂

陸師道九日與客登靈巖山有蝶翩飛向客縈繞不去客戲謂猶館娃遊魂也師道因有蝶魂猶繞菊花杯之句

唐高宗書

宋黃伯思法帖刋誤云叔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蕩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隷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蕩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

者以此答進枇杷帖并移營王橋南二帖皆高宗書誤入太宗耳

老柱作門

陸龜蒙自遣詩花瀨濛濛紫氣昏水邊山曲更容郁終須揀取幽棲地老柱雙成便作門

銀鏑

薛逢獵詩金鞍俯控塵開處銀鏑離弦中瑟聲

素支

素支射的也赭白馬賦歷素支而氷裂

班春

催篆以王莽時爲建新大尹到官稱疾不視事門

下掾倪敞力諫乃強起班春

弄田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鈎盾弄田弄田在未央宮天子燕遊之田也

裂葉　獵葉

洞冥記裂葉風八月風也又列子曰獵葉之風

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詞云依微香雨春氛氳膩葉蟠花照曲門

秋點

李郢詩云江風徹曉不成眠二十五聲秋點長

汀濘

七命促鮮之遊汀濘短羽之樓駢會促鮮小魚也汀濘淺水也

竊黃竊藍

竊黃淺黃色也竊藍淺藍色也

芙蓉幢

庾肩吾謝銅筆硯格啓曰西域賈人臥織成之金簞隨仙童子隱芙蓉之行幢

五經

侯鯖錄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置書

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它境人至不達是義聞饋五經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

支離

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縷散素膚雪落支離古之屠人

小紙別紙

晉何曾爲丞相性好侈靡有以小紙爲書勑記室勿答唐盧光啓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爲一紙朝士效之

門狀

門狀唐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李德裕柄國百官無

以希取其意乃相扇具衔起居

狀異常人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中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毎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纖兒

纖兒小兒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羣小陸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臧飲蕭文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鳳度三橋

東昏侯與羣小立帽聳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向後總而結之曰反縛黃麗梁武帝宅居三橋鳳度三橋者鳳翔之驗黃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敗之應

榮泉

房中歌云食甘露飲榮泉榮泉言泉有光華也

梨棗錢

後漢祭祀志注漢武封禪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詔書所謂酢梨酸棗很藉散錢

鶴相

湘山集丁晉公自稱化鶴之裔以爲印記時人目爲鶴相

書擿

王禹玉校經東觀詩簡蠹番書擿羣訛正說鈴

方艄兼兩

恩倖論南金北毳來悉方艄素縑丹珀至皆兼兩

倚酒

太霄經云朱仲嘗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質酒

翠尖

周樸遊貧聖捨詩云平湖晚影沉青底遠嶽危欄簇翠尖

互郎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作牙殆以字近而譌

玉臂支

玉妃外傳妃子謂謝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待我

與爾乃命紅桃嬛取紅粟玉臂支賜阿鐙

瓢盧漢書

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瓢盧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寓錢

唐臨冥報錄云鑿紙爲錢以供鬼神自唐以來始有之謂之寓錢言其寄形象於紙

麋畯

博物志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種稻

於此其收百倍

蘇筱

韓偓詩眼鳥影聯翩驚狐尾蘇簌

天屈

談助竹得風其體天屈謂之竹笑東坡題文與可贊云竹亦得風天然而笑本此

八月春

贊寧竹譜云竹根曰鞭八月鞭行故竹以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百物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也

辰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實繁山谷詩要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瓜滿萬區

扈業

吳都記江濱漁者插竹水中以繩編之爲取漁具名曰扈業即漁絕也陸龜蒙詩三泖涼波漁絕動五茸春草雉媒嬌

紫雲迴

明皇雜錄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也今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蕭兀

晉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蕭兀注謂蕭然自放兀爾無名

三條帶

東齋記錢俶進犀帶於宋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斧木

劉晉明質素自守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言只以斧斫木不加雕飾也

駱駝負函

唐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授都水丞充使監運

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羣碎

王羲之與謝尚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

食蚶蠣議

何佾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甘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常充庖厨永爲口實

秋橙

七命爆以秋橙和以春梅爆煮也

杬子

雜俎杬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殺將藥長

西漢志鹽食殺之將酒百藥之長

起麪

齊永明元年詔太廟四時薦起麪餅䊪以麪和酒酵爲之即今之蒸餅也

乳糜

晉劉孝威啓曰乳糜香飯素[illegible][illegible]

小蠻

白詩小蠻有二義若楊柳小蠻腰即白公侍姬若晚春酒熟尋夢得詩云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酒榼名小蠻也

嬾架頳盆

林逋詩一榻竹風横嬾架半軒花月倒頳盆

綺葱

漢武內傳仙人上藥有元都之綺葱

與馬成二

沈慶之旣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出遊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安之三望車三公所乘也

儒紘

李賀詩旅酒侵愁肺離歌繞儒紘

髦頭

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之義權曰秦紀云秦國有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勛潰惟畏髦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

三昧馬

江文蔚詩漏催三昧馬衣惹九天香三昧出李肇

翰林志翰林下直出院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言如釋氏之脫纏縛而得自在也

脈望

酉陽雜俎何佩嘗於古書中得一髮卷規四寸許四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火中亦作髮氣不知爲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歎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爲此夜持當天從規中望之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綠水鸞絲

外傳妃子琵琶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國所獻綠水鸞絲也

苦連雜連

段成式與客連句或押惡韻煎若一槐成詩八韻謂之雜連若志於不朽則汰揀韻謂之苦連

芻尼

許彥周詩話云嘗作七夕詩押潘尼字謂難於屬和後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可供詩材

喚起

韓愈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喚起鳥名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喚春催歸子規也

掠風掠草

鵝兩翅各有複翎右名掠風左名掠草

藥頭肥

山谷詩湖稻初春雲子白家雞正有藥頭肥

蛩蛩蚊幬

沈佺期七引璿席夏冷蛩蛩冬煖崔思祖啓陳政事曰宋武帝節儉張妃房惟設碧綃蚊幬

桑斧笋[illegible]

張祜詩斫樹遺桑斧澆花濕笋[illegible]

白楊青楊

後周何妥住白楊巷蕭眘住青楊巷兩人皆負才望時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眘

紫脫朱英

王元長詩序曰紫脫華朱英秀楊愼云脫與籜同朱英朱草也

絳帕頭

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陸游曰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詩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唐人用事之誤

焦竑筆乘云魏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

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為鞭策阮籍臨廣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為沛公霍去病用兵為有天幸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為衛放麑本秦巴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以秦為中山顏延年一麾乃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為旌麾之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旦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迴秀詩詰旦重門聞警蹕則誤以詰旦為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為

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為王子喬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楊用修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見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益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亦瀟灑可喜

琵琶枇杷

琵琶之琵亦作去聲讀唐朱褒詩非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是也枇杷之枇亦作平聲讀柳宗元寒初榮橘柚夏首薦枇杷是也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云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不可對郢且于義無取當

秦城耳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熠然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

太平花

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朶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天祿識餘卷之六終　　男元叜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七

錢塘高士奇纂輯

溝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故易曰地中有水師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冶容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冫女冶盤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冶容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雎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雎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繢水文選陳琳書云遊雎渙者學藻繢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繢憶遊雎

九河

鄭元曰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考槃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爲韻自協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向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菀注今遠志蔡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

調饑

詩惄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調音輖又改字作輖調饑也輖饑也輖饑也愈解愈雜不若朝饑之爲長也焦氏易林倆如旦饑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惄言如朝饑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肅肅

詩肅肅其羽字本作翿取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蹠在腹下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爲學名始于王制之傅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之名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頖宮告后稷也此又頖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廦廱解曰廦廧也廱天子饗宴廦廱也亦不言辟雍爲學名也今據詩曰鎬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曰于古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胥雍疑皆爲宮名

春秋書晦

春秋僖十六年巳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亦同按晦非暝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劉歆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去晦乖謬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曲說以爲陳不違晦故敗然楚以晦而敗晉不以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當者也

爰田

左傳晉于是乎作爰田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趄許慎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墻

左傳繕完葺墻以待賓客又臧宜伯今修賦繕完夫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爲復古人修辭體要必不如是審思完字乃宇字之誤曰繕宇葺墻詞無複義亦昭矣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恒星不見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夜無日光則暗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日光明如晝也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穀梁傳曰恒星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按昔初夜也昔之爲字从日从仌仌音殘又與夕通夕字於六書爲會意取月半見之義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晝聯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晝有如日夜出此類也通鑑綱目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似猶未達班氏之意矣

纓

禮記女子許嫁纓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給纓也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新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給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祈報辟

禮記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祈謂祈福祥也報若穫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用之也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函鍾者取其谷以象地也

冰堅凍解

月令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荔挺生

鄭元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黔首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祭統內經云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

恐不自秦矣

濟之仁壽之域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今俗本作躋非古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濟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取于登涉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横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

方馬埋輪

孫武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舊注方馬縶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

舫之方絆馬足不使行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琓鞆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汶與岷同

汶古岷字武巾切晉王羲之書避同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卽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縣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可目爲汶乎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曰陽德也朱子本義引周禮古之說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典來俊臣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楊升菴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爲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益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言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其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有是語

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殷起出陌頭踊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遺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爲

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廻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僕謂彭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今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匆字彌失眞矣按祭義勿勿其欲響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勿勿悤悤

楊升菴曰說文之解勿字爲悤遽之稱又悤字解云多遽悤悤也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悤悤逐俗者又但知悤悤而駭勿勿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而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莖便可耕

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爲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簰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

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蔽翹莖濊
蕊灌穎散褭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
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
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
也草木之根汁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
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
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
者咸以爲怪矣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
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
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
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
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
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
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
馨兒世說劉眞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鬬
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王胡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
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
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
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幺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
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山名有六幺序
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熊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
惟德之隅左傳古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
非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墲檀弓古
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
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重復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禡祩

魑魅字漢碑作禡祩其字從示蓋禡祩亦山之神
也

字義

所鐵砧也从兩斤別作鑕贅矣棘同而也自東而
復于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
別作遭贅矣源委之𠂢皆作𣲖从兩水火焰之焰

當作炏从兩火可以類推

穭稅

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稅

勞極洒洒

洗古音癬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洒洒如瘧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音癬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沴水不利也沴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欸唶

欸也唶也兕也皆嘆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舂陵有望氣者曰唶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兕字欸與唉同史記范增曰唉孺子不足與圖大事楊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史記用之于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三游洞記

白居易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跡兩絶又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叶韻止與殆叶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叶定倚叶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僅見此三條耳

詭御

穀梁傳詭御云車軌塵馬候蹄列子詭御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命意則一脩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蝕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蠻州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州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固已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伶元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耶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開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臧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日昃日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翠足粉胷

劉勰云綴金翠于足跗靚粉澤于胷臆以喻失其所施也後世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胷蓋恒飾耳

絕姑艾

世傳絕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絕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女麴

女麴小麴也繭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穀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木揚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駑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儔于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鶬鴰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鶬鴰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鶬鷃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鶬鴰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蘹香即杜衡也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蘹香恨不逢即此也

周紂築壁

周紂為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貲常築壁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壁非築所成當作墼築築為墼墼為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磚未燒曰墼埤蒼形土為方曰墼今之土墼也以木為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阜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阜比按左傳蒙阜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皋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阜比之為虎皮而不能知其所自出聊記于此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櫱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駮泊薄同一字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洵名言也凡元人評書書皆精當遠勝宋人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枍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檀榽榽先殫榽字一作枍三輔黃圖有枍詣殿枍詣木名即榽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摻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揥也拂髦象揥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闌蘭字

古文嫺與憪同見後漢書亦借作姸媸之姸論衡云形要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姸字之借也闌乃嫺省柬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軋犽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徧歸棹何時聽軋犽軋犽棹聲也

古祭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

葉子戲

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其首選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遊史稱爲葉格見第三卷中

𦘦𥢈

𦘦𥢈音菴單香氣也

金鉔

鉔音匝古文死司馬相如美人賦云金鉔熏香注香毬也意即西京雜記所云臥褥爐也

天祿識餘卷之七終

男 元受 校字

天祿識餘卷之八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愛閒

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以愛閒二字署山居甚佳

松雪

栝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趙文敏號松雪乃是一香名昔艾衲者亦可稱曰松雪見陸儼山春風堂隨筆

鬼工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宮奇寳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今之鬼工球類此

戴記月令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襍采呂書以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剿取之據不韋之書月令特優

屯田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松明

戴石屏詩麥麩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大經中經小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爲次第耳

四產十六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阿閣讙樹

堯卽政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讙樹見尚書中候

文馬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註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朱丘光庭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蜚蠦蜰

釋蟲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卽負盤臭蟲也按春秋書秋有蜚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此蟲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爲五臣註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爲丘光庭曰疇等也言馬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五臣注曰特達美貌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施巳唯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巳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五臣注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過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覩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五臣注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信不可暫舍而攣繫不絶故得无咎此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爻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有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乃靈運常抱此道尚爲孟顗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五臣注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丘光庭曰錯音措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少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不用也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錢唐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爲塘非也其說本于世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爲築塘患土不給詭曰致土一斛以錢一斛易之土既集詭曰今不復須土矣人因取以築故名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矣

李涗

南唐近事載李涗善吹中管妙絕當代元宗聞其名屬淮甸多故不獲召見李建勳送以詩云匀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魚栫

栫叙見切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栫澱爲涔爽眾羅筌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栫之名

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凝今之蜜蒙花也其皮可作紙

延香

梁簡文帝園名延香

轉喉觸諱

韓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蔡邕有子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帙

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與子京家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緗襯帙用巾旁可想也今大內藏黃庭內經墨蹟亦有蝦鬚草細簾裹之亦是宣和物也

仰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戒碑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昺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

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豹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乘槎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也

王姬

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芈齊姜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非

瓜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

縣

楚滅陳為縣縣名始此非始于秦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彭國

彭國附庸也

梟首

梟首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死懸其首于木標賊首以示衆曰梟

烏號弓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烏烏乃號呼取長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緑池

緑池者緑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沖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别施帛爲緑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宫五數耳三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行李

左傳李本作李乃古文使字朱方勺云按黄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字北字

卯本柳字借爲貿卯之卯北本背字借爲西北之北

辠字

辠古罪字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

對字

對𡭊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士

留落不偶

霍去病諸宿將皆留落不偶注留謂遲留落謂墮落

祖逖

祖逖字士稚今作士雅誤

醉如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書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子氄

北方毛叚細軟者曰子氄書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緻絲

緻音志今訛爲注絲又轉訛爲紵絲音宁見鄭氏釋文

偏提

偏提即注子唐改曰偏提據說郛云猶今酒鼈

馬車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又洛陽婦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

尼寺

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渠荅剞劂

渠荅鐵蒺藜也剞劂曲刀也

衢尊

尊酒器也六尊爲衢

蒲桃髻

小兒初留髮爲髻十數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詞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桃花醋

唐人風俗貴重浙醯謂桃花醋照水油

水田聲

淵明嘗聞水田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過吾師丈人矣

羅嗊曲

羅嗊古樓名陳後主所建元稹廉問浙東有妓女劉採春自淮甸來能唱此曲閨婦行人聞者莫不漣泣

入破

水調歌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第六疊爲入破第十一疊爲徹前後但七言惟歌之第五疊乃五言調聲最怨切故白樂天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

瀟碧湖嵌

韓詩聯句有瀟碧遠輸委湖嵌費攜挈瀟碧謂竹湖嵌謂石也

章懿赦

宋仁宗既長知巳爲李宸妃所出追尊爲太后諡

章懿晏元獻撰章懿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士大夫嘉其善比仁宗不悅至孫文懿公草升祔李太后赦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羡實生眇躬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興念及此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涕下孫公以此遂參大政帝問孫公曰卿何能道朕心事

天穿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江珍碎月

蘇東坡有石斛怪石詩云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江珍碎月言怪石也

蒸紅繰綠

苕溪詩話云韓昌黎桃源詩川源遠近蒸紅霞王介甫因用絕句云東風過柳綠如繰晴日蒸紅出小桃

范履霜

范文正公酷好琴止彈履霜一曲時謂之范履霜劍南集中有酒僅三蕉葉琴纔一履霜用此

楓柳

楓上占斯曰楓柳占斯者寄生也嶺南楓老有瘿者夜遇暴雷瘿上暗長一枝長數尺形如人有口眼謂之楓人任昉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越巫得之以雕刻鬼神即占斯也

栗零栗駭

夏小正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言栗房秋熟實驚躍而出也栗房多刺如蝟熟則自坼子自迸落唐包佶詩烏窺新㸑栗鼯上半欹遂亦善體物者矣

判齋

唐令狐綯仍世宰相以文章見稱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嘗飯僧僧判齋綯于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譏其好簡也見歐陽永叔題令狐楚登白樓賦跋

藏擫

宋時有藏擫之戲即今踏橋戲也丁謂爲玉清昭應宮使夏竦爲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擫者謂曰古人無咏藏擫詩竦爲一絕云舞袖跳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蓋譏謂也

末下

末下吳地名晉人問陸機曰羊酪之美江東何物可敵機云有千里蓴羹末下鹽豉耳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訛末爲未蘇東坡詩每懷蓴菜下鹽豉及肯將鹽豉下蓴羹皆誤也

骨朵

骨朵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撾之類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肫音孤肫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爲胍肫後譌爲骨朵今京師猶有此稱

談柄

近人以口實爲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

執麈尾亦有談柄之名傳燈錄棲雲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為談柄是也

權輿

權輿見詩經秦風注云權輿始也而義猶未明蓋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為權輿

麩炭石炭

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為薪蘇長公集有石炭行今西北所燒之煤是也南方薪木燒而未灰者曰麩炭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正謂此

牛耳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牛耳無竅盟于神故以不聽

為戒也公孫談圃云王荊公解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本以鼻聽其耳固不聽耳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注魏武王謂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與五代史莊宗紀持牢義同

取獄

羅泌路史曰丹壺書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記大同此余之所取獄者也獄音臬與法同

昔名

昔有數名因地與稱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苔卑有澤葵散巖竇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水曰陟釐

羞菜

安南有羞菜蔓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女羞否即時憔悴有羞色人去青如初

血玉

山海經侖者之山有木曰白䓘可以血玉注血謂染玉可以作光彩

怯薛

分番宿衛元謂之怯薛元史曰宿衛皆領于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

族世領怯薛之長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任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

嬴越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鉤卒嬴越之法按商子農戰篇云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以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鉤卒杜註云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鉤卒知其為越法也

塗乙

禰正平作鸚鵡賦文不加點點者塗也加者乙也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音主與點同文字遺落鈎其旁而添之也又東方朔傳云止輙乙其處謂有所絕止點而記之曰乙如士人讀書以朱識其止處也

禪鑽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餝靜孚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鏤板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錄本漸多然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勑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印書之例又在馮瀛王先矣

投酒

梁元帝樂府宣城投酒今行熟停糚駐馬暫棲宿註投酒重醞酒也與酘同去聲

古語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遄臻于衞不瑕有害朱子注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爲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注以假爲何以溢爲恤夫瑕既爲何矣假又爲何古人則爲謬寫至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義爲順即不依舊注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訓之何以恤我也

百果甲宅

三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注宅即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恐謂太冲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拆爲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爲拆失冲之意矣毛詩大田云既方既皁鄭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方之衆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特以解此賦則甲者孚郭在外其鎧甲之義乎宅者含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乎就字解字意自融洽扯彼合此理反支離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亡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

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卽射柳也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爲射柳

書卷

今之書籍每册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薄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

河洛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惟鴻雁與白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禽獸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落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邨落部落落落居也居宮中巷有野狐落亦居也

大娘小娘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稱韓魏公傳中云宮中稱郭后爲大娘劉妃爲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鷰燕

書上側裝二紙條名曰鷰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書上紙條古不粘

姓氏

姓與氏今人多混解爲一非也太史公曰昔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徐氏郯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爲嬴姓也徐十四皆爲氏又如周本姬姓而其後魯衛毛邮郜雍曹滕畢原封郇邢晉應韓凡蔣茅各以國氏故昌黎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徐偃王廟碑云秦與徐俱

出柏翳爲嬴姓

天帝醉

李義山咸陽詩曰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舊註不解按庾信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盖穆公夢至帝所事見史記扁鵲傳故二賦引之義山本于此耳

教吹簫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通用唐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乃學吹簫也唐詩中凡教字皆作平聲用無去聲者且學吹簫煞有風致教吹簫有何意味耶

汧城鑿穴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注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乃即墨非汧城也按文選潘岳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奮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碑文援之

累德

玉臺新詠序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累盖誄字之誤也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縣名公主所封也今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德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非一日矣

班史失名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崇字仲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宮詞

張元禎于弘治間官翰林學士傳一宮人詩曰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上宮墻

六閣

宋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也眞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爲章之義也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爲訓之義神宗曰顯謨徽宗曰敷文哲宗曰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蓬餌

西京雜記云漢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今萸囊菊醆習用爲常而蓬餌鮮有隸作九日事者

嗚呼噫嘻

李太白蜀道難起句無用嗚呼噫嚱今人相承用之而不知其義亦自有别老學菴筆記云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嚱

天祿識餘卷之八終

男元受校字

天祿識餘二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録是書雜采宋明人說部綴緝成編輾轉稗販了無新解舛譌之處尤多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是書跋曰錢塘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内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則笑賸言鯖豈足以當天厨一臠也迹其所徵引辨說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牴牾不觀左傳注妄謂經皇爲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不可據者靑雲二字莆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迺遽以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詠出歸潛志乃謂元時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爲創獲八米盧郎旣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闕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

人采詩成未伏盧為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為學先根柢而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詞章侍郎置身石渠金匱獲窺人間未見之本而所采摭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詣矣其排斥士奇可謂不遺餘力然取此書覆勘之竟不能謂世駿輕詆也

畏壘筆記四卷

〔清〕徐昂發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桂森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畏壘筆記四卷》提要

卷一

軀劉腰臘　伏
處暑　陰陽之氣漸人
雲氣　西洋壓法
輿地圖　新豐
鄼侯　三户
廣陵濤　縣圃
郭氏之墟　太行山
五岳　灤水
谽谺　飛郎[illegible]鄉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地氣積水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土龍
八神　西王母
河伯　三官
碧霞元君　天主
歸煞　解土蹠頭
漢大儺侲子和辭　露筋廟
神誥
卷四

史記　褚少孫補史記
漢人論讀書　管子
時文謬用管子　商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注
春秋繁露　董子五行說
淮南子注　孔叢子
諸子似異而同　書未可信
鹿死不擇音　鷸蚌
雞口牛後　三顧
樂廣傳　犀[illegible]
谿伯　真草諧書
小學　漢書本學
今本誤字　隸書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石鼓文
飯牛歌　尺布謠
赤鳳來　大人賦語
廣陵散　何滿子
參撾　盬讀爲豔

畏壘筆記卷一

長洲　徐　昂發

予少讀書無所師承隨讀隨忘無[illegible]年已遲暮不勝其悔自己丑庚寅間始隨筆劄記雜古人成說有裨聞見增長智識者咸掇錄焉間參以臆見用備遺忘無或再使月悔朔日悔昨云爾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

弁書

太史公

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鄭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班史司

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桼如淳之說當是仍襲雜記之謬師古巳先洪氏駁之矣晉灼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爲正

史記索隱曰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次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韋昭謂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稱桼謂司馬遷傳亦以談爲太史公非惲所加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朔所加也愚桼東方朔之說疑非事實小顏謂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其說至當班史稱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馬則太史公字爲惲所加無疑韋昭之言於是乎可以考信矣

太公

史記齊世家言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不言其年幾何荀子稱太公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韓詩外傳亦同世俗所傳八十而遇文王殆非也

張去疾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公族姬姓桼索賊急乃改姓名良旣爲韓公族以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應馬班並沒而不書恐符謐之說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簒臣也注云去疾張良之祖桼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爲簒臣當必不謬然祖爲簒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簒安知非孫之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疑耳

荊軻

班史鄒陽書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湛七族無荊字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論衡引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軻爲燕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觀此疑或有之然則後世之夷人十族者豈非呂政類耶

屈原

新序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强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内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原之放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

漢文帝

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糴嘗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無文以示敦朴爲天下先乃實錄也

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冗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毁者猶未盡然也

班史禮樂志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注舊說以絳爲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但既云大臣則當謂勃嬰矣

黃憲

范史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乘子居封祈武與鄭

伯堅郅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函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轜柩案此則憲初舉孝廉亦未嘗到京師也

徐穉

范史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應劭曰禮凡弔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徐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以義服也哭醊既訖當即其帳衾勞問子琰如何倏忽甚於路人夫何爲哉愚案此論甚正漢末士大夫風尚詭激亦古人之所謂客氣也

百里奚

韓非子稱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非戰國傾危之士其言未足信然史記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風俗通謂秦繆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其言頗爲誕怪論衡亦曰秦繆晉文文者德惠之表繆者誤亂之名漢人之學各有師承必非臆說然愚案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見殺之說殆或流傳之誤歟

鴟夷子皮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司馬貞曰范蠡以吴王殺子胥盛以鴟夷今蠡亦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小顏謂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案韋說自解鴟夷名義索隱之言亦恐非情實當以小顏之說爲正淮南子云齊簡公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昔人謂范蠡浮海出齊時去簡公之難巳十餘年矣其言不足信說苑稱楚有鴟夷子皮則恐又別是一人耳

愚案說苑云宰我伏卒將以攻田成令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以

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之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從之田成之燕事不可考但以范蠡棄國相而迯變易姓名超然高蹈如鴻飛冥冥久在世繳虞羅之外豈肯復屈身篡逆爲之謀主而世之好爲異説者紛紛如此戰國傾危之習其流毒誠可畏也

韓信都

史記留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乃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馬班異又言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史記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則信都即申徒耳班史直以爲韓司徒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略定韓地事又以項梁爲沛公則失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索隱謂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訛以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論所稱絶相類蓋信都申徒自是當時俚俗口語如此耳

楊王孫

班史楊王孫傳但言武帝時人學黄老之術不載其生平事蹟徒以其裸葬一節爲賢於秦始皇爲之立傳然案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裸葬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通尚書善古隸翟公欲以兄女妻之或曰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或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絶婚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輈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隗林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

海上索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稱權有銘是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作狀貌狀字時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証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内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知俗作隗林非也案索隱既稱爲遠古之證乃又云有本作狀者非竊所不解又案家訓云史記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漢書外戚傳曰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字並當作媢媢亦妬也今考二傳並作妬媚或因此改定亦未可知何獨於林字乃吝改耶

老子

法言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宋吳秘注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禮曾子問稱吾聞諸老聃此誠學禮之効也觀曾子問二章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爲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内景之類亦托云老氏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昔崔浩嘗讀老莊之書不過數十行輙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非法之言亂先王之教也

韓非

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宋咸注引史記云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之李斯姚賈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遣自殺晉李軌注則云非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雲陽與史記不同

聶政

吳師道國策補注載大事記云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聶政之刺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策

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蹙哀侯而殪之故
哀侯爲君許異終身相焉蓋俠累既死烈侯猶在
位十年故謂之終身相此烈侯三年事策誤以爲
哀侯耳若從世家則哀侯既弒許異將誰相哉愚
案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則韓嚴國策之
誤止一哀字蓋古書久遠不無脫落吳云誤合二
事爲一者亦未盡然也而因此一字之訛轉相承
襲於是史記及通鑑諸書亦不能不生同異矣
韓策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鮑注堅
政之副猶秦舞陽然則前篇謂政獨行仗劍者亦
非也今人但知聶政遂不知有陽堅矣愚案史記
六國表與世家合於聶政傳則失之大抵皆承國
策之訛耳

李牧

趙策王令人代武安君至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
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
曰繓（高注李牧名）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
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繓請以出
示因出袖中以示倉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
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補注引大事記
曰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斬之非也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耶秦策
訓秦王資頓弱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
與趙寵臣郭開金爲反間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
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
者邯鄲倡女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
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
秦賂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諸說皆可互考乃史因
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未能
免於乖舛耳

阮籍

晉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發言玄遠口無
臧否然觀其出處始爲司馬宣王從事中郎至文

王時再居吳官後雖去佐職恒遊府内朝宴必與禮法之士共相仇疾而文王每保護之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王嘗與僚佐共論近世能慎者王獨謂天下之至慎惟阮嗣宗詳此一語籍殆是預聞司馬氏陰謀之人其酣飲誕節放棄禮法率意獨駕路窮慟哭雖欲求免乎亂世然安知其非所以泯掩夫陰參篡奪之謀而圖滅其佐贊覇朝之跡當時之人特爲其所欺而不覺耳此論自余族弟道積發之余深以爲知言

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絶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裴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譌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元德秀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絶而終案新唐書本傳云天寳十三載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無案樂天去魯山時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或誤顔子夭死伯牛惡疾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扁鵲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因命之曰盧醫韋昭曰太山盧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鄚屬河間小司馬云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又索隱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正義曰號盧醫者今濟州盧縣傳又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愚案當是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矣

四皓

班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下顔注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名姓可稱蓋匿跡遠害不

自標顯秘其姓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乃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皆臆說也愚竊謂由此而推如謂伯夷叔齊等皆別有姓字造作不經真可鄙笑而後人猶轉相傳述甚矣好古之難也

萬石君

漢世好以官秩呼人史記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武帝以壽王賢不置太守賜之書曰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石奮後又有萬石君亦在西漢世范史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燕趙閭號曰萬石君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並有才名其後七世通顯時人號為萬石應嫗文泰彭傳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匡鼎

班史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匡鼎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小顏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不曉匡鼎來之義妄作衡書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今有西京雜記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宜絕知者之聽耳

子胥復讐

說苑闔閭為子胥興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范睢入秦

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為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秦此則范睢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翟公署門

史記汲鄭傳贊載下邽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苑所載則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比史記多二語尤可諷味

王莽無髮

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愚案通典漢制紺幘以燕青幘以耕緗幘以獵童子幘無屋文吏長耳武吏短耳惠文法冠執法所服故亦短耳

子思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堯脩十尺眉八彩實聖舜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伋徒患德之不劭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薛公大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太宰嚭遺文種書

韓非子越攻吳吳王告而謝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案此則淮陰侯傳稱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斯通傳謂語曰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者其言由來舊矣

魏公叔痤語

魏策公叔痤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魏策所言不過云勿使出境而已史記乃言不如殺之此言非人情當以魏策爲正

胡廣繼母

胡廣繼母黄氏即前廣所生母之妹中郎爲作神誥云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桑蠶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者蓋三十年年九十一薨於太傅府可謂富貴壽考者矣范史稱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視旁無几杖言不稱老計廣與其繼母之年相去才數歲耳

後身

商芸小說載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後身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司馬承禎貌類陶通明玄宗以爲是通明後身宋晏元獻見韓退之畫象謂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愚案此類事篇籍所載甚多難以詳舉身前影後罔所依證儒者之所不道然天地間陰陽之氣之所轉旋變化容亦有之似亦未可盡非也玉澗雜書又載子微尸解時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稱其車爲白雲車文宗時取以入內

君何足

高誘淮南注云秦皇帝二十六年長人見於臨洮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足是也人知翁仲而不知君何足錄之以備異聞又案范史董卓傳卓壞長安銅人以充鑄時人謂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而毁之成毁不同凶暴相類英雄記稱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毁其毁其成皆出臨洮亦一異也

霸出

范史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注莽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論衡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有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郢人

郢人本作獿人楊雄解難云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云獿古之善塗塈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

匠石揮斤而斵知匠石之善斵也小顔曰㹹杖拭也故謂塗者爲㹹人音乃髙反又乃回反今本俱作郢人其誤不知始於何時葢爲流俗之通病久矣

楊氏

班史楊雄傳曰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晉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敝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其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牒蓋爲䟽謬范中行又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楊侯乎愚謂以子雲之學其自序譜牒猶舛誤爲後人所駁何況沈休文輩耶

山都侯

班史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吳斗南云条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歳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於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王良

班史王褒傳云王良執靶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摠一人也伯樂失之矣吳斗南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無恤郵良國語所稱郵無正顔氏謂摠一人是也國語載郵無正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顔乃謂晏失之何耶

黄覇

漢時名人以貲爲郎見於史傳者如張釋之傳云以貲爲騎郎事文帝無所知名欲免歸司馬相如傳云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兩人雖皆入財得官然猶若有恬讓之意黄覇傳則云覇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馮翊以覇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可見當時好尚以入財爲輕而覇之急於功名雖後世猶或見之矣其巧於爲術而以輸財得貴仕者唯卜式耳

盧循

裵松之三國志注盧循湛之曾孫諶植之曾孫也夫以盧尚書之名德大儒而其六世孫乃遂作賊眞可詫怪昔人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豈若是乎嗚呼賈梁道之賢而有賊子祖士穉之忠而有逆弟如斯之倫不可勝數天道曲如弓自古而然眞不可解也

池魚

日知錄引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下云又姓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愚案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清波志所云即樂天詩意也

長洲　徐　昂發

臘賜

漢制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十二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戸直（共或作皆案羽林郎比三百石當作皆）漢世優䘏臣下可謂厚矣

兩漢祿制

漢祿賜之制不可詳考所謂二千石及百石者乃品秩之等差非謂俸入也范史百官志載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下至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殤帝也）中二千石月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

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愚案班史汲黯傳注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然則真二千石次於中二千石優於二千石也史記汲黯傳注如淳曰律真二千石月奉二萬二千石月萬二千與范志及荀綽表注不同又案班史貢禹傳云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范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耳今云月萬二千則西京祿賜視東漢爲優矣又范志諫議大夫六百石禹稱八百石其說復異奉錢月九千二百則與延平中中二千石等矣案通考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就六百石當是中興後因襲不變故范志云然

唐世廩賜

宋杜鎬曰百官廩賜莫盛於唐月俸之餘既有食糧雜給祿粟之外又有利息本錢加以白直執衣防閤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又有職田公廨田所以優厚之者甚至愚案唐志宰相月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有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而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俸六七萬其送王建赴司馬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案唐志尚書三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俸入比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樂天所云也

稅糧當盡徵本色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其說葢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

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丘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每兩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丘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閒野無閑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貢禹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丘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而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口課調亦科錢故齊丘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洒心而易慮乎（案洪氏隨筆云資治通鑑失載此事）

辭訟

潛夫論愛日篇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爲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瞿然知儆而痛自懲艾乎

建武詔書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踈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强盜强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姦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

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吏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宋開寶二年詔

左傳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范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爲糞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洒掃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其官爲傳舍廨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頹敝因循歲月以致驟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詒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叅容齋隨筆載宋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

救荒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以展其才

志若蕭然縣磬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仲長統語

仲長統損益篇曰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門嗚呼流俗弊蠹滔滔皆是卒之色取不終多行非義廉恥澌滅爲天下所羞其愚者素無才謂臨事昏亂失圖巨奸則固寵營私挾邪罔上是所謂行偽而堅以疑衆者也

潛夫論語

范史鄭太傅稱太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顏氏家訓載裴子野凡疏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烈士用心後先一貫潛夫論謂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前人已敗後爭襲之君子小人之相懸絕真可歎也

漢制羣臣上書

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若罪狀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

貪有益廉有損

呂覽云魯人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之而不取孔子曰賜失之矣魯人自今不贖人矣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自今必拯溺矣論衡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

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四忌銘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謂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無涯惟口

說文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象形徐鍇曰人之無涯者惟口故口在尺下則爲局博局外有垠堮周限也案此語至精人之一身備百物之養飲食嗜好何所窮極故當以繩尺局之況乎酒入舌出爲禍福之門盡言麴過築怨謗之府無涯惟口一語殆勝於金人之銘磨兜堅之戒矣

東宮

史記竇太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魏其傳上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乃之東朝古者太后居東宮故謂之東朝不獨太子宮爲東宮也

丙舍

范史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愚案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宇猶令之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丙夜之從甲至戊也故魏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注言以甲乙爲名次也今人類以墓堂爲丙舍據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如謂明堂爲在國之陽丙巳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史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更人上書告建傷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亦甲舍爲證知丙舍爲第三等舍宇明矣

皋陶觟䚦 玉篇觟胡瓦切䚦除依切

今官寺前有墻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亦莫解其所謂案論衡乃

知所畫者皋陶觟觽也觟觽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皋陶敬羊起坐視之嗚呼蒞官治民者可不深惟此義乎

阿房宮

秦之阿房宮非宮名也史記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又云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嗚呼以秦之威力宮室未成嘉名未立而天下叛之易曰豐其屋蔀其家三歲不覿凶豈非萬世之炯鑒哉

禁中省中

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乃無言之者孫洪氏隨筆或問漢書注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答曰周禮宮正掌王宮之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

行在所

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守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太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案此則京師亦可謂之行在所不特巡守所至而已

綈几

綈几字詩人類常用之案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而憑之不得加綈錦然則綈几乃天子之几今人沿習引用莫知其誤耳

橋梁華表

史記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注服虔云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至秦去之索隱云尸子堯立誹謗之木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

橋梁頭四柱木是鄭康成云一縱一横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嗚呼京師之橋梁板柱乃古聖人聽規受諫納言進善之具百世而下不惟居民上者未之或知即學士大夫亦鮮有能求其故者矣

六枳

馮衍顯志賦揵六枳而爲籬注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illegible]疆言上下相維遞爲籓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illegible]同亦曰八枳此爲六

傳舍

傳舍本客舍之稱史記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舍索隱曰並上中下三等客所舍之名幸舍食有魚代舍出有車案此則所謂傳舍者下客所居亦猶逆旅之傳舍也班[illegible]舍注云今之客舍是即所謂傳舍耳

更衣

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謂更衣即如廁也然案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又王莽傳及後閣更衣中晉灼曰謂朝賀易衣之室屋名也案此則更衣自有兩說矣廁字亦有二義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邊頭曰廁蘇林曰廁邊廁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凡四說蘇說最爲明快又范史有溷軒注云廁屋也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春秋緯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而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荀悅申鑒謂世稱緯書[illegible]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所作故桓譚之儔雅所不信然如此論似

亦有至理疑未可盡廢也或云緯書起於哀平之
世

虞舜後

左傳孔疏云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
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
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〻姓〻是胡公乃始姓嬀耳史
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史記吳廣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索隱云孟姚吳廣
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
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大
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舜
後亦姓〻[illegible]獨泰伯虞仲之裔也愚案吳廣之女
仍曰孟姚則猶姚姓也

代宗

白虎通曰諸侯之子亦稱代子晉有太子申生鄭
有〻子華齊有太子光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
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三[illegible]稱代子案代子
猶世子是世之爲代自漢已然至唐爲昭陵之諱

自麗明禁故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高帝爲太祖
廟文帝爲太宗廟武帝爲代〻 宣帝爲中宗廟
此四廟代代不遷代宗者世宗也故唐以世宗爲
代宗而繼肅宗也前明乃以景泰帝爲代宗從繼
代立義殊爲不經當時議禮之臣何懵瞀至是真
不直一笑也

主事

尚書之有郎始於漢有員外郎始於隋至主書〻〻
官則日知錄載之詳矣然但言尚書省主事六人
從八品下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
從九品上詳考唐志則尚書省二十四司各有〻〻
事吏部十三人戶部十二人禮部八人兵部十人
刑部十二人工部六人然則六部之有主事乃自
此始宋制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
中書省吏四十有五錄事三人主事四人尚書省
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吏部吏額左選
主事一人右選一人[illegible]司勳[illegible]主事各一人愚
案是時主事職厮祿薄與令史差不甚遠故楊大

年以爲吏之賤不宜任清秩當是至明世始爲清流耳又案宋志樞密院職掌分隸十二房房設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

博士

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增至十四人太常選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没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觀此舉狀今世之能任此官者蓋亦鮮矣又案博士比六百石自議郎遷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預議政事東晉時荀崧疏謂咸寧太康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其重如此唐制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經博士太學博士廣文四門及太常諸博士亦正五品至從七品止職任視漢魏雖稍輕然猶爲清流由宋至明乃與古漸殊矣然顧名思義審官用人未宜褻越詎可行錢而得之乎

奉常

班志奉常秦官應劭曰常典也師古曰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常掌宗廟禮儀非復秦官之舊而或猶以奉常爲稱矣或以常爲嘗失之遠矣

太守

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令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史記索隱云漢景帝時始稱大守太守衍矣師道云案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應已有此稱矣愚案通考諸書皆謂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者恐亦失於詳考耳

指揮使

通考葉氏曰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

宣武軍乃即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又案後唐長興二年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使從二品以節度為之副指揮使則以刺史以上充其重如此然莫詳兵官之所始愚案蔡中郎集有荅齋議云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又云宮室至大指使至微案此則指使當是緐人之稍長者蓋指揮使之名見於此

布衣

鹽鐵論曰古人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商賈

薛綜西京賦注坐者為商行者為賈劉淵林三都賦注通物曰商居貨曰賈左傳孔疏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云行曰商處曰賈朱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蓋本鄭氏其說不同愚案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者為商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者亦為賈然則商賈要是通稱正不必强分別也古者重本而抑末國語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功庸少也注韋藩蔽前後木楗木擔言雖富不得服尊服漢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桓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以淫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宜抑其路使稍自衰嗚呼商賈亦庶民耳古者必立制以困抑之其必有道矣

客稱大夫

史記蕭何傳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揔稱之案今北方人稱醫者為大夫疑亦此意

丘嫂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西方謂亡女壻為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案此則丘嫂二字不可妄用然史云巨嫂班云丘嫂恐丘嫂亦是長嫂之意應以為丘姓則或未必然耳

内外兄弟

爾雅以姑之子舅之子相謂曰甥事出遠古與世乖違白帖舅之子爲内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搜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爲相勞問伯父遣門卒與外曹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内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懐内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今人乃以妻之兄弟爲内兄弟失之甚矣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杜注外弟管于奚之子是又以異父之子女爲外弟妹與前説不同當分別觀之

從孫甥

左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今吳中惟妻姊妹之孫則稱孫甥蓋與古殊矣

親家

唐人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未詳其所本儲光羲詩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作白居易有開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詩其宴送詩有云新婦不嫌貧活計則皇甫乃是婦家案范史后妃紀云會公卿諸侯親家讌飲則親家二字其來亦古矣

九世一子

孔叢子曰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案叔梁紇生夫子夫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箕箕生子高穿穿生子順武後名斌凡九世皆一子

孿生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産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産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巳日生良以囂爲兄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則囂當爲弟許釐莊公一産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産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因亦以前生爲兄

祖師

班史定陶丁姬傳云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小顏曰祖師始祖也丁寬易家之始祖案此則凡經學之師如伏生申培公之類皆得謂之祖師祖師二字蓋出於此本儒者以稱其先師非釋氏所能獨竊也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飾男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愚智名爲試兒案宋史曹彬傳彬生始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取干戈俎豆最後取一印他無所視彬真定人觀此則試兒之事雖北方亦有之然要是江南風俗也

崽子

水經注博水下孌童丱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作及當是少字之譌女子一作崽子音宰愚按方言云江浙閒凡是子謂之崽自高而侮人也今南方無此語而北方俚俗詈無行幼少爲崽子當即此也但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切又山佳切

畏壘筆記卷二

長洲徐　昂發　大臨

薄蝕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張晏曰日月無光曰薄或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自天變不足畏之說興於是日月之變皆謂爲運轉自然之數而[illegible]之義[illegible]名而非實觀易傳所云陰氣薄日月似或有[illegible]背之者而非日月運轉自然之數矣天道淵邈固非[illegible]識者之所能窺度也

月食星

班史地節元年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爲月食星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隕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愚案今南康落星石亦不圓信然然日月非列星可比此恐非篤論貴其强辨可喜耳然近世西洋占星者皆謂星體不圓有長狹斜曲之不同然則仲任之說然歟否也西洋人亦謂日月不圓與論衡合

宿

劉向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所謂宿也洪氏隨筆爲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愚案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案此則宿字如字讀與音秀其義正同不必强分別也樂天詩有郎官應列宿句讀如

本音

七星所屬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大官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歲陽歲陰

史記注歲陽爲歲雄歲陰爲歲雌十干爲陽十二支爲陰然各有不同爾雅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音亦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高誘注單讀明陽之明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高誘作詻讀爲昨噩作鄂漢志作詻戌曰閹茂閹漢志作掩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高誘困讀爲圂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者閼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維屠維爲祝犂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玄黓爲橫艾昭陽爲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涒灘爲汭漢作噩爲作鄂閹茂爲淹茂大淵獻爲困敦困敦爲大淵獻以奮若爲赤奮若此淮南子說也而班志石氏星經攝提名監德單閼名降入執徐名青章大荒落名路踵敦牂名啓明協洽名長烈涒灘名天晉作詻名長王掩茂名天睢大淵獻名天皇困敦名天宗赤奮若名天昊又與前不同容齋隨筆載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以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案爾雅月名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

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爲辜十二爲涂然則月雄在畢者甲也古書所傳載但有月陽而無月陰故雌在觜三字遂無從詳考耳夫十月爲子甲子月也但子之爲觜其義不可得而推矣竊疑陬月雌也陬字恐誤當云觜月雌也

攝提格者班志云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正月也

天根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根亢氐之間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木節解案班志氐爲天根主疫然則本即天根以其爲天根故曰本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抱朴子鄭君云（葛洪之師）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

上巳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禊

禊有春秋二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於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秋禊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蓋一春有兩禊也史記注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然則禊即酺也案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原此當是祭而祓於水上遂禊飲也既云春秋祭酺則春秋有二禊乃三代之遺風矣

貙劉膢臘

貙劉之禮祀先虞禮儀志立秋郊禮畢武官肄兵習戰陳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古今注永平元年六

月乙卯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案六月當作八月）風俗通稱
韓子書云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也俗常以十
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說文祈
穀食新曰離膢離膢猶貙膢也又案貙以立秋日
祭獸王者以此日獵祭宗廟冀州北部以八月朝
作飲食為膢謂之膢臘蓋貙劉乃朝廷之禮貙膢
則民間風俗也

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時無至此始有
之諸家說伏字義頗為畦滞惟曆忌釋云伏者何
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
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
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
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顏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
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伏藏因名伏也漢舊儀謂
伏者厲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乃安說耳

處暑

春秋啓閉二分二至並見於書傳其他節候槩未
之見唯國語范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
牛馬處暑之既至虻蟹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
云處暑暑止也二分亦謂之日中

陰陽之氣漸人

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
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
也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
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
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也故論甚
精微

雲氣

通卦驗曰冬日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
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
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
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
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望氣經曰二分二
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熟青雲致蟲白雲
致盜黑雲多水赤雲主火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

紫氣如樓玉氣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水波陣雲如立垣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他不具載

西洋曆法

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此梓愼之言也明萬曆間利瑪竇入中國著西洋曆法其論日食也曰日食與今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說即梓愼日月二至相過二分同道之說而變之者也其論月食也日[illegible]射地毬地毬反影射月故月食此即張衡當日之衝光蔽於地是謂闇虛之說而亦變之者也沈括筆談云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正當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交道每月退一度故西洋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盧此無錫朱君名襄之說也余以其言明晰具錄之

輿地圖

史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索隱云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虞喜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愚案史所載如督亢圖之類則自古已然索隱說是也

新豐

漢書地理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營新豐幷徙舊社屠兒酤酒賣餅商人放雞豚羊犬於通衢競識其家案史記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據此則太上皇崩後方名新豐十年以前猶曰酈邑不得云高祖七年置也

鄼侯

史記鄼侯下注文頴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鄼縣也

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此所由亂也史記三王世家續蕭文終之後於酇司馬貞云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與前注顯相違反當是失於詳考耳

三户

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陰陽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户猶足以亡秦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户注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則是地名不疑張守節曰案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户峽爲三户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興廢知秦亡必於三户其後項羽果渡三户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案是說誠新異可喜然恐當以韋昭臣瓚之說爲正昔人有語云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予三户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敵衆弱可敵强也

廣陵濤

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吳未嘗云錢塘也後人因後有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之文因指爲浙江之濤論衡云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競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案此則明指爲浙江之濤矣然越絕云蓋潮子胥之潮後爲重乃文種之潮不得獨言子胥也而枚叔所賦竟無一語及之何歟所未解也予於辛卯九月自西江歸經過江口潮汐潛長潛消無復曩者奔騰澒瀁之勢詢之舟師舟師云前七八年潮極壯盛舟航覆沒士民淪溺者無慮萬數於是衆庶洶懼博延方士精禋虔籲於上下神祇求得巨黿長三尺餘牒告海若之神自是濤勢衰

減遂與大江之潮無異矣

縣圃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案此則縣圃乃舂山之澤猶鄭之圃田類耳注所引淮南子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其說悠謬真不足辨也余嘗疑道家所稱洞天福地俱近在九域之内其道里輪廣可按籍而考然其述洞天之内動云數百里少或百里多有金堂玉室瑤臺瓊館殆近鬼趣非復陽明景象乃惑世誣民之甚者其書可廢亦可燒也

郭氏之墟

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案此郭氏之墟豈即所謂郭公者耶後世之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者亦何適而不爲墟耶

太行山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内野王縣上黨關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隥郭璞注疑此太行山也案尚書疏正義引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内山陽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懷州河内縣北二十五里高誘說是也

玄岳

括地志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隋之恒陽漢上曲陽也或以爲即水經注所謂玄岳案水經注崞山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後代下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案代郡在雁門東代谷又在其東而南直恒山與崞之玄岳道里遼隔疑玄

岳乃别爲一山而非北岳之恒山今人以北岳爲玄岳者恐非也又案淮南子云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注玄闕北方之山也疑此殆即是酈道元之所謂玄岳矣

欒水

國策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姚宏續注云楚山呂氏春秋作渦山欒水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附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生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illegible]葬山名也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滈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識惠子也

雒洛

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行爲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

飛鄰望鄰

容齋隨筆云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元豐以後州縣榷賣坊場收淨息以募役浸久弊生往往鬻其抵産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問遠近必得償乃止余憶幼時鄉俗酒令有拋骰及飛隣對隣之說心甚訝之觀此知亦遠有從來也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淮南子汾水濁宜麻齊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illegible]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學古編載九穀忌日小豆忌卯大豆忌申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禾忌寅黍忌丑秫忌寅未稻麻忌辰

地氣如積水

予嘗行曠野間見遠際村落盧舍林木如在積水中倒影在下了了可辨又往往遠見城郭下水色空明雉堞草樹寫映如畫及就視都無有不過仍

沙土耳積疑久不解一日車行忽悟此景必於日中見之陰晦則否蓋地氣上蒸狀如積水陽光薄馬轉生景曜積氣本虛虛則受明還復生明明故自無所不見耳沈存中筆談謂莊子所言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此乃是氣之動者非此比也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郘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於陸者細於水細者反是如魚飛鳥類也龍蝘蜓類也蠏蜘蛛類也蝦蠶類也龜鼈甲蟲類也螺螄胎生類也狨走獸類也蛙黽倮蟲類也此論似亦有至理

土龍

夢溪筆談云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如龍蛇大畏之久之不動試摸之石也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如生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也往年于家於旁宅後治舊井得物一段鱗甲皆具如龍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類令所燒琉璃瓦者與存中所說正同一時競謂之土龍但首尾横亘不可窮探耳

八神

吳斗南刊誤補遺云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柰班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其祀絕莫知起時皆傳疑之辭而吳云太公作之是將以太公爲啓淫祠之人乎恐其亦失於自檢矣

西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公又云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然則西王母當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云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亓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弇弇茲山日所入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既有邦又有居洵非神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又西王母來獻昭華之玉柰此歷世久遠當非穆天

子所賓見之西王母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即畢和羌以獻王莽爲西海郡者也又爾雅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賓見者乃其邦之君長耳

河伯

日知錄載河伯事詳矣然愚别又有説李善文選注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書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秦宗河侯新祠頌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説不同要皆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也愚案溺死之事固屬誕繆烏有死而得仙者夫人馮夷之説尤爲不經唯莊子謂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原道訓謂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誘注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宜爲近之而猶未徵也嘗讀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郭璞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氏又云河宗伯夭逆天子於燕然之山天子受河宗璧伯夭受璧沉河致河典（典謂珍怪之物若河伯伯夭以爲禮禮天子也以禮也）乙丑天子西濟河爰有温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案此則伯夭乃無夷之後河宗氏實維伯爵是謂河伯無夷乃河伯之始封猶祝融玄冥之屬死而爲神者其云河宗之子孫鄘伯絮當是其支系

三官

今世道家有三官之神莫知其所自來愚案典略載太平道使人爲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奸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説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今道家以三官爲天官地官水官其説正與典略合蓋猶是米賊

張魯之遺也

碧霞元君

世俗謂泰山之神爲碧霞元君是天帝之長女亦曰玄女亦曰陳州娘娘余嘗疑其故而不得後忽悟此必謂武王元女大姬也以其爲武王元女故曰帝之長女其言玄女者元女也世俗不解元女之稱故訛轉爲玄女也其曰陳州娘娘者當是陳敬仲奔齊時奉其祭祀俱來厥後子孫昌大雖篡有齊國原其所始猶謂之陳州娘娘也[illegible]稱元女大姬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illegible]鬼陳人化之故有宛丘東門之枌之詩以巫鬼之俗[illegible]其先代帝者之女以爲神固理之可信不疑者及田陳代齊里俗因奉以爲泰山之神而終不能沒陳州之號故知其爲武王元女大姬也

天主

西洋本名瑣里國其所嚴祀之神號曰天主其說誕妄不足信案班史始皇東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蓋天主之名見於此疑西洋所奉即此神也當時始皇使人齎童男女求神仙並由齊以入海或奉其祠俱去後飄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立其祠而嚴事之乃事理之常無足疑者又秦度以六爲名事統上法今西洋亦自稱泰其數尚六用法嚴刻皆秦之遺俗則天主之祀即八神之一齊之所以祠天齊者也史記祭[illegible]金人下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illegible]主張守節曰[illegible]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illegible]天主此又佛像之所由昉矣

歸煞

顏氏家訓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案此即今俚俗之所謂避煞亦有盛作道場具牲醴祀鬼者謂之接煞

解土疏頭

世俗禳禱有所謂解土者其事漢世已有之論衡解除篇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祭今亦謂之謝土又今世祝史之法用文字宣告神明謂之疏頭亦漢時已有之潛夫論云或裁好繪作爲疏頭令人畫采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是也

漢大儺侲子和辭

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范史禮儀志大儺逐疫百官亦幘陛衛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侲子和云云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讙呼周遍三過持炬火逐疫出）

露筋廟

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爲蚊所嚐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譌芾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先有德於茲土故爲立廟後乃訛路爲露訛金爲筋以妄說傅會其事李燾辨之甚悉余曩亦爲碑所誤過廟下爲賦一詩其詞曰忼慨一朝節淒涼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決媿男兒斷汊河聲急叢篁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槀聊記於此

神誥

蔡中郎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頌曰云云案中郎此文亦是墓碑[illegible]例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郎胡夫人哀讚云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敘我憂痛然則神誥者當即是墓表神道碑之類漢時自有此種文體名號耳其云靈表則或是墓表也至士大夫家居喪亦稱亮闇漢人質直略無嫌忌如此

畏壘筆記卷三

長洲　徐　昂發

史記

史記標題行次一當以太史公自序爲準如五帝本紀本相連屬故其後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云云葢總叙也魏其武安列傳其事與灌夫相終始非是爲夫立傳與班史不同今以灌將軍夫者潁陽人也另起其酷吏游俠刺客貨殖等傳亦同此例皆非是至老子韓非列傳自叙止舉老子韓非兩人故曰老子韓非同傳今本誤作老莊申韓列傳第三尤極紕繆並應刊正

史記不唯亡軼如張晏所云亦并多殘缺如夏禹本紀本采禹貢臯陶謨益稷爲之其於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之下即接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下又即以吾言厎可績續之索隱曰此取臯陶謨爲文斷絕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是也愚案此言非也葢古書久遠訛缺失次正如來始滑及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之類皆訛缺之文不應太史公臨文不檢乃爾司馬貞之言未足據也

史吳起傳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其下即云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案此段文義斷續不屬其爲殘缺之文無疑豈得以疎略牴牾議之耶

褚少孫補史記

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葢承宏之妄耳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爲武紀取荀卿禮論爲禮書樂記爲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述以次

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筴則直是太卜所占龜兆雜說耳何其燕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遷没之後其書亡失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漢人論讀書

班史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注苟爲僻碎之義便以避他人之攻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班史劉歆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嗚呼此真千古名言讀書者不可不深知此意自唐世五經疏義立歸於一是而此義亡矣司馬公嘗謂程正叔曰辨諸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輕加詆訾公其知此意者歟

管子

管子之書如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又曰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及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等語詭謬顯然

韓非子稱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明主使其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内威不貸錯制不共門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會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諸如此語與管子同或謂管子書大半出戰國時人手者其大抵韓非類乎

時文謬用管子

管子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注謂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爲奸慝齊語作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言處於野不相暱近今世俗學乃以慝爲匿字而云野處而不匿其秀自明時號爲時文名家皆襲用之此直是不通句讀殊可哂也

商子

秦之欲燔書阬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强夫以禮樂爲毒爲蝨官而以詩書善修仁廉爲削國喪亡之具則彼書之當燔儒之當阬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强强必王故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由是言之任刑則王天下詩書禮樂則亡其國如是書安得不燔儒安得不阬不必俟淳于越等發其機而後決也

韓非子

韓非祖述申商其言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博習辨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又曰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故以爲五蠹之首至以爲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後李斯竟襲用其說以亡秦使非而得志則燔書阬儒者必非也何獨罪李斯哉

呂氏春秋注

漢高誘注序云呂氏春秋與孟子荀卿淮南楊雄相表裏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鴻烈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虞傳義失其本真故復依先師舊訓輙爲之解以述古儒之旨由此推之呂覽之注後於淮南故先後亦稍有異同而於呂覽尤爲闕與其序淮南稱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今於此書亦稱依先師舊訓儻亦盧尚書之所授耶

春秋繁露

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又謂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

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書也亦可

程大昌書繁露後曰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然則繁露乃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所從假以名書者也王伯厚亦曰繁露者冕之所垂也

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爲司農火爲司馬土爲司營金爲司徒水爲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爲大理而以司寇爲尚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尚未出然詩書與古禮皆已並陳其說俱不合又以北方爲禮并與五行乘[illegible]未知其何說也

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慎[illegible]而詳序文即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盧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誤以爲慎注如洪景盧亦以爲許叔重注今按書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晡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叅以經傳道家之言爲之注解則此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爲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爲正

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爲之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一十六篇宋咸氏疑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而亡六篇然考師古注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注亦云黃帝史然則謂鮒著盤盂者非也朱子以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故至東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諸子似異而同

諸子語互相襲用如列子宋人有以玉爲其君爲

楮葉者三年而成淮南子作象論衡作木射石事
或作熊渠子或作養由基或作李廣卜河爲祟事
或作昭王或作莊王與王隱一事或以爲齊威或
以爲楚莊介子推事諸書互相出入似異而同諸
如此類不可勝舉讀者但當領其大凡未足與詳
辨是非也

論衡楚熊渠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矢沒其衛或
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
廣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書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
一時輙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輙自
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
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鹿死不擇音

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庥蔭之處古字聲同
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所從
之國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
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然孔疏
云下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之文是但言其怖急
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閑庥蔭之所不論音聲好
惡服說非是六臣注誤引不可從也

鷸蚌

燕策蘇代曰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
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
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姚宏續注云謠
語諺語皆協春秋後語作必見死蚌脯藝[illegible]類聚
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協韻然不聞蚌鷸[illegible]雨則
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
所謂鬭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

雞口牛後

史記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顏氏謂此是删戰國
策耳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
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傳寫誤也愚案延篤音
義今不可復見雞口牛後自是韻語太史公當是
改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兩句作韻語也若如今本

國策仍爲口後字則介正不必云爾矣案今史記
索隱作雞尸牛從

三鱣

范史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注云冠音貫即鸛雀
也鱣音善似蛇一作鱓鄉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
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
之此爲鱓明矣愚案洪氏隨筆謂續漢書及搜神
記皆作鱓字又引韓非說苑稱鱣似蛇蠶似蠋並
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已久今人沿習不變仍用
作知然反者誤也錢受之注杜詩於三鱣亦云蓋
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陸音釋已屬可議至引
湯震碑辭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謂稱鱣稱鱓皆
未得其真者尤爲曲說吾未敢從也

樂廣傳

晉書樂廣傳載杯蛇角影事後世咸共傳稱宜無
異議然不知實漢時應彬事也風俗通云劭之祖
父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
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而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彬
後因事過至宣家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
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乃使門下
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
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由
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此劭自述其祖父事時
川姓氏左驗至明不知何忽乃冒爲樂令事晉書
中如此類者正不乏也

犀角

東坡詩中往往用犀角字後人摘以爲語病愚案
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角犀
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
又中郎集中如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角犀
豐盈實有偉表童幼胡根碑銘云角犀豐盈光潤
玉顏然則坡公乃有所本後人議之者妄也袁公
夫人即融之女范史列女傳所載袁隗妻馬倫者
也又國策司馬喜稱陰姬之美其眉目準頞權衡
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東坡用犀角字似本此蔡

中郎作角犀則用史伯語也

黯伯

晉書羊曼傳曼任誕頹縱好飲酒時人稱爲黯伯案黯當作黵顔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時人號爲黵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原注浙州刺史張纘謚）見教呼爲選羹之遲亦不知所出蔡俗間有黵黵之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今案晉書玉篇並作黵廣韻黵字下云晉書兗州八伯第殷爲黵伯蓋承玉篇之誤而於下黵字注云積厚則猶遵顔氏之說而云然也集韻類篇俱未訂正未詳其故

真草詔書

古者簡質詔書雜用真草三王世家褚先生曰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

昔人謂褚少孫補史記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見三王後事徒以爲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可觀故爲作世家原未嘗闕也少孫淺見乃謂求其世家終不可得因遂補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謂不知而作者歟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七年而成然其學有今之人至窮老盡氣而不能盡通者矣周官保氏及大行人之所掌漢則疇官之所教是也自宋儒別爲小學之書以示人於是承學之徒但知彼之所謂小學而忘古者之自有小學名實既貿古學益衰六書曆算之說對之真若面墻嗚呼是誰之咎歟

漢書本字

古書本字爲後人誤改不可勝數試以一二言之如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作檣亦作嬙應劭曰名廧今乃作嬙亦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

百艘師古曰一船爲一艘其字從木他如驃騎爲票騎蒲桃爲蒲陶帛欄爲帛蘭此類甚衆姑舉其大槩如此

今本誤字

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唐書沉香亭子本作子亭子亭者小亭也柳公權傳嘗夜名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是也今本誤改作亭子失其義矣如此之類不可詳舉矣校書之事豈復容易雖老於文學者猶或有遺忘而使不學者任之真可歎也

隸書非始於秦

水經注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作隸字言齊太公（下脫一字）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宋李秀巖稱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錯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有之謂之錯簡恐未盡然也

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間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案此謂簡編前後間雜亡失次第亦猶錯間之意但未遺脫耳

石鼓文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案玉篇橐普到普刀二切囊張大也有包裹之義今之漁者類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覆魚入市當即易所謂包有魚者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鲂貫之柳以包爲貫與包魚又別爲一義鄭漁仲作何以櫂之案石鼓文無櫂字不知漁仲何所據

飯牛歌

呂氏春秋載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歌歌碩鼠也案詩有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等語自是甯戚意中事高說甚長必有承受漢書注應劭所引南山矸白石爛之詩或是漢人擬作亦未可定容齋隨筆議之恐非篤論

尺布謡

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謡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案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赤鳳來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案此則趙后之歌赤鳳來乃宫中遺制非必爲宫奴赤鳳作也

大人賦語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瑶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其辭詭奇高妙不可方物及讀大人賦有云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睹西王母矐然白首乃悟太白所云蓋本於此

廣陵散

沈存中筆談云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在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曰廣陵散余謂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案此論甚當但詳應璩書語恐廣陵散亦是舊曲名未必叔夜所命文士傳乃云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絶於今日耶臨命而作太平引恐無是理當以干令升晉紀作廣陵散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歌白樂天注云滄州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詩云梨園弟子奏玄

宗一唱承恩羈䌫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元白同時又最交好其說乃不同如此未詳孰是

參撾

彌衡傳注臣賢案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參爲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頎等詩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

鹽讀爲豔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注鹽讀爲豔使歆豔之正義曰鹽豔聲相近歆豔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豔也案此則樂府之所謂昔昔鹽阿鵲鹽白鴿鹽神雀鹽等諸鹽字皆當讀爲豔容齋隨筆謂鹽者如今吟行曲引之類猶未盡其義也

度曲

班史元帝自度曲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讚說恐尚未安玉篇度又過也度曲者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復位明言度曲既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爲唐故音不得音大各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耳恐顏說亦未盡然也

舉白浮白

班史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案此則舉白浮白各自一義當分別用之

食酒

班史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今流俗輙改作飲字失其真矣

什器

史記注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小顏云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器用相調度也

斛

古時之斛與今世絕異案班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鄭氏曰庣音條筭方一尺所受一斛師古曰庣不滿處也古亦謂之桶史記平斗桶鄭康成曰音勇今之斛也或音統

轎

今世肩輿俗謂之轎嘗疑其名非古然自漢以來有之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輿轎而踰嶺服虔注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案今轎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籯

班史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我陳人不聞有此器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小顏曰說文云籯笭也楊雄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籯則筐籠之屬也或作盈乃盈滿之義其說與蔡合吳斗南云方言籯儋也滿籯之義直謂是滿儋耳其說亦通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惟欲其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

賀又曰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一無所失今世能此技者其名亦頗衆多然精則斷不能如古人矣

碁

韋曜博奕論曰枯碁三百李善注邯鄲淳藝經云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黒碁子各一百五十枚案此與今制不同班孟堅奕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云投謂投瓊也此又似是說樗蒲之戲而亦謂之奕想古者自有此通稱耳投瓊律文亦謂之出玖

櫓竅

竅玉篇竹刮切廣韻丁滑切說文云穴中見也或云穴中出貌元微之詩櫓竅動搖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恭此當是櫓中穴如吳中俚語櫓𨥁之謂

笳

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作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笳也通考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𠒇張博望所傳阿[illegible][illegible]

之曲而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笙笛得之殆其遺聲歟杜以爲老子所作非也案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然則笳之體製應與觱篥相類今此器已不傳閩東人有傳此器者狀類琵琶曲頸正與舊人所畫胡笳十八拍圖相似此或其遺製亦未可定繁欽稱薛防車子能轉喉引聲與笳同音注笳簫也愚案笳簫各器謂笳爲簫非是又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葭案通考笳蘆葉爲笳吹以作樂別自名蘆笳[illegible]傅所賦者其蘆笳歟

器有所象

凡器物各有所象昔人謂齊器象牛楚器象馬越器象蝦蟇宋器象白狗秦器象豚燕器象豕

畏壘筆記

畏壘筆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昻發撰昻發字大臨長洲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成於康熙戊戌前有昻發題詞稱自庚寅己丑間始隨筆劄記雖古人成説有裨見聞增長智識者咸掇錄焉間衆以臆見云云其書皆考証之文大抵皆採掇舊聞斷以巳意中間如匡鼎說詩一條知西京雜記之僞而楊王孫名貴之類又引西京雜記爲憑孔叢子一條既灼知其書爲依托而子思性無鬚眉之類又引以爲証蓋愛博嗜奇隨文生義未能本末賅貫至於以泰山碧霞元君爲周武王女太姬之神陳敬仲奔齊奉之以來以西洋天主教爲秦始皇所遣求仙之人飄流海島奉之以去尤屬牽合臆斷矣

古今釋疑十八卷

〔清〕方中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汗青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釋疑十八卷》提要

古今釋疑序

甚矣讀書嗜古之難其人也士承幼而從事于呫嗶帖括之學皇皇焉求合于有司之尺度其不售也則數變其體以從時其售也則又將潦倒于簿書竭歷于期會求其講明古學淹貫經史豈不戞戞乎其難哉方子合山爲密之先生少子自束髮受書以來即不爲制舉業所羈焉

沉酣于六經諸史百家之書寢
食沐浴其中者三十餘年于天
文曆數律呂之精奧經史之源
流異同疆域之沿革郊丘廟祀
之分合文物制度之損益旁及

于字學算數醫藥方伎之說靡
不殫究博採昔人之衆論而條
分縷析權衡其可否審定其從
違著爲一書名之曰古今釋疑
猗歟盛哉方子之爲此書也負
敏異之材具研窮之力承累世
之家學用英鈔之盛年家有藏
書門多長者兄弟切劘交遊講
貫且賦性恬淡于世俗所欣羡
嗜好之事方子一無所慕而獨

抱簡編于長林豐草之中歲時
伏臘風雨雞鳴孜孜矻矻無間
終始其取材也博其辨物也精
其經時也久其庸心也專故能
袪繁歸約去疑得信以成此一

書爲蓺林之統會正學之津梁寔非偶然也姑孰郡守楊公好古樂善梓是書以行世予請假歸里適見是書之成快古學之脩明託鴻編以不朽敬識數語于簡端焉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長至日同里年家眷會弟張英頓首拜譔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子合山承家學累世之傳又廣搜四海之書於是取古今學問之辯難不決者編成一書名曰古今釋疑予自山左聞之亟欲一讀而不可得及來江左守姑孰適以公事至桐遂得與合山相見因求是書命兒輩手抄以爲席上之珍書不易得又不易讀卽易讀又不易解卽

易解又不易詳卽易詳又不易博卽易博又不易定此書自經史禮樂天地人身以及律曆音韻書數無一不考證旣羅列百

家不廢其說而又定之以至當不易之理語其博則元元本本也語其要則綱舉目張也采摭之精剖析之確則百家之總萃而宇宙之津梁也此誠格物窮理之書天下士大夫皆不可一

日無者三代以下治不古若繇於學不古若耳上古之人不以書爲書而以世爲書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何一非書何一非吾人之所當知者乃但以掠虛而

謂之講道章句而謂之通經二者而外無聞焉不過國家大典章則已若有治學古學之問何怪乎文帝之問錢穀而周陳支吾太宗之問樂律而房杜茫然

也哉合山自廷尉中丞太史三
世祖父皆爲名臣宜乎家學淵
源種績而出遂有是書爲海內
益想天下學者或亦有博綜而
未得融會而未能者矣此書一

出豈不戸戸如有鄴侯之籤人
人如獲枕中之祕也哉予不欲
其學之自私也又不欲其學之
我私也乃爲之付梓以公之天
下萬世將必有上其書於

經筵特徵合山以備顧問不惟
都俞喜起之盛見於今日其措
天下於久安長治之休于是書
焉裕之矣
康熙戊午菊月九日安成楊霖

竹菴氏拜題於太平郡署之
雪舫

古今釋疑序

能著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著書者賢能傳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傳書者亦賢能述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述書者亦不可不謂之賢此卽吾三人於古今釋疑已合山著書竹菴傳書吳雲爲之述是書當是時予同竹菴坐于東岳之麓去江南數千里遠而予覺竹菴神情時時有

是書在其意中竹菴之長嗣部山遊予門久其思念是書亦如嚴君旣而竹菴來江南且至桐城爲之三具禮文必迓是書以出得是書遂走馬飛遞星夜馳送讀書齋嚴令選善書者十人刻期繕寫二旬而畢卽什襲函藏又遣快舟送還合山且致書云書旣抄於我得矣若天下何將來予當捐俸付梓以公同好

中夜至予齋引長嗣同予挑燈讀竹菴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襟裾耳昌黎所以敎符讀書城南今合山承四世家學是書雖合山爲之而實合山合數百千家

爲之其中禮樂天人曆律象數聲音文字源流同異莫不立辨誠可以翼經史而有功于理可以備顧問而有功于事予雖不及昌黎萬一而敎子符讀書之

心則未嘗不與昌黎同也合山之借是書感溢我心必當爲之行世以報其情遂果鋟板告成矣予于是有感焉上古之人不必著書以其能著見于功業卽

以功業爲著述後世不能盡用人才致不得已鬱勃無所洩而托之于書乃不愛才者輒相與妬忌輕賤甚至排擠之使不得行卽以昌黎之賢尚入牛拽碑

不傳其文致其集於唐之世不甚大顯積而至于宋有穆伯長歐陽文忠出始得共好其書嗟乎使後世并無穆伯長歐陽文忠則何知有昌黎哉文起八代之名或亦難乎其有聞矣夫著書者難傳書者又豈易有哉今合山以萬峰深處之書不欲人知然予以五岳遠遊之人必欲人人皆知在吾與合山交數十

年應當念者竹菴于合山未相見因予而知合山又因合山而知書乃未見則思其書既見必借其書既借則如此重其書既借又必欲傳其書又必欲廣傳其書又必欲久傳其書若使當日昌黎遇一竹菴則其集又何必待穆伯長歐陽文忠出乎予所以深服竹菴之賢而喜合山之遇也予雖不敏與竹菴爲戚

好與合山爲世好媒合山之書以遇于竹菴自今天下後世人得讀是書享其淹洽會通則不止念合山竹菴其亦念予媒是書之心乎聖人之道博我以文

晉儒清談止有老莊老莊之外無學唐儒流蕩止有詩詞詩詞之外無學卽宋儒靜正止有語錄語錄之外無學不知天下之事天下之理其端甚多儒者不窮理當屬之何人哉著是書傳是書者俱所以大有功于世也予遮是書者其眞有力歟因次其語而序之如此

安成同學弟吳雲舫翁敬書

吳雲山印

舫翁

古今釋疑序

我友龍眠方隱君素北氏承祖父累世之學鈎深致遠盡性立命自以生當晚季隱觴藏羽棲山飲谷以保餘年而性躭典籍好著書露抄雪纂標華擷實上下兩間馳驟百代歷風雨寒暑疾病患難不少輟幾於脉望化矣退筆成冢矣於是結撰既衆篇目不一至于天地人物之故禮樂制度之原先儒之所辨難而不決者莫不得其要領統其會歸條分縷析纂而

成書凡十有八卷名曰古今釋疑斯則素北二十年前之所作也姑孰太守楊公欽素北之爲人業已叙其書而梓之矣素北復屬序於余余固陋無以佐考索爲廣其義曰天地一疑城也古今一岐路也子史百家一聚訟之獄也於何釋之釋之於心而已釋之於理而已釋之於時與事而已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也疑斯悟悟斯通通斯釋矣是故天地之數莫妙於差聖人之精微見於過差以定乎

歲也過以適乎中也戒愼恐懼聖人無時而不疑不憂不懼不惑聖人無往而不釋河洛龜筴聖人釋疑之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聖人釋疑之精也然而不通其變不極其數不類其情將何由而釋乎或古是而今非或今是而古非或古有而今無或今有而古無異端競起譁衆取悅可辨之不早辨乎十三經跪於漢儒而亦莫謬於漢儒井田封建廢於暴秦而亦莫可易於暴秦泰西勾股之術莫知其出於周髀

也婆羅門等切之祕莫知其原於律呂也龍鮓梟毛于何稽之烏頭馬角於何命之疑之於無所疑釋之於無所釋知性之學也疑之於文物釋之於掌故稽古之事也極其事以入於性表其性以合於事並行而不悖旁行而不流相需而益深者也若曰包犧以前何書可讀乾坤既息何書可傳顏頂一切迯之洸洋欲以禮明樂備之朝而爲茹毛飲血之世可乎不可乎雖然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昔种放被詔其母恚

日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
去汝深入窮谷矣一夕焚放筆硯迺俱去昨素北書
至言以采藥之人赴殺青之約自開局校讐以來終
日塗乙頗受著書之累素北自此得無欲逃名而名
隨乎吾不知素北何以自晦也

歷陽同學戴移孝拜書

古今釋疑序

古可論而不可泥也嘗見漢儒議事其引古
人姝動云承其師說如此至武帝欲建明堂一宮室
之制耳而或云有殿無壁或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上蓋茅而下通水者嗟嗟王者禮方岳受朝會討正
朔律曆之地而樸陋姝異若是乎無怪乎易分而
五書分而二詩分而四春秋分而三禮分而二以至
哀帝不肯立古文尚書左傳劉歆雖讓之而不能使
從何也泥古而不知論古耳夫古今一旦暮也今之
視古猶後之視今古之視古猶今之自視也特古之
所傳者書而書或不一其說三子之傳春秋也或以
六羽爲佾樂或以六羽爲腐樂或以尹氏爲君氏或
以尹氏爲天子之卿書果一說乎讀書者又可執一
說以求之乎大要善讀書者當于信處求疑更于疑
處求信直以我作古人斷其理本如是當日行之斷
必如是而諸家之書遂可存而亦可廢矣憶余少時

與內弟方子素北同有是志然年俱暮齔耳余正應
諸生試日操觚學拼偶帖括唯恐一字之不合於時
素北則織闢謝客上下千古不肯以一字爲制舉用
業異矣故相見請益亦疎癸卯秋　詔廢八股以策
論取士一時諸生盡從事于稽古質實所爲余謂素
北曰余近考經史天文地理諸學患其書有統而無
分有引而無釋是大不便于後學者余欲條分縷析
即一事而爲之源流訓詁如天文也爲經星爲緯星

爲日食爲月食爲閏法爲歲差逐類而詮解之旁引
錯綜而斷以先儒及已意之所是語不嫌淺也而期
其明引不厭詳也而期其當名之曰古今經濟本末
子許我乎能有以助我乎素北曰助子以古今釋疑
之論余始得見其書曰篤哉方子徵功令更吾幾失
子矣然以余與子旦夕相從猶未能窺子著述之奧
又況四海之遠之若人乎子藏之以名山爲知已可
耳嗣兩年　詔復以八股取士余不翅不盡窺素北

所著即古今經濟本末亦甫成半稿而置之今年春
余方赴試南宮而素北以書來云有姑孰太守楊公
索覽我書且欲付之梓余不禁爲之笑曰太守治簿
書期會之不暇而能以淸俸爲子謀梨棗乎又未幾
素北以諸公序來曰書已鐫成專待子一序耳余曰
異哉天下固有古道相成若是者哉子之著是書難
矣居常索一覽人不得又安從索爲子傳者且得之
于異子而用世之人然今人固不遜古人也古人著

奇字書語不必盡合于經乃有以爲絕倫者有以爲
異世必有能好之者況子之所著引經據史語必提
其要事必會其通是當今之文獻在子矣名公鉅卿
以　國家典故自命其留心斯文者非一日性情同
意見同以天下之望爲天下虛公傳布之自不必須
之奕世也雖然古今疑釋矣能釋疑者必爲世所共
信之人
聖天子右文好古求士常如不及一旦開明堂議禮

泰封禪諸事　詔求草野積思種學之人予能無以其陋秦漢諸儒者出而高議巖廊之上乎則是書之刻未知于子之始終身隱何如也仍質之子時

康熙己未歲蒴月年家同學恩表兄馬教思拜撰

古今釋疑序

古今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繁更僕未可悉數而古今來錯互糾紛盈庭聚訟之議雜出靡有定論有人焉貫穿鈎稽理解絲析會而通之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斯亦學人一大快也吾友方子素北少而穎悟夙稟家學長承先志以讀書稽古爲繼志述事之大者所著古今釋疑一書舉凡象緯方輿聲名度數經史百家之說靡不會粹羣言折衷衆論以歸于一

是使數千百年膠固迷悶於胸次者書肰若春冰之渙而秋籜之隕也豈非汲古之津梁而定方之晷景也哉乃說者曰古今之大有所可疑者有所不可疑者所不可疑者義理之在人心是也所可疑者事物之在衆論者是也於所可疑者舉而質之固有所不可欲盡取而釋之亦有所不能今方子將窮古今極宇宙以一己之見而定千古之論得毋以今之議昔爲後之議今也邪予曰唯唯否否古今議論之繁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者是矣是之中未必無非非者非矣非之中寧必無是惟平心觀理則兩端之中有定衡焉方子畢精沈思不惡衆囋其宅心虛其察理明故讀春王正月之考而知正歲正朔之說優日大月小之說而知晝食不同之各是合止祝敔之辨乃知昔賢傳註之非昭穆遷毀之文益信前人一定之泥凡此數端洵可質後世而無疑考當時而不悖者而方子猶未敢自是也其自序云是之予之幸也即非之亦予之幸也葢其學彌高其心彌下沖然若谷之虛未嘗自標其是寧輕于議前人而貽後人之或我議也哉予慕其書久苦未窺其全姑孰太守楊竹庵先生心好是書與其令子部山手自較讐捐俸而授之梓其於嘉惠承學之心甚大楊子雲著太玄當時知者僅一桓君山素北是書出當不脛而走而爲之君山者實先生喬梓也然則士患無能著書耳豈必以寂莫沈冥自慨也哉

溫陵同學弟黃虞稷拜撰

古今釋疑序

學者治疑之法有二孔子曰多聞闕疑此言去疑存信所以袪異端自欺之弊易曰斷天下之疑此言格物窮理所以驗大儒辨惑之功要之惑可以辨即欺可以袪無難也夫古今如此其遼邈也名物象數之類如此其繁賾也今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曰姑舍是明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又曰姑舍是是終其身囿于疑城而不知省也昔人一事不知引

爲巳恥又何以稱焉然則折諸家而定一是釋古今不決之疑豈非學者一大津筏哉雖然不覽徧典墳丘索之書抉盡名山石室之藏則不知釋不沐浴于累世父祖之家傳烹煉于四方師友之討論則不能釋不塌壁而冀夢寐之告仰屋而希鬼神之通則不得釋不具溫嶠然犀之明張湯磔鼠之快齊文宣抽刀斷絲之決則又不敢釋釋疑可易言乎方子合山爲予從姑之子其先世自明善先生以理學爲東南

人士倡廷尉中丞太史諸先生又皆世爐青箱發于政事著爲文章胚胎前光根源遠矣乃合山晦迹表薄不求聞達故得銳志著述成千秋不朽之業古今釋疑其一斑也夫學者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合山擅仲舒洗心之長而又能融會疏通剖判精晰大而天地人物禮樂曆律之故小而文字音韻筭數方藥之微靡不分部就班求其至當不易者一掃先儒之聚訟豈特知古知今而已乎

然合山之爲此匪旦夕之功矣其學該以洽則考諸古者核其問詳以盡則叩諸人者達其思深以密則研諸心者切其辨敏以析則剖諸理者精益即明善先生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緒餘及之者也然則合山此書豈惟爲天下後世區白擧迷即以纘明善先生格物窮理之學亦何忝哉至太守楊公之亟爲流通三堂吳子之勇于佽助則皆此書之功臣也諸君子序之巳詳茲不具述云

同學表兄潘　江拜題

古今釋疑　潘序　三

古今釋疑序

古今大矣天人象數之徵事制沿革之故諸儒辨論之端欲以一手一足之力而能條分縷晰犁然指掌夫豈易哉雖然畏難者不爲之爲之者非難有一端焉積之久久而後解者有一事焉稽之于載籍窮之于諸家而後得詳者昔人聚訟而今以片言折衷之千古存疑而今以一語是正之此非湛思積學如饑思食而寒思衣不解不休不詳不已數十年如一日不可得也况乎崑嶽河源學殖有本非以臆說逞擊斬非以奇僻欺謏聞穿穴百家有原有委不亦蓺林之僅見而博學好古之士浚資于其中者哉季弟素北負娶邁人于世紛華之事一無所淡嗜惟好讀書嘗鍵一戶寢處其中寒暑不輟古今釋疑蓋其弱冠時輯所聞見者其于天人象數事制沿革諸儒辨論愛參稽而會通之迨歷久而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文章經濟世不乏偉人畸士獨至攷究名物辨論

是非雖號爲名儒碩學未嘗不以爲非所易及非讀書之難也讀書而專心旁攷曲證務得其是之爲難也余先世自高祖明善先生倡明濂洛之學重振家聲曾祖廷尉公大父中丞公繼起而光大之迨先君子而集厥大成生平著作數十種獨尤喜攷核辨難今所鐫通雅其一端耳它隨筆條記褎稿盈篋衍中毎訓余兄弟勉其就資質所近各成一業諸弟亹亹皆有所撰述獨是謭陋如余少丁枣亂流離失學迨

壯歲雖日從事鉛槧而不可謂讀書今漸衰矣奔走衣食如風絮雨萍未暇匡坐絃歌帖首撰述數年來婁有蒐葺迄未成書頃者歸省老母于晨昏之暇與諸弟坐一室中上下古今恣論蒐討姝亦以爲平生快樂犕視子弟林立中有能紹前修而承家學使五世之薪𦾔荷有人豈不更慰祖父于九京也哉此余兄弟之願也季弟既伏處𡾰巖銳意簡畢不求聞達于當世乃楊竹菴先生因吳子舫翁之言始而遣使

購其書繼而捐俸入授之梓人欲以其書廣之天下後世此豈非深知實學有本之難而欲使天下後世省揆討之勞而不苦紛賾異同也哉嗟乎季弟沉心數十年今忽一旦遇知已于當世不可謂非厚幸獨泯然者同爲名父祖之子孫而荒落不免腰鼓之誚後然揷牙頰于著作之林余滋媿矣庚申秋日伯兄中德書于傳經樓

古今釋疑序

古今學者誠難矣非學者之難也讀書之難也百人于此具讀書之質者有幾乎有其質矣苟無讀書之地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矣苟無讀書之時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矣苟無讀書之資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有其資矣代乘喪亂家歷播遷亾者不可復存散者不可再聚苟無書可讀則又何能讀嗚呼此古今學者之所以爲難而不多

覯也學者既難又復嗜好不一工詞章即指極研爲迂儒專名理則目該洽爲玩物夫烏知學者與才人有辨實學與博學有辨乎騷賦詩古文詞文不加點水湧山立衙官屈宋方駕曹劉此才人也而不可謂之學者經史百家之書成誦象緯方輿人物之圖指掌曉奇字述異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博學也而不可謂之實學實學者何內而性命外而經濟有典禮制度之學有象數律曆之學有音韻六書之學有醫藥物理之學凡有資于身心家國者舉而謂之實學而一字一義無裨之聚訟考辨不與焉夫豈徒襲紙上之陳言比于糟粕聲悅乎由內而談道寓于器不惑虛無舍知而言行舍上達而言下學必合尼山正示鷲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歸于河洛之大符由外而論儒者恥一事不知姑舉其大端天之有七政交食歲差也何以使不齊者齊曆元萬古可無改易乎地之有山川萬物兀然浮空不墜也何以使天地

互測遂知天無晝夜地無上下水無升降乎此在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三部八脉十二經十五絡人身一小天地也何以知腑盈于臟經缺于胞絡衆之旋轉遇身衛之不洼湧泉乎此在人之故即天地之故不可不知也禮之用有節度而樂之道通神明音何以定于五變何以出于二宮何以旋而一調何以別而七而十三而八十一與夫器可造曲可譜今樂即古樂乎此尤徼至之門不可不知者也故夫天地人

身禮樂測以度測以里測以同身寸測以尊卑等殺測以損益高下必通夫九數而其故始明則夫九數之原于河洛本于圓方可遂不知乎若夫音韻有字變宙變形聲止于訛篆文籀文醫習夫運氣脈理經絡病能藥性醫方而後乃慧然獨悟凡此皆儒者之所當務也物如此而格理如此而窮情如此而類德如此而通學即如此而實嗚呼不誠難矣哉吾昆季自幼遭難失學逮忠海歸來予年已逾舞象矣季弟

素北少予四歲當是時萬里生還破巢重聚莫知載籍何物敢云學者自命乎然好讀書又幸家有藏書雖幾軼猶存十年昆季中予讀魯書讀百遍不熟熟不移時即忘舍之去專事象數物理覺稍稍有入故好泰西諸書及律曆音韻九數六書之學素北無書不讀盡發家藏書讀之已又見藏書家不遠千里輒致之讀人知素北舍無他好多假之使讀是所爲地與時與貧雖弗獲而有書可讀頗具讀書之質

則素北得之天者固厚也不數年而古今釋疑成時予數度衍已成一歲素北爲序之且曰藉兄以礪使釋疑早成既成予讀之皆實學也斯誠不愧學者矣竊慨孔壁鄭井將出何年石室名山安知所託又未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今者姑孰太守楊公因吳子肪翁一言爲剞劂以行于世諸君子序之既詳予特服其用心之勤而幸其所遇之奇焉方其下帷一室無師無友往往獨喻每究一事不爲古泥條貫其本末

而折衷其是非咸歸至當不易而其學之博才之美又非是書所能盡荀子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不舍之功素北有焉是書告成于二十年前忽流通于一旦楊公吳子遠居數千里外忽相遇于一方斯豈人力思量所及古人身後遇知已千百年猶未可必素北遇知已于生前天固爲萬世之學而生楊公又爲楊公之重學而生素北時際午會萬法當彰是必有默默者主乎其間非

偶然也倘好者不逢其書著者無力可傳湮没無聞古今寧乏其人歟惜乎釋疑之行先君未及見耳予嘗謂子析父財常也不析財而析學變也先君讀盡古今書窮一切法以才人而兼博學實學爲一代學者吾昆季各析其一端焉北之析居多愧弗如也繼此願學仲翔五世之易其析之多寡未之或知噫其質其地其時其資益亦難言之矣己未壯月仲兄中通位白氏書于南畝之隨寓

古今釋疑自序

嗟乎學問豈非終身之事哉古之儒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故其學識輒與年進至于著書立說必晚歲而後論定也方余之始集古今釋疑甫弱冠耳當是時讀書開卷遇經史禮樂制度諸說紛挐患之置之不可遂酷嗜考核志氣甚銳而家世藏書雖經兵火尚數萬卷足以供漁獵里中藏書家亦數姓可借假借遠則秋浦劉氏金陵黃氏丁氏張氏又補其缺以故窮年矻矻如治亂絲如決衆訟苟遇一事未明一論未確若有所負然者故名古今釋疑者非敢曰能釋古今之疑蓋將以釋吾之所疑也旣輟簡不數年蹉跎三十去而學道此書棄敝簏中今十有六載矣余性無他好所至獨問異書及先文忠公老于江西余遂半作江以西人因從陳氏蕭氏藏書中得讀未見書復覆視昔日曾讀書先公親爲指授涵泳紬繹又未嘗不悔向者之猶疎濶也亾何憂患頻仍

繼之以大故基田丙舍僅存病骨學殖荒落遺忘殆盡於是築稻花齋於湖畔枳籬茅屋惟與農夫野老話桑麻較晴雨以樂殘年遺民之志如是焉爾初不意吳子舫翁言余于竹菴楊公也公由此苦慕釋疑一書適過桐見訪必欲借抄余謝病不出而公求書益堅余雖不甚愛惜亦尚覺可念顧無辭以拒也即舉稿付之公歸姑孰乃召十吏繕寫公子部山五夜讐較繙閱卷舒父子嗟賞竟爲之鏤板以行嗟乎余之愧可勝道哉昔沈存中夢溪筆談周帥刻之于學舍購者衆多頗爲養士之利今余之書未必當世之所好也何乃糜費俸錢爲鄭漁仲作通志略頗用自矜而馬貴與旋議其後今余之書猶不自慊况於議者杜門以來固病且懶而圖籍實未去手較昔所得或亦微有增益使是書寬之數年重加黙竄縱未敢目爲定論庶幾竹素之間稍覺釋然耳業已視爲蠛車故紙不復省覽一旦災木又刊正不及是則楊公

吳子之不忍棄此書而余之妄何敢至是程子著易傳既成門人請行世程子曰安知後來不更有加于今歐陽公言和凝自刻集識者譏之是書之刻非出於已和凝之譏余知可免其於程子之語則不能不三復而嘗遺恨于斯編已雖然四海之廣罕見洽聞者不患無其人是之余之幸也非之亦余之幸也抉摘其得失而後斷案出焉且學問非一人之任也著述非一人之力也前人綴緝以貽後人後人又貽後人辯難攻擊適足相資期於汲古脩綆不致斷絕豈計及毀譽而名是務哉余書雖陋先儒之緒言咸在仰屋之勤或亦不無小補云

己未仲夏龍眠小愚方中履漫書

寄謝竹菴先生爲刻古今釋疑五十有二韻

不求聞達久晦迹事船蚺琛堵依桑柘疎籬列杜衡
埋憂餐沆瀣用仲長統語開卷等蓬瀛學者稱東觀爲道家蓬萊山見竇章
傳涉獵居千乘漢人語云玩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乘之官涉獵賈山事婆娑擁
百城李謐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文章供獺祭李商隱爲文多簡閱書册
左右鱗次號獺祭魚賓客足鷗盟幸免齊梁習慚同雞鶩爭典
墳賢倚相左傳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車馬陋桓榮榮爲少傳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敗絮攲高枕敗絮淵明語清流濯

纓艸玄容貌賤守黑歲華更腹笥終何有邊韶事巾箱
便自擊宋書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癸辛聊雜識宋周密住杭州癸辛
街作癸辛雜識丁卯愧詩名許渾居丁卯橋詩名丁卯集俗眼青無日顛
毛白數莖似難逃醬瓿劉歆曰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只合聽瓜阬
潦倒薪爲荷伶傳病苦嬰息機消壘塊却掃閉柴荊
以下序公析節下交慕書借抄及專使還稿剡豕來書札旖旎駐旃旌蠹
环初欲遯閻顏倒屣迫相迎蔡邕昌歜那當好東坡答李端叔書曰
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焦桐恐累明氈氋羞鶴舞羊公好鶴鶴見

客氈氋不肯舞尨大笑驢鳴黔驢見柳子厚集出入塏鶴烈淮南子丁
寧比論衡見世說新語靡抄謄竹素什襲視琮璜遯忍亾
三篋虛疑失五行上張安世事下陸倕事縹緗覩副寫囦㡯爲
全傾韓昌黎語撫掌蠟何咮呼童餽再烹使驚完璧信心
折臂痂誠以下覆序皆書述未遇知已往覺春秋富辭許月旦評
王筠惟省覽袁峻課縱橫杖策輸劉晝藏壁遵祖瑩
投羊多遠借倪若水藏書甚多借者先投束脩羊食跖豈能盈呂氏春秋善學
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早斷黃粱夢偏搜朱雀桁南史佚書

出于此杵鉞曾感姬李白事潘涸或譏傖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著
紙筆陸機謂弟雲曰此間有一傖父欲著三都賦待其成用覆酒甕机篋要須盜擧張華
編不易精論語讖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侈言窺小酉小酉山藏書見荊州記
妄擬識盤庚晏嬰事見太平御覽愛勝牛心炙勞如魚尾赬聲
塵甘寂寞意匠獨經營殊備遺忘照張說患多讀少記得碧紺珠一
顆握以自照則平生所讀了了不忘裘因采集成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齊
廚幾被竊郗紹著晉書何法盛直入齊廚盜去遂行何書履古今釋疑成里人有借抄者幾蹈
其敝敝帚固宜輕蝌蚪思藏壁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所藏尚書論語孝

釋音蚪 蚪文字 滕璽題長兵 東京之亂圖書剖散大則迦爲帷蓋小乃制爲滕璽見儒林傳

序 欠伸誰卒讀 通鑑成推王勝之一讀餘 人不盡數紙便欠伸思睡 遙擲兆燈

呈 鍾會撰四本論甚欲使嵇公一見畏其難懷不敢 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此下序公欲捐倖鈸叙

及作序過恭自粃朴 學道逢感謝之辭 詎料眞灾木差令慰短檠子雲

休後世 揚雄曰使後世復 有子雲必好之矣 皇甫冠平生 皇甫謐序三 都賦時公序

余昔過 相推重 窮怪寶康瓠將毋亂美珵 見離騷 夜郎誇漢大

見史記 河伯望洋驚 見莊子 蠡海雖前護班門實後瞠胡

爲鉛槧局却累玉壺清赤縣推雙瑣 柳世隆 推雙瑣 世緇衣

動八紘戉裾嫌澗匰 宋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 屏之徒以詩人啓干謁之風共

後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 奔走闖臺郡縣謂之淵圖 稱偰訐編氓 劉疑之隱逸 不仕臨川王

衡陽王并遣使存問疑之答書稱偰不爲百姓禮人 或譏之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偰嚴陵亦抗禮光

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書亦 稱偰履于公鄉部民也草野偕侮頎象公破格 有意

延縫掖 皇甫規聞王符名衣不及帶履 出迎時人有不如一縫掖之語 無才答酒

鈐 豫章王嶷聞何點名點不與見竟陵王子良就之 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徐景山酒鎗

發蹤方掩袂附驥晚流聲天遠墮莊志江深鈴閣情

兒敎僧寺儲 白氏長慶集別錄三本一寘東都聖善 寺修庫中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

寘蘇州 南禪院 安得庫錢贏 宋王琪守蘇郡始大修設廳假 省庫錢數千緡時方貴杜集琪

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士人爭買之 既償省庫羸餘以給公廚見范成大志 知己虞翻幸

翻曰使天下一人 知己足以不恨 千秋記太平

合山逸民方中履

古今釋疑凡例

載籍既博。學者苟欲一旦該洽。亦云難矣。昔退之自述其生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人君子。東萊曰。學今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東坡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以飽食妄語爲道。不知其所學何事。余甚懼焉。夫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羣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學。折中其間。豈不幸乎。故以所聞于父師者。自經史禮樂。天地人身。及律曆音韻書數。有承訛踵謬。數千年不決者。輒通考而求證之。隨筆所至。久而成帙。謂之古今釋疑。亦曰消歲月。備遺忘。後來因此加詳。更有所會通云爾。

溫公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郝京山曰。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前人所議論道理文字。何傷。故此書必載先儒舊說何人駁之。今或駁其所駁。或斷論孰是。期於發明疑案。豈可以夏五郭公。一例藉口。夫學因講而愈明。識由積而愈出。譬之韋編竹簡。決不如雕板之善。何必定以古人權後人乎。

言之不足。必資于圖。故王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漁仲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出。見杜預公子譜。方覺武平一知魯三桓鄭七穆之故。是以此書亦間有圖。

化書本譚峭所著。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郭象取而點定之。皆見譏於識者。故此書采摭其說。必著其名。不敢掠美也。

此書本非完書。姑以所得錄之。經濟性命。茲未暇及。譙周議史記。而司馬彪又議譙周。柳子厚非國語。而虞槃又非子厚。學問無窮。如掃落葉。正有賴于來者。

履少遭家國之難。流離失學。幸而生還。伏丘園者亦已十年。遂踰弱冠。既甘泉石。惟理簡編。尤袤曰。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

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此十餘卷。聊自娛而已。安敢示人。

横艾攝提格日南至識於汗青閣

古今釋疑凡例終

古今釋疑目錄

六宗

祭四方

社稷

社稷配祭

祭地祭社之異

四望三望

封禪

高禖

蜡祭

五祀

類禡

卷之六

天子廟制

昭穆遷毀

宗祧

太祖廟

始祖配天

天子追尊本生父母

兄弟繼統入廟

原廟

朝廟

大夫士庶宗廟

祠堂祭始祖先祖

宗法

宗子庶子之祭

卷之七

禘祫

魯禘

時祭

卷之八

孔子謚號

塑像章服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從子正瑎

正璠

正琫

正瑹

正獄較

古今釋疑目錄終

古今釋疑卷之一目錄

安成　楊森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一

合山方中履素北學

書籍總目

史志藝文者，漢隋唐宋而已。目錄創於劉歆七略。一輯略。二六藝。三諸子。四詩賦。五兵書。六術數。七方技。而班固六略。一六藝九種。易書詩禮樂春秋史記附論語孝經小學。二諸子十種。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三詩賦五種。正賦雜賦歌詩三種。四兵書四種。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五術數六種。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方技四種。醫經方房中神仙。大凡六略。而無輯略。王儉七志。一經典并史記。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譜。其道佛附見。合九條。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許善心七林因之。敘七錄各為總序。冠於篇首。荀勗分為四部。一甲紀六藝小學。二乙有諸子兵書術數。三丙有史記皇覽簿雜事。四丁有詩賦圖讚汲冢書。而李充四部。五經為甲。史記為乙。諸子為丙。詩賦為丁。謝靈運王亮四部。任昉五部因之。昉以術數更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唐之四庫。甲部經類十一。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乙部史類十三。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并實錄故事職官雜傳記并女訓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丙部子類十七。儒道并神仙釋氏法名墨縱橫雜農家小說天文曆算兵五行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丁部集類三。楚辭別集總集。舊志甲部多詁訓。丙部少藝

術類書明堂經牓宋之六閣四部加天文圖書經類六正經經解訓詁小學儀注樂書史類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史抄故事職官傳記歲時刑法譜牒地理僞史子類八儒家道書釋書子書類書小說算術醫書集類二別集總集天文類十五兵書曆讀天文占書六壬遁甲太一氣神相書卜筮地里二宅三命選日雜錄圖書類三古譜新譜墨跡則倣隋書經十種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附爾雅解經緯書小學史十三種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子十四種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五行醫集三種楚辭別集總集道經佛經附于四部之末歐陽修謂經史子集始於開元王應麟謂四于荀勗履按勗部子居史上李充始以子居史下隋乃改詩賦爲集唐方以道佛附子今考歷代卷軸之富莫若隋而兵火

之厄有甚於秦者矣鄭樵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特一時間事耳詩亡六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時已亡矣皆不因秦火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藏於蘭臺麒麟天祿之閣石渠石室延閣廣內之府盡於王莽之末前漢藝文志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百家皆充秘府成帝時書頗散亡使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以奏向卒哀帝復使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隋志曰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盡被焚燒舊唐志九十作九百通典曰漢圖籍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蘭臺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如淳引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東觀仁壽閣盡於董卓移都後漢儒林傳曰光武遷洛其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之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莫不泯盡隋志曰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四方負袠至者不可勝計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以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傅毅典掌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志曰凡六略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注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出伊尹太公管子孫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墨子十家宋書百官志曰東京圖書在東觀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藏於祕書中外三閣盡於惠懷之亂

隋志曰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鄭默始制中經荀勗因之更著新簿分爲四部凡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靡有孑遺晉書勗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舊唐志九千作七千東晉祕閣三千一十四卷孝武時三萬六千卷隋志曰東晉之初漸更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之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續晉陽秋曰孝武寧康十六年詔徐廣校祕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藏於總明觀隋志曰宋元嘉八年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又別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
義淺近未爲典則南史曰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
觀或謂之東觀舊唐志曰靈運目凡四千五百八
十二卷王儉目凡五千七十四卷與隋志不同齊
萬八千一十卷藏於學士館盡於永年兵火齊史曰永明三
年省總明觀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
之履按此是宋泰始六年事見王儉傳齊因之耳
隋志曰永明中王亮謝朏造四部書目凡一萬
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二
萬三千一百六卷藏於文德殿華林園江陵七萬餘
卷盡於元帝自焚隋志曰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
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
集釋典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
中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

古今釋疑　卷之一　四

官簿更爲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詞義淺薄
不經牛弘曰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元帝收文德
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江陵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
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二秦四千卷隋志曰中原戰爭相尋文教之盛苻姚
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
四千卷赤軸青
紙文字古拙北齊三萬餘卷藏於仁壽文林後周
萬五千卷藏於虎門麟趾隋志曰後魏南略中原粗
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
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爾朱之亂散
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于天統武平校寫不
輟後周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增加方盈萬卷武
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牛弘曰齊重
雜三萬餘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閣
有德教周有虎門麟趾齊則仁壽文林隋十萬三千

二百七十八卷藏於修文觀文殿盡於砥柱舟覆牛弘
傳開皇三年弘表言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
請搜訪異本每卷賞絹一匹于是異書間出經籍志
曰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
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工書之
士于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
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北史曰隋嘉則殿
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illegible][illegible]詮次除其重複猥雜
得正御書三萬七千餘卷納東都修文殿又寫五
十副本分爲三品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御書
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
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志曰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
璃軸下品漆軸於觀文殿東西廂貯之東屋藏甲乙
西屋藏丙丁又聚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
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書又于內道場集道佛

古今釋疑　卷之一　五

經別撰目錄唐武德五年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宋
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
漂沒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
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新
唐志曰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武德初存八萬卷王
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宋遵貴運至砥柱舟覆
盡亡其書據此則砥柱所亡八千卷耳觀文殿中之
藏蓋先已散矣陸文裕曰柳顧言所校凡七萬七千
餘卷履按隋志末云凡四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亡
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合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五
卷與本志序相左此外道佛共一萬三千
六百一十二卷文裕之言又不知何據唐四庫八
萬九千卷藏於集賢院盡於安祿山十二庫七萬餘
卷盡於黃巢會要曰武德五年令狐德棻請求遺書
重加錢帛數年間群書畢備新唐志曰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始分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故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玉海曰兼不著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會要曰開元九年毋煚韋述等撰羣書四錄元行冲上凡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九年集賢院書總八萬九千卷其中雜有梁陳齊周隋代古書貞觀永徽乾封總章咸亨舊本集賢注記曰所舊書用廣陵麻紙寫作蕭

子雲書體赤軸綺帶最麗新寫書分部別類裝飾華麗經白軸黃帶紅籤史碧軸標帶綠籤子紫軸紫帶碧籤集綠軸朱帶白籤圖書紫軸綠帶儒學傳序曰集賢院書六萬卷龍城錄曰七萬卷六典曰唐圖籍在秘書集賢所寫皆御本書四部分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寫以益州麻紙舊史志載四錄序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卷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展按諸書總數咸不合宋大觀時何志同又言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會要曰天寶三載四庫更造書目共五萬四千六百四十五卷至十四載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新志曰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爲相奏以千錢求書一卷又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文宗時詔秘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于秘閣有詔還其書命韋昌範等諸

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舊唐志曰文宗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昭宗時秘書省奏曰元掌四部御書十二庫共七萬餘卷宋三館秘閣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盡於祥符之火崇文院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別藏於龍圖閣太清樓盡於靖康之變中興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盡於紹定之災通考曰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孫逢吉取其圖籍凡得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游弼彭幹等皆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弼等皆賜以科名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羣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

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太平興國初乃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門爲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院之東廡爲昭文書庫南廡爲集賢書庫西廡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八萬卷九年詔三館以開元書目閱館所缺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亾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籍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爲書庫目曰祕閣玉海曰眞宗咸平二年詔三館寫四部書籍二本一置龍圖閣一置太淸樓樓在迎陽門後苑御製御書皆在實錄曰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下列六閣總二萬九千七百十四卷四年召輔臣登太淸樓觀太宗聖製御書及新寫四部群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書示之總太宗聖製詩及故事墨跡三百七十五

卷文章九十二卷四部書共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卷長編曰懷藏太宗御製及墨跡九百三十四卷四部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卷又詔輔臣至玉宸殿及退朝燕息之所在太清樓東聚書八千餘卷後增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又七百五十二卷兩朝藝文志曰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仁宗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景祐初命張觀李淑宋祁編四庫書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詔求遺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全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元年成書于充臣歐陽修等上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嘉祐四年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要書多亾失補寫不精請選

館職分吏編寫求訪所遺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四館書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詔士庶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收書一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著八千四百九十四卷錢惟演玉堂逢辰錄曰祥符八年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秘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又厄于此火會要曰神宗元豐三年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大觀二年何志同言崇文總目書今不過二萬餘卷散逸浸多請頒其數求訪政和七年孫覿奏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幾萬餘卷請課文增入總目合爲一書詔覿及倪濤等課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四年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秘閣若錄者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至欽宗靖康之變散失莫致高宗渡江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之者孝宗淳熙五年陳騤等撰中興館閣書目上之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寧宗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中興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獻者不預焉理宗紹定四年火災書遂闕蓋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江都一厄不與焉牛弘表五厄秦火也王莽也漢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師入郢也筆叢五厄大業也天寶也廣明也靖康也紹定也而不載齊末之火而不載砥柱之木與榮宮之火大業之厄見唐杜寶江都記王氏揮塵錄引之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按三十七萬乃嘉則殿之數柳習除其重複僅得三萬七千後西京東

都亦止八萬江都安得合嘉則之數乎砥柱則隋唐二志皆載之隋志兼敘十朝豈有江都若是之大厄遺而不錄之理或煬帝好書江都亦有所貯然卷軸之多決不能與嘉則殿侔也明秘閣散於正德中內庫散於萬曆末是又一厄也陸文裕曰我朝秘閣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千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齋在內閣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劉若愚曰內府有板之書藏於內庫板藏於經廠司禮監提督掌之萬曆中多爲匠夫廚役盜出貨賣柝黃之帙公然羅列于市肆中矣○若士夫藏書恒譚新論言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皆存總目而阮孝緒之四萬類例足徵宋世家藏各目俱不見惟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若說郛節本則寥寥矣李淑二萬三千三百八

十田鎬三萬晁陳二目最善晁文獻通考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南陽井度傳錄蜀中書甚富舉以與公武遂作讀書志周密謂陳直齋宦中得五姓之書乃能至五萬一千八十卷又言前代杜兼萬卷韋述二萬卷吳兢西齋萬三千四百周密家亦有四萬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南都王仲四萬三千餘李氏山房僅九千余少蘊之十萬復也近代藏書周晉二藩胡元瑞朱鬱儀焦澹園錢叔寶諸家俱散絳雲樓亾于火惟祁氏書稱樓四部如故黄氏千頃堂近六萬卷履家四世所藏共其重複亦止五萬卷十年來四方訪問兵燹惟蠹可勝慨歎但有其賚今世刊本多亦易集也是在好此者

周易

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 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孔穎達陸德明皆依王說 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 連山歸藏之名雖見于周禮太卜然漢志隋志皆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于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夾漈鄭氏獨尊信此二書文獻通考譏之按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龜山楊氏曰揚雄太玄曰始于寅義取連山衛元嵩元包卦首于坤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藏云 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 鄭康成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正義從之蓋爻辭多文王已後事如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不應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作明矣馮椅復宗鄭說而云明夷箕子蜀本作其字胡一桂曰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其子爲荄茲明蜀本初未嘗作其字況明夷箕子之稱文自有夫子象傳爲之確據烏可傅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 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漢初言易者有

田何。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或謂始自子夏受之孔子。而爲之傳。按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孫坦疑漢杜子夏之學。考漢志初無此書。乃約王弼註爲之者。晁景迂曰。唐張弧僞作。又有焦贛之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焦贛字延壽。授京房。房授殷嘉姚平乘弘。由是有京氏之學。與施孟梁丘凡四家。並立。延壽自言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卽孟氏學。翟牧非之。劉向亦疑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晁補之曰。今以當時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爲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今其章句亾矣。乃

略見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世所傳京氏易傳三卷。吳陸續註。名與古不同。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今之火珠林。蓋祖京氏。民間又有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解釋上下經。費直授王璜。隋志言璜授高相。相授子康。及毋將永。履按儒林傳。高相自言出于丁將軍。與費公同時。何得云王璜所授耶。晁公武曰。歐陽永叔謂孔子古經已亾。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亾。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亾哉。田氏最盛。費氏初微。至後漢時。陳元鄭衆皆學費氏。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而田何遂息。隋志。梁丘施高亾于西晉。孟京有書無師。自晉之後。弼學獨行。至唐孔穎達等。又爲之正義。序云十四卷。今監本止九卷。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亾其本。按彖象附於卦末者。自費氏始。若今乾卦係費直舊本。鄭玄王弼。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謂今易。程伊川所爲作傳者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

易。朱晦菴本義從之。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永樂中。胡廣等輯大全。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其繫辭以下。程傳既闕。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履按六經皆出于漢。他書多散逸。而易獨完。蓋未經秦火。惟有周易。其爲孔氏之舊。無復可疑。中間雖爲諸儒所亂。不過離合經傳耳。而歐陽修獨不信文言。何哉。因元者四語。先見

于左傳穆姜故謂文言非孔子作不知左傳本後人之書穆姜所引者乃左氏附會塡入者也彼老婦豈能作此微言顧以後來之竊拾而疑聖人之言可乎陸象山楊慈湖亦疑繫辭至今郝楚望何玄子諸公且信後天圖而不信先天圖不必矣圖書諸說其先中丞公周易時論中茲未敢及

尚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隋志又作孔惠所藏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儒林傳曰伏生名勝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孝文時聞伏生能治尚書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德明曰二十餘篇卽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蔡沈曰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葢傳聞異辭耳至于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

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耳。漢儒所引皆此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

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除序止五十八篇。而漢志作五十七篇。與此異。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遂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朱子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隋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傳至曾孫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兩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尚書傳。漢志有之。今所謂大傳。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雜記所聞。然未必當時本書也。孔安國傳。則私傳於都尉朝。朝授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按遷記周公事。亦與今書異。何耶。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

晉梅頤。一作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梅頤旣失孔傳舜典。取王肅范甯註補之。以愼徽五典爲首。姚方興得孔氏傳舜典。乃知有此二十八字。未施行。而方興以罪戮。及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於是始列國學。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

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附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

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作帝王世紀。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愚按漢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二十九卷。卽伏生今文也。四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故成帝時。遂黜其書。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

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又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孔穎達等。從而爲之疏義。孔氏正義。蓋取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疏修之。凡二十卷。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唯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至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爲今文。今之所傳。乃天寶所定本也。蔡沈作書傳。則復合序篇于後。胡廣等大全從之。竊怪尚書古文。果係安國之本。何至晉

齊之間而始出。自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氏。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不應七百年中。並無一人見之。誠可疑也。故蔡傳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章。亦皆可疑。吳才老亦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吳幼清曰。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梅鷟直斷古文爲漢儒僞作。良有以也。其傳則朱子謂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名安國耳。

詩經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穎達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

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亡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按儀禮鄉飲酒禮云。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云。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註曰。六篇今亡。昔周公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朱子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鄭樵曰。古者有堂上堂下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辭。皆有義無辭。宋哲補六亡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去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句删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删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

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平帝時始立。後漢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

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惟外傳存。而卷多于舊。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書否。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唐孔穎達據劉炫劉焯等疏為本。又為之正義。孔序云。四十卷。今監本二十卷。實七十卷。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

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至朱子集傳。始攻其說。而胡廣等大全主之。然亦各有是非也。

詩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沈重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鄭玄王肅蕭綜。皆主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惟後漢儒林傳。則以爲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志亦云。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仲更加潤色。韓愈議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托之子夏耳。葉石林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只耳之傳也。按序云。詩有六義。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其文全出于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蓋衛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于漢。宏之序。至此始行也。蘇子由亦以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删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程泰之曰。凡詩發叙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宏序大抵祖述毛傳。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樵曰。漢興。四家之詩。惟韓詩有序。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始爲之

序。或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命篇大序。葢出于當時采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爲之也。朱晦菴曰。鄭氏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之誤哉。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

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故予不可以不辨。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於詩國風諸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也。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

葢詩之所不言。而必賴序以明。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葢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誤。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第序亦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駁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履按去序言詩。自考亭

始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然亦決非子夏所作今按子夏有詩序而子貢有詩傳使果出於二子則二子同學於夫子夫子皆許以可言詩其序與傳宜無異同矣乃十五國之風次第不一序列豳于末而傳列魯于邶之前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新臺二子乘舟諸篇序入邶而傳入衛氓芄蘭木瓜有狐考槃序入衛而傳入鄘伐檀陟岵園有桃碩鼠葛屨十畝之間序入

齊而傳入魏且如樛木序曰后妃逮下而傳曰南國慕文王之德歸心于周艸蟲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而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小星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而傳曰小臣奉使勤勞于公柏舟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而傳曰康叔憂王室也雄雉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而傳曰風管叔二書不同如此若以傳爲眞則序爲僞矣若以傳爲僞則何以見序之眞乎方漢初魯齊韓詩皆列學官毛萇後出豈不欲與三家爭勝乃有子夏之序受諸夫子而不引爲師承者乎且司馬子長揚子雲之徒皆推隆孔氏安有子夏詩序而不尊信者況夫子之作邪即國史采錄曾經夫子所取亦必信之其於二南惟引韓氏之說則大序小序俱出後人亦已明矣子貢之傳亦不見引於漢人是二書皆托二子之名者復何疑乎

鄭衛非淫詩

朱子詩傳曰。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故夫子謂爲邪。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詩序辨說曰。桑中溱洧諸篇。皆淫奔者所自作。序云刺奔。誤矣。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者哉。

馬端臨曰。夫子刪詩。其所取于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奔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丰。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詞。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曰。思無邪。故序者之說。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爲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

爲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雖疑其辭之少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文公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也。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

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且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艸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履按文公所以指鄭衛爲淫詩者因夫子謂鄭聲淫耳夫子謂其聲淫文公遂謂其詩淫不亦誤乎且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若文公之傳是徐陵之玉臺

新咏韓偓之香匳集而已豈先王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云乎蓋古人深心于君臣朋友之間托言于夫婦男女之際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離騷以美人比君子子長稱其兼風雅即不盡然亦序所云刺奔刺亂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

大雅小雅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詩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鄭漁仲曰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以彤弓爲錫有功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蓋小雅大雅者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

別也程泰之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小大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陸文裕曰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鍾曰小雅鍾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變風變雅

變風變雅之說夫子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後人因謂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爲變雅鄭漁仲曰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淇澳緇衣之美鄭武公駟鐵小戎之美秦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

之變雅可也車攻吉日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章俊卿曰漢儒既以美刺分正變而于所謂正風之中其詩雖刺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于所謂變

雅之中。其詩雖美。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刺幽王是也。今觀楚茨至車舝十篇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刺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然幽厲爲變可也。而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皆謂之變。無是理矣。

詩亡非雅亡

不攷居默記曰。迹熄詩亡。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辟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

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宗廟宮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

妙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亾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章俊卿曰：夫子删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邪。曾不知聖人删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邪。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

古今釋疑卷之一終

古今釋疑卷之二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二

合山方中履素北學

儀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按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禮三千禮器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故鄭康成謂禮經周禮也曲禮儀禮也顏師古曰禮經三百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倉最明儒林傳云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鄭樵云今之禮記是也陸文裕謂別有曲臺記不傳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大小戴十七篇次第與劉向別錄皆不同今註疏卽別錄之次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多三十九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隋經籍志曰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獻之凡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唯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此今之儀禮是也其餘三十九篇鄭玄謂之逸禮今禮記中之奔喪投壺實逸禮也張淳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按賈公彥云儀禮與周禮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漢末鄭玄乃以今古二字竝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迄齊黃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唐賈公彥復刪二書以爲疏經籍考五十卷今監本十七卷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卻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註疏中有援引處不知失于何時而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

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
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乃其枝葉
禮記本是解釋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
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至燕射之禮莫不皆
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
劉原甫補成一篇愚按陸德明釋曰禮記乃儀禮之
傳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行禮記兼述其事故禮
記記儀禮之遺缺也但儀禮與周禮禮記不免訛異

鄭樵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
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
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
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
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
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塈始
於晉鑿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
季康以及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横

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考
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
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
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
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
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
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
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弟子之門人則其

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
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後世諸儒
損益前代而自爲一朝之典昔三代之世聖君賢臣
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
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作
王制蓋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
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況三代
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

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鴈魯人已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尊棄黃金以酧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太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

九以分陝處内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是非紛拏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索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周禮

隋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至唐賈公彥撰疏發揮鄭學最爲詳明經籍考十二卷今監本四十二卷履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

故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鄭衆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即此周官賈逵非之鄭玄則曰周公居攝而作七年致政成王以此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若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厥後惟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王安石又用之而亂天下故葉水心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蘇穎濱曰周公所以治天下者其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

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爲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

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强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

役百畝而税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蔿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

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胡五峯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

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僞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illegible][illegible]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illegible]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illegible][illegible]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推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日衺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合之衆寡又曰去其奇家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廉陛不

殿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譏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滸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妒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二官奄者墨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邸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戚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

中禱祠禳禬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麽禱祠禳禬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挾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妒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眞當愼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何爲而亦統於冢宰耶。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

供王之好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釆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

乎王炎曰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葢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

龍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天官既有世婦宮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鄭氏完解曰詳觀周禮布置經營全似管子內政葢其學本宗聖而雜以刑名功利焉可誣周公也夫周禮之不可爲經不在五官之錯亂而況五官本無錯亂也

今儒者亟議改訂苟改訂矣周禮可遂行乎且如司徒鄉老一職而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人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肆長至史二百有十人行此法也騷擾煩苛民其能堪乎此管商縱横什伍毆竊之政學者覩其節目不通其大綱害其文字不思其義理見其布置不察其謀爲覩其名法不窮其源委猥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其舛逆不通反疑爲後人錯

亂而不知是書之不可用者不在文辭之錯亂而在事理之踈戾其所以眩惑後世者不能掩其事理之踈戾而特誇張於文辭使人不可端倪耳今卽以世儒所訂六官一一整齊按其職以設官執其數以用人六官之屬十萬糜沸蟻動官多民少豈能一朝居不潑惟其事理而徒以錯亂掩其謬戾左矣

冬官

先儒皆謂周禮亡其冬官司空以考工記足之陳振孫曰恳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據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未知定爲何事書闕而補以考

工記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郝京山曰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既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是書取法天地四時冬官主事而四時惟冬無事萬物冬藏故其官爲司空唐虞司空總百揆卽古之冢宰天無爲而冢宰知始冬無事而司空代終故司空散寄於五官卽冢宰兼攝乎百職也虛舟王氏曰六官之名冢大也宰制也

司徒徒衆也宗伯禮以宗爲先司馬兵以馬爲先司寇寇所常防治也司空之空爲何物乎堯制司空之官以龍禹卽宰相也漢三公以司空配之猶古意也商以太宰爲前列周並列而重其權蓋冢宰兼相職而司空實相位也然則司空篇亡非亡也本無職掌以宰相時兼之耳履按此與郝氏論合自晚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遂剔出之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增損之

此五家者且褰臂而詡是何足當京山之一笑耶近世柯氏作釋原割其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五家之後繼以柯氏大司徒其浸滅矣

禮記

禮記者。即所謂小戴禮也。隋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較經籍。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其為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唐孔穎達撰正義。則据皇氏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經籍考七十卷。今監本六十三卷。今之大全。所主者。陳澔註也。鄭玄云。月令。呂不韋所作。蔡邕王肅云。周公作。非也。月令云。乃命太尉。此秦官名。其服飾車旗。並不合周法。呂氏春秋。以月令為首。乃不韋之作無疑。至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為禮記首篇。俾樂李林甫等為之解。今監本註疏。仍復鄭氏之舊。

記。河間獻王所作。劉獻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作。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朱子為之章句。遂獨行。與論孟稱四子書。按中庸是子思所作。已見於孔叢子。大學至程子。乃曰。孔氏之遺書。朱子乃曰。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頗補正其錯簡脫文。如格物章誠意章是也。註疏。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下誠意章。皆在經文之下。自引淇澳詩。至沒世不忘也。又在誠意章下。聽訟一章。又在止於信下。集註悉考正之。且謂格物章亡。補作一篇。郝氏通解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猶著之于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為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為子斬衰。娶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泣為位

於外。粢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璧盆。殯中藏甕甒筲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

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于抑庶之淡。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于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于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

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緝。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迷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變換其文。牽强穿鑿。殊乖本初。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

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辛賀賀然耳。按大戴禮八十五篇。陳振孫曰。今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十二。複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邪。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容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乃小戴所歷官。尤非是。

春秋

司馬遷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仲尼從而修之班志曰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則是以春秋爲古史之名按孟子明言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杜說是也鄭樵曰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按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凡十二篇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眉山李氏云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履按監本春秋左傳都計三十六萬字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惟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隋志謂鄒夾亾于王莽之亂治公羊者本之胡毋子都董仲舒至漢末何休乃爲解詁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儒林傳胡毋子都與董仲舒同業胡毋生授公孫弘而董生弟子

嬴公授孟卿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顏嚴之學隋志謂胡毋生授嬴公又謂孟卿授眭孟恐誤徐彥疏又云胡毋生授董氏未詳何休則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治穀梁者本之江公至晉范甯乃爲集解楊士勛疏曰穀梁受經于子夏而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江翁其後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儒林傳江翁作江公自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等十家范甯皆以爲膚淺于是撰集解履按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曰名高吳乾書曰以爲子夏弟子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無所稽莫得而定葉適曰公羊穀梁受學于子夏此出于讖緯之書所謂說頤辭者其言不經見鄭樵曰公羊載樂正子之視疾則公羊必出于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尸子沈子之語則穀梁必出于尸子沈子之後公羊之書有所謂公羊子曰則其書非公羊所自爲可知穀梁之書有所謂穀梁子曰則其書又非穀梁之所自爲可知蓋公穀皆作于秦漢之後也而左氏初出于張蒼之家顯於劉歆至晉杜預乃爲集解隋志曰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賈誼爲訓詁授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氏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群儒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儒林傳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傳授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方進授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而劉歆從

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不
帝時立。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
其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
蒼。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及歆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至杜預
則集劉歆賈逵許淑潁容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相附。故題曰
經傳集解。

迄隋時。杜氏盛行。其為義疏者。有沈文阿。蘇寛。劉炫。公羊穀梁浸微。唐孔穎達。又據劉學撰正義。左氏愈盛。經籍考三十六卷。今監本六十卷。而何休註疏。則徐彥所撰。經籍考三十卷。今監本二十八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意其在長慶後也。范甯註疏。則楊士勛所撰。經籍考十二卷。今監本二十卷。

自三傳迭興於世。而春秋正經。無復單行。馬端臨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而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眛。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會于厥慭。左穀以為厥慭。公羊以為屈銀。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穀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而左氏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至十六年。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遽指以為夫子所

修之春秋可乎。永樂中胡廣等。輯大全。則宗胡安國傳。多從左氏經文。其獲麟後不錄。同於公穀焉。

左傳非丘明作

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班固藝文志曰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鄭樵曰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爲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

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人不以丘明爲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

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在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卽蜡祭諸經並無明文

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於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有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

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辯狙詐直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疑矣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

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東坡曰史記堯本紀舜歸而言帝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太史公多見古書足証西漢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之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四族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裔之俗哉蓋誅責也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

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董彥遠跋堯母碑言漢人尚讖緯以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故追叙慶都感赤龍生堯相配劉焯常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託左傳有明文求重于世而孔穎達信之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俟望十年不獲而羽父殺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

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可知傳者本皆還就所傳之史而揣摩立說故展轉求富于聖人而捉襟露肘補綻不及左氏略近于二傳然自明者觀之其未嘗親見仲尼甚燎然也陸文裕曰論語反魯樂正事在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五前此詩禮樂散亂十一于千百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八歲安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夫子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所論既

往。則或有據。獨于歌秦則推其方來。是于音義何所取。而與列國與例。疑後人之附會左氏以此。故先儒以爲左氏出于子駿。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也。郝京山曰。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即丘明作。非也。若丘明所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今詳傳中斷例叙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如出丘明之手。則經之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攷。

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丘明作。無疑也。且其力在藻繪。而畧于聖人作經之意。此後世詞人借玄晏求傳而已。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致使聖人忠厚之作。成險刻瑣碎射覆之書。皆因信左太過耳。葢左傳出三晉辯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趙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伯。承述至今

皆左傳誤之也。屢聞之老父曰。推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語。必丘明在前。夫子因之故云。若許可門人。則不必如此詞氣也。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亦未嘗以爲受春秋之弟子也。疏乃曰以魯太史而受經于孔子。則傳會矣。陳振孫斷之。謂非一人。葢戰國時揚才立說之士。或更有左丘氏。而出于漢儒之手。又托之丘明。觀歆移書讓博士。豈不欲多方求勝乎。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史記多采國策。而少

左傳語。豈直未見耶。必出本有漢人增加明矣。國語二十一篇。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葢以左傳爲內也。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陸淳則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

始於隱公

春秋何始於隱公。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胡傳曰。今按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

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弒。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號。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履聞之先中丞公曰。王降爲國。非采風者所得而降也。繫王於天。非編年者所得而繫也。故曰聖之時也。人倫之至也。古未有戎狄殺中國主者。殺之自幽王始。古未有子借戎兵而篡父器者。篡之自平王始。夫周之興也。起乎閨化。及其亡也。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詩也者。以夫婦造端。而以父子蠱終者也。故曰亡也。夫魯伯禽至懿公十世矣。兄之子伯御弒之而自立。周宣王中興。盡復小雅者。豈第云六月車攻。雲漢常武而已哉。蓋其征伐在柄。能討列國之亂。其四十有六年間。天下無敢弒父與君者。自宣王行誅伯御始也。伯御既誅。魯之家法。賴周而正。傳及隱桓。而魯不忍言矣。公子翬之弒行。而兄弟變矣。彭生之弒行。而夫婦變矣。子之意。我魯不辰如斯也。宰咺歸

諸侯之妾賜則忘其親胥褒姒伯服之變而成人之寵妾以啓亂源矣今有天王殺六師戡定吾國如伯御時何可得哉周之夷於東遷也魯之圖於蔿氏也平之四十九年隱之元年適逢其時而修之曰春王正月傷哉乎日旻之離孰是繼明照於四方者詩之亾也關雎鵲巢之意絕而胡會燕享之獻納也次之迹之熄也內外上下之統係而遯洛戍申之式微也次之如謂黍離之悲不堪刈之雅也則夫江漢汝墳

風何優於二南而角弓菀柳之小雅何劣於幽桑柔瞻仰板板民勞之大雅何劣於厲也哉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蓋深痛宣王之不再也非謂雅爲存風爲亾也要之春秋之精意非斤斤辨詩辨雅而已父子夫婦兄弟之故不有一王之法孰從而正之哉此所以始隱也

終於獲麟

春秋終於獲麟或謂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此賈逵服虔穎容之說杜預論其妖妄以爲麟出不時聖人感焉因修春秋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若公羊傳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又似方修春秋遇獲麟而絕筆矣程伊川則主杜氏謂夫子述作之意有素但因麟而發耳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胡康侯謂文成致麟亦理之常蓋又宗賈氏之徒也

也履按春秋終於獲麟初非有意惟鄭漁仲之言得之蓋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九月成春秋見孔演圖或云九閱月而成按先儒皆謂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故漁仲謂成于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記錄時事必缺其近數年俟他日裒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遂以作春秋之旨全在獲麟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太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强爲之說曰不書地不

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自序終於麟止則有意倣春秋失之矣

襃貶

呂大圭曰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子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廣按此蘇洵說）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子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

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緣飾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耳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耳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

之制乎夫子魯人也其所修者魯史也其時周也故所用者周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

劉永之曰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

之人其乃不爲僭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詞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詞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時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

郝敬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之乎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亦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用心仁厚忠敬如此春秋之作豈有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

深而詞遜是故魯隱公之死仲翬弒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車中彭生弒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于齊文美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季友酖殺其兄叔牙書公子牙卒慶父殺子般書子般卒齊桓殺哀姜以尸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弒嗣君書子野卒凡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

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重耳召王至溫書狩凡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不書僕書莒晉欒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鄵莒展輿弑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麋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

春秋僭國三晉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修詞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刀而書弑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緣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詞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礉刻剝爲韓商之祖矣

春秋無例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意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槩括成文而世儒偶起凡例或云桓無王定無正秦楚吳越[illegible]無君臣無大夫[illegible]不月卑國不日若弑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許同盟書名

譏世卿譏遂事伯討貴衛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履按郝氏仲輿曰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譸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哉余氏春秋存俟曰盟不書日二也蔑之盟則以爲渝柯之盟則以爲信何不同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何爲而日之與葵丘之會盟既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甯母何爲而不日之與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遠矣又何以書日乎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何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又何以書日乎公孫敖仲遂亦惡而書日何胡傳則又皆以爲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

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俱得書日又何與唯程伊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略日月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才閱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見連三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見閱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閱一

月。而遽興兵以伐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朝■■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閱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大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己丑葬敬嬴。庚寅克葬。則見其明日乃葬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

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比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則皆諸家臆說也。至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弒逆之人矣。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見其書爵。則爲之解曰。志不朝桓也。於牟葛書名。則曰貶其賵諸侯之妾矣。榮叔獨非賵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罪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之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弒逆之人也。何貶一人。至于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爲其辭國生亂也。泰伯夷齊。非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荊。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之寖盛矣。魯翬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漸强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

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爲强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會。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重輕。而無復禮

文矣。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矣。經于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爲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傳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詞。不以楚爲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一楚子之爵。或以爲

貶。或以爲褒。或以爲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欵。何褒誅貶罪。如天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傳皆以爲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夔圍宋。以爲貶可也。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衆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荊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爲予之之詞。何與。曰內外侵伐皆不月。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魯桓爲甚乎。甚矣諸儒之牽強也。

古今釋疑卷之二終

古今釋疑卷之三目錄

安成　楊𩆜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古今釋疑卷之三

合山方中履

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鄭康成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宗元曰。論語非孔子弟子所記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相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按漢與傳者。

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凡二十篇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龔奮夏侯勝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夏侯建蕭望之並傳之 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庸譚並傳之唯王吉名家 古論語者與古文尚書同出於孔氏壁中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 張禹初受魯論兼講齊論後遂合而考

之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 馬端臨曰問王知道二篇古論語亦無之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若夫子之言禹何人而能删乎 古論唯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註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又爲集解齊論古論遂亾至隋何鄭並行宋邢昺奉詔撰正義一以何晏爲主是謂註疏 經籍考十卷今監本二十卷 胡廣等輯四書大全則主朱子集註焉 漢志又有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按今家語者盖王肅所註得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後序曰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諸弟子旣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秦焚書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亾而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馬昭曰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也

孟子

史記云。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藝文志作子思弟子。道既通。所如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蓋又有外書四篇也。後漢趙岐題辭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而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似非孟子本真也。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時合此四篇。唐林愼思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萬章公孫丑所會集。晁公武曰。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履按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夫子興自作書。馬遷即云然。固不始於臺卿。林韓何從而識其爲萬章公孫丑所記耶。宋馮休因而删孟。可謂妄矣。前乎休而非孟者荀卿。刺孟者王充。後乎休而疑孟者司馬光。與孟辯者蘇軾。然不若休之甚。余允文乃撰尊孟辯七卷。自趙岐註孟子。乃析七篇爲上下。凡十四篇。唐陸善經復還七

篇。宋祥符中。孫奭奉詔撰正義。仍主趙岐。經籍考十六卷。今監本十四卷。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陳直齋書錄解題。始同論語入經類。馬貴與經籍考從之。今則與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爲十三經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隋經籍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履按此本鄭玄六藝論。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多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

有衍出三章。合爲二十二章。顏師古曰。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較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正義曰。鄭康成註。起於晉荀昶。齊陸澄非之。請勿藏于秘省。王儉不依。遂得見傳。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亾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遂至劉炫。炫因

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唐開元中。劉知幾議宜行孔廢鄭。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謂古孝經乃劉炫妄分二十二章。以應藝文志之數。又僞作閨門一章。假稱孔傳。卒行鄭學。後明皇自註。序言註者百家。所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也。元行冲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陳眉公曰。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馬嵬之禍續見。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學士不得傳習。而宋遂北轅。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敎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故曰畏聖人之言。

五代時。孔鄭皆亾。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此見宋三朝藝文志。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所獻。未詳孰是。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撰正義。則本行冲而增損焉。經籍考三卷。今監本九卷。晁補之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之文。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程逈曰。汪端明以爲此

訓多出後人附會。朱子語錄。亦疑孝經非聖人之言。作孝經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且刪去所引詩書之文。指為後人所增。又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未知何據。惟司馬君實確信古文。以謂孝經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爾雅

漢藝文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鄭樵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德明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而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足。或言叔孫通所益。或言梁文所補。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註。今惟郭璞註行于世。邢昺撰疏。蓋以郭氏為主。經籍考十卷。今監本十一卷。鄭樵曰。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為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前。其說以為周公哉。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館自館。餬自餬。不得謂餬為館。訊自訊。言自言。不得謂訊為言。補自補。袍自袍。不得謂袍為補。哀自哀。敝自敝。不得謂哀為敝。不獨此也。大抵動以十數言而總一義。今舉此四條。亦可知其昧於言理。詩云奉璋峨峨。謂助祭之士。執圭

琿峨峨然。釋言峨峨祭也。伐木丁丁。丁丁者伐木聲也。鳥鳴嚶嚶。嚶嚶者鳥聲也。奈何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舉此三條。亦可以知其不達物之情狀。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故釋風雨云。暴雨謂之涷。此句專爲離騷釋。知爾雅在離騷後。不在離騷前。謂荼爲萎。謂艸木初生爲芛。謂蘆笋爲䕡。音勸謂藾紹緒爲茭。皆江南人語。又知作爾雅者。江南人。朱子語錄亦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

注。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歷按爾雅謂爲周公書者。因劉向以史佚敎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爲周公所造。葢附會之說也。由今論之。周公吐哺。用人之長。安知非彼時集之。而後人沿加耶。其有江南語者。亦猶神農本艸之漢郡名。乃別錄大觀補之也。豈足概全書乎。又有小爾雅。漢志亦載之。而不著名氏。館閣書目云。

孔鮒撰。葢郎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揚雄方言。劉熙釋名。皆倣釋詁而作者也。魏張揖又著廣雅。隋曹憲爲之音解。避煬帝諱。更名博雅。唐志有劉伯莊續爾雅。劉杳撰要雅。李商隱蜀爾雅。與劉溫潤羌爾雅。皆取其名耳。宋元豐中。陸佃爲埤雅。羅願作爾雅翼。鄭樵有爾雅注。館閣稱袍古多通音。譏之非是。其曰峨峨丁丁之不達物情。則果然矣。老父少嘗註爾雅。旣而以其所稱。不足以盡後人。乃用其分例而爲通雅。主于考究音義。折衷諸駁。兼楊升菴王元美胡元瑞諸公而是正之。成于天末。凡五十卷。豈若廣埤之類。直以意取玉篇之字而已邪。

二十一史

二十一史者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房玄齡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顏師古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歐陽修唐書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元史也史記凡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初左丘明旣爲春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二十一

篇又有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系謚名號爲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陸賈有楚漢春秋九篇孝武時司馬遷廼纘其父談之志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上自軒轅下訖麟止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而爲史記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闕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蘄列傳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之唐司馬貞又補三皇本紀辭旨鄙陋非遷本意也漢書凡一百卷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史記自太初以後缺而不錄其後劉向父子及買逵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頗或綴集時事班彪以爲不堪繼前史因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又以父所作未詳且譏遷編漢氏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故斷自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而爲漢書世宗以前盡取遷書昭帝以後皆藉

新序說苑七略舊文也八表天文志未就和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踵成之後漢書凡一百二十卷帝紀十志三十列傳八十明帝始詔班固與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傳後有劉珍李充襍作建武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傳及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

東觀漢紀。吳謝承作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晉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司馬彪方取衆說。首光武。終孝獻。作續漢書。又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范曄。乃集爲一家之作。令謝儼撰志未成。會曄誅。梁劉昭俗蔡邕應譙董巴司馬彪所著以補之。館閣書目。誤稱曄著。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等書無疑也。三國志凡六十五卷。帝紀四。列傳六十一。魏常命衛覬繆襲草。誕應據王沉阮籍孫該傅玄作魏史。後沉獨終之。爲四十四卷。吳常命項峻韋曜周昭薛瑩撰吳書。後曜獨終之。爲五十五卷。至晉陳壽。始作三國志。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己范頵表壽書于朝。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之。宋文帝傷其略。命裴松之采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隱蜀略、張勃吳錄。諸書爲之注。晉書凡一百三十卷。帝紀十。志二

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洛京時陸機撰三祖紀。束晳撰十志。會中朝喪亂。不存。先是王銓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竟而卒。子隱過江。復受詔撰晉史。時虞預私撰晉史。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並借隱所撰。竊寫之。更疾隱形于言色。隱竟以謗免。遂依庾亮成之。爲八十九卷。干寶亦著晉紀。（晉書作于寶史通作干寶）而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所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叙六朝。宋何法盛始爲晉中興書。齊臧榮緒又撫東西二史。合成一書。唐貞觀中以法盛等十八家書猶未善。詔房玄齡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因據榮緒書增減之。又命李義甫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而天文律曆。淳風專之。玄齡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宋書凡一百卷。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元嘉中何承天草立紀傳。止于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志唯天文律曆。此外悉委山謙之補

其闕後又命裴松之續之孫冲之又編之又勅蘇寶山造元嘉諸傳而成于徐爰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孝武自作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後至禪讓十餘年內本末未畢至齊沈約始奉詔因何山蘇書為本旁采徐作以桓玄譙縱盧循馬魯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存典復情非造宋悉除諸傳以成宋書函史謂因裴子

野所撰按子野乃刪約書而為宋略二十卷鄧說非也南齊書凡五十九卷本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江淹先撰志沈約復有紀蕭子顯自表別修時吳均亦有齊春秋三十篇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而焚之然其私本竟與蕭書並傳梁書凡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陳書凡三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三十梁書初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已著百篇值承聖淪沒并從焚蕩後何之元劉璠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未有其作陳書初謝炅顧野王傅縡各有所撰太建初陸瓊續之姚察欲加綜括竟未絕筆其子思廉于貞觀中同魏徵勒成二史徵惟著總論而已後魏書一百三十卷本紀十二志十列傳九十二道武時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後崔浩浩弟覽高閭鄧穎晁繼范亨黃輔撰國書十卷浩既族和平元年更令高允修之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遂屬劉模執筆口占授之自鄧崔以來皆作編年體太和後始有李

彪崔光等書魏末山偉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齊天保中乃勅魏收撰成魏書至隋文帝詔魏澹顏之推再作之唐陳叔達亦作五代史今皆不傳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天文志以張太素補之二書既亡惟此二篇存焉北齊書凡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天統初祖敬徵述黃初傳天錄陸元規著文宣實錄惟記行師武平後楊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王邵

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因造編年十有六卷李構紀傳三十八篇貞觀中德林子百藥因父書嗣成以獻後周書凡五十卷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大統中柳虬領著作直辭可稱至隋開皇中牛弘追撰周紀卒多乖刺貞觀中勅令狐德棻及陳叔達唐儉岑文本共緝之隋書凡八十五卷本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仁壽時王邵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煬帝世唯有王胄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亾唐初

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魏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共修五代史志長孫無忌上之編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則淳風獨作也南史凡八十卷帝紀十列傳七十北史凡一百卷本紀一十二列傳八十八先是李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遂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總序八代北

起魏盡隋南起宋盡陳而爲二史唐書凡二百二十五卷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後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撰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

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峘等又足之柳芳又倣編年法作唐曆四十卷至石晉劉昫因韋述舊史更撰唐書繁略不均是非徵實宋嘉祐中曾公亮被詔同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謂之新唐書五代史凡七十四卷帝紀十二列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十一附錄三宋開寶中詔薛居正盧多遜扈蒙李昉李穆

劉兼李九齡張澹修梁唐晉漢周書爲一百五十卷歐陽修以爲猥釀重撰之修卒朝廷聞之遂取以付國子監宋史凡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遼史凡一百一十六卷本紀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傳四十五金史凡一百三十五卷本紀一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傳七十三宋初內外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謝辭而止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九人撰太

祖太宗兩朝史天聖五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眞宗朝史共爲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淸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爲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托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會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徽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顯貴而無事蹟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爲立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甡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則

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儼等所記金則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記元初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亾又命通修三史時議以元代金以金滅汴宋因予金正統意尊元王理又議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或欲如晉書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終論無所定至正三年廼命阿魯圖脫脫等修宋遼金各爲史實歐陽玄之筆也元史凡二百一十卷本紀四十七志五十

三表六列傳九十七洪武中取姚燧雍德純蘇天爵等十三朝實錄詔宋濂王禕爲總裁徵汪克寬胡翰趙汸陶凱高啓宋禧陳基趙壎曾張魯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修自元統至正間事莫可據遣歐陽佑等詣北平采訪明年仍濂禕總裁而以趙壎朱右貝瓊張孟兼朱世廉王廉王彝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十五人同修克寬等不與焉自史記迄元史或撰于朝或撰

于家。或一人爲之。或衆人爲之。紀傳之體。起自西京。諸儒共纂。始于東觀。然莫不有草創在先。相祖締構。浙書行。則舊本遂寢。後之作者。動議前人。至于得失。論者多矣。從劉更生揚雄。皆稱遷有良史才。叔皮父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崇勢利。羞賤貧。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此譙允南蘇子由所以作古史也。蔚宗曰。固文贍而事詳。不激詭。不

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稀主闕。劉知幾詆其古今人表無益於漢史。鄭樵則罪其專事剽竊矣。曄與甥姪書。自稱體大而思精。循吏以下。及六■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非但不媿之而已。自負如此。然世多誚其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論後有贊。辭頗俳巧。失史之體云。承祚則張華

王通俱善其書。但以魏爲紀。而抑漢吳曰傳。又易漢曰蜀。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不傳儀廙。而毀亮瞻。人以此譏之。晉書取休文誕誣之說。收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文。叢冗特甚。本非一家之言也。宋書志兼魏晉。失于限斷。符瑞一志。不經無益。又王劭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于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說之類是也。南齊天文但紀災

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過此梁陳。文益下矣。魏收諂于齊氏。言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誣江左。夙有怨者。輒沒其善。初收得楊休之助。因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及書畢。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前後訴者。百有餘人。時人疾之。號爲穢史。死遺發冢棄骨。不亦宜乎。李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例既不一。識者少之。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故非實

錄。隋志粲然畢舉。鄭漁仲謂遷固不及也。延壽本傳謂其刪略穢雜過本書遠甚。唐高宗善之。自爲之序。獨缺本志。好述妖祥詭識。其所短耳。新唐書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而子京通小學。刻意文章。字多奇澀。識者病之。五代史人稱其可並孟堅子政。而失則帝朱溫不爲韓通立傳。宋遼金三史。蕪穢不倫。而宋史滿百萬言。自有史册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元史獨據諸所移文案牘取具。而辭義兩蔑矣。

僞書

自秦火後。漢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又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托者加者譌者。應不能免。然漢以前之僞書。尚可觀。後此之僞書。不足齒矣。如岐伯素問。明知托名。而書自可傳。握奇之托風后。亦其類也。山海[illegible]楚辭。豈出大禹。此與穆天子傳。皆周末筆也。堯日至虛。而汲冢周書。紀牽牛。何異稗蕪雜覆。乃載李斯之倉頡篇。或亦神農本草之有漢郡名。周公爾雅之有張仲孝友耶。因周禮有連山之名。故劉炫作連山。因左傳有三墳之名。故張天覺作三墳。卜商詩傳。子貢越絕。書雖不眞而可觀。連山三墳。則緯書一流耳。無味甚矣。又有擬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子。柱史出關而有關尹子是也。伊尹負鼎而湯液開。甯戚飯牛而相經著。尤屬可笑。若文子鶡冠之僞。顏師古柳宗元已言之。猶之鬻子鬼谷子也。太公六韜。黃石三略。諸書。以

及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劉更生之列仙傳。陳振孫盡辨其爲僞作。他如西京雜記。本葛洪作。而以僞劉歆。漢武故事。本王儉作。而以僞班固。亢倉子因庚桑楚。本唐王士元作。胡元瑞所笑王元美不知者也。乘檮杌乃吾衍作。王褘吾子行傳備言之。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于一時。元瑞亦未之知也。元經出阮逸。世以阮逸作。孔叢出宋咸。世以阮咸作。柳子厚以晏子出墨子之徒。黃山谷以陰符經出李筌。晁公武以子華子出姚寬王銍。朱子以麻衣易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陳直齋以關朗易傳出阮逸。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胡元瑞以三墳出毛漸。知其僞而已。何求其人耶。王銍之作龍城錄。托名於柳。猶杜解之托名于蘇也。魏泰之嫁名于梅聖俞。以碧雲騢。猶和凝之嫁名于韓偓以香奩集也。黃帝內傳。飛燕外傳。并後人所爲。淫邪荒誕。尤無足取。大抵百家小說。無論眞僞。可一覽而置

之。劉知幾曰。郭子橫洞冥。王子年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楊升菴謂如任昉述異。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皆足誤人。溫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其志恠斷[illegible]者益無謂。洪何必夷堅。胡何必集異苑。即使熟讀太平廣記。所謂記醜而博耳。儒者焉貴。

古今釋疑卷之三終

古今釋疑卷之四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四

合山方中[illegible]學

郊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註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

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議以爲惟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即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楊信齋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絶不相關。而註妄稱

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耳。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甞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

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

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毁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

佑作通典。感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馬貴與曰。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

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盖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履按自鄭氏禮註出。而歷代無不惑其說。革五帝者。惟晉泰始。唐顯慶而已。分郊與圜丘。則始於魏明。（景初元年號。圜

丘曰皇皇天帝。郊所祭曰皇天之神。）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則始於北齊。（北齊以正月禘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後改冬至南郊。則以正月祀所感帝靈威仰。）隋唐承用其謬。至於宋而不改。明興。乃盡黜鄭氏之說。嘉靖九年。以冬至祀天於圜丘。而孟春上辛祈穀。祀典始正。豈不遠過前代乎。

祀天祀帝之辨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王肅聖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玄六天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

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坐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圓丘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別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

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陳祥道禮書曰。周

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

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配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則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

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

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卽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旣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

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朱子語錄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

有權衡秤斗星。或問今郊祀亦祀太一。曰。今都重矣。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增至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楊復曰。愚按程朱二說。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帝。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

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爲甚。且鄭於此章註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爲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

天爲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昊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有故而祭。

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履按漢儒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乙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豈有二帝之理。況五六哉。有明惟祀昊天上帝。嘉靖中更稱皇天上帝。凡所

謂天皇太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一歲祭天之數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

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

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爲祭天。其一爲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别。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楊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

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爲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

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晉太典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類據疑非古聖埽地之意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簡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而郊壇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耶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

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於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

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埽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馬端臨曰按禮經言郊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則鄭氏註謂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秦漢以來郊禮

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圓丘壇位上帝配帝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然圓丘所祀者昊天從祀者天神而已於地示人鬼無預也自漢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禮魏晉以來則圓丘方澤之祀未嘗相混宋承五代之弊政一番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於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合祭於圓丘而海嶽鎮瀆山川丘陵墳衍原隰皆在從祀之列於是祭天從祀始及地

祇矣至仁宗皇祐二年大饗明堂蓋以親郊之歲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蓋雖祀於明堂而所行實郊禮也然既曰明堂則當如鄭氏之註及歷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神侑祀五帝於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三歲親祠多遵皇祐明堂之禮然觀儀註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二百七十五位又有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言纔三之一唐圓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晉唐未嘗雜祀地祇人鬼而位數反多此則以圓丘方澤明堂所祀合爲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嶽以至於原隰而位數反少殆不可曉蓋晉史唐史但能言從祀之總數而不及其名位之詳故無由稽考歟按明初從祀惟日月星辰

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七壇嘉靖中分祀天地從圓丘者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方澤者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而已

郊祀之尸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楊氏曰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

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深信也

魯郊

林少穎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豈有天

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或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

報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馬端臨曰。此說非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者。如樂用宮

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原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非本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譏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

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張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

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幷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幷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
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也。

魯郊不以日至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
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
氏云。啓蟄而郊。又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
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
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
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則魯一郊而止。或
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
建寅之月。則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
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穀。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
而雩。葉石林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鄭氏
以孟春爲建子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
以至。鄭氏謂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

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日至者，魯禮也。此又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耳。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辰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

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從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也。

漢郊祀之謬

自漢郊祀之地，凡三處。雍五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秦所建；北畤，高祖所建。并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歲一郊。渭陽五帝廟，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甘泉太一祠。武帝用方士繆忌、公孫卿之說建。二歲一郊，與雍五畤更祠。通攷曰：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

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

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狄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畤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事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畤或因獲石鬪雉而爲陳寶或由

雨金而爲畦畤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幷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鬪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畤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畤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

宂泛是以始誤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繆忌言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爲六天之說以爲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與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

爲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太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岳瀆亦不可謂已祭岳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幷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畤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

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豊殺無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令奉高作明堂汶上歲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

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太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畤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武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太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僎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幷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

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逐其盜權竊位之謀耳

天地合祭

天地合祭始於王莽平帝從之由漢以後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而已至宋元豐之議則陳襄主分元祐之議則蘇軾主合明初建圜丘在鍾山之陽方澤在鍾山之陰分祭天地一如周禮洪武十年因齋期風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倣古明堂遺制

即圜丘舊遺爲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正中作石臺設上帝皇地祇神座於其上每歲正月中旬擇日合祭嘉靖九年夏言請正祀典廖道南汪鋐程文德張璁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蔡昂倫以訓姚淶歐陽德方獻夫李承勛霍韜徐階等皆主合祀上從分祀乃建圜丘于大祀殿之南爲皇穹宇建方澤於安定門外爲皇祇室及萬曆三年張江陵曰禮因時定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十年矣而竟定於合享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宜當允協經文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矣故世廟雖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於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

礙而難行矣況後世乎於是遂復合祀焦弱侯澹園集曰北郊之祀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益棼棼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靡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

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

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履按主合者。非不知周禮之爲是也。實以後世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一歲必不能

再舉大禮。分祀則方澤徒遣官。而合祀猶皆親祭耳。後來南郊亦遣官矣。況欲分祀。皆親祭乎。

祀地服大裘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程子曰。元祐時議北郊。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

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乎。楊信齋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繅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自袞冕而下。享先公則鷩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異乎。曰。冬至祭天。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禮。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異也。冕服者。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神祇。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爾。周禮屨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屨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唐長孫無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冬至報天。啓蟄祈穀。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龍見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歷代惟服袞章。

斯言也。信而有證矣。元祐中議北郊。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所言是也。因諸儒謬誤之言。而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履謂罷北郊。亦不獨以大裘難服。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可慨也。

先廟後郊

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淸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宋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沈氏筆談曰。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淸宮太廟。則皇帝親行。謂之奏告。天寶九載。詔曰。告者乃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淸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爲證。禮器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乃卜日於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仁宗時。詔將來玉淸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劉敞曰。一日之內。數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乞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淸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敞蓋

以玉淸昭應景靈非禮之正。故爲是婉辭以達意。景祐中。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其景靈朝謁。蓋緣唐世太淸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貴珂愧郯錄。載呂升卿奏曰。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淸宮。將行郊祀。先朝享焉。終唐之世。莫知其非。今太廟歲有五大享。又于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於宗廟之享。未嘗親事。馬周以爲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今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矣。珂按蘇文忠軾。嘗引書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珂謂武成禮之變也。馬端臨曰。劉敞賈昌朝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呂升卿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爲告祭。則禮太過。以爲正祭。

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册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

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明禮正祭前六日。上常服。以親詣南郊視牲。預告於太廟。前三日上具祭服。告請太祖配帝。行一獻禮。前二日。上常服。以親詣南郊大祀。預告於太廟庶幾尊祖親考之義乎。

古今釋疑卷之四終

古今釋疑卷之五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illegible]閱

古今釋疑卷之五

合山方中履素伯學

明堂圖

明堂制度

論明堂之制者多矣。然諸儒所爭而不決者。不過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考工記。是鄭玄輩所執也。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是蔡邕輩所持也。要皆各是其說。互相非毁。豈確論乎。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有夾窻。殷人重屋四阿。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

之以明其同制。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此據明堂位。）明堂。明政教之堂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月令曰。天子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廟。季冬居玄堂右个。此呂不韋之說。鄭氏謂每月就其時之堂。蓋據此也。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十二堂。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在近郊三十里。（應劭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

曰陽館。周曰明堂。明堂八牕。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公玉帶曰。黃帝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此即所上漢武者也。）康成曰。戴禮所云。似呂氏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

實同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
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其詩書放
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
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淸淨鬼神所居而使衆
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
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
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
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

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
廟之中所能容也北史李謐曰考工記得之于五室
而謬于堂之修廣大戴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蓋
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
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
謂之總章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
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
之殿前是其遺象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

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故驗之五室則
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
事著於月令求之閨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
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新唐書禮樂志曰明
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于莫知所從則一切
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
爲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
者至于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

象之類以爲倣象而衆說亦不完成隋無明堂而季
秋大饗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貞觀中
豆盧寬等議從昆侖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
孔穎達以爲非魏徵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
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爲如此
者多同顔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
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靑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
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高禖

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奚足信哉且門有臯庫豈施于郊野謂宮近在宮中也陳祥道禮書曰天子路寢見于書惟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鄭康成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宮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謂之

明堂太廟辟雍同實非也彼葢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做其制晉做其名也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矣王者迎五氣則于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政不爲過也其言四時乘異輅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天車旗之錯

見于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于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鄭氏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收絳非古制也朱子曰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舊典未敢必信也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

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葢明堂只

是三間九架屋耳。楊信齋曰。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三間九架者。指五方四隅。凡有

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考工之言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進之廣。七進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進九進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日。掌次以帷幕幄帟爲文。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如朱子所謂隨其時

之方位開門是也。愚按諸儒所以辯者。五室。九室。十二堂之不同。曾知五室卽九室。九室卽十二堂。考工大戴月令。未始異乎。一屋九架。謂之九室可也。九架五方。謂之五室可也。九架三楹。何不可各面呼爲三間。謂之十二堂可也。至辯明堂宗廟路寢異實同制。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此則不悟朝廟通稱。故分地安名。旣失而合爲一處。亦非也。嘗聞之老父矣。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後此乃分別

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於廟中。以朝諸侯若以廟爲宗廟之廟。木主在上。則天子永無負依南面之日矣。士禮迎於廟門外。卽廳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爲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月令惟南曰明堂。豈非嚮明之謂乎。齊有泰山之明堂。猶行在所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敎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然之理。其制大

同小異。隨時增損有之。以八八之方圖。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井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興敎之宮。屮屮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抵制器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

明堂配帝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堂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

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曰。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
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
尊也。周人旣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
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
義旨也。通典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
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
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
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
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
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
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
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也。五帝及神。
倶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
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
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
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
二義。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
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
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
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
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
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

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
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
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
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
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武
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
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
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

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祀太一五帝。(漢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帝。(唐武后合祭天帝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衮冕。(東晉武帝)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宋昇曰。祀明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和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

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配帝卽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謬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矣。履按祖宗時。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義起之者歟。嘉靖十七年。始定明堂。徹南郊大祀殿爲大享殿。以祀皇天上帝。將大享殿未成。乃于

大內之玄極寶殿行禮。恭獻皇帝配焉。隆慶元年。禮部會議曰。明堂大享。每歲禁內之玄極寶殿。遣官行禮。未嘗親詣郊壇。況以睿宗配享。似于周人宗祀文王之義不協。遂能之。而明堂之禮廢矣。

祀后土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于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左傳凡祀啟蟄而郊。疏曰。鄭玄著書。多用讖緯。言地祇有二。唯鄭玄立為此義。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聖證論。引群書以證之。陳氏禮書曰。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

為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函鍾為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

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
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
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
可考也。凡以神位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
致地示物鬽。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
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
物鬽至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壇墠。蓋
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數

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
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
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
謂季秋大享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
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
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
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

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
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
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
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
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
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
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
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

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
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
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朱子曰。周禮有圜丘方澤
之說。後人只言社。即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看
來亦自有方澤之祭。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奏太蔟。歌
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
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澤之禮。此外則有

社祭。亦祭地也。鄭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又云。地祇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知有正禮。而又汩之以緯書。甚矣其惑也。履按通典則依鄭氏注。以方丘爲

祭崑崙之神。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所謂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與配經文不載。注家以爲同祭天之禮。故服大裘。配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之函鍾爲宮。至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是也。神州地祇。則爲壇於北郊。名泰折。玉用兩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犢。幣用黑繒。幣經無文。據牲用黑。知當從其色。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宋政和四年。禮制局言。祭祀必先求神而禮之。終則正祭而祀焉。大宗伯以黃琮禮地。蓋施于求神之時也。與大司樂以函鍾爲宮。至地示皆出。可得而禮。同矣。典瑞兩圭有邸以禮地。蓋施于薦獻時。與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鄭氏乃謂以黃琮禮地神之在崑崙者。兩圭有邸以祀地祇于北郊神州之神。且黃琮兩圭有邸。周官特言禮地祀地而已。初無崑崙神州之別也。馬端臨曰。按鄭氏解經。於天地之祀。皆分而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祀。郊

與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則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語。而指其帝爲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猶云可也。至於祭地。則經文所載。惟方澤而已。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之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示於北郊。禮經所不載。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爲泰折卽北郊。又非方澤也。其支離不通彌甚矣。履按鄭氏之說。曹魏始遵用之。鄭說祀天。則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

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鄭說祀地。則有崑崙。有神州。而魏方澤所祀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祀曰皇地之祗。往往見靈威仰。及崑崙等名不雅馴。故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與天神后土之與地祇。果可分而爲二乎。迄北齊始用崑崙神州之名。而神州猶是從祀。唐開元二十一年。遂以立冬。別祭神州矣。宋則因之。至明乃革。

大雩

雩有二。有孟夏大雩。有因旱而雩。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雩祭旱也。禜祭水也。於南郊之傍。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楊信齋曰。按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而郊之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它祭異。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鄭註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于四郊。則存五帝之位。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于南郊乎。抑兼祭于四郊乎。其義何居。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葢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盛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故穀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祭法有雩禜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爲壇于南郊之傍。其說葢有所受也。履按自鄭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者。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王仲丘奏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旣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是猶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誤也。且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

求陰。而移壇于東。梁禮雩必自郊祖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于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北齊禮。皆非古也。明嘉靖中。始建崇雩壇于圜丘之旁。以祀天禱雨。歲旱則于季春之末。禮部奏請行禮。葢二雩合而爲一。所謂大雩者。猶大旅大饗。而吳幼清孫明復胡康侯皆云。春秋書大雩。乃惡其僭天子之禮。故特謂之大。誤矣。

五帝

馬貴與曰。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畤。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也。

先儒楊信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其說善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為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甚者或為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朝日夕月

通典曰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于壇月埋于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爲大祭分爲中祭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

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則用少牢拜日于東郊禮月于西郊者此因而祭于郊也特牲大報之時掃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于地也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月于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五也左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也日言朝則于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于月出之夕夕之也楊氏曰愚按典瑞朝日注云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

藻朝日于東門之外注云朝日于春分之時馬融鄭康成皆同此說賈誼亦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所謂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祭日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

外。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朝
也。月令祈來年于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此因禜而祭也。
殷按漢武帝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
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于東
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時薛靖論曰。按周禮朝日
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
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
朏。此尤無據。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
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
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
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融與
康成得其義矣。後周于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燔燎如
圜丘。于西門外爲壇于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
燔燎如朝日。隋唐宋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
大槩因之而已。明初。于大祀殿丹墀中。壘土爲臺。東

西相向。以祀日月。罷朝日夕月之祭。至嘉靖九年。用
夏言議。始改建西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用二
分行禮。朝日壇以甲丙戊庚壬。閒歲一親祭。夕月壇
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之。

六宗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訓釋。互有異同。孔光。劉歆。以為易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伏生與馬融。以為天地四時。梁崔靈恩取之。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云。所祭者六。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者也。李郃取之。古尚書說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

澤宗。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孔叢子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六禜宗。孔安國因之。王肅取家語之文。與孔注同。肅又以為六子之卦。劉劭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也。摯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以為此說近得其實。張迪以為六代帝王。張髦以為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王安石取之。司馬彪云。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後魏高閭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朱子書說。則取祭法。履閒之老父曰。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

川群神。此似為地太社之說近之。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常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為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西方少皡之子曰該。為蓐收。北方少皡之二子曰修。曰熙。為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較諸家為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祭四方

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鄭康成注曰。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注曰。四方。謂四望也。大司馬秋祭祊。注曰。祊。爲方聲之誤。當是祭四方之神。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從先鄭之說曰。四方百物。八蜡也。祭法四

坎壇。祭四方也。注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月令。季秋祭禽于四方。注曰。四方謂四方五行之神也。陳氏禮書曰。鬯人叙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叙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初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楊信齋曰。詳考諸說。惟四望爲近。蓋四方卽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屬是也。四方者。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歲徧是也。通而言之。則同時合祭四方謂之望。四時各祭於其方。亦謂之望。如舜卽位。同時告祭。曰。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諸侯方祀。亦云歲徧。何也。諸侯之國。雖居一方。然國內又有東西南北。亦隨四時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則五官之

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爲四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亦謂之四方。何耶。按以血祭。祭五岳。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禮固不同。所謂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內。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帗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社稷

孔穎達曰周制天子諸侯各有二社祭法云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之社故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按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亾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

注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此太社也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曰與太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其亾國之社穀梁傳云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是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庭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其天子諸侯之社皆有稷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用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亾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歳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是

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石爲之

唐睿宗時議社主制度韋叔夏引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蓋以土是五數請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後世社主用石本于鄭而埋社主則起于唐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

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冐以黃土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也陳氏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

謂王社或建於太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于太社之西于義或然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冐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冐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廣五丈冐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

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鄭氏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

得立社然禮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履按既立太社又立王社各有其義而周禮祭社稷春祈秋報禮物樂舞未嘗有二社之分漢魏而後皆立二社一稷漢曰官社魏曰帝社蓋倣祭法王社也而漢平帝唐睿宗復立官稷帝稷蓋倣王社之稷也雖倣周制究未明並立二社之義魏孔晁曰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爲群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爲重於禮爲

顯劉喜曰。祭法爲群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群姓立七祀。諸侯自爲立五祀。若使群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七祀乎。晉傅咸曰。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王肅曰。王社。亦謂春所籍田。秋而報之也。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不自立之于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太社。天子爲人而祝。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里社。其數不一。葢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不稱太矣。若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明典。惟建大社大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壝。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埋石主于壇之正中。微露尖于外。祭時奉大社神牌居東。大稷神牌居西。俱北向。歲仲春

秋擇上旬日行禮。禮時爲大。固不必倣周之王社。而立帝社帝稷也。祝欽明以先農爲帝社。齊武帝以太稷爲稷社。豈非臆說乎。且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殊失北牖荅陰之義。而齋宮在帝壇北。西向。於神背行禮。其乖禮甚矣。

社稷配祭

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預言是神農世諸侯國語左傳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郊特牲疏曰社稷之義先儒

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爲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

繭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旣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

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勾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

鄭自相違戾。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也。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神爲地祇也。朱子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曰。社如何有

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按洪武中。乃罷勾龍后稷之配。而以仁祖配。仁宗卽位。又奉文皇帝配。蓋起于張璁之議也。

祭地祭社之異

胡居仁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地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

失之矣黃澤曰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群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楚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

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偏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

四望三望

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

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為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亦以為延祭禮文殘缺不

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狩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楊氏曰愚按四望之說惟鄭氏注小宗伯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其說為是蓋言望祭天下之名山大川也所謂懷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故云百神非必兼上下之神也舜即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類也禋也望也各是一事望非兼上下之

神可知也馬端臨曰按古者天子祭四望五嶽四瀆其大者也然王畿不過千里千里之外則皆諸侯之國所謂岳瀆豈必在畿內而後祭之如舜都蒲坂而一歲巡五嶽俱有望秩之禮是也始皇雖併六國而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游觀所至處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泰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侯齊淮南常山之國

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畢五岳之祭俱非古義也

封禪

太史公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説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史記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曰或言封者金銀繩或云石泥繩封之印璽也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按許懋諫梁武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説七十二君燧人

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鍇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于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群惑遂使

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賢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意而光武讀河圖會昌符乃詔梁松按索讖文則不及梁武遠矣履按司馬彪崔靈恩袁宏等亦皆論封禪之非然不過以爲功德不盛不可登封繼世之君不聞改封玉牒石函不合古禮而已故前世論者莫善于許懋也嘗歎韓愈儒者身任

周孔之道而潮州謝表乃請憲宗封禪以昵寵遂進諛言又何怪乎王欽若蔡京小人輩之媚其上乎

高禖

月令曰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曰玄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為禖神之也疏曰按蔡邕以為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媒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

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也朱子生民詩集傳曰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姜源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楊氏曰高禖事當以毛傳及朱子集傳為正宋高宗時禮部言竊詳生民之詩言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源履巨跡之拇以歆

郊禖之神是生后稷以為從帝嚳祀禖神之應其說頗附會玄鳥生契之意如詩言繩其祖武傳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皆繼踵相因循之意履帝武敏歆猶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源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禋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注怪說禨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妃嬪參釁贖而不蠲去禮逾遠矣履按蘊洵曰吞卵履跡皆出于史記馬遷蓋因玄鳥生民之詩耳而毛公之

傳以玄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則起于信遷矣宋徽宗時配以高辛氏而簡狄姜源皆從祀豈非惑于馬鄭之說耶

蜡祭

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八鄭玄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王肅則分猫虎爲二不數昆蟲沙隨程氏曰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祭其除昆蟲而有功于我者也非祭昆蟲也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

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礪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履按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則臘亦謂之蜡矣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别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蜡與臘固一也而注疏復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于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二月左傳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蜡同月孔穎達曰蜡臘有别總其義俱名

蜡也又曰月令[illegible]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崔靈恩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今按開元禮曰臘日蜡百神則臘蜡同日矣宋以戌日爲臘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和峴議曰蜡始于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取禽獸以饗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饗宗廟傍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正觀之際以

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玉燭寶典曰：蜡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異祭也。禮書曰：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于五行之說，爲堂隆謂盛日爲祖，衰日爲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於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于

南郊，而闕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明禮于四孟享廟，戶竈中霤門井，分五時。又于歲暮享廟，命太常少卿兼祭五祀于太廟丹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蜡祭缺焉。

五祀

五祀見于周禮、禮記、儀禮，雜出于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爲七祀。(鄭注：司命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而左傳(見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馬融主之。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

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于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于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陳祥道曰：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

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于五者不特所祀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于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于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并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載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通典曰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祀行記之誤也井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祀井是也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是按朱之七祀全用祭法朱子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于堂階之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程子曰五祀恐非先王之典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楊慎曰井卽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馬端臨曰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竊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卽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

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盍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盍康成解經於制度之不能合處則以爲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爲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

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爲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即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愚按朱文公家禮不載五祀丘文莊特補竈祀有祝文以歲暮舉行因于俗也

會典亦無大夫祭五祀之禮惟天子及王國祀之立春祀戶于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祀竈于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後戊日祀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立秋祀門于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祀井于大庖前南向可謂得宜但祭則遣內臣王國正月初四祭戶四月初一祭竈六月戊日祭中霤七月初一祭門十月初一祭井亦遣官也餘冬錄云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犬祀天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與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不可之大者乎又鄭玄注月令祀竈引禮器竈者老婦之祭謂祭先炊之人杜佑信之按許慎曰竈者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者非老婦也蓋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爨孔子譏臧文仲之失禮爲盆瓶老婦之所祭非祭老婦也豈有帝王五祀大禮而祭一婦人乎宋觀漢記遂有附會陰氏之說可笑也又按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鄭冲云此順氣所宜藏所値耳而漢唐亦未有分用脾肝于

俎之說至宋元豐始行之通典曰五祀者所以報德也夫以天子舉報德之祭而俎僅一胾毋乃以少爲貴乎明則皆祭以少牢不取呂說也

類禡

陳祥道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王制。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肄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事。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

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爲壇壝。設瘞坎。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而牲幣儀衆。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矟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馬貴與曰。按昔天子之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只于平時教閱之際。行講武之祭。至若征伐。則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古今釋疑卷之五終

古今釋疑卷之六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六

合山方中履著

天子廟制

宗廟之制。禮記家語。及春秋穀梁傳。皆言天子七廟。而祭法與王制不同。晉張融以祭法為衰世之法。朱子楊信齋祭禮。皆是王制。而鄭玄之注。謂唐虞夏五廟。殷六廟。七廟則周制也。孔穎達曰。鄭氏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與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

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並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並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

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荀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

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耶鄭必謂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

又不饗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四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毁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

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

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則天子諸侯
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又王下祭殤五。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
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
之祖。又非通論。王舜劉歆曰。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
德博矣。或曰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朱子
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
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魯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
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
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
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
世室者。不毀之名。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

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于昭
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于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盡于主祭者
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于主祭者爲高祖。其盡廟于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
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亦有所遷。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諸
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但毀廟之主。藏于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
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玄云。以孫與
祖昭穆同也。頋別有昭穆論。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

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

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至論朱事，亦以不爲太祖特立廟爲恨。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履按朱子語錄則曰：劉歆謂文武爲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近是。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

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

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恠。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劉歆王肅韓愈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

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爲文武在七廟內。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同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一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聘禮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

之廟。何耶。屢按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內。而未祧。故止七廟。孝王時。文武已在三昭三穆外。而不祧。故爲九廟。此說是也。明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孝宗時乃改建太廟。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中始正太祖南面之位。又爲列宗。各設帷幄。以權九廟之制。十四年。乃建九廟。從廖道南之言也。夏言嚴嵩等。初仍執同堂異室之說。至是請爲太宗別立一廟于太廟

之東。百世不遷。擬之周文世室。即在左昭之上。右穆之上。虛立一廟。以待有功德之宗。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因定太祖之廟。爲太祖廟。太宗世室。曰文祖世室。後改太宗廟。復改成祖廟。仁宗爲昭第一廟。宣宗爲穆第一廟。英宗爲昭第二廟。憲宗爲穆第二廟。孝宗爲昭第三廟。武宗爲穆第三廟。蓋取劉歆王肅九廟之數。而從孫毓朱子都宮之制也。至二十五年。太廟災。遂復同堂異室矣。然覸晉之七代十一室。唐之九代十一室。宋

之十二帝固不同也。

昭穆舊圖

禝 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 亞圉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時

禝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 亞圉 王季 太王 武王 文王 成王時

禝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時

禝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 太王 武王 文王 康王 成王 昭王時

禝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時

禝 王季以上藏主 武 文 康 成 穆 昭 共王時

禝 文世室 武 成 康 昭 穆 共 懿王時

禝 武世室 文世室 康 成 穆 昭 懿 共 孝王時

禝 武世室 文 成 康 昭 穆 共 懿 孝 夷王時

禝 武 文 康 成 穆 昭 懿 共 夷 孝 厲王時

禝 武 文 康 成 昭 穆 共 懿 孝 夷 厲 宣王時

禝 武 文 康 成 穆 昭 懿 共 夷 孝 宣 厲 幽王時

昭穆新圖

禝 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 亞圉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時

禝 高圉以上藏主 亞圉 公叔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時

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太王　王季文王　武王成王　康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太王王季　文王武王　成王康王　昭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文王　武王成王　康王昭王　穆王時

稷　王季以上藏主　文王武王　成王康王　昭王穆王　共王時

稷　文世室　武成康昭穆共　懿王時

稷　文世室　武世室　成康昭穆共懿　孝王時

稷　文世室　武世室　成康昭穆共懿　夷王時

稷　文武世室　成康昭穆共懿夷　厲王時

稷　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夷厲　宣王時

稷　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夷厲宣　幽王時

昭穆遷毀

先儒言廟制者莫詳於朱子旣爲之說又爲之圖然而昭穆之論失則太拘矣按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卽當祔于穆者其序亦然盖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盖將代居其處故

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周制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詩稱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盖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于倒置而別有所謂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

為尊卑也元豈識禮何洵直張瑑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

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　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正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

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泰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

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佃所毀、得無其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祖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馬端臨曰。宗廟之制。歷代諸儒講究非不詳明。然終不能復古制者。其

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別有論。二則昭穆之位。太拘故也。若依晦菴之說。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如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

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

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

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

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履按何洵直張璪與陸佃之說不同。陸說爲是。朱子所謂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禮固無明文也。若依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馬氏所云夷王當穆而居昭。厲王當昭而居穆。朱子何以處此耶。昭穆之位。拘泥若此。則殷必一昭五穆。唐必四昭二穆而後可。恐無是理也。況父昭子穆。如武王居昭一廟。武之孫及玄孫皆昭。文王居穆一廟。文之孫及玄孫皆穆。是武永尊于文。而父子易位矣。其所以執武昭文穆者。因酒誥稱穆考文王。而載見之詩。云率見昭考。以爲稱武王也。殊

不知武王時。文王爲穆。成王時。文王爲昭。成王時。武王爲穆。康王時。武王爲昭。昭穆之位無定。而昭穆之稱。亦無定也。酒誥乃武王所作。其稱穆考文王宜矣。載見之昭考。安知非康王祭武王之詩。或成王祭文王之詩乎。至于祭統曰。祭有昭穆。有事于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聞之老父曰。此因父昭子穆而稱其行輩。猶云伯叔行常爲伯叔行。兄弟行常爲兄弟

行。或祖孫幾代相齒。故曰咸在而不失其倫。左傳曰。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據父子班行而指其分族也。豈朱子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之謂乎。履謂坐序賓主。各以序移。祔一神而六廟皆動。於事非難。於禮何失。如四時廟享之制。惟孟春特礿。而夏禘秋嘗冬烝。則皆奉群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之前。時奉而入。時捧而出。不以爲煩。況一天子嗣位。惟祔一主乎。柰何徒以左右遷徙爲嫌。而不以父子易位爲謬。

且子繼父者也。生繼父位。死繼禰廟。何爲不可。而必於代居祖室。以位父之上乎。蓋昭穆於高曾祖考。爲無定之稱。而高曾祖考以左右爲尊卑。則有一定之位也。故顯考常居顯廟。王考常居王廟。昭穆不過左右之名耳。惜乎嘉靖中復九廟之制。而祧遷猶仍舊說也。

宗祧

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曰祖考。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鄭玄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諸侯無祧。藏于始祖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始祖廟也。按周官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

焉。則廟皆有祧。非特后稷文武之廟爲有祧也。且尸必服其遺衣服。以象存也。祀遠廟者猶然。而祀新廟者。獨不然乎。祭法復出。殆未足信也。且祭法去祧爲壇。祧乃毀之漸。而康成以后稷文武之廟爲祧。是三祧也。康成之說。抑又倍于祭法矣。戴氏謂聘禮受諸祖禰之廟。辭曰不腆先君之祧。謙詞也。不得反僭王國之稱。傳曰。紀不佞。失守宗祧。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以此明之。諸侯大夫之廟。亦皆有祧也。祧蓋廟

中藏遺衣服之地。猶生者之寢。經傳未有以毀廟爲祧者。以遷毀爲祧。習聞康成之說者也。

太祖廟

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是以夏之世。鯀無功。以禹爲太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遂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漢則高帝。魏則武帝。晉則宣帝。後周則文帝。隋則武元帝。至于唐宋。而羣議乃紛然矣。按唐初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

皇帝。考曰景皇帝。中宗時用張齊賢之言。旣祧宣簡於夾室。以景帝爲太祖。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幷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幷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東第一室。而禘祫之時。則獻祖居尊。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慊。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與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履謂韓愈之議。賢于陳京矣。宋初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神宗時。巳祧僖祖於夾室。及

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惜乎韓維孫固王介張師顏馮京之議不用。而從元絳周孟陽章衡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祖殿。以奉祧主。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正祫祭東向之位。將惟一朱子

爭之。然其說則泥矣。馬端臨曰。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當居之。或以爲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盖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爲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爲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盖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盖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謂太祖太宗共爲一世也。）眞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爲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

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爲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

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爲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爲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爲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

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爲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弁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

不當於理恐固未敢以爲然也又曰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盖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爲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

爲太祖而文武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爲太祖事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卽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爲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

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爲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爲太祖。（唐公李丙。高祖父。）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

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嚮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旣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旣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

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旣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

邦啓土。創業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履按宋以藝祖爲太祖。當矣。而唐以景帝爲太祖。猶未得也。故董弅曰。使當時遂尊神

堯爲太祖。豈得更有異論。至于祫祭。唐宋皆不免于失焉。夫祫者。合祭也。名爲合祭。而列祖不與焉。不可謂之合矣。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祫祭不得如古。而唐之興聖廟。宋之四祖殿。祫祭別享。豈禮也哉。善乎顏眞卿韓愈之言也。顏曰。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

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禹不先鯀之議。韓曰。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朱子渙然之明。尊高皇帝爲太祖。居百世不遷之廟。而大祫則奉德祖。以統群廟之祖。可謂宜矣。

始祖配天

通考曰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旣立宗廟必推其祖爲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卽郊也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爲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祖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

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迹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此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旣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旣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禧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

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

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聯菴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

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罔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爲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爲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與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與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

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爲稷。則周爲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契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旣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畢祖也。故復創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聯菴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禮。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與而已然。周已亾

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効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强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爲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旣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屢按明之郊祀。奉高皇帝配天。而嘉靖九年。復正太祖之位。其視唐宋。可謂合宜。至于擧行禘禮。廖道南曰。我明始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夏言曰。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旣無所考。如李唐之祖聃。尤屬不經。臣以爲宜設先祖虛位。於是稱爲皇初祖帝。時張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惜其言之不從也。

天子追尊本生父母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此漢之悼園[illegible]武之四親、宋之濮王、明之興獻，議者所據以爲說也。然守禮而禮愈失矣。至稱本生父爲皇伯，實起于司馬光，尤爲不經。而楊廷和、毛澄等，復緣其說，殊不知世廟與英宗，又不可同日而語。乃治平指歐陽修爲奸邪，嘉靖以張璁爲貢諛，不亦異乎。事久論定，欲昭國是，將使後世有所法守，夫安得不考正之。按歐陽公之說曰，

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朞，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蓋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若所謂稱皇伯者，考于經史，皆無所據。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又存其所生父名者，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

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則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乎。故父母之名不可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由此觀之，則司馬光、王珪、賈黯、呂誨等，非禮亦明矣。世廟諸臣猶曰程頤大儒，以濮議爲是。此無他，蓋諸臣非實有見于禮體，特以永叔之言不用于宋，遂承沿皇伯之謬而已。故張璁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

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遵祖訓兄終弟及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將以君臣禮見乎，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臣恐子無臣母之禮也。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壁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當時惟楊一清，遺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是璁議者霍韜桂蕚席書方獻夫
而已善乎方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濮王之義不是
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孝宗有武宗爲
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常育英宗于宮中立爲皇
子今皇上未嘗育于孝宗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
子今興獻王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此三不同昭
若黑白焉得牽合而强附哉陳建曰卽執民間承繼
之說與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之文以例今日亦背戾

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
後出爲人繼今孝宗已有子武宗矣乃復强爲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繼之獻皇子止聖天
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巳是一舉而三背禮三不通
矣而舉朝昧之者何也此有數說焉一謂孝宗十八
年之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武
宗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事
之爲母也而不思迎立公也母以報之私矣三避迎

合之嫌希犯顏敢諫之風慕面折廷諍之忠也此皆
由習見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于爲人後者爲之
子之說而不知我朝自有制度皇祖之訓主于父沒
子繼兄終弟及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
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義執禮也而不知
父子天性不可解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羣臣未及贈
封父母則盼盼然皇皇然而乃欲主末世不同之故
事以沮遏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巳與望君異待巳

之親與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巳之恕豈所謂移
孝之忠乎履按子夏喪服傳曰如何而可以爲人後
支子則可又曰適子不得後大宗而後代入繼大統
則必以長爲序豈不與禮相悖乎此祖訓所以主兄
終弟及而非爲人後者之說也今奪興獻之適子考
有嗣之孝宗是孝宗有兩嗣子而興獻顧終無嗣也
又欲以益王子崇仁王奉封興考獻而收益是父子
互易矣此倣漢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後耳獨不思

哀帝終從景爲信都王乎奈何不明祖訓蔽于漢宋之事如此夫漢宣帝尊史皇孫曰皇考從魏相也哀帝尊定陶王曰共皇帝不爲立後不從師丹也今止引師丹不用之言而棄魏相已行之禮可乎若濮議者本不可行于宋況欲行于今乎故漢幸而從魏相明幸而從張璁宋不幸而不從歐陽修致使世廟朝臣得罪者二百餘人豈非濮議誤之哉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可爲萬世法矣而後知父母之名終不可改即易考曰親亦不必矣但從何淵建世廟于太廟從嚴嵩上廟號爲睿宗與孝宗同居一室又配帝明堂以舉宗祀尊親雖孝而禮則過矣隆慶元年王治之疏是也至于光武名曰中興實同創業雖自立七廟可也祖高帝而帝春陵侯以下四親于義何失況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孝景于元成服屬爲疎遠乎張純朱浮乃亦

引爲人後之說而祖宣父元古今無譏之者獨何哉然不聞其不考南頓君也使遇君實輩能無二父兩統之爭乎甚矣議禮之難也

兄弟繼統入廟

兄弟繼統。如晉之惠懷。唐之中睿。及敬文武。宋之太祖太宗是也。通考曰。晉武帝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祖宣皇帝。伯景皇帝。考文皇帝。六世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武帝崩。遷征西。惠帝崩。遷豫章。及元帝時。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賀循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陽甲孝成。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若當兄弟傍滿。輒毀上祖。則

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太常恒謂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溫嶠曰。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矣。於是豫章潁川復還昭穆。通典又載循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主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也。通考曰。唐中宗在廟。七室已滿。睿宗崩。陳貞節蘇獻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中宗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爲別廟。開元十年。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爲獻

祖。並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後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乃議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太常恒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文武三宗同爲一代。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宋眞宗時。張齊賢等言。伏見太祖稱伯。按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也。請自今於太祖稱孝孫。太宗稱孝子。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孔穎達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

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又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玄宗朝禘祫儀。稱中宗爲皇伯考。唐郊祀錄。德宗朝稱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愚按兄弟不相爲後。此說是也。但賀循陳貞節蘇獻等。謂無後之主。宜別立廟。太常恒及唐宋禮官。謂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考之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若依太常恒之說。則共孝當同一室。然孝王雖懿王之叔。曾爲懿王之臣。卽位在懿王之後。而祔廟乃位

懿王之前乎。晉躋僖公于閔公之上。三傳謂其逆祀。夫僖兄也。孝叔也。兄不可躋弟。則叔不可躋姪亦明矣。若依賀循之說。則共孝當爲一世。而無後者別廟。令共王有懿王爲之子。嗣孝王而立者夷王。又懿王之子也。是孝王無後。別廟無疑。設使夷王爲孝王之子。則共孝兩主。皆不可遷。將以孝王與共王同廟乎。不免逆祀之譏矣。若如朱子廟圖。以懿王爲昭。孝王爲穆。則世數不備。何以處此。宜考禮者所當斟酌也。

至于宋太祖太宗。又禮之變。藝祖受命開基。爲宋太祖。而後之寵天下者。又盡太宗之子孫。是兩主皆百世不遷。然雖兄弟。實分祖宗。兄弟固不可爲世。豈有祖宗共廟之禮。張齊賢雖失矣。而禮官亦未爲得也。太宗本不遷之宗。使擬周文世室。在昭穆之外。又何可議乎。蓋兄弟昭穆同。非所論于一祖一宗也。假令太宗不忘昭憲之命。太祖廟中。不有三主乎。若夫嘉靖時。祔興獻帝于孝廟。其失更明。王治曰。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眞臨天下。雖爲武宗之叔。實嘗臣于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亦有未安乎。

原廟

天子立原廟。起于叔孫通。而孝惠從之。顏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胡致堂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姦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

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親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淸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于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木主。則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

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祗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馬廷鸞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益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朝廟

凡前廳事古皆曰廟後曰寢儀禮作廟宫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宫之前殿士大夫之廳事是也虞箴曰民有寢廟巧言之詩曰奕奕寢廟左傳曰鼠不穴于寢廟猶後世俗言廟朝廟堂也此則異爲官而祭之有廟而無寢謂之祖廟禰廟通謂之宗廟覲禮諸侯覲前朝皆受舍于朝既享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聽事聽古作廳後人加广遂有廳字康成謂四

時朝覲受之祖廟蓋不如朝之爲廟而誤以爲宗廟也若果受之于宗廟則天子不容負依南面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廟皆有室猶今士夫五架梁兩旁之房也廷唐丁切堂下南除也說文曰廷朝中也庭宫中也古者廷不屋諸侯相朝雨霑衣失容則廢後世屋之加广焉實無二字也許氏分朝中宫中臆説也非有定考也郭忠恕曰廷去聲本無亭音庭乃平聲通雅曰古初無庭字也古者朝寢堂室通謂之宫廷在堂下如今朝賀皆在丹墀加广乃後人相沿加之耳雨霑加屋之説并未必然或者陛上之臺如今衙堂作卷篷乎殿本師行勇者殿後取意借爲官殿之殿定見切按殿亦廷之轉聲廷之于殿猶陳之于田也師古讀朝廷如定田汝成笑其爲方言豈知古實有此音如莊子逕庭非去聲乎如雷霆即雷電可証屋高嚴通謂之殿如霍光傳梟鳴殿前樹上古不分上下稱也

大夫士庶宗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毋乃不近人情。曰。位卑而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

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旣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爲知母而不

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馬端臨曰。按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爲有服

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

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者[illegible]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

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既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

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自

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
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
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
之法旣亾。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
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
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爲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
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
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爲禮乎。故曰古今異

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爲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或
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
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
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
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
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
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
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

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爲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
爲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
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爲大夫。本身卽得立五
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
當代卽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爲士一條。
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
知崛起爲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
不敢盡如禮制也。丘文莊公曰。國初用行唐縣知縣

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禰右。
履按先儒拘于古禮。謂祭四代爲僭者。蓋誤以一廟
爲一主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
牲祭於宗子之家。若依先儒之說。則宗子是士。止有
禰廟。大夫三廟。上及曾祖。令庶子以上牲祭于宗子
之家。使宗子止有禰廟。則庶子雖用大夫之牲。祭亦
不及曾祖。必不然矣。以此知士一廟而不一主也。庶
人之寢亦然。胡秉中奏許庶人祭三代。善矣。盍更用

程子之說。並有服之高祖。亦許祭之乎。

祠堂祭始祖先祖

先高祖明善公曰。祠堂非古也。古有祖廟。自天子諸侯。達乎大夫士。其制有差。庶人無廟祭于寢。周禮也。封建罷。廟制翳。言者拘于國族之不敢僭。然國廢而有家。家各有祖。祀事不修。仁孝之謂何。宋儒輯家禮。先營祠堂。祠堂猶家廟云。攷其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四時祭四世。季秋祭禰。歲凡七祭。忌辰時節不與焉。始祖者。程子以爲厥初生民之祖。朱子以爲

始遷及初有封爵之祖。按禮別子爲祖。公族遷于他國。亦謂之別子。則始遷初有封爵。古之人祖之矣。程子祭其始先。朱子初年亦祭。晩乃疑其僭去之。我明釆家禮頒之天下。四世之祭。自品官達。是謂明禮。今用之。不必更援大傳鬼祖鬼曾鬼高之說。以干反古之誅。惟是始先之祖之祭。畧而不舉。倘亦有朱子之疑乎。夫貴賤之別。在于儀章度數。禘祫之禮樂。惟天子有之。各祖其祖。則庶人不異侯王。苟緣賤者之分。

澗沼之毛蘋栖之下牲用致追遠之誠其去太廟之一獻不啻霄壤何名爲僭而疑之使始先之祖不得比于馬醫夏畦之神無乃不情乎況朱子雖嘗疑之猶載始祖之圖于家禮纂程子之說于小學似亦怛然于始先之不忍忘而有咨嗟歎惜之意焉聖帝之仁無所不至五祀百神鄉厲里社莫不有祭豈其恝然于士庶之始先不許依而血食此令甲之所不禁顧人自致何如耳履按朱子語錄又云始祖之祭似

禘先祖之祭似祫而朱子他日答或人書論祔及遷有取橫渠喪畢祫祭太廟祭畢還主迭遷之說則復不以祫爲非丘瓊山亦據此謂先祖之祭可行並擬始祖之儀節故先高祖之建祠堂祀始遷之祖以初有封爵者配之祭用冬至淸明則增封爵而上始遷而下之祖楮書神位祭畢焚之是爲先祖之祭而四代則祭于寢也

宗法

胡翰曰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也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喪服小記亦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陳澔註云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

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而言之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

之宗者公子是也。陳澔註曰。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于已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主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陳澔註曰。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至於國

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繼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宗子雖不爲大夫。而有世祿。則自以上牲祭之矣。雖世子子爲大夫。亦無加焉。惟大宗之子。無世祿。而小宗繫士庶人之子孫。其有庶子爲大夫者。乃以上牲祭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勿爲後者。其兄弟從自繼祖禰。勿爲殤子後也。非廢宗也。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

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死。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朱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于主人主婦之位。

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羅虞臣小宗辨曰。夫重本始。聯族屬。敘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之為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為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

其再從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為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為宗。其得各自為宗可也。謂其為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為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為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

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為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為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為高祖後者。為高祖宗。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為宗。小宗以高祖為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

皆支子。支子不為宗。得為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為繼禰。自其終言。則為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為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為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為宗。故曰宗子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

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曰。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宗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

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

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爲

四項。是惑於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所死而無子。故其宗亡。而虛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所死而無子。則當以所之弟禰。禰之子宗善爲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爲其曾祖立宗。既爲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

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末其致理也得乎。愚按家禮儀節。大宗小宗圖。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墓祭。百世不遷。高祖傳至玄孫。爲繼高祖小宗。統三從兄弟。主高祖廟

祭。至其子五世則遷。曾祖傳至玄孫。爲繼曾祖小宗。統再從兄弟。主曾祖廟祭。至其孫五世則遷。祖傳至孫。爲繼祖小宗。統從兄弟。主祖廟祭。至曾孫五世則遷。禰所生子。爲繼禰小宗。統親兄弟。主禰廟祭。至玄孫五世則遷。丘文莊公曰。按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於今人家不相合。故今爲此圖。專主人家而言。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實則

古人之意也。

宗子庶子之祭

王廉曰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歴適士適士歴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爲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況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

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支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聽說若此俟知禮者正焉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爲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爲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曾祖則無廟

稍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爲庶子之爲大夫者別立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爲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曾祖當就宗子爲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又按庶子爲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爲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爲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

之爲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爲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爲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爲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爲祭之主而告祭之要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爲事歟子前說省於君而祭曾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古今釋疑卷之六終

古今釋疑卷之七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七

合山方中履素北學

禘祫

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臆言之其說莫詳于鄭註而其支離亦莫甚于鄭註歷代祀典又莫不求之鄭註此諸儒所以聚訟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玄註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註祭義祭法亦然（辯見郊祀）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註此葢夏殷之祭名註祭統亦然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鄭註禘當爲禴（禴即礿）王制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註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
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
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
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正義
曰。案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
大祫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
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
與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
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爲常者。案禮緯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云天子先

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
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
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
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
同。祫亦三年爲一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
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
太廟。於禮少日月。文公應二年十二月而祫太祖
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衆君
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
于太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僖也
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
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
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
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
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

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毋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
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
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
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賈公彥曰。周法有三年
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是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
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
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
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

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按韋玄成等
曰。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
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祭天以
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彌
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
所不順。故無毀廟。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
祀天。以禘爲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
成特襲其說耳。光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博考古祫

禘典禮以閗純對言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夫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正尊卑之義也祫以冬十月五

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說然張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于緯書康成以漢禮為周禮也魏明帝太和六年王肅奏曰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荅以為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鄭玄以為禘者各于其廟

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于廟是四時祀非大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于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于四時皆

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鄭謂禘不及毀廟非也孔穎達曰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祫為小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群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群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

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通典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

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日禘又改禘爲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祫者合也按杜佑皆取鄭康成所註禮記而爲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　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是以諸儒多排之趙匡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

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禴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

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毎歲皆朝即違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

子問篇中何得不該盡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强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耳

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肅）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

差降（賈逵劉歆）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

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

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

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謬矣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耶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

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傅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旣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

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旣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効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僖僣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僣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

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楊氏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嘆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僣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

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

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攷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

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葢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祫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攷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

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群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强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

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旣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覩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眞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

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遂亡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

漢儒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乎漢儒旣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於禘祫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祫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祫小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祧祫歲祫及壇墠鄭玄謂祫大禘小祫毁主未毁主合於太祖禘唯毁主合食未毁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爲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爲尤甚於是祫禮爲禘所混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

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祫禮亦不得其正。是祫之禮亦從此而紊矣。馬端臨曰。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為一事。二也。以禘為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為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出于緯書。若混禘祫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後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

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為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為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

士虞禮。載祔祭祝文。則祔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譏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自以禘為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為祫。本不以禘為祔。實未嘗專以魯為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

昭穆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于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于群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遙推其禘祫之年。則為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

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並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

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

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又按趙伯循春秋纂例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春秋胡傳引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胡致堂說與此同 朱子曰。程先生謂禘兼羣廟之主。恐不然。故論語

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至于祫。朱子分大祫時祫二圖。楊氏祭禮曰。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至祫祭年月。經無其文。鄭康成云。三年而祫。五年而禘。徐邈云。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皆非也。履按諸儒聚訟。究無確論。蓋禘嘗通名。祫與犆別。推始祖亦稱爲禘。而

周實無大禘。諸儒皆未明耳。聞之老父曰。周尊大禘始祖自出之名。故改春礿夏禘。爲春祠夏禴。然孔門述禮。則猶稱礿禘。綜論治道。則槩稱禘嘗之義。以四時舉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合祭曰祫。與一犆一祫之禘。槩而言之。則曰祫禘。儒者未覩其通。故紛然也。以人情推之。未有享其始祖之自出。而子孫有一不在者。故禘必合食。亦未有子孫于祖考。三年然後一追祀。五年然後一會食者。無乃已疏乎。學記

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三年一卜禘視學。學不已荒乎。三年五年之說。原出緯書。至謂禘大祫小。祫大禘小。皆各見一端者也。夫祫爲禘而設。禘爲主而祫爲從。何爲以大小名。張純以祫爲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于祫禘祫嘗犆禘之故。原未洞然也。由今論之。禘以祫爲大。以犆爲小。以每歲爲大。以越歲爲小。其曰天子禘。諸侯祫。禮無此明文。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

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犆祭之各于其廟。祫之合群廟而食。爲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禘爲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所自出。謂爲大禘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肆享先王而已。不聞有大禘之名。蓋大禘即祫也。若曰祫外有大禘。豈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大傳云。不王不禘。未云不王不祫。春秋屢書禘。亦不書

祫禘即祫明矣。

魯禘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謂言偃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

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曼寓草曰，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王賜伯禽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王也，王伯厚羅長源欣之，元許白雲言之，明何子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禮樂事矣。禘果僭矣，按所引呂覽左傳閟宮，皆言郊言雩，或言郊廟，本文無禘字，有言禘于莊公，剌在莊也，謂禘從此始則非，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

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即在賜杞宋二王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夫子之非魯郊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爲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杞宋爲非禮及禘之義無譏焉又明言禮逹于下惟郊爲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上非止天子

事也魯禘之非禮者前巫後史卜萻瞽侑之褻訛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曰郊及禘非禮者魯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其禮與天子之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者不察魯禘即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

樂不舞雲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俎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牡而無騂剛其後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宮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周公之禘禮則非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嚳而配稷論之杜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有然則既灌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又不于太

廟故議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曰秋禘而致哀姜非禮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此議禘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云歷三禘者無譏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爲閔公庶兄繼閔而立魯爲臣今升閔上故曰逆祀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此議卿卒而繹之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順祀取媚將殺季氏而敗襄十年宋以桑林享公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正謂既灌而往至于繹祭復陳昨日之樂用以賓尸而因以享公也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非禮有

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改卜不從不郊之郊。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行。故知春秋歲不勝書。○夫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又祈穀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也。

時祭

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玄註云。此夏殷之禮也。周禮改爲春祠夏礿。陳氏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

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大。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同于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

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孔穎達云。皇氏謂虞夏祫祭。每年爲之。又云。三時祫者。夏秋冬。或一祫焉。按禘祫志云。祫於夏於秋於冬。則夏商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並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于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

亦祫也。祫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士虞禮曰。薦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爲小禮矣。蓋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及于已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太廟。祝迎四代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張橫渠曰。天子七廟。一

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犆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群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楊氏曰。王制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犆一祫。禮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但言特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于人情亦有所不安。程子曰。時祫即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此說推時祫之本意。可謂明矣。

古今釋疑卷之七終

古今釋疑卷之八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八

合山方中

孔子謚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襃成宣尼公和帝永元四年封襃尊侯元魏太和十六年謚文聖尼父後周大象二年封爲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貞觀十一年尊爲宣尼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爲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爲隆國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欲謚爲帝禮臣議爲至聖元皇帝而李淸臣以周陪臣止之惟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以玄字犯聖祖諱改謚至聖文宣王西夏李仁孝天慶五年尊爲文宣帝元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因之成化時周洪謨楊守陳皆有尊帝議按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襃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衆遂其姦謀也洪

武中大學士吳沉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

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

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覆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蓋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

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

也長天下之罪巳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巳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

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飾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嘉靖九年張璁奏曰孔子祀典之紊實起於謚號之不正國初大學士吳沉作封王辯夫既巳詳明矣但以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巳久安常襲故仍謬踵訛其誰辯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

先師則知古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號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子之稱王爲尊孔

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於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孔子有王號也故凡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爲先師廟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某子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世宗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爾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用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

又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曰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巳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

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爾尊崇之意何在哉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之王也

孔子塑像章服

自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乃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祥符間加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四年始詔從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宋濂曰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大學衍義補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象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

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竊所塑者特具人形爾豈眞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祠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

肖似。尙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也。嘉靖九年。從張璁議。乃撤去塑像。改爲木主。眞一洗千古之陋。垂憲萬世矣。然曲阜之廟。猶然塑像。四配十哲。亦皆像也。

籩豆樂舞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採裴松之議。孔廟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唐開元二十七年。詔先聖樂用宮懸。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羃全。豆十蓋全。成化十二年。用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

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當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籩豆。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惟周公有大功。爵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張璁奏曰。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

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曾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嘉靖九年遂定禮三獻樂六奏舞六佾司府州縣祭用少牢禮樂皆如太學焉

四配

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西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子配享則始於曹魏正始七年而晉魏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盡皆因之至唐貞觀二年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是魏至唐孔廟惟有一配總章元年雖詔顏淵曾參竝配而開元八年李元瓘猶奏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而詔曰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是孔廟尙惟一配至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與顏子竝配然後配享有二徽宗崇寧元年以王安石與顏孟竝配然後配享有三欽宗靖康元年黜安石配享至咸淳三年以曾子子思竝配然後配享有四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

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竝顏孟別騂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溯子思師也由子思而溯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論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弘治中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

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

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無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

程朱之先。亦不可缺。丸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嘉靖九年。張璁

采諸儒臣議上請。乃作啟聖祠以祀啟聖公。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左右配享。兩廡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元定乃沉之父。用桂華議也。萬曆四年。又以周輔成祔。履按子配享於先師。父從祀於啟聖。可謂禮因義起。得其宜矣。第神主有稱子稱氏之別。先賢則稱子。先儒則稱氏。今顏路四主。既稱先賢。復稱爲氏。何也。彼陳亢公孫龍之屬。尚稱陳子公孫子。而顏路曾晳伯魚。皆聖門賢者。反同先儒之例。此不惟非所以待杞國公等。恐亦非所以待四配矣。

從祀

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馬端臨曰按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漢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注唐遂以

左丘明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明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

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預開元八年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惟圖畫於壁俱不霑享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後唐長興三年從蔡同文奏請七十二賢乃得祠享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

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二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纘宋九儒洪武二十九年從楊砥議罷揚雄進董仲舒正統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八年從楊士奇議進吳澄弘治元年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

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
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
弃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
識之可否而釐正於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
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
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
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
冀為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

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偶坐於孔子
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
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
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
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實違以獻頌為
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讖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
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尊祖老莊而
范寗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

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
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
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
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
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
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
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
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

畫策以濟其惡若奸人佞巳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
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
陽則數餽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
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
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
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
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

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

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詔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放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羽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

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偶儒免斯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

刑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刑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

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語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寬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

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

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與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老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並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晩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

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弘治八年，徐溥、程敏政復請楊時從祀，乃允之。

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生平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倒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要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

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嘉靖九年，張璁歷舉諸議，又奏曰，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

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於是存申棖去申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從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

增入從祀蔡元定則配食於啟聖祠用程敏政等之言也尋用薛侃議增陸九淵隆慶五年進薛瑄萬曆四年進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羅從彥李侗崇禎元年加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曰先賢履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以曾子與顏子竝配宜矣而進子張居子夏之大仍稱十哲豈兩廡六十三人中遂無復優於十哲者乎故洪武中羅恢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稗世教記宰予言行者四皆見責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予居兩廡由此觀之是不獨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者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矣獨拘於曾論記者所列而不更開元之制何也且夫子弟子尚有未列兩廡者按瞿九思曰孟懿子與南宮适皆孟僖子之子皆學禮於孔子皆孔子門人家語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所以未載孟懿子姓名者乃春秋戰國時謂孟懿子是貴卿不敢列於弟子唐玄宗未思及此故承舛襲訛遂未及列於從祀孟子言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今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列於從祀此唐玄宗信傳不信經之過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有牢曰子云吾不試則琴張必非子張矣子書有公孫尼子卽撰樂記緇衣者漢志尚以爲七十子之弟子至隋志則

直以爲孔子弟子。此皆從祀之遺者。至秦冉顏何。程敏政何繇知是字畫相似之誤。春秋戰國時。以冉字何字爲名。如魏冉子服何輩頗多。若謂冉是姓。何是姓。秦冉顏何。當是四姓。則冉是姓。雍是姓。卜是姓。商亦是姓。豈可謂冉雍卜商是四姓。非兩人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索隱逸之曰。家語字稱。是顏何已載在家語。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與焉。陋巷志是顏子家譜

已明載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七十子。顏居其八。顏子父無繇。字子路。其次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與顏淵爲八。何獨疑顏何爲誤乎。他若先儒當從祀而未祀者。又多矣。

兩廡位次

孔廟享祀。自四配十哲之外。則有東西兩廡。先賢先儒。凡九十五人。其位次據會典。東廡爲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蔵。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蔵。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

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爲宓不齊。公冶長。公晳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鄡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孫輿。邽巽。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眞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瞿九思曰。會典位次。不知何據。如以爲論齒。則史記載澹臺

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其年皆少。不宜反居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高柴少孔子三十歲者之上。如以為循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之序。則家語首澹臺滅明。次高柴。次宓不齊。次樊須。次有若。次公西赤。次原憲。與今兩廡序次不合。如以為循闕里志從祀之序。則闕里志首滅明。次不齊。次适。次長。次憲。次公晳哀。次曾點。次顏無繇。次柴。亦與今兩廡序次不合。至於文翁石室圖序次。尤未暇

論。不知其以何為據。如以為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序。則弟子列傳。自滅明至漆雕開雖同。而司馬耕樊須有若公西赤之後。又復互更互易。不知何說。大抵開元時所定從祀之位。皆盡循史記仲尼弟子序次。此制一定。遂歷代相沿。以至於今爾。夫治道貴因因之誠是。孔子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謂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又謂多聞闕疑。九思豈敢謂所定諸位。猶有未核。總之世代綿邈。載籍殘缺。即欲論德。於

何所考其大小。即欲論齒。於何所徵其長幼。豈可復取已定之位。更紛紛易置耶。但方今廡制。若以其神主東西相參。會而為一。以考其前後序次。則公羊高乃周末齊人。而反在七十子申根之前。伏勝秦漢間人。而反在七十子顏噲之前。孔安國漢武時人。而反在周末穀梁赤之前。董仲舒漢景武時人。而反在漢初高堂生之前。王通隋人。而反在漢武時毛萇之前。周敦頤宋太宗時人。而反在漢宣時后蒼之前。歐陽

修宋真宗時人。而反在漢平時杜子春之前。張載宋仁宗時人。而反在唐韓愈之前。程頤本弟。而反在其兄程顥之前。朱熹乃宋孝光時人。而反在宋神宗時司馬光之前。薛瑄正統時人。而反在宋寧宗時陸九淵之前。王守仁嘉靖時人。而反在元許衡之前。其餘前後稍稍倒置。尤有不能盡言者。若謂兩廡神主。惟以從祀前後之歲年為序。不以諸儒前後之世次為序。則董仲舒祀於洪武二十九年。不宜躋於淳祐元

年所祀周敦頤程頤張載之上王通祀於嘉靖九年
不宜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所祀毛萇之上后蒼歐
陽修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貞觀二十一年所祀
杜子春之上胡瑗祀於嘉靖九年不宜躋於宋淳祐
元年所祀朱熹之上而方今國朝所祀諸儒之主多
在唐宋所祀諸儒之上又曷嘗以升祀前後之歲年
爲序耶愚嘗悉心玩之大抵議禮者惟以前代所定
東西廡爲定制原在東廡者即仍居東廡原在西廡

者即仍居西廡不復東西以次遞遷如東廡第二十
八位顏何已黜即以東廡第二十九位狄黑居之不
復移西廡第二十八位叔仲會於東以補之如東廡
第三十七位荀況已黜即以東廡第三十八位穀梁
赤居之不復移西廡三十七位公羊高於東以補之
如西廡第六位公伯寮已黜即以西廡第七位樊須
居之不復移東廡第七位司馬耕於西以補之如西
廡第十八位秦冉已黜即以西廡第十九位公肩定

居之不復移東廡十九位奚容蒧於西以補之此雖
簡便然東廡移祀改祀革祀黜祀者不過曾點顏何
荀況劉向鄭衆盧植服虔王肅杜預九人而西廡移
祀改祀革祀黜祀者至有顏無繇蘧瑗林放秦冉申
黨公伯寮戴聖賈逵馬融鄭玄何休王弼范甯吳澄
一十四人西廡之缺既不以東廡之主補之而就西
遞遷者既愈遷而愈上則周漢之儒反在唐儒之後
唐宋之儒反在漢儒之前此亦其勢所必至又何怪

乎當時議者蓋見於商周宗廟之制不以南北互遷
惟各就南昭北穆以次遞遷而上使昭常爲昭而不
得混之於穆穆常爲穆而不得混之於昭故兩廡諸
儒之次亦欲倣此行之按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
華侍坐朱子謂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聖門之道似
是論齒而從祀者隨至隨更東西易處固萬古不易
之理矣除隋儒惟王通一人唐儒惟韓愈一人元儒
惟許衡一人無待序次外其周儒漢儒宋儒僅循其

先後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至於七十子則既不能明辨其德又不能灼知其年第當據依原廟東西互遷不必更爲之說矣。考定東廡位次一澹臺滅明二南宮适三原憲四商瞿五漆雕開六樊須七公西赤八梁鱣九冉孺十伯虔十一冉季十二漆雕哆十三漆雕徒父十四商澤十五任不齊十六公良孺十七奚容蒧十八顏祖十九句井疆二十秦商二十一公祖句茲二十二縣成二十三燕伋二十四顏之僕二十五樂欬二十六叔仲會二十七邽巽二十八公西輿二十九施之常三十陳亢三十一琴張三十二步叔乘三十三公羊高三十四伏勝三十五董仲舒三十六毛萇三十七杜子春三十八韓愈三十九歐陽修四十周敦頤四十一張載四十二程頤四十三胡安國四十四張栻四十五陸九淵四十六眞德秀四十七薛瑄四十八胡居仁考定西廡位次一宓不齊二公冶長三公晳哀四高柴五司馬耕六有若七巫馬施八顏辛九曹卹十公孫龍十一秦祖十二顏高十三壤駟赤十四石作蜀十五公夏首十六后處十七公肩定十八鄡旂十九罕父黑二十申黨二十一榮旂二十二左人郢二十三鄭國二十四原亢二十五廉潔二十六狄黑二十七孔忠二十八公西蒧二十九秦非三十申棖三十一顏噲三十二左丘明三十三穀梁赤三十四高堂生三十五孔安國三十六后蒼三十七王通三十八胡瑗三十九邵雍四十司馬光四十一程顥四十二楊時四十三朱熹四十四呂祖謙四十五蔡沈四十六許衡四十七陳獻章四十八王守仁。履按宋文憲濂王忠文偉皆謂張載二程之表叔乃坐其下二程司馬光之後輩乃坐其上固已議及坐次迹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張文忠絕不議此何耶瞿氏考正當矣

但申黨卽申棖業已罷祀不宜重列若曰仍依唐制則公伯寮等何乃不復歟

南向東向

宋景濂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向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胥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答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孔廟禮樂考曰曲禮凡席南向北向以西爲上東向西向以南爲上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南向者右在西北向者左在西故皆以西爲上東向者右在南西向者左在南故皆以南爲上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魏正始七年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配孔子唐高祖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用房玄齡議復聖孔子師顏子如故

先聖皆東向先師皆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開元二十七年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前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向右西南爲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以顏孟配享其位在孔子東西面以北爲上其後以王安石配享今對顏子西坐東向已而黜安石增曾子子思俱位於東宋史所謂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姚燧所謂

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熊禾所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正謂是耳。丘文莊謂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然金史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兗國公鄒國公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宜聖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先聖右。與顏子相對。則金亦向嘗以顏孟並列孔子耶。夫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而宋金顏曾思孟位皆西向者。謂孔子未王以前。

神嘗東向。今雖南面。以西乃舊位。故避不敢居。紹興間。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猶西向。則稽古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揆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安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處。擇日奉安先師於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先師南向。配位皆西向。又曰。孔子居中。配位當列東坐西向。觀此則宋制四配非東西參列可知。續文獻通考曰。宋初顏孟配享。並列於先聖左。後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太學博士陸鵬升嘗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歿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宜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

顏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右列安石。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還孟子以對顏子。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旣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後增曾子子思。又並於左。亦未有討論。至我朝而分列始定。履按東向雖古禮。然禮時爲大。固有宜於今。而不必合於古者。如太祖禘祫之位。唐宋皆重東向。今則重南面矣。考宋儒家禮。祠堂神主。皆列於北。其位次猶從西而東。而

朱子復定有從東而西之圖。是何必拘拘神道尚右之說乎。

辟雍泮宮非學名

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朱子泮宮圖說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周禮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鄭注曰。半璧曰璜。璜黃色。以半璧之泮水若璜然。故古稱學宮爲璜宮。後世遂訛爲黌宮。愚按王制作頖宮。魯頌作泮宮。戴埴曰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水耳。又按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楊用修曰。說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墻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王宮

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若王制乃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於彼西雍，考古圖又有晉雍，則辟雍也、西雍也、晉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

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簴業，莫不均調，於此厥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勸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於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

古今釋疑卷之八終

古今釋疑卷之九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龠叅閱

古今釋疑卷之九

合山方中[illegible]

嗣君卽位

勉齋黃氏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卽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旣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於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履按。春秋文公九年。書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白虎通曰。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旣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

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卽位。係臣民之心也。通考曰。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卽位之禮。不復問。大槩於衰絰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卽位。則在崩後二十三日。文帝以六月己亥崩。乙巳葬。景帝以丁未卽位。則在崩後七日。葬後三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爲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卽位。

多在旣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卽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旣殯之後也。至後魏宣武帝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卽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旣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乃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擧。魏德告終。有由矣。

踰年改元

古者天子嗣立。必踰年然後卽位改元。後世卽位。多在大行柩前。惟改元猶待踰年。所以踰年者。公羊傳云。一年不二君也。按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光廟卽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未一月崩。熹廟卽位。復詔以明年爲天啓元年。是一年二君矣。孫公承宗曰。大行皇帝。一月堯舜。何忍奪其年。給事魏應嘉曰。新君踐祚。而仍舊號。不吉。公曰。豈有人子居喪以變。而以

從親號爲不吉者。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改元。一姓相繼。則踰年改元。唐順宗八月內禪。卽令改元。憲宗仍稱永貞。宋太宗卽位改元。史以爲譏。其後從臺省之議。履見楊惟休著泰昌日錄曰。書泰昌元年。何也。方大行御極。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及嗣皇踐祚。詔復以明年爲天啓元年。夫執踰年之說。則泰昌之易號空後。而執正始之義。則天啓之稱年何居。議者不恪。詔旨相格。遂欲虛明年泰昌之詔。以其年附萬曆。

而萬曆之後直接天啓是替泰昌也替泰昌無論難乎為天啓即泰昌一月之仁超軼百代而不得以年稱或亦非皇祖意禮窮則變斷自八月朔以下為泰昌紀年是也故部議以臺臣左公光斗議為定年號何為而議也曰為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為而議也曰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為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為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為改崩而不忍剕削之之為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

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安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歲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頒矣天啓之明年已定于是乎追思先帝之節義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曆四十八年之實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祚開其始將不稱宗乎

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乎泰昌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而削之是陷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日億萬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為一世之君歿不得享一日之號即既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得于子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萬曆在

天之靈亦必不安皇祖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至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于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唐三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

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曆並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定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即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以前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云

短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帝遺詔曰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劉公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按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既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胡致堂曰文帝減節喪紀貽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罪矣然遺詔

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歟。而景帝冒用
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
始也。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爲哉。謂妨政
事耶。謂費財用耶。謂妨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孰先
於國家之大變也。謂費財用卽不得不可以爲悅財
用固所以行禮也。謂妨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
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
娶祠祀之故。則用輕廢重。尤爲不檢。揆之以理。稽之
以事。無一而可。不法堯舜三代。乃安然以刻薄之景
帝爲師。而無所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
知理義之爲大也。寥寥千載。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
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
賢者。晉武既爲裴秀杜預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
禮若備矣。而其終也。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
禫。是用古者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周高祖衰麻
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

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于君臣之義也。馬
貴與曰。按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
爲譏議。然愚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
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
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
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
歎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
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
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尚不能行此。
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
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
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
服。弔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
情。是以孝文遺詔。欲畢便墊。墊畢制紅禫之文。以是
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蓋古人所
謂方喪三年。所謂爲天王斬衰者。亦以資於事父以

事君其義當然然檀弓言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言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亦未嘗不因其官之崇卑情之淺深而有所隆殺秦務欲尊君卑臣而驅之以一切之酷法意其所以令其臣民者哭臨之期衰麻之制必有刻急而不近人情者是以帝矯其敝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纖釋其久臨而爲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怛與異時賑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背也

帝之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爲卽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卒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爲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於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卽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卽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亾秦之法

耳豈孝文遺詔爲之乎劉公非言翟方進後毋以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爲明證然詳孝文之詔既不爲嗣君而設亦未嘗及所謂三十六日者爲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敎而就榮祿是以並緣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之時遂指爲漢家之法耳履陽先輩言國朝喪禮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臨朝改服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按范祖禹言宋制亦如此然紹

與五年。徽宗崩。金安節等言。自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衰服。請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及讀胡邵州之疏。三年之喪。又何嘗行於宮中乎。

居喪朝服

東坡書傳曰。按顧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叔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

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

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朱子語錄。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以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諒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

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毋喪

儀禮曰疏衰三年者父卒則爲母疏衰期者父在爲母子夏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唐開元禮父在爲母加服齊衰三年宋儒家禮亦曰齊衰三年子爲母庶子爲其母洪武七年御製孝慈錄序曰喪禮之說問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illegible]禮儀禮式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爲定

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道廢焉朕覩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勅禮官以定議諸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執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救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予問居之論孔子却謂其非可見毋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毋服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

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過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毋聞漢唐有忌譏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

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履伏讀孝慈錄。按他服皆有所升降。如長子爲繼母。爲慈母。朱文公家禮皆義服齊衰三年。今制斬衰三年。爲養母。正服齊衰三年。今制斬衰三年。嫡孫父卒。爲祖母。若高曾祖母承重者。加服齊衰三年。今制斬衰三年。女在室。及嫁反在室者。爲母。家禮無。今制斬衰三年。婦爲姑。義服齊衰三年。今制斬衰三年。夫承重則從服。義服齊衰三年。今制斬衰三年。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家禮無。今制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嫁母出母。杖期。今制齊衰杖期。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

庶母。家禮無。今制齊衰杖期。父爲嫡長子。加服斬衰三年。今制齊衰不杖期。母爲嫡長子。加服齊衰三年。今制不杖期。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家禮無。今制不杖期。妾爲夫之長子。及所生母。齊衰三年。制不杖期。繼母爲長子。及衆子。爲長子報服齊衰三年。爲衆子乃服不杖期。今制俱不杖期。輕重莫不合宜。固不獨母服庶母服。爲萬世可行之法。家禮長子爲庶母義服緦麻。但大明令。集禮。皆與孝慈錄有不同。而丘文莊家禮儀節。遵孝慈錄是也。嫡子衆子爲庶母服孝慈錄曰杖期。而大明令集禮。皆曰緦。原子曰。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緦。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己之昆弟。則相爲期服。今也於其母則緦。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淺非王理。故子之服庶母。當以孝慈錄爲準。又大明令載妾子爲其母期。註云謂嫡母在室者。原子曰。婦人雖貴。無厭降之義。此小註之誤也。若集禮所載之條。則無此註。履按孝慈錄。已定父在爲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矣。母且不厭于父。况厭于嫡母乎。○貴妃者。成穆貴妃孫氏無子卒。上緣人情定議。命東宮親王。持服一期。見朱文憲集。

中月而禫

通典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閒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耳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耳

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駒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耳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爲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按禮記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illegible]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按王

學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然後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

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得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

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衰以周斷后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爇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識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

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違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閒傳云再周而禫又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黑經白緯曰纖）無

所不佩中禫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履按唐書王元感嘗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共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

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

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叵如

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爲姊服孔鯉不能過期哭母
彼詎不憚畏名教之嚴也當時謂東之言不詭聖人
而元感論遂廢賢聞之老父曰禫除服之名也按諸
家禮既祥則遷主於廟二十有七月而禫禫則祭皆
本諸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其祭玄冠朝
服既祭緇冠素端黃裳終月而除之夫禮三年而後
葬者必再祭再祭謂練祥也期而練禮也過期而猶
不葬從禫而果有祭則三年而禫反可廢乎鄭氏乃

謂練祥而不禫何也禮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曰虞
事卒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
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獨無辭何也凡喪非虞祔練
祥無沐浴練祥之祭其他禮儀之變散見乎禮經而
獨無一辭及于禫何也禫而飲酒從御作樂無所不
佩皆復其常矣而獨纖冠素端何也且纖冠素端與
夫纖之爲黑經白緯皆於經無考鄭氏之鑿說也由
此論之禫非祭名也既祥則除矣孝子猶素縞麻衣

而後禫其變也馴矣而又何纖冠之有蓋三年之喪
既虞視齊衰既練視大功既祥則麻衣輕于緦矣不
言禫何時除是禫即除之名也曰是月禫王肅之說
是也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其制以布廣一尺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郤向後繞于髻也後世相沿稱五服爲袒免唐有議袒免禮宋有詔宗族袒免之後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程泰之曰記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爲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

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無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服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厎矣歷攷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絰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

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冕而言如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自漢以後莫不師述鄭氏獨杜佑致疑于此雖其敘載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冕者以爲絻若用鄭矣而下曰絻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

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則免之當正讀爲免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辨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

踊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之也葬不報虞葬而未及郊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而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若如鄭言以免爲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

布爲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遠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履按程說是也董彥遠載合溪郝仲輿皆主之祖袒其衣免免其冠今之始喪者披髮以布裹頭是其遺也如此則當音勉何必更音問問之音蓋鄉語耳

謚法

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於今者惟謚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奢謚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

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増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

祟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由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蕪，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曰，匹

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邕之言漢毋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毋許恭哀，高帝之毋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

者也。生也姓配其國，死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韓姞，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晉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謚從夫者也。惟死先夫，則與其謚異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耶。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朱穆于穆，輙加父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祓之，

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耶。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于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爲辱典。東漢亦事，以外裔而膺茂典，此何爲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于藝術與緇黃矣，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辱典耶。鄭樵曰，法之爲謚者，取一文耳，非有他說也。謚法行，其說紛紛矣。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

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書而釋以己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洵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名爲古者實非古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采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斬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定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敢聞也若皇帝可以爲謚則天子亦可以爲謚矣若公侯可以爲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謚矣若師長可以爲謚則父兄亦可以爲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垦土以命名舜取穠華以命名禹取于獸湯取于水桀以

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己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爲謚未之前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臣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爲三類上謚用于君親用于君子下謚用于鐵夷用于非君子中謚用於閔傷用于無後者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裹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歷按續通考載昭代謚法惟六十八只見於須鈔恐未詳耳

惡謚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司馬遷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成於人。五經通義曰。善有善謚。惡有惡謚。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誄之。白虎通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謚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襃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始皇謂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遂除之。致堂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

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稱天以誄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明。爲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受所不當得者。取世譏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爲愈矣。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淺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

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矣。臣子於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旣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所不忍爲也。鄭夾漈曰。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耳。豈有可

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此眞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

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制之也。今先儒之所謂謚者。秦人之論耳。不合于古道。夫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典。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典。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桀公孫枝之所取云爾。豈有殘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爾。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圭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覇業。周之桓王。元

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髭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荊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豈有塞過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爲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塞過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爲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是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謚耳。竊通考曰。愚謂周公創謚之意。正欲美惡不相掩。使天下後世之爲君臣者。知善則生有顯名。沒又有榮稱。不然。雖忠臣孝子。亦

不得而私之。庶幾以是不傲然肆志乎。豈第取於昭穆與尊隆爲也。夫昭穆何假於謚。謚而又匱取於尊隆。如幽如厲俱爲美謚。則雖秦王亦欣然承之。無用除去矣。必添分三等。似亦未合古義。

增謚

尹起莘曰。增謚之事。前古未有也。而始於唐人。其謚美無實。不經之甚。然當時臣子。莫敢言之。獨顏眞卿抗論其失。而亦不能改。按眞卿曰。上元中改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天寶中奸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袁傪奏言陵廟玉册木主。皆已

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寖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屢按唐高祖

初謚太武。上元元年。改謚神堯。天寶十三載。增謚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初謚文。上元元年。改謚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惟增至七字。晉公言十一字。何耶。及宋太祖謚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乃至十六字。王圻曰。國朝謚法。凡皇帝十七字。嚴按嘉靖十七年。加謚太祖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高皇帝。則二十一字矣。而列宗猶十七字也。

后夫人謚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鄭

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唐睿宗竇后。初謚曰大昭成。或言法宜引聖眞冠謚。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之。應曰聖昭若睿成。

以複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眞昭成。又引泰穆皇
后始謚穆。及高祖崩。合帝謚曰泰穆。追贈泰穆神皇
后。文德皇后。始謚文德。及太宗崩。合謚文德順聖皇
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爲比。太常謂曄以帝號標
后謚。是史家記事體。婦非必與夫同也。入廟稱后繫
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旣沒謚也。周公
豈以婦從夫乎。漢法不可爲據。路史曰。國朝四祖暨
太祖太宗六后俱同廟謚。獨眞宗謚章聖。三后曰節

曰惠曰莊。呂公綽以爲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
來。后謚多因于帝。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
此非也。三毋違矣。魯惠公繼室號聲子。聲子謚也。豈
惟後世哉。丘瓊山曰。自古后無謚。皆從其主之謚。後
世后有謚。始於光武陰后之謚光烈。然惟用烈之一
字。所謂光者。仍用帝謚也。其後如明德和熹之類。皆
然。後世乃用二字四謚也。始去其主之謚。而尚稱焉。
失婦人從夫之義矣。履按明制。皇后謚用十三字。而

第十三字。與皇帝之第十七字。則一字也。

太子無謚

通典曰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琅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曰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以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

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于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號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具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證也續文獻通考曰按羅泌路史亦謂太子無謚然幽王次子則謚攜矣他如東周之共太子陳之悼太子之類又不止一人則泌所謂太子無謚殆未之考耳

古今釋疑卷之九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目録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閲

古今釋疑卷之十

合山方中履素北學

氏族

孔穎達曰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于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于公故以王父

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爲卿，其君不賜族

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氏皆姓而云氏是也。鄭樵通志畧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于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

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

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姪嫪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奈何司馬 長劉知幾謂周公爲姬旦，文王爲姬伯乎？三代 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之後， 氏合而爲一，雖 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

姓氏之學最盛于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
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
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
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
齊梁因之。故晉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
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
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illegible]苑。與後
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illegible]唐太宗命

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錄二百卷。
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
有韻畧。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
書雖多。大槩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
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為主。論聲者則以四聲為主。論
地望者則以貴賤為主。然貴賤升沉。何常之有。安得
專主地望。以偏旁為主者。可以為字書。以四聲為主
者。可以為韻書。此皆無與於姓氏。凡言姓氏者。皆本

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者。因
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
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三十二類。左氏之言略矣。
一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
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
故以邑為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
鄉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為
侯。降侯而為伯。降伯而為子。降子而為男。亦有五等

之封。降國侯而為邑侯。降邑侯而為關內侯。降關內
侯而為鄉侯。降鄉侯而為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
而不究五等之封。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
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別著裴陸龐閻之類。封于鄉
者。故以鄉氏。糜采歐陽之類。封于亭者。故以亭氏。五
曰以地為氏。有封土者。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
居命氏。蓋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盛。
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則為命氏焉。居傅巖者為

傳氏。從嵇山者爲嵇氏。主東蒙之祀。則爲蒙氏。守喬山之冢。則爲喬氏。彤氏。因彤班食于彤門。頴氏。因考叔爲頴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師爲桐門氏。皆此道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於祿里者。呼之爲祿里氏。居于綺里者。呼之爲綺里氏。所以爲美也。俟倡之人。取媚酒食。居于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所以爲賤也。又如介之推燭之武。未必以氏。由國人所取信也。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于姚墟者。賜以姚。居于嬴濱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于姬水故也。姜之得賜。居于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九曰以次爲氏。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

孫夏。其孫曰駟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謂以王父字爲氏。無字者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孫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是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鄭皮字仲文。其後以皮爲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爲氏。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爲氏。而以父名爲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爲茲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爲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次爲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

也次亦爲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序，可行于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別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由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幼稱。十曰以族爲氏。按左傳云：爲謚，因以爲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爲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謚。則知爲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謚也。

族近于次，族者氏之別也。或以親，或以疎，以小別大，以異別同，以此別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別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別也。南公氏南伯氏，同稱之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韓氏之有韓餘氏，傅氏之有傅餘氏，梁氏之有梁餘氏，餘

子之別也。遂人之族，分而爲四。商人之族，分而爲七。此支分之別也。齊有五王，合而爲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爲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別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爲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爲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爲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伏羲之後有伏虙二氏，同音異文。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爲氏。十二曰以

爵爲氏。有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也，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嘗無爵土。如此之類，乃氏以爵焉。以官爲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以爵爲氏者，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士不更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德爲氏。十四曰以吉德爲

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者為之以吉德為氏者如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為冬日氏古有賢人為人所尊尚號為老成子其後為老成氏以凶德為氏者如英布被黥為黥氏楊玄感梟首為梟氏齊武惡巴東王蕭子響為同姓故改蕭為蛸後魏惡安樂王元鑒為同姓故改元為兀十五曰以技為氏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為巫氏屠者之後為屠氏卜人之後為卜氏匠人之後為匠氏以至豢龍為氏御

龍為氏干將為氏烏浴為氏者亦莫不然十六曰以事為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耳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為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為丞相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為氏微子乘白馬朝周茲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常乘青牛號青牛先生茲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以諡為氏周人以諱事神諡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諡貴

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諡亦可以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康氏者衛康叔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氏於諡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以爵系為氏唐氏雖出於唐堯而唐孫氏又為堯之別族

滕氏雖出於叔繡而滕叔氏又為叔繡之別族故十九曰以國系為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為氏士季者字也有士氏又別出為士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別出為伍參氏此以名氏為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國加國以名為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名為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為屠住氏

故二十一曰以名氏爲氏而國邑鄕附焉禹之後爲夏氏杞他奔魯受爵爲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姒姓之國爲息氏公子邊受爵爲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此以國爵爲氏者也白氏舊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其後爲白侯氏故二十二曰以國爵爲氏而邑爵附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氏以楚邑而得氏及乎原加伯爲原伯氏以別于原氏申加叔爲申叔氏以別于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爲氏晉有沂邑因沂大夫相傳

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故三十三曰以邑系爲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史氏者太史氏也師延之後爲師延氏史晁之後爲史晁氏此以名隸官是之謂以官名爲氏呂不韋爲秦相子孫爲呂相氏酈食其之後爲食其氏曾孫武爲侍中改爲侍其氏此以官氏爲氏者也故二十四曰以官名爲氏而官氏附焉以謚爲氏所以別族也邑而加謚如苦成子之後爲苦成氏

臧文仲之後爲臧文氏氏而加謚者如楚盤子之後爲盤子氏鄭共叔之後爲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衞成公之後爲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爲成王氏故二十五曰以邑謚爲氏二十六曰以謚氏爲氏二十七曰以爵謚爲氏也按古人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外國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外語一言見一義外國多侈辭數言見一義外國有

複姓者侈辭也一言不能具一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其於音也則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義則知侈辭之道焉臣昔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夷者爲二合爲旃者與之與二合爲諸侯之類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

諸方復姓此皆外國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自無獨膞之類是也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帝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黃帝而猶以名爲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有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荊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子孫皆爲民庶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氏或以氏爲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芊周之子孫可稱周子南君亦可稱姬嘉又如姚恢改姓爲嬀嬀皓改姓爲姚茲姓與氏渾而爲一者也章俊卿考索曰禮書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傍出族則以氏之所聚而已然氏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于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之類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兼不同氏也通雅曰百官族姓見于堯典司商吹律以協名姓故譜牒世表史歷記之然獨泰愆見帝繫之文五帝皆同一族辯某不然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姓則康成所云炎帝姓姜太皞所賜黃帝姓姬炎帝所賜皆臆說也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

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
氏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
別合者若朱華向出戴桓公獨舉其人則曰華氏向
氏並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
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
之天子族則稟之時君其不賜者各從其父之姓族
黄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姬姓者古今不同
賜姓者亦少惟外姓媯滿之徒賜族者有大功德宜
世享祀者方賜之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王賜之
族春秋尹氏武氏之徒會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
名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
孫氏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皆身自爲之襄十年伯
輿之大夫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賜之騂旄之盟
襄十一年盟亳曰七姓十二國之祖可知氏族一也
姓尤爲重姓之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呂東萊曰
三代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

曰氏者則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以愚者論
之姓氏皆有別稱通稱豈可執漢儒之訓詁乎如堯
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禹姒姓有夏氏成湯子姓
有商氏此因國語帝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
夏胙四岳國命爲侯伯氏曰有呂而槩稱國號爲氏
耳上古至中古人漸繁故以氏族分之氏族始有定
名至周始詳古則但爲名號若上古之氏則一國號
也陶唐氏有虞氏猶之伏羲氏神農氏今之稱漢家
居家也因生賜姓者立有德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
賜姓者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諸侯以字謚爲族者
位不敢同天子故氏其王父字或即其謚稱以爲族
元凱十六族兄弟也世代久而人繁族大則族亦分
姓也又有如觀射父所稱物賜之姓以監其官謂之
百姓則姓之別稱亦猶氏也漢去古近爰埤博暨稱
曰霍氏以氏代名蓋美稱耳此知氏亦可以爲通稱
也以左氏之說字謚官邑才四者而已柳芳曰後世

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于謚則文武成宣。于官則司
馬司徒。于爵則王孫公孫。于次則孟孫叔孫。于字則
展氏臧氏。駟氏國氏。于居則東門北郭。于志則三烏
五鹿。青牛白馬。于事則巫乙匠陶。通志則分三十二
類。一切皆姓。國則有代號廟號。士夫有爵有謚。無爵
者有字有號。衆所同然。其止六例。豈不亦簡便乎。大
抵三代時。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
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

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
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魏晉置中正。以門第
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天監士流案譜。貞觀禁約
嚮婚。抑亦末矣。至洪武四年。廢圖譜局。豈非厭其繁
辨已甚乎。蓋重賢過于家世也。且自有統譜。原引粲
然。未必盡當無舛也。如所氏。引伐木所所。以古有虞
衡。因主伐木。遂以為姓。此亦支矣。風俗通所姓。宋大
夫華所事之後。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此

與顏籀已異。宋以為舜臣朱虎後。似之。東觀記曰。其
先宋微子之後。周衰宋滅。彝碭易姓為朱。廣韻本自
高陽。後周封于邾。為楚滅。子孫去邑氏朱。則朱有三
說。路氏。國語妘姓。陸終子求言後。別封路。廣韻唐世
系。姬姓帝摯後。封路。急就篇注。路水名。在涿郡界。居
者氏焉。此亦三說也。苟草名。所居饒之。因命氏。又云。
晉荀氏後。避難改姓。姓苑又云。黃帝後。說亦參差。今
闕中苟音荀。夫聲其實。說文苟字。从芊省。苟古文也。

麗為高屋之名。其先殷宦。好為室屋。審引審曲面勢。
當為司空之官。則尤冏穴矣。兒倪本為一姓。鄩尋又
合斟尋。求即是裘。而師古不能原。角本無用。而應麟
分為二。又何在是正。閻閭逄逢。以為功哉。觀通志所
載。務避所叟。柏伯袁爰之為一。琥棘桂痛之叟變。京
嵇之自取。賀師之避諱。吞之音他。前遺之音惟。貢之
音肥。不之音彪。玉之音肅。能佴二姓之音耐。員慕子
胥則平聲。不當音運。毋丘即貫。則雙姓不得音無。加

之夷復沿改無常博雅者未能無漏互矣是用裒集列其稀僻者倘遺忘可也按自子長刪世本為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此劉杳所引也漢溝洫志王横亦引周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應劭王符皆有姓氏篇何承天乃作姓苑吳志薛綜定五宗圖晉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梁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王弘百家譜王儉廣之元魏定諸胡七族門陳群九格由中正考之唐有高士廉氏族

志路敬淳衣冠譜王元感姓氏實論柳冲大唐姓族系錄二百卷柳芳著論甚詳作永泰新譜李利涉唐官姓氏記韋述開元譜張九齡姓源韻譜林寶元和姓纂八姓外凡三百五十姓宋景祐馮門邵思撰姓解則分一百七十門二千五百六十八氏錢明逸撰熙寧姓纂紹興中鄧名世有姓氏書辨証鄭樵為氏族略長沙丁維皐撰百族譜周益公為之序又嘗修姓源韻譜容齋嘗譏之鄧氏辨証貲滑嘗譏之大抵附會耳洪武十四年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撰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首云朱奉天運起中周景虞以韻編之成章如千字文因姓載歷代之人則凌廸知萬姓統譜具矣但無辨証耳

同姓名

湘東王有同姓名錄其書今不存如顏回爲羌帥曾參爲市人平原君哭暨井之毛遂漢翟公疑秋胡不許婚是也王元美宛委餘編曰同時同姓名者兩韓信俱高帝時一楚王一韓王三名平一故秦東陵侯一陳王上柱國一齊相按爲陳王柱國謂爲陳勝御廣陵者見項籍傳齊王相見齊哀王隱恐東陵侯即陳封者秦自王韓父子外少微疾矣不應有東陵侯兩王恢俱武帝時一濟侯一大行謀誘匈奴者兩王臧武帝朝一

郎中令二年自殺一六年爲太常兩王商俱成帝外戚一丞相樂昌侯一大司馬成都侯兩王章俱哀帝時一建平三年爲右將軍一四年爲京兆尹直言死兩王崇俱平帝時一新甫侯故丞相嘉子一大司空扶平侯魏兩王烈一字彥方化盃一字長體有道術謂嵇康不遇者晉兩王渾一戎父一濟父兩王濬一濟弟一戎從弟兩孫秀一吳降將一趙王倫嬖臣俱拜縣騎將軍封公兩周撫一王敦將一彭城內史誅

梁兩王琳一散騎常侍一德州刺史唐兩李光進俱代宗朝一爲光弼弟一爲光顏兄俱蕃將賜姓爲節度封公兩李繼昭俱昭宗時一爲孫德昭一爲符道昭俱賜姓名降朱梁爲使相宋兩王著俱太祖時一以文學典制一以書學待詔稍先後者吳兩慶忌一王僚子一夫差將楚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漢兩王莽一右將軍見霍光傳崇寧時賀無黨疏用之相公不知而擬票切責兩王似一爲夏始成國上

公兩王譚一安春侯一平阿侯兩徐幹一作中論一班超司馬晉兩劉毅一光祿大夫一衛將軍兩張禹一丞相一太傅俱封侯兩解系一見陶璜傳一自有傳兩王愷一武帝舅一安帝時丹陽尹兩蕭鈞一蕭鸞子一蕭瑀從子元兩伯顏一太傅淮陽王一大丞相秦王兩張昌宗一高宗初學士一則天時兩王方慶一則天時相一領尚樂奉御若異代同者兩王肅一曹魏一元魏兩王彥章一梁將一吳統軍兩王溥一唐懿宗相一周世宗相兩

李通。一漢。一魏。兩王孫賈。一魏大夫。一齊大夫。兩徐邈。一魏。字景山。一晉。字仙民。兩張遼。一漢。一魏。兩江革。一漢。一晉。三李密。一養祖母。一後魏。一隋末。又不在此例則胡元瑞所蒐有八李祐。六李福。四李晟。李紳。豈止兩。副座頭俱李益耶。元瑞曰。三孫子。三鄒子。世所共知。又有不得不辨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名盤盂。一載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二牟融。一漢太尉一布衣。俱著書曰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而弘明集牟子傳。遂以釋之牟子傳儒之牟子矣。又夏帝名孔甲。而唐詩人有牟融。尤奇。孔叢之盤盂。疑崇

文目誤。而弘明之牟子。余疑爲僞。兩嚴遵。一君平。一子陵。皆易姓。君平一名尊。一名允。亦見傳中。或相慕。或附會而訛。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一尤來。兩李育。俱賊將。一王郎。一公孫。宋兩李定。一彈蘇子美。一彈子瞻。李定劾蘇舜欽。見朱子語錄。兩韓文公。一昌黎。一南唐熙載。兩少室山人。一李峑。一李渤。兩呂東萊。祖居仁。孫伯恭。兩石林居士。一吳縣人。任栽。攷見宋史。一松江人。官至尚書。見一抗志。皆名夢得。徙湖州。陸文裕外集載之。此亦見漢之兩杜子夏也。兩李商隱。一玄宗朝。見舊唐書。一義山。兩李抱眞。一抱玉弟。一李匡威寮屬。兩李克寧。一李涯子。一克用弟。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見通幽記。

通雅曰。此類甚多。如史記兩淳于髡。一見孟子。後一見滑稽。三國志兩王雙。蜀斬王雙。而吳亦斬其將王雙。必二人也。貞白刀劍錄。有王雙與曹真換刀。王胡皆未載。然胡所編爲功亦鉅。洪洲全搜。依然有漏。若再得一讀全史。固當爲通編之廣記小說。尚不足採。向知甬東余寅。有同姓名錄。爲曆問書。當見之。郎仁寶七修類槀。言漢高帝有謁者貢禹。武帝時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

余又按梁元帝遣朱買臣。則又一買臣也。嘗以楊脩弟子之京房。宣帝時。公孫康所遣之張敞。在度傳。最易混目近見人論賈充之父通經漢賢之人非謂。則以兩賈逵兩陳咸爲一矣。逵。一漢人。一魏人。咸。相人。萬年子。一汝人。見陳寵傳。諸公摘辨。大有益于學者。元瑞言五王褒。而漢有三。一字子淵。武帝時人。上得賢臣頌者。一字子登。武帝時人。得道治王屋山。與郊祀志之王褒爲三。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避諱。曰子深。余按郊祀志者。卽五行志之

天帝使我居此者。以上得賢臣頌之王褒。爲武帝時則非矣。褒傳魏相。奏知音趙定龔德等。刺益州王襄。乃請子淵作中和樂章。乃徵之。此宣帝時人。元瑞又言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據蜀。一石晉棣州刺史。見唐餘紀。而前漢表元延元年。有廣陵太守王建。爲京兆尹。反逮之。而路史言有十餘。可見淹考一事。須暇豫強識。藏書最富。乃能勝任耳。路史曰。昔開唐堯虞舜矣。梁史又有虞舜官丞太常爲明堂之議。而漢更有唐堯爲臨武長。堯

舜而可名哉。予既述祝融共工。帝魁青陽高陽渾敦夏后啓商湯有巢家韋之不同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有八。士何相襲。壽夢臣越書才四代。載兩伯夷。而論語有兩南宮适。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皆其類也。蕭繹陸善終。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請誦其涉史曰。古有庸成氏。而黃帝臣亦曰庸成。伏羲曰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蒼牙。羲臣曰巫咸。而來又商家。帝臣曰朱

[illegible]而爲唐。刺濮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趙遷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伯。觀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曰叔均。見[illegible]朋而思齊臣。贊風后爲軒師。禹時有風后。疑伍胥爲楚族。黃帝臣有伍胥。謂赤松爲炎帝諸侯。王初平亦號赤松。季連爲柳惠等臣。陸終之子爲季連。又李克子亦名。仲衍爲孟戲之弟。紂兄亦曰仲衍。孔甲爲孔子之孫。孔子八世孫名鮒。帝嚳之臣。有窮之臣。俱曰羿。[illegible]時名少昊之子。偃國之士。皆曰般。以巧著。虞仲之

採。賓曰虞仲。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之子也。漢趙王如意。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爲耶。晉王氏一諸。有兩渾。昶子。戎父。兩愷。一字茂仁。一字君夫。兩綏。愉子。戎子。兩乂。紵父衍父。兩澄。濟弟。衍弟。兩處仲。敦字。湛字。又兩安期。湛子。含子。豈惟他族慕用。而無識哉。按所云兩渾兩澄之類。非矣。晉書昶子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渾弟湛。去聲。字處冲。非處仲也。王濟冲父渾。乃琅琊臨沂人。澄字平子。而王玄冲

之弟，亦名澄，烏得謂太原王、琅琊王爲一族乎。其曰漢唐堯爲臨武長者，亦誤。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以臨武長唐羌上狀，省之。章懷注云：羌得報，即棄官還家。今乃以羌爲堯，注止引范志，范乃據後漢書，羅泌偶見訛本耳。且堯舜爲名甚多，不足異也。漢趙堯、趙禹、張禹、繁舜，又永光元年，大司農堯，元延元年，度軍都尉甄舜，綏和二年，執金吾謝堯，爲鴻臚。禾制科道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魏相引尚帝時言，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如此類，可盡數耶。

諱名

郝京山曰，秦皇名政，發正月之聲，正言爲端言。漢高名邦，改國爲。呂雉，改野雞。文帝名恒，改常山。景帝名啓，改微子開。武帝名徹，改蒯通，通侯。宣帝名詢，改孫卿。光武名秀，改茂才。明帝名莊，改老嚴、鄭嚴。殤帝名隆，改隆慮爲林慮。安帝名慶，改慶氏爲賀氏。吳太子名和，改禾興爲嘉興。晉文名昭，改韶穆明君。三國志懋帝名業，建業改建康。簡文鄭后名阿春，春秋改陽秋，富春改富陽。梁武名阿練，呼練爲絹。隋煬名廣，廣陵爲江都。唐高祖名虎，虎賁、虎林改武，爲太宗改世爲代，民爲人，民部爲戶部。高宗治改理。代宗名豫，豫章改鍾陵，薯蕷改藥。宋英宗名署，改山藥。唐德宗名适，括州改處州。宋爲太祖匡胤，改康衢。石晉敬瑭，拆敬爲文氏、苟氏。孝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劉安父名長，淮南書長改修。遷史改談爲同。李翱祖父名楚，金今皆改茲。晉世子毗，毗陵改晉陵。爲錢鏐，石榴改

金樓劉氏改金氏楊行密時呼蜜爲蜂糖買曾以父名至中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元稹譏之不赴進士柳公綽以祖諱不拜禮部尚書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劾其不避父名劉温叟以父諱嶽不聽絲竹桓玄以王忱呼温酒流涕嗚咽劉道韜索鳳毛謝超宗徒跣遁內宋徐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緣漢而後諱名如此由今論之二名不偏諱徵在是也孔安國鄭玄曰讀書正言其音毋有所諱故文王名昌詩雝曰克昌厥後書曰俾蓋其行而邦其昌周禮曰昌本之俎武王名發詩噫嘻曰駿發爾私商頌曰長發豳風曰觱發成王名誦而崧高曰吉甫作誦厲王名胡而宣王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后稷名棄書大誥曰弗棄基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孔子父叔梁紇而書臧孫紇獻武廢二山而具敖亦錯見左傳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卒哭乃諱如子諭之不當臨哭呼滅周人不得斥言文王昌武王發耳

嚴按王伯厚序四部書猶曰景部葛常之作韻語陽秋今人稱陶泉明之類異代尚避其諱在所不必矣

官名異同

官制變更，最易淆亂。然考其細微因革，各志自詳。蓋有名異而職同，名同而職異，前小而後大，前大而後小者，不可不辨也。如唐之同平章、宋之參知政事，猶漢之御史大夫也。丞相始于秦，漢因之。御史太夫副丞相事。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又為將軍。通典曰：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官，非漢之御史大夫，正唐之同平章事也。唐平章在參知之下，宋平章在參知之上。而唐之御史大夫，則與漢之御史大夫異。唐御史大夫，乃漢以來御史中丞也。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猶周之大行人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象胥掌蠻夷閩貉之國使。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卽是官也。漢改鴻臚，屬官有行人。而今之鴻臚，則與漢之鴻臚異。今之鴻臚，乃漢之謁者，掌鴻贊之事。晉以後之侍中，卽為宰相，非秦漢之侍中。唐以後之僕射，猶今內閣，亦非秦漢之僕射。侍中，本秦丞相史也。漢為加官，至晉則管機要，多為宰相之任。按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宋文帝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王華、王曇首、劉湛為侍中，四人俱居門下。而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持。華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齊王儉為侍中尚書令，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成帝時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至唐則為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賢才。是為宰相洪益之道。洪武中既罷丞相，事歸六部。至後世殿閣學士，遂為真相矣。又若兩漢之民曹，非後周之民部。漢成帝置民曹，凡吏民上書，悉經此曹理之。民曹[illegible]主繕修功作鹽池苑囿。後周民部，則今戶部也。魏晉之左右民尚書，非隋唐之民部尚書。魏置左民尚書，晉置右民尚書。宋齊皆有左民尚書，多領工官。而梁陳[illegible]戶籍。隋唐民部，[illegible]之戶部也。秦漢以來之御史，非周之御史。周官御史，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時，亦有御史。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秦漢乃為糾察之任。北齊以來之光祿寺，非漢之光祿勳。漢光祿勳，乃秦郎中令，掌殿掖門戶。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唐改司宰，光宅改司膳，卽今之光祿寺也。漢之宗伯，不同于周之宗伯。漢宗伯，今之宗人也。周之宗伯，則今禮部。唐之閣老，不同於今之閣老。唐以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今則稱殿閣大學士。唐之三司，不同於東漢之三司。東漢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司。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南北因之。唐又以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其名始于此。唐志：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此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為三司。漢之

九卿不同於三代之九卿。夏商九卿、周六官與三少、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六卿三孤也。漢襲秦，自丞相御史大夫外，有正卿九。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亦曰九寺。大卿魏晉宋齊如舊。北齊九寺，唐亦因之，皆曰棘卿。中書令。本漢宦官也。至唐而爲三省。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魏爲中書令，又置監，并掌機密。至唐則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樞密使。本唐宦官也。至宋而爲兩府。唐初樞密之設，蓋于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爲[illegible]而樞密之任歸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以[illegible]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始以外官爲之。而樞密之任，親于宰相，以其與聞宥密也。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爲相，樞密爲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于樞密矣。如此異同，不可勝數。前小而後大者，如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印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前大而後小者，如校尉，在漢爲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漢八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

副尉爲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爲冗賤，而今爲錦衣衛之班役。侍郎亦前小而後大，漢侍郎則郎中滿三歲者，至唐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皆爲宰相。檢校、題舉亦前大而後小。晉有檢校御史，唐嘗加檢校尚書，宋治平二年，賀黯請皇子及宗室卑屬除檢校三師官。熙寧遣使提領轉運，有提舉常平司，又署都大提舉。麟臺故事，嘗有提舉官。政和七年，置提舉秘書省，又有提舉宮觀之名。今則檢校、提舉皆爲小職。古今懸絕若斯，姑舉其槩，苟不參稽互考，寧止小顏誤注金吾，歐公不知有秩而已哉。

古今釋疑卷之十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目錄

安成 楊霖竹巷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

合山方中履學

十二律相生之法

律呂相生之法。諸儒說各紛紜。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爲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大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百有八。是爲徵數。○今按百有八。半之則爲五十四。有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也。○今按九十六。半之則爲四十八。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也。淮南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史記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

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七當作十。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七當作十。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一當作七。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七當作十。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一當作二。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七當作十。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四分當衍。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七當作十。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按史記律數。十誤作七。青五。皆用本字。而誤居其下。至之筆本司馬貞沈括之說。其夾蕤夷三律誤字。則蔡元定以算得之。生鍾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生鍾術曰。以

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黃鍾九寸倍之則爲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爲三六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林鍾六寸四之則爲二十四三其法則二十四爲三八故上生太簇長八寸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置子之一而九三之至酉則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爲子之十法矣置子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以寸法約之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三算爲一寸而適其實之全數得九寸矣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京房曰上生下皆三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

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劉向曰陽七爲上生陽八爲下生陰六爲律厯志曰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鍾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

左旋八八爲伍周禮鄭玄註曰十二管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乾之初九也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

也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以黃鍾長九寸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簇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

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杜佑通典。悉本於此。蔡元定律呂新書曰鄭說十分正廿也。史記生鍾分。因正寸。展新分。史記律數。計新分。借舊寸。今依生鍾術。約定分釐毫絲忽。皆以十爲九而止。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簇八寸。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無

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按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太史二說又自爲異。而今皆取之。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例也。蓋律管之長。以九爲本。上下相生。以三爲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爲十分。而其下破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十爲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

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歷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爲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略可得而記焉。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蓋以子爲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爲子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爲子之釐數而巳爲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

申爲子之毫數。而卯爲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爲絲數。而丑爲絲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鍾八寸十分一者。亦倣此意也。履闇之先中丞曰。史記云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上層奇數。以三歷十二辰。皆三倍加之。所謂律參也。其下層偶數。所謂律兩也。史記云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

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不過陰位以倍陽位以四而巳。倍即三分損一也。損一即倍其實也。四即三分益一也。益一即四其實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之數在陰方。無所改其大呂夾鍾中呂。三呂之數在陽方。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從陽也。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而子至巳又爲陽方。午至亥。又爲陰方也。故漢志以六陽下生。六陰上生。而鄭蔡之

法。自蕤賓午。生大呂丑。則目爲上生。正此數耳。知戌數爲黃鍾之絲。則知黃鍾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乃黃鍾之絲數也。自八十一而參分損益至中呂生子。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既遵律兩之四。又遵倍又十八變之數。豈偶然哉。漢志詳言九六之義。精矣。康成與史記所說不同。西山曰。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便于損益而假設之權制也。吾謂自然之理。自然之數。一合無所不

合。既可如此取之。亦可如彼取之。權制即至理也。因取諸說。約爲一譜。黃鍾實九寸。子一分。數起子。得一也。合記之。此一即當九寸。黃鍾以九紀度法。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以三分損益爲生法。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爲黃鍾之律。寅爲九寸。辰爲八十一分。午爲七百二十九釐。申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爲黃鍾

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爲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爲釐。卯之二十七。爲毫。丑之三。爲絲。徑圍之分。以十紀法天地之全數也。相生之分。以九紀法。因三分損益。而用天之奇數也。王康曰。黃鍾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用十度爲八寸一分。林鍾實六寸。丑三分二。三其法爲三分。兩其實爲二也。此則一當三寸。三分子之實。得三以爲法。黃鍾下生。倍其三法。得六寸。爲未之林鍾。取衝居丑。子析三分。每分五萬九千四十九。丑于三分得二。是十一萬八千九十八。數爲林鍾六寸。以八十一而三分損一。爲二十七者三。取其二。爲五十四。生徵。管子三分益一。爲百八。生徵。半之。即五十四也。鄭

玄杜佑云。下生倍其實，爲十八。三分十八，爲三股，得一股，亦六寸也。十度爲五寸四分。太簇實八寸，寅九分八。三其法爲九分，四其實爲八也。此則一爲一寸。三分丑之實，得二以爲法，林鍾上生，四其二法，得八寸爲太簇。以子一分析爲九分，每分一萬九千六百零八十三。寅于九分之中得八，爲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積八寸爲太簇。三分丑數，每股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加此數于丑數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也。五十四而三分之，爲十八者三，益十八于五十四，爲七十二。生商。管子三分百八，損一生商，亦七十二也。鄭云：上生四其實，得二十四，爲汀三分二十四而用一股，亦八寸也。十度爲七寸二分。南呂實五寸三分，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爲一寸，一爲三分。三分寅之實，得

二寸六分以爲法，太簇下生，倍其法，得五寸三分，爲酉之南呂，取衡居卯。三分寅數，每股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八。卯得二股，爲一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算。七十二而三分之，爲二十四者三，損二十四于七十二，爲四十八。生羽。管子三分益一，爲九十六，生羽，半之亦四十八也。鄭云：下生倍實，得十六爲法，而三其一，得三以分其法，乃用十五，得三者五，爲五寸，餘一爲三分寸之一。十度爲四寸七分七釐。姑洗實七寸一分，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爲一寸，一爲一分。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爲法，南呂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合計七寸一分，以爲姑洗。三分卯數，每股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辰益一

股，爲一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算。四十八而三分之，爲十六者三，益一爲六十四。生角。管子以三分九十六，損一生角，亦六十四也。鄭云：上生四其實，得六十四爲法，而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乃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爲七寸，餘一爲九分寸之一。十度爲六寸四分九釐。應鍾實四寸六分六釐，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三分辰之實，得二寸三分三釐以爲法，姑洗下生，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爲亥之應鍾，居巳。三分辰數，每股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巳得二股，爲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算。六十四三分餘一，故五音止五。乃以一爲九釐，爲五百七十六釐，而三分，每股一百九十二。損一爲三百八十四釐，生變宮。鄭云：下生倍

其實，得一百二十八爲法，而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乃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爲四寸，餘二十爲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十度爲四寸一分五釐四毫。蕤賓實六寸二分八釐，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一釐。三三分巳之實，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應鍾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釐。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合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三分巳數，每股三萬一千一百零四。午益一，爲一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算。變宮三百八十四釐，而三分之，每股一百二十八，益一爲五百一十二。生變徵。鄭云：上生四其實，得五百一十二爲法，而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乃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爲六寸，餘二十六爲八十

一分寸之二十六。爲五寸六分五釐二毫。十度大呂實八寸三分七釐六
毫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三分午之實。得二寸八釐六毫。
以爲法。蕤賓上生。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
毫。內收二十七釐。爲三分。餘五釐。又收十八毫爲二釐。餘六毫。合之爲丑之大呂。
居未。三分午數。每股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未損一得二。爲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又倍之。作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算。變徵五百一十二釐。分三股。得一百七十。而餘二。此變聲所以止于二也。若析釐爲九毫。得四千六百零八毫。而三分之。損一得一爲三千七十二毫。生大呂。鄭云。上生四其實得

一千四十八爲法。而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乃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餘二百四。爲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度爲七寸五分二釐八毫四絲。夷則實
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
十六。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三分未之實。
得二寸七分二釐五毫爲法。大呂下生。倍其法。得四
寸十四分四釐十毫。內收九分爲一寸。餘五分。又收九毫爲一釐。餘一毫。合爲
夷則。三分未之原數。每股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八。而以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益一股。爲一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算。以三千七十二毫。而三分之。每股一千二十四。益一股。爲四千九十六毫。生夷則。

鄭云。下生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爲法。而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九百二十九。以分其法。乃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爲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十度爲五寸零四毫。夾鍾實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酉一萬九千六
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一絲。三分申之實。得一寸七分
七釐六毫三絲爲法。夷則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
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絲。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餘一分。又收十七釐爲三分。餘一釐。又收十八毫爲二釐。餘六毫。又收九絲爲一毫。餘三絲。合爲卯之

夾鍾。居酉。三分申數。每股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酉損一得二股。爲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倍之爲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算。三分四千九十六毫。每股一千三百六十五。而餘一。乃析毫爲九絲。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絲。分三股。得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酉損一得二股。爲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生夾鍾。鄭云。上生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爲法。而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乃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爲七寸。餘一千七十五。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十度爲六寸六分九釐二毫六絲七忽。無射實四寸八分八釐
四毫八絲。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
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

三分酉之實得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爲法六鍾

下生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無射三分

酉之原數每股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戌益一股爲九萬八千三百零四算。三分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絲每股八千一百九十二。戌益一股爲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生無射。鄭云：下生倍其實得三萬三千七百六十八爲法，而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乃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爲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十度爲四寸三分九釐六毫三絲二忽。中呂實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

絲六忽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十四

五百三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三爲一絲。一爲一忽。三分戌之實得一寸五分八

釐七毫五絲六忽爲法。無射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

寸分三十二釐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收十八分爲二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爲三釐。又收十八忽爲二絲。合爲巳之中呂

居亥。三分戌數。每股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損一得二股爲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倍之爲一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算。三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絲。每股一萬零九百二十二而餘，乃析絲爲九忽得二十九萬四千九百一十二忽，而三分之，每股九萬八千三百零四忽。亥損一得二股爲一十九萬六千六百零八忽，生中呂。再三分益一，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爲黃鍾之變。此即十六變倍爻之數也。再三分餘一，故十二藏十三，而中呂爲極數。若楪析之，六十律可也。　鄭云：上生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爲法，而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乃用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得酉參者六，爲六寸。餘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爲析寸之分。按鄭註于午上生四其實，蓋四其一百二十八爲五百十二矣。又用上生四其實爲二千四十八。申倍之爲四千九十六。酉四之爲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戌倍之爲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故亥復四之爲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也。更從亥上生四其實爲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爲法，而三其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乃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得戌參者八，爲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爲析寸之分。合生黃鍾之變。蔡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十五

以三分亥之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絲五忽爲法，中呂上生黃鍾之變。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蓋蔡本太史公法，而以毫釐絲忽約之者也。　十度中呂爲五寸九分二釐五毫一絲一忽

四　獨呂覽言黃鍾三寸九分。李文利律呂元聲主之。初

瞿九思實用編取之。其說曰：三十、九分者黃鍾之律，

陽之始也。由是四十八分爲大呂。又五十七分爲太

簇。又六十六分爲夾鍾。又七十五分爲姑洗。又八十

四分爲仲呂。九十分者蕤賓之律，陽之極也。由是八

十一分爲林鍾。七十二分爲夷則。六十三分爲南呂。

五十四分爲無射四十五分爲應鍾子午者陰陽之府也黃鍾生陽蕤賓消陽二律縱爲經十律橫爲緯經以陰陽之升降言也子午得天地之中左右律之升降皆不能過也但律呂之數紀陽不紀陰故於蕤賓以下六律不言陰之生但紀其陽之降耳黃鍾長三寸九分以九六升陽至蕤賓而極其長蕤賓長九寸以九六歸陽至黃鍾而極其短二律持其兩端左右律莫不受法于二律則經緯見矣十律爲緯亦有

二義自其相對者言之丑與亥對寅與戌對卯與酉對辰與申對巳與未對蓋左五律紀陽之升左皆爲陽左比右各多三分者陽道常饒也右五律紀陽之降右皆爲陰右比左各少三分者陰道常乏也左右相對雖差三分而皆以同類爲偶如丑亥皆四寸有奇寅戌皆五寸有奇卯酉皆六寸有奇辰申皆七寸有奇巳未皆八寸有奇是也左律分寸之數皆十二如丑律四八之類皆本於黃鍾之三九也右律分寸之數俱九如未律八一之類皆本于蕤賓之九也非緯而何此是言其對待者自其相銜者言之寸數俱一百二十分數俱九共成一百二十九分丑未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寅申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卯酉二律一百二十九分辰戌二律一百二十九分巳亥二律一百二十九分者即黃鍾蕤賓之律黃鍾三十九蕤賓九十合之共一百二十九可見二律爲經之義此正言其錯綜者皆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夫子午爲經

左右爲緯是以陰陽之消長而言一定之體也若夫旋宮之制按月用律則十二律皆可爲經如以黃鍾爲宮則隔八相生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則爲經徵商羽角皆左右往來以爲之緯也律爲經莫不皆然是又流行之用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十二律雖分經緯要之一黃鍾足以該之黃鍾三寸以三因之十二律無非三也黃鍾九分以九因之十二律無非九也丑四

十八分。五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十六矣。寅五十七分。六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十九矣。卯六十六分。七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二矣。辰七十五分。八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五矣。巳八十四分。九九而餘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八矣。自丑至巳以三約之。皆無餘分。以九約之。每多三分者。左益三分也。未八十一分。九其三也。三之。則爲二十七矣。申七十二分。九其八也。三之。則爲二十四矣。酉六十三

分。九其七也。三之。則爲二十一矣。戌五十四分。九其六也。三之。則爲十八矣。亥四十五分。九其五也。三之。則爲十五矣。自未至亥。以三約之。亦無餘分。以九約之。比左少三分者。右損三分也。此黃鐘之三九。所以爲十一律之本也。王廷相韓邦奇黃省曾覈之。黃積慶作樂律管見。王邦直作律呂正聲。皆宗之。按李瞿之說。其疑氣升與日準。何驟加乎。此言是也。然三分損益。九九旋十二。自天地間之一法也。至漢志律娶

妻。呂生子。聲原以易證之。隔八乃隔七也。既生之位。乃隔八耳。七日來復。正可互徵。凡爻極于六。周而復起爲七。晝夜寒暑陰陽。盡以六位相旋。至六則極。至七則變。故子月一陽生。四月六陽。而五月又一陰生也。十二辟卦配十二月。律呂交以乾坤十二爻配十二律。則如黃鐘之子。與蕤賓之午。一陽交一陰。而生二陰。是爲林鐘。二陰交二陽。而生三陽。三陽交三陰而生四陰。以至生十二。皆如之。曰律娶妻。呂生子者

姑就其始言之也。

變宮變徵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註曰周有七音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按後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蓋以黃鍾爲法餘律並準此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通典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

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蔡西山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自宮九寸三分損一爲徵六寸徵三分益一爲商八寸而不可分故止三統乃析一寸爲九分共七十二分三分損一生羽四十八三分益一生角六十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然其數三分之各得二十有一尚餘一分不可損益故五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爲九釐共爲五百七十六釐三分損一乃得三百八十四生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三分益一得五百十二生變徵自此又當下生而三分之又餘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然有

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先中丞周易時論曰七音二變在先天爲兌坤艮巽之位在後天爲坎離乾坤之位本之孔子乾據始坤正終之說南方正用而坤以成之北方正始而乾績終始之際故乾當應鍾變宮以轉黃鍾之坎而離當蕤賓變徵以交林鍾之坤兌爲金商而列位配羽以接乾坎變宮土托亥子以旋商洗角同歸二火離坤之用豈非徵至之幾乎至其旋用不據本位八卦亦旋用不據本位也

十二管旋相爲宮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孔氏正義曰十二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變凡六十聲通典曰五聲六律旋相爲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爲十二律旋相爲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爲宮黃鍾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鍾之調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以呂爲宮大呂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鍾爲商夾鍾下生

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中呂爲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太簇下生南呂爲徵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上生蕤賓爲角此太簇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夾鍾之均以夾鍾爲宮夾鍾下生無射爲徵無射上生中呂爲商中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也黃鍾上生林鍾爲角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爲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子聲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姑洗下生應鍾爲徵應鍾上生蕤賓爲商蕤賓上生大呂爲羽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爲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一聲也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中

呂上生黃鍾爲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爲商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林鍾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爲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蕤賓之均以蕤賓爲宮蕤賓上生大呂爲徵大呂下生夷則爲商夷則上生夾鍾爲羽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太生無射爲角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還用正聲爲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林鍾之均以林鍾爲宮林鍾上生太簇爲徵太簇正聲長非林鍾爲宮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爲徵三分去一之次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去一之次姑洗下

生應鍾爲角應鍾子聲短非南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鍾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夷則之均以夷則爲宮夷則上生夾鍾爲徵夾鍾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下生無射爲商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無射上生中呂爲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爲角黃鍾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用子聲爲角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南呂之均以南呂爲宮上生姑洗爲徵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爲商應鍾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爲商應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正聲長非應鍾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蕤賓上生太呂爲角正聲長非應鍾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

角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以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無射之均。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中呂為徵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為商黃鍾正聲長非無射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亦是其宮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為羽林鍾正聲長非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林鍾上生太蔟為角太蔟正聲長非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應鍾之均。以應鍾為宮應鍾上生蕤賓為徵蕤賓正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蕤賓上生大呂為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羽夷則正聲長非蕤賓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夷則上生夾鍾為角夾鍾正聲長非大呂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應鍾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此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鍾之羽為中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商此黃鍾之五聲也。大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太蔟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羽為林鍾之徵為無射之角為黃鍾之商此謂太蔟之五聲也。夾鍾之律自為其宮。為蕤賓之羽為夷則之徵為應鍾之角為大呂之商此謂夾鍾之五聲也。中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夷則之羽為無射之徵為大呂之角為夾鍾之商此謂中呂之五聲也。蕤賓之律自為其宮。為南呂之羽為應鍾之徵為太蔟之角為姑洗之商此蕤賓之五聲也。林鍾之律自為其宮。為無射之羽為黃鍾之徵為夾鍾之角為中呂之商此謂林鍾之五聲也。

夷則之律自為其宮。為應鍾之羽為大呂之徵為姑洗之角為蕤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聲也。南呂之律自為其宮。為黃鍾之羽為太蔟之徵為中呂之角為林鍾之商此謂南呂之五聲也。無射之律自為其宮。為大呂之羽為夾鍾之徵為蕤賓之角為夷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聲也。應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太蔟之羽為南呂之商為姑洗之徵為林鍾之角此謂應鍾之五聲也。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者也。蔡元定曰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分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第一宮黃正宮 林正徵 太正商 南正羽 姑正角 應正變宮 蕤正變徵。第二宮林正 太正半 南正 姑正半 應正 蕤正半 大正半 第三宮太正 南正 姑正 應正 蕤正 大正半 夷正 第四宮南正 姑正半 應正 蕤正半 太正半 夷正半 夾正半 第五宮姑正 應正 蕤正 大正半 夷正 夾正半 無正 第六宮應正 蕤正半 大正半 夷正半 夾正半 無正半 中正半 第七宮蕤正 大正半 夷正 夾正半 無正 中正半 黃變半 第八宮大正 夷正 夾正 無正 中正 黃變半 林變 第九宮夷正 夾正半 無正 中正半 黃變半 林變半 太變半 第十宮夾正 無正 中正 黃變半

林變太半變南變第十一宮。無正中。正半黃變半林變半太變

南半變姑半變第十二宮。中。正黃半變林半變太半變南變姑半變

應變朱子曰。律呂有十二。用時用七。若更插一聲。便拗矣。旋相爲宮。若到應鍾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甞曰四清聲、本立以避陵慢。其實理勢。不得不如此。以七聲而爲一調。以五調而當一曲。凡十二曲。六十調。四百二十聲。其正者以正律全聲應也。其半者以正律

半聲應也。變半者。以變律半聲應也。其變者。以變律全聲應也。陽律爲宮。則商角皆陽。至變徵。賊變而爲羽。陰徵爲陰。至變宮。又變而爲陰也。

候氣

候氣之法。見於司馬彪續漢書。曰。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范曄律曆志曰。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半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蔡季通曰。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

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曰。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

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沈存中曰。候氣唯隋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

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餘按子月氣深。而黃鍾最長。故先得氣。似矣。然陽氣之升。月不能寸。而亥子二律。相去三寸有奇。不知十月應鍾管四寸一分半。何以忽接十一月之九寸乎。蓋臆說也。黃佐曰。今欲求黃鍾律管。縱長周徑冪積的實定數者。須依蔡氏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以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爲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於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

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由此。乃以此管面。空圍中容九分。以平方冪法推之。知一分有百釐。釐有百毫。毫有百秒。秒有百忽。卽計一平方分。通有面冪一萬萬忽。九平方分。通有面冪九萬萬忽。乃以此九萬萬忽。依算經少廣章所載。宋祖冲之密率乘除。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

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內一忽弱。通得面冪如此。則黃鍾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冪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圍內當有九立方分。深九十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當有八百一十立方分。此即黃鍾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既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冪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矣。

累黍

班志曰。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量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隋鄭譯。蘇夔。五代時王朴。宋胡瑗李照之徒。以黍求律。皆本諸此。至房庶乃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之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

尺則律定矣范景仁是之乃爲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七毫則太短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司馬君實與范景仁書曰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今景仁曰於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生所得書傳於何世

而相承積謬由古及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製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借使古之律存則飲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較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較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

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空之處而欲責其絲忽不差耶馬端臨曰按古人言律爲萬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加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雖庸愚之

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爲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

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鐘編磬鎛鍾笙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夔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累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

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儻其果爲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攷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倀倀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爲得之蓋亦疎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爲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

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輕後世度長量大衡重則當其或短或小或輕之時多取之或長或大或重之時少取之而斂散同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漢取其五秦取其太半蓋病在於重斂不必大其器也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爲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知其可以諧音聽玉磬而知其爲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

求之於累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魏尺之屬無異刻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爲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二說爲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

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何以爲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

爲通論也古律以竹爲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爲分度之三分爲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爲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竊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愚按胡李之說是律起于度房范之說則是律起于量溫公爭論仍是律起于度皆非也律呂新書曰後世不知求聲氣之元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

之秬黍下至王朴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益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周禮三宮無商唐宋二十八調無徵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鄭玄曰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賈公彥曰商是西方金故堅剛不用沈括曰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蔟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爲中聲。陳暘樂書曰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章之有商聲太師必審之者爲避所剋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爲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愚按此言皆牽合通雅曰五音統於宮而備於

商人稱五音而曰宮商者猶稱平上去入而止曰平仄也商徵相通幾可推矣周禮無商蓋不用商而商通於徵即角徵羽皆商也別有清樂曰清商曲辭豈廢角宮徵羽哉唐樂志俗樂二十八調曰正曰高曰中呂曰道調曰南呂曰仙呂曰黃鍾是爲七宮曰越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林鍾是爲七商曰大食曰高大食曰雙曰小食曰歇指曰林鍾曰越是爲七角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鍾曰般涉調曰高般涉是爲七羽徐晏安書曰俗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調徵在商之中也朱子曰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惟太常樂爲然宴樂依舊俱有只是無徵調無角調非是無徵音無角音周禮無商亦是無商調耳愚按段安昌樂府雜錄二十八調以平上去入紀之有上平聲調則爲徵聲又曰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此依然五在四中耳全賜序樂典曰合奏之羽比于角徵流于

商宮羽中聲爲清角商羽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所必反宮豈不徵哉

俗樂

樂分雅俗始於隋吳萊曰古雅樂更秦亂已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多用吳音及隋平江左得清商樂遂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履按隋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雅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黃鍾宮中呂宮南呂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宋即因之蓋有與

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豔詞爾今十二月按律樂歌曰正月太簇本宮黃鍾商俗名大石如萬年春之類二月夾鍾本宮夾鍾宮俗名中呂如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名大石如賀聖朝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鍾正徵如喜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如樂清朝六月林鍾本宮夾鍾角俗名中呂角如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宮南呂徵俗名中管商角如永太平八月南呂本宮無射宮俗名中管仙呂如鳳皇吟九月無射本宮無射宮俗名黃鍾如飛龍引十月應鍾本宮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如龍池宴十一月黃鍾本宮夷則商俗名仙呂角如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宮大呂宮俗名高宮如風雲會即取諸唐宋二十八調中也按沈存中曰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

蓋本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仲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此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

言之。蔡西山燕樂書曰。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太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為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于十

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為宮。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略也。聲由陽來。陽生于子。終于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略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于黃鍾。

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平正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宋中興四朝樂志序曰。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于夾鍾以十二律兼四清。而夾鍾為最清。此所謂靡靡之

古今釋疑　卷之十一

聲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返。而祖調亦不獲存矣。履聞之老父曰。古今皆時為之也。聲音之微。難以辭顯。鄭譯訪七音。以蘇祗五旦而知之。萬寶常議其聲太高。非議其七調之法也。寶常改絃移柱。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終于千八聲。試令為之。應手成曲。其聲雅淡。不為時好耳。豈謂七音四清可廢哉。今之簫笛。皆存七調。所謂尺上乙五六凡工也。尺生[illegible]

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尺輕之重之。如十六之加清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輕。即合字。五字輕。即四字。每一調則閉二字。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尺乙。則爲正調。閉五尺。則爲梅花調。閉六尺則爲絃索調。閉五工。則爲淒凉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六上。則爲子母調。是七正爲五用也。仲兄位宮曰因聲之高下。而成七調者。氣遠則緩。緩則聲下。氣近則急。急則聲高。故簫笛六孔。爲六調。俱閉爲一

調。此所以成七調也。絲音則一絃亦具七調。況七絃二十五絃乎。十三調。二十八調。八十一調。非專指簫笛而言可知矣。若九孔之管。十三孔之笙。即不止七調也。故知十二律。旋相爲宮。不過閉此開彼而已。因調之高下。而成五音者。音雖高下。隔五必合也。如合四上尺工六五。而合與六。四與五。聽之雖有高下之分。而實同一孔。子母調以合應六。以四應五。非明證乎。故琴瑟箏。能譜笛曲。金石革木。亦具五音。此天地自然之數也。絲竹之樂。可多可寡。有二十五絃之瑟。不廢七絃之琴。有四絃之胡拍。不廢兩絃之魏琴。四樂齊奏。何嘗不合音律乎。可見十三孔之笙。九孔之管。方孔之笛。皆無異同。且八音合樂。尚能一聽。況同類乎。余故謂五音不可易。而七調不必拘也。

後世聲詩不傳

通志略曰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

篇皆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李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

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

從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履閭之老父曰。義自當明。然聲音之道與政通。孔子六經。樂無其書。或以禮記之樂記當之。而樂不可見。蓋詩三百篇皆樂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謂雅音歸雅。頌音歸頌。音之所彼及是詩絃才人之伎乎。關睢序曰。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子聞其樂而歎之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

曰。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非讚其詩詞之義也。此處不明。鄭聲淫。或爲鄭詩淫矣。履按夾際所論是矣。王新建亦主言音。然亦終不能知樂。豈惟三百篇。不知何以被之管絃。即漢以來樂府。又能知其協律乎。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王維渭城絕句。亦有散聲。謂之陽關三疊。今亦不能歌矣。惟所作長短句。如調笑令。菩薩蠻。六么。河傳等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絳唇等詩餘。尚可絃歌。金元又變爲北曲。如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南呂一枝花。黃鍾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腔填詞。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亦有曲名。雖與宋同。而實異者。教坊歌之。其譜合四等字。與雅樂同。今有南戲。則變極矣。

樂不在器

宋兩朝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鍾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眞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

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絶。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

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俗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桮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

其慆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通雅曰。雅樂拘於漢宋之泥說。終已不復。而學者無以節宣。拘則疲。循局則大潰愈溺于淫靡之俗樂矣。楊椒山告韓苑洛。其樂也。夫元聲目貌也。節奏樂器實事也。聲之中節。本自易簡不過高下疾徐。錯綜而合節奏爲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等。不能違也。故今俗樂俗調。低二字爲正

調即雅樂矣。管色均絃、人聲依律。唐之絶句。皆入樂府。理學歌詩。止執一法。是則三百篇不必旋十二律。非拘而何。聲音之故。微至之門。律度出於河洛。而未覩其通。祝敔所以節奏。而不知其用。又何言哉。黃鍾損益。猶之人身兩乳之尺度。各自爲長短。而不差者也。必待截管候氣乎。倫諭天然。不限古今。惟神解者。乃可與言。

琴法

宋中興樂志論曰、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爲燥濕所薄。絲有絃柱緩急不齊。故二者其聲難定。鼓無當於五聲。此不復論。惟絲聲備五聲。而其變無窮。五絃作於虞舜。七絃作於周文武。此琴制之古者也。厥後增損不一。宋朝始制二絃。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絃各六柱。又爲十二絃。以象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靡不必備。太宗因太樂雅琴加

爲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大晟樂府。嘗罷一三七九。惟存五絃。謂其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今復用太常琴制。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子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陳氏樂書曰。七絃之琴。溯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

說也爲是說者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傅會之耶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淸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爲大呂第二絃太簇按上爲夾鍾第三絃姑洗按上爲仲呂第四絃蕤賓單彈之第五絃林鍾按上爲夷則第六絃南呂按上爲無射第七絃應鍾按上爲黃鍾淸凡此各隨鍾律彈之莫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淸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發不過是矣沈氏筆談曰唐人調琴之法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朱子曰按古人以吹管聲傳於琴上如吹管起黃鍾則以琴

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則五聲皆正沈氏所言眞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閑遠爲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爲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九徽按

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爲四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一少淸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徵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爲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淸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少商爲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淸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爲四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淸每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暉而第三絃獨於第十一暉調之乃應及思而得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

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暉也旋宮淸調之法旋宮古有隨月用律之說今乃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恐難如此泛論當每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何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爲均乃

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爲一宮每宮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說者罕乃鈌典也當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賓主次第各有條理乃先作三圖一各具琴之形體暉絃尺寸散聲之位二附按聲聲律之位三附泛聲聲律之位列于宮調圖前則覽者瞭然可爲萬世法矣履按崔遵度琴箋曰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朞之日十三徽象朞之月居中者象閏

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于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絃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絃乎是知所謂徽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

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于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

十六焉。氣節相名。其應也必矣。卦旣畫矣。故畫琴焉。始以絃泛桐。當其節。則鏗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節節相名。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六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盡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太極至

于無物。聖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至于無爲。樂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本于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周易時論曰。宋分濁聲中聲清聲。卽姜夔上準中準下準也。文武者。言聲也。極謂以爲文王。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加。非也。陳暘則謂人溺於二變七始之說。七絃有害古制。則有所不知矣。

十三徽

朱子曰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二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一徽)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十寸為宮

(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為徵(為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徽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鍾)

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在八徽內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為九釐釐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意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情不知

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履聞之老父曰從臨岳至龍齦平分為中即第七徽君徽也從臨岳至中徽平分之為第四徽下半之十徽亦然此四分也臨岳至四徽又平分之即第一徽下半之十三徽亦然此八分之一也首尾有不用之位猶之八卦用六卦四分而用三也乃以此大四分一者即臨岳至四徽也約而三之去一不用自臨岳順一徽下而盡之為二徽則以大四分一者分之為五去四不用自四徽

向上。蓋之為三徵。復以大四分一者。分之為三。去二不用。自四徵比蓋之為五徵。復以此分而五之。去一不用。自三徵比下蓋之為六徵。定後六徵。猶前六徵也。可知全琴全中。而必以藏一用閏之徵為中。君徵至臨岳。以中呂為中。中呂至臨岳。以太簇為中。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徵。用泛調取定。下半如之。自此之外。不復有聲。蓋四徵以上。屬天。十徵以下。屬地。中之二分屬人。以人用寬。猶之十二辰。人居地用自寅

至戌之九也。一徵以上。乃天之天。十三徵以下。乃地之地。此不用者也。總而言之。皆不用之用。用之不用也。聲非木與絲。皆木與絲也。以三百六十度為琴身合三百八十四全爻。劑之。臨岳至一徵。得四十八爻。而度則四十五也。一徵至二徵。得十六爻。而度則十五也。二徵至三徵。得十三爻。而度則十二也。三徵至四徵。得十九爻。而度則十八也。四徵至五徵。得三十二爻。而度則三十也。五徵至六徵。得二十六爻。而度則二十四也。六徵至七徵。得三十八爻。而度則三十六也。八徵至十三。猶之七徵至一也。天統地統各用四十八爻。共九十六。而人統專用一百九十二。以徵內言之。則正用四分之三矣。通琴亦然。餘五度四之一。則九十度內加一度半而縮耳。以八分之一者。分為二分。分得十五。為一至二徵之節。故損三分而為二徵。益六分而為四徵。又益十二。為三十。則五徵也。益六。為二十四。則六徵也。又益十二。為三十六。則中

徵也。曰三十六。曰二十四。曰三十。曰十八。曰十二。曰十五。皆數中節合之至要者。琵琶三絃。皆用十三。簫笛皆用十二之半。音與數適當其叶。豈非自然之符耶。十二律損益。亦自然聲數中節也。但九寸自起。猶之丈絃尺絃。皆十三徵七泛耳。

合止柷敔

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其用之也樂之初擊柷三聲以合之樂之未戛敔三聲以止之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自馬融鄭玄李巡郭樵其說皆然白虎通曰柷敔者終始之聲唐典協律郎執麾擧麾鼓柷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

止通雅曰總由泥解尚書之合止柷敔耳以諸儒之論歷代之用則柷敔之于樂也前後共六聲而已矣有此理哉此爲悞解合爲始合解止爲終止也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以使人人一律者板爲之也板有眼故加節焉乎番之奏一板二魚皆以木爲之取其音清直不爲衆樂所掩夫柷敔之聲猶是也非若金石之鏗鏘革之闔鞈絲竹之嘹喨綿長也不過

掮櫟相擊砉然而止正如板魚用爲節奏曲之遲速視此爲準拊雅之聲近乎拉颯悄然以輔柷敔之間此度曲之所爲大襯小襯也柷敔不得其用復有舂牘拊相諸器重疊以補之春官敎舂牘如柷小舂謂之應以應大舂所倡之節又云牘以應柷則柷非三聲而已可知矣牘以竹爲之彼聲使小以節樂敔背亦用竹取其聲脆此一證也房庶辨李照胡瑗說曰金石鍾磬也而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而變爲箏笛

木柷敔也貫之爲板由今之器寄古之聲皆可也此又一明証矣貫與亦編九拍版六拍版于柷敔之後言胡部以爲樂節蓋以代抃唐人或用之爲樂句宋以檀若桑木爲之豈亦柷敔之變體歟是亦疑之矣吾嘗聞殿庭之樂琴瑟設而不作不覺慨惜此豈特後儒之過哉亦琴設而不作亦以不知板眼也琴曲中有入慢則有趣可知矣今之獨彈琴者猶度清曲也使其引喉轉聲以意長短不合拍板豈可聽乎琴

與瑟合。遂與六琴六瑟合。遂與衆樂合。皆侍拍按之節以一之。若專以靜遠纖細爲高。無復板眼。則寔可隨意長短。是焉能與衆樂合耶。人之用聲。聲有窮也。止以更氣。止以言乎齊也。

古今釋疑卷之十一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

合山方中履

天地之形

天包地外。地居空中。自黄帝素問周公周髀邵子朱子言之矣。學者不學。忽聞泰西脬豆之喻。乃驚耳。晉志謂天出入水中。鄒衍以瀛海環大九州外。藏經分四洲。是皆以地為扁土。陋哉謬哉。按素問曰。立于子而面午。立于午而面子。至于自卯望酉。自酉望卯。曰

北面立于卯而負酉。立于酉而負卯。至于自午望南自子望北。皆曰南面。自子望北。言北方之北。尚有北也。可以知地之圓矣。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也。帝曰。馮乎。曰。大氣舉之。今以豆入脬而吹之。豆正在脬中。豈非確證乎。周髀曰。春分至秋分之夜。日內近極。極下常有光。秋分至春分之夜。日外遠極。極下常無光。趙君卿註曰。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為晝。此後六月。不見日為夜。又曰。北極之下。其地最高滂沱四隤而下。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體亦然。故日運行處在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四時相反。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此陽微陰彰。晝夜分歲。物朝生而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此陽彰陰微。故萬物不死。五穀一歲再熟。按此益明地之圓矣。邵子曰。天惟不息。故悶地在中。使天有一之或息。則地陷矣。

朱子曰。天形圓。朝夕運轉。極為樞軸。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墜耳。觀此可知中國之說本明。至利瑪竇入而始暢。其言曰。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

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為北道據中國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則晝夜平行南道則晝短行北道則晝長故天球有晝夜平圈列於中晝短晝長二圈列於南北以著日行之界地球亦有三圈對於下焉但天包地外為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為甚小其度狹此其差異者耳今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出高一度南極入低一度

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入低一度南極出高一度則不特審地形果圜而并徵地之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則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有九萬里實數也是南北東西數相等而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蓋在天之內何瞻非天總六合內凡足所佇即為下凡首所向即為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泰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峰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峰與中國上下相為對待矣而吾彼時只仰天在上未視之在下也故謂地形圜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夏剛之老父地如瓜焉有蒂有臍蒂應天之北極臍應天之南極皆如軸中乃其體也體必貴用用在腰輪腰自為東西南北而腰輪之南為心胸即中華也其輪如鍾爐之心外雖轉而彼不動無定而有定也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各以所在為中而北極之南正當中和用地豈依崔浩執北極之下為中國乎

左旋右旋

前漢天文志曰日東行星西轉後漢律歷志曰天之動也一晝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行月速此天左旋日月右旋之說所從始也晉天文志曰日月東行天西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十月之交詩傳曰天左旋於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張横渠則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

之少遲則反右矣蔡仲默註尚書亦曰天左旋日麗天而少遲月麗天而尤遲常不及天朱子語錄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謂日月五星右行其實非右行也横渠之說爲是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邵子史伯璿王應電等主右旋陳普沈貴瑤吳澄等主左旋陳建通紀曰太祖嘗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盡過而東矣由此觀之

則是右旋泰西乃分天爲九重謂天體爲宗動天諸政各居其一惟宗動左旋而日月五星並列宿皆屬右轉此九層相包如葱頭皆硬堅而日月星定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只因本天而動其天之體通透如琉璃原無限隔也履嘗與廣昌揭子宣論之子宣曰天氣也止有一氣更無二氣止有一動更無二動止有左旋更無右旋右旋者倒退耳蓋有槽丸急旋槽進丸退之證焉夫日月諸星其體皆如丸在一氣中

各有熟路而天盤急旋宗動周大四十萬零六千八百九十八萬六千零五十里日天周大一萬零零九十二萬一千四百八十里月天周大三百零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五里人一日二萬五千二百息而天一日一周計人之一息月天應行一百二十里餘日天應行四千零零四里餘宗動應行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里餘其勢迅疾易所謂天行健也體圓必轉倒退者勢使之狀也試以一平版驗之版形如盤開爲六槽月火木土各一金水日共一其一爲經星槽皆圓規自外至內重重相裹槽各置一丸悉居東偏版之中心竪一圓幹以手挼之使盤左旋而盤行勢急丸必倒退蓋丸之下䟃

寶麗於盤者。爲盤所拽。帶動而西。其丸之上虛者。則必倒轉。以從西行之勢。盤轉一周。丸倒幾何。猶久自周矣。于內外間。又可以徵遲速不等之別。猶夫舟之觸岸。人必反靡。馬之驟鞭。身必少卻也。又以迴水觀之。水既流下。旁置一物。則反逆上。又如揚米者。以手擣箕。米必退後。以手掣箕。米必從前。不必圓物。急則反從。定理如此。特不察耳。故倒退者。正所以順天之行也。履按黃帝運氣。左升右降。日人南面而言。東向西旋。豈非天之習氣乎。

七政遲疾

詩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天即二十八宿。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蔡氏書註曰。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朱子又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

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値，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遲，一日夜一度，月行疾，一日夜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也。陳普曰，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與天會，二十九日有奇而與

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文公註十月之交，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吳草廬曰，天與七政，八者之行，天爲最速，塡星比天稍遲，積二十八月，不及天三十度，歲星比塡星尤遲，積十二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比歲星更遲，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比熒惑又遲，一日不及天一度，太白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又遲於太白，但有

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最遲，一日所及，比天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崇禎曆書曰，天有九重，其最上者，宗動天，列宿而下，土木火日金水月相次。宗動天，一日一周，列宿天，二萬四千百年一周，塡星天，二十九年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歲星天，十一年三百十三日七十刻一周，熒惑天，一年二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日輪天，三百六十五

日二十三刻一周，太白天，辰星天，俱隨日周，月輪天，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履按因謂七政左旋，故云列宿最疾。土木火日以次疾，而月爲最遲，因謂七政右旋，故云列宿最遲，土木火日以次遲，而月爲最疾，兩說相反，而謂月疾日遲者是也。蓋周天之有遲疾者，由于政之位有高下，則度有廣狹，位近地者，其度必狹，位遠地者，其度必廣，如月天最近地，一度僅八千三百零九里，日天一度，則二十七萬六千四百九

十七里。金水隨日度。火星一度四十七萬二千零六十七里。木星一度二百一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六里。土星一度。三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二里。列宿一度。五百五十五萬八千四百六十三里。位愈高則度愈廣。故狹周易而廣周難。然諸政周天之遲疾。則因于度之廣狹。而以里計之。則每日所行之多少。又因於體之大小。如日體大於月。日天一度。即有月天一度之三十三倍二千三百里。日一度。乃二十七萬

餘里。月十三度。僅一十一萬餘里。是日之周天。雖遲於月。而每日之行。實疾於月。故以周天論。則遠者難而近者易。以所行里數論。則大者速而小者緩也。

日體大小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距地心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木星大於地。九十四倍半。（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土星大於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距地二萬五百七十七萬零五百六十四里餘）火星大於地半倍。（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金星小於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距地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餘）月小於地。三十八倍又

三分之一。（距地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餘）水星小於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距地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餘）經星有六等。皆大於地。以遠故望之小耳。履按七政之中。是日爲最大。然大於地至一百六十五倍。固不能無疑。考泰西書。又有日。日月在本天。每半度爲一全徑。則其說亦未有一定矣。今以半度推之。月徑四千一百五十四里半。日徑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八里半也。若據地大於月三十八倍又三之一。則月徑七百四十七

里餘不及半度矣日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之一則日徑四百八十八萬四千零三十五里餘在本天應據一十七度一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六里矣天覆於地平上者止一百八十度今日占十七度餘則是十分之一矣假使橫累十日則亘天一匝皆日矣試舉目望之豈餞測之界尺分綫度之其占十分之一乎抑半度乎履嘗過進賢以問熊公伯甘公曰燈體大如小指指不離半寸爇不可堪矣炬體大

如拳拳不離三寸爇不可堪矣野燒大如車輪人不離三尺不能久堪矣今如西法測日輪之大乃倍於離地之空處則地上焦灼何堪哉故謂日之大百餘倍地者必不其然然則大舍度數之測何不爽乎朱子曰光者明之體明者光之用也然體之中有內體外體焉內體真體也外體借所用以為體也西土之測日是合內體外體言之也西土測天專重遠鏡遠鏡四層皆凸外而窪內凡以凸近目能收影之大為小以窪近目能拓影之小為大層層轉取倍必累矣故以遠鏡望百丈之外拳大若斗今日天既在金水月天之上隔四層天晶晶之鏡豈不增大猶如山寺懸燈一里之外便已見之燈體大於棗今望者見其大如斗豈非以合龍與燈之體皆視為燈體哉龍體去遠不甚殊其大者何耶夜地上游氣直看橫看又添二層大鏡也況太陽醇光又加之數層天氣之映發乎即早晚視日出從以地氣尚能拓日之光況高

天之清明又非地上目力可推測者乎寧都丘邦士曰燈炬野燒大小遠近之熱誠然矣但西法日輪之大未嘗倍于離地之空也蓋西法地球全徑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九分里之四而日徑大於地百六十五倍八分倍之三則日徑當四百七十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二里九分里之五也其日離地中則一千六百餘萬里視日徑且三倍有餘矣但日去地中一千六百餘萬里倍之則日天之徑也以徑七則圍二

十二之法求之日天之周當一萬萬里有奇其三百六十之度每度二十八萬餘里西法乃謂每半度爲日之全徑然則日全徑僅十三萬餘里耳何得百六十餘倍于地耶履按謂日大於地百餘倍者蓋擬日小於地或等於地則地影宜無盡必能及火木土星並二十八宿而蝕之矣然未見火木土並二十八宿之蝕則地影易窮是日大也不知光之照物其影自瘦不可以直線取此證得之於揭子宣嘗以紙徵之

剌圓徑寸之孔使日穿照一石不增不減也手漸移而高則石小而日光大於石矣剌紙四五穴而就地照之四五穴各爲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則合爲一光而四五穴影不可復得矣光嘗肥而影瘦也約光之遠於物也以其物之圓中徑八十一倍乘之則影絕又太陽之光與月火之光不同月火所射在階則照亦在階階之上階之側不及處即暗也陽光所射在階則堂室戶牖粲然顯白巨細畢見特於堂室之間再加屏焉乃異耳陽能令星月生光照物亦能令虛空之氣生光照物地影之易窮皆繇於虛空之氣有餘映非日體之大也即以昏曉言之日未出而天先曙日已入而地猶白赤道下爲朦朧影者凡六刻有餘南北極爲昧爽黃昏者各一月有半又豈地影之所能盡障乎近如地者猶且如此況其遠見於天乎又以冷煥言之若日較地大百餘倍則地在日中僅一點耳即有南北千里數千里之殊亦止共處於一點何足以爲異而南無雪北

無雷寒暑氣候迥然不同則是太陽不能偏蒸於群地而曰日體遠過於地又安足信乎但光大于物則影瘦若光小於物則影又肥日大于地無疑而欲定其大之數則妄矣

交食

交食之故先儒皆未有定論屢嘗考之日食見於詩書者惟夏仲康五年周幽王六年皆朔日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晦日食七夜食二二日食一公羊以為二日食七晦日食二左氏以為二日食十八晦日食一是日食不獨朔日矣漢惠帝七年五月丁卯先晦一日食景帝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食是又不獨晦日二日矣凡此皆曆

家之誤也夫日食以朔猶月食以望有朔望而不食者矣未有食而不以朔望者也其故何居蓋日食由于月月食由于地日大于月而月小于地日高于月而月近地也日行黃道一日一周天月道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相距遠者六度零二分如兩環相交其相交處自內出外曰陽曆口世謂羅睺亦名龍頭自外入內曰陰曆口世謂計都亦名龍尾月行每日躔日十二度凡行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五分九十

三秒而與日會曰合朔苟及于龍頭或龍尾是為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月過日下則日為月掩是為日食若徒南北同度不在龍頭龍尾雖合朔不食也月則借日為光距日一百八十度而正與之衝曰望月行近于龍頭或龍尾地居日月之中則日光不能照射于月是為月食若相對不在龍頭龍尾雖望不食也望或十五日或十六日而合朔乃所以定一日也朔日不交且不食況晦日二日乎又況先晦一日乎使

晦日食即當以晦日為朔二日食即當以二日為朔晦日食必前月當小而未小二日食必前月當大而未大之誤此無他拘于平朔而不知定朔故耳（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為朔也定朔者或二小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為朔至傅仁均造戊寅曆始用定朔李淳風猶主平朔非也）至于當食不食非盡推算之失蓋日食不同于月食月食見月即見之日食則有見有不見不見遂謂之不食耳漢元帝永始元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獨見二年二月日食京師不見

四方皆見。由千日大月小。惟月下之人見其食。卽食
旣。尚有不見處也。豈果不食哉。昔人云。南史書日食
三十六。北史書日食七十九。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
年合而月不合者。以爲失在史官。然安知其各書所
見乎。而文公綱目。或從南史。或從北史。魏道武帝神
䴥元年十一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爲宋文帝元
嘉五年五月亦日食。則不書。齊高祖建元二年九月
日食。則書之。北史是年爲魏孝文太和五年七月亦

日食。則不書。太和十八年五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
年爲齊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亦日食。則不書。周武
帝天和六年四月日食。則書之。南史是年爲陳宣帝
大建三年九月亦日食。則不書。總緣不知交食之故
耳。履嘗謂日食。定數也。固曆家所可測。而先知者。董
仲舒劉向京房之徒。講災異之學。以爲乖氣所致。莫
不指事以爲應。高后崩。則曰應二年之食。衛后自殺
則曰應建元之食。余謂日不食。高后亦崩。衛后亦自
殺也。元帝時日食。則曰酒亾節之所致也。余謂不飲
酒。亦日食也。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
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魏晉百五十年。日食七十
九。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豈誠政之得失。致
食之多寡乎。春秋書日食。止于定公之十五年。漢史
書日食。始于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日食
凡七而已。是七國之政。賢于漢魏晉唐矣。漢文景之
世日食十二。唐太宗之世日食十六。陳後主之世日

僅一食。隋煬帝之世。日僅一食。是後主煬帝之政。賢
于文景太宗矣。夫文景太宗之世。日食數而天下治。
後主煬帝之世。日食少而國家亾。其治與亾。由于日
食否耶。雖然聞之先貞述公曰。氣幾心幾。二而一也。
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爲幾。而適與之合。歲有寒
暑風雨。而蟪蛄與蝎蠋當之自災。可取譬矣。儒者求
端于天。天人相與。甚可畏也。靜深明理之士。觸其幾
而知之。然不欲盡洩。至于聖人則不爲陰陽所轉矣。

時愆氣沴。羸夫則病。壯夫則否。周王龜焦蓍折。劉裕竿壞幡亾。又何礙乎。焦京管郭。崔浩戴洋。一端之中耳。關子明之如響。畢人事與天道消息之。此中論也。

日出時大而不熱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爲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束晳曰。人之視天。旁方與上方等。旁視則天體存于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履按日初出。有水土之氣浮於地上。故其影大。至高度則水土之氣清。故其形小。今以盌置一錢。使人遥視之。不見錢也。以水注盌。則人見錢。而錢且大於本體矣。以水光之浮錢出盌面也。此與日未出而水光浮日之理同。故大而不熱耳。

金水附日

金水附日一周。人多不得其解。舊說或云。日內月外。相去遼絕。不應空然無物。則當在日天之下。或云。在日天之上。二說皆疑。全無確據。若以相掩證之。則大光中無復可見。論其行度。三曜運旋。終古若一。兩術皆窮。因知從前所論。皆臆說也。泰西以望遠鏡測之。則謂太白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爲上下弦。蓋時在日上。故光滿而體微。時在日下。則晦。在傍故爲上下

弦也。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與太白。度亦與之同理。函宇編曰。金水附日。各麗一天。其說已舊。而此稱遠鏡窺太白。時晦時滿。遂謂金星或在日上。或在日下。辰星至小。度亦與之同理。果也。則金水與日。當共一天。只其自行之輪。以上下爲周動。而舊所傳之二天。無可憑矣。端思幾過。尚有隔閡。何也。金水體小。若在日上。難復可見。與日同天。則月天至空位太多。遠鏡照物。止能映小爲大。映遠爲近。而非物之真體。金星之晦望。豈是洞觀。何不以視差諸法。證其高下。辰星未見晦望。更屬懸度。且于九重之數不合。說者云。金水終古附日。一年一周。二體應是同天。但各輪互異。動以上下爲環。理猶可信。但晦望之說。已經曆局奏明成書。事宜姑存。而書此一端以俟。子宣曰。金水與日共一天。是也。蓋日如車輪之軸。居中旋轉。金水如輪之輻。周圍循行。輻隨軸轉。故日之轉也。金水或旋而前。或旋而後。一前一却。亦

勢所至也。自人目視之。祇見其或順或逆。而不知其遶日環轉也。特逆則返于日之上。順則趨于日之下。遲留則行于日之側。人祇見其爲遲爲留。而不知其自上往下。自下往上也。在上則疾。在下爲尤疾。在下則順。每日除已行分數外。日又帶行一度。遠日則見。近日則伏。特其常耳。史紀日中有黑點。以爲災異。不知二星之遊過于其下也。雖然。二星均爲遶日。而其周則有不同者。何。水附日近。相距二十三度零二十四分。其度少。環日周一百四十三度零九分。其行速。一百一十九日九時四刻三分。遶日一周。金離日

遲[illegible]四十七度。其度多。環日二百八十七度半。其行遲。五百七十八日八時三刻八分遶日一周。故金之遶日一周。水已遶日五周矣。金星在日前日啓明。在日後日長庚。鄭樵謂啓明爲金星。長庚爲水星。蓋不知二星繞日之故也。

經星移動

經星者。二十八宿也。分配周天之度。所以紀日月五星之躔次。然後漢志所載之度數。即與前漢志異。唐志所載之度數。又與後漢志異。前志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斗二十二。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後志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唐志畢十七。觜觽一。參十。輿鬼三。餘同前志。故元史載古今前後六測。如漢洛下閎。唐僧一行。宋皇祐元豐。崇寧。元郭守敬等。或前多後寡。或前寡後多。或寡而復多。多而復寡。種種不一。元世造曆者。推究至此。茫然不解。但揣摩臆度。以爲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有未密而已。夫謂前人未密。他術有之。此則千四百年如彼其久。二十八宿如彼其多。諸名家所測如彼其詳。而悉無一合。安得悖謬至是。且其他諸法。又何以不甚參商。謂爲誤測。必不

然也。若曰微有動移，庶幾近之，而又不能推明其所以然之故。今湯道未以西曆詳考黃赤經緯變易，蓋二十八宿分經者，從赤道極出線，至赤道乃止，而諸星自依黃道行，是以歲月不同，積久斯見。若精言之，則日日刻刻皆有參差，特此差經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天一周，正所謂微有動移，非久不覺，故後此數十年百年，依法推變，正是事宜，而前代各測不同者，皆天行自然，非術有未密也。如北極天樞一星，古

測去離北極二度，後行過北極，今更踰三度有奇矣。觜宿距星，漢洛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崇禎元年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今各宿距星所當空度，所得多寡，悉與前史不合，蓋緣於此。此歲差之所以難定，而古今中星之不同也歟。崇禎元年所測距度，角十一度九十分，亢九度四十五分，氐十六度九十三分，房五度五十五分，心六度二十四分，尾二十一度四十一分，箕八度八十九分，斗二十四度七十五分，牛九度五十九分，女八度六十二分，虛八度八十一分，危十五度十分，室十七度二十五分，壁十度六十二分，奎十四度七十一分，婁十二度二十四分，胃十五度九十八分，昴十度五十五分，畢十六度八十一分，觜入參三十四分，參十一度九十七分，井三十三度二十九分，鬼二度三十八分，柳十二度二十四分，星五度八十八分，張十七度五十七分，翼二十度七十六分，軫十五度七十三分。

雲雨霜雪雷雹之理

雲雨之屬，皆因於日，而生於地者也。泰西熊三拔之論，可謂詳於王析諸儒矣。其言曰：天地之間，分三際焉。水土之塊，太陽蒸之，是成煖際，眞炎同天，是名熱際。中間至冷，名爲冷際。蓋日照地溫，水土蒸爲濕氣，氣情本煖，煖者欲升，復得日溫，鬱隆騰起，是有火行。火騰如烟，復挾土體，相璘上行，漸近冷際，因于水土本情之冷，濕結而成雲。是雲體中具有四行也。凡物體具四行，及將變化，勝者爲主。雲至冷際，而濕情勝，即化爲水。水既成質，必復于地。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雲之屬也。上及于蓋，蓋是冷際，就化爲水。雲之行雨，即此類矣。今器中貯水，曾無滲泄，盛以水，雪外成濕潤，蓋水土而上，氣行充塞，凡器之外，悉皆氣也。氷雪甚寒，氣煖在外，煖因寒逼，漸變成水。雲至冷際而變爲雨，此其徵也。若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上升，即爲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爲露。夜半寒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夜有烈風，亦受風損，故大旱之天，夜并無露。至于密雲不雨，旱雲益旱者，皆由氣升不等，所具四行，各有偏勝，故或爲霾霧，或爲雷霆彗孛，豈必氣升皆雨乎。風之爲物，亦是熱乾與雷霆彗孛一本所生，但不得直升，則橫騖爲風耳。雲升爲雨，其常也。旱時氣多燥乾，雲起直上，無濕相助，或遇風散，或泯其濕，但存燥乾，上爲奔星而已。所以晴日雲高而反不雨，旱雲山屹，行復散失。若氣升之濕性多，雲起于地，遇其冷不能直上，濕遽化爲水，故雲近地反得雨焉。每有高山之上，俯瞰雲雨，下視震雷，如水發漚也。雪者與雨同理，將雪必先微溫，不濕氣不上升也。冬月冷際甚冷，氣升變雪，猶露之爲霜也。雪花六出者，凡物聚方，以八圍一，聚圓以六圍一，此定理中之定數也。水居空中，在氣體內，氣不容水，急切圍抱，不令四散，水則聚而自抱，故成圓體。此定理中之定勢也。雲遇冷而爲雨，初圓甚微，重

則點滴冬時氣升成爲同雲遇冷凝沍悉是散圓及至下零欲求歸併不可得合聊相依附以六圍一即成花矣不搏聚而成片者以空中氣體隨天旋也平轃即合直轃即離正如濕米磨粉易令作片成搏則難也大抵日蒸地氣挾有火情火情熱乾炎上其勢壯猛土之精者亦隨而上故雲中具有四行時有偏勝水勝爲多耳間或火土合氣水情絶少力勢既盛土之次分亦隨而上遇冷際而力稍微土之次分復

歸于地則成霾霧若火土自升水雲復盛上阻陰雲遏迫不容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是其破裂之聲電是火光火迸上騰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質降于地是霹靂之楔矣就陰雲之中亦有火土二體上遇冷際爲水所勝氣變成水火情挾土能在氣中與之俱上是則土之上妙者也熱燥輕微與火爲體火性炎上初隨氣升氣既變水水將就下火土二體不復從之如蒸水成氣氣至甑蓋化而爲水仍歸釜中若其熱性自透甑而出矣既與雨分火土相挾決起而上亦有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者此二等物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乾略似臭煤乘勢直衝遇火便燒狀如藥引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同理焉若更精厚結聚不散附于火際即成彗孛勢盡力衰乃滅耳若雪天之雲與雨雲等但冬月冷際甚冷火

至其處勢亦稍殺土雖輕微不能挈與俱上一時雲氣驟凝爲雪土亦與焉火雖獨歸其所雪中之土仍與同性故雪水化之中有沉滓猶作燥乾之味也夏月雹者三際中爲冷際冷際之中乃爲極冷自下而上漸冷漸極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即零不必至于極冷之際也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其力甚緩非大地同雲不能相扶以成其勢故雲足甚廣雲生甚遲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漸至冷際漸亦疑

沍因而結體甚微細也。自餘二時凡雲足廣潤雲生遲緩即雨勢舒徐雨滴微細皆變于冷之初際也。獨是夏月鬱積濃厚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足促狹隔塍分壠而晴雨頓異。雲起坌涌膚寸暫合而滂沱旋盈以其專銳入冷際深也。氣升愈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遞升入極冷之際驟凝為雹雹體小大又因入極冷之深淺雹中沙土更多于雪雹體中虛以其激結之驟包氣于中也履

按三際之說尚為未確。其云煖際者謂近地熱于天半以中虛而地承日也。然初際為煖山上猶煖際也。何以寒於山下乎。若以山上已入冷際則山半常雨而山上不知豈氣不及冷際而成雨乎。蓋冷際無定者也。天地之間有寒氣有煖氣煖氣升而遇寒氣寒氣升而遇煖氣皆變雨耳。因知雪必先溫亦必先寒溫氣先升為雲結雨而寒氣後升雨在上而寒在中雨穿寒過遂成珠雪此初雪也。故或雨雪雜零及寒氣升高而至于雲雲未及結雨而寒氣至遂並自凝為故雪成片也。至於雷電之理熊氏亦未盡言。蓋有雷而不電者有電而不雷者有大電大雷者由於陰氣盛而陽氣在內不得出則擊搏成雷雷者電之聲也。電者雷之光也。或陰𣎆上薄下厚雷遂從薄處上出故聞雷而不見電。如陰氣薄則陽氣易出故見電而不聞雷即聞雷聲亦不震惟雲厚而陰氣迫之陽氣復盛相迸而出故為迅雷大電且有見光而不見

雷者電在雲中或近地又有雲掩之也。其如金線則電出雲外也。故迅雷之電往往見線焉。性理曰雷之破山墳廟折樹殺人者何也胡致堂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世人所得雷斧者此猶星隕而為石也蔡季通曰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狀如細黃石非先有此斧以擊物也虹者何也。水氣耳。受日光而生。日東則虹西日高則虹低虹如環人見其半半為地所隱也。水本青氣日屬赤色赤與青交而紅綠生焉。以人目視之則有其形非本色也。試彈松香灰水而成泡必具五色此

其證也。虹無貫日之理。白虹者，白氣也。以虹名之耳。

霞者何也。雲正受日光，則透白，虛斜相映則起色，故霞惟晨昏有之。蓋晨昏之間，日近于地，光射于空，雲低不能正受其照，遂相映而成霞。此皆熊氏所未及也。又按三拔書，或問南風溫，北風寒，何也。曰，風屬于火，日爲火君，地發燥熱，横披直驚，從日而嘘，則爲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溫。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面颷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嘘

氣則唇溫，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恒在南，是以有嘘吸之異。又問東風溫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氣在東，故溫潤，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日以東方爲來氣，以西方爲去氣，斯其所以異也。又問曰，北方地冗，春夏少雨，僅伏秋雨數日，南方雨恒多，何也。曰，日在于南，近日之處，火土之氣，時爲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踈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

復有雨，乃所聞滿剌伽國處赤道之下，四時皆稱積日日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暘爲雨之根也。至於將雨，莫不有徵。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爲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落雲四布，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

飽，雨徵也。蠅蚋蚤虱，匆遽咂食，雨徵也。蟻蚓之屬，倉皇飛驚，雨徵也。穴處之蟲，群出于外，雨徵也。朔日至于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月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總由濕氣上升致然耳。

四行五行

或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水火土氣四行參差何㠯浮山閒語曰豈惟異域邵子常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為土石也朱隱老曰四爲體五爲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據者地之五材也金爲土骨木爲地皮是也水爲潤氣火爲燥氣木爲生氣金爲殺氣以其爲堅氣也土爲冲和之氣是曰五行黄帝曰六合之内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實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況所以爲氣而宰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一行之言氣形光聲也氣凝爲形蘊發爲光竅激爲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槩舉氣形光聲爲四幾焉楞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四大猶水火土氣也復對實而言空故表空焉皆因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故表見識焉心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議表之亦可悟五藏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合二求一而後知一在二中謂之二中是一謂之不二不一謂之參兩謂之九六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可者且請學易方信卽差別是大本勿迷顚覆夢筆錄曰

火爲五行之至神非同木土金水之成形也世但知火能生土不知火能生金生木生木益金非火不能生成水非火不能升降木非火不能發榮易稱乾爲龍龍火之精也五行之精惟龍神變故有火龍上龍金龍水龍木龍今之土中石中金中海中樹中敲之擊之鑽之無不有火出焉則此火能藏神于萬物而又能生萬物也或曰坎卦在子宮所謂天一生水以陰先陽也還知坎中一畫真陽爲天地之心乎表冬至于半者正以坎中一畫真陽爲天地之根火之宗也陽在陰中卽龍宮之在海藏神龍之潛九淵所謂陽在下而勿用卽大易寂然不動之宗也復卦以至日閉關道家藏火次火之決正謂此也在胎之前非三餘之火不能結搆身旣生後非丹田之火不能養成故百骸五藏六腑十二經絡皆以心火爲君命火爲臣能傳生化食以資長其骨肉此火不調則百病生此火一散則百骸資人初死時百骸俱在獨此煖

氣一去則四大皆潰散矣所謂法界聖凡同是此心所造須當辨其邪火眞火能知性空眞火性火眞空則知薪盡爲火傳燈傳爲命續矣五德有形有神形也土分之則崩金分之則缺水分之則絶木分之則折獨火爲神愈分愈多愈聚愈盼愈與愈有愈傳愈久此向上不傳之秘所以分燈列焰而傳乎

古今釋疑卷之十二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

合山方中履

曆法

今之法密於古者。曆是也。蓋自三代。曆無定法。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

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速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紀元。首分度不齊。始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郭守敬造授時曆。一以考測為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

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折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弓。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

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步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元史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許衡甫天步真原曰。今泰西之法更精矣。蓋有數種。中土莫及焉。一曰經星度差。由於黃赤道二極不同心。星繫赤道。而執黃道之部次以求合。故自落下閎。以及郭守敬諸名家。測驗無符者。一曰宮分今古不同。由於黃赤交道西行。自有書契來。春分日躔

角中。漸西至進賢。又至左執法。於是而執一定之說。遂至寶瓶等十二宮。皆差八度有奇。一曰月將之差。由於節氣。二者皆太陽行度也。寧有節氣已到。而月將未到者乎。一曰節氣之差。由於均分平年。太陽行度之有贏縮。定朔於交氣皆用之。過宮之行。豈二十四年除可盡乎。一曰。推步不同。中曆止於勾股割圓。而西分正弦餘弦。切線割線等八法。二者其類不同。粗細亦分。焉能一一符合。一曰測景不同。中曆測於

二至。西法獨重二分。太陽本輪既殊。赤黃交極各異且清蒙差多。焉能在在不爽。一爲交食分數。日食本於月影。月影本於地影。即如大都之東近海。清蒙差多。西遠海。清蒙差少。非一日之贏縮。月之遲疾。可無遺策也。一爲五遲緯度。經度如二儀之朔望。緯度如二儀之交蝕。即如太陰犯昴。太陰犯土之類。每九年一次。十二月多然。此天地之情也。偶爾日力所及。晴陰互異。豈遂得真耶。天道十年一變。實無時不變也。

今大統本於授時。授時本於大明。千二百餘年。於此矣。焉得無差。而西曆於萬曆癸丑。方經改定。崇禎戊辰。尚多測改。其疎密可知也。至於五星。則自張氏至今。千餘年。人未問及。測步不合。委之失行。何以西曆推其經緯。更真於日月耶。故曰今之法密於古也。

歲差

歲差者何黃道積差也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書考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呂不韋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明洪武甲子在箕七度嘉靖三年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萬曆四十年在箕三度十九分十九秒起堯甲辰至於今計年凡三千九百有奇度之差已五十餘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以五十年退一度然

失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又劉炫謂四十五年梁虞鄺謂百八十六年祖冲之謂百八十三年唐僧一行大衍曆則八十三年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然皆未甚密惟元郭守敬及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凡四十九事而不合者僅十事可謂密矣洪武中元統大統曆雖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猶仍授時之制也然行之已久亦不能無差如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十三年朔日食曆官所報分秒起復數俱不相合履丙申遊吳曾問於朱公康流公曰歲差一

法。古來多寡不等。按時置上下消長之法。可謂當已。乃亦不能盡合。其法曰。上推百年長一。下推百年消一。以推今日測之晷影。冬至先天約二十刻矣。所以然者。元之時爲極消。上推固應百年長一。下推亦應百年長一。自元迄今。三百餘年。應益三分。西洋法則定以六十年八閱月而差一度。屢按歲差之法亦多矣。然皆不能久而無差。由諸家不知歲差不可定也。其故何哉。蓋經星常移。次舍無準。古今宿度分數不

一。安可執一定之法。以算之哉。故隨時測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爾。百年之中。所差無幾。猶可知也。久則差積。不可攷矣。可見曆無數百年不改者。但改者曆元。而曆法固不必改也。

曆不容不改

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故由古迄今。造曆者無慮數十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改者。曆法之不容不改。非盡術之疎闊也。以今考之。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迄隋末。凡十三改。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法。冀其永久無變。然

行之輙差。蓋天運星行。動體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曆家步算。乃欲法爾。安得與天相符。朱子則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所以多差。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卽氣朔可定。歲差必不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天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躔赤道之度。爲之準驗。大較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漢及元。以至於六

十餘改者。何歟。華湘曰。一定之法。豈可拘執。况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齊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illegible]以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其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以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由此觀之。曆烏得不改哉。屢按天行必不可齊。則曆法必不可定。惟有隨時測驗。求合於天。日纏月離。有差即改。並歲差之數。竟可以不立矣。前人未知此理。欲求無弊。其可得乎。舉歸於法之疎

密。則非矣。

曆元

自黃帝以來造曆者莫不有元。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頊曆也），武帝太初曆用丁丑（史記作甲寅），章帝四分曆用庚申。蓋曆家必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爲一元；四分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至朔同在甲子年，爲一元；他如三統上元則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則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則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造），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元法亦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歷按諸家起曆，必欲遠推開闢，取合前曆以爲上元，可謂迂矣。且開闢以來，依皇甫謐、徐整、司馬貞所紀，安得九萬餘年，況數百萬億乎。邵子大元僅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張賓等積算不啻數十倍，然歟否歟。夫元者，不過因曆久必改，改則以此年爲首，所謂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爾。更曆更表，何年不可以爲元乎。故唐傅仁均即以武德戊寅爲元，石晉馬重績即以天寶乙未爲元，元郭守敬即以至元辛巳爲元，而元統即以洪武甲子爲元，[illegible]即以萬曆癸丑爲元，豈必如班志所云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乎，豈必如范志所云甲子之年至朔同日乎。還復故曆，庸有之矣，決非曆家所能限以年數也。蓋曆久自差，不得不然。是故太初以來諸曆，或百餘年而差，或數十年而差，或一二年即差，何嘗及所算之一元乎。夫欽天授時，只在七政交會行度無失，元不必遠推其始，亦不可逆定其終。此崇禎曆書所以惟推二百年恒表，而隨時考測，隨時修改，可謂當矣。

閏月

蔡九峯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

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黄瑞節

曰曆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據當時之四分曆法也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共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日行多五日又五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二會是一歲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五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

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又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共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凡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恰好是七閏月之數。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

分也。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冬至定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乃一章也。凡按置閏之法。大約經三十三月左右。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二十九日有奇。乃合一閏。前閏距後閏。亦必三十三月左右。今蔡氏拘於繫辭五歲再閏之文。僅滿五十四日有奇。便置兩閏。安有此理。而書傳例通及纂說。乃云五年再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

前閏。此不通甚矣。夫閏者。天然恰好。當在此置。豈人所可移前移後。強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乎。況閏月必觀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乃爲閏月。若強借下年之日。則所閏之月。固不能無中氣矣。蓋五歲再閏。必前閏在正月至四月。故間一年。便滿三十三月。若前閏在五月至十二月。須間二年。方滿三十三月。必六年而後再閏。所謂五歲者。舉其槩爾。十九年七閏。則定數也。

仲兄曰。五歲再閏者言前閏去後閏。或間兩年。或間三年。蓋五歲之中。有兩歲閏。非自積閏之年數起也。

寒暑

寒暑者。以日行遠近。而地氣因之。天固未嘗有寒暑也。蓋周天縱橫。皆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北極爲天樞。與南極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赤道帶天體之紘。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太陽躔路。名爲黃道。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內。半出赤道外。遠止二十三度半。冬至日躔黃道。距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有奇。在赤道外二十三度太强。是謂南陸。夏至日躔黃道。距

北極六十七度有奇。在赤道內二十三度太强。是謂北陸。春秋二分。日躔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乃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也。以中國地平論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則中國在赤道之北。故日行南陸則寒。日行北陸則暑。皆由地氣去日遠近故也。先中丞公曰。天下寒暑。日影五截。赤道下四時皆燠。二分爲甚。二至稍減。二分立表。日中無影。一年兩春兩夏。兩秋兩冬。草木一歲。再榮再枯。故自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之域。立表。每歲東西南北。日影俱到也。日行南北之下。其地每歲一極寒。一極暑。而正相反。履按廣東肇慶府夏至日中。立表無影。正當北陸下也。肇慶而北。雖日行北陸。見日猶在南也。肇慶南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是爲南陸下。過此二界。則黃道之所不至。日不經天頂過矣。其地四時皆寒。周圍皆有日影。而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草木朝生暮死。履按周髀日。春分至秋分。日內近極。極下常有光。秋分至春分。日外遠極。極下常無光。趙[illegible]注日。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爲晝。此後六月不見日爲夜。又按隋志言。故北方有貢羊胛而天明者。正將近北極下之地也。

惟黃道。與南北二極之中閒。沖和之氣鍾焉。自距赤道十九度。至四十二度。正當其處。此外皆偏氣矣。或曰。以地氣去日遠近。乃分寒暑。然矣。然夏至之日。日行最近。夏至之後。日行漸遠。宜五月時極熱。而六月大暑。何也。且六月日躔之遠近。與四月日躔之遠近固無異也。何以四月又不甚熱。履按暑日。午後熱於午前。可以推矣。蓋日近地久則熱愈甚。日遠地久。則冷愈甚。故六月大暑。猶之十二月大寒也。

晝夜

天無晝夜。而人有晝夜者。因以地形掩日。故日出爲晝。日入爲夜。而日一日繞地一周。天下國土。又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東西差一時。每時日行三十度。則兩處相違三十度。在天一度。爲地二百五十里。故七千五百里差一時。相去四萬五千里。則東方爲子時。西方爲午時。地周九萬里。半其數。則相爲對待。故晝夜反。是普天之下。時時晝時時夜也明矣。至晝夜之有長短。由於黃道之有舒

縮。就中國言之。地平處於赤道北。日行近北。則晝長夜短。日行近南。則晝短夜長。故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三刻。小寒出辰初初刻。入申正三刻。大雪同。大寒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小雪同。立春出卯正三刻。入酉初初刻。立冬同。雨水出卯正二刻。入酉初一刻。霜降同。驚蟄出卯正一刻。入酉初三刻。寒露同。春分出卯初三刻。入酉正初刻。秋分同。清明出卯初二刻。入酉正十刻。白露同。穀雨出卯初一刻。入酉正二刻。處暑同。立夏出卯初初刻。入酉正三刻。立秋同。小滿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大暑同。芒種出寅正二刻。入戌初初刻。小暑同。夏至出寅正三刻。入戌初三刻。此亦就中國之中言之。各省之時刻。固不一也。如京師冬至。郭守敬測得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洪武間。南京測得冬至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今西法分日爲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舊法每時八刻。子午二時各十刻。每刻十分。西法子午二時亦止八刻。增十分爲十五分。測得京師。冬至晝三

十五刻十一分。夜六十刻四分。日出辰初二刻二分。入申正一刻十三分。山西晝三十七刻九分。夜五十八刻六分。日出辰初一刻四分。入申正二刻十一分。山東晝三十八刻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三分。日出辰初初刻十四分。入申正三刻一分。河南陝西晝三十八刻十四分。夜五十七刻一分。日出辰初初刻八分。入申正三刻七分。江南晝三十九刻九分。夜五十六刻六分。日出辰初初刻三分。入申正三刻十二分。湖廣晝三十九刻十三分。夜五十六刻二分。日出辰初初刻一分。入申正三刻十四分。浙江四川晝四十刻四分。夜五十五刻

十一分。日出卯正三刻十三分。入酉初初刻二分。江西晝四十刻八分。夜五十五刻七分。日出卯正三刻十一分。入酉初初刻四分。福建廣西晝四十一刻三分。夜五十四刻十二分。日出卯正三刻六分。入酉初初刻九分。貴州晝四十一刻十一分。夜五十四刻四分。日出卯正三刻二分。入酉初初刻十三分。雲南晝四十二刻。夜五十四刻。日出卯正三刻。入酉初一刻。廣東晝四十二刻四分。夜五十三刻十一分。日出卯正二刻十三分。入酉初一刻二分。蓋依各省見北極之高低。而推日出入之遲早。見極高。則去日遠。故日出遲。見極低。則去月近。故日出早也。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廣東北極出地二十度。故京師冬至日出辰入而廣東則出卯入酉。又按堯典日永日短。蔡氏傳云。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與授時曆不合。此正由地有去日遠近之故也。蔡氏據宋都而言。授時據元都而言爾。

中星

中星者。日初昏時。南方正中之星也。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之位爲便爾。堯典仲春星鳥。仲夏星火。仲秋星虛。仲冬星昴。蓋二分二至昏之中星也。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位。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傾西北。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在人之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

時之法也。孔穎達曰。虛昴以宿言。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履按一象凡七宿。一次凡二三宿。豈有秋冬的指一星。而春夏泛指一象一次之理。蓋鳥柳宿也。爾雅云。鳥咮謂之柳。史記云。柳為鳥注。張守節曰。柳八星為朱鳥。是鳥為柳明矣。火心宿也。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心。是火為心明矣。履按堯典中星。惟舉四仲。呂氏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变。可謂詳矣。然以四仲昏中考之。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牛中。冬昏壁中。則與堯典不同。鄭氏曰。月令舉月本也。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其昏旦中星。亦皆如此。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中星但舉大略。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夾漈鄭氏曰。堯典以午為中。月令以未為中。此皆強解也。宋之冬至昏中亦在壁。又何以解耶。三山林氏。朱子。蔡氏。乃取歲差之說以釋之。履按李肇國史補曰。知歲差之法。

則古今中星之不同。可坐而判。蓋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餘分。而日已至。故今歲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是以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黃道且異。漢志載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晉志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南至斗二十一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則云春分交奎五度多。秋分交軫十四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三度。昏中安得如初乎。自堯甲子至秦莊襄王元年。凡二千二十八年。堯典月令之不同也固宜。今之中星。又與月令異矣。須知星本動移。距度自改。尚不獨歲差之故。今之冬至中星已在室中。安知數千年後。不至於危虛乎。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說盈庭矣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與月宋胡康侯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程伊川朱晦菴則謂改月而不改時獨蔡九峰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寛輩則又遠宗漢儒力詆蔡氏而趙汸熊朋來王陽明咸宗之按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孔氏以爲建子之月葢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

正爲四時之首也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曆接冬之不可爲春寒之不可爲煖固不待辨而明矣若改時與月則四時反逆矣孔鄭之說然乎否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胡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履按夫子作春秋所以誅亂賊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乃首改周之正朔則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何以服天下胡氏之說然乎否乎程伊川曰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以立義爾朱子曰文定言夫子以夏時冠周月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乃孔子改作春正月未敢信也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爲其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必是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必是今之九月十月葢古人只是寒時造橋若眞是十一月十二月寒時已過何用更造橋乎是周人改月明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

大熟未穫以此考之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屢按不改時而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朱之說然乎否乎蔡氏曰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周

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蓋祠告復政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惟書惟十有三年春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武成惟一月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由蔡氏之說觀之改時月乎不改時月乎而仲迂等訴之者不過引春秋所書災異及左氏之文而已彼蓋以爲經書春正月無氷(桓十四年)二月無氷(成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之類必子丑月無氷酉月隕霜乃爲異也若夏時則十月且無菽矣何爲乎書且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

分而陽猶不克謂過春分也昭十八年火始昏見心爲大火見以辰月伏以戌月者也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其明徵也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厯按詩書周禮莫非寅月起數衡春秋改時改月乎金滕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

後可謂大熟若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尹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若仲冬季冬爲春何冰之不可涉乎若詩之與夏正合者豳風是已且不獨豳風爲然出車之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如仲冬季冬爲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又臣工章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夫牟麥將熟則

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說者曰豳爲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借使豳風爲然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呂東萊云豳風十月而日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爾朱子取之履按十月改歲者蓋以建子之月又將須朔故曰改歲其云二之日卒歲者乃春夏秋冬一年之終也益證改正朔而不改月矣豈有三正迭尸之理乎張數言日周雖建子必其制覲聘問頒朔改時凡筆之史册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至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曰詩爲咏歌之詞多以寅月起

數正張氏所謂民俗話言也然則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話言乎周禮則全乎夏正矣如㚇人十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相合若以十二月爲十月則安得有冰乎内宰中春始蠶若以中春爲中冬則安得有蠶乎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示馮相氏冬夏致日非夏正之冬夏乎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篇章中春晝迎暑中秋夜迎寒非夏正之春秋乎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非夏正之冬夏乎汪克寬曰周體

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
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
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周洪謨曰如
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何遽
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
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
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
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
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
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
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者以上文正月為嫌
故別而言之殿按天官正月之吉如和布治於邦國
都鄙若子月安得言和則正月為寅月明矣小司寇
孟冬祀司民歲終計獄獘訟正歲觀刑象先言孟冬
次言歲終後言正歲則正歲為寅月又明矣見聖編
日周有兩正月一是周正月謂子月也當讀去聲一

是春正月謂寅月也當讀平聲此反穿鑿即孟子之七八月正申酉月秋
禾需雨十一月十二月正子丑月三冬興役則時月
之未嘗改亦已確然豈有春秋獨改時月之理哉且
夫改正朔所以行典禮而周禮乃周初王室典禮之
書其尊本朝反不若末年諸侯之史乎而謂魯國之
史不遵周公之書乎且春秋亦無明文謂改時月也
春正月日南至諸說皆出於左傳爾依鄭漁仲郝京
山考之左傳乃後人之筆安知非附會耶如春正月

日南至謂是建子月猶之可也而昭二十年二月日
南至若以二月為丑月丑月安得日南至乎且既曰
春秋之法書異不書常二百四十二年皆春至也則
亦常事爾左氏何獨於二公一二見乎或云小戴記
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夫小戴記
愈不足信信小戴記何又不信月令乎嘗觀鄧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
盾夏日之日也蓋諭冬寒日可愛夏暑日可畏此亦

左氏之文何以忽從夏時乎自相牴牾可知乜皆附
會矣至於經書正月二月無冰亦不足為改月之證
按周人以十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
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冰而十二月有焉亦
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固不足書要之正月無冰
者言納冰之月無冰可納二月無冰者言發冰之月
無冰可發皆紀氣之燠也若必以正月為十一月當
冰無冰紀異而書則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當冰而

冰矣。何以又書乎。經又書十月隕霜殺菽。說者以為十月無菽。故知是酉月。按七月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十月果無菽乎。又小明之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歲暮尚有菽。況十月乎。即使改月。稱亥月為歲暮。則正夏之十月有菽也。必謂經之十月為八月。然則八月。可云歲暮乎。並十月之霜不為異。而殺菽則異也。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一以當殺不殺。一以不當殺而殺。

故書爾。若據大司馬田獵定名。以覘春秋所書。尤不足為改月之證。說者但引其可通者。而不敢引其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哀春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於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定夏蒐。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於紅。二十二年春蒐於昌間。定十四年秋蒐於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又按家語。言周之郊以日至。啓蟄之月。則又祈穀。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也。故春秋書郊多正月。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是以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若改月。則正月即日至之郊矣。何夫子云魯無冬郊之事耶。於是知春秋並未改時改月。與詩書周禮相同。徒左氏附會後人牽合而已。只緣行夏之時一語。遂有三正之說。豈知行夏之時。謂行夏之正朔乎哉。王莽魏明帝嘗建丑。皆改月。武曌肅宗嘗建子。然武氏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春正月為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也。

分野

通典曰。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然按周禮已言之。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不獨左傳國語也。左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蓋至漢志而始備。晉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而晉志與陳卓皇甫謐之說同。皆本於班固。但漢書律曆志。分次未分野。天文地理志。分野未

分次。晉志惟依其分次。而分野不無異同。按晉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漢天文志。角亢氐兗州。地理志。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鄭之分野。與韓同分。晉志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起亢十一度。蔡起亢八度。漢天文志。房心豫州。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晉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起尾九度。蔡起尾四度。漢天文志。尾箕幽州。地理志。自危四度。至斗六度。燕之分。晉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起斗十度。蔡起斗六度。漢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地理志。吳斗分。粵牛女分。晉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起女六度。蔡起女二度。皇甫謐至危十六度。漢天文志。虛危青州。地理志。齊虛危之分。晉志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起危十四度。蔡起危十度。皇甫起危十七度。次曰豕韋。

漢天文志。營室東壁并州。地理志。衛室壁之分。晉志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起奎二度。蔡起奎八度。漢天文志。奎婁胃徐州。地理志。魯奎婁之分。晉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起婁十度。蔡起胃一度。漢天文志。昴畢冀州。地理志。趙昴畢之分。晉志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起畢九度。蔡起畢六度。皇甫晉魏分。漢天文志。觜觿參益州。地理志。魏觜參

之分。晉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起井十二度，蔡起井十度。）漢天文志東輿鬼雍州地理志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秦之分。晉志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起柳五度，蔡起柳三度，皇甫至張十七度。）漢天文志柳七星張三河。地理志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周之分。晉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起張十三度，蔡起張十二度，皇甫起張十八度。）漢天文志翼軫荆州

地理志楚翼軫之分而州郡躔次則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菑川入危十四度營室東

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一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

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眞定入畢十三度。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觜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楚荊

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唐一行曰。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外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皆綿亘數州。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一行乃據天下山河。以爲兩戒。上覩雲漢之始終。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以度數紀之。著其分野。詳唐天文志。鄭樵王應麟取之。而蘇伯衡非之。劉文成分野秘傳。則仍晉志。通雅曰。余每求其說而難通。夫天

常運而不息。地一成而無變。以至動求合至靜。未易以齊。此其難通者一也。若以爲形象所主。必有相當氣類之應。乃出自然。不應各有入度之限。况帝王世紀云。天之一度。當地之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大而地小。尤礙脗合。此其難通者二也。且以輿地言之。閩粵交廣。東通吳會。謂之揚州。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所屬止此。又地廣而天狹矣。此其難通者三也。嘗讀隋志。見載南極老人星下。尚有大星無數。此已明

矣。利瑪竇爲兩圖。一載中國所嘗見者。一載中國所未見者。天河自井接尾箕。盡亥埏萬方。而分度界之。眞可謂決從古之疑。一行兩戒之論。辨若懸河。以今直之。皆妄臆爾。未見之星。如海石火鳥金魚小斗。周日滿剌加星者。滿剌加國始見也。易時論曰。嘗考地球之說。如豆在脬。吹氣則豆正在中。此其理也。然未言其如瓜。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卵伏必分上下。圓物水浮絲懸。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証知中國當胸。西乾

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爲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盡物盛。而中國在腰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即可以環列。古人因民之所知而列之。借令無神明者。不能重定中土之分野。而猶守李淳風之志。更今郡縣名爾。履按分野者。所以占地於天。亦必天應乎地而始驗。夫青州在東。而玄枵在北。雍州在西。而鶉首在南。揚州在南。而星紀在北。冀州在北。而大梁在西。東西南北。往往相反。是又與地不應矣。又安定天水。本非衛地。而列於衛。鴈門代郡。本非秦地。而列於秦。晉志可從否耶。況二十八宿。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次。角亢氐屬兗州。有時屬豫州。尾箕屬幽州。有時屬冀州。安得執常移之星。以占不改之地乎。但當以各地各時頂輪一帶之星占之。庶幾驗矣。燄星之逆犯。天道自然。星之變形變色。乃地氣映之爾。

古今釋疑卷之十三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合山方中履學

歷代州郡

歷代州郡諸志詳矣然陞改廢置往往不同自顓頊創置九州曰冀州今山西一省北京順天眞定保定順德廣平河間河南彰德衞輝懷慶三府地兗州今山東東昌北京大名及河間府南境青州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遼東廣寧地徐州今山東兗州南直徐州泗州宿州淮安府北境揚州今南直浙江江西地荊州今湖廣地豫州今河南地雍州今陝西地梁州今四川地皇甫謐曰九州顓帝所建幷青闕

帝嚳受之通典亦謂顓帝置九州葉氏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舊矣至舜分爲十二州蓋分冀爲幽今北京永平宣府大同地幷今眞定以南河南彰德衞輝懷慶地分青爲營也今遼東廣寧地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孔安國馬融皆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幷分青爲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平水土更制九州與孔馬之說異王伯厚曰舜典言肇十有二州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爲正而商周九州則與夏異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爾雅九州冀豫雝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周禮職方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幷陸氏曰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幷幽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職方有青幽幷而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鄭康成曰周之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幷梁州以入雍州及秦幷天下乃分爲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郡各領縣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有四郡呂氏曰春秋之時郡屬於縣左傳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統於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幷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牧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按戰國策楚王以新城爲主郡是謂郡者縣之主故云主郡平百

越又置四郡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郡置一守焉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漢高帝以秦郡太大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淸河信都恒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武帝改河上爲左馮翊渭南爲京兆中地爲右扶風是爲三輔恒山避文帝諱改爲常山宣帝又改燕國爲廣陽文帝增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東膠西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帝增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宣帝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廣三邊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崖儋耳牂牁越嶲沈黎汶山犍爲

益州武都零陵後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又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按一百十一之數見晉志而漢志止一百三以秦郡考之南海因舊名桂林更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盧其地則四十郡省者一因改者三漢初未定兩粵止有三十六郡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亦未考此也以武帝初置郡考之天漢四年並沈黎于蜀始元五年罷儋耳臨屯真番地節三年並汶山于蜀初元三年罷珠崖凡省六郡而臨屯真番元封三年開朔蘇所置者晉志不載則并省者四除八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縣邑千三百十四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

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並交阯朔方合十三部刺史按顏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晉志蓋除司隸校尉部而以朔方爲一部也班志曰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揚雄曰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光武惟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者八咸陽淄州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按後漢志云省郡國十晉志云省入者蓋後復河間廣陽明帝置一永昌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治河南朔方隸于并部交阯曰交州刺史更名牧者凡四改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有六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按十三部不常所治後漢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今亳州兗治昌邑今兗州府金鄉縣徐治郯今邳州青治臨淄今青州府涼治隴今鞏昌府之秦州秦安縣并今鳳翔府之隴州也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真定府趙州高邑縣幽治薊今北京揚治歷陽今和州荆治漢壽今常德府龍陽縣益治雒今成都府漢州交治廣信今梧州府郡國志不載治所此見通典雲麓漫抄言漢刺史無所處

之地未考也獻帝分涼州四郡金城酒泉敦煌張掖爲雍州是爲十四州通典曰後漢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門四履之盛亦如前漢三國蜀先主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安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府梁治漢中今府二州魏武置郡十二新興洛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鄉襄陽而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少平陽得漢郡者五十四焉據中原有州十三司隸荆治襄陽今府豫兗青徐涼秦分涼

州置治上邽。今秦州。冀、幽、并、揚。治壽春。今壽州。雍。分三輔置。通典作十二州。按荊揚二州魏吳並立。今從陳壽三國志。吳大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廣陵。少帝

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

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滎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

八焉。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廣。治番禺。今廣州府。荊。治南郡。今

荊州府。郢。治江夏。今武昌府。揚。治建業。明應天府。五州。陳壽志作四州。不數揚也。今從

通典。沈約宋志曰。吳得荊揚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得九焉。蓋據漢十三州而言。晉武太康

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丘、臨淮、東莞。

襄城、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省司

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

州。司治洛陽。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東昌府范縣。豫治項。今開封府項縣。

冀治房子。今真定府趙州。并治晉陽。即漢治。青治臨淄。即漢治。徐

治彭城。今徐州。荊初治襄陽。今襄陽府。後治江陵。今荊州府。即吳治。揚

初治壽春。今壽州。後治建業。即吳治。涼治武威。今永昌衛。雍治

京兆。今西安府。秦治上邽。即魏治。益治成都。即蜀治。梁治南鄭。

今漢中府。即蜀治。寧治雲南。今雲南府。幽治涿。今涿州。平治昌黎。今永平府昌黎

縣。交治龍編。即吳治。廣治番禺。即吳治。郡國一百七十三。

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宋書云。晉凡二十州。與晉志不合。永嘉南渡。境宇殊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

自茲以降。國分南北。僑立州郡。離合不常。宋孝武大

明八年。州凡二十有二。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鎮江府。

徐治彭城。明帝時沒魏。復僑立于鍾離。今鳳陽府。南兗治廣陵。今揚州府。兗

治瑕丘。今兗州府。明帝時沒魏。復僑立于淮陰。今淮安府。南豫治歷陽。今和州。所治前

後不一。或治姑孰。今太平府。或治宣城。今縣。豫治汝南。今汝寧府。明帝時沒魏。又分南豫州

爲兩。江治尋陽。今九江府。青治臨淄。明帝時沒魏。復僑立于鬱州。治贛榆縣。今

淮安府贛榆縣。冀治歷城。分青州置。今濟南府。明帝時沒魏。復并青州僑立于贛榆。司治

義陽。今汝寧府信陽州。荊治南郡。今荊州府。郢治江夏。分荊州置。今武昌府。

湘治臨湘。分荊州置。今長沙府。雍治襄陽。分荊州僑立。今府。梁治南鄭。

今漢中府。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即蜀治。寧治建寧。今雲南府。廣

治南海。今廣州府。即吳治。交治龍編。即吳治。越治臨鄣。今廉州府。郡

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南齊繼統。增置

巴州。治巴東。今夔州府。移青治朐山。今淮安府海州。冀治漣口。今淮

安府。安東縣。豫治壽春。今壽州。其餘因宋州二十有三。郡三
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頗與元魏侵吞。互相
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
百有七。陳氏較之。土宇彌蹙。西亾巴蜀。北失淮淝。以
長江為境。有州四十二。其地轉狹。立名益多。郡百有
九。縣四百三十八。此皆疆域之列乎南者也。後魏起
自北方。遷據中土。有州百十有一。郡五百一十有九。

縣千三百五十有二。自東西分都之後。天下鼎立。梁
陳有江東。北齊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百六十。
縣三百六十五。後周書。周平齊。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一。縣三百八十。與隋志不同。後
周宇文氏有關西。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及平齊。有州
二百十一。郡五百八。縣千一百二十四。此皆疆域之
列乎北者也。迨隋文平一天下。遂廢諸郡。以州治民。
職同郡守。煬帝平林邑。更置三州。蕩。農。沖。既而改州為
郡。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

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見隋志。唐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
刺史。太宗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為十五道。曰
京畿道。治西京城內。今西安府。都畿道。治東京。今河南府。關內道。多以京官
遙領。今陝西所隸州縣。河南道。治汴州。今開封府。河東道。治蒲州。今平陽府蒲州。
河北道。治魏州。今大名府。隴右道。治鄯州。今陝西西寧衛。山南東道。治襄
州。今襄陽府。山南西道。治興元。今漢中府。劍南道。治成都。今府。淮南道。
治揚州。今府。江南東道。治蘇州。今府。江南西道。治洪州。今南昌府。黔中

道。治黔州。今常德府。嶺南道。治南海。今廣州府。置十五採訪使。如漢
刺史之職。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五百七十三。開元
二十八年。戶部帳。舊紀天寶元年。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會要云。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自
後併省。迄于天寶。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通鑑從之。唐地理志云。唐之盛時。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
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
八里。通典云。漢之東境。玄菟樂浪。今不及漢。之西境。燉煌。今伊吾交河北庭安西過之。迄五代
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為帝。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國。
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

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陵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寰 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威 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解 合一百六州以

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濟濱雄霸通 而廢者三衍武景 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趙宋混一始定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廣東廣西 至神宗熙寧八年分為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路治濟南今府 京東西路治應天府今歸德府 京西南路治襄陽今府 京西北路治河南今府 河北東路治大名今府 河北西路治真定今府 陝西永興路治京兆今西安府 秦鳳路治鳳翔今府 河東路治太原今府 淮南東路治揚州今府 淮南西路治廬州今府 兩浙路治平江今蘇州府後分浙東西兩路浙西治臨安今杭州府浙東治紹興今府 江南東路治江寧今應天府 江南西路治洪州今南昌府 荊湖北路治江陵今荊州府 荊湖南路治潭州今長沙府 益州路治成都亦曰成都路今府 梓州路治潼川今府 利州路治興元今漢中府 夔州路治重慶今府 福建路治福州今府 廣南東路治肇慶今府 廣南西路治桂州今桂林府 總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見通考玉海按此乃仁宗時數神宗九域志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

縣一千一百三十五 元以各州為路分十二省曰中書省今北京兼山東西河北 嶺北行中書省今寧夏鎮外沙漠地 遼陽行中書省今遼東 河南行中書省今河南省兼江北 陝西行中書省今陝西省 四川行中書省今四川省 甘肅行中書省今甘肅鎮 雲南行中書省今雲南省 江浙行中書省今南直隸浙江省 江西行中書省今江西省 湖廣行中書省今湖廣省 征東行中書省今朝鮮境 凡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六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東西所至不

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明仍省名。改路爲府。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曰山東。治濟南府。山西。治太原府。河南。治開封府。陝西。治西安府。浙江。治杭州府。江西。治南昌府。湖廣。治武昌府。四川。治成都府。福建。治福州府。廣東。治廣州府。廣西。治桂林府。雲南。治雲南府。貴州。治貴陽府。總之爲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五十四。而都司衛所不與焉。一統志曰。府一百四十九。州一百二十八。縣一千一百五。此天順時數。今從羅洪先廣輿記。東起遼左。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遠過于宋。而方之於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

附交阯開滇南。爲益拓云。

建都

宓羲都陳。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春秋傳曰。陳。太皞之虛也。今開封府陳州。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見世紀。春秋傳稱魯有大庭氏之庫。今兗州曲阜縣。黃帝都涿鹿。見史記。今順天府涿州。或曰都有熊。見世紀。今開封府新鄭縣。少昊亦都曲阜。見世紀。春秋傳。命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顓頊都帝丘。見世紀。春秋傳衛顓頊之虛也。帝丘于周爲衛地。今東昌府濮州。或曰都高陽。見通典。今保定府高陽縣。帝嚳都亳。見世紀。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安國云。契父帝嚳都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堯都平陽。見世紀。今山西平陽府。舜都蒲坂。見世紀。今平陽府蒲州。禹都安邑。見世

紀。今平陽府解州夏縣。非。卽今之安邑縣也。商湯都亳。見書序。商有三亳。南亳。今歸德府夏邑縣。北亳。今歸德府考城縣。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史記正義云。湯卽位居南亳。後徙西亳。皇甫謐云。南亳湯都也。北亳湯所受命地。西亳盤庚所徙也。東坡歷代輿圖及一統志。皆主湯都西亳。仲丁遷囂。見書序。史記作隞。今開封府滎陽縣。河亶甲遷相。見書序。今彰德府。祖乙遷耿。見書序。今蒲州河津縣。又遷邢。見史記。今順德府邢臺縣。音邢爲耿者。索隱之說也。盤庚遷殷。卽亳。至武乙遂徙朝歌。見世紀。今懷慶府河內縣。周都豐鎬。文王都豐。今西安府鄠縣。武王都鎬。卽漢武鑿昆明池處。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徐廣曰。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成王營洛。是爲王城。名曰東周。至平王始徙都

之。地理志。王城本郟鄏之地。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河南府是也。 敬王又遷成周。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東萊大事記曰。西周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曰王城。東周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誤合爲一也。呂氏又曰。洛陽雖有兩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以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不可信也。今河南府有洛陽故城。在府城之東。洛水之北。即成周。新安縣則春秋時西周地也。 赧王又徙西周。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鎬京也。東周者。王城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王城也。東周者。洛陽成周也。 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 漢高帝初都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北。 七年徙都長安。即秦咸陽。京兆所治縣也。王莽改常安。 西漢末割據。赤眉樊崇立劉盆子于長安。彭寵據漁陽。稱燕王。今薊州。王郎稱帝于邯鄲。今廣平府邯鄲縣。劉永據睢陽。爲梁王。稱帝。今歸德府。盧芳據安定。稱西平王。今平涼府涇州。隗囂據天水。爲朔寧王。今鞏昌府秦州。秦豐據黎丘。號楚黎王。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張步據臨淄。爲齊王。今青州。董憲據東海。爲海西王。今淮安府海州。李憲據廬江。稱淮南王。今廬州府。公孫述據成都。爲蜀王。稱帝。號成家。今成都府。 東漢都雒陽。故成周之舊基。時人謂雒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 三國蜀都成都。魏都鄴。今彰德府。 文帝復都洛陽。吳始都丹徒。今鎮江府。 徙秣陵。改爲建業。明南京。 後都鄂。改武昌。復還建業。武昌正今府治。謂武昌縣者誤。 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即建業。○晉載記十六國。前趙劉淵初據離石。今汾州府永寧州。寧鄉縣。俱離石地也。稱漢。徙都蒲子。今平陽府隰州。僭位遷都平陽。劉曜徙都長安。乃改號趙。 後趙石勒據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石虎據鄴。 前燕慕容廆先據遼東。慕容皝即燕王位。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通志曰。即遼之黃龍府也。慕容儁僭號。徙都薊。又遷于鄴。 後燕慕容垂據鄴。都中山。今真定府定州。 北燕馮跋據和龍。今遼東三萬衛。即前燕龍城。 南燕慕[illegible]臺。今滑縣。都廣固。玉海通釋云。今青州益[illegible]志。宋青州治廣固。則正今之府治也。今一[illegible]廣固之名。或作陝西成固縣者。謬甚。[illegible]長安。 後秦姚萇據長安。 西秦乞伏[illegible]今陝西河州衛。都苑川。今臨洮府蘭縣[illegible]先據河西姑臧。今陝西鎮番衛。重華據

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 後涼呂光據姑臧。 西涼李暠據敦煌。遷酒泉。今肅州衛。 南涼禿髮烏孤據[illegible]川。今碾[illegible]泰州上邽[illegible]縣。 北涼段業據張掖。今甘州衛。沮渠蒙遜遷姑臧。 後蜀李雄初據成都。國號成。李壽改漢。謂之後蜀。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都統萬。今寧夏衛。 以上凡二趙。四燕。三秦。五涼。一夏。一蜀。爲十六國。此外有冉閔據鄴。稱魏。慕容沖據阿房。即長安。稱西燕。慕容永據上黨。今山西潞州。稱帝于長子。今潞州長子縣。事小年近。故不在十六國之數。 宋齊梁皆都建康。梁元帝都江陵。今荊州府。後梁蕭詧亦都于此。 陳復都建康。北魏拓跋珪都雲中。今大同府朔州地。 徙平城。今大同府。 孝文遷洛陽。孝武遷長安。爲西魏。孝靜遷鄴。爲東魏。後周繼西魏都長安。

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北齊繼東魏都鄴。改名清都。以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今太原府。隋都長安。在漢故城之東南十三里。建大興城。煬帝遷洛陽。太平御覽曰。煬帝遷洛陽於周之王城。即今東都城也。○隋末割據。鄭王世充據東都。即河南府。魏李密據鞏。即河南府鞏縣。梁蕭銑據江陵。夏竇建德據樂壽。今河間府獻縣。遷洛州。今廣平府。燕高開道據漁陽。梁梁師都據朔方。今寧夏。涼李軌據武威。今陝西永昌衛。秦薛舉據金城。今臨洮府蘭州衛。永樂李子和據榆林。今榆林鎮北河套境。定楊劉武周據馬邑。今大同府朔州。漢東劉黑闥據洺州。吳李子通據江都。今揚州府。吳杜伏威據歷陽。今和州。梁沈法興起吳興。今湖州府。宋輔公祏據丹陽。今鎮江府。楚朱粲起據南陽。今南陽府鄧州。元興操師乞據豫章。今南昌府。楚林士弘癔據虔州。今贛州府。魯徐圓朗據兗州。今兗州府。

都長安。本隋都大興縣。復為萬年縣。高宗顯慶二年。又以洛陽為東都。天寶元年。長安曰西京。洛陽曰東京。肅宗至德二載。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寶應元年。詔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凡五都。五代梁朱晃都汴州。升為開封府。即今河南省城。號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後唐莊宗即位於魏州。號東京。後改鄴都。今大名府。遷洛京。又稱東都。以太原為西京。又改北都。晉石敬瑭即位於太原。今山西省城。都洛陽。徙都汴。又稱東京。洛陽為西京。漢劉暠即位於太原。都汴。周郭威都汴。劉道原十國紀年。吳楊行密都廣陵。今揚州府。唐李昇後稱江南。都金陵。遷豫章。復都金陵。前蜀王建成都。後蜀孟知祥成都。吳越錢鏐錢唐。今杭州府。閩王審知福州。漢劉隱廣州。楚馬殷潭州。今長沙府。荊南高季興南平。今荊州府。北漢劉旻太原。五代史作東漢。王延政以建州稱殷。即閩也。宋都開封府。凡四京。東京開封府也。即汴。西京河南府也。即洛。南京應天府也。今歸德府。高宗即位于此。北京大名府也。即今大名府。南宋都臨安府。今杭州府。建炎建行都。金元皆都燕。金主亮始徙都。改為大興府。稱燕京。號中都。貞元元年。以汴京為南京。宣宗南遷復都焉。元初稱燕京。後改為大都。又立上都。今開平衛。明兩京。南京應天府。元集慶路。北京順天府也。即元都。永樂十八年遷。

畿服之制

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正義云五服之名堯之舊制

周禮大司馬九畿之法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而職方

氏稱九服國畿曰王畿九畿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服鎮服蕃服大行人又不言夷鎮二服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周官惟云六服周官曰六服羣辟孔注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在九州之外蔡傳曰侯甸男采衛并畿爲六服也按周官又云六年五服一朝蔡傳曰五服者侯甸男采衛也國語復曰五服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要服戎狄荒服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

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氏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謂禹貢所記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又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皆矯

誣不經無所取信以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爲侔於禹矣林氏曰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畿內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

考之冀之北距恒山已接於邊陲其間何以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在九州之內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且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考之則太盈以北考之則太縮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乘除相補於其間也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然堯都冀州

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

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唐氏曰堯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

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法實同無毫釐差矣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二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父謀父周人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蓋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貢一面言之率五百里爲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

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鎭畿而內，一畿而當一服，與彌成五服至于五千，無纎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說，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敎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illegible]鎭尚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攣所寳，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謂[illegible]鎭卽在九州之外。八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況禹貢五服，自

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履按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此說是也。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幷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周之邦畿卽禹貢之甸服，周

之侯甸，卽禹貢之侯服，周之男釆，卽禹貢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貢之要服，周之[illegible]鎭，卽禹貢之荒服也。

三代封建國數

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臨川王氏曰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在東方不過見東方諸侯耳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會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國總四海之內大畧而言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者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誰爲之民乎慈湖楊氏曰堯舜協和萬邦禹會諸侯萬國此言其大

數耳使不滿亦可言萬或倍萬亦可言萬如言萬物萬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言之耳先儒顧必欲整整稡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爲諸侯每十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爲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可得遂爲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之數按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鄭註謂湯制周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地其壤耳漢地理志云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至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一國盡亡其處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

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甚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始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太多太少之數豈得而預定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武王[illegible][illegible]滅國者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有罪者亦

不見數姑仍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則亦不思之甚矣朱子語錄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處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濶雍州亦濶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耶

公侯伯子男分土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注云當作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與孟子同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爵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耳鄭曾曰魯人三郊

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妄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遠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

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國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乇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

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

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

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

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如司馬法。方七百里。出革車幾五千乘。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明堂位所謂七百里。蓋包山川土田附庸言之。革車止千乘。則猶大國之制。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

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貴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厚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

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尤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旣不逮司農之說又倒置輕大而重小是傷弱而畏強也

豈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為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焉在其為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為正

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槩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為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

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朱子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

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者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者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況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即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爲國君馬貴與曰按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及子產孟子所言不合鄭註以爲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會二說而一之如陳祥道唐仲友之論特爲明暢若陳傅良徑圍之說則侯伯子之地僅可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五十里之半其與王制孟子所言封之爲齟齬不合耳

井田

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後之君子每[illegible]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彊得擅兼并是以董仲舒有限田之說請於武帝不行師丹又請於成帝不行王莽有王田之議區博諫止之晉太康有男子占七十畝之制魏孝文納李安世之疏均授而旋寢唐武德定口分世業永徽即已報罷周世宗詔行元稹均田法王安石法周官究皆未果惟張橫渠確以爲井田可行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呂伯恭稱之朱子曰須大亂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蘇老泉葉水心則謂井田必不可復要皆不如井田之原存也夫貢助徹法惟見於孟子周禮但言溝洫而已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王畿鄭註曰此鄉遂用溝遂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註曰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

灊然按自孟子有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康成注周禮因以爲周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陳及之曰井田通行天下安有內外之異蓋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疇巷謂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决不可合以鄭氏分兩項爲是說者曰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又於公田中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畊公田七畝但借其力以助畊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畊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愚按先儒以井田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故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夫殷更五十爲七十周更七十爲百畝藉令必易井而更界之則凡遂也徑也溝也畛也洫也涂也澮也道也川也路也廬舍也封植也皆重治而後可千里之畿千八百之國當幾千萬井也家役一人率天下以奔走畎畝之間寧止三日其暴甚於商君矣聖王之制果若是乎且盡平原曠野始可規畫古豈無山谿險隘之藪乎是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經界者籍中之經界也譬猶後溯之魚鱗冊耳正孟子所謂絕長補短也其實皆什一此其籍也兩稅之中不失什一之意即井田矣如依先儒之說務須鑿浚墾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陂堰易疆隴而後可必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數十年專力

於此而後可又恐天下之人將叛而不吾從也於是乎恐天下大亂野無人焉田盡歸官而後可吁亦已迂矣苟如是是欲利其民而反害之使民思秦人而怨三代而已第令貢之變而爲助助之變而爲徹誠改溝洫易廬舍其視廢阡陌還九區煩難勞苦固無異也則怨也三代之民空先之矣然則井田之制果如棋局否乎悟井田而非棋局則秦之田猶周之田也所異者周乃計口而授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孟子王制則一夫以百畝爲率三者不同竊疑之一夫限定百畝一井限定八家是一夫不可多受田一井亦不可多授人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何田乎意者百畝舉大槩言之耳且周禮餘夫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按漢書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朱子曰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有室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乃二十以前所受也又按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凡此諸田皆上授之而受者自畊

之然顏淵郭內外田六十畝此豈自畊耶恐公田之外更有私田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田謂圭田采地則大夫何可言無田此言私田明矣圭田采地但謂之祿耳又按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人有私田念明矣但秦則重公田與民重稅之耳秦則使黔首自實田私得賣買而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居周之賦十一。秦之賦太半。秦廢井田者此耳所謂開阡陌依朱子考之阡陌乃三代之舊秦特病其占地太廣因開爲田疇非秦之置爲阡陌明甚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言秦廢井田而始開阡陌非也按阡陌者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

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illegible][illegible]參二丈矣商君但見田爲阡陌所束畊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是以開阡陌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賣買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故蔡澤曰決裂阡陌是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由此觀之不過周之阡陌廣秦之阡陌狹而田之形體固未嘗改西都賦之原隰龍鱗安見其非古哉是故後世欲復井田惟當取其什一之意大司徒之徹征是也豈必拘先儒之說奪富人之田

以與貧民從而爲八家同井一夫百畝之制乎觀於孟子暴君汙吏之言則其惡不獨在民間兼并也審矣

地名涸淆

圖書編曰。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實類。而地名同異古今涸淆。尤爲難辨者也。蓋其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或沿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幷州之河東。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迤折而北流。故宋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爰自周定

王時。黃河舊道。漸以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幷州。戰國以來。子史中所謂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東路而言之。即古幷州之域也。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傍積石北流餘二千里。至於宋銀夏之交。稍折而東流。不盈千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興軍路。鄜坊丹延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間。鄯涼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際。所稱河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涼州之域也。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北。有邊境之河北。黃河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中原適當如衡。故宋之京畿西

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綏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泠海之間。有秦長城外也。亦在河北。即邊境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下。奪匈奴南牧之地。列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南。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突厥之地。悉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北。如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而言。與前史至不相侔。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惟指一郡而言。即宋京西屬縣兼鄭孟二州之境。而已。遷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爲東

西南三京。及京畿四州之地。故周之河內。異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即宋河北東西路地。漢之河內乃古郡。宋懷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也。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宋宿亳二州。自開國以來。至於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朝河北東路之地三代以前屬河東。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間名淮西。如漢封劉交爲楚王。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西北路之地。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

江西而魏志武帝紀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壁壘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乃宋江南西路之地。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水之稱者。皆據華而言之。則其所謂華山之東也。其地正當河南。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皆指河北而言也。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秦。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始為陝西路耳。其名雖異。實則同也。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類未易槩舉。蓋慮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

如春秋吳師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即荊州。去郢州三百里。宋郢州即承天。秦師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國在宋西京偃師縣之鄉。去滑州餘三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安慶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光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垂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今在沙州。去瓜州垂一千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穀熟縣。北亳在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南陵軍升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荊州府。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于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于古。地改于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實在河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漢蜀河西，宋在徼外。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宋在荆南府枝江縣內，而丹陽郡乃潤州也。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襄二十年，諸侯會于澶淵，實宋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河以南，而趙宋之澶淵，乃在河北天雄，今大名府開州。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即宋之懷州也，而宋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鄧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常以彰郡東陽郡行封，宋浙西在吳亦有東陽。夫地理更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爲甚異，觀者於此幾何而不誤哉。玉海曰：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沂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遂之爲鄫，爾之爲邿，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遲之爲郁夷，騶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頻湛列於荆菏，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鄢鄭邑，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蔡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白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崟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砂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矣。自盧振康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皐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鄭關，在漢

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戍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於郢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弱桑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丘為成武以街亭為南鄭襄訛孫叔不可辨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鄉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夾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靈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絕于滎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漢都為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之為秣陵玉門之為會稽尋陽在蘄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也履按朱晦

菴沈存中吳虎臣范公稱王伯厚及楊升菴章本清馮嗣宗皆有辨地名說然猶不能無舛老父通雅折衷甚多嘗命履別為一書以周思本畫方配里法郎伯玉改為陳職方网者倣謝莊之截木分合須關天下郡縣志而會于修攘通考且俟異日

河源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渡在崑崙西南憲宗命

弟加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闊闊出馳奏闊闊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河源志言河源出土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來連屬吞噬遞遞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赤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會於赤賓其流寖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渾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又曰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

之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九度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程至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以躍過者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有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

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里隷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即東勝州。隷大同路。地面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此志今載元史。可謂詳矣。而王文恪鏊辨之。以為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窺臨西海而還。皆未睹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睹之。何崑崙之近乎。

九河

黃河故道。從碣石入海。至周定王時。河徙而南。禹跡遂失。所謂九河者。竟不可考。其名則見於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蔡氏書傳曰。按徒駭河。地理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溝洫志作成平。）馬頰河。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滳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河。（愚按簡潔。朱子分為二河。九峯合為一河。以爾雅所載為八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未知何據。）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欒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

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

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强鑿求之。宜其支離而莫能得也。履按諸儒確指九河之所在者固非。而以爲河入於海者亦非也。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及北砂磧。則九河漸湮。不必海水淪沒。其故迹自不可求。蓋河底常高。聞之昔人曾于開封測其

中流。冬夏淺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淺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岍。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舊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所以不可復尋也。彷彿其地。大約在今滄瀛景德之間耳。夏公彝仲曰。常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驗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處[illegible]

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與。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頳古堤縣北地名入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與。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潤百餘里。西通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與。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與。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橫乃謂九河已淪入海。夫青兗皆平。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又何足信也。碣石則在今山海關為遼東西南小海。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蔽遼水而入高麗。則又一碣石也。此為左碣石。山海關者為右碣石。

江源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鵝村。一名鴻濛。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名羊膊嶺者。分為二派。一西南流為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

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鎌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濩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為玉輪江。至汶為皂江。至灌為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

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常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履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之犁石南流湖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

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播于荆吳又稱何宜撫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渦丑里水勢甚湍偏人特以爲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于岷山耶蓋江出犁石即崑崙之南河出朶甘思即崑崙之西二源實前人所未詳也

三江

禹貢三江不勝異說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既豬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强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於海其猶孔氏之說與桑欽水經所將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裡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

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而爲之臆說者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承訛踵舛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蜆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顧夷吳地記與唐仲初吳都賦註宋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其所言雖有詳略蓋

皆本諸守節者也。而王介甫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皆小水不合。蘇東坡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旣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吳幼淸亦曰。漢蜀豫章三江。蔡九峯云。蘇氏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言不通。遂有味別

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朱子曰。震澤下三江是也。履嘗遊吳。詢之輿人。震澤之大幾四萬頃。蓋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禹貢合註曰。天下之水。皆源高而流下。震澤旣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壅。則震蕩靡定。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旣濬且廣。務使海

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瀾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龎山湖者。所謂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東而入海者。所謂東江也。自龎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靑浦入海。所謂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旣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矣。導震澤入海者。今止松江。東南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濫。西北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濫。皆東江不通之故

也。是揚州水患。無過於此。三江旣入。在震澤下流信矣。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耶。而周禮職方。揚州三江。疏云。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入海。其謬更甚矣。

九江

書九江孔殷。史記作九江甚中。孔安國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記。九江者。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又張須九江圖以爲三里江。五畎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烏江。箘江。沙提江。廩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愚按

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宋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蔡傳曰。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無水。（作元水者。乃無字之誤也。）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郡。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而其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朱子曰。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壽州。）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

也又孔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此不可通之多說也惟胡秘監晁詹事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蓋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及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較然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為是九江通雅曰九江郡名即下流以稱之也。

黑水

漢地理志曰禹貢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彌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蔡仲默曰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巂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

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嚴按禹貢合誌曰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凉及寧夏衞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取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宜慰安南其所親見

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綽所紀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程氏復以爲西珥河且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固自名黑水已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

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已並無所謂黑水已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而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

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夫睹睹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梁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洇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

之間。正如三足𢊍然。黑水之源。正在𢊍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洱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處湧起。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會瀾滄源。出雍州南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信也。

海水

天下之水。凡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見唐六典。其在中國。江河大水也。百三十五。亦是中川也。千二百五十二水。是小川也。按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六典中國之數。蓋本諸此。其源莫不出於山泉。凡山皆以石爲體。石多洞穴。穴中最寒。天地之間。凡有空處。氣必滿焉。洞穴既空。爲氣所入。氣情本煖。氣遇寒變成水。水體積久而洩。尋求石罅流而爲泉。衆泉會合。遂成川焉。然江河之底。以及平地隨處出泉。掘井泉眼。足爲徵驗。亦不盡由於山也。而皆歸於海。蓋地之圓形。如胡桃然。有凸有凹。海則地之胡桃凹也。故是水滙焉。然人知江河之歸於海。曾知海之復爲江河乎。此論前無發者。實得諸泰西。蓋江河終古入海。而海不溢。故知海水之下。地脉潛通。復爲江河也。或曰。海水必鹹。何也。曰。鹹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灰鹵。燥乾之極。過水即鹹。此其驗也。日光徹地。則生溫熱。溫熱入地。積成燥乾。燥乾之極。乘氣爲火。積火所然。土石爲燼。其燼過水。即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

木獨是鹹味寄于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沉重矣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箭隔之更鑿數丈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爲斗門洩其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于地中爲最卑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中山島或悉是鹽故鹹歸海海水爲鹽也或問鹹既因火火因于日日運大地之下悉有鹽乎曰蜀道鹽井三晉鹽池西國行海言曰地中實不通海而是鹹水西北邊徼多有鹽澤彼以鹹故悉名爲海足徵大地之下無不有鹽矣或問鹽既下墜故蜀井必深乃今鹽池鹽

澤何淺也曰鹹生于火火淺鹹淺火深鹹深平原澤國火不地見鹽不地出惟是高山峻嶺上多亢陽下多洞穴地中有火即成鹹矣今蜀中鑿井求鹽或得火井覆之則火滅投以火則隨而上爲是則火井在下與水同深遇水成鹵不遇成火矣晉中河曲乃有火石火石恒熱大行河西亦產硫黃可見晉中火深故晉有鹽池亦在淺土又有小鹽刮地作之略如硝鹻也西地中海其水亦鹵周數千里彼其側近遂有火山高數千丈其上火穴徑千餘步厥火矣上古今不絕足徵鹽之與火相切則成亦復相視以爲淺深也

鹹既歸海爲人作味故鹹水生物美于淡水海中之魚旨于江河之魚且鹹水厚重載物則强故入江河而沉者或入海而浮也嘗見海舟載物未增入于江河驗其水痕頓淺尺許又見海濱煎戶以石蓮試鹵鹵未成時投蓮必沉及至鹵成蓮悉上浮可見鹹性愈重載物愈强蓋海水由火而生今用沐浴膚皆赤色或至皴裂本有燥勁之情故比凡水爲稠客云

或曰海水既鹹復爲江河其味何淡也曰水本無味鹹從外合可合者即復可離海水入地經砂石土滋液滲漉去其鹹味矣又水向下不可上其上爲江河者日温隨氣上騰月攝因時而長當其上時皆如蒸

餾今用鹻鹵之水如法蒸之所得餾水其味悉淡海氣成雲雨亦淡水足徵鹹性就下不隨淡升矣或曰江河之水則能滅火海水入大火如益膏油何也曰海水夜明是有火分灰水作鹹本從火出如人汗溺亦鹹蓋由身中具有火行積溺所成絕似硝鹻故鹹者火情也鹵不滅火不亦宜乎履按海水不能滅火而成鹽又能禦火故戈船鹽其帆則火不燒竈戶編行盛鹽而舉火煎之竹亦不然也

潮汐

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山海經以爲海鰌之出入莊周以爲冰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爲天遐高卑之消息盧肇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竇叔蒙以爲月從其類盈虛相應鮹魚之出入牛魚之起伏則風土記博物志之謬言也蓋月爲陰精與水同物凡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旣爲同物勢當相就如今燥然潮長之時江河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

氣入水爲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今人以餅盛水每日權之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獨小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不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艸木夜潤無不應月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後下弦以前不空伐竹木爲材是者易蠹生氣在中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隱老曰潮非水之體乃地之氣也月麗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麗子午則潮應乎南北有入海采珠者爲潮所中則病蓋采者入海必及底而止不幸遇潮則水湧起其底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地氣奔騰而上如火之燥則水跳而起如鼎之沸中人則病地之喘息寓息于風生氣也寓潮于水死氣也

溫泉

江浦志曰秦少游述天下溫泉十三處陸友仁言匡廬汝水尉氏駱谷驪山和州之惠濟滁州之滁岷山居為最水經注云漁陽郡北有溫泉述征記云東萊郡出溫泉安成記云安陽鄉出溫泉耒陽縣出溫泉博物志云不周雲川之水溫如湯梁州記云漢水南有溫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銀山縣有溫泉零陵縣記云縣有溫泉劉義慶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泉魏土地記云桑乾城水北有溫湯下洛城橋山有溫泉徐無城有溫湯汝寧商水有溫泉周景式廬山記云王簿山下有溫泉郭青螺豫章詩話言福州廬陵太典皆有溫泉分寧最熱胡仔漁隱叢話云新安黃山有溫泉筆乘言金陵湯山有六泉升菴言雲南溫泉甚多通雅曰今北京西山畫眉溫泉大小湯凡三而遵化縣北之溫泉即古稱徐無山之溫泉戚繼光燮之薊鎮馬蘭峪溫泉甘馨為天下最世傳三衛

之地溫泉四所此其一也天下處處有之不能悉記履按熊三拔曰日光徹地則地中有火火助土氣發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于火陶煉而成自餘諸物不可數計諸物中最近火性者無如硫黃硫黃所在水從過之即成溫泉故溫泉沐浴所能療者冷氣虛痺與硫同治今溫泉與之多作硫氣亦有不作硫氣者是水來之處復與硫隔如重湯煑物但得其熱不染其味也有云不作硫氣者本之朱砂礬石無是理焉胡仔漁隱叢話云溫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朱砂泉春時水即微紅色長安驪山是礬石泉亦有雄黃泉有砒石處亦有湯泉履按溫泉不過因地中火氣致然耳熊氏既云五金八石俱由于火何又謂朱砂礬石無湯泉乎或曰水火成鹹何以不熱溫泉由火何以不鹹曰火炎成爐水經其爐因而得鹹故忘其熱然而海水不冰亦具有熱性矣溫泉因硫隔越于火如鐺煑水火為鐺隔水不遇灰不成鹵矣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叅閱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

合山方中[illegible]學

人身

人而不知人身可乎哉。然臟腑經絡脉理穴道呼吸營衛之故，究之實難。道藏曰：三月先生右腎而爲男，陰包陽也；先生左腎則女，陽包陰也。其次腎生脾，脾生肝，肝生心，以生其勝已者。腎屬水，故五臟由是爲陰。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胃，胃生膀胱，膀胱生三焦，以生其已勝者。小腸屬火，六腑由是爲陽。其次三焦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絲絡，絲絡生一百八十纏絡，纏絡生三萬四千絲絡，絲絡生三百六十五骨節，骨節生三百六十五穴，周天合焉。四月形像，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七月則遊其魂，兒能動右手；八月遊其魄，兒能動左手；九月三轉身，十月分解。延月生者貴，不足日月生者貧薄。生後三十二日一變蒸，生腎

氣六十四日二變蒸生膀胱氣屬水一也九十六日
三變蒸生心氣一百二十八日四變蒸生小腸氣屬
火二也一百六十日五變蒸生肝氣一百九十二日
六變蒸生膽氣屬木三也二百二十四日七變蒸生
肺氣二百五十六日八變蒸生大腸氣屬金四也二
百八十八日九變蒸生脾氣三百二十日十變蒸生
胃氣屬土五也一期歲齒生髮長齒者腎之餘也髮
者血之餘也爪者筋之餘也神者氣之餘也難經曰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附脊第三椎有二
十四孔分布諸臟之氣有會厭為聲音門戶大腸重
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當臍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廣腸一曰肛門魄門俞在十六椎胃重
二斤一兩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容穀三
斗水一斗五升附十二椎胃曰太倉大絡曰虛里上
口賁門下口幽門脾孤藏如馬蹄重三斤三兩扁廣
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裹血附十一椎脾大絡曰

大包心重十二兩盛精汁三合如未敷蓮花中有七
孔三毛附五椎系上通肺下通三臟小腸重二斤十
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左迴十六曲容穀二斗
四升水六升三合接幽門下口為闌門泌別水液膀
胱重九兩二銖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居下腎前大
腸側當臍上一寸水分穴處小腸下是腎有兩重一
斤二兩附十四椎兩傍膂筋間藏精與志心包絡在
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左腎右命門包絡是小心小心

便是命門三焦上焦在心下下膈主內不出兩乳陷
中中焦在胃中脘臍上四寸下焦在臍下膀胱際三
原之氣也膽重三兩二銖盛精汁三合在肝之短葉
間有入無出諸臟皆取決焉俞在十椎肝重四斤四
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在兩脇前並胃附
九椎俞在九椎傍人鏡經論骨度曰衆人之度長七
尺五寸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胸圍四尺五寸腰圍
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顱至項一尺二寸髮以下至頤

長一尺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髑
骬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髑骬以下至天樞
長八寸過則胃大不滿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
六寸半過則廻腸廣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
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
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
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膕以下至跗屬長
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大過

小則不及也頭角以下直柱長一尺行脉中不見者
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脇長一尺二寸季脇以下至髀
樞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
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
下至地長一寸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
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
寸半（總以兩乳之間推算各人有各人之九寸半也）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
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

其末長四寸半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膂骨以
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
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
此衆人之骨度也履冏之老父曰身中四海八會蘩
爲於三隧任督旋者宗氣也陰行脉中者營也陽行
分肉之際者衛也有上下通之二路前通臟而藏精
是三陰也後通腑而輸泄是三陽也口故有二竅前
曰氣喉以肺心系肝脾腎此五臟滿而不實者也後

曰食咽以胃通小腸大腸至魄門此六腑實而不滿
者也小腸泌別清濁闌門旁爲膀胱達前陰上管前
下管卽腎系是下二竅前後溲而前溲復有二竅也
精屬腎而曰五臟藏精臟不泄而獨腎泄蓋小心焦
火泄之故曰口之合臟腑脾也味養氣而出入也前
陰之合臟腑者腎也精與小心焦火藏用者也目之
合臟腑者神也色通內外而心之表也臟與臟交者
心肺也腑與腑合者胃大小腸也臟腑相合者肝膽

脾胃也而腎與膀胱大相懸絕者也形不相通而氣相通也

經絡

凡人一身有經脈絡脈直行曰經傍支曰絡經凡十二手太陰肺起于中焦中府穴下絡大腸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少商穴手少陰心起于心中極泉穴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上目系直者出肺上腋下肘內掌後小指端少衝穴手厥陰心包絡起于胸中天池穴出屬心包下隔絡三焦支者出膈下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出中指端中衝穴支者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手太陽小腸起于少澤穴小指端外側上腕其支入耳中別上頰至目銳絡于顴手少陽三焦起于小指次指之端關衝穴循手表腕至目兌背耳門穴手陽明大腸起于次指之端內側商陽

穴循指上廉其支者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上挾鼻孔迎香穴足太陰脾起于大指端隱白穴循指內廉側白肉際其支者從胸別上膈天包穴足少陰腎起于小指下斜趨足心湧泉穴上屬腎絡膀胱直者上貫肝入肺中循喉挾舌本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俞府穴足厥陰肝起于大指聚毛大敦穴上循足跗上廉上入肺中期門穴足太陽膀胱起于目內眥睛明穴上額交巔其支者膊內別上循京骨至小指外側至陰穴足少陽膽起于目兌眥瞳子髎穴入小指次指之端岐中竅陰穴足陽明胃也起于頭維穴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其支者入大指間出其端厲兌穴○手三陰從臟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足三陰從足走腹絡凡十五乃十二經各有一別絡而脾又有一

大絡。并任督二絡。爲十五也。難經作陰絡陽絡。共二十七氣
相隨上下。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陰脉
營於五臟。陽脉營於六腑。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莫知
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又入於奇經。轉相灌溉。
內溫臟腑。外濡腠理。奇經凡八脉。不拘制於十二正
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
夫湖澤。正經之脉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秦越人比之
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霶霈妄行。流於湖澤。此發靈素

未發之祕者也。李時珍曰。奇經之脉。世無人知。按八
脉者。陰維也。陽維也。陰蹻也。陽蹻也。衝也。任也。督也。
帶也。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發于
足太陽金門穴。在足外踝下一寸五分。上外踝七寸。
會足少陽于陽交。爲陽維之郄。循膝外廉上髀厭抵
少腹側。會足少陽于居髎。循脇肋斜上肘。上會手陽
明手足太陽于臂臑。過肩前。與手少陽會于臑會天
髎。却會手足少陽足陽明於肩井。入肩後。會手太陽
陽蹻于臑俞。上循耳後。會手足少陽于風池。上腦空
承靈正營月窻臨泣。下額。與手足少陽陽明五脉。
會于陽白。循頭入耳。上至本神而止。凡三十二穴。陰
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發于足少陰築賓穴
爲陰維之郄。在內踝上五寸。腨肉分中。上循股內廉。
上行入小腹。會足太陰厥陰少陰陽明于府舍。上會
足太陰于大橫腹哀。循脇肋。會足厥陰于期門。上胸
膈挾咽。與任脉會于天突廉泉。上至頂前而終。凡一
十四穴。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陽蹻起於跟中。循外踝
上行於身之左右。起于跟中。出于外踝下足太陽申
脉穴。當踝後遶跟。以僕參爲本。上
外踝上三寸。以附陽爲郄。直上循股外廉。循脇後髀
上會手太陽陽維于臑俞。上行肩髆外廉。會手陽明
于巨骨。會手陽明少陽于肩髃。上人迎。夾口吻。會手
足陽明任脉于地倉。同足陽明上而行巨窌。復會任
脉于承泣。至目內眥。與手足太陽足陽明陰蹻五脉
會于睛明穴。從睛明上行。入髮際。下耳後。入風池而
終。凡二十二穴。陰蹻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於身之左右。起于

跟中足少陽然谷穴之後。同足少陰循內踝下照海
穴。上內踝之上二寸。以交信爲郄。直上循陰股。入陰
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至咽嚨。交貫衝脉
入頄內廉。上行屬目內眥。與手足太陽足陽明陽蹻
五脉。會于睛明。而上行。凡八穴。所以使機關之蹻捷也。督脉起於會
陰。循背而行於身之後。爲陽脉之總督。故曰陽脉之
海。起于腎下胞中。至于少腹。乃下行於腰橫骨圍之
中央。繫溺孔之端。男子循莖下至篡。女子絡陰器。
合篡間。俱繞篡後屏翳穴。別繞臀至少陰。與太陽中
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廉。由會陽貫脊。會于長强穴。在
骶骨端與少陰會。並脊裏上行。歷腰俞陽關命門懸
樞。脊中。中樞。筋縮。至陽。靈臺。神道。身柱。陶道。大椎。與
手足三陽。會合上瘂門。會陽維入繫舌本。上至風府
會足太陽陽維同入腦中。循腦戶强間後頂。上巔歷

百會前頂顖會上星至神庭爲足太陽督脈之會循
顙中至鼻柱經素髎水溝會手足陽明至兌端入齗
交與任脈足陽明交
會而終凡三十一穴
任脈起於會陰循腹而行於身之前爲陰脈之承任故曰陰脈之海
起于中極之下
少腹之內會陰
之分上行而外出循曲骨上毛際至中極同足厥陰
太陰少陰並行腹裏循關元歷石門氣海會足少陽
衝脈于陰交循神闕水分會足太陰于下脘歷建里
會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于中脘上上脘循鳩尾中
庭膻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上喉嚨會陰維於天突
廉泉上頤承漿與手足陽明督脈會環唇上至下齗
交復出分行循面繫兩目下之
中央至承泣而終凡二十七穴
衝脈起於會陰夾臍而行且衝於上爲諸脈之衝要故曰十二經脈之海
又曰血海與任脈皆起于少腹之內胞中其浮而外
者起于氣衝並足陽明少陰二經之間循腹上行至
橫骨挾臍左右各五分上行歷太赫氣穴四滿中注
肓俞商曲石關陰都通谷幽門至胸中而散凡二十
四穴
帶脈則橫圍於腰狀如束帶所以總約諸脈者也
起于季脇足厥陰之章門穴同足少陽循帶脈穴圍
身一周如束帶然又與足少陽會于五樞維道凡八
穴
是故陽維主一身之表陰維主一身之裏以乾坤言也陽蹻主一身左右之陽陰蹻主一身左右之陰以東西言也督主身後之陽任衝主身前之陰以南北言也帶脈橫束諸脈以六合言也是故醫而知乎

八脈則十二經十五絡之大旨得矣

呼吸

經絡共長十六丈二尺。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合六。爲三丈。)手三陰之脉，從手至胸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方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胸中，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方三尺。合三丈九尺。)入兩足蹻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合一丈五尺。)督任各長四尺五寸。(合九尺。)共長十六丈二尺也。

人一呼一吸，脉行六寸。十息脉行六尺。百息行六丈。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氣血周身一度也。漏水下二刻焉。至明日寅時，周身五十度，脉行八百一十丈，共萬三千五百息，漏水百刻焉。日行二十八舍也。昔黃公石齋常以易追息，不得，履閩之老父洛書數也。洛書三其三五，是九其五也。二刻而二百七十息，氣血一周，則三十其九，而六其洛書也。凡九十息，脉行五丈四尺，而又五分之，則十八息，各爲丈八寸。此象限百八之小率也。一日夜周身五十，而萬三千

五百息，則爲九者千五百，而三百其洛書數也。六十四日爲八十六萬四千息，則萬萬二千五百二十之策會矣。此七十五其具策，而百五十其五千七百六十也。五千七百六十者，半其具策，而三百八十四爻通期。甲子聲數，皆會者也。以日法爲萬二千一十七日而二十周，即會矣。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而注足陽明太陰，而注手少陰太陽，而注足太陽少陰，而注手厥陰少陽，而注足少陽厥陰，循環注手太陰。總屬

陰陽。陽陰周而復始。氣主呴之，血主濡之，脉在其中，爲樞紐也。春秋分晝夜兩停，脉行五十度，合乎正數也。冬至後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陰多陽少，則氣血凝澁而脉道遲，止行四十度。夏至後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陽多陰少，氣血滑利，而脉道疾，反行六十度。若天氣暴熱，脉行亦疾；天氣暴寒，脉行亦遲。喜怒亦寒暑也。呼吸聲氣亦如之。心平氣和，發未發之中節。一天地矣。隱老曰：人寐則目不用，耳不用，鼻息則晝夜

竅竅不息也。息者。自心生死之幾也。消息休息之幾也。

三隧

靈樞言水穀入胃。其糟粕津液宗氣分三隧。三隧者。宗氣與營衛也。會稽馬蒔。始悟營衛各有行。而猶以宗氣與營同脈。按醫學會通曰宗氣者。眞氣也。受于天與穀。並充于身。積于胸中。命曰氣海。行于上焦。出于肺。循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呼出吸入。大數出三入一。卽所謂八會之氣。會于膻中也。謂之宗氣。白爲一隧。人所以爲命也。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

言其總相應也。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出于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脈。以應刻數。調和于五臟。洒陳于六腑。乃化而爲血。以榮四末。以奉生身。莫貴于此。得獨行于經隧中。常營無已。盎營氣。乃宗氣陰精之氣。太極之分而爲陰也。由中焦生。故曰清者爲營。行于脈中。一日夜脈行八百十丈。此一隧也。營之言運也。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脈。行于四末。循分肉皮膚之間。熏于肓膜。

散于胸腹而不休。下焦別廻腸，濟泌滲于膀胱，是所屬也。蓋衛氣乃宗氣陽精之氣，太極之分而爲陽也。由下焦生。故曰濁者爲衛，行各經分肉之間。此又一隧也。衛之言護也。營氣出于太陰肺，行陽脉二十五度，行陰脉二十五度，爲五十度，周于身，復會于手太陰。所謂太陰主內也。衛氣出足太陽膀胱，行于晝二十五度，行于夜二十五度，亦五十度，周于身，復會于足太陽。所謂太陽主外也。三焦三隧，雖若三氣，然者

其實一氣也。陰陽和平，血氣豈有病乎。人但平心，宗氣自順，經隧營衛，未有不俱順者。明理察脉，則不可不精究其細微之故矣。

診法

古人候脉非一道。今世唯守寸關尺之法，而高陽生脉訣分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滑氏診家樞要從之。曰左寸心小腸，左關肝膽，左尺腎膀胱。右寸肺大腸，右關脾胃，右尺命門心包絡三焦。家傳戶誦。遂爲權輿。內經則不講也久矣。按內經三部九候曰，上部天，兩額動脉，太陽所行。上部地，兩頰動脉，鼻孔兩傍，近巨髎，陽明脉所行。上部人，耳前動脉，陷中，少陽所行。中部天，手太陰肺脉經渠，即寸口。中部地，手陽明太陽合谷。中部人，手少陰心脉神門。下部天，肝脉在毛際外羊矢下寸半陷中五

里分，臥取。下部地，腎脉太谿。下部人，脾脉在魚腹上，直五里下，箕門分沉取。候胃取跗上衝陽之分穴。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之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之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十二動脉曰，太淵，肺在寸。陽谿，大腸在手合谷上。冲陽，胃在足跗。冲門，脾在腹下前股溝縫。陰郄，心在神門內。天窓，小腸在喉傍。委中，膀胱在膕宛。太谿，腎在踝裏傍。勞宮，包絡在掌心。和髎，三焦在耳與目之間。懸鍾，膽在外踝之上。太冲，肝在足大指上跗。中部寸口法曰，尺外以

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滑伯仁云。如越人所定關中也。）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如越人所定寸口也。）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前謂左寸。下前謂胸前。上後謂右寸。下後謂背也。）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上竟上至魚際也。下竟下。盡尺脈動處也。）顧生徵論曰。外以候陽。內以候陰。腎肝胃肺心。皆近背之陽。故從外取。腹膈脾胸與膻中。皆近腹之陰。故從內取也。胸中配肺。膻中

配心。大腸小腸。皆在下焦腹中。故候之尺裏。經文明式。樞要亦以左尺主小腸膀胱。前陰之病。右尺主大腸後之病亦明甚矣。自高陽生妄訣訛傳。天下盡汨沒天下之信內經。不如信妄訣耶。經謂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大小腸皆在下部。乃越中部候之寸上耶。謬矣。金匱真言曰。肝心脾肺腎。五臟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為陽。此止十一經耳。何以稱十二。手之厥陰。果無屬乎。靈蘭祕典曰。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以膻中足十二經之數。然則配手厥陰之經者。不在膻中歟。靈樞之叙經脈。雖有胞絡。而無膻中。然其曰動則喜

笑不休。正與喜樂出焉之句相合。夫喜笑屬火之司。則知其與心應也。獨膻中稱臣使者。對君主之名也。由是言之。則心包絡。即為膻中。斷然無疑。而膻中以配心臟。尤有確據。乃脈訣竟不之及。則厥陰為虛位乎。叛內經矣。靈樞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李士材作瀝。）下焦如瀆。蓋胸為上焦。氣之原也。膈為中焦。血之原也。腹為下焦。水之原也。素問所以有胸膈腹之異候。靈樞經脈曰。手少陽之脈。起小指次指端。循手表腕出

臂外貫肘臑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胞下膈循屬三焦則非下焦之可得統者且難經云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卽上焦之部中下兩部卽中下兩焦分候明矣自陳言三因方之好異也謂三焦有形如膜附于兩腎夾脊果爾則內經必言之矣而靈樞論心主之脉又何歷絡三焦云乎脉訣專以右尺候三焦謬矣又考明堂銅人等圖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督脉第四十椎下陷中兩腎之間與臍相對

夫兩腎者乃生命之蒂至陰之位也雖爲水臟而相火寓焉蓋太極之理靜爲本陰爲陽基故冬至子之半一陽生于至陰之下也虞天民曰兩腎總號爲命門有門中根闕之義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眞水動而開鼓舞乎龍雷之相火水爲常而火爲變可謂深得其旨脉訣竟以左爲腎右爲命門是誤以火名爲臟矣內經不言命門之絡既無命門何以爲診又非正臟何以列部叛內經也甚矣鄭潛谷曰王叔和實始于人迎寸口分三部九候于經文絕異倘經所謂陰陽之理引而伸之可千可萬者乎而妄男子括以膚淺之脉訣迷失本旨惜夫脉訣之誤蔡西山戴同父早正之矣朱子亦正之矣徐東皐曰逆推其誤蓋因心小腸肺大腸爲表裏耳豈知經絡相爲表裏診候自有分位乎履闕之老父曰凡皆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又有一端也天下之理卽差別是根本聖人知類之爲統每以方圓適值之分位配合而研其幾焉

推行變化從此入神但守配位而不知推行是膠柱鼓瑟也但言推行變化而不精各類配位之端幾又安得而研之乎播五行于四時衍中五于六虛以參兩九六研陰陽用二六三四之十二此無往而不然之約幾也五臟六腑爲十一而有膻中臣使之官心無原以包絡爲心主與三焦表裏有名無形是爲十二經導配五位則褚澄之說妄矣（其說謂心肺居上爲陽爲浮肝腎居下爲陰爲沉脾居中州半陰半陽半浮半沉當以左寸爲心右寸爲肺左尺爲肝右尺爲腎兩關爲脾[illegible]）

者陰陽之界限前取陽三分後取陰三分所謂土居金木水火之中寄王于四時不獨右關爲脾也王宗正趙繼宗從之李時珍非之 合十二爲六部能不究此通幾乎三部九候一幾也十二經動脉一幾也以中部約之尺寸又一幾也以上竟上下竟下配之是一幾也以六表裏配之又一幾也脉以胃氣爲主者中候之際應乎中和也六脉皆候也豈執右關浮診爲胃脉哉亦在乎神明者之善巧耳人迎在結喉傍王冰本注而龐安常發明者也然喉傍之人迎亦分左右因以太

淵之左右分候何不可乎命門爲兩腎之中根虞天民之定論也然一在二中不可左右分亦何不可左右分乎人生之眞命水即眞命火曾悟此耶陽從右起黃帝運氣皆右上左下 天曒右旋左旋者以人枕南面北而言也枕北面南自是右旋曾徵之耶李時珍命門攷謂命門即腎乃誤人之誤也 至于寸口者扁鵲指爲臟腑氣血之所終始吳草廬曰醫者于寸關尺輒名之曰此心脉此肺脉此肝脉此脾脉此腎脉者非也五臟六腑凡十二經兩手寸關尺者手太陰肺

經之一脉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臟之氣耳脉行始于肺終于肝而復會于肺肺爲氣所出之門戶故名曰氣口而爲脉之大會以占一身焉履按肺脉卯時注大腸大腸脉辰時注胃胃脉巳時注脾脾脉午時注心心脉未時注小腸小腸脉申時注膀胱膀胱脉酉時注腎腎脉戌時注心包絡心包絡脉亥時注三焦三焦脉子時注膽膽脉丑時注肝肝脉寅時注肺而十二脉皆會故獨於寸口候之李瀕湖曰凡診察皆

以肺心脾肝腎各候一動五十動不止者五臟皆足內有一止則知一臟之脉不至據此推之則以肺經一脉候五臟六腑之氣者可心解矣周易時論曰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故百脉變見于寸口診法取決于寅時所云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脉絡調勻氣血未亂此猶梗槩而習矣莫之察也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絡各有

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醫家誰究心乎。皆出于丹田。而字滿于商。亦肺之司也。嘗人生于寅。于輿謂平旦之氣。鷄鳴而起。豈特可以察脉已哉。聽聲知病。聽聲知吉凶。猶有先此者。

七表八裏九道之非

戴起宗曰。脉不可以表裏定名也。軒岐越人叔和。皆不言表裏。脉訣竊叔和之名。而立七表八裏九道。爲世大惑。脉之變化。從陰陽生。但可以陰陽對待而言。各從其類。豈可以一浮二芤爲定序。而分七八九之名乎。大抵因浮而見者。皆爲表。因沉而見者。皆爲裏。何拘于七八九哉。盧山劉立之以浮沉遲數爲綱。以教學者。雖似捷徑。然必博學反約。然後能入脉故。若

以此自足。亦隘矣。滑壽曰。脉之陰陽表裏。以對待而爲名象也。高陽生之七表八裏九道。蓋鑿鑿也。求脉之明。爲脉之晦。謝氏曰。脉經論脉二十四種。初無表裏九道之目。其言芤脉。云中央空。兩邊實。云芤則爲陰。而脉訣以芤爲七表。屬陽。云中間有。兩頭無。仲景脉法云。浮大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而脉訣以動爲陰。以弦爲陽。似此背謬頗多。則脉訣非叔和書可推矣。吳澄曰。俗謬以脉訣爲脉經。而王氏脉經。

知者或鮮。脉書往往混牢革爲一。夫牢爲寒實。革爲虛寒。安可混乎。脉之浮沉虛實緊緩數遲滑濇長短之相反。匹配自不容易。況有難辯。如洪散俱大。而洪有力。微細俱小。而微無力。芤類浮。而邊有中無。伏類沉。而邊無中有。若粒而搖搖不定者動也。若鼓皮而如如不動者革也。俱對待也。又有促結代。皆有止之脉。遲疾結緩。故可爲對。代則無對。總之凡二十七脉。浮沉遲數滑濇虛實長短洪微緊緩芤弦革牢濡弱散細伏動促結代。脉經無長短。脉訣增長短。而去數

散。不止于七表八裏九道二十四脉也。履按脉考曰。素問難經仲景論脉。衹別陰陽。初無定數。脉訣不以陰陽細別。而以七表八裏九道爲歌。故諸家非之。夫幽而難明。口莫能宣。若形容之可得盡乎。如素問之鼓。搏。喘。堅。橫。急。躁。鈎。疎。溢。覆。格。仲景之惵。平。榮。章。綱。損。縱。橫。逆。順。明非二十四字所能畢矣。脉有神機指下難明。然固有定象也。比類以晰其似。如遲緩之別。沉伏之別。數緊滑之別。浮虛芤之別。濡弱散之別。微細之別。弦長之別。短動之別。洪實之別。牢革之別。促結濇代之別。

詳見脉考。對舉以別其殊。浮與沉對。遲與數對。虛與實對。長與短對。滑與濇對。結與促對。緊與緩對。洪與微對。動與伏對。至如代牢弦散革芤濡細弱九脉。不可以對。舉而亦可以對。醒也。弱與強對。細與粗對。濡與剛對。芤與中堅對。革與不革對。散與不散對。弦與不弦對。牢與不牢對。代與不代對。豈不然。夾辨兼至以詳形。脉獨見爲症者鮮。合一衆脉爲症者多。合衆脉之形爲一脉者。如似沉似伏。實大長弦之合爲牢。極軟浮細之合爲濡。皆是其類也。合衆脉之形爲一症者。如浮緩爲不仁。浮洪大而長爲風癲疾之類是也。有二脉合。有三四脉合者。然又有一脉獨見而病亦多者。如浮爲風。又爲虛。又爲氣。一脉之症合也。此察平脉以昭治。平脉、十二經本脉也。肺濇短而浮。心洪而微實。心包絡沉弦而散。小腸洪大而緊。大腸浮短而滑。三焦洪散而急。脾沉軟而緩。腎沉實而滑。肝

弦細而長。膀胱洪滑而長。胃浮長而濇。膽弦大而浮。分六氣以推證。左關。立春至春分。初之氣。厥陰風木主令。其脉弦。左寸。清明至小滿。二之氣。少陰君火主令。其脉鈎。右尺。芒種至大暑。三之氣。少陽相火主令。其脉大而浮。右關。立秋至秋分。四之氣。太陰濕土主令。其脉沉。右寸。寒露至小雪。五之氣。陽明燥金主令。其脉短而濇。左尺。大雪至大寒。六之氣。太陽寒水主令。其脉大而長。診六部俱平則已。苟有獨沉獨浮。獨長獨短。與各部不同。或在浮分。在中分。在沉分。則時令之病。可預知已。一部六十日。一分二十日。按政運以觀應。按政運者。所以明不應之脉。甲己二年爲土運。南政。如少陰司天。則兩寸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少陰在泉。則兩尺不應。厥陰在泉。則右尺不應。太陰在泉。則左尺不應。乙丙丁戊庚辛壬癸八年。皆北運。遇少陰司天。則兩尺不應。厥陰司天。則右

尺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尺不應少陰在泉則兩寸不應厥陰在泉則右寸不應太陰在泉則左寸不應蓋不應者沉細也凡值此不應乃歲運合宜不必求治若誤治之反伐天和審眞臟以知亡眞肝脉至名雀啄如雀啄食連連搏指忽然止絕良久復來眞心脉至名魚翔如魚之翔本不動而末强搖似有似無眞脾脉至名解索如索之解指下散亂無次序乍疎乍數眞肺脉至名釜沸如釜湯沸在于皮膚有出無入湧湧如羹上波眞腎脉至名彈石如指彈石在筋肉間辟辟然硬尋即散屋漏者良久一滴胃絕也蝦遊者如蝦之遊在于皮膚始則冉冉不動少焉而去久之忽然一躍大腸絕也此七絕脉也心絕一日死肺絕三日死腎絕四日死肝絕八日死脾絕十二日死此爲要約之門也

男女脉位

齊褚澄尊生祕經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右尺爲受命之根萬物從土而出故右關爲脾生右寸肺肺生左尺腎腎生左關肝肝生左寸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左寸爲受命之根萬物從土而出故左關爲脾生左尺肺肺生右寸腎腎生右關肝肝生右尺心儲泳祛疑說曰脉訣以女人尺脉盛弱與男子相反爲背看夫男女形體絕異陰陽殊塗男生而覆女生

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男主施女主受男之至命在腎處臟腑之極下女之至命在乳處臟腑之極上形氣既異脉行于形氣之間豈容不少異耶此褚氏之說爲有理也戴起宗曰脉訣因男子左腎右命女子左命右腎之別遂言反此背看而諸家以尺脉盛弱辨之褚氏又以女人心肺診于尺倒裝五臟其謬又甚不知男女形氣精血雖異而十二經脉所行始終五臟之定位則一也安可以女人脉法爲反耶朱

丹溪曰昔軒轅使伶倫截嶰谷之竹作黃鍾律管以候天地之節氣使岐伯取氣口作脉法以候人之動氣故黃鍾之數九分氣口之數亦九分律管具而寸之數始形故脉之動也陽得九分陰得一寸吻合于天不足西北陽南而陰北故男子寸盛而尺弱肖乎天也地不滿東南陽北而陰南故女子尺盛而寸弱肖乎地也黃鍾者氣之先兆故能測天地之節候氣口者脉之要會故能知人命之死生世之俗醫頗高

陽生之妄作欲以治病其不殺人也幾希龍丘葉氏曰脉者天地之元性故男女尺寸盛弱肖乎天地越人以為男生于寅女生于申三陽從天生三陰從地長謬之甚也獨丹溪推本律法混合天人而闢之使千載之誤一旦昭然豈不韙哉

陰陽火

朱震亨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禀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恆於動人有此生亦恆於動動者皆相火之為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

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木而腎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包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天之火雖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然而東垣以火為元氣之賊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

者何哉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爲物所感而動即内經五火也五性厥陽之火與相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煎熬眞陰陰虚則病陰絶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夫人心聽命而又主之以靜

則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爲生生不息之運用爾何賊之有或曰内經止于六氣言火未言及藏府也曰岐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諸熱瞀瘛皆屬於火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是也劉河間云諸風掉眩屬於肝風火也諸氣膹鬱屬於肺燥火也諸濕腫滿屬於脾濕火也諸痛癢瘡屬於心暑火也是皆火

之爲病出於藏府者然也以陳無擇之通敏猶以暖溼爲君火日用之火爲相火無怪乎後人之聾瞽也李時珍曰天之陽火二太陽眞火也星精飛火也天之陰火二龍火也雷火也地之陽火三鑽木之火也擊石之火也戛金之火也地之陰火二石油之火也石腦油水中之火也江湖河海夜動有火人之陽火一丙丁君火也心小腸離火也人之陰火二命門相火也起于北海坎火遊行三焦寄位肝膽三昧之火也諸陽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

溼伏可以水滅諸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溼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焰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焰自滅故人之善反於身者上體於天而下驗於物則君火相火正治從治之理思過半矣屐聞之老父曰丹溪言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未暢也天與火同火傳不知其盡故五行尊火曰君畜覺發機曰相或以暑爲君火燥火爲相火或以暑燥火爲陽火風寒濕之火爲陰火或以有

形為陽火。無形為陰火。或以知識為陽火。不知不識為陰火。有交幾焉。析說不能盡。須自得之。人身命根種火。在北下七節之小心。知識用火。在南上膻中之宮城。真氣伏于丹田。清濁分於腦府。思慮憂鬱。過用則傷。而慾焦忿決。尤難懲窒。五志總歸心主。而無原之心。是何物歟。古稱入火不熱者。是何道歟。其曰君火為人火。而相火為天火者。猶之太極為體。卦爻為用。而邵子曰。卦爻為體。太極為用也。于是乎決曰。天

道以陽氣為主。人身亦以陽氣為主。陽統陰陽。火運水火也。生以火。死亦以火。病生于火。而養身者亦此火。水火交濟。主之者心。火無體而因物為體。人心亦然。故提出不生不死之道心。以統人心。實未嘗離也。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此醫所以貴治神為第一也。節嗇懲窒嗔恚。陰平陽秘。中和主宰。相奉其君。是黃帝之心乎。知此火為病源者少矣。知此火為病而欲絕之。絕之不得而遂縱之。豈享中道之恬愉哉。聖人因土竈以畜火。因木薪之。因金制之。因水濟之。萬世享熱物之功。而不受燔屋之慨。其恩大矣。明乎滿空皆火。君相道合者。生死性命之故。又孰得而歎之。

神農首著本艸四卷察寒熱温平辨君臣佐使以捄民夭札黃帝爲内經十八卷自先秦以逮王冰遞起演明雖非其故而微與非淺者敢窺也雷公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侯王況未誦未解又安責其十全之效哉伊尹作湯液本艸明輕清重濁陰陽升降及十二經表裏之宜秦越人著八十一難經推靈素之

要漢有倉公史稱其神而週風沓風多所難明張仲景著傷寒論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百十三方暨金匱玉函等經眞傷寒之指南也魏有華佗鍼灸湯藥應手而愈刳腹湔腸神靈莫測内照圖說其遺意也晉王叔和脉經敘陰陽内外分三部九候辨人迎氣口陳十二經絡最爲昭晰惜乎高陽生以妄訣竊名禍蒼生也久矣皇甫謐著甲乙鍼經精詳博核齊褚澄謂子嗣可以必得僧寡療各不同是也至謂女脉反男以心肺爲兩尺則謬矣隋巢元方撰病源論五十卷多有發明然但言風寒不及濕熱楊上善以太素名家徵休徵咎別有神授乎金元起内經訓解亦沉心者孫思邈千金方脉經論粗工禍人切矣王冰述天元玉册三十卷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内經注釋二十四卷固先聖之忠臣也宋錢乙條分五藏之方謂肝有相火有瀉無補腎爲眞水有補無瀉大哉言乎龐安常述人迎氣口在手在喉上下齊等

引繩曰平過勝卽病而有三陰三陽之分二千年晦蝕之旨一旦昭明功非渺也金之成無已祖述傷寒論河澗劉完素採六書發明亢制然偏主于熱豈盡變乎潔古張元素洞徹病機云運氣不齊古今易轍舊方新病難相附合爲者庶有悟焉元之東垣李杲深得其傳推明内外兩傷而以土爲一身之主眞曠古之未發也張子和著儒門事親專主于汗吐下三法而悞則慘矣王好古師東垣著元戎大法活人節

要湯液本艸。此事難知。傷寒辨惑等書。儒者也。難天衛生寶鑑。吳恕傷寒指掌。王珪論症。立滾痰丸方。皆有所明者也。丹溪朱震亨。師事太無先生。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書。其曰陽易于動。陰易于虧。固為確論。而不善師者。多以寒劑傷脾。可乎。倪惟德論方論症。滑壽有診家樞要。十四經發揮。王履有泝洄集。顧其眞書淪沒。而脈訣鈐法。偽書滿世。可慨也已。戴起宗撰運氣之旨。慨脈訣之悞。有功矣。節菴陶華傷寒

五法。眞津梁乎。王綸節齋。以為二陳療痰。祇宜風濕。而老痰者不合也。其老痰丸方。眞出獨剏。惜其過謂參能殺人。虛勞禁用。至使今人膠執。豈乎徐東皐援理以黜之。立齋薛己。謂十三科症。要皆一理。因慨外科遂發外內合一之論。又以風會不齊。今人虛薄。多行溫補。著述有十六種。嗟乎。醫書之傳者。五百九十六部。萬有九十二卷。而熙朝續有三千。不啻汗牛。茲特摘其尤者。人愼不可執一得以自封也。物理小識

曰。天地推移。其中細變難明。靈素皆殘書。亦有後人發明。得其證佐者。五運六氣。豈天下同時犯此客疾乎。故當論其變也。張鶴騰明傷暑之科。與傷寒同重。足補岐黃仲景之所未發。益前此多在北方。未至天南。察其風土耳。兩粵之人。素服檳榔。病則不可專以承氣大黃蕩滌。有一下而不可救者。故粵志著熊膽之方。此不必泥前人之常法也。泥常法而不知變。則河間之清火。丹溪之滋陰。東垣之補陽。皆適足以為

術核之以理。理亦遷就。王肯堂證治準繩。且四五百卷。未嘗不備。然未嘗無遷就之理。徒滋後人之疑而已。況醫家又未嘗一讀。未嘗一疑者乎。凡物皆有陰陽燥濕之性。人之腸胃亦然。有喜溫者。有喜凉者。人本重陽。喜溫其常也。喜凉者。其變也。古之針砭。以人之氣補人。今恃藥餌。亦因病治病已耳。乃欲以六根七情鑿削勞煎之體。求服食以縱嗜慾。故末世之病。變症益多。非古法所得而拘者。當有博物之君子出。

爲之推明其故以廣世之守殘業是者見聞可也。

方藥

藥有君臣佐使逆從反正厚薄輕重畏惡相反未得靈通而慢然施療許學士所謂獵不知兎廣絡原野術亦疎矣醫學會通曰必熱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主也不宣不明不受不行者臣之輔也能受能令能合能分者佐之助也或擊或發或劫或開者使之用也破寒必熱逐熱必寒去燥必濡除濕必泄者逆則攻也治驚須平治損須溫治留須收治堅須潰者從

則順也熱病用寒藥而導寒攻熱者用熱如陽明病發熱大便鞕者大承氣湯酒製大黃熱服之類也寒病用熱藥而導熱去寒者用寒如少陰病下利服附子乾薑不止者白通加人尿猪膽之類也塞病用通藥而導通除塞者必塞如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者柴胡加龍骨牡蠣之類也通病用塞藥而導塞止通者用通如太陽中風下利心下痞鞕十棗湯之類也反則異也治遠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緩治客以急正

則宜也。輕清成象。重濁成形。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中清者。榮養于神。濁中濁者。堅強骨髓。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氣爲陽。氣厚爲陽中之陽。氣薄爲陽中之陰。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味爲陰。味厚爲陰中之陰。味薄爲陰中之陽。薄則疏通。厚則滋泄。親上親下。各從其類也。畏者畏其制我。惡者惡其異我。畏惡之中。亦可相成。相反兩仇。而大毒之病。又須大毒之藥以刼之。反亦相成也。顧良工用之耳。彼蓄方

者至父子不相授。何愚也。制小者君一臣二。制大者君一臣三佐九。聖人初無從簡之心。惟在合宜而已。按七方曰大小緩急奇偶復。病有兼症。不可一二味治者。品位數多曰大。病有在身半以下而遠者。處劑宜多曰大。病有在心肺以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徐徐呷之。無兼症可一二味治曰小。有胸膈宜甘以緩之者。又有丸以緩之者。有味數衆多之緩。有無毒治病之緩。有氣味薄之緩。急則備急丹。急風散之類也。湯散盪滌。急也。有毒亦急。上涌下泄也。氣味厚則直走于下也。奇用一物。或用三五七九。偶用二。或用四六八十。復方者。二方三方四方相合之復。如桂枝二越婢一湯是也。有分兩勻平之復。如胃風湯各等分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五

藥性

自神農書百艸傳至漢末本艸有三百六十五種以象周天其後陶蘇李韓諸賢相繼增益唐慎微于圖經外益成千五百餘種經八百餘家萬曆中李時珍補遺又益三百七十四種可謂備矣然世之明醫用不過二百餘博物君子能識物理亦熟識其性而已通雅曰天地生萬物者五氣五氣定位則五味生氣者天也溫熱者天之陽寒凉者天之陰陽則升陰則

降味者地也辛甘者地之陽酸苦鹹者地之陰陽則浮陰則沉其香臭腥臊羶與平淡澁滑毒則附氣味以為厚薄者也氣堅則壯故苦可養氣脉栗則和故鹹可養脉骨收則强故酸可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養肉辛散也其行之也橫甘緩也其行上苦瀉也其行下酸收也其行縮鹹軟也其行舒故有使氣者有使味者有氣味俱使者有先後使者明者知其產觀其色得其氣味而性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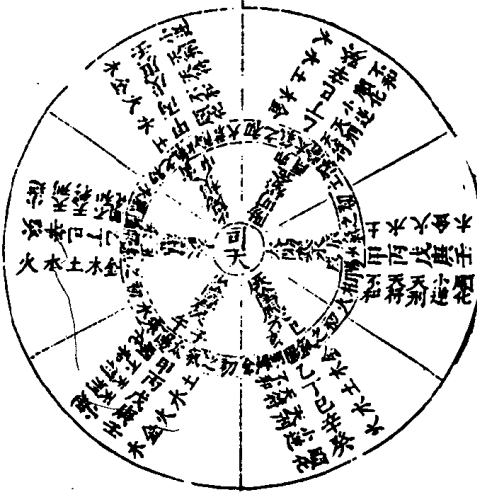
識也不識其性又安所講君臣炮製乎人身有上中下藥身亦有上中下應之如當歸柴胡防風黃芩之類是也有因其相畏而制伏使之者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黃芪畏防風而黃芪得防風其功愈大之類是也有相反者雌黃胡粉畫家點如甘草甘遂同用以之動蕩之類是也古聞月死螺腦縮虹經蚊遺灰蛇黿鱉死彗出鶴知子午蝠伏庚申凡物各有質有其理故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漆得蟹而

散麝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蜣蜋軟玉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兎芙畫銅獺膽分巵戎鹽累卵硇砂製伏五金牡荊通神見鬼牛膝象牙瞿麥胥可出刺齒近黑蝨白梅即出箭頭白芨敷山根可以止衂苧根安臍上可止腹痛附子塗湧泉可愈口瘡萆麻塗足心則下胎塗頂門則收腸頂知子綴衣領還毒則有辟側側理有同然豈盡誣哉明者知之加以炮製使之上下如左右手貴熟識其性而已以今本

艸注引如林然尚有出處異同寒熱互載稉米全甘而反著其苦山查甘酸而或禾之載牽牛嚼之辛辣泄氣而止言其苦寒粉霜再經火煅而謂之無毒凡屬方書之藥動稱延年輕身其間豈可盡信乎又在乎博物者之自考耳續談曰仙靈脾即淫羊藿本艸用葉南人郤用根赤箭本艸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艸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鈴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

不同而言其根苗盍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惟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懵人食其心則醒楝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鶻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其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秘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棄

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艸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運氣相臨之圖

五運六氣

運氣之說，惟見於素問。鬼臾區曰：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此五運也。舊說甲巳歲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也。乙庚歲建戊寅，戊土生金也。丙辛歲建庚寅，庚金生水也。丁壬歲建壬寅，壬水生木也。戊癸歲建甲寅，甲木生火也。岐伯曰：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巳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按牛女在子癸，火氣自子癸至戊分，故火主戊癸。心尾在甲，土氣自甲至巳分，故土主甲巳。危室在壬，柳鬼在丁，故木主丁壬。亢氐在乙，昴畢在庚，故金主乙庚。張翼在丙，婁胃在辛，故水主丙辛。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熱氣主之，太陰濕氣主之，少陽相火主之，陽明燥氣主之，太陽寒氣主之，厥陰風氣主之。此六氣也。愚按運有主客，氣亦有主客。主運主氣，歲歲輪周之定盤也。客運客氣，歷歲輪加之推局也。一歲木火土金水平分五段，各七十二日零五刻，運位相次，萬年不易，

是主運也。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每年一遷。是客運也。如甲巳年土運。土為初運。金為二運。水為三運。木為四運。火為五運。以相生序。乙庚年金。則金初。水二。木三。火四。土五。各七十二日零五刻。周流每年一遷者也。一歲平分六段。自大寒至驚蟄。初之氣。風木。春分至立夏。二之氣。君火。即熱。小滿至小暑。三之氣。相火。即暑。大暑至白露。四之氣。濕土。秋分至立冬。五之氣。燥金。小雪至小寒。六之氣。寒水。每氣六十度有奇。萬年不易。是主氣也。子午歲少陰君火司天。左太陰右厥陰。陽明燥金在泉。

左太陽右少陽。丑未歲太陰濕土司天。左少陽右少陰。太陽寒水在泉。左厥陰右陽明。寅申歲少陽相火司天。左陽明右太陰。厥陰風木在泉。左少陰右太陽。卯酉歲陽明燥金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少陰君火在泉。左太陰右厥陰。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左厥陰右陽明。太陰濕土在泉。左少陽右少陰。巳亥歲厥陰風木司天。左少陰右太陽。少陽相火在泉。左陽明右太陰。是客氣也。以司天言。則面北而自命左右。以司泉言。則面南而自命左右。左右者。間氣之輪也。蓋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以六十日八十七刻半有奇為一步。如子午年君火天。金地。則地左間太陽水。為初氣。天右間厥陰木為二氣。司天君火為三氣。天左間太陰

土為四氣。地右間少陽相火為五氣。司泉金為六氣。左升而上。右行下旋。而復于中。司天為地三之氣者。得半為中也。其訣以每年退二。便是客初。如厥陰司天。陽明為初。蓋年支定司。而左右紀步者。每年一遷之客氣也。氣更有太過不及。五陽干之年。太過也。大寒前十三日交日先天。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五陰干之年。不及也。大寒後十三日交。日後天。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平氣之年。正大寒日交日齊天。以今核之。臘月中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木火相臨。金水相臨。為相得也。土相臨土。水相臨。為不相得也。木又相得而病者。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如火臨木。以父子論。以客加主。

客勝主則從。主勝客則逆。司天居上。主上半年。在泉居下。主下半年。運氣居中。此槩也。司天克運則順。運克司天則逆。運氣相同。曰天符。戊子。午。寅。申之年。運氣皆火。丙辰。戌。年。運氣皆水。巳丑。未。皆土。乙卯。酉。皆金。丁巳。亥。皆木。六十年中。此十二年天符。又戊子日。戊為火運。子為少陰司天。此日得病。速而危困。以中執法也。更遇當年太歲是天符。或歲會。病尤困。天氣生運曰順化。甲子。午。寅。申年。火下生土。壬辰。戌。乙丑。未。辛卯。酉。癸巳。亥。皆同例。六十年有十二年順化。天氣克運曰天刑。庚子。午。寅。申年。火下克金。戊辰。戌。辛丑。未。丁卯。酉。巳。巳。亥。皆同例。六十年有十二年天刑。運生天氣曰小逆。壬子。午。寅。申年。木上生火。庚辰。戌。癸丑。未。巳卯。酉。辛巳。亥。同子臨父位謂

凡十二年小逆。運克天氣曰不和。丙子午寅申年。水上克火。甲辰戌。丁丑未。癸卯酉。己巳亥。同例。凡十二年不和。運臨本氣之位曰歲會。子水位也。丙子年水運臨之。以此爲例。戊午。丁卯。乙酉。甲辰戌。巳丑未。凡八年歲會。又以丙子日得病不死。但執持而徐緩。以中行令者也。天符歲會相合曰太一天符。戊午。乙酉。巳未。巳丑。只此四年。又戊午日火支得病死。以中貴人也。運與四孟月相同曰支德符。壬寅。癸巳。庚申。辛亥。運與交司日相合曰干德符。運合交司之日干。亦名平氣之歲。太過之運加地氣曰同天符。庚子午。壬寅申。甲辰戌。此六年。運同在泉之氣。不及之運加地氣曰同歲會。辛丑未。癸卯酉。癸巳亥。六年同在泉。蓋六十歲

而運氣一周。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水藏下應之。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故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凡六甲年。土運太過。雨濕流行。濕病乃生。腎水受邪。治當除濕以補腎。陽年先天時化。則已強而氣有餘。故不勝者受邪。命曰氣淫。六巳年。土運不及。木氣乘旺。反見風化。風病乃行。治當益脾以平木。陰年後天時化。則已弱而氣不足。故勝已者來克。命曰氣迫。六丙年。水運大過。寒風大行。寒病乃生。心火受邪。治當逐寒

以補心。六辛年。水運不及。土氣乘旺。反見濕化。濕病乃行。治當補腎以除濕。六戊年。火運太過。熱氣大行。熱病乃生。肺金受邪。治當降火以補肺。六癸年。火運不及。水氣乘旺。反見寒化。寒病乃行。治當補心以逐寒。六庚年。金運太過。燥氣流行。燥病乃生。肝木受邪。治當清燥以補肝。六乙年。金運不及。火氣乘旺。反見熱化。熱病乃行。治當清肺以降火。六壬年。木運太過。風氣大行。風病乃生。脾土受邪。治當平木以補脾。六

丁年。木運不及。金氣乘旺。反見燥化。燥病乃行。治當補肝以清燥。此五運治法也。太陽寒水。治宜辛熱。陽明燥金。治宜苦溫。少陽相火。治宜鹹寒。太陰濕土。治宜苦熱。少陰君火。治宜鹹寒。厥陰風木。治宜辛涼。此六氣治法也。第病機屬於運氣然矣。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瘡瘍。皆屬心火。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膹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機之屬于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諸嘔吐酸。皆屬于熱。諸躁狂越。皆屬于火。諸痙強項。皆屬于濕。諸澁枯涸。皆屬于燥。諸病水液。皆屬于寒。此病機之屬于六氣者也。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

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耶。至於一邑之間。而雨暘有不同。此運氣安在。哉聖人反覆諄諄。欲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勿爲運氣所中也。即使偶中。亦知受病之因。不致妄藥夭傷耳。

古今釋疑卷之十五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恭閱

字體

六書

說文

石鼓文

傳國璽

石經

法帖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

合山方中履學

字體

字起于倉頡。所謂古文也。路史曰。呂不韋書云。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因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陳。又曰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謐等遂以爲黃帝史官。蓋肇謬于宋衷之世本注。不知何據而言。此崔瑗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得之矣。通雅云。上古必已造字。而黃帝史亦名倉頡。變造六書。未可知也。上古事遠。當推其大槩而聽之。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列國各任私意而爲字。如六書統所載。一字至一二百。秦併天下。乃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七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多取史籀篇。或頗省改。所謂秦篆。即小篆也。是時程邈又造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熊朋來楊愼。據黃帝刀布言小篆不始于秦。然升菴辨石鼓。又謂文類小篆。非宣王時物。刻符。蟲書。顏師古曰。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摹印。蕭子良以摹印。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刻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塡密。則秦璽文也。署書。蕭子良云。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殳書。徐鍇曰。書于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隸書。王僧虔曰。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曰。謂施之于徒隸也。漢興有草書。故自倉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而漢尉律試學童。則以古文。謂孔壁蝌蚪文字。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壁類者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隋唐志有古文奇字一卷。衛宏爲之序。篆書。即小篆。隸書。繆篆。即摹印。蟲書之六體。新莽使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即漢六體也。佐書即隸書。鳥蟲即蟲書。並槀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因事生變也。閭里書師乃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急就有曹壽解。顏之推。崔浩。豆盧氏注。北史劉芳亦作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而顏之推孫師古解訓爲善。今有全本相傳。是吳皇象寫。亦有筆改。如洞爲眞之類。至元始中。召天下

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未央庭中杜鄴爰禮秦近曾此被賞揚雄取諸家有用者作訓纂易倉頡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今皆不存而宣帝時又肯徵齊人能正讀倉頡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亦不存隋志云梁有倉頡二卷漢司空杜林注亡○按考工記注倉頡篇有鞄又曰有柯欘安紀注春秋繁露文文選廣韻注曲禮疏皆引倉頡篇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鍾磬竽笙筑坎侯蜀都賦注引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襌史記正義引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惟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以作說文解字乃小篆之僅存者也履按所謂隸書即今楷書淳化帖有程邈天得一以清一則甚明也黃長睿皆以爲僞然體本楷式後人摹倣耳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誤以八分爲隸則自歐陽修作集古錄耳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陰題曰韓毅隸書今楷字也千文曰杜稾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于隸書伯英尤工于

草體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眞體爲隸也八分者李陽冰曰秦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曰漢靈時上谷王次仲與秦人同姓名作八分書書苑曰蔡琰言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或曰邕有八體各分其一石經正蔡邕八分書也所謂草書則宣和譜以爲始于章帝時故號章草若淳化首詎可信乎或云急就章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羅願曰自東漢杜度張芝善稾法始用以寫急就章說者因謂草書起于史游蓋不察也東觀餘論曰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故章草當在草書先履按隋志曰草書漢初作則不始于東漢矣蕭子良云董仲舒欲言災異稾草未上即爲稾書稾者艸之初也徐鍇復辨稾草是創草非草書何泥耶至古篆惟見于金石歐陽修始爲集古而劉敞呂大臨趙明誠王楚黃伯思董逌夏竦宗子克繼薛尚功洪适葉夢得王球

蔡珪。吾衍。楊愼。都穆。陳鉅。徐獻忠。王家瑞。趙宧田汝耔。朱雲等。俱事編集。而印章之篆。則自蕭子良合刻符摹印之體。宋宣和譜之。楊克一。王厚之。顏叔夏。姜夔。趙孟頫。皆有譜錄。班班可考。至書法筆勢。則又小學中之緒餘矣。詳見通雅小學大畧。

六書

漢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說文曰。一曰指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楊用修曰。六書以十爲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鄭漁仲六書略論假借極有發明。說轉注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爲難明。按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故許愼云考老是也。毛晃曰。老字下从匕。音化。考字下从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爲老也。王栢亦以考老之訓

爲非蒍楚謂一字轉其聲爲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張謙中復古編奉說文者亦曰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貞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也假借則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也趙古則曰轉注者展

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也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轉三聲有轉四聲至八九轉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又有旁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康成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耇𦒿者孝耋六字皆以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至爲聲今夾漈皆入轉注之篇可乎哉焦弱侯曰

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眞中夾漈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聲並義不爲轉注者又云旁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旁音協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乎㞒按六書之名亦漢儒之粗解非通論也自漁仲乃明假借之用㧑謙用修乃明轉注之用弱

侯推廣所說益已犁然而趙凡夫復主叔重考老之說專以諧聲之偏旁爲轉注與諸家爭六者之次第則拘矣通雅曰人所貴者心而不離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離五者則當以意爲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見者起意也名爲五官用時並用名爲六書一字並存如見日月之形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聲而指爲日月之意即會焉指上下之事即成上下之形而聲意亦會焉不得已而分例亦猶不得已

而分五音二變也何音不具七調哉特文字有形而易窮因形立事附聲見意而意多字少故轉借爲多即所謂象形指事者豈能使形酷肖使事詳具乎則緐瑣紛累不可動筆矣形與事亦得其大畧彷彿而已故有轉注之形有假借之形有轉注之聲意有假借之聲意總言之惟形與聲分言之形猶物也事猶務也有所稱呼必配一字故通形事之變文上下偏旁而諧以聲焉或分合以見意又轉假以通其變因有六書之名必欲以散見旁通之六道而拘拘以凡例盡之指之曰此何例也誖矣

說文

說文解字分別部居十四篇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許愼纂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愼子冲上之晉東萊惤令呂忱繼作字林以補其闕遺僧雲勝註今往往附見說文(李巽岩曰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陳顧野王復因說文造玉篇愈增多其文然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非復說文之舊唐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乃更刊定說文至南唐徐鍇楚金再是正之作爲繫傳蓋尊許氏若經矣宋雍熙三年鍇兄鉉又承詔詳較說文始取孫愐唐韻音切行于今者卽徐本也凡將訓纂皆沒漢籍惟有說文因以攷古自是苑囿故二徐而外張有(復古編)郭忠恕(佩觿)及近代趙撝謙(六書本義)柴廣進(聲音文字通)趙宧光(說文長箋)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皆守說文不知說文實多漏複譌舛豈當盡从鄭康成與叔重同時卽已駁之庾元威云許愼穿鑿賈氏乃奏說文何待李少溫鄭漁仲楊辛泉戴合溪

魏子才吳敬甫輩乎而尊許者尤多回穴通雅嘗槩論之曰有草無皁有紗無妙有頻無顰無躐而通作獵猶有說也有瀏而無劉但存訓殺之鎦劉爲漢姓許氏不應但訓以殺必有漏畧明矣無𠬪而綏从𠬪無春而草部有䖝蚰部有𢧵𢧵古文蠢也萅卽春萅蠢从之無蹤而車部有蹤無跬而趖下讀若跬無鷃而有鳶與專切則是鳶字說文亦不載鳶無希而禾部有稀俛浼勉冤皆免聲而無免各部引由聲而無由卽非紕繆豈無傳訛其他通用異筆之字輒乃複載

而復訓之如鼓鼔鬲䰛皆不應爲二字此猶学之于孑省之于百何必分立漢令作䰛或作𩰲與鬲䰛皆同鞠分爲五企别爲四鞠鞫匊趜竆同音異字企又作跂别作𧻙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也跂頂也多指當作岐蹢又有趞遺囑又有嚚从㕯引書嚚吝爲嚚吝徐本䟭復有䟭跛有衛佟衛佟皆曰迹也藍分染藍亦可同條吁㦤並載灼然重出戴氏曰藍義兩用而文識賀同則當一條下備記之何爲兩見染艸爪茧乎爪茧盧也又有𠺝文口部有吁驚也于部又有吁驚語也㦤𢍰也又𢠤順也以㦤爲古文力沇切賓與孌㦤聲義相通㦤婉何分于婉乎係互引古文其解字立義更多牽強如十二辰之類

俱生支閔麥爲金生火㶣从來有穗从夂遂爲豚走瀕以逃省辠爲壓鼻曰爲合爪止爲取象于艸勞爲熒火燒門舟竟兩岸爲亙變形登天爲眞何其貴解也至孫徐之妄析造音尤不知其所據矣古文既遠自有疑傳歷年抄錄能無錯簡後之好之者必爲之曲說復何益乎說文本多惱令所加雲勝所注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如黃直翁韻會所引王伯厚所引考異所引多非今本合溪動引唐本蜀本徐本吳正儀

之說文亦不同正當因他書而搜集之備參攷也守殘何爲且說文所引經傳輒非本字如引逸周書有竘匠士分民之祇周書維紬有稽緢施絲也㚇㚇巧言自是遺文可無論矣引易嗑乾𩵋乘馬驙如引左傳發夷蘊祟之以備陳三窓孟子澆淅詩既禡既禂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詫當故切此或古文如此他如因亢龍作炕因再三瀆作黷其牛㸷作觢豐其屋作寷服牛乘馬作犕天地絪縕作壹壺的顙作馰五品不

逐作悉。藻火粉米作璪𢇁絲，剛塞作𡨲餅，磬作窒。譏艸作𦳝艸。啓予之足作路，如有所立卓爾作太稃。敵王所愾作鑞，賚誓作棐誓。凡夫引用宏茲棐。諒闇作𥟖𤺛。元首叢脞作叢脞，徐鉉作𥌘。會弁作𠊱弁。我與受其敗作退褋而不越作𨒫，旣微且尰作𤺛。曾黠作黖言。偃作扵。有能俾乂作𢍱。我之弗辟作𨐌。非飲食作𩛥。言秣其馬作𩜾。常伯作𤿯。𣄫成五服作卬。袞裘長作𧜦衣長。毁宗躐行作𨈬。惟家之索作𢑧。壹戎衣作𧞊。彝倫攸

斁作𢿃。瑟彼玉瓚作璱。振振鷺作𤘼。蠢旒作𡕪。含玉作琀。率循作達。將率作衛。枯骨作骷。尾涼作𩣏。濱瀾作𣾰。大夫死曰卒作𡿓。面目黧黑作𪓔。神主作宔。葬作祺。石作祏。別盛作晟。別肰作嘫之類，不可勝數。皆因有一義，卽專一字以別之也。又如㕡訓，引廣書㕡吷澮距川，川字訓亦引此書作濬。𥙪字引靜女其𥙪。姣字又引此詩，而又有姝字。好也。秩秩或引詩戴戴𩠌𩠌秩秩。天或引作祆。又引作祑。几几引作擊。又引作巳。𨘗而朧切。羽獵韋袴。或作𧝝，引書曰鳥獸𧝝毛。又作𣯧。亦引此書𣯧毛。氾字引詩江有氾。涎又引詩江有涎。斬𣂺𣃁三字。通言江夏亭名。訓愉爲薄，而引私覿之愉愉。訓坫爲屏，必誤記下文之樹塞。夕惕若𩡧。乃合艮之列𩡧。涅从日而涅从曰。詻志峯免諸字。叔注有之，而無其文，可謂之不漏乎。孜叔重之時，石經已定，何獨異如此。大氏漢以後，見名多事起，稱謂易淆，故稍別之，或轉其音，或加邊旁。其專字學者，遂欲

使一字各專一義。至六朝及唐，所增無巳。詞賦創奇，廣搜誤用者，一槩收之，重複累加，𢓴漏綮屑，皆附于說文。當漢之末，許氏固好言分別者也，亦中古以後，不得不定爲典要耳。然絕不知六書古文之原，不過因漢時所習所考所增改者，編之而已。今考其牴牾，不一而足，卽尊說文者，亦曰說文非一時之筆，不能爲之解也。何怪宋元來諸家之辨論排斥乎。故魏校六書精蘊，王應電同文備考，吳元滿六書泝原正義、六書總要，朱謀㙔奇字，復因

鄭樵六書略。楊桓六書統。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推古文
而正小篆之失。誠不遺餘力矣。趙凡夫乃又掊擊鄭
戴魏吳所作長箋。一主鉉本。烏知說文非盡許氏書。
又烏知許氏之未盡漢學邪。但子才輩任意造字。臆
說不免。信不如恪守陳迹爲愈。然殹匚之臆。又何可
言。長箋也必作殹。注必作丶。好作𡚁。像作襐。畢作縪。重作緟。方作匚。入作䢅。姑論其一二也。本匚器音務。因用也爲助詞。故加匚別之。匚本作𠤎。古方作口。太簡故借方。今不借數千年所常用之也與方。而乃新借殹與匚乎。故凡夫之所紛更。魏吳之所創造。其病無異。

學者但當依石經史漢。旁證諸家。以通古人之意可
耳。金石漢碑之通。何必強合。說文重複之文。又何必
強分乎。近日韻會小補。字彙甚行。履開之老父。其舛誤不少。夫生于千載之下。當因前人所辨而
益明之。或有采補。庶表後學。竊見管子之六岦。光武
紀之緇堀。沮渠人趙敺。山海經之丕。廣韻韻會皆漏。
而子謙誕生仍漏之。左傳不羹音郎。蕭望之傳。金選
音刷。陸法言孫愐皆遺。而子謙誕生仍遺之。有先儒
已誤者。䠶尊音裝。業見辨于劉杳董逌。玉篇之黠。入
餘論于顏氏家訓。反皆收列。全不分疏。吳越春秋甘
蜜九欓。直翁誤作九欓。以證越椒。鄭子食其傳。㨖㪤增
韻誤見提讎之本。而直翁升菴引之。子謙誕生皆對
本抄載。他如漢書于越不攷。御高誘呂覽注之于越
刻子墨㞙不攷。覽收墨㞙之訛。甚矣考究之難。又歐

公歸田錄。有論打字。本滴耿切。當是滴耿切。今字
彙竟云打音滴。更舛矣。何異地理志餇陽音紂紅反。
而今音紂乎。耶與邪同。耶乃後作。字彙耶反音斜非
矣。日部有晒。引莊子以晒合驟。耳部又有聏。亦引莊
子此句。其實莊子本作胹音兒。與宰夫胹熊蹯同。此
亦丁度公紹沿誤。不能攷定。何況明星晰晰之借爲
喇。麞城蹶邑之訛爲撕。訾言𧩥𧩥。載其出于何本。𧩥
𧓢爪。仉詳其變于何因乎。總之字學家止是對抄字
書。未淹經史。如公紹韻會本㩻孟蜀之書林韻會也。
孫吳與韻會因之。而方日升小補又因之。字彙亦取
韻會而加以吳才老韻補與周伯琦正譌
耳。全未搜采辨証。安得不承譌踵誤耶。

石鼓文

岐陽石鼓凡十。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亾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去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艸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履按石鼓。自秦漢無傳者。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

曰。虞褚歐陽。共稱古妙。益顯聞于唐初。而楊用修以爲發聞已先。晉王羲之嘗言之。至謂周宣王之獵碣。則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韋應物也。謂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程琳。董逌也。蘇軾。趙明誠。皆信爲宣王史籒所書。歐陽修獨疑之。言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

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

鼓也。鄭樵則斷爲秦鼓。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楊升菴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籒文。今觀說文所載籒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爲周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

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爲秦物無惑矣。而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宇文周所造。焦弱侯叟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爲此欺後世，抑失其一鼓耶。今在太學聖殿儀門，鼓文已剝落。考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升菴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巳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惟辛鼓字無存者。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于佛書龕中，蓋唐人所錄，凡四百九十七言，章樵爲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廸諸家咸有音釋。李西涯嘗得蘓文忠舊本，蓋六百五十七言。李日華又云東坡有手鉤石鼓文凡三百二十五字存世有傳者，安知不似皆東

滇奉買虞石經大學耶。履按金石之文要難盡信，豈無好古者附會乎。世傳倉頡墓石刻，李斯識八字，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則疑之。潘盈峰、楊升菴謂岣嶁碑爲禹書，王弇州則疑之。都玄敬謂檀山吉日癸巳爲周穆王書，趙明誠則疑之。以比干墓銅盤爲孔子書者，法書苑、河南志也，吾衍、鄭瑗辨其非。以吳季札碑爲孔子書者，張燕公、張從紳、蕭定也，歐陽永叔、秦少游、董彥遠辨其非。即秦篆存者亦鮮，琅琊臺蘇軾所摹，嶧山碑鄭文寶所刊，會稽碑申屠駉所刻。惟詛楚文董逌以爲秦文，泰山碑江鄰幾、歐陽公以爲斯篆耳。之罘遺文，永叔且疑，而吾子行猶謂詛楚僞作也。秦近尚爾，況殷周以上乎。趙德甫金石錄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則秦無真蹟又無怪矣。

傳國璽

輟耕錄載傳國璽始末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注衛宏說同續志注徐廣及通典皆作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始皇併六國得卞和璧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爲藍田玉所刻（晉志云螭虎紐徐令言玉璽記云紐五盤龍）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傍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爲傳國璽及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璽投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

詣宛獻于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于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于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高貴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于聰聰死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歸于勒勒滅入于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幷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爲金所虜凡

有寶璽金皆取之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于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至元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拾得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辨其爲傳國璽上之困學紀聞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晉有天下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紀與輿服志以爲）

秦璽。誤矣。太元之末。得自西燕。要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唐六典注。晉陽秋云。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鎭璽。及侯景敗。趙思齊接以渡江。郭元建送于齊。傳周隋。隋文帝初亦謂之傳國璽。九年平陳。得眞傳國璽。乃改前璽名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文與秦同。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唐末帝自焚之際。以璽隨身焚焉。十國紀年曰。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遼。遼主詔其非眞。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亦已久矣。楊升菴辨元

至元之璽曰。愼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贋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爲宋寧宗獻。若果贋而酷肖。則宋徽宗正衙名受欺者。

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卻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耶。贋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爲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諉于崔彧。而托名于頌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爲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耳。至若宋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劚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

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矣。而況于欺人乎。弘治十三年。熊翀鎭陝西。掘得玉璽一顆。文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納之。天啓時亦出玉璽。蓋可知矣。善哉周敬心之疏乎。守位曰仁。仁乃實耳。天子豈投白板之目哉。

石經

范曄後漢書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云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于碑儒林傳云刊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樹之學門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于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

與兄書云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隋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矣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爲古文科斗小篆八分書是晉時已不全矣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又五卷春秋三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又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水經注曰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太學講

堂東側趙子函曰此初刻也蔡邕熹平二年自書于碑使工鐫之此再刻也按熹平在光和前此說非矣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衛恒曰正始中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則淳所書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字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則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

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三字石經。唐志所載古篆兩種。與隋志所書異同。隋志又有一字石經。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九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魏明帝有詔。先帝典論刋石。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晉裴頠轉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世說新語注。嵇康寫石經古文于太學。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石經

之殘缺。唐開元著錄。所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書五卷。鄭元書八卷。毛詩三卷。儀禮四卷。左傳經十卷。公羊傳九卷。蔡邕今字論語二卷。三字石經尚書古義三卷。左傳古義十二卷。合五十九卷。由此觀之。則所稱一字石經者。皆補立今字也。字說曰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故首之從李林甫請也。此其命衛包改古文之時乎。文宗以鄭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建言準漢舊事。鏤石太學。

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高重張參皆與焉。太和七年。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于國子監堂兩廊立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様四十卷。開成二年冬。石經成。字様則唐玄度請附以通古今文者也。後唐長興三年。令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後周廣順三年。字様板成。田敏上之。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學宮。與後唐

本。不無小異。乾道晁公武參二本著考異。亦刻于石。張㚟又爲注文考異焉。宋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具眞篆二體。石室十三經。郎孟蜀所鐫者。故周易後書廣政辛亥。惟三傳至皇祐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己丑九月工畢。周易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論語爾雅張德釗書。春秋經傳公穀孝經孟子。不書題人。至和石經者。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

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書石常從其請嘉祐石經者仁宗命國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三年王洙爲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監友直不願仕賜銀絹同篆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紹興御書石經者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又內出御書周易尚書毛詩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

後之廊廡淳熙四年詔知臨安府趙磻老于太學建閣置碑閣下墨本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是則石經本固已多矣胡三省曰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

爲范史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豈非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巳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通雅曰式依衞恒說耳今在陝西搨來者動即一車且經宋何拱鎭長安摹搨三千餘本民以

爲害往往鑿削其字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供之罹此二厄全者遂少金至大中省幕王公琛元駱天驤兩修立之故多補者總非其舊嗟乎是又何可據乎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刻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毋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履按陝西石經禮記以月令爲首凡淵字作㴊世字作廿民字作巳而純字作紑故知其爲憲宗以後開成之本無疑聞嘉靖乙卯地震

損仆之後。善本不可得矣。升菴曰。朱子論語注引不
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然亦有掘
出漢魏碑石。流傳晉榻。一二尚存。如黃長睿董彥遠
所跋。王伯厚所載。毋劭毋兄微言鮮光之殘碑。是也。
楡墩集曰。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平元始元年。王
莽命甄豐摹古文易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
章帝命杜撫刑蔡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艸。此石
經之再刻也。靈光和六年。命刑毋敬崔瑗張訓師空
官以古文八分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
此石經三刻也。熹平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款嘗
廢公羊典于孝武周禮爾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
于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

磾等。純以八分書之。此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不傳
言于部陵厲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邯鄲淳以小篆
釋之。鍾會註以小楷刻于鄴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
永熙武庫火。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榻本三種。詔蕭
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
用毛萇。用小戴。春秋用三傳。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
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鄴者遭王爾
劉曬之舉。命元碑于烈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
象之沉。齊高澄之砲。文殘闕矣。隋大業中。取其遺書
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
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穎達爲疏義。請以王弼易孔
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
爲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請補[illegible]易魯詩。詔禮部郎
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九刻[illegible]天寶九年。從李林
甫請。詔侍書徐[illegible][illegible]以小楷[illegible][illegible]經于長安。此十刻
也。蜀孟昶命李仁罕毋昭裔[illegible][illegible]刻易書詩三禮三
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此十一刻也。南唐昇元以楷書
刻十一經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
蜀十一經于汴。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
府學。才人吳氏續之。此十四刻也。洪适摹鴻都遺字
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少城。此十六刻
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並三體刻
之。此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十
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
十九刻也。獨不及鄭覃之刻何耶。黃俞部曰。張孟奇
云。漢嘗三書石經。以邕書爲建寧四年。其誤明甚。復
以熹平四年爲謝承書。引儒林傳注爲證。故謝承乃
三國人。蓋嘗著後漢書。中嘗言熹平石經。故章懷注
引之。原無謂書石經事。蓋孟奇讀書不詳之故。遂略
去注中謝承書曰曰字。而直以謝承書石經。則貞鹵
養之過也。三則以水經注云。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謂
合建寧熹平十六年中。凡三刻。夫石經之刻。自非旦

夕可就。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
也。若如孟奇所云。毋論石理堅緻。非一時剝蝕之物。
而十六年中。刻而又刻。
亦何不憚煩若是哉。

法帖

自有石經碑刻。應有搨帖。而未著稱。蔡邕傳言觀及摹者。車日千兩。摹則今之墨搨也。曾要貞觀六年正月。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開元六年。整理數同。十六年。內出二王真蹟及芝昶等古蹟。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兩本者。分真蹟與真草蹟也。初貞觀中。真蹟卷帙。以貞觀字為印縫。真草蹟。又令褚遂良

真書小字帖紙影之。所謂搨影。不知比今何法也。若但描臨。安能逼肖耶。當時亦呼搨寫。蘭亭一本。入昭陵。又一本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遂失所在。六典弘文館搨書三人。習其法也。意其兼雙鉤過朱之法乎。褚遂良傳。帝方慕羲之故帖。莫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以今想登善所影本。亦妙矣。最為法帖。要以宋淳化為最著。先自太平興國。詔訪筆蹟。于是荊湖獻張芝草書。潭州獻唐明皇所書道林寺王喬觀碑。昇州獻二王及桓溫等十八家石板書蹟。七年錢惟治以鍾王等墨蹟七軸獻。錢昱獻鍾王墨蹟八軸。輟耕錄曰。宋太宗留意墨翰。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

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缺蝕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挺擬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道劲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

少興。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

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焯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原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于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去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

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顔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爲可咲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

氏本等類甚多。戲魚郎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汪季路

曰閣帖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劉後村曰閣帖爲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于摹字拙于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亦謂潭帖勝閣帖履按舊說六百年而神去七百年而紙壞以當時度之自魏晉至淳化約五百餘年竊得其眞然米元章黄長睿辯贋者幾半甚矣其難也宋至今亦約五百餘年而宋初搨閣帖遂爲稀有老父曾在陳眉公頑仙廬見一本乃董宗伯藏者旁有黄山谷朱書釋文字體微肥又一在嘉興項氏吳恭順國華駙馬鴻臚不惜重貲購天下石刻比趙明誠之目大半且備而閣帖止得一卷宋搨者蓋其珍哉

古今釋疑卷之十六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合山方中履著

等母配位

管子謂五音出於五行，司馬遷言五音配於五臟，等韻入而以角音屬牙，（見溪群疑）徵音屬舌，（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羽音屬脣，（幫滂並明非夫奉微）商音屬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宮音屬喉，（曉匣影喻）又有半徵屬半舌，（來）半商屬半齒，（日）此顧野王玉篇所載排位之本圖也。劉鑑切韻指南從之。眞空玉鑰匙編之王宗道指玄論，乃以曉匣影喻爲牙音，端透定泥爲商音，來爲半商，日爲半舌，是宮角商徵互易，豈非臆說。今坊刻玉篇卷首曰，東方喉，西方舌，南方齒，北方脣，中央牙，即本諸宗道。趙宧光聲韻提綱表以公字不可附牙音，而改牙爲宮。及字彙所引李世澤法，亦以牙音公空爲宮之宮，皆踵此而誤耳。司馬君實作圖，忽以春夏秋冬四時五行相生之序，合于等韻橫圖，則又以喉爲羽，以羽爲喉，以半商徵半

徵商爲來日。沈括以脣齒牙舌喉當宮商角徵羽，俱牽合也。黃公紹韻會依指掌圖，而呂豫石音韻日月燈復依韻會。章黼作韻學集成，乃半依韻會，半依玉篇。又安知其所謂哉。（按道常依韻會，幫滂並明屬宮，又依玉篇，影曉二字屬宮，依韻會匣喻屬羽，又依玉篇夫奉屬羽，另以非微二字，不依韻會屬宮，亦不依玉篇屬羽，而獨屬于徵音。）故熊朋來曰，喉脣二音，宮羽異說，各家紛紜，無所裁準，何怪葉秉敬一掃而去之哉。今徽州傳朱子譜，排脣舌牙齒喉爲羽徵角商宮，是也。此即鄭樵所取七音韻鑑之次。蓋十二律既生宮徵商羽角之後，從黃鍾上旋，則爲宮商角徵羽，從南呂回旋，則爲羽徵角商宮。由脣至喉，由喉至脣，一也。況水火木金土，合河圖之生序乎。至二半則待二變。陳獻可以來爲半喉舌，日爲半舌喉，韻表謂來隨泥後，日隨禪後，然矣。蓋商徵之宮收也。究竟五音相通，豈可執論。當聲之發也，脣舌牙齒喉，有一不用者乎。但據聲從何得，分數孰多耳。而宮羽宮角商徵之混淆，實有其理，履閣之老

父曰等圖以端幫精三列皆有兩層而見曉二列止有一層故置兩頭又從開口而至含口如華嚴始俠悉曇始迦耶蘇始丫了義初入中國遂如此排之人未明其故耳首腭呂介孺曰牙音用齗聲終喉皆列在上腭故亦以腭名一層舌脣齒列二層者舌齒相通腭脣喉相通也是以徵商會于知宮羽角會于疑影微推其原則天一生水三生木五生土三陽同類故腭脣喉相通地二生火四生金二陰同類故舌齒相通聲無非喉而脣

爲總門腭爲中堂故宜其近齒爲中門舌爲轉鍵獨能出入靈動與齒相切也前人以腭爲宮喉爲羽舌爲商此其故歟彼皆苦心疑腭脣與喉似舌與齒似特未推此原耳今而後豁然免膠分强換之紛挐矣因附其圖於左方

等母配位圖

木 角 腭 肝

見 經電切
溪 牽奚切今定牽兮切
羣 衢雲切
疑 魚其切

火 徵 舌 心

端 多官切　知 珍漪切
透 他候切　徹 綸列切
定 汀佃切　澄 持蒸切今定持陵切
泥 年題切　孃 女良切

水 羽 脣 賑

幫 博旁切　非 匪衣切
滂 普幫切　夫 芳蕪切今定芳鋪切
並 蒲靜切今定篇靜切　奉 父送切
明 眉兵切今定彌瓶切　微 無非切今以殄邀救泥

金 商 齒 肺

精 子盈切今定迹京切　照 之笑切
清 七情切今定七京切　穿 昌滿切今定出蹬切
從 牆容切　牀 茬莊切今定重狂切
心 思尋切今定相侵切　審 式荏切
邪 徐嗟切今定徐耶切　禪 時連切

土　曉馨鳥切　匣寅甲切

宮　喉　影衣景切

脾　喻羽戌切

半　來郎才切

聲　日人質切

切韻當主音和

了義守溫而後，劉鑑之指南，眞空之貫珠集，遂爲等韻典要矣。洪武正韻，特洗千古之陋習，而各字切響，尚襲舊註。此王伯艮所以謂其音路未清，故初學仍爾茫然，履閣之老父曰，反切者，爲不知其字，而以此二字求之，其事原淺，後人旣增門法，則鉤棘膠纏，其事反僻矣。此天地生人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古十三門，豈出音和哉。張位早梅、李登詩括，皆是此意，但剖論未明當耳。類隔者必爲音和無字乃洲取也音和何嘗無字況現有母可取乎按孫愐天寶韻每卷後記云新添類隔今更音和使爲定法則不可更矣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爲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金尼閣撰字父共三十分爲輕重曰則者格百德日物弗額勒麥搦色石○爲輕曰測搢克魄式○○○○○○○○黑爲重按泰西日父即中國之三十六母也其輕者即今所謂初發聲其重者即今所謂送氣聲其十父謂不能輕重推之蓋今所謂忍收聲與脣下之二列與二半及喉母也西法以喉聲爲自鳴字母曰丫則額衣阿烏故下末黑字仍以喉聲收之黑之發爲乙則彼列爲衣矣如新法當曰則測色乃齒也者搢石乃知照二列合舌齒之二層爲一也格克額乃牙也德忒搦乃舌也百

魄麥乃唇也弗物乃唇音之數微并非數奉爲一也勒乃來字日是日字此已了然矣其了額衣闲烏從爲自鳴字母而旁轉之又列四十五字共五十日字母乃中國之韻也詳見西儒耳目資字學家曰如此淺矣嗟乎聲音之道通於神明如欲深求當從河洛律歷推見原委豈在迂回出切乃稱奇邪曰將以攷古正譌也古自漢時不過讀如某字孫炎反切趣近而已古今異讀風土習移未明其故則疑不能決而附會之且今所遵者眞空之玉鑰也空守劉鑑鑑所定已非司馬公法又豈七音韻鑑乎况豈天

地自然之道哉貫珠集絕不剖明其理惟作歌訣村塾學究夸難里閈耳誰淺誰不淺邪今切韻聲原專定同類音和者求其至親切爲一定不可移之法則天下共知倘欲攷質古人則便以新例辨證之如知照相混皆可切朱而此必以專字主字切朱爲確朱子以黑乙切肸而此必以孫恫之兮乙切爲確公于居見一聲也而此必以京切見孤切公闞切干君切居者欲使三尺童子初習便通故又爲之分條剖析若恐人之不知也者豈若貫珠集若惟恐人之知邪或曰古人初作此法以類而窮其始作之切則音不可證故立門法今天下四方同知之字音不少矣何至于窮推步歲月以天爲準尚數百年一改起古人於今知必如我之變今法也葢切響期同母一切上字行韻期相叶而已一切下字新法尤審其同母之粗細與其狀焉粗爲奔細爲兵粗爲登細爲丁之類狀則謂干公居之干見烏恩之于影同母也猶未覩切必經與見衣與影其狀乃同韻則尤審其陰陽合撮開閉之貼叶焉陰陽謂空嘡也合如翁烏撮如春孫開如哇湯閉如侵監之類細分則又有偏口如鍾光舌抵如支珠之類大約各韻亦分其槃又非若切母之分別也前人未推明嘡嘡隨意任取如德紅切東則紅嘡矣指南於切豈可切東嘡宜德翁切端翁當公皆可

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限定于一格而又顛倒矛盾並不能自壹一其說也細攷古人全非彼法如經傳史漢之註䟽藏經翻譯之音釋與說文沈孫之韻注皆屬音和但於粗細異狀不甚詳審而用舌齒之間常借唇之輕重常混耳此乃前人各塡其方言又或各代之口吻然也如吳越于紙尃匏不分南康匡腔反用麻城以荒爲方建昌勸總爲一江北都兆不分齊秦率鈍不分山西分風反稱廣中頭桃留樓元完不分閩中尤缺然古已有之如砥柱砥礪音止孟子作周道如底

底有二音，字學家分底、厎二字，鑿說也。提音題，而好人提提，與朱提縣，皆音時，方旁無模之相轉，則以諸聲譯語知之。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用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則今之吳語也。詩混夷兌矣，即昆夷，而又作串夷，載路，則建昌之語也。如此之類甚多，存舊法者，存以驗考古今之與讀可也，豈可守其借與混以立法哉。其實舊法科煩，而究不能畫一。新法畫一，而又易簡。欲切一字，隨便取二字順口，即合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則四海千年，確確乎不可絲毫變易，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于呼吸，合于易律，豈非理之至乎。

如舊恩烏痕切，溫烏渾切，兩烏字混矣。今則恩用鏖溫切，溫用烏坤切。舊巾居銀切，鏖居筠切，兩居字混矣。今則巾用堅因切，鏖用居巾切，至行韻喹即取喹，喹即取喹，豈非前煩而今簡，前煩而混，今簡而明。欲用前人以定一音，其音反無據可說，而以今法定之，雖三尺童子，亦能指其是與否矣。

舊譜作甲乙丙丁新格圖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孃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精清從心邪 照穿牀審禪	曉匣影喻	來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	一二
牙甲	舌甲	唇甲	齒甲	喉甲	半甲
牙乙	舌乙	唇乙	齒乙	喉乙	半乙
牙丙	舌丙	唇丙	齒丙	喉丙	半丙
牙丁	舌丁	唇丁	齒丁	喉丁	半丁

舊以舐排七音之格，每格中見溪羣疑為一二三四矣，又以直下平上去入為一格，而直格有四，亦猶一二三四，有學豈能立無難，固做勾股之例，以甲乙丙丁明其直下四大格，如牙甲牙乙牙丙牙丁是也。若指每音每格第幾字，則曰牙甲之一，牙乙之二是也。如此設例乃便指論。

舊圖曰出切者，謂於此切上一字也。曰行韻者，謂於此取下一字韻脚也。

門法之非

自温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至清泉眞空玉鑰匙，遂立二十門法，益又本韓孝彦五音篇海、劉鑑切韻指南而作也，詳其所以立門法者，乃見孫愐等切脚不合，而不敢識之，故强爲此遷就之說耳，是

以趙宧光作門法表，識其支離襍出，亂人耳目，而吳元滿、呂坤，皆廢門法，但未能直翻考其誤，老父所著切韻聲原，則先爲立格，代爲詮析，然後就彼法以質之，攷漢唐以證之，千年來迷霧中，亦可豁然矣。一音和者，謂見溪羣疑此四母下字爲切，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褰，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

切區字，古賢切顛字之類是也，無往非音和，而尊以角音爲音和，已深矣。如東之于端，奔之于幫，皆和也，而尊取公庚之于見母，則又音和之以韻進而與狀者也，與狀之說詳于見後論，其曰古紅切公，今作官烘切，古行切庚，今作干京切，紅與行皆喉字也，起居切區，今作舉居切，起則溪母，新法孿溪爲一，依舊法則反混矣，古賢切顛，應是堅字，而前人方言讀顛爲堅，如孫堅得古賢切，並喜名相合是也，推論顛蓋古輒字也，今堅亦致官井切，此總欲以同類呼召，取其親切，方爲四海雅俗共曉，三尺之童，一說即合，豈非自然之聲乎，下一字曰韻脚，以陛嘡開閉局撮恩卷，審其確叶，而上一字曰切脚，但取母同狀同，粗細輕重同，從旁韻轉合之，以坤亦定此意，然定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去切上去，此又不必矣，渊眞譜曰，一音和門，又曰四一音和門，言以甲格出切，以丁格行韻也，又曰一四音和門，

言以丁格出切，甲格行韻也，又曰不定音和門，專爲皮紕切波字，白伽切皤字，乃廣韻切脚也，故立此門會之，夫法，一定之法也，曰不定門，則牽强附會明矣，意謂啓乙出切，而牙丙行韻，以伽字在牙丙之三耳，定新例，皤作益禾切，何等自然，秦交作僕蛾切，眞益禾同，以益樸皆並母，而今論爲送氣聲，則並與滂合，以陛嚌共例，字爲兩層也。六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徹澄孃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故曰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椿字，丁恭切中字，獨甘切談字，陟經切丁字之類是也，端等類隔門，曰一四端泥三二知，謂舌甲舌丁二格出切，乙丙二格行韻

故曰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類隔門則乙丙出切甲丁行韻知切端等字嗟乎何若如此明明捉總切椿字而必用都江明明獨恭切中字而必用丁恭明明徒藍切談而必用淵甘明明的英切丁而必用陟經何邪攻孫恆唐韻椿是都江切中是陟弓切而談亦徒甘切丁亦當經切余猶謂當扭丁細甘陛談壁而陟之于中乃前人依沈約口齒如今吳語讀中近宗是也劉士明首論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椿字正以學問不大苦拘此法夫安知都之于椿非方語非字訛乎且者字古音清濁諸蔡皆從之安知古將都宇不以屠之音除乎又說交條字是喙江切何不取証若日都江切椿則都字說文廣韻皆當孤切又何故不用椿孤切乎即果俟清泉與劉鑑之法則孫恆何以四切而三不合乎舍易简自然之理不用而故顛倒使人模楜千餘年有是巢哉又有不定類隔門如他爲丑加敕嫁二切出孔雀尊經此情

見乎詞矣獨爲注孔雀經者一將填其方音或初譯之他字不確梵語而以音變之後遂不敢改乃立此門以遷就之可哀也夫又按詩注疏伐木丁丁陸德明釋文音陟耕切此蓋讀如錚字而指南乃謨謂丙丁之丁亦從之所會此門豈不可笑

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謂知等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從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並切第三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其如陟遙切朝字直猶切儔字之類是也窠切專爲舌丙出切于齒丁喉丁行韻也知逢切朝字知朝本同母可曰音和而曰窠者因知照通也直猶切儔以當將讀直爲澄母攷韻會儔字陳留切最確朝字當作知超切

四輕重交互者謂幫滂並明一二四爲切韻逢非等第三便切輕唇字非敷奉微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却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如匹尤切颰字芳楷切胚字武登切瞢字方閑切編字之類是也此謂唇甲乙丁出切于丙横六格行韻取字也匹尤切颰颰乃唇丙之二數母也今當作敷嬖切匹乃滂母何爲反用若讀爲必幽切之彪則幫母之細聲當格之第一字矣又法唇丙出切甲乙丁滂格行韻如芳格切胚胚乃唇甲之二滂母也芳乃唇丙之二數母也何不依韻會以鋪校切胚乎吾猶以校瑩胚呸今定鋪杯切

五振救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

第四是四二振救精清從心邪第二爲切謂精等第二即等中第四也韻逢諸母第三亦切第四故曰四三還歸四名振切一韻三四二陳如私兆切小字詳里切似字祖之切貲字貲員切鐫字之類是也振救者謂于齒甲齒丁出切于丙横六格行韻也私兆切小今作心少詳里切似宜作松子而中原讀去聲則松自切祖知切貲字孫恆即移切黃公紹將支切則當時讀近蠹矣今作祖思切貲員切鐫孫作子泉切今作即先切又有不定振救門邪字似加切出孔雀經此于齒丁出切牙乙行韻也前人切法本活取其近似者而已偶然用此二字而又立一門邪因矣哉似祖邪細今作息牙切

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牀審

犛第一等爲切。謂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逢諸母第四，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四。故曰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如楚居切初字，俱鳩切鄒字，士尤切愁字，山幽切搊字之類是也。憑切于齒乙出切，于丙丁二橫格行韻。楚居切初，今法正合楚初同母，原是音和。但居叶初略差，須如宜城讀初如秡，方叶。若依中原之音，則必楚租切，始確也。山幽切搊，亦近，但沈韻吳音，縮腭占舌，與尖抵舌不分，如乎叟爲一也。而北人呼瘦亦如受，則無舌尖抵前腭之聲，此各習也。唐韻二十八山，所閒切，二十七刪，所姦切，今何分乎。彼必讀姦爲班，韻讀閒近堅，如今度曲之讀閒字，可證。其所之與山，則仍是手受之聲。廣韻手書久切，受蘇後切，甚明，後字晉讀上聲。七、精照互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二等爲切。謂精等第一，即四中等第二也。韻逢諸母四等第二，並切照一字。照穿牀審禪第一，爲切。謂照等第一，即四中第二也。韻逢諸母四等第一，卻切精一字。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亦切照一。故曰四二相逢互用呼，照初卻見四中一。如子皆切齋字，自皆切儕字，是四二精照。士垢切鯫字，則減切斬字，是正精照之類是也。彼固謂齒甲丁出切，而乙橫格行韻，又或于齒乙出切，而甲橫格行韻也。子皆切齋，今用折猜切。士苟切鯫，今用鐵垢切，孫氏平上二聲。今用去聲，則減切斬，今用砧減切。胥論東晉以來用吳音，故子紐多混，至今猶然。如吳下舌能圓聲，而不能方聲，故尊甾不分，送氣與虛發常混，故黃王不分，舌尖面舌腭與舌展橋腭無別，故艸麩桑傷不分，而松江爲尤甚。蘇能笑松而不知自習，亦未能淸也。唐韻桑息郎切，今作思傷。傷式羊切，今作式央。艸說文倉老切，麩孫愐尺沼切，俗用炒。王專用職緣切，毯用諸延切，唐亦分之，而終不親切，則前人之口齒原多混矣。此士明不得其說，則曰精照互用也。今定專爲中淵切，毯爲職淵切。每見鄭許應服傳說及老莊呂覽淮南諸音，原取近似。孟康張揖，初依孫炎，亦近似也。王史注索隱漢注顏師古釋文陸德明等，皆與孫愐彷彿，俱用音和，但不精耳。其不精者，壁瑝之韻，粗細異狀之母，不親切也。若如士明淸泉之法，則漢人全非，徐沈顏陸諸人之讀，亦十分失其九矣。有此理哉。則音時經堅丁顛之唱，何爲設乎。八、奇韻憑切者，謂照穿牀審禪第二等爲切。謂照等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諸母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奇韻三中論。如昌來切犏字，昌給切茝字，成攜切移字，尺容切充字之類是也。奇韻憑切，謂于齒丙出切，甲丁橫格行韻也。照等爲第二，謂列于齒丙，以精等母爲一，則以照等母爲二也。昌來切犏，即是音和，但來嗺字當作昌哀。成攜切移，今作延攜字。粢作延移，則行韻又不親切矣。漢書蘇武傳至移中廄監，音移，是也。或古人口齒有讀持者，如禦門亦作誃。說文尺氏切，劉德戴侗音池，杝館曲𨓦音移之類，何乃又附移音特立此門法乎。尺容切充，今作春中

切。九軨下憑切者，謂單軨母下第三爲切，韻逢諸母第四，並切第三，是軨下憑覆。軨母第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仰切第四，是軨下憑切仰。故曰軨母復從三四談。若逢仰覆但憑切，如余朝切遙字，于筆切颶字之類是也。軨下憑切覆門，謂于猴丙之四出切，于丁橫格行韻也。仰門于喉丁之四出切，丙橫格行韻也。余朝切遙，于筆切颶，此皆說文唐韻切也。本是音和，何爲而立門乎。但余與遙以韻逆而異狀。今作衣喬切遙，即明矣。影軨相同，自李士龍皆合之，詳見別論。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正

憑三寄韻歌。如汝來切茀字，儒華切挼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日寄憑切，謂于半丙之二出切，甲乙丁格行韻也。汝來切茀，儒華切挼，如延切然，皆是音和，但當用人字切。茀然爲親切也。茀挼叶韻不確，乃古人口借，蓋古時家麻歌戈魚模支齊皆通，乃韻粗也。如琵琶火馬和化也，爲一韻之類。而麻自歌模轉來，自齊轉，乃華茷最初之音。余嘗攷証最詳，別見條論。茀當用人垂切，挼按注疏煩擱姿挼之聲，當音能羅切。吳人讀日近盔，故凡夫攺爲喉母逩。人呼日爲熱，升庵引古爲証，余舊論之矣。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十五母爲切，韻逢知徹澄孃照穿床審禪來日第三，並切第四，來日舌三並照

二，通廣必取四爲眞，故曰止攝臻攝是名通，山蟹梗效號廣門，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存。如渠脂切祗字，呼世切欸字，符眞切頻字，是通門，芳連切篇字，爲廣門之類是也。通廣門，謂牙脣喉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于舌齒半之丙格行韻也。渠脂切祗，今作奉宜切，孫作巨支切，蓋不作送氣聲也。巨渠之于溪，皆以逆于韻而異狀者。芳連切篇，今作平先切。扶眞切頻，今作批民切。呼世切欸。欸字見玉篇，欸欸笑意也，爲喉丁之一。樽氏許意切，許呼皆以韻逆異狀，今作欣意切，則明矣。說文唐韻篇方連切，頻符眞切，蓋古方爲傍字，故有傍音。符因符訛，本有蒲音，前人口齒相混，以蒲切頻，傍切篇，粗細微差耳，而大意猶音和也，何至如今之纏繞

乎。符因符堅攺蒲，而後人訛符爲符，攺韻者又撰爲扶，則愈訛矣。此趙凡夫說之最是者也。即攷說文唐韻，扶字何以不用頻無切，而用防無切；方字何以不用篇良切，而用府良切邪。他比旁例，以質其法，皆十有九分窮矣。今定方爲府匡切。十二偏狹者，亦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軨母第四，並切第三，精雙軨四爲其法，偏狹須歸三上親，故曰通宕遇曾名爲偏，流咸深假狹中依，韻逢精等軨下四，偏狹三上莫生疑。如去羊切羌字，府容切封字，是偏門，許由切休字，巨鹽切鍼字，狹門之

類也偏狹門謂牙唇喉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專于齒丁喉丁行韻也十五母除喻以喻與疑近也若依此說古人何故取此獨與之字而殺之于喉等之末乎或謂偏口閉口爲偏狹則猶可言也去聲切羌甫容切封許由切休皆是音和但韻脚啌壁不類旁轉迮狀未貼耳今定羌鄉央切封甫恭切休欣幽切若巨鹽切鈹今作占深切古侵單兩借也孫価鈹之林巨淹二切可以巨作切脚亦可以之作切脚爾之字要爲同類親切此即一証也即如玉匙法非等與幫等交互取切則此譜之以甫字切封又何爲取同類邪

宜爽然矣十三內外者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二母爲切韻逢照穿牀審禪第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通曾

止遇宕流深故號名爲內轉門効假江山咸梗蟹內三外二自名分如居霜切莊[illegible]切熊字是內三門古雙切江字德山切僊字外二門之類是也內三門謂牙舌唇喉半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專于齒乙行韻居霜切莊矣疏切熊是內三門今定莊脚商切即依舊法獨不可以居昌京香見系切莊字而韻必在齒乙取字乎孫愐莊居良切說文作蘊即莊來也居良切韻會正韻從之士明處處宗說文廣韻今何以自解邪熊字孫愐羽弓切韻會胡弓切俱在東韻而入蒸韻王劭言是也如今兄肱皆從蒸移東新法定熊爲薰紅切而劉譜熊在曾攝喉丙之四則脣字之喤也古當有羽弓之聲若今嘉興人讀英雄之聲近于英雍是也外二門謂古雙切江德山切僊僊在舌乙之一知母也韓氏曰僊張連切邅僊也孫愐邅張連切邅邅也可證爲一字韻會引易邅如集韻亦作僊何緜以德山爲切山則古有讀山如邅者德乃端母此又類隔都江切栫不通之法門也以自然之道論之紐捏荆棘極矣猶曰我爲臆也今攻論古法韻鄭如此必盡掃孫愐陸德明丁度司馬公黃公紹諸家而後可從玉匙法有是事乎又見一本玉匙法十三內外門布山切班此則正與余齊和自然之法合可知清泉長老見十四攝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牀中原無定見

孃第二等爲切謂知等爲第二即四等中爲第三也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二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却切第二端等字謂端等爲第二即等中第四也故曰韻逢影喻精

𤇾四知二無肪端二陳如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之切粉洗切體字是薺韻不定之切女像切𤇾字乃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寧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皆倣此

立不定門最爲破綻如今法則不必膠于一切而自然有一定同類相應之理簡易順洽一通百通何必如此捉衿補救耶彼法謂于舌丙出切于齒丁喉丁行韻也爹字陟邪切乃古人有呼爹爲奢者有呼爹爲多者有呼爹爲朶者南史諸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退之祭女挐文自注爹徒可切唐德宗紀回紇曰惟仰食于阿多唐韻爹羌人呼父也實懷眞納媪爲國奢若今則中原讀丁遮切吳下讀丁家切前此陟邪切乃羌音別語耳乃立門法以紐合之乎粉洗切體攷說文玉篇唐韻韻會皆他

禮切。在齊韻。余猶以他粗體細。當作汀禮切。則俗呼𦐂字。安知非古有此音乎。女像切𤽟在舌丁之四。見道昭集韻昌黎子自創𤽟字。乃鶵切。于偏狹門安泥母用鶵𤽟音和互切者也。女星切寧乃正是音和。何故又日清韻不定之切乎。孫氏奴丁切。但星丁陛而寧嚀。奴粗而寧細。故定爲女亭切。然安知古人不呼寧近能乎。如寧聲正近能亨而或入陽韻也。吾故日不多讀書。曲證出往古各代之方言。則無以知聲音之轉變故。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並切第三。輕唇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明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却切第一等重唇音字。是後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逢貢切俸字。縛呣切浮字。莫錄切木字。莫浮切呣字之類是也。前三門謂唇丙出切。而甲橫格行韻也。後二門謂唇甲出切。而丙橫格行韻也。逢貢切俸。縛呣切浮。莫錄切木。莫浮切呣。此正是音和。何用此足。又不定後一門諸字補況切。此亦音和胳合。彼總不知取同類而膠行韻之格。見有不合。則別創一門法。故可絕倒。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爲切。謂照等中爲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謂照等中爲第一。即四等中第二也。故曰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照然眞可信。如衡山切犋字。周鵰切札字之類是也。寄正者。謂齒乙丙出格。而乙橫格行韻也。衡山切犋。乃齒乙之二。刻之陛平聲也。今用刹山切。周鵰切札。一作周戛切。此正音和。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卻切第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切乾字。無撿切䕼字。無咸切𩎟字。𩎟一作許戈切犛字。無可切𨾮字之類是也。就形門謂牙唇喉之丙格出切。而甲橫格行韻也。巨寒切乾。一本作揵筱。乾字孫作渠焉切。乔伽强桀皆可切乾。何得曰無字乎。無撿切䕼。許戈切犛。乃是恰當者。

和。若莫或無可無敢。則自是梵音。正憑二字音和。不以縛胳之字爲執着也。又日不定就形門喉丁出切。而喉甲行韻。如耶余何切。夜余耶切。此即前喻下憑切之例。而此于喉甲行韻耳。何賀爲韻。乃梵音以麻轉歌者。余字今用依字爲親切。又不定門齒乙出切。而牙甲行韻。如沙婡我切。又楚我切。又不定門牙丙出切。而牙甲齒甲行韻。如佉去佉切。伽其筒切。不知此倘然取齟丌取筒可也。取餓亦可。取賀亦可。取過亦可。取簸亦可也。十八擲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曉匣影。此一十一母爲切。韻逢偏狹攝內諸母第三。當切出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詳推本眼無斯字。擲立須歸四上謀。如莫者切乜字。

毘兩切䮞字之類是也。無處非音和，又何名稱立耶。彼謂牙唇喉之甲乙丙丁出切，而惟於丙橫六格行韻也，乜字今用民者切，十九，開合者，謂兒溪羣疑乃至來日共三十六母爲切，韻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定，始見分明，如居縛切矍字。䣝千切槃字，居萬切建字，下沒切麮字之類是也。此謂諸格皆可出切行韻也，嗟乎再三展轉，不得其說，用此補救之，不知愈不能掩前之紕捏矣，何以一切也，應用前諸門法者而大半用此門乎，蓋彼所謂開合，乃各一時方言之開合，非今日自然之開合也。

又無例無注，以狀之，將欲以開切合，以合切開乎，何如我之以開叶開，合叶合之爲準而易曉也。又不知作此法者之所謂開合，已與沈孫之所謂開合又不合一矣。推此中之因，有以切開合者，有以韻轉而開合變者，如該皆圭雞同攝，今則判然不同，家麻連遮歌戈通，則陳田侵單之類古今時代一一自別，故吾急急定今之開合，今之之開合明然後可執此以論古人之異也。今有一輪之大開合，有一韻之開合，有一切之開合，有一聲之開合，別詳論之。其曰音和本眼，如無無却切開合，夫此韻對母之字則無，而他韻豈盡無乎。不另換韻尋切脚而求開合，此所以狗也，須知他韻開合同母，即是同類。二十通廣侷狹者，謂來母下第三等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侷狹憑三切四，位相通理

不訛，如力小切繚字，是廣門，力遂切類字，是通門，艮奘切兩字，是侷門，力鹽切廉字，是狹門之類是也。此謂來母之丙出切，而齒丁喉丁行韻也，如力小切繚爲廣門，力遂切類爲通門，艮奘切兩爲侷門，力鹽切廉爲狹門，此乃以韻分通廣侷狹耳，何不一句道破，而作此葛藤乎，俱是音和，但力遂切類，祖力細不如來遂切爲確，若推沈孫之韻讀法，與今全異，如存於今而陳氏分之者，中原江陽韻皆開口也，而陽韻中分唐光，唐爲大開口，則光爲合口，非合也，牛開口，而咯以唐侷之耳，如一東寬呼，二冬口之冬則撮口，今天下亦混之矣，此皆推原音路細分，應當如此而玫之沈韻細處，又復不合，則當時所讀不同，吾故曰音有定而字無定，前人隨習塡入，後人據爲典要，欲以今日之音讀前人現成塡入之譜，就知其誤與不誤

而又還就之，安知不圓鑒方枘乎。○又一本有二十七門，即洞眞所增，衍如廣韻自伽切瞎爲不定音和門，余何切耶爲不定，就形門，去佐切佐爲梵音不定就形門，補況切幇，是梵音不定，後一切之門，前條中已附載之，又有非家憑者，如方歎切蕃，文簡切免之類此皆爲韻之旁，暫還移也，中國之字少，外域之音多此則新法，別創一例，或合或狀以定之。字葉刻李嘉紹圖，帮去二十門法，但存四門，似有見矣。曰標射法，此不過爲同母也。至于剖舊日之蔽，論自然之原，全未道破，但云德紅切東，德同標而紅同韻，如是而已，又不如與敬甫直用端紅切東爲便，如西法之字父字母，即用之以作

切脚豈不直截乎呂獨抱分陰陽爲叶韻郎吾所謂
腔嘡也吾又細詳同類親切以合卷偶撮開閉分之
荷是同類不論何甲乙格取字行韻也故定東爲端
翁切東端母也故敦公亦可切多烘亦可切當通亦
可切若德紅之紅則嘡聲不同類矣此爲自然之極
嚴處自嚴而寬處自寬一道同風𧄼便乎此呂氏要
以本字平上去入互相爲切要爲直徑但字有時不
明準爲天下同知者故不必泥此也字彙三活法一

日隔標法翁到遇空或有乖張則取端之知母如徒
減切湛芳𢚴切胚扶基切皮此仍是類隔不通之弊
法矣湛有七音如李氏所言之湛乃和樂且湛之上
聲也與耽相轉皆初發聲耽爲舌甲之一欲音此耽
爲腔平嘡平上聲去聲則以韻脚爲主韻脚是減孫氏
古斬切今作今斬切則定爲狹門閉口上聲之韻矣仍用端減
切之正切上聲之耽何爲用徒徒乃送氣聲舊屬定
母若如李氏意則以徒減切讀占減之湛甚無謂也

湛字之標下字何嘗有遇空之事其本攝空矣深攝
之沉在也且今讀湛甘泉之姓乃占母而唐韻五十
三豏中湛字徒減切蓋讀爲痰之上聲古樂府青陽
語羣生𠱾𠱾音徒感切漢書作湛湛亦音徒感相如
傳紛湛湛其差錯兮注湛音炭此確証也芳𢚴切胚
則是玉鑰匙輕重交互門之陋習前係攷証斅之明
矣扶基切皮或如中原韻皮讀如坯說文皮符羈切
正凡夫所言蒲羈訛爲苻羈苻訛爲符又訛爲扶者

何爲蹈襲之邪以今天下正音讀之皮當作平宜切
又按韻會邳貧悲切音與皮同則宋時之讀如此矣
日定當以輕切重則鋪與皮俱屬送氣滂並之聲而
說文鋪字普胡切何以不作甫胡切而作普胡切乎
可知前人隨意取二字近似者而或自書其熟習之
語或轉抄而訛皆有之豈可故作此牽強纏繞而反
禁草自然之音科哉至于胡嘡鋪腔此前人未知分
提而但言輕重淸濁耳天下之事愈經講求而愈明

後人明于前代者。本不可勝數。余襍論論之矣。又曰
隔列法。謂筍到乖張。鄰標無可借。直須不出本標。不
拘上列下列。隔一隔二。以五六諦審從之。如白伽切
曦。渠寒切乾。許戈切靴是也。余按此白伽切曦。是洞
眞不定音和門。渠寒切乾。許戈切靴。是十七就形門。
已明知其故矣。由此觀之。李氏于此道。仍是影響。未
曾徹底洞見。一半順卩求通。一半依違遷就。但曰存
其不通之法。以存舊韻中之疑案。以審前代之方言。

則可。若曰彼必有理。則吾不須以自然之原破之。即
以彼所引証者引以破彼。彼已碎矣。又曰濁聲法者。
上聲內有十標。標下盡似去聲。蓋濁音也。如多動切
董。思兆切小。奴罪切餒是也。觀此益知李氏之拙而
未透也。每字皆有啌嗙上去入五聲。自經傳百家。皆
用四聲通轉。六書諧聲。大半如是。吾別論詳矣。動兆
士盡罪柱皆爲上聲者。沈約之所塡也。韻會動字。亦
在送韻。士亦在寘韻。如以經傳子史攷之。古人通轉

之聲甚多。今欲定此動字爲上聲。則如家塾中讀書
發圜足矣。如以切定上去。但論顛胞。何不取天下共
知之去聲爲送爲仲。天下共知之上聲爲董爲孔乎。
而乃立門法哉。

字母增減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而三十六字母崇文總目曰唐守温所撰也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床幫滂微奉六母則是此法可增可減矣蓋等韻之來初由譯成所譯之字必有方言與今異讀耳若今之泥孃疑喻影豈有分乎介孺曰泥舌頭孃舌上非也孃入齊韻自爲泥矣讀穰則同日讀當則同審想唱在穰當之間以知徵澄之音順呼應似當字知徵澄既與照穿床類則安得孃不與穰審類乎所以然者劉長民胡雙湖謂河圖變洛

書惟金火互位而徵商適位金火故舌齒相通也介孺曰疑有訛呼爲夷者蓋謂疑用力斯屑使聲橫放于兩牙間而喻影但虛引喉與屑無涉也旁證之乃疑字也儀禮疑立即凝立然疑凝又同泥矣攷說文唐韻凡安恩咢惡襖昂等字俱用烏字五字作切故礐而今人則半作屑聲是則陸孫諸公原不分矣劉士明歌曰知照非敷遞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床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叅一處窮吳幼清曰三十六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止也群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于照穿牀

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于經堅輕牽擎虔外出局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亦已瞭然草廬發此論端可謂卓識然非豈可易威威乃喉聲影母非乃輕唇殊不相及趙凡夫又言母有不足補其輕重見溪群疑曉匣影日則補干開喬危好斂現習喻來則補運离之類熊與可亦欲加母皆各見其一得終非定論欲加母者以迍然不明也吳敬甫則減母用三十一字葉敬君則用三十字韻表依士明訣減知徹澄孃敷疑故用三十切韻樞經止

減知徹澄孃敷而以微附喻下故用三十一張洪陽惟用二十字以早梅詩約之曰東端風非夫奉破滂並早精梅明向曉匣暖泥孃一影疑喻枝知照開溪群冰幫雪心邪無微人日見見春穿徹床澄從清從天透定上審禪來來李如眞則平聲母用三十一字又聲母用二十一字書文音義便考曰三十六母除知徹澄孃非五重母惟用三十一字而聲有清濁如通清同濁荒清黃濁是也三十一母中見幫端照精五母皆有清而無濁疑微明泥來日六母皆有濁而無清此外溪與群曉與匣影與喻敷與奉滂與平透與廷穿與床審與禪清與從心與邪二十母皆一清一濁如陰陽夫婦之相配焉然惟平聲不容不分清濁又聲止用清母悉可該括故并去

十濁母惟用見溪疑曉影奉微邦平明端透泥來照穿審日精清心二十一字便按清濁即㗊㗊也但乏之切止須分韻之㗊㗊何必分母之㗊㗊乎蕭氏尺木用二十字則取張說也。切韻聲原讀曰幫滂竝明見溪羣疑影曉匣喻夫非微端透定泥孃來精清從心邪知照徹穿澄審禪奉床日。可謂省易矣。履按增母而不減舊母實多雷同減母而不增各母俱有異狀故聲原母止二十。又定粗細之狀四十七母各二狀而微惟一狀。見溪疑曉則有四狀。或謂知照非夫終別。知以舌卷舐中腭。而照乃仲舌就上齒內。而微縮焉。今以知爲細狀。

照爲粗狀則可括一母矣。非爲外唇之最輕聲以上齒壓下唇而氣挨下唇出聲。出聲則唇即開。夫則始終不開唇。唇中微有縫放聲出耳。今以非爲細狀。夫爲粗狀則可括一母矣。然字中用非音者寔少。約爲宮倡商和。凡音在唇腭中皆謂之宮音穿齒外皆謂之商。凡音皆備而不相混最爲精確所以與溫首座剖析若曰溫之法爲定法則雅嚴不當用四十二字。金剛頂不當用五十字悉曇不當譯五十二字。舍利不當用三十字。耶蘇不當用五十母。而統於五聲矣。膠泥者何可與言此。

切母各狀 專取眞文恩庚青蒸侵之韵而帖切諸母以其字多而繁狀皆備無追逐窘紐之苦

宮倡 羽角總謂之宮

奔 幫粗　兵 幫細　脣最動故領宮倡之首

烹 滂粗　平 滂細

門 明粗　明 明細

庚 見粗　京 見細　肱 見粗　君 見細

阬 溪粗　輕 溪細　坤 溪粗　羣 溪細

恩 影粗　因 影細　溫 影粗　云 影細

亨 曉粗　欣 曉細　昏 曉粗　熏 曉細

氛 非粗　分 非細　非微二狀中原少用

文 微無粗　文 微細

脣腭激喉在中爲一類二十五狀

商和 徵商總謂之商

登 端粗　丁 端細

騰 透粗　汀 透細

能 泥粗　寧 泥細

侖 來粗　苓 來細　來字乃泥之餘

尊 精粗　精 精細

逡 清粗　清 清細

孫 心粗　心 心細

諄 知粗　貞 知細

春 徹粗　嗔 徹細

醇 審粗　申 審細

恂 日無粗細而有恂人二狀　人　日字乃疑之餘

舌齒用喉穿外爲一類二十二狀

眞庚能備各母異狀

切韻聲原曰，唇舌腭齒喉之用，有闔唇、舐舌、口含、舌卷、嘴撮、齒齊、穿牙、引喉、逆鼻、腭上、舌根、縱唇、送氣、口合、唇開諸法。聲爲韻進，其狀即異。如康董切孔，孔與康皆見母，而初學不解，則何不以坤董切之。蓋見有公干居，喻有移吳昂，此人之所疑也。以中國之字呼見母旁嚮于東韻，則爲（京翁合）而無其字，故成公字；呼見母于寒韻，則爲（堅安合）而無其字，故成干字；呼見母于魚韻，則爲（其于合）而無其字，故成居字；呼喻母于透韻，則爲（容透合）而無其字，故成移字；呼喻母于嗚韻，則爲（容烏合）而無其字，故成吳字；呼喻母于汪韻，則爲（容卬合）而無其字，故成昂字（昂五剛切，今法爲思剛切，俗以此與吳作忍腭聲）。蓋論親切音和，則前人實近于粗也。今詳韻中聲最多者，惟有眞文恩庚青蒸侵，於翁闔唇縱撮侷忍送之狀，字字皆備。其次惟先天之韻，故自孫叔然爲反切，即有經堅丁顛等轉法，玉篇載之指南，以爲浮淺，豈知其理乎。先天本從眞轉，古通一韻，然已不如溫亨之盡矣（何謂眞天通。曰，戰國策陳軫，史記作田軫，陳敬仲世家作田敬仲，荀子田仲，史鰌即陳仲子。詩應田縣鼓，宋書樂志引作應棟縣鼓。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陸德明經典釋文音甸之證反，則唐猶有此聲。說文顛瞋闐以眞爲聲，煙垔以甄爲聲，駰紃以川爲聲，詵駪以先爲聲。華嚴字母第八列因字横行，頻賓津年田顛陳申文斤民勤天並列，可知西音亦然。又如沈韻十三元與魂痕爲一，漢地理志同並聯，並音件。按古有讀牛爲笨者，蓋知古人辟口近世與元滿音韻。凡滿皆言門，滿音猛，浸音悶，則新安人之鄉語，猶此聲也）。按旋韻圓庚青正當春秋二分之候，故其聲和平，何謂自然之氣不相應哉。是以古人于音和之迮韻異狀者，以此調唱，其竅自諧，從未有人提出耳。益知切法之專于音和，音和之當專取同類也。

啌唴上去入

古人平仄互通，但麤叶耳。沈約始定平上去入四聲，而周德清中原音韻，始分平聲爲陰陽，以空喉高聲爲陰，堂喉下聲爲陽。此前所未發，故三十六母，清從心邪，一列襍呼。而持蒸切澄，行韻混取，皆不知陰陽之故也。而論理者曰。輕清爲陽，重濁爲陰，則與挺齋相反矣。張世南謂衣冠平聲爲陰，着衣之衣。冠巾之冠，去聲爲陽。此經生附會之誤，非知此道者也。挺齋

見陰本字空喉。陽本字堂喉。但取例說。未詳其名之合理耳。要之法則一定。名則隨人所取也。聲原故以啌聲唴聲目之。如通字爲啌。同字爲唴，使人易解，猶言印章之陰陽文。何如言朱文白文之爲明切乎。自高安提出。李士龍音義便考。用之以并母。呂獨抱泰交韻，用之以立切。可謂善矣，但未通暢其所以然。而郝京山論平上去入之下。更有一聲。如崩鞛琫不幫是也。此乃歸母耳。不能定其必爲幫，或爲把，或爲奔

皆可。何如啌唴上去入之自然不移也。按西儒耳目資。亦以清濁上去入爲五聲。正與啌唴上去入闔合。蓋五音相生。爲宮徵商羽角，既生之後，則宮商角徵羽。其聲以次漸高，人之啌唴上去入，乃自然之宮商角徵羽，脣舌牙齒喉，則初排位立號之羽徵角商宮也。以唴起，以啌收，即京山之意。京山不言啌唴，而別贅一字，則似蛇足耳。近見翻刻中原韻者，強分上去入亦有陰陽，彼謂有送氣用力之別。若然。則何以處

夫平聲之送氣用力，而又自有啌喉唴喉之陰陽乎，故標例曰啌唴，請問上去入有啌聲唴聲否耶。可爽然矣，惟入有起抑聲。各方言語不定，如莫沒佛合等字。皆起抑任意。考之古人。韻脚不分，切脚無據。遍搜歌謠箋註，俱無有河證明者，然按之今日，確有此音。當是開口齊齒之韻收抑入，合口之韻收起入。蓋入爲極聲，聲極則轉，轉復爲平。黃鍾位子，自子而左旋，周十二律，貞下起元。必然之理，總之仄無餘聲。餘聲

皆平。可悟五音皆官。五聲皆平矣。故獨平有啌喹。而謂又有陰陽者。鑿說也。履按喹平復有二聲。如逢長來茶之類。今中州吳下及歙鄉之音。皆高于啌平。兒生下地之聲為啌。其音實高于啌平。萬國皆然。不獨中州吳下歙鄉之土音也。但有音無字。其字卽喹。猶入之起聲無字。其字卽抑。是三平上去二入共七聲。用止用五。啌喹則不可不明耳。

發送收新譜

幫 羽初發聲　端 徵發聲

滂 羽送氣聲　透 徵送聲

明 羽官忍收聲　泥 徵官收　來 收餘 商徵合官

見 角發　精 商發

溪 角送　清 商送

疑 角官收卽為官深發　心 商官收

曉 官淺發送　知 徵商合發

夫 羽官送　穿 徵商合送

微 羽官收　審 徵商合官收　日 收餘 徵商合官

發送收

玉篇舊譜。腭舌唇喉橫列皆四字。而齒獨五字。盖腭舌唇喉皆有五聲。以不用其字也。推一陰一陽之理。原有六位。亦以音不用而刪。齒所以五者。舌齒同司口之中門。人用舌激齒之聲常多。故此列之字。可譜而背。他列未嘗無其音。而難于譜字耳。且商主肺。肺主音。是以爲之齒焉。實則前人未明啌聲嗟聲。無處消嗟聲之字。所以添贅一母。依如眞合淸與從。心與邪。則齒僅三字。安有五乎。再并溪與群。透與廷。滂與平。（吕介孺特辨正定。音近聽。並音近聘。士龍竟改廷平。是也。）曉與匣。影與喻。腭舌唇喉亦無四字矣。且舊譜橫列啌嗟穊呼。直列平上去入。又無啌嗟。不要重複耶。故聲原定發送收爲橫三。啌嗟上去入爲直五。眞天然妙叶。不容人力者也。何謂發送收。如唇之綳。舌之東。腭之公。齒之椶。喉之翁。初發聲也。唇之逬。舌之通。腭之空。齒之聰。喉之烘。送氣聲也。唇之瞢。舌之朧。（辰州晋人爲朧包。其音作啌喉讀。江北謂兒女嗎嗎之嗎。亦作能通切。）腭之翁。齒之鬆。忍收聲也。金尼閣曰甚。曰次。曰中。卽是此意。初一聲發于中。第二聲送之謂之次。後一聲用力而忍收之謂之甚。合於釋談章之波芃摩。叓何疑乎。或曰。四音皆符發送收。而宮獨先送後發。竟無收聲。何耶。盖喉爲五音之統。旣列之五音之尾。則在後主收。故先唱送聲。後唱發聲。無收聲者。四音之收聲。疑泥明心微穊。皆兼喉也。喉者宮土也。土分位于四時之末。則此理矣。且黃鍾之本有◎字。（音近恩翁切。唇舌牙齒與不動。而喉悶作聲。）爲收聲餘聲之原。凡聲之忍收聲盡歸焉。卽謂喉之忍收聲。寄于齒腭舌唇亦可。而宮尤與角通。角之收。卽爲宮之發。故疑與影同母。以五音生自宮而終于角也。宮羽之通。以五音生完後輪之。則宮羽首尾相接也。河圖水一。地六成之。而洛書中五。合下一爲六。水土載人之本。長生又同。喉唇爲內外總關。故宮羽尤通。縫唇無發。非夫奉全兼宮之送。而宮之影喻。亦兼縫唇之發也。

叶韻

詩騷古逸不協沈韻則爲古叶音此不知古自有音後以世變反覺古爲異耳如麻韻多入魚韻不即入歌韻此其較較也下音户馬音門甫切者音楮野音上與切後人音轉爲冶乃更製墅二土不已複乎家音姑賈音古茶即茶地志茶陵音式奢反則一字相轉明矣車古但音居後乃音扯平聲雅烏一聲鐃歌朱鷺魚以烏注引魚魚雅雅古歌有衙衙讀作子子

後御有迓音輅字或亦音迓而古但有御離騷來御叶日夜其實舊注夜有羊茹切之音也忍而不能舍叶惟靈修之故則舍亦有御音鐘鼎文余皆作舍故舍亦余聲亞惡相通漢周亞夫印作惡夫惡谷侯作亞谷項王喑啞本作喑噁左傳婁豬艾豭豭亦有居音詩不吳不敖吳音話吳从口从夨本有話義而古但有吾音何承天別創吳字以爲大口豈不贅乎詩豭叶胡牙叶居楚辭遠遊霞叶徐龜策傳豭叶徐急

就章杷叶祖音櫃歷書歸邪于終邪音餘聘禮十稷曰秅又作秺孫愐音陟嫁切而金日磾封秺侯音丁故切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曰互或作牙北史文苑傳彼此好尚牙有異同郭璞用牙見牙互合用此魚麻之通証也漢書彡姐反注音姊也即亞古但有迦音日斜即日蝎天問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注加音基此支麻之通証也黃帝巾机銘行將爲蛇叶將用斧柯蛇有鼉音楚辭化與他叶他

在歌韻化音訛此歌麻之通証也董子曰仁人也義我也左傳蛾析戴記蛾子時術之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爲蟻此歌支之通証也江夏黃童天下無雙黃鵠歌雙與雄叶降音近烘此東陽之通証也犬橫庚庚余爲天王慶音羌行音杭此陽庚之通証也他如眞先之通寒山之通皆支之通蕭尤之通無不皆然其可强哉後人漸變止安其日習聞稱者亦如今世之便周德清即詩遵沈孫烏能語言謳歌從之耶必

讀父母之母爲畝。夫婿之婦爲否。打爲頂。內爲耐。卦爲怔。盡桂士市皆上聲。自然不近情矣。

沈韻

世守沈約之韻者。因唐以詩賦設科。頒于禮部。易名曰禮部韻略。歷代沿習。遂莫敢違背。自沈韻行而古音盡泯矣。今按上古之音。見于經傳諸子。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註。皆隨自然之氣。其韻多通。東晉謝安。乃屬徐廣兄弟作音釋。[illegible]取江左之方言。而梁沈約增定之。始分四聲。號曰類譜。江左既多用吳音。而休文又加武康之語。故今惟吳越牙吻。與沈韻合。然以天下之大。獨從數郡鼓脣。於宇內當百之四五耳。天地鍾人之氣。遂偏至此。豈通論乎。孫愐作唐韻。于沈所分。全不敢合。而不安者。又細分之。丁度司馬光黃公紹毛晃等皆依之。惟吳棫取易書詩。而下及歐蘇。凡五十家。以爲韻補。宋侍講因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然宋人詩賦。知古人之通。則隨意妄叶。不可爲法。才老多引之。而先秦兩漢之音反遺。亦何貴乎。直至元周德清爲中原音韻。起而暢之。始洽人情。

開其端者，則溫公譜不起于杯，戴東讀佳畫爲加化，已漸轉矣。顏按春秋桓公六年寔來，公羊傳曰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曰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是畫化同音矣。通雅曰，以千年中原儒者，不特著中原之音，而待德清耶。所少者入聲，今賴正韻正韻一書，其韻之大經乎。洪武中，樂韶鳳、宋濂、王僎、李叔允、朱右、趙壎、朱廉、孫蕡等奉詔撰，本中原韻而存入聲，論字畫則一依毛晃、楊時偉箋之。益聲音語言，本隨世轉，天地推移，而人隨之，自然之勢。今日之變沈孫，即沈孫之變上古也。學者猶欲是古非今，總由學問未深，無定識耳。如沈寧菴謂浮字不宜入模韻，豈知浮从孚，古本讀夫，從齋閒合上古，而寧菴所辨，仍局吳音。又謂肱轟兄崩烹盲弘鵬，不宜收之東鍾，乃自習于偏頗耳。

方言

音義襍說曰，古今方言亦變矣。左傳鬬穀於菟，虎也。高誘注淮南子，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謂牢曰霤，招魂餘聲爲些，去聲。陳涉傳夥頤，貨殖傳果隋，注今語爲果搖，服虔曰，楚人謂橋曰圯，音頤。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面雍樹，如淳曰，齊人以不知爲丘，章懷謂漢以蜀爲叟，水經注謂冢爲琴之類，今皆無此鄉語。揚雄方言所載，十半與今不合，即郭璞所云，惓惔閿穀，們渾，肥腠，𢤱慄，遽矜，黠姡，了戾，胎胖，律䍧等語，亦在彷彿間。世說朴近，如所云寧馨，爾馨，何乃，𠛬甩，尾甩，俱無此聲。於江南則聲與讀，兩相轉耳。其可推者，些，去爲平，乃𠛬爲那行是也。漢匈奴謂天子爲撐犂孤塗，謂孝爲若鞮，考北魏遼金元史，有之乎。可知鄉談隨世變而改矣，不攷世變之言，豈能通古今之詁，而是正名物乎。按漢以來傳注，每用方言，常所也，蹢𧾷也，狘狂也，㸿適也，于諸置也。如即不如，讀伐長

言之殷如衣悅爲㝹所爲鼓祭爲籚淚作滌疾爲㦰衙如根豺爲雉地堅爲洛湯熱爲觀浩酒曰滌穿逃曰竊蛉灰爲乂灰土釜爲牟器禿髻楬櫱繩絨杯杅掉磬挾提脾肚烏翅轉轆伏兎胡子侏大等皆以北訓解後世卷浩汗何暇于察邇言間見才老讀務爲蒙新都讀日如熱京山轉母爲模豈無稽者乎歟通古義先通古音聲音之道與天地轉歲差自東而西地氣自南而北方言之變猶之草木移接之變也

歷代訓詁讖緯歌謠小說即具各時之聲稱惟留心者察爲履按孫炎作反切本出于俚里常言宋景文筆記之如鯽溜突欒節令窟籠不可勝舉訛失日以遠矣然相沿各有其原考之于古頗有闇合方音乃自然而轉者上古之變爲漢晉漢晉之變爲宋元勢也老父故作諺原若焦濬國俗書刊誤諸篇海乃郎仁寶之載宋襍字耳何子元之記苹蕪見餘冬序錄范成大之側叀圌奎仆見桂海獠志是猶欲存遠方之事實者也

古今釋疑卷之十七終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筋翁參閱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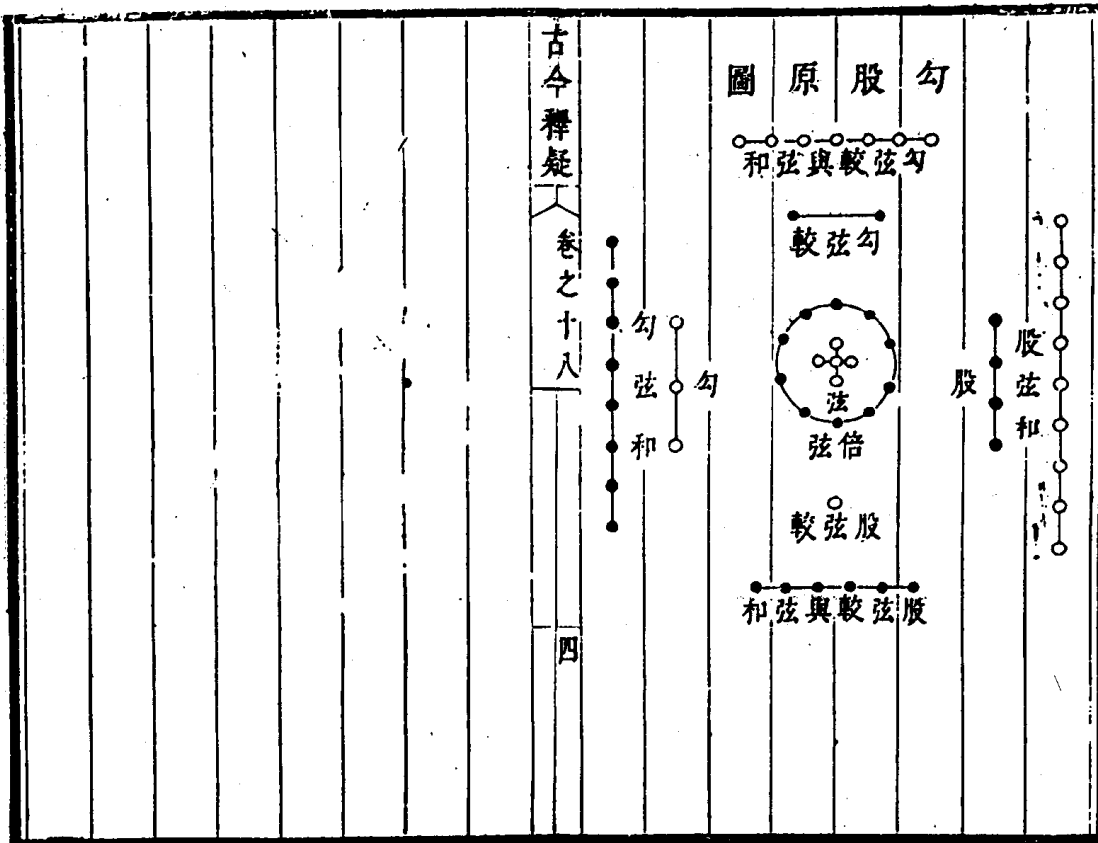
合山方中[illegible]學

九章皆勾股

周禮保氏注九數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曰差分一名衰分以御貴賤稟稅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曰盈朒玉人疏引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即盈朒也以御隱雜互見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曰勾股一名旁要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夕音的即旁要也以御高深廣遠此所謂九章也李賢曰九章周公所作凡九篇藝經又云周公作相問今巳亾惟周髀算經存然止明勾股不及九章數度衍曰假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勾股之自爲用也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勾股之所生也數有可見者有隱而不得見者有互見者有旁見者其變無窮藏於圓方少廣圓方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廣所出一方一圓其間不齊始出差

分。而均輸對差分之數。盈朒者。倂差求均。又差分均輸所出。而以方程濟其竆。度也。量也。衡也。原于黃鍾。粟布出焉。黃鍾出于方圓者也。三分益一。圓周變爲方周。詳少廣章 三分損一。圓積變自方積。詳少廣章 故勾股之容圓方不同。方田少廣生焉。折半以平。粟布均輸生焉。盈朒方程。生於諸和。商功差分。生于諸較。勾股豈非九數之原乎。然而不得不設爲九章者。便于用爾。田疇界域。或見於勾股少廣。方田統之矣。交貿變易。

或見于差分均輸。粟布統之矣。故九章以用而分。不以數而分也。泰西立十八法。盈朒曰疊借互徵。方程曰雜和較乘。分少廣爲九。而開方諸法有其七。其二曰遞加倍加。勾股有其略。差分仍爲差分粟布商功見于三率。均輸見于重準測。名異而理同也。加減乘除出于洛。亦成于勾股。和者勾股弦之相倂也。而加成。較者勾股弦之相較也。而減成。勾股自之而爲弦積。詳勾股章 則乘成。弦積開方而爲弦。詳勾股章 則除成。益有

河。卽有洛。有勾股。卽有加減乘除也。履按古法。用竹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此正如今之算盤。但制度難考。後世惟知珠算。泰西則有筆算。籌算。二法。履于南康。又得尺算一法。以遺仲兄。兄曰。珠盤出洛書。洛書左右上下皆十五。故珠用十五也。下五珠。洛之中五也。上二珠。作十。洛之二數相對成十也。筆籌。皆出九九。尺則出于三角。用之。則乘莫善于籌。除莫善于筆。加減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然四算一理也。加者益也。減者損也。益而復益則爲乘。損之又損則爲除。乘除亦加減矣。損藏于益。乘卽除矣。益藏于損。除卽乘矣。以小知大。以寡知多。彼以徵此。虛以徵實。無往而非比例也。

勾股出河圖

九數出於勾股。勾股出於河圖。此自吾仲兄位伯數度衍始言之。其言曰。周髀曰。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天數二十有五。弦之開方也。弦五數。五其五。爲二十五。河圖之數五十有五。中五不用。用其五十。乃合勾自之。股自之。弦自之之數也。勾三數。自乘得九。股四數。自乘得一十六。弦五數。自乘得二十五。合爲五十。勾三。陽數也。居于左。和弦而爲八。故八與三同位。股四。陰數也。居于右。和弦而爲九。故九與四同位。弦五。勾股所求之數也。故居於中。勾與弦較得二。居上。股與弦較得一。居下。勾弦較二。與弦和爲七。故七與二同位。股弦較一。與弦和爲六。故六與一同位。弦居中。倍爲十。而倍之之數不可用。故洛書不用十也。勾股居左右。兩較居上下。四和居四圍。豈偶然哉。勾不盡於三。而始於三。股不盡于四。而始于四。弦不盡于五。而始于五。較不盡于一二。而始于一二。和不盡于六七八九。而始于六七八九。此勾股之原也。

加減乘除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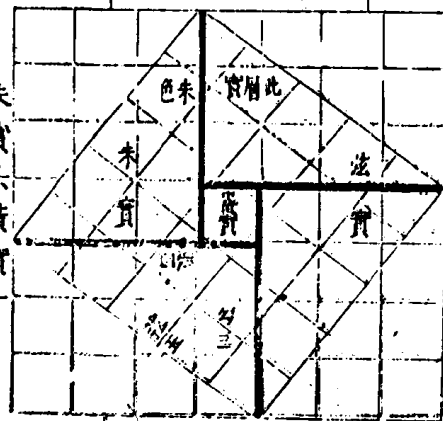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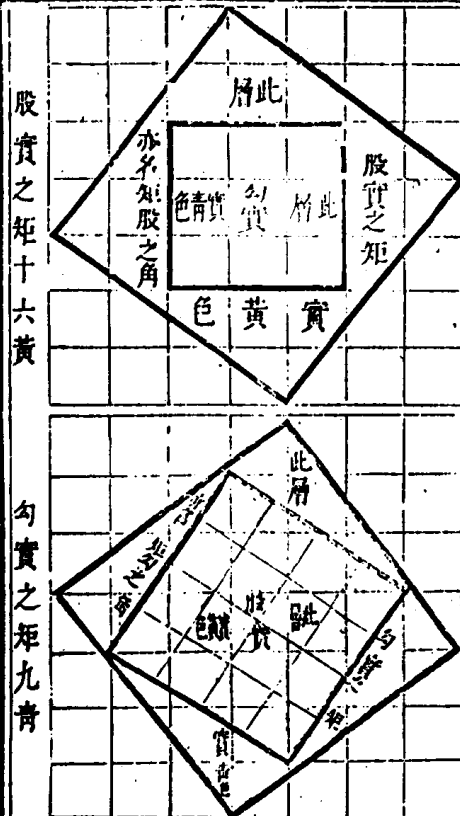
加	減
一加六爲七	六減一爲五
二加七爲九	七減二爲五
四加九爲十三 去十存三	九減四爲五
三加八爲十一 去十存一	八減三爲五

乘	除
一九爲九	一除九得九 九不能除一
二八爲十六	二除十六得八 八除十六得二
三七爲二十一	三除二十一得七 七除二十一得三
四六爲二十四	四除二十四得六 六除二十四得四

加減乘除出洛書

數度衍曰不用十而用九。河圖變爲洛書。加減乘除之數。皆從洛生。而九數之用備焉。加者併也。一陰一陽。相併而生陽爲用。故一併六爲七。七併二爲九。九併四爲十三。去十不用。所生爲三。三併八爲十一。去十不用。所生爲一。此加之原也。減者去也。陰中去陽則六去一爲五。八去三爲五。陽中去陰。則九去四爲五。七去二爲五。此減之原也。乘者積也。除者分也。一

無積分。相對而爲乘除者。一九不與焉。一九自有乘除。特不賴他數爾。二與八對。二其八。八其二。所積皆十六。卽所截東南三四九之數合矣。二分十六得八。八分十六得二。此二與八之互見也。三與七對。三其七。七其三。所積皆二十一。不用三下之八。七下之六。而一二四五九之數合矣。三分二十一得七。七分二十一得三。此三與七之互見也。四與六對。四其六。六其四。所積皆二十四。三八亦積二十四。不用三八。而

一二五七九之數合矣。四分二十四得六。六分二十四得四。此四與六之互見也。五宜與十對。而洛書無十。故以中五乘四隅。所積之數。必止于十。而無餘。五乘二爲一十。是爲兩方之數。四正四隅。兩方相對皆十。五乘四爲二十。是爲四方之數。四正合爲二十。兩正兩隅亦合爲二十。四隅亦合爲二十。五乘六爲三十。是爲六方之數。四正二隅。二正四隅。亦合爲三十。四五乘八爲四十。是爲八方之數。四正四隅。合爲四十。五除十得二。五除二十得四。五除三十得六。五除四十得八。二除十。四除二十。六除三十。八除四十。皆五。此卽五與十之互見也。洛書雖無十。而十藏于中矣。此乘除之原也。

古今釋疑　卷之十八　八

積矩

周髀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趙爽曰圓徑一而周三方徑一而匝四伸圓之周而爲勾展方之匝而爲股共結一角邪適弦五政圓方邪徑相通之率故曰數之法出于圓方腹按徑一周三倘不足故司馬溫公以徑七周二十二數度衍變定以徑十七周五十二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九九者乘除之原也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即弦既方之外半其一矩勾股之法先知二數然後推一見勾股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故曰既方其外或并勾股之實以求弦實之中乃求勾股之分并實不正等變相取與互有所得故曰半其一矩其術勾

股各自乘三三如九四四一十六并爲弦自乘之實二十五減勾于弦爲股之實一十六減股于弦爲勾之實九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言取并減之積環屈而共盤之謂開方除之其一面故曰得成三四五也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兩矩者勾股各自乘之實共長者并實之數趙君卿崇文總目云名爽而隋唐志作趙嬰𩓐矜之謂是一人圖注曰勾股各自乘并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即弦甄鸞曰假令勾三自乘得九股四自乘得十六并之爲二十五開方除之得五爲弦也唐寅曰五五二十五弦實四面之一也按弦圖又可以勾股相乘爲朱實二寅曰勾股相乘其數一十二也倍之爲朱實四以勾股之差自相乘爲中黃

實以勾弦差二倍之爲四自乘得一十六爲左圖中黃實也李淳風曰鸞所云苟求異端雖合其數于率不通寅曰勾股之差其數一也自乘得一如一加差實亦成弦實加差實一并外矩清八得九并中黃十六得二十五亦成弦實也淳風曰雖合其數于率不通寅曰加差實之一于前文所言朱實四之上朱實之四爲二十四加一爲弦實二十五也以差實減弦實半其餘以差爲從法開方除之復得勾矣以差實九減弦實二十五餘十六半之得八以差一加之得九開之得勾三也淳風曰莊宜云以差實一減弦實二十五餘二十四半之爲十二以差一從開方除之得勾三鸞說雖合其數於率不通加差于勾即股加差一于勾三得股四也凡并勾股之實即成弦實勾實九股實十六并之得二十五也

或矩于內或方于外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勾實之矩以股弦差爲廣股弦并爲袤以股弦差一爲廣股四并弦五得九爲袤左圖外青也而股實方其裏爲左圖中黃十六減矩勾之實于弦實開其餘即股減矩勾之實九于弦實二十五餘一十六開之得四股也倍股在兩邊爲從法開矩勾之角即股弦差倍股四得八在圖兩邊以爲從法開矩勾之角九得一也加股爲弦加差一於股四則弦五也以差除勾實得股弦并以差一除勾實九得九即股四弦五并爲九也以并除勾實亦得股弦差以九除勾實九得股弦差一令并自乘與勾實爲實令并股弦

得九自乘爲八十一又與勾實九加之得九十一爲實併并爲法倍股弦并九得十八者爲法。

所得亦弦除之得五爲弦。寅曰以法十八除實九十。勾實減并自乘如法

爲股以勾實九減并自乘八十一餘七十二以法十八除之得四爲股也。股實之矩以

勾弦差爲廣勾弦并爲袤股實之矩以勾弦差二爲廣勾弦并八爲袤。二而

勾實方其裏減矩股之實於弦實開其餘即勾勾實有九、

方在右圖裏以減矩股之實十六于弦實二十五餘九開之得三勾也。倍勾在兩邊各三

也寅曰之得六。倍爲從法開矩股之角即勾弦差加勾爲弦。

加差二於勾三則弦五也。以差除股實得勾弦并以差二除股實十六得八勾三

弦五并爲八也以并除股實亦得勾弦差以并除股實十六得勾弦差二。令

并自乘與股實爲實令并八自乘得六十四與股實十六加之得八十爲實倍

并爲法倍勾弦并八得十六爲弦所得亦弦除之得弦五也。股實減并自

乘如法爲勾以股實十六減并自乘六十四餘四十八以法十六除之得三爲勾也。兩

差相乘倍而開之所得以股弦差增之爲勾。以股弦差一。乘

勾弦差三得二倍之爲四開之得二以股弦差一增之得三勾也。以勾弦差增之爲

股以勾弦差二增之得四股也。兩差增之爲弦以股弦差一勾弦差二增之得五弦

也。倍弦實列勾股差實見弦實者以圖考之倍弦實

滿外大方而多黃實黃實之多即勾股差實倍弦實二十五

得五十滿外大方七七四十九而多黃實黃實之多即勾股差實也以差實減之開其

餘得外大方大方之面即勾股并以差實一減五十餘四十九開之即

大方之面七也亦是勾股并也令并自乘倍弦實乃減之開其餘得

中黃方黃方之面即勾股差并七自乘得四十九倍弦實二十五得五十以

減之餘即中黃方差實一也故開之即勾股差一也以差減并而半之爲勾以差

一減并七餘六半之得三勾也加差於并而半之爲股以差一加并七得八而半

之得四股也。其倍弦爲廣袤合倍弦二十五爲五十爲廣袤合淳風曰宜云倍弦五

得十爲廣袤合令鷟云倍弦二十五者錯也寅曰勾廣一袤九股廣二袤八而令勾股見

者自乘爲其實四實以減之開其餘所得爲差令自乘者

以七七自乘得四十九四實大方勾股之中有四方一方之中有方十二四實有四十八減上四十九餘

一也開之得一卽勾股差一淳風曰令自乘者十自

乘得一百四實者大方廣袤之中有四方若據勾實

而言一方之中有實九四實有三十六減上一百餘

六十四開之得八卽廣袤差此是股弦差減股弦并

餘數若據股實而言之一方之中有實十六四實有

六十四減上一百餘三十六開之得六卽廣袤差此

是勾弦差減勾弦并餘數鷟說錯也寅曰廣袤差者

勾廣一而袤九股廣二而袤八廣袤相減之餘也

以差減合半其餘爲廣以差一減合七餘六半之得三廣也淳風曰以差八六各

減合十餘二四半之得一二一即股弦差二即勾弦差以差減弦即各袤廣也譬說錯也寅曰以勾之廣袤差八減廣袤合十餘二半之為勾之廣以股袤差六減廣袤合十餘四半之為股之廣二注皆未瑩減廣于弦即所求也以廣三減弦五即所求差二也淳風曰以廣一二各減弦五即所求股四勾三譬說錯也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㲉按三圖趙甄李唐所注其槩也時論門此大衍之數三四五十二也勾股開方實二十五也三四五之開方實五十也積矩之圖為四十九以中黃藏其一焉以五五之

實居中則外周二十四也四其十二則中黃如單井闌干之十字焉除中交之十字則四各九交用中道則為十六以介數之亦八八也象即有數即具五方何往非圖書引觸獨算經哉方分各二二則一百九十六也除中黃四則一百九十二也勾六實三十六股八實六十四弦十實一百共二百除中黃則合一百九十六各三三則四百四十一也除中黃九則四百三十二也勾九實八十一股十二實一百四十四弦十五實二百二十五各四四則七百八十四也除中黃十六則七百

六十八也勾十二實一百四十四股十六實二百五十六弦二十實四百各五五則一千二百二十五也除中黃二十五則一千二百也勾十五實二百二十五股二十實四百弦二十五實六百二十五各六六則一千七百六十四也除中黃三十六則一千七百二十八也勾十八實三百二十四股二十四實五百七十六弦三十實九百各七七則二千四百一也除中黃四十九則二千三百五十二也勾二十一實四百四十一股二十八實七百八十四弦三十五實一千二百二十五各八八則三千一百三十六也除中黃六十四則三千七十二也勾二

十四實五百七十六股二十二實一千二十四弦四十實一千六百各九九則三千九百六十九也除中黃八十一則三千八百八十八也勾二十七實七百二十九股三十六實一千二百九十六弦四十五實二千二十五三開方則九也三開立則二十七也析其三之一則十八為長方立而邊條九也又橫析三之一則角立三也兩邊各立六也方立者十二也四開方十六也四開立六十四也析其四之一則四十八為長方立而邊條立十六也又橫析四之一則角立四也兩邊各立十二

也。方立者三十六也。五開方二十五也。五開立百二十五也。析其五之一。則百為長方立。而邊條立二十五也。又橫析五之一。則角立五也。兩邊各二十也。方立者八十也。六開方三十六也。六開立二百一十六也。析其六之一。則百八十為長方立。而邊條立三十六也。又橫析六之一。則角立六也。兩邊各三十也。方立者一百五十也。七開方四十九也。七開立三百四十三也。析其七之一。則二百九十四為長方立。而邊條立四十九也。又橫析七之一。則角立七也。兩邊各四十二也。方立者二百五十二也。約言為自乘。積多奇餘秒。賾難析爾。加方圓其中。即天方圖也。崇禎庚辰。先中丞公與黃公石齋。在西庫論易。黃公衍此。詳見三易洞璣。其法則盡於此矣。六十四卦。人知其扁一層也。彼亦具開立之理焉。扁有縱橫兩盪。立又有縱橫兩盪。乾除其兩盪。而用七千。則猶之除邊一也。除乾坤。猶之除邊二也。積以起數。陰陽可得而針術剪補之矣。用以為鼎積芻童圓容之

量其一端也。

度量衡

嘗攷度量衡。大約今大於古。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曰。禹十寸爲尺。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春秋正義引說文云。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陳詳道曰。周十寸八寸。皆爲尺。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也。說文王制所云。此八寸尺也。郎瑛曰。秦尺。比周七寸四分。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尺比周一尺四分七釐。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晉後尺。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

二釐一毫。隋尺同晉後。東魏尺。比周一尺五寸八釐。後周市尺。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後周市尺。開皇官尺。皆鐵尺也。萬寶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爲之。至此用木。唐尺與古玉尺同。開元尺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五代世短。多憑相襲。志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一釐。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三釐。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已上宋之三尺。出程迥三器圖義。諸書皆泛論。似當時未有一定之制。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宋張子賢言京口甘露寺。二鐵鑊有文。梁天監造。仏字古佛字。殿前。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今之五十石。可知古斗斛小。六朝時已大于古。而今又大於六朝時也。夢溪筆談曰。鈞石之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以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今秤記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挽蹶弓弩。古

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
石者以九十二斤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
武卒蹶有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弓有挽
三石乃古之三十四鈞又曰考樂律及受詔收鑄渾
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斗計六斗當今一斗[illegible]九
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
分分之二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宋時
襍注曰古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兩

銖半愚按通典魏初杜夔造斛大于昔時晉志魏景
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
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
分寸之一王莽銅斛於今尺爲九寸五分五釐徑一
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魏斛大尺長莽斛小尺短程
大昌演繁露曰杜佑敍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唐志
一尺二寸爲大尺二籥爲合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
大要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

尺二寸當今一尺陸文裕深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
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綸莫定矣迨南渡
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
律測晷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
兩或曰三兩三升尺二寸隋制也董彦遠亦云古量
不及今三之一胡三省曰北魏高祖已有廢大斗去
長尺之令矣陶貞白曰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
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讀去聲四分成一兩十

六兩爲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依
此用之蘇恭曰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後漢以來分
一斤爲二斤一兩爲二兩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卽二
錢半也二十四銖爲一兩古之三兩今之一兩古之
二兩今之六錢半也近世李時珍曰初吐絲爲忽十
忽爲絲十絲曰釐四釐曰絫十釐曰分四絫曰字二
分半也十絫曰銖四分也四字曰錢十分也六銖曰
一分讀去聲二錢半也四分曰兩二十四銖也八兩曰

錙。二錙曰斤。鎰。斤半也。准官秤十二兩。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一百二十斤也。今古異制。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也。通雅曰。由此論之。三兩爲兩。三升爲升。尺二爲尺。不始于唐隋。而先于南北朝。以李東垣之言。前漢已有複秤。以文裕之言。則變古始于秦。以張子賢之言。則趙宋之斗斛。又大于蕭梁時。以李東璧之言。一兩用一錢。則十之一矣。要必候氣截管。以取律度。然後可得而定也。履按度量衡之大小。豈獨古今不同。而當時亦已不一。如近代之尺。則有鈔尺。有三司布帛尺。有工匠尺。術家尺。曾班九天玄女尺。曆家有晷度尺。醫家有全身尺。或有長於前代者。或有短於前代者。量衡要異。固不能使之齊也。由此以推。唐宋亦然。豈可執一尺一斛一秤。以爲一代之制乎。考者得其大槩爾。

古今釋疑卷之十八終

古今釋疑後序

古今釋疑者。余叔兄素北所著書也。姑孰太守楊公訖而刻諸治所。既蕆事。叔兄詒書命余爲之序曰。非以稱譽爲也。蓋將使世之君子知吾一門孝友文章有如是焉爾。噫。余敢言學乎哉。嘗歎古之大儒。莫不聲振一時。名播萬世。迨其後子孫之名字。已泯然不可復攷。自漢之向歆。彪固。宋之蘇氏父子而外。欲求文章濟美。焜燿史策者。何少也。將所謂極盛之下。固難爲繼者耶。抑名者天之所忌。豐于前者。不能不嗇于後耶。若乃累葉之後。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而著書立說。猶足以梯航學者。而爲有道所推重。抑又難矣。余高祖明善先生。以理學傳家。淵源似續。至世父文忠公而集厥大成。四世著作。不下千卷。爲之後者。易言學乎。廼叔兄以布衣耿耿之躬。力起而續承之。任莫重焉。志莫大焉。葢其立身行道。固自有所以荷析薪而肯堂構者。而不徒恃乎區區編裒之迹也。然世

際末流巖棲谷飲之士所在多有特以文辭闊如旋至湮沒其立德立言又未嘗不並重焉叔兄天姿英敏少而嗜學奉文忠公提命獨久序列伯仲之後益得以屏絕塵氛專意肆志於經籍又自總角以迄壯歲足跡幾徧九州南窮百粵侏儒之鄉北出居庸直抵沙漠計生平閱歷數萬餘里其間山川之阨塞風氣之變遷語言習俗土物之殊異莫不瞭於目而晰於心又時過宿儒舊德遺民野老之廬相與諮詢掌

故蒐討異書而備識之退而總萃乎篇籍鉤積乎幽隱盡氣窮神晝夜罔懈於是度之人情衷之大道會通而後論定故其取材也廣其致力也深其研索剖決也核而不枝精深而有本措而行之其有資於世也審矣夫秦火之餘典墳散軼漢唐諸家各師其學以疏解六經引經斷事往往裨益家國迄乎宋儒挮除章句爰究精微一歸性命至有明而程朱之學遂獨尊於天壤乃世之迂疏者或借以竊穴其中高譚

玄妙無裨實用於是儒林道學遂判為兩途而無忌憚之流因敢於斥洛閩為偽學嗟乎曾知印費藏懸合博無約乎哉畫鬼魅易畫雞犬難是故才士百而精禮樂者一甚矣實學之鮮其人余聞楊公心洛閩之傳者也而獨於是書有取焉其亦洞然於斯旨也夫抑余又有感矣覆巢之下元無完卵而余兄弟猶得以九死餘生讀遺書而祇家學固已有厚幸焉今叔兄又以千雲千載不可必之遇一旦遇之於其身

使世之君子獲是書而讀之曰是某某之孫某某之子也則天之於吾門可不謂篤異乎哉至於余者幼而孤長而病俗累嬰其外憂愁亂其中年甫四十而衰老之態具備行且木卒艸亾學於何有挂名篇末祇增點耳其所以紹先人而慰來學也唯兄是賴兄益勉之矣已未中秋月四弟中發拜書於白鹿山莊之傍足樓

古今釋疑後序

昔者著書立説之君子或見推於當世或後世始盛稱之葢亦往往不一其遇矣然龍門史記歷宣元之後而方顯子雲太玄俟知己于千載則當世賞識爲難要必名人鉅公身爲儒宗其于異人異書有如嗜欲然後以表章爲己任而名山之藏始粲然以出乃不復俟之于異代是故於作者聞聲而相思讀其書察其旨因願廣其傳於天下後世不惜殫心力以從事斯則非惟作者之幸尤天下後世學者之幸也吾家素北由先明善公以來理學淵源五世相沿復性嗜經史典籍終年閉戶不復關世事故於奇書無不讀於渺義至理無不晰發爲文章無不內抉精藴而外見英華所著古今釋疑一編其偶寄耳一端耳當書成時年甫二十餘乃蚤歲即淹貫若是羅泉美以折衷抒卓見以論定信竹帛之武庫烟海之南車也安成夫子閲而賢之過龍眠式其廬不介而乎如舊相識今之禮士者未有也閲是編爲之剞劂寫簿書之暇必子夜挑燈亟稱賞今之好學者未有也嗣胃然曰書雖手自方子博綜典渺實來學所願共覩也余何忍祕此不公當代而廸後起哉梓行諸世今之任斯文而廣教化者未有也素北雖晦跡藏影遯世无悶乎獲此於夫子謂非知己之異不可余忝司訓姑溪親見盛舉因憶宋人李端叔寓于姑溪有集若干卷遂名姑溪集吳公芾守太平乃爲之鋟板吳公雖賢然端叔仕于朝而素北則隱于浮山端叔近居治所而素北遠在五百里外又不可同年而語矣是書出是邦之人屈指古今賢太守相與比並艷稱之是則姑溪之美談而藝苑之典故也已余故挂名篇中而志于末簡

横溪逢月謹題

古今釋疑跋

是書也乃吾合山先生隱居而著也當此出處各途之際余何幸而得跋是書哉憶余年十有七讀書岱宗之下吾師三堂夫子謂余曰今天下固有人矣以吾所交之人論之其學通

今古貫天人者惟桐城方子合山與臨川陳子去浮二人而已雖然陳同鄉人也或有見時若方子者讀書樂道于萬峰之中不與世接久矣其著述不一而足最尤者莫過於古今釋疑其人其書惜子之俱未必得見也

當其時余固已藏之胸中矣思其書復思其人思其人復思其書自茲以後若時有是書在吾意中時有是人在吾意內綿綿延延而不置者安能一旦致其身於其側而與之相見耶不二載家君忽有姑孰之命遂買舟

渡淮丙辰冬始得至其地余於是不禁起舞曰今南矣得與我古今釋疑之人相見是未可知也然姑孰去桐數百里猶無因而至不意戊午之秋家君以公事得如桐與合山相見因求其書欲爲之壽木三請而後得出

既而先生以知已之感并因家君之請吾師之約始惠然來姑孰相與晤對者一月動靜語默裨益良多余何其幸也今書已告成矣余乃得奉是書而爲之跋曰古今之疑亦多矣詎易釋哉不意自數千百年以來吾合

山獨起而釋之仰觀于天俯察于地推而至于禮樂制度經書子史以及韻學字學醫學數學無不分類考究剖晰詳明于承訛踵謬之處而毫釐必辨是殆以千載之疑而忽釋之于一旦以諸子百家之疑而忽釋之于一人以數萬卷之書而忽聚之于一書使非合天人以爲學羅古今以爲懷者能如是哉今先生以明道自任矣世不我知必自以爲無害然是書一出自爲天下之所咸寶後世之所共讀雖不必俱見其人而其人亦可

知矣余因之有所感者由今日而思鄒魯之時纔五年耳前之欲見其書而不可得欲見其人而不可得今則既見其書復見其人且得梓其書跋其書以傳于世也余與先生豈偶然哉摩挲卷帙讐較既卒業於是乎書

安成楊嗣漢部山氏敬撰

古今釋疑　楊跋　五

古今釋疑十八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方中履撰、中履字素北、桐城人。方以智之子也。此書皆考證之文。一卷至三卷皆論經籍、四卷至九卷皆論禮制、十卷論氏族姓名、十一卷論樂、十二十三卷論天文推步、十四卷論地理、十五卷論醫藥、十六至十八卷論小學算術。各標題而爲之說。中履名父之子、學有淵源、故持論皆不弇陋。然鎔鑄舊說以成文、皆不標其所出、其體例乃如策略。不及其父通雅之精核也。